耶穌傳



Daniel-Rops 著
余先 译

话封面

本书封面，是现代画家周方白先生的作品。他九载游学比法等国，专攻艺术。这次在百忙之中给本书大笔一挥，增光万分。我们对周先生表示十二分的谢意。

图示：基督以一望无际，仁慈温良的注视来俯慰整个可怜的世界。作者特意把基督画成中国的面貌，蓄着中国式的须髯，而头发则一仍保持着基督原有的犹太式的长发，这是表示基督的超乎国籍性的神人。他广阔的额，超然脱俗的美髯，告诉我们，他具有过人的智慧和学者的风度；他正直有力的鼻子和浓黑清秀双眉间，蕴藏着千钧的毅力和英雄斗士的气概。一对慈祥的明眸和两片温厚的嘴唇，鼓励着世人的忏悔，呼唤世人大胆地投奔到他无限慈爱，渴着灵爱的怀抱——圣心——中去。

在这幅像上，耶稣具备了人类的一切德能和优长，使我们能度量他，天主子，是人间唯一的，杰出的完人。

耶稣传目录

龚天爵主教序

给读者的几句话

圣经目录

卷一他的来临

第一章旷野里的呼声

第一节　伯达尼（Bethabara)

第二节　一位先知

第三节　屈辱的民族在祈祷着

第四节　等待着默西亚

第五节　施洗者的传报

第六节　若翰为耶稣施洗

第二章童贞圣母和婴孩耶稣

第一节　天主诞生

第二节　往白冷郡去

第三节　童贞圣母

第四节　圣诞

第五节　耶稣生于那一天？

第六节　痛苦与光荣的预兆

第七节　黑落德的震怒

第八节　在纳匝肋的儿童时代

第九节　隐居的生活

第三章撒种者出去撒种

第一节　敌手

第二节　在他的注视之下

第三节　加纳的婚筵

第四节　在耶路撒冷中

第五节　尼苛德摩(Nieodemus)

第六节　「他应该兴盛，我却应该衰微」
第七节　撒玛黎雅妇人和活水
第八节　耶稣公开传教的生活开始
第九节　耶稣训诲人
第十节　耶稣治愈病人
第十一节　耶稣召收宗徒

卷二他的音容

第四章教会的种子

第一节　在加里肋亚的日子
第二节　传报「福音」
第三节　地里的麦粒——眞福
第四节　地里的麦粒——比喻
第五节　生命的神粮
第六节　前驱之死
第七节　敌对和反抗

第八节　基督「眞正的家庭」
第九节　宗徒
第十节　宗徒的陶成
第十一　节伯多禄和天主的光荣

第五章人子，天主子

第一节　描画耶稣
第二节　耶稣的肖像
第三节　他的平凡生活
第四节　气质与性格
第五节　天主的心
第六节　耶稣的「默西亚意识」
第七节　人而天主——耶稣

卷三面向死亡

第六章石地中的麦粒

第一节　离世的日子近了

第二节　在帐棚节

第三节　淫妇

第四节　爱的比喻

第五节　犹太人的恼恨

第六节　朋友与信徒

第七节　在犹太省的启示

第八节　我等父……

第九节　拉匝禄的复活

第十节　两次预言受难

第七章反对的目标

第一节　「人而天主」和他的命运

第二节　耶稣的福音

第三节　永久的反对

第四节　奇迹问题

第五节　福音和外教学说

第六节　福音与犹太教义间之明显的关联

第七节　福音与犹太教义：对立的成分

第八节　最后的反对目标

第八章最后几天

第一节　圣周

第二节　国会

第三节　荣进耶路撒冷的主日

第四节　圣周瞻礼二（星期一)

第五节　圣周瞻礼三（星期二）

第六节　圣周瞻礼三（星期二）的警告：预言耶路撒冷城的毁灭

第七节　圣周瞻礼三（星期二）的警告：末日审判的预言。

第八节　犹达斯的日子
第九节　圣周瞻礼五（星期四）晚餐
第十节　犹达斯之夜
第十一节　「这是我的身体……」
第十二节　最后的教训和最后的祈祷

卷四战胜死亡

第九章耶稣的讼案

第一节　革责玛尼园
第二节　被捕
第三节　在亚纳前受审
第四节　在盖法前受审
第五节　西满伯多禄不认耶稣
第六节　最初的凌辱
第七节　在公议会前受审
第八节　犹达斯和他的懊悔

第九节　在比拉多前受审
第十节　在黑落德前受审
第十一节　一个女人的梦和一个囚犯的名字
第十二　节鞭笞与荆冠
第十三节　「看这个人！」
第十四节　责任问题

第十章麦粒若是不死...

第一节　行刑时的仪式
第二节　苦路
第三节　加尔瓦略山
第四节　「啊！十字架！我瞻仰你……」
第五节　钉十字架
第六节　最后的时刻
第七节　「完成了」
第八节　耶稣的坟墓

第十一章对死亡的胜利

第一节　「降地狱」
第二节　复活日早晨的光
第三节　「第三天他自死者中复活了」
第四节　耶稣的新生命
第五节　复活的信条
第六节　基督永在人间

附注

龚天爵主教序

十余年前，克利西亚尼的「耶稣传」译成问世，故惠济良主教曾亲撰序文，定为公教家庭的必备读物。

耶稣的历史，是一个研究不尽的题目，不但信仰耶稣的人，都终身钻研耶稣，思想精神集中在耶稣身上，教外也不断有人研究耶稣，希望对于这空前绝后，受无数人崇拜的伟人，能有进一步的认识。

原因是人生一切问题，生死，善恶，祸福……都因耶稣而获得正确圆满的答复。耶稣的答复，不限于言论，耶稣的一举一动，都是答复，都是光明；耶稣是人类的模范，要每一人跟着他走；认识耶稣：『道路，眞理，生命』。

本书的作者戴业劳君，是现代法国的名作家，兼长文学史学，用生动细腻的文笔，写出耶稣的时代和耶稣的生平。戴君是天主教信徒，能坚守历史的立场，证明天主教信仰是以事实为基础。

书中对于耶稣的时代背景，耶稣的日常生活，再三致意：『基督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呼吸，劳动，爱恶，忧乐，死亡，和我们完全一样。』可是基督眞正的历史，不应以此为终点，当时接触耶稣的人，也猜测到耶稣的另一身分。耶稣的生活虽然和我们一样，但是行动方面，常有超人的表现，透露出神的面目。谁把握到这一点，才能了解耶稣一生的意义。作者也说：『耶稣基督是天主降生为人，因耶稣的人性，我们对于天主才能有更清楚，更正确的认识；从耶稣的性情，爱恶，可以看到天主

的性情爱恶……我们的肉眼看见天主后，便能进而向慕看不见的事物。』

余君与耶稣会士严甘诸君，看到我国现代社会的需要，将本书译成中文，并附加注释插图。希望已经认识耶稣的人，读此书后，能进一步认识爱慕跟随耶稣；正在追求耶稣的人，读此书后，能辨别出耶稣的眞面目，进而改变自己的生活。

福音记载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有门徒二人离耶路撒冷上厄玛乌，路上耶稣现身和他们谈话，两人不知不觉之间，受耶稣的感化，恢复了信心和勇气。希望读者读完本书后，也能和二徒一样说：『听他谈话，解释圣经时，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

上海教区主教龚天爵序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日

给读者的几句话

戴业劳 Daniel-Rops 先生是一位富有文艺修养的史学家，他的著作脍炙人口，洛阳为之纸贵。关于公教历史丛刊，他先后写了四部名著，出版问世，风行天下。

第一部名为「犹太民族史」Histoire Sainte—Le Peuple de la Bible，指出犹太民族的政治与宗教史了如指掌。读者可以看出圣祖，先知们皆在预告，宣传，准备救世主耶稣基督的来临。

第二部名为「耶稣传」 Jesus en son temps，这是一部天主预诺的，先知预言的实现。

第三部名为「宗徒及殉教者的教会」L’

Eglise des Apotres et des Martyrs，这是初始教会的写眞。上自耶稣升天，下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谕令传教自由。书内以描述公教信徒如何英勇殉教，是最绚烂美丽的几页。

第四部名为「公教与蛮民」L’Eglise en face du Monde Barbare，记述公教会以何等的勇敢与忠诚克服了蛮民，驯服了蛮民，给蛮民开了文明之路，启了救赎之门。

这四部著作是有统一性的，可以说是一部天主对人类的爱情的历史，写出天主对他「选民」的爱，对他圣子耶稣的爱，最后藉着圣教会对世人的爱。

戴君在本书中叙述耶稣言行时，介绍了很多当时的政治，文化以及宗教上的事迹，使耶稣生活的历史性益形彰着。读了本书以后，决

不能再臆度武断基督的历史乃一种传奇小说。

此外，作者之所以详尽地叙述当时的宗教、哲学以及文学的目的，是欲使吾人明了基本的教义超越一切教义，一切文化之上。基督的教义不同于希腊哲学，基督的教义不同于犹太教义。

从此看来，基督教义一方面与人类历史有紧密的联系，同时另一方面在其发源与道理上远远超越人世间的一切。

凡有意研究基督教义的人，应该向「人而天主」的基督投诚，基督是基督教义的基源及其解释。

这种著作，最理想的，本该由一位长于文艺的中国史学家直接用中文来写成，但是完成

如此的巨著，谈何容易，我们不能永远地期待着，为此我们毫不迟疑地就将戴君的著作先请余君译出问世。

余君素来习于翻译法文哲学的作品，所以对于尽沟通文化介绍思想的任务，他是较任何人更有阅历，而且还是很忠信的。在这本书内，有不少的思想或观念，为中国的读者恐怕似乎是新颖的，不熟悉的，因此也许有人会怪译笔生硬缺少中国文字的神气。理由是因为基督教义是一种新的思想，超然的思想，介绍新的思想，自当有新的词句，新的说法。从前佛教初入中国时，何尝有现成的中国文字以道出佛教教义呢？那时佛教徒大规模地从事翻译工作，将新颖的佛教经典，佛教教义译成中文。起初的译文为当时的中国读者谅必生疏新奇，但是习染久之，中国的读者也能融会贯通佛教

的文字及其教义。

我们这次译述戴君的「耶稣传」，是一种大胆的进一步的尝试。我们承认这部巨著实在是难译的；一则是由于作者的文笔驰骋縱横，极难控制，而且还婉转地曲达错综的心理，太是细腻。二则是由于作者在叙述耶稣生活时，把信道神学，神秘神学以及历史文化艺术各种问题都熔于一炉，要一一綢释出来，实在难于剥茧抽丝。

幸而我们找到了几位同志，戮力合作，群策群力，经过了七八月的奋斗，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把这部巨著译成中文。

在着手翻译之前，我们先把全书中文字艰涩或意义深奥之处，一一指出加以注解说明。初稿译竣后，我们请几位同志把译文和原文仔

细对照审阅，务求达到「信」的条件。我们又请几位同志负责轮流阅读或听读，凡遇冗长有欠清顺之处，即加以删改润饰，凡有不适宜于中国读者的旁证考据，即加以割爱或削繁就简，庶几再达到「雅」「达」的两个条件。最后审阅时，我们按章按节补充注解说明，再附加表格索引。

此外，还有一个棘手的「名词问题」。中国公教术语委员会，迄今尚未刊出公教术语词典，是以我们先收集一总名词，编制卡片两千张，然后往各方去访问参考，结果我们订足以下几个原则。

（一）公教术语：我们采取普通的中国全国通行的，凡是教友都一望而知的名词。例如全国通行的瞻礼单，周年瞻礼经，早晚课，要

理问答等。其他的，则参考各种译品，斟酌采用。

（二）人名和地名：甲、圣经上的人名以及只能见于圣经的地名，我们采取思高圣经学会编译的旧约全书（北平香港出版）。乙、新经上的名词，我们采用天津耶稣会士们翻译的新经全书，有时也采方济各会的旧约全书。丙、非宗教史上的人名，采自标准汉译人名地名表（商务出版）Proper Names with StandardChinese Equivalents。丁、地理名词，除了圣经上的以外，其余的都采用现在通行的地图（最新世界分国精图）（亚光出版）。其中大都分皆依照标准汉译人名地名表做成的。戊、有几个地名和人名采自综合英汉大辞典的附录 A Comprehensive English Chinese Dictionary.（商务出版）以及辞海的附录（中华出版）。

（三）注解：甲、为了便利读者起见，人名地名都以西文注出。乙、为使教内或教外的读者更能了解本书内容的意义，故凡遇到难处，我们便附以注解说明。若是注解过长，或有考据性质的，则列于章末，丙、为使一般读者更方便起见，注解一律采用英文拼音。丁、我们在本书中附加了各种对照表及索引，想这是读者一定欢迎的。

这次译述的成绩虽然距离我们理想的目标还远，虽然难免挂一漏万，但是我们敢向读者公开坦白的：我们的工作是审愼的，认眞的，有一定的原则的，决不是躐等的，潦草的，苟且的。我们希望读者读了本书，更认识更向慕耶稣基督，进而接受实行他的眞理，他的超然的精神，作为生活的指南，生活的灯塔，生活的力量。

圣经目录

新约全书

THE NEW TESTAMENT		新約全書	
The Gospels		**福音**	
Mt	Matthew	瑪竇福音	瑪
Mk	Mark	馬爾谷福音	谷
Lk	Luke	路加福音	路
Jn	John	若望福音	若
Acts	Acts of the Apostles	宗徒大事錄	宗
New Testament Letters		**保祿書信**	
Rom	Romans	羅馬書	羅
1 Cor	1 Corinthians	格林多前書	格前
2 Cor	2 Corinthians	格林多後書	格後
Gal	Galatians	迦拉達書	迦
Eph	Ephesians	厄弗所書	弗
Phil	Philippians	斐理伯書	斐
Col	Colossians	哥羅森書	哥
1 Thes	1 Thessalonians	得撒洛尼前書	得前
2 Thes	2 Thessalonians	得撒洛尼後書	得後
1 Tm	1 Timothy	弟茂德前書	弟前
2 Tm	2 Timothy	弟茂德後書	弟後
Ti	Titus	弟鐸書	鐸
Phlm	Philemon	費肋孟書	費
Heb	Hebrews	希伯來書	希
The Catholic Letters		**公函**	
Jas	James	雅各伯書	雅
1 Pt	1 Peter	伯多祿前書	伯前
2 Pt	2 Peter	伯多祿後書	伯後
1 Jn	1 John	若望一書	若一
2 Jn	2 John	若望二書	若二
3 Jn	3 John	若望三書	若三
Jude	Jude	猶達書	猶
Rev	Revelation	若望默示錄	默

旧约全书（一之二）

THE OLD TESTAMENT		舊約全書	
The Pentateuch		**梅瑟五書**	
Gn	Genesis	創世紀	創
Ex	Exodus	出谷紀	出
Lv	Leviticus	肋未紀	肋
Nm	Numbers	戶籍紀	戶
Dt	Deuteronomy	申命紀	申
The Historical Books		**歷史書**	
Jos	Joshua	若蘇厄書	蘇
Jgs	Judges	民長紀	民
Ru	Ruth	盧德傳	盧
1 Sm	1 Samuel	撒慕爾紀上	撒上
2 Sm	2 Samuel	撒慕爾紀下	撒下
1 Kgs	1 Kings	列王紀上	列上
2 Kgs	2 Kings	列王紀下	列下
1 Chr	1 Chronicles	編年紀上	編上
2 Chr	2 Chronicles	編年紀下	編下
Ezr	Ezra	厄斯德拉上	厄上
Neh	Nehemiah	厄斯德拉下（乃赫米雅）	厄下
Biblical Novellas			
Tb	Tobit	多俾亞傳	多
Jdt	Judith	友弟德傳	友
Est	Esther	艾斯德爾傳	艾
1 Mc	1 Maccabees	瑪加伯上	加上
2 Mc	2 Maccabees	瑪加伯下	加下

旧约全书（二之二）

The Wisdom Books		智慧書	
Jb	Job	約伯傳	約
Ps	Psalms	聖詠集	詠
Prv	Proverbs	箴言	箴
Eccl	Ecclesiastes	訓道篇	訓
Sg	Song of Songs	雅歌	歌
Wis	Wisdom	智慧篇	智
Sir	Ben Sira (Ecclesiasticus)	德訓篇	德
The Prophetic Books		**先知書**	
Is	Isaiah	依撒意亞	依
Jer	Jeremiah	耶肋米亞	耶
Lam	Lamentations	哀歌	哀
Bar	Baruch	巴路克	巴
Ez	Ezekiel	厄則克耳	則
Dn	Daniel	達尼爾	達
		十二小先知書	
Hos	Hosea	歐瑟亞	歐
Jl	Joel	岳厄爾	岳
Am	Amos	亞毛斯	亞
Ob	Obadiah	亞北底亞	北
Jon	Jonah	約納	納
Mi	Micah	米該亞	米
Na	Nahum	納鴻	鴻
Hb	Habakkuk	哈巴谷	哈
Zep	Zephaniah	索福尼亞	索
Hg	Haggai	哈蓋	蓋
Zec	Zechariah	匝加利亞	匝
Mal	Malachi	瑪拉基亞	拉

卷一他的来临



这张圣若翰保第斯大像是法国沙尔特(Chartres)大堂一座石像的素描。这不像是十三世纪的艺术作品。这『前驱』瘦削的脸庞和他蓬蓬松松从不修饰的胡须告诉我们他是在旷野中与麋鹿为群，准备宣讲默西亚来临的苦修者。可是这面容平静得好像绝无风浪的湖面一样，他出神地在瞻望着。他瞻望的物件由他手中拿的刻着羔羊的图牌示出：『这是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说这话是他一生主要的使命。

第一章旷野里的呼声

第一节　伯达尼 (Bethabara)

在约但河 (Jordan River)入于死海 (Dead Sea) 的口子前面不远的地方，自古以来就有一片浅滩，这是从摩阿布 (Moab，位于死海东部) 山下来的队商们，涉水最容易的一个浅滩。几千年来从这光滑石片上涉过浅水而来的旅客们，永远不会忘记伯达尼，这沙漠边缘上空有其名的「旅客之家」。从前若苏厄 (Josue 亦作 Joshua 犹太民族的领袖，梅瑟卒后，率领犹太人，征服客纳罕地。) 受雅威 (Yahweh 亦作 Jehovah 旧约上称天主为『雅威』) 之命攻击的那一道防线，就在那对面。一千二百年以后，有一个人也受天主之命，要在这里作另一次的征服。日子近了，天主将用爱情来统治人的内心，而不是用武力来侵略人的国土。

这河流给人一个雄伟的印象。急湍的水，冲激着沃土，打开了一个峡谷，划破了平原坚硬的地面。夹沙的黄水，滚滚地流着，发出沙沙的声音。并且，像非洲热带河流两旁卫护着的森林甬道一样，一丛丛浓密开棣树，绒花树，酸果树，和一片高大的芦苇和凤尾草，呈出了翠绿的颜色，像和那灰黄的沙漠挑衅似的。

这里是世界上唯一在海平面三百五十公尺以下的地方。这约但河下游的河谷，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凄迷和深沉忧郁的景色，使人感到它地势的奇特。一切都好像是在攒眉苦思，要作孤独的沉思默想。从险峻的山岗上看来，景象异常庄严伟大。四周有赭色的丘陵环绕着，人在其中就觉得像在一个深谷底中一样。这道地质上的隙缝，远在巴力斯坦 (Palestine，以色列人在纪元前十二

世纪征服巴力斯坦；中国商末周初)之外，从托鲁斯山(Taurus 位于土耳其南部)直到非洲中部，把地球像个苹果似的切开了。向北，赫尔孟山(Hermon 位于巴力斯坦北部)满盖着白雪，伸出了它的头。现今的阿剌伯人称这山头为「时光老人」。地平线被这堆东西紧紧的遮蔽着。这些峻峭的山坡，这些森林，这一片白色，好像划出了地球的界限，整个的地球也好像伏在永恒天主所爱住的这高原的脚下。向南，沿着摩阿布淡紫色的峭壁，静穆的死海，不倦地闪闪发光，有时像块蓝宝石，有时像块锡矿。她的美丽有一种吸引的魔力。酷烈的阳光，也从来不能使那在深沉的水面上漂浮着的浓雾完全消散。远远地在溪壑中，常常有一种硫磺和沥青的气味在流动。这是一种绝望和罪恶的气味，会使人想到索多玛(Sodom)和哈摩辣(Gomorrah；二城在死海南岸风俗淫秽，被天主降罚毁灭；见创世纪第十九章)两个

毁灭的城市。

到了夏天，这地方简直是拒人于千里之外，使人不敢居住。暑期酷烈得炙人。寒暑表到四十五度是惯常的事。可是在冬天，北风顺着河流而下。到晚上，风一停，夜的恬静就降临了，使这恶劣的地方也成了天堂一般。大约有两个月工夫，人们可以忘却那火一般的阳光。然而，就在那时候，这乐园还是阴沉沉的。逗留在这里的人，总会感到一种忧郁，所以峡谷底下是不会有任何城市的。在山腰上，耶里哥(Jericho)傲岸地伸出了它白色的城堡和供人憩息的棕榈树荫。远望耶路撒冷 (Jerusalem，犹太京城)就在那高高的山上，大约还有步行半日的路程。

约但河并不是一道天堑。以色列(Israel 本是天主为

雅各伯起的名字，后成为犹太民族的公名。雅各伯为亚巴郎之孙，雅各伯十二子便是犹太十二族的始祖。)十二支派的土地就散布在它的两岸。不过这条河是不容易涉水过的，只在下游较低处有四五个浅滩，可以涉水而过的。平凡的客寓，或路亭之类，就筑在那边。这是那荒土中唯一有人居住的地方。伯达尼就是这样的。一片浅滩，一条桥，就是人们遇合的场所。人们就在这里聚集，在这里交换新闻。谁要是想招收门徒，这里倒是个好地方。在河边的荆棘丛中，也有一块空地，过了温暖的冬天，也会长起来一片浅草。人们就惯常在这里停息，闲谈上几个钟头，然后再结队出发。有些就上熙雍(Sion Zion 耶路撒冷的别名，常代表犹太民族)圣城，有些就到培勒雅(Peraea，位约但河东岸)旷野去。

很多的人在浅滩边站脚了，在他们中间，有血统纯粹的希伯来人(Hebrews，即犹太人)，约但河

对岸的阿剌伯人，鼻子上带着环的巴比伦人(Babylon 巴力斯坦东约一千公里的名城，在今伊拉克境内)，棕色的阿比西尼亚人(Abyssinia 即今非洲的衣索比亚 Ethiopia)，和苏丹(Sudan，在非洲，埃及以南)的黑人。他们在那里组成第一个虔诚者的核心，跟着几位先知，听他们讲述天主的启示。

演说的场面会很快地扩大起来，这并不是因为有个浅滩的缘故。几个星期以来，有一句话传遍了整个的巴力斯坦：「一位先知来了！」这句话足够使那些古代的信实的人们离开家室，丢弃工作。五百年前，匝加利亚(Zacharias 犹太先知之一，生于纪元前 500 年前后。)曾说过他的八大「预见」，以各支派(十二支派犹太十二族，即雅各伯十二子之后裔。)未来的光荣来对抗命定要毁灭的大帝国。五百年来，犹太人再也没有听到那富有意义的这句话：「一位先知来了」。在熙雍人们反复地吟哦着圣咏(圣咏是

犹太古教礼仪的歌辞，旧约有圣咏集。共收圣咏一百五十首。)作者的怨词：「吾主，你从前凭着你的忠义，向达味(犹太国王，纪元前十世纪。)许的仁爱，今在哪里？上主，求你记念你仆人所受的耻辱。在我胸中所承担异民的一切憎恶：就是你的那些反对者所加给你的耻辱，上主，他们也凌辱了你的受傅者的脚步。」(咏 89:50)「我们的标帜，已再不见，一个先知也不复出现，我们都不知道这灾祸要几时才完。」(咏 74:9)。

五百年来，再没有先知了！那么天主就缄口不言了吗？有些并没有受天主命的人，自称受了圣神的默感而来。他们是假先知，骗子，哄骗了人民，他们不过是卑劣的谄媚者，并不是公正的裁判者。这种假先知太多了，以致民间的一句俗语引用到圣经里去：「穿着毛衣来哄骗人。」(匝 13:3，4)。当一个儿子自称受了圣神

的默感时，他的父亲就要诅咒他。

可是重见先知来到的希望并未完全断绝，因为最后的一位先知，玛拉基亚 (Malachias)，用天主的名义预言过：「看！我要派遣我的使者(这个地方预告我们，救世主的前驱将要来到。救世主来时，以圣殿为中心的犹太古教，将要废止。这里先知所用的「火」，乃代表救世主来临的表记。)，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宰，必要忽然进入他的殿内；你们所想望的盟约使者，快要来到……」「那日子来临，势必如冒着火焰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禾秸，都被烧尽。」(拉 3:1，19)

那么天主的缄默所引起的不安，并不表示一切希望都已断绝。这不过是一种等待，可是多么痛苦的等待啊！当传说一位眞的先知在河边传道时，整个的以色列都被震动了。那年冬

天正是一个要大劳动的季节，因为在安息年中任何劳动都是「法律」(即犹太『古律』，原名「托辣」(Torah）旧约之前五卷。「托辣」的本意是「教训」，「忠告」，「指定」。)禁止的，在这安息年(「安息年」据犹太『古律』，每七年有一『安息年』。)后必须要加倍努力。可是这也没有关系，丢开一切而到约但河去的人还是不少！原来从「耶路撒冷和犹太(Judea，即今巴力斯坦全部或南部。)各处，并及全约但河流域」来了许多人 (玛窦福音 3:5)，他们都跟着那些被这神秘的呼声留住的旅客，再也不愿从商谋利的旅客，他们团结一致向同一个地方走去，希望听到天主的启示。这千万人的心，只稍一听到一位先知的话，便充满希望和快乐，不禁踊跃起来。

第二节　一位先知

这个人名叫若翰 (John the Baptist 按希伯来语为 Yahohanan，

亦作: Johannan)。这名字当时在犹太是很普通的，意思就是「雅威的恩赐」。后人又替他加了一个称号，叫做「洗者」，因为他最先领头行了这个仪式。这个称号就和他这个人不可拆开，后来就变成了他的眞名字一样。

「雅威的恩赐」，在若翰诞生时，特别是显著的。他用了奇迹使年老力衰的匝加利亚 (Zachariah 亦作 Zachary) 和依撒伯尔 (Elizabeth) 生了若翰，叫人知道这小孩儿是他特别宠幸的。天主往往是用奇迹来给他拣选的人作证。从前撒辣 (Sarai 亦作 Sarah) 已经九十岁了，还替亚巴郎 (Abram 亦作 Abraham 犹太民族的始祖，生于纪元前二千年左右；中国夏朝。) 生了一个儿子依撒格 (Isaac)，再有勇壮的三松 (Samson，犹太史中反抗外族侵略的英雄。) 的诞生，也是天主的奇迹。这些证明依撒格，三松都是天主宠幸的。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夫妇同居而没有儿女，大家认为是一种

羞辱，所以匝加利亚和依撒伯尔就正为此觉得忧愁和羞辱。

他们二人都属于司祭班，出于肋未(Levi，犹太十二族之一，专任司祭职务。)族中。从亚郎(Aaron 梅瑟之兄，肋未族，乃犹太首任大司祭。)留传下来的司祭们分为二十四个班，其中每一班包括二百到三百个成员。照着圣职的定例，逢到节期，每一班司祭轮流到圣殿(「圣殿」乃犹太民族敬主之惟一建筑。殿建于耶路撒冷城中。)里去行礼：进香，供牺牲，点灯，更换供饼(或「陈列饼」，按拉丁文作Panes Propositionis，见出 25:30；肋 24）...以一周为限。匝加利亚属于亚比亚 (Abia) 司祭班，序属第八班。

有一天，轮到这班的司祭们到圣殿去供职，他们就抽签分派职务。匝加利亚派定去进香。圣所(「圣所」圣殿中的一部份，只许司制进入。)里有一重幕，把司祭与在外面空地上祈祷的信众隔开。他一

天两次到肃穆的圣殿中去一面祈祷，一面把虔敬的香供到神台前。

当匝加利亚行礼如仪的时候，一位天使突然显现在他身旁，恰在香坛的右面。匝加利亚见了他，便心中恐慌害怕起来，可是天使却对他说：「匝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蒙应允，你的妻子依撒伯尔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若翰。你必要喜乐欢跃，许多人也要因他的诞生而喜乐，因为他在上主面前将是伟大的。」(路 1:12-15)

随着，天使更确切地说明：这将奉献给天主的孩子该像那些「纳齐尔」(Nazirite，即对天主许愿，过刻苦生活的信徒。)人一样：不喝酒，也不用任何醉人的饮料。他从母胎里就充满了圣神，要用厄里亚(Elijah，犹太古先知，纪元前第九世纪)的精神和能力给主预备善

良的百姓。对于极其熟悉圣经的犹太人，天使的这些话，更有一种神奇而不可思议的意义，匝加利亚自然懂得这些话。先知玛拉基亚早已用这些话预告了默西亚 (Messiah) 的传令者，新的厄里亚，将「在上主伟大及可怕的日子来临以前」(拉 3:23) 诞生。

再说匝加利亚听了天使的话，非常困惑，迟疑不敢相信这种幸福，就要求一个征验，他说：「我凭着什么能知道这事呢？因为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上了年纪。」(路 1:18)这位陌生人回答他说：「我是站在天主面前的加俾额尔(Gabriel)天使，奉命来向你说话，报给你这个喜讯。到时我的话一定要实现；可是因为你不信，你必成为哑吧，不能说话，直到这些事成就的那一天。」(路 1:20)

礼节完毕后，匝加利亚又回到他的村庄(一向传说是耶路撒冷西南七公里的亚因加陵 Ain-Karin)。他成了一个哑吧，禁口不言地等待着。不久他的妻子怀孕了，一连五个月，她隐居着。后来她就出来颂讚天主赐给她非常的宠惠。

最后她临褥的日子到了，她生了一个儿子。邻居和亲族，知道这孩子，是天主降福矜怜的征验，都跟她一起欢欣。到了第八天，亲友们都来参加婴儿的「割损礼」，（circumcision 凡犹太新生男孩都行此礼，行此礼者，即为天主所选之民族。）并且要给他起名。「他也和他父亲一样，叫做匝加利亚吗？」他母亲说：「不可，应该叫若翰。」人们反对说：「你们族中没有叫这名字的人。」在一个墙角里，他的父亲，这个袭哑的人，好像有什么话要说。就有人授给他一块小蜡板，他就写了：「他应该叫若翰。」他的口当场就开了，他的

舌头也活动了。他充满了圣神，就预言说：

「请众颂扬感谢以色列的天主，因为他来眷顾他的民族，实行拯救；因此他在达味的族中兴起了一位有力的救主，正如他从古以来，藉着历代诸圣先知的口所说过的。我的婴儿，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你要走在上主前面，为他预备道路，为使他的百姓认识救恩，以获得罪赦；这是出于我们天主的慈怀，从高天如同旭日向我们照耀，光照那坐在黑暗和死影中的人，并引导我们走向和平的道路」（路 1:57-79）

在伯达尼浅滩上群众围着的那个人，就正是这个婴儿。他那时大约已经有三十岁了。他从小就和以色列的隐修者一样，隐居在旷野里。几个月以前，他打破了沉默，开始出来传

天主的道。他马上就有了许多听众，犹太民族是多么想望着重听那遗忘了的话语啊！

这位神圣正义的使者，宣讲赎罪，福音的圣史极力地表扬了他。在圣经中，他虽然为基督（Christ 基利斯督。按希腊文作 Chrestos）的光芒所掩盖，并且只是一个次要的人物，可是他占据了一个特别显著的地位。他的生活和使命，不仅在福音中说得很肯定，史家约瑟夫（Flavius Joseph 史家约瑟夫，犹太民族历史作，纪元第一世纪)也确实承认，这确实是历史中的一位人物。

当然，他并不是很吸引人的。因为他来讲公道正义，他来发雷霆，他来警告天主的义怒，他自然不会通融，不讲情面，他心中烧着的火无法熄灭。除非砍他的头，他是不会缄默的。即使一旦死了，他也会留下使人永记不忘

的语。他的话是这样激烈，甚至使杀人的凶手都会一辈子忏悔不尽。啊!他可不是「随风摇摆的芦苇」，耶稣（Jesus 按希伯来文作 Joshua，亦作 Jeshua）也曾这样作证：「在妇人所生的人中，没有比洗者若翰更大的。」（玛 11:11）

有许多画家把这位神圣且热烈的传道施洗者画成一个金栗色头发，玫瑰红脸颊的人。从科勒佐（Corregio，十六世纪的意大利画家。）以后有许多画家，把他画成一个面龐清瘦神情恬淡的人物，抚摸着神秘的「羔羊」（「羔羊」以此象征耶稣），或者和耶稣圣童在戏要着…这些都是幻想的。多拿泰罗（Donatello，十五世纪的意大利雕刻家。）雕像家把若翰雕成一个容貌瘦削的少年，玲珑地在颈上拖着一条「纳齐尔」的小辫，穿着牧人的衣服，这更是可笑了。我们所看到比较最眞实的像，是在格吕内华德（Grunewald，十六世纪的德国画家。）的拓壁上的那一个。

他是一个高大的披着头发的人，用一个指头严厉地指斥着世人的罪恶，或者是罗丹（Rodin，18404-1917 法国雕刻家。）的雕像：威风凛凛，却同时穆穆沉静。

他瘦骨凌峭的，颤巍巍地走着。皮肤由于守严斋和日晒而呈着茶褐色。他受着圣神的驱策，不断地宣道。他所说的，都是人们最不爱听的语：「赎罪吧！赎罪吧!」他警告着可怖的灾祸。他不顾一切，不顾人们的习惯，也不顾人们的面子。对来听他的民众，他喊着：「谁指教你们逃避那就要来的忿怒？斧子已放到树根上了；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必被砍倒，投入火中。」（路 3:7，9）。就是对于本地方的国王——和弟妇通奸的黑落德安提帕 (Herod Antipas，犹太王，纪元前四年至纪元三十九，大黑落德之子。)，他也当众坦白斥责他的罪恶。

圣马尔谷 (Mark 是伯多禄的弟子，据伯多禄的口述，用希腊文撰马尔谷福音。)和圣玛窦 (Matthew 是十二宗徒之一，撰玛窦福音。)传的福音都告诉我们，「若翰穿着骆驼皮做的衣服，用皮带束着腰。他吃的是蝗虫和野蜜」。这一段具体的描写，把这人物的性格完全烘托出来了。野蜂所酿的蜜或某种树上的液汁，在约但河谷是很多的。旧约中曾好几次提到，蝗虫可以当菜肴。肋未记 (Leviticus)中记着有四种可吃的蝗虫。叙利亚的贝督英(Bedouin，叙利亚的游牧民族。)人，现在还用蝗虫的各种脂肪，有黄的和锦葵色的，或者把它像葡萄似的放在日光底下晒干，或者把它研成粉末当作香料。在近东的国家，也有人把它调制在醋里。他穿的衣服呢，一看就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位人物。厄里亚也是穿这样的衣服，「他身穿皮毛衣，腰束皮带」(列下 1:8，天主曾预言亚巴郎的后裔兴旺，多至不可胜数。)

若翰正是他也愿意是那样的一个先知。他在约但河边上宣道，保守着五百年来先知们的传统精神，以神圣的爱鼓励着以色列的人民。

亚巴郎曾从不知名的天使接受了第一次的福音，在天选民族的心中深深地种下了神圣诺言的根苗。梅瑟 (Moses 犹太民族的领袖，率领犹太人脱离埃及并拟定法制，名为『法律』或『古律』又旧约前五卷，名梅瑟五书。纪元前十五或十三世纪。)从埃及的流徙所中解放了一大批奴隶，用「法律」的力量使他们成为一个民族，以后犹太的先知们，就负起了三重的历史职责：在以色列民族中打击了破坏人类社会的恶势力，给十二支派解释他们所受的苦难的意义，给无穷苦闷的心一个希望的保证。当这王国互相分裂而趋向灭亡时，如果不是厄里亚 (Elias)，亚毛斯 (Amos)，欧瑟亚 (Osee 亦作 Hosea)，耶肋米亚 (Jeremias)，以及最大的依撒意亚 (Isaias) 等先知，那巨大的

忧患则将不勘设想。再者，在巴比伦的无期流徙中，在巴力斯坦的灾患中，如果不是先知依撒意亚，厄则克耳(Ezechie)，达尼尔(Daniel)，有谁来维持民族心中希望的火焰呢？还有，在回国时的极度困难中，如果不是先知哈盖(Aggeus 亦作 Haggai)，匝加利亚(Zacharias)，玛拉基亚(Malachias)，又有谁来提醒至高者的安慰的诺言，坚固他们的信心呢？到末了最后的阶段，一个先知的声音实在是不可缺少的。这声音就在伯达尼响起来了。

犹太民族随时准备着听这声音。他们听了接受吗？那是另一件事。事实上，他们不但没有接受，反而难为了许多为天主作证的人，结束了他们的性命。若翰也将受到了他们的窘难，正因他的殉难，他眞正是一位传统中的先知。耶稣说得很清楚，这位「施洗者」的话，

是属于古教的，先知时代的。他曾说：「以法律和先知们的话作行为的标准，直到若翰为止；从此天主国的喜讯便传扬开来。」(路 16:16)。在约但河边说话的这个人是眞正的先知，他是为天主作证的先知中的一个，而且是最后的一个 (注 1.1 若翰开始传道的日期)。

第三节　屈辱的民族在祈祷着

像若翰这样一个人，在这种环境中出现，对于犹太民族有多大的吸引力呀！要了解这吸引力有多大，该设身处地想一想。在他们当中，每个人的胸中都充满着热切的期待。这个期待，包含着压抑，痛苦，和兴奋。他们最热切的念头，就是二千年来天主授与他们这一个民族的超自然的使命。从崇拜唯一的神的仪式中便可证明，他们自认为天主的选民。这一点

就足以使他们在最黯淡的历史中的一刻，也有力量来反抗一切，坚持他们的希望和信心。他们永远深信胜利的日子一定会回来，虽然在事实上不断地受到打击，他们仍是坚决的希望着。

好多个世纪以来，以色列是最富宗教性的民族，这是它无可争辩的光荣。只有它以超自然的理由作为一切决定的原因，也只有它意识地把自己全部的历史放在天主的深远的计划中。在第二个千年之初，亚巴郎离开了加色丁的乌尔 (Ur 位于 Sinear 在今伊拉克，创 11:31)和他的族人到哈兰 (Harran 位于叙利亚之北，土耳其之南。)山地去，然后又到了「福地」(「福地」即巴力斯坦，天主亲许亚巴郎，以该地赐与其后裔。)，当时有甚么在驱策着他这样长途跋涉呢？不是就为了抵制美索不达米亚 (Mesopotamia，位于今伊拉克。)人的偶像的崇拜，坚持唯一天主的敬礼吗？五百年

以后，光辉的首领梅瑟在埃及解救了被奴役的各支派，他也就是照着这同一条的教义确定了他这民族的统一。当西乃(Sinai，在红海之北) 山上永恒天主口授将来刻在石板上的「法律」时，以色列已经确定成为一个民族了。以后发生的每一件事，无不启示着天主的圣意。他报偿或惩罚了他的民众，他允许了撒罗满 (Solomon，达味之子，犹太王，撒罗满期为犹太的全盛时代。纪元前 975-935) 的光荣，允许了熙雍在拿布高 (Nabuchodonosor 巴比伦王，纪元前 604-562)王的打击下消灭。是他，永远是他，统治着以色列的命运，他的名字永远受祝福。

这以色列的宗教，随着年代而改良前进。它不像原始民族只顾外表的仪式，而它是渐渐像现代所有的一般宗教。它不断地扩展，或者可以说逐渐光明，好像雅威和亚巴郎所立的约中的启示，逐渐地显得明白了。

最初，只要对民族的信条有忠实的信仰，再弃絶崇拜偶像，就足够保证「得救」了。后来，一切道德都渐渐地浸染上了宗教色彩，道德和宗教打成了一片，信仰变成了内心的信仰，先知们也用了深刻的话给百姓们指示这一点。至高的天主所要求的，已不是牛羊的献祭，不是长期的斋戒，而是完善的操行，道德的实践。最初的时候，个人负的责任是和整个的团体密切相关的，团体的罪能使个人受到惩罚。以后，更高超的观念渐渐地明朗化了，善恶功过只有个人自己承受，赏报惩罚由天主审判。因此，从亚巴郎的信仰中，从约伯传(约伯传，论天主的公义仁慈，较以前进步。)或智慧篇的精义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非常的变化，使以色列民族一跃而为世界上精神生活最高的民族。他们的宗教虽然向内更见发展，却不失其外表的国家性。以

色列的天主和正义的天主，从族长时代以来永远是绝对一致的，因为十二支派的民族受命于雅威来保卫祂的名字的光荣，如果他们忠于守好这使命，理应受祂的恩惠和报偿；如果他们不守好祂的使命，自然理当受到祂的惩罚。使整个民族堕落到深渊里去的，就是每一个人积起来的罪孽，自救和救民族，完全是一件事。且以色列民族历来受到了重大的苦难，使他们的信仰成了建立祖国唯一坚固的基础，这种内心的宗教和民族的宗教，永远组织成为犹太民族精神上的基础。

在几百年之间，犹太民族受到了一长串可怕的事变，而在纪元前五八六那年，他们更遭到了空前的灾难。拿布高王强悍的兵士，做了整个西亚细亚的主人，打下了「圣城」(圣城：耶路撒冷又名『圣城』，因为城中有圣殿。)，摧毁了圣殿，把最优秀的

以色列人驱逐到了幼发拉底 (Euphrates 美索不达米亚二大河流之一)河边。这是三个半世纪的混乱，无信和罪恶招来的灾难，，民族的罪过付出了极痛苦的代价。五十年间，「在巴比伦的河边上」，这一群终身流亡的人们尝到了丧失祖国的苦味儿，感到了寄居他乡的悲哀。可是，这些被逐者无时无刻不在希望着早日回乡去。只有信德使他们保持了民族意识，他们哀求着天主，哀求他们的天主矜怜他们的不幸。

天主毕竟是慈悲的。纪元前五三九年，他应了达尼尔受雅威之命而作的预言，巴比伦终于被居鲁士 (Crus，创立波斯帝国。纪元前 559-529) 打下了。次年，这位波斯国王，很有人道的让这些被逐者重回「圣地」(「圣地」即巴肋斯坦，天主预许犹太民族的『福地』。)，重建圣殿，这样，就重新形成了一种残余民族。圣经学家拉冈热 (Lagrange，神父现代圣经学家。) 曾说：「这

是一个种族和宗教密切结合的国家，民政立法和宗教立法合成的同一法律，由大司祭以同一权力执行」。我们可看出信德是一切的基础，是构成这民族的主要因素，这制度，归根到底是天主的意旨。

所以这种残余民族用了一种赞仰的心情，在圣经中研究寻求天主的意旨究是甚么。从流亡回来大约一百多年，厄斯德拉 (Esdras) 曾尽毕生之力，纂辑了包含雅威之言的圣书。这是历史上很有意义的遇合；当雅典 (Athens) 共和国建筑了那庄严伟大的巴特浓 (Parthenon)神殿，产生了索福客俪 (Sophocles)，伊士奇 (Aeschylus)，幼里坡底 (Euripides)三位戏剧天才时，犹太民族也正在我们所称为旧约全书中写下了它的历史传统和教义，这些历史传统和教义是不可分开的。从此，这纂辑圣经的工作，就不断地激起最虔敬

的热情。嗣后，圣经便确定了他们的风俗和规律，以色列也就眞正成为「圣经的民族」。

默西亚来到之前约四世纪，犹太社会的骨干，是「托辣」——「法律」。这不只是一部法典，不只是一部讲虔信笃敬的作品。这是天主给他人民的使命的文告，是以色列的希望不会落空的证据。它是心灵的光，意志的规律，它鼓舞着，浸染着一切生活的行动。凡是一个虔敬的犹太人，说到「托辣」这两个神秘的字眼，无不带着一种圣爱的颤动。它包括梅瑟五书的诫律，先知的伟大教训，以及全部神秘的经典：圣咏，雅歌，等等……经过那些「经师」不断地钻研，注释，分析之后，这书可满足一切需要，适用于一切环境。

我们该记得，听了「施洗者」的呼唤，疾

趋而来的这个民族，整个浸染着这多年的传统的观念。他们一生要遵守那许多的戒律，为我们看起来是过分的，为他们却不是过分的。「法律」的枷锁虽然看起来是非常笨重的，但他们喜欢接受，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天主的「法律」，并且是他们的保障。法利塞 (Pharisees，是犹太宗教政治性质的党派，党人主张信守『梅瑟古律』，拟定许多繁琐的条例。) 人替「法律」添加了很精致的，很苛刻的细节繁文，他们好像把宗教当作拜物教了。我们以为这是可笑的，不近人情的，但是以色列民族对于天主的「法律」是绝对尊重的，严格遵守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命运系于这一点。

如果谁以为这宗教纯粹是狭义的守法，谁就错了。请他读一读约伯传，训道篇，德训篇，智慧篇等杰作，就可以知道犹太人的宗教观到了何等高超的程度。始终困惑着人心的一

切大问题，如生命的意义，死后的境遇，功过的报应，善与恶的问题，他们都曾用敏锐的理智，一一加以审察和分析。

一天之中，每时每刻都有一种极深的虔敬鼓舞着这个民族。每个早晨和每个晚上，谦卑的犹太人都全心全意的覆诵着有名的「舍玛经」(Shema 是希伯来文的第一字，意为『听吧！』)：「以色列啊！你听吧……」并且用「十八端赞美经」颂赞天主。这十八次的祝福，叫他们背上的十八条脊骨全部向天主屈拜。在「帐棚节日」(帐棚节前有赎罪祭典节日，按希伯来文作 Kippur，为纪念犹太人四十年之久居住在旷野中。)，每个人都去住在树叶做成的小屋下，听着四十个银号角声；在「赎罪祭典节日」，大司祭把象征带着全民族罪恶的雄山羊赶到沙漠里去；尤其在每年纪念出埃及的逾越节(Passover，Pascha，猷太人未离埃及前，天主降罚埃及。一夜，将埃及国之长子均行杀死，但不杀以色列的长子，此节即为

纪念此事。）节日，全家大小都以羔羊供牺牲，吃着无酵饼。在这些时候，他们的情緒，完全受着最生动的信仰所驱策，他们深信用这些宗教仪式，可以实现人的最高目的。

除了这些公共的仪节之外，还有许多充满了天主的爱的心灵，把自己完全献给了天主。有的到荒山野地去，做隐修者，从事默想赞祷。例如圣若翰之退隐于旷野，当然不只是他一人。在离开伯达尼不远的地方，尤其是在死海附近的恩革狄 (Engadi) 地方，还有集团的隐修者。他们生活的方式，很像加尔都西会 (Carthusians，按法文作 Chartreux) 修士和熙笃会 (Trappists)修士，或者更像西藏的喇嘛教徒，人们称他们为厄色尼 (Essenes) 派。经过一年的初学和二年的初修之后，就算成为修士，不可再有任何私有的东西，一切财产都当交给修士公团，并且不许

娶妻。他们公共一起进餐，吃的非常粗粝淡泊。在每一工作之前，都该先行一种繁复的洗洁礼。在进食时，厄色尼派者都穿着白麻布衣。除了在「法律」规定的戒律之外，他们还要遵守另一些细小的规条，例如掩埋污物。此外，他们也很认眞于精神上的修养工作。他们有时在犹太教义的枝节小处，也钻研得很深，甚至有点儿近乎新毕达哥拉(Nec-Pythagoricians 古代哲学的一派，起源于亚历山大里亚城，该派袭取柏拉图的哲学，杂以玄理，并主张严峻之道德。)派的哲学。可是这也正是以另一种方式证明了以色列对永远事物的重视。

在整个猷太民族中，处处都充满了这种热心，也正因为如此，几个世纪来天主似乎缄默不言，他们感觉到非常难堪。既然至尊者不再显现，那么，他和他的民族之间的温情是否消失了呢？他们之间所立的「约」(『约』天主许亚巴郎福地，

祝福他的子孙，因该次约定，犹太人名之为「受祝福之民族」)，难道取消了吗？这种恐惧，笼罩了全部信主的犹太人的心，同时也笼罩了全部犹太人的爱国心，因为祖国和信仰，是打成一片的。

他们都想天主是不会这样遗弃他们的。自从巴比伦回国以来，这一群人就设立了不可逾越的藩篱，抗拒着崇拜偶像的引诱。这天选民族的心灵坚持着他们的信仰，甚至在表面上排斥异教的习染。在波斯统治时期，危险还不大。马其顿(Maceddonia 今希腊东北部。)的英雄，「众王之王」(「众王之王」The King of the Kings，古波斯帝自名为『众王之王』。此处特指居鲁士。)的征服者——亚历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古希腊雄主，征服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与印度西部。)迅速地逝世以后，他部下的将军便瓜分了他的帝国，巴力斯坦成为希腊的属地，那时这危险才显出其严重性来了。因为亚历山大的埃及的承继者和叙利

亚的君王，都想把他们外教的势力伸入以色列的中心，可是毫无结果。埃及神塞拉比(Serapis，埃及神。)的敬礼，也无法在熙雍圣城内存立。虽然若干有钱的犹太人模仿了希腊人的风尚，忽略了割损礼和神圣的礼节，出现于角斗竞技的场上，但是眞正以色列的民族精神上的反应，充分表现在玛加伯(玛加伯弟兄们 Macchabees（纪元前二世纪）。)弟兄们的身上，他们是手持铁锤的英雄。狂妄的安提约古 (Antlochus IV 叙利亚王，175-164) 第四曾想在壁殿中，竖立达尼尔所咒骂的奥林比亚的宙斯(Olympian，Olympus 为希猎山名，；Zeus 是众神之父。)的偶像，玛加伯弟兄们就加以无情的攻击，希腊人终于在这些英雄面前屈服了。从此以后，一百年之久，犹太人在他们的司祭的领导之下，可以完全自由地默想体味雅威的圣道。

后来，希腊又被罗马征服，罗马的军队侵

入了整个的东方。纪元前六十三年，当庞培(Pompey 罗马大将，纪元前 106-48。)占领圣城时，罗马的异教势力仍遭到同样的抵抗。征服者白白地给耶路撒冷和巴力斯坦建设了道路，沟渠，浴堂，戏院，而犹太人始终不心悦诚服。当罗马让半开化的暴君，依杜默雅(Idumea 在巴力斯坦南)的黑落德(Herod the Great 犹太王，纪元 37-4)登上达味的宝座的时候，素来信任罗马人的犹太人，就成了他们的死对头。虔信的犹太人性多狐疑，凡一切带着崇拜偶像影迹的事物，他们都奋激地予以打击。在他们的地方不许铸造有人像的钱币，圣殿外面的门上不许挂鹰的像。当若翰开始传道时，以色列是一个战败民族，可是绝对不低头服小，更不甘做人牛马。自然它愿意享受政治的自由，但是它更愿意保全它信仰永远眞理的自由权利。

这些政治上及宗教上的抵抗力，深深地扎在每个犹太人的心中，每时每刻激起他们，「福地」不再是各支派自由的祖国了！罗马军队的士兵，税吏，只要一出现，就使他们痛心疾首。全部犹太人都受了屈辱，受了威胁。以这样历史悠久的民族，竟受这样一个暴发户——罗马——人来统治。那些罗马人当撒罗满极盛的时代，他们还没有在台伯(Tiber 意大利中部河流，经罗马入海。)的沼泽中筑起他们的村落呢！这不是因为单单国耻刺激了他们神圣的自尊心，原来在每个家庭中，有人为了抗战曾流了血，流了不少的血。在各地抗战中的牺牲者，或被黑落德残杀的人数，在一百五十年中，已超过了二十万。在人口这样少的民族中，这眞是一个可怕的数字。再者，这些牺牲者又都是这民族中的精华，那么这数字就更加可怕了。

第四节　等待着默西亚

由于这些深深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情操，经过几个世纪后，犹太人民逐渐生起了一个中心思想。这中心思想好像一股活的力量，给了他们以奇妙的希望，充满了他们每一人的心胸。如果以色列眞的是天主的选民，那么天主总有一天会解除他们受到的屈辱和威胁。永生的主缄默不言，总该有个意义，这个意义，也会有发明的一天。从亚巴郎以来，受祝福的民族，素来负着的作证的使命是不会取消的。总会有一天，在各民族的眼前实现完成。

当然，这中心思想并不能用一个很清楚的观念来表示。因为它包含着一个复杂的系统，这也是先知们反复申述的一种伟大的「预见」，它给民族的灵魂以一种不可动摇的坚

信。它究竟是什么？人们并不要求给它一个确切的定义。

以色列的救赎何时来到呢？谁也不知道。有的人想对异族的统治者要有像玛加伯弟兄们一般的起义，最后一次的也是最有效力的起义。有的人想军旅的天主将大发义怒，降来裁判各民族，那时犹太人民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将来的以色列，定是光荣重建的以色列。

这超越的思想，慢慢地联结到「受主敷圣油的」一位。「受主敷圣油的」，阿拉美(阿拉美语 Aramean，耶稣时代犹太人通用的言语，与希伯来语，今阿剌伯语同一系统。) 语为默西亚，意卽救世主，希腊人称之为基督。这名词本来很空泛，可以解释各种不同的希望。在旧约全书中，一共用了三十次，有时指国王，有时指司祭，指族长，甚至也指居鲁士大

帝；解释今日所指的意义的，只有一处，就是在达尼尔书中的一段：他究竟是吞噬一切的火，还是滋润的甘露，或含着美味的「玛纳」(The manna 希伯来人在旷野中以此果腹。)？谁也不知道。人们知道的，只是他要来，他一来，以色列的苦难也就完结了。犹太人民多么爱戴这「圣诺」的受托者，天主保佑的保证者，天主的福佑者啊！以色列的信众就靠等待着他生活，就是最不虔信的人也不敢公开表示怀疑他有一天会来到。

一打开福音我们就可以明明地看出猷太人民一致地深信默西亚的来到。不论宗徒或法利塞人，普通人或司祭，都谈论着默西亚的来到，好像这是一件必然的事。来听洗者若翰宣教的人，头一句就会问他：「你就是那默西亚，是不是？」甚至在异教的地方在不信主的撒玛黎雅 (Samaria•巴力斯坦之一省，该省居民耶路撒冷圣殿，因此其余犹太人视

之为异端徒。) 地方也是如此。耶稣愿和她谈话的那个井边的妇人，也说：「我知道那默西亚一定要来的」。

这种关系默西亚的流传，对于犹太教是一种极好的援助，并且本身包含着极高的尊贵性。可是天选民族不信眞正的默西亚，所以默西亚的流传反使他们陷于一个悲剧的绝境，永远不得出来。

犹太人民藉着圣经的启示，想象默西亚究竟是怎样的。最普通的想象，是把他当作一位战争的首领，领导着各支派的民众获得胜利，或者是一位高贵的君王，他的光荣就是以色列的光荣。在犹太经师诠释的，「法律」古经注疏(Hsgums，用阿拉美文所著。中文亦作「塔尔古木」。) 中，是很可表出其特征的一段：「君王默西亚多么美啊！他

出于犹太(Judp 本雅各伯十二子之一，其子孙名为犹太族，默西亚出于该族。)之家，他腰间束着皮带，在平原上行走，他与敌人战斗，杀死了诸王」。他在位时，全国平安幸福。纪元前一世纪的外传，撒罗满的圣咏(撒罗满的圣咏 Psalms of Solomon) 中有一段写着：「他将使神圣民族在正义中团聚，他将统治这些受祝圣的支派，他不会让罪恶存留，在他们中间将不再有狡恶的人。因为天主使他精神圣化而有力，并富于光明和智慧。生在这种时代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将看到以色列都欢天喜地，各支派团结在一起」。可是，也有不要这种天堂的幻想的人，他们情愿一个恐怖的时代，好使受辱的民心发泄它郁积的怨恨，狂暴和愤怒。于是默西亚被表现为有如一位匈奴首长阿提拉(Attila，第五世时率领匈奴侵略亚洲。)，「他用铁锤把诸民族粉碎，像陶土的瓮一样打成碎片。他在广阔的国度中掘出

了头颅，堆起了尸体，并且用尖利的箭刺进了敌人的心」(咏 2，20，45)。

我们该承认：要在先知的描写中认识眞正的默西亚，必须要圣神的特别光照。在旧约中默西亚是光荣的，但也是受屈辱的，被害的，赎罪的，做牺牲的。在以色列伟大的「预见」中，已经有默西亚的预像，谦谦和和的，「骑在驴上，骑在驴驹子上」(匝 9:9) 而来。最正确的是说默西亚是一位救赎者，他用痛苦和死亡来拯救世人。在依撒意亚书中有很好的一段，把加尔瓦略山上的基督，已经整个儿描写出来了。

「他受尽了侮辱，被人遗弃；他真是个苦人，熟悉病苦；他好像一个人们掩面不顾的人；他受尽了侮辱，因而我们都以他不算什

么。」

「然而他所背负的，是我们的疾苦；担负的，是我们的疼痛；我们还以为他受了惩罚，为天主所击伤，和受贬抑的人。」

「可是他被刺透，是因了我们的悖逆；他被打伤，是因了我们的罪恶，因他受了惩罚，我们便得了安全；因他受了创伤，我们便得了痊愈。」

「他受虐待，仍然谦逊忍受，总不开口，如同被牵去待宰的羔羊；又像母羊在剪毛的人前不出声，他也同样不开口。他受了不义的审判而被除掉，有谁怀念他的命运？」(依 53:3-8)。

所以默西亚有两种影像：一种是征服人的君王，一种是被牺牲的羔羊。犹太民族永远带

着超自然的命运，自尊自大。然而历代受到屈辱，亟欲复仇。它在这样两种影像之中，要选择那一种，还可能再有一些迟疑吗？谁若对于大部分犹太人的选拣表示惊奇，谁就是对于人性的认识不够清楚。啊！依撒意亚的预言早已遗忘干净了，只有到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才显出它决定性的意义及解释。

在洗者若翰宣道的时候，犹太人的心理情况，就是如此。他们充满了圣爱，充满了热切的等待之情。一天一天地，这等待自然要变得更热切。他们重读着达尼尔书中的话：在四百八十三年之末，

以色列的不幸将要停止，过犯将终止，罪孽将赎尽，永远的正义将要明显。那时预言要实现，众圣之圣要领受圣油。一切神视和预言

都得到应验，时候近了，等待已将终止(达 9:24，26)。

第五节　施洗者的传报

在这样的景况中，负着先知使命的若翰，在约但河边出现了，这一点也不使人惊惶，有的人也看出这是天主派遣来的。天主终于打破寂默而开口了，天选民族都去听这种熟悉而可怖的伟大的声音，默西亚自己出现了吗？

奇特的传道的消息，传到了耶路撒冷。民族的首领，司祭长们，就派出了司祭及肋未人正式来查考访问。访问员问他「你是不是默西亚？」若翰便用惯常的坦白的态度回答说：「不，我不是」。但是，从亚毛斯以来，一切受过教育的希伯来人都知道「吾主上主若不先

将自己的计划启示给自己的先知，就一无所行。吾主上主发了言，谁能不传他的话？」(亚3:7-8)并且玛拉基亚先知也说过：默西亚将有一位「前驱」，替他开路。那么，若翰至少当是这位神圣光荣的「前驱」，新的厄里亚了。「你是不是厄里亚？」——「我不是」。他有厄里亚的能力和精神，但并不是这位古代的先知重新来到地上。「那么你是谁呢？」

「按依撒意亚所说的：在旷野里听见有呼声说：修直主的路吧！我就是那人。」(若 1:23)「比我强的一位要来，就是解他的鞋带，我也不配。他要以圣神和火洗你们。木楸已放在他手中，他要扬净自己的禾场，把麦粒收在仓内；至于糠秕，却要用不灭的火焚烧。」(路 3:16)

若翰在伯达尼浅滩上所传的道，犹太民族

是否准备接受它呢？大部分是接受的。若翰喊着「赎罪！」「结出悔改的果子！」「守斋！祈祷！」(路 5:33) 这正是先知们传统的呼声。依撒意亚，耶肋米亚，亚毛斯，欧瑟亚，以及别的许多先知都曾用同样的呼声说过。要使一个民族保持正路，必须不厌其烦地常常重复这些教训，甚至用那些渺茫的，可能突如其来的当头大祸来警告它。说到准备加于以色列的灾祸，这也并非不合犹太教团精神上的习惯。从被逐以来，他们已经验过许多苦难，以致本能上就有了准备。全部犹太默示录 (默示录 Apocalypse 是新约中最末后之一书，且为旧新约文体之一，用象征方式，预言未来。在旧约中也有这样以方式，预言默西亚的来临的书) 上的文献，都充满这种恐怖景象的恫吓。若翰的作风，正完全合乎犹太人的心理。个人道德和民族命运是休戚相关的。

他也教人爱德，正义，温和。有人问他：

「我们应该作什么呢？」他答复说：「有两件长衣的，应该分给没有的穿。有食物的也要这样作！」对收租税者及别的税吏，他命令他们：「除了按税则所应征收的额数以外，不许勒索」。对战士们说：「不说恫吓勒索，也不要敲诈强取，要以你们得的饷银为满足」。这些劝告也合乎犹太的传统。在梅瑟的「法律」中也教人在收获时要让穷人收拾散穗，要还给可怜的负债者一件长衣免得他挨冻，甚至敌人的驴跌下来时，也当拉起它来。有一位经师说：谁若违犯了爱德，这是比崇拜偶像的罪还要严重得多哩！

可是，其他方面，这新的先知又多么叫人失望，他一次也没有说到，以后来的默西亚要重建以色列的光荣和尊威。更坏的是他不单教训纯粹的希伯来人，那些默想研究「法律」的

天选民族，他竟然还教训那些公认为罪人的税吏，兵士，或许还有外邦人。而对天选民族，他竟敢说：「不要心里想，我们有亚巴郎作祖先就够了！」就是说我们是一定能得救的，因为我们是属于天主降福了的民族。「我给你们说：天主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巴郎兴起子孙来。」(路 3:8) 这些话，开了耶稣博爱的先河，可是门户主义很深的犹太人听了，以为是一种凌辱，有害于他们的专利。

若翰除宣道外还施洗，这是他个人举行的仪式，是他自己发明的。凡愿意随着他所指定的道路走的，必须入水。这眞是奇怪的仪式！正是这种奇怪的仪式吸引了一群人。最初施洗是在约但河的浅滩上，以后天气热了，又到较高的史托颇里 (Scythopolis)，那里有很好的泉水，叫做「平安之源」。

这个奇怪的仪式和古代的传统，尤其是以色列的传统，并不怎么冲突，这传统是很古老的，犹太的经师都曾讨论过：在流亡之前或之后，有没有一种洗礼，作为加入犹太公团的标记，那些洗洁礼，许多人都知道是照着肋未纪和户籍纪所规定的。有时候，圣殿的供职者，如同领受降福一样的，惯常领受这种洗洁礼。在「赎罪节」日，大司祭要以全民族名义，特别庄严地自己浸洗十次，厄色尼派每天要行洗洁礼。而现今我们还可看到，约但河边上，信守古代教仪的人，每天都在河中行这古老的仪式。但是在若翰以前，那不过是一个仪式。很像埃及的埃西(Isi 埃及女神。) 教中的仪式一样。朱维纳尔 (Juvenal，拉丁讽刺诗人。) 曾讥讽崇拜女神——埃西的信女，因罪孽深重，在严寒的冬天到台伯河的冰水中去浸洗三次。以水洗身，很自然的会

使人想到灵魂的净化。这洗礼有一种象征的作用。我们在旧约中读到：「你们应该洗涤，应该自洁，从我眼前革除你们的恶行，停止作孽！」(依 1:16) 而雅威也曾借厄则克耳之口允许过：「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淨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则 3，16:25)。

但若翰的洗礼和别的却完全不同。不同点就是洗者若翰自己参与洗礼。他究竟怎么做的，我们不知道，大概是用浸礼的仪式。这是最古的传说，它必是根据众所共知的事实。画家们的洗礼像，画出若翰拿着一个器具或一个贝壳给耶稣额上灌水，这是第十四世纪以后的艺术的想象。「施洗者」自己究竟充当什么职务呢？他作一个祷告吗？念一遍驱魔经吗？或念一个诵句吗？我们无从知道。但是有一点是

确定的，就是受洗的信者的意向与一般自行洗礼的虔敬的犹太人的意向是不同的。

这洗礼是一种赎罪的洗礼，就是说，这是一种声明要改过自新的标记。梅瑟所定的洗洁礼，只是在举行宗教行动前必需洁净心灵的礼节，在埃西教中，这仪式的本身自有一种赎罪的价值。在若翰的仪式中，这仪式是有关整个道德上的改变的。浸入水中就是表示愿意赎罪，愿意悔改自己的罪过。所以这洗礼一生只行一次，谁一受了洗，便开始活一个新的生活。

若翰的施洗仪式，完全是他独有的。人们已研究了它的起源，可是毫无确定的解释。有的假定洗者若翰，是属于厄色尼派的，可是我们不能证明若翰与这种隐修教派之间的关系；

再者，在这教派中，洗涤不过是象征的礼仪，此外没有其他意义。如果说这「洗者」模仿他们外表的仪式，再加上一层内在的意义，然后带到约但河边上来，那也可以说这是他发起的了。

若翰是「前驱」，是「传报者」。他已指出了道路，但是并没有完全划定。他的洗礼并不是基督的洗礼，在这洗礼中，水不仅是一种象征，不仅是一种改心保证，它是具有一种「圣事」的效力的。在新的仪式中，凡弃绝了他的过恶而接受洗礼者，一下就重新领得天主的圣神。以后，当宗徒保禄(Paul 按希伯来文作 Saul)。在厄弗所(Ephesus 小亚细亚名城。厄弗所书：见圣经目录。)重遇到那些「进教时只领了若翰的洗」(宗 19:2) 的义人时，就重新给他们授基督的洗礼，完成补充若翰的洗礼。先知自己也知道，他以无比的谦逊，表示

自己在默西亚前面的卑微。他说：「我固然以水洗你们，但是比我强的一位要来，他要以圣神和火洗你们。」(路 3:16)

施洗者若翰，是天主的传报者，又光荣，又谦虚。圣若望，用了短短的确切的四节，总括了他全部的命运。

「曾有一人，由天主派遣来的，名叫若翰。」

「这人来，是为作证，为给光作证，为使众人藉他而信。」

「他不是那光，祇是为给那光作证。」

「那普照每人的真光，正在进入这世界。」(若 1:6，9)

第六节　若翰为耶稣施洗

四部福音一致都把耶稣使命的开始，放在受洗的时候。他们对这件事叙述得一致相合。在围拢来听这先知的人群中，藏着一个人，谁也没有注意他。他和旁人没有什么不同，他的身材，面庞，都很平常，他只是一个所谓纯朴的以色列人而已。既不是公会议员，也不是司祭，也不是肋未人，更不是一位有权力者及学者。他照「法律」的规定穿着一件长袖子的麻布长衣，一件装饰着小结子的羊毛大外套，头上罩着一块头布，就是现在巴力斯坦人头上还戴的那种有边的织物。总之，他只是千百人中之一而已。

就是他的名字也是很普通的：这是一个古老的名字，在希伯来人中本来很多。这名字从

指天主的一个字引申出来，从被驱回来以后，人们常喜欢用这个名字。有许多人都名叫耶稣。史家约瑟夫，曾引了十二个，其中有乡下人，有首领，有叛徒，有司祭。他在耳朵上还带着象征的木片，表明他是一个木匠，和染布者带着一小片色布，公共代笔人带着一枝笔一样。从他的话语，可听出他是个加里肋亚(Galilee 在巴力斯坦北部。亦作加利肋亚) 人。可是，在围着施洗者的听众之中，当然有不少的木匠，因为这是一种很普遍的行业。他从加里肋亚来到伯达尼浅滩，走了四五天，他并不是第一个不远百里而来求洗的人。

可是当耶稣走近来时，是否这位前驱的心中已经受到了灵感呢？他不肯为他施洗，他知道这洗净罪恶的仪式，对这个人是不适宜的。他说：「我本来需要受你的洗，而你却来就我

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容许罢！因为我们应当这样，以完成全义。」(玛 3:14-15)

基督一出现眼前，就是这样的。我们将看到：他一生都看不起世上的虚荣，而坚决地在他神圣的使命中寻求着一件事，实现着一个计划。

后来，若翰自己要给我们讲述耶稣领洗的经过，他决定为耶稣施洗。洗礼完毕，他看见圣神借着鸽子的形像自天而降，停在刚从水中出来的耶稣身上。因此他知道天主告诉他的话已实现了；以水洗者若翰，知道以圣神施洗(以圣神施洗：现代天主教的洗礼，是耶稣亲定的，与施洗若翰所行的悔罪补过的洗礼不同，受洗后，天主圣神降临到他心中。)的已出现了。这眞是光荣的奇迹的时刻，天张开了，有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玛 3:17；若 1:32)

这一幕伟大的景象，教友都爱纪念，艺术家也作了不少艺术作品。罗马教友遭难时避匿的地窟里的壁画，原始的纪念建筑物，教仪的书籍，花玻璃大窗和嵌镶细工，都争奇斗胜地表现着这伯达尼天主显现的一幕。古代的传统把这件事讲述得最是忠实，最是朴实，它毫不铺张形容，这是很可引人注意的。精神上最伟大的事件，却表现得极端单纯，默西亚对施洗者的启示，毫无矫饰之处。

这个洗礼正是人神相融会的神圣的一刹那。天主性借着人性的外形显现出来，这个显现是主要的，其余的枝节都是附带的。所有的各种外传——圣教会未曾全部审定批准的书籍——往往着重枝节而尽量渲染点缀，产生了许多想象丰富的作品，如艾俾欧尼(Edionite) 的福音外传，多默的大事录等。

对于这圣洗，我们想有几个切实问题，颇能引起读者们的兴趣。若翰与耶稣在约但河边相遇之前，是否已经互相认识？是不是他们故意在演双簧，为激起群众想象的兴趣呢？圣若望(John the Evangelist 宗徒之一，若望福音的作者。按希伯来语若望与若翰同属一字，就是：Johannan) 传的福音说：洗者并不认识耶稣，似乎和圣玛窦传的福音有所冲突。他们两个人的家庭亲戚关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曾去访问他的表姐依撒伯尔。那么，他们虽然一个在猷太，一个在加里肋亚长大，很可能曾经遇见过。有些人假定若翰和耶稣属于一个教派，而这洗礼也是他们预先约定了来到约但河边举行的；这也是一个无据的假设。根据经文，只有以下两个可能性：或者若翰不认识耶稣，因了天主的启示，他一看见耶稣就预感到这就是默西亚；或者他们二人曾经见过，但耶稣那种超

自然的性格，只在河边浅滩上相遇时，才给了若翰一种启示 (注 1.2：耶稣为什么受洗？)。

可是，若翰为耶稣施洗以后，还没有完成他的使命。照若望福音所传，第二天，若翰见耶稣向他走来，就喊着说：「看，天主的羔羊，除免世罪者！」（若 1:29）只这羔羊两个字，在整个犹太人的心灵中，就唤起了那赎罪的牺牲品，那谦卑的牲畜的印象。从流亡埃及，从梅瑟以来，那羔羊就用血来为以色列赎罪。而有几个听众，听了这些话，无疑地会回忆起依撒意亚的预言：「他受虐待，仍然谦逊忍受，总不开口，如同被牵去待宰的羔羊；又像母羊在剪毛的人前不出声，他也同样不开口。」(依 53:7) 这伟大的「预见者」用这些话宣告着受苦的默西亚，将为世赎罪牺牲自己。

因此，前驱的若翰，一面预报天主降生的光荣，同时又重新引人记起默西亚的另一个牺牲的影像。这影像，以色列是宁愿忘记的。在耶稣受洗的时候，这两个影像就开始合而为一了。在伯达尼的浅滩上，发生了一个不可思义的奥迹。以后，圣父所指定的「天主光荣之子」，和那以血来救赎的牺牲者，就永远不可分开了。



这张小耶稣像 是十五世纪意大利名画家安杰利科（Fra Angelico ）所画的一张圣母抱耶稣像的一部分。这位可爱的小耶稣，坐在圣母的膝上，需要圣母双手的支持，和普通的小孩儿一样，这是作者之意要表示耶稣的人性。可是我们再看小耶稣的双目发出无限尊高庄伟的神情，小耶稣的手中托着地球，这又是作者有意表示他天主性了。

第二章童贞圣母和婴孩耶稣

第一节　天主诞生

我们想起福音中记载的耶稣最初来到世上的各种情景，往往就有无数的回忆，重新涌上我们的心头。谦卑贫穷的双亲，日暮穷途，无处可以投宿，终于寻到了一个牧守牲口的山洞，暂且进去过夜；年青的母亲用襁褓裹着她的孩子，让他安眠。请看，婴孩耶稣——天主躺在马槽的秣秸上，旁边有驴子和牛用柔软的鼻喙呵气温暖他！在每一个信友记忆的隐秘处，至今还刻着这样的印象。不管怀疑派怎样攻击，脑海里总还存在着一个温柔可爱的回忆。我们都想象着那空明的一夜，天使们颂赞着天主，合唱着：「良人受享太平于地」。我们

对于牧童，「三王」，都怀着深刻的回忆，任何一个跪在耶稣马槽前的，都会激起他们童心的回忆。

一切记念礼仪中，圣诞节是最普通流行的。在西方只有圣诞节那天，不论信天主的，不信天主的，都愉快地记念天主圣诞，就是不信主的人在这一天也用美酒佳肴来庆祝。那些参与圣诞半夜餐的人们都各各用自己的方式来作证。这种普遍的庆祝是一个历史上的事实。

这些题材启示了艺术家们创作了许多杰作。年青的圣母，把耶稣给与世人，她用双手恭敬地环抱着他，用她全部的爱情，温柔的爱情来护翼他，因为他是她的儿子。意大利，法兰德斯 (Flanders 位于法比之间。)，日耳曼，西班牙，公教国家各派的画家，都有「领报」，「圣诞」，

「三王来朝」,「逃往埃及」等等的艺术作品。这些奥迹的题材，有日新月异，变化无穷的暗示，这的确是奇妙的。

关于这些事迹的历史叙述，我们只有简短的，片断的文献。圣马尔谷和圣若望所传的福音及圣保禄的书信，都没有提到。圣玛窦和圣路加，只有两三章的记述，而且只是作为全书的緒论或序文而写下的。再者，这两部福音叙述圣诞节的方式是不同的。现在已经公认这些叙述不是出源于原始的「传道」，而是两位圣史根据自己的访问，用个人的名义加进去的。

为什么这样？有名的福音注释家拉冈热（Lagrange 神父）曾指出：自从近东的君王神化以后，他们被看做是救世者，因此，他们的诞生也有加上神奇性的必要。在公元前二三八年，

仆托肋米(Ptolemy)的生日，曾被认为是特别幸福的日子，宣告这是人类欢乐的时候。公元前一世纪前后，小亚细亚 (Asia Minor) 人都庆祝科马基尼的安提约古 (Antiochus of Commagene) 的诞生。公元前九年，罗马驻亚细亚的一个总督，曾提议以「神圣皇帝」奥古斯都 (August 罗马皇帝，纪元前 27-纪元 14)的生日作为一年的开始，因为他显然给人类开了一个再生的时代。传福音的圣史们要把救世主的尊号，追还给那生下来就被放在马槽里的卑微的孩子，不是有意要打破世人的虚荣心吗？最初的教友，诵读福音，会直接留心基督福音的本身，不管耶稣幼年时代的事迹。可是，教友们对于耶稣的尊崇逐渐增加起来，他幼年时代的事迹，也更引起他们的兴趣，人们就想把他奇妙的诞生叙述出来，用以对抗那些近东神化的暴君，假救世者的传说。

无论如何，圣玛窦和圣路加福音的一切抄本和最古的译文，这几张的内容都和今本相合。从第二三世纪以来，教父（『教父』Fathers of the Church，是古代教中学行兼优的作家。）如圣儒斯定(Justin)，圣依肋纳(Irenaeus)和异教的西林瑟(Cerinthus)，卡坡克拉提(Carpocrates)，以及异端徒塞尔萨斯(Celsus)等，曾引征过那几章经文。这几章和福音的其余部分的文字是一致的，语气也是一样肯定的。那罗马史家李维(Livy 按拉丁文作：Titus Livius 罗马史家)记述了罗牟拉斯和利玛斯(Romulus，Remus)的神话，但是他声明自己是不相信的，圣玛窦和圣路加所记载的，他们声明是自己深深相信的事迹。

他们从那里得知这些事迹呢？无疑地，是从耶稣生长的环境中得来的。圣路加曾两次提到：「玛利亚却把这一切事默存在自己心中，反复思想。」(路 2:19)，好像指明玛利亚的回忆为

他是一个最好的来源。这两位传福音的圣史曾各自采访基督的环境，两者的不同表现得很清楚。但这样的叙述，无论如何不能出于群众的想象。并且我们知道，那种民间流传的创作，很快地就会流于荒谬可笑。要相信这一点，只消把它和那些伪福音(教会所审定的福音，按拉丁文: Canonica，共有玛窦，马尔谷，路加，若望四部，都是眞实可信，得天主默启而写的史书。四部福音外，尚有『伪福音』和『福音外传』按拉丁文:Apocrypha 多种，大都毫无历史价值，书中很多离奇不经的文字，如和四部福音作一比较，眞伪立见。)比较一下就够了。一面是在奇异的事上，叙述得谨慎节制。而那些伪书则往往在平常的事上也浮夸铺张，甚至也有失掉体统的。福音中耶稣幼年事迹(注 2.1 福音所载耶稣幼年事迹的价值)的记述，一方面是饶有诗意的，一方面是有教训的。

第二节　往白冷郡去

在洗者若翰出现于约但河以前约三十年，巴力斯坦曾举行一次户籍大清查。犹太人很不喜欢这种统计的手续把人也像牲畜那样来计算头数。梅瑟时代的犹太人早已是这样的。可是罗马强迫属地的一切居民都要向官长登记姓名，职业和财产，以便确定税率，及战时更能计算实力的多少。这一个义务，似乎也加到了罗马托管的犹太小国；或者是黑落德为了要表示他对保护者的热心拥护，擅自把这办法推行到他所管辖的区域内来。

在巴力斯坦，这大清查还拖着一种复杂的情形。民众不是在所住的地方登记，而是要到自己出身的家庭所在的地方去登记。这家庭的传统，在以色列永远是很坚固的。从厄斯德拉

(Esdras，是纪元前第四世纪的犹太经师，这时犹太人从巴比伦释回巴力斯坦，厄斯德拉便领导民众恢复梅瑟古制的法律。)出命维持希伯来种族的纯粹性及禁止与异族通婚以来，这坚固的传统，又加深一层。最卑微的近东的人，至今还以能指出自己的祖先来自尊自荣。我们在纽约碰到侨居三四代的马隆教徒(马隆教徒 Maronite 是圣马隆门下弟子，在黎巴嫩组织的信徒团体，今马隆教徒，已属公教。)，还能说出他们在黎巴嫩的乡村的名称。所以回到原籍去登册的办法丝毫不是特别新奇的；在公元一〇三年，驻埃及的总督该雅斯(Caius Vibius Maximus 驻埃及的总督。)命令一切不在原籍居住的人回到原籍去登记，不得迟延；我们在伦敦还可读到这道命令的古简。回到原籍去登记，需要离家背井，长途跋涉，但为希伯来人并不是那么难堪的，因为他们的生活多少有些像游牧生活，而且他们的记忆力也很强，对于祖先有很深刻的回忆。

因此，「罗马的皇帝奥古斯都，发出了一道谕旨，命令彻底清查户籍。人人都该当返原籍去报名登记。若瑟既然属于达味的直系后裔，就从加里肋亚省的纳匝肋城(Nazareth) 动身，往犹太省名叫白冷郡(Bethlehem)的达味城去，好同自己已怀孕的聘妻玛利亚去登记。」(路 2:1-5)。

那一对服从皇帝的命令出门旅行的夫妇，是什么样的人呢？这是一对眞正的夫妇，有神圣的婚姻的锁链联系着，再有纯洁的爱情结合着。报名登册本来只要丈夫去就够了，怀孕的年轻的妻子尽可免去这次的跋涉，但是他们二人愿意一起担负这个苦役。他们是穷人，是劳动阶级中的匹夫庸妇，他们有的只是勇气而不是金钱。这种卑微的人，对于当权者总是帖耳驯伏的。将来他们的孩子生下来了，到圣殿去奉献时，他们只有一对野鸽子，要买一只羔羊

就出乎他们的能力之外了。

把圣路加(路 4:23) 和圣玛窦(玛 13:55) 福音的两节对照一下，我们知道这个丈夫——若瑟是一个工人，一个木匠，无论如何是一个从事耕作的工匠，这种人在巴力斯坦的居民中是很多的，因为他们是虔敬的，守纪律的，勤劳的，所以从巴比伦回来之后，他们就能在祖先的土地上，重新居住着，生产度日。他的名字是若瑟，在以色列，这是一个很老的名字，在埃及当一品宰相，功垂后世的雅各伯的儿子(Joseph 是雅各伯十二子之一，最得雅各伯 Jacob 的爱怜，因此受兄弟们的忌妒，被卖与商人，带入埃及，竟因此成为埃及首相。后逢荒年，雅各伯一家由于圣若瑟方始免于饥饿。) 也就叫这个名字。福音暗示了若瑟的面容，是沉静的，谦逊的，缄默的。除此之外还叫我们猜想他是一个阅历丰富，通达世事的人。

他的妻子比他年轻的多，因为照习惯总是快到二十五岁或以上的男子娶一个行将及笄的女孩子；一个十四岁的犹太女孩子已经像一个成年的妇人了。她叫做玛利亚(Mary，按希伯来文和阿拉美文作:Mariam，Mirya，Miriam…)。这名字在当时的巴力斯坦是最普通的，如同今日的各地的天主教的教徒一样;它或许起源于流亡埃及时梅瑟的姊妹，也叫玛利亚，原意解释「雅威所爱的」，但是普通它只解释「良好的太太」，意义很平常，毫无奇特。在往白冷郡的路上，我们看到她——玛利亚——也无非是一个平常的小媳妇，很谦虚，信心很虔诚，充满各种美德，对于丈夫很柔顺，在表面上和我们现今在「圣地」遇见的那些年青的母亲一样，肩上或腰间带着一个婴孩。

他们是两个眞正卑微的人，但他们也属于

以色列的王族，这事不必惊奇。达味和撒罗满都妻妾众多，子孙繁衍，他们的后裔并不都留居高位。在玛加伯弟兄们得胜以后，达味一家因继承者的人数众多，那些光荣的弟兄们自不能就登王位。后来，罗马皇帝多密喜安(Domitian 是1-96 年的罗马皇帝) 听说有预言流传着：在达味的后裔中，将有人把有权位者屈服在自己面前，就使人把以色列王族宗支的最后代表找来。那两个可怜的乡下人，就是圣达陡(Thaddeus 亦称 Jude 猷达) 的孙子，在他看来非常卑贱，决不能为害，就饶了他们的性命，叫他们回去仍操本业。

若瑟和玛利亚两个似乎都是达味的后裔。关于若瑟，两部福音都明白地肯定。圣玛窦(玛1:1，16)和圣路加(路 3:23，31) ，都提到了，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众人都知道默西亚将出于这伟大国王的后裔，一如依撒意亚所说的：「从叶

瑟(Jesse 乃达味之父。先知预言默西亚是达味的后裔，因此也是叶瑟的子孙) 的本必发一条，从他的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关于耶稣世谱问题，可读注 2.2:耶稣的宗谱。)，玛利亚是达味的后裔，这是传统的公论，圣保禄似乎也肯定这一点(罗 1:3)。从第二世纪以来的教父们都主持此说，视为在犹太人中，同宗结婚，或为了「法律」上的理由而近亲结婚，这是很通常地习惯。但要在耶稣的母亲和达味之间确立血统关系是不可能的。

他们向白冷郡前进。圣经上说，这城是那「伟大的国王出生的地方。撒慕尔经(撒上 20:6，28)上说得很清楚。一千年以前，摩阿布山的女子卢德(Ruth，见卢 4:18，22)，为了辅助他的婆婆而来到陌生的白冷郡，在一个情爱之夜，她获得了杰出的波哈次(Booz) 的爱。他就是她去拾取麦穗的田地的主人，由于这次的结合，生了一个儿子

叫做敖贝得(Obed，叶瑟之父，达味之祖)，他从这就生出了这叶瑟之系统树，其中最美的一朵花就是达味。

从纳匝肋到白冷郡，距离很长，大约有一百五十公里。道路是很平凡的，罗马还没有工夫照它的技术来重修。他们骑着驴，(这是传统的惯习，那时最穷的人还有这种牲口)，一共足足要走四整天。穿过了厄斯得隆(Esdraelon，亦称 Plain of Jezreel)平原，就向南，从一个小村庄到另一个小村庄，到处都使人记起以色列漫长的历史上的人物：在叔能(Sunam 巴力斯坦北部，赫尔孟山南的一座小城，亦作: Sulam，这里的人，也叫「叔拉米特。」)，有厄里叟(Elleos 旧约先知之一，玛利亚的门徒。)所显的奇迹，及雅歌中永远颂赞着的女人——「秀能的妇女」，她的名字芬芳，有如馨香。在依次勒耳(Jezreel 亦作：Yzreel，见列上 21:1)有拜偶像的女王依则贝耳(Jezabel，以色列王阿哈布 Ahab 之后，阿哈布受她的蛊

惑，改信异教，迫害厄里亚等先知。)，将到基耳波亚(Gelboe)时，又会使人记起撒乌耳，约纳堂(Saul Jonathas，撒乌尔是以色列第一朝国王，与长子约纳堂在该地和培肋舍特人 Philistines 作战阵亡。)，死在沙场上的不幸的壮士。以后穿过撒玛黎雅，也不无悲哀之感，因为这屡受祝福的革黎斤(Garizim)，拥有若瑟的坟墓和雅各伯的古井的圣地，现今则变为裂教及不敬主的地方。最后到了坎坷而赭红色的犹太，史罗(Silo)，贝特耳(Bethel)，这两个「族长」们的古老的圣地，只是两个地名罢了；可是在一个隘口上，雪白的耶路撒冷出现了，在那灰暗的折叠的峰上，像划了一条线，耸起了城楼宝塔和宫殿，这时，凡属以色列的子孙的都感觉到他们的心，温柔地紧缩起来了，他们的眼睛都转注着那黑落德重建的圣殿，口中喃喃地诵着祖传的「舍玛」感谢经，即「以色列啊！你听！」

这次，一路都是神圣的回忆，对于虔诚的心灵引起无限的情緒，但是为这个怀孕的少女，四五天来受着驴子的顛簸，也实在是艰难困顿的，所以怪不得有些外传，由于一种恻隐心的驱使，竟说玛利亚神奇地没有觉到什么跋涉的劳苦。离开圣城两点钟以后，再经过可怜的辣黑耳(Rachel，雅各伯之妻，久无子息，常因此悲痛)的坟墓，他们终于到达了白冷郡。

一路来都是石砂累累，异常寂寥，只有一些灌木，几丛深红的秋牡丹，和樱草，使人觉得还有一些生气。经过这样一段行程之后，再看到那拔海约八百公尺，构筑于两峰之间的白色小城，眞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景象。外面，像炉内流出沸腾的铅，骤然凝结了似的，沙漠起伏地重新展开，直到死海边缘。在这小村的周围，只有一些菜园，金栗色的田野，和银色橄

榄园。白冷郡，意卽「面包之家」，也有人称之为「富产鲜果」之城，眞是名符其实的。现在是一个拥有九千人口的小城，圆圆的屋顶密集像一串一串的饱绽的葡萄，蜿蜒的街道，男女杂沓，和我们在近东所见的许多地方的情景一样，其唯一的特点，就是几乎全城是教友化了。那里的妇女都带一种奇怪的耸高的尖顶帽子，这大概是十字军征服以后才流行的，她们还带着一种纯白的丝织的披肩。在基督的时候，白冷的城比今日的还要小，可是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并且保持着它古代的光荣。

先知米该亚(Micheas) 曾预言过它光耀的命运：「白冷郡啊！你在犹大郡邑中虽是最小的；但是，将由你为我出生一位统治以色列的人，他的来历源于亘古，远自永远的时代。」(米5:1)若瑟和玛利亚是达味的后裔，他们知道玛利

亚怀孕着的婴儿是天主奇迹的征证，他们岂能忘记那个预言?一个伟大的希望支持着他们，他们也许会猜想，罗马皇帝所以颁发了谕旨，动员了他的官吏，经师，只是为了要使天主永远预定的计划实现；因为天主的意旨，人是看不清楚的，世上有权的人，也都只是他手中的工具罢了。

第三节　童贞圣母

这两位旅行者是从那偏僻的加里肋亚省群山之中的纳匝肋乡村来到这里的。在纳匝肋一年前发生了一件事，玛利亚那时还只是和若瑟订了婚。一位天使进入了她的闺房，对她说：「万福！充满恩宠者，上主与你同在！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路 1:28)

玛利亚一听这些话，便心里不安起来，寻思这问候的话有什么意义。天使就对他说；「玛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在天主前获得了宠幸。看，你将怀孕生子，并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是伟大的，并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上主天主要把他祖先达味的御座赐给他。他要为王统治雅各伯家，直到永远；他的王权没有终结。」玛利亚便向天使说：「这怀孕的事，没有男人怎么能成就呢？我实在不了解。」天使答复她说：「圣神要临于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荫你，因此，那要诞生的圣者，将称为天主的儿子。」(路 1:29-35)

这感动人的一幕，曾启发了许多天才艺术家的灵感的创作了千百种的作品，使我们想起当初的情形时，那千百种的画像，自然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叫我们莫知所从了。每一位画家

都曾照着自己的灵感，或自己的嗜好，选择了并发挥了圣母领报的题材。

根据比较确实，质而不华的考古学，纳匝肋最多那种半穴居的陋室；惯常一间屋分成两部：一半豢养牲口，一半住人，或者是短而方的土墙小屋，四周种着橄榄树环绕着。我们在加里肋亚可以见到千万幢这种的住所。现在那座「圣母领报堂」就是在圣玛加略(Macarins) 奉君士坦丁(Constantin，罗马皇帝，在位三十一年(306-337)，罗马皇帝皈依天主教，以君士坦丁为第一人。) 之命而造的大堂的旧址上重建的。在这座大堂的正祭台底下保存着一个狭小的窟洞，相传天使加俾额尔就在这里显现于玛利亚。据记述圣诞的外传：她正在纺羊毛，供给奉献圣殿的用品。可是东方教会，认为这个领报的奥迹，是在那「永不会干的泉水」边发生的，这泉水在提庇黎雅(Tiberias，城名，在提庇黎雅湖西岸)

的路旁，纳匝肋的妇女们现在还到这里来汲水，头上顶一个黑而发蓝光的陶器水壶，姿势眞婀娜好看，那汲水处至今仍称为「玛利亚之泉」。

天使的话使这少女听了觉得惊骇不安，这并非是因为她没有完全了解懂得，因为一个将近十五岁的少女，和其他犹太人一样，对默西亚怀着很大的希望，尤其是一个达味的后裔，怎能不认识从「叶瑟的系统树」，可以由她开出最好的花朵吗？此外，天使预告的默西亚的将来正是犹太人平素所想象的。他告知玛利亚的默西亚并不是受苦的神圣的牺牲，（以后在「献堂」时将另有预言），他告诉她的是：天主要给她的儿子以达味的宝座，及统治雅各伯家的永久的权柄。她的不安，不是别的，只因为她有一个难题，她最秘密的愿望，就是要保

持童贞，所以她很简单地很自然地询问天使。然后她把身心两方及世上的光荣和命运一并交于天主手中。

天使报告的奥迹确实是超乎自然的，但是也合乎人道的，近情的。将引起的难题是这样的：玛利亚已经和若瑟订了婚，在希伯来，订婚和结婚的意义非常相近，只是订了婚，就可以取得夫妇一切权利，只除不能同居。「在处女为婚前一年，再嫁寡妇为婚前一月，未婚妻就受其未婚夫的管束」。虽然在这时期他们之间的夫妇关系原则上是禁止的，但古犹太教的法典(『犹汰法典』Talmud，包括『法制』和『经传』。亦称『犹太传经』，亦称『塔耳慕得』。)告诉我们这种情形却是常有的；男人可以在他岳父家中占有他未来的妻子，这种情形下生下的孩子是合法的。因此在这婚前时期的贞节是很严格的义务；若有不贞，将被作为通

奸，并且如果被未婚夫告发，则照申命纪 (申 22:23) 当被处死。玛利亚未曾和若瑟同居，她受了孕。「她的丈夫若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泄露她的秘密，便想要暗地里与她解除婚约。当他思想这事的时候，主的天使，忽然在梦中显现给他说：达味的子孙若瑟，不要怕，尽管娶玛利亚作你的妻子，因为她所怀的孕，是因天主圣神而成的(玛 1:18，20) 」。一如玛利亚相信天使的话，若瑟也相信这梦中的启示。这未婚夫虽然觉得沉郁苦闷，但是他存心温良，不愿告发他的未婚妻，谦卑地忍受天主给他的艰难，这种态度，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不久，另一征验又更证实了这件事是从天主来的。天使曾经又说过一段话，作为他诺言的保证。他说：「你的表姐依撒伯尔，虽然年岁已老，也怀了男胎；人都说她是不能生育

的，现在她已经怀孕六个月了(路 1:36)」。玛利亚就不怕路远，急急赶到犹太省去；到了匝加利亚家里，向依撒伯尔请安问好。而「依撒伯尔一听见玛利亚问候的话，胎儿就在她的腹中跳动起来；依撒伯尔充满了圣神，大声说：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你的胎儿也是蒙祝福的！吾主的母亲驾临我这里，这是我那里得来的恩典呢？看，你请安的声音一入我耳，胎儿就在我腹中欢喜踊跃。妳信了天使奉天主之命向你所说的话，实在是有福的(路 1:40-45)！」

同时，这位年轻的表妹，也充满了圣神，感谢「至上者」赐与她的光荣，她不禁地歌唱起来。口中涌出了赞美的歌，这是以色列传统所喜欢的那种华美庄严的赞美歌，全部是由对立词句和对偶词句组织而成，很多是用了古经中的古典，其中有些是出于撒慕尔的母亲亚纳

(Anna) 生她的儿子时即席所唱的圣歌(撒上 2:1)。玛利亚的赞美歌也就成为圣教礼仪中的赞美歌了，普通所谓的「圣母歌」(路 1:46-55) 就是这首。

「我的灵魂颂扬上主，我的心神欢跃于天主，我的救主，因为他垂顾了她婢女的卑微，今后万世万代都要称我有福；因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他的名字是圣的，他的仁慈世世代代于无穷世，赐与敬畏他的人。

他伸出了手臂施展大能，驱散那些心高气傲的人。他从高座上推下权势者，却举扬了卑微贫困的人。他曾使饥饿者饱飨美物，反使那富有者空手而去。

他曾回忆起自己的仁慈，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正如他向我们的祖先所说过的恩许，施恩于亚巴郎和他的子孙，直到永远。」

在福音的开端，就这样表现着玛利亚动人的一幕。天主教的教徒，在她身上景仰着两种「理想」，一种是超自然的纯洁，使最污秽的人也向慕依恋；另一种是母性，给他胎生的独子保留着的无穷的温情柔爱。圣母的影像在西方社会的人心中是很深刻的：如果把她的影像从西方的传统中抹去，那么有多少事物会变相换样呢？各季的节日，妇人女子的名字，还有城鎮乡村的名称，有多少的习惯都带着她的标记！如语言，文学，还有纪念建筑物的艺术。玛利亚的崇拜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圣伯尔纳多(Bernard，1091-1153)就由于爱圣母而竭尽他脆弱的力量完成了超乎常人的伟业。十字军唱着「申尔福」(“Salve Regina”)的歌曲而夺回耶路撒冷。成千成万的传教士献身于无穷尽的慈善事业，只有心底那圣母的影像是唯一的安慰。全世界上的

圣母大堂都为她作证，路德 (Lourdes，法国南部小城，是著名的朝圣圣地，一八五八年圣母在该他现身。)，法蒂玛 (Fatima，葡萄牙国一小城，一九一七年圣母现身于儿童三人，因此成为朝圣圣地。)的群众，热烈地向圣母表示热爱之情。天主教的每一位教友，效法耶稣的表样，依照天主的圣意，对于圣母都有一番孝爱之心，永远在增进着，永远不会满足；这实在是我们最温柔的最甘饴的传统精神，使我们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仍保持着我们的童心。

耶稣的诞生是信仰的对象，玛利亚首先相信了。在天使告知她以后，她即以纯朴的精神回答说：「我是天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罢！」(路 1:38)天主的降生需要人的接受；人要得救，只靠外力，即使是天主的力量，也还不够，一定得需要人自己的力量和意志。但没有「至上者」的意旨，什么也不成。

依撒依亚先知宣告童贞女(菩緒挨 Bossuet，十七世纪天主教名演说家，在他所著的奥迹默想书中曾指出：这是天主教敬礼童贞圣母的坚固的基础。)的儿子将叫做厄玛奴耳(Emmanuel，见依 7:14)，而天使告诉玛利亚也说她的儿子当叫做耶稣(玛 1:21)，无疑地就是要指明这一点。因为「厄玛奴耳」意思就是「天主与我们同在」(玛 1:23)，而「耶稣」的意思是说：「雅威(上主之名，耶 33:2)是我们的救主」。两个名字都有一个很明白的意义：这奇迹的诞生，允许世人有了救赎者。

第四节　圣诞

在白冷郡小村入口处，有一座广大的建筑物，圣路加称之为「旅馆」，它可能是为收留旅客的。也许这就是一千年以前，达味的一位朋友的儿子「基肋阿得人」(Galaad 在约但河东)为他的「羊群」所砌的「客纳罕(Chanaan，巴力斯坦昔日的旧名字)

圈」。这种队商们所住的旅舍，我们在近东还可以见到，是一点也不舒服的。一堵短墙围着露天的一块空地，里面挤着牲口；门外的廊庑将作供人栖息；至于房间，既小且少，租价极昂，只待少数贵客应用。在这四面通风的旅舍，这对疲惫的夫妇本来也可以投宿，可惜万商云集，已经住满了。除了那些经常到白冷郡来买麦子，卖毛呢和干酪的游牧者之外——今日还可以看见这些商人——还加上那些来登记户口的人。那五光十色，人声杂沓的景象，不难想象；那边有成堆的车子，喧嚣的，发臭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驴子在叫，载重的骆驼在踢着蹴着，几个女人在争一个躲风的角落；更难堪的就是从这些人群中蒸发出的一种油腻的臭气。我们可猜想若瑟一定携带玛利亚离开这扰杂的地方。

时候催迫着不容踌躇。刚刚当他们到达那里的时候，玛利亚分娩的时期到了。最古的圣传说若瑟把他的妻子安置在一个山洞里。这种山洞我们如今在巴力斯坦还可以看到很多，白冷郡的小山下尽是这种洞，可以充作羊圈之用(圣儒斯定 Justin Martyr 很熟识这些地方，在他二世纪时所写的书中明白地证明了这情形。)。在这里，年青的玛利亚至少觉得安静得多了。我们知道的这个事迹，多么奇妙！但是也多么简略！圣路加的福音，用了短短的一小节(路 2:7)，概而言之：「她就生了她的长子，用布把他裹起来，放在马槽里。」在这种简洁的记述中，想添加枝叶是枉然的。路加的那一节，给我们猜想：玛利亚那时独自一人，并无别的女人在那里帮助她；神学家们从这里推断出许多关于圣诞的奇迹及玛利亚的童贞的论据。马槽就是我们还可以看到的那种像小艇一样的，里

面放着大麦之类用来喂牲口的器具。这里给我们一个谦逊的教训；他将来自己要给我们说：「我是良善而心谦的」。在马槽的两旁，人们惯常放一只驴子和一头牛，这也许作福音外传的人记起了古经中的这两句：「牛认识自己的主人，驴也认识自己主人的槽。」(依 1:3，在「七十贤士」「Septuagint」的译文中，有一句说：「求你在两个牲口中显现出来！」，见哈 3:2)这个意思是非常动人的，整个的世界藉着牛驴，参拜着救世主的诞生。圣教会的礼仪也采用了这古老的圣传，在圣诞节的颂辞中说：牲畜们看见吾主躺在马棚中。

我们在福音中所见到的那种刻骨镂心的单纯性，在现今「圣诞大堂」内已荡然不存。那座圣诞大堂好像是一个城堡，一座只有一扇矮门，若干雉堞的大塔，靠着一堵围墙。一个门廊，里面有若干很美的嵌镶细工，通到一个古

色古香的大殿，给人一个庄严的印象。大殿中有白顶的红石柱排成五行，非常雄壮。至于在它底下那狭长而深的洞窟，也一点不像一个豢养牲畜的洞；它和外面相隔，只有一条很陡的梯子上下相通。有一小室据说就是马槽的所在。金，银，宝石，在五十多盏油灯底下闪闪发光；大理石，玛瑙，云斑石，及名贵金属铺满了各处。从前住在临近洞里的伟大隐修士，圣热罗尼莫(Jerome，亦作 Hieronymus) 却屡次说：「主不是生在金银中的，而是生在泥土中的」，在一片云斑石中，有一颗银星在闪烁着发光：人们以为这里可能是耶稣生下来的地方。

耶稣诞生在这可怜的洞里，这件事情并不是该保留秘密的，「在附近有些露宿看羊的牧童」。他们或许是村里的牧人，把羊群赶回棚里以后，夜间轮流着来守夜，防备野兽和盗贼

的侵害。这种夜里看守羊群的习惯，现今在巴力斯坦依旧存在，在黑暗静寂的夜里，往往可听到守望者节奏的呼声，互相应和，有时夹着轮番吹笛的声音。他们或者是眞正的游牧者，从不把羊群赶回棚内，只是夜里把羊的一只脚缚在它那种掉不动的尾巴上，就算了，这也是近东的风俗。

忽然「有上主的一个天使站在他们身边，上主的光耀环照着他们，他们便非常害怕。天使向他们说：『不要害怕！看！我给你们报告一个为全民族的大喜讯：今天在达味城中，为你们诞生了一位救世者，他是主默西亚。这是给你们的记号：你们将要看见一个婴儿，裹着襁褓，躺在马槽里。』」

「忽有一大队天军，同那天使一起赞颂天

主说：『天主受享光荣于高天，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

「众天使离开他们往天上去了以后，牧人们就彼此说：『我们且往白冷去，看看上主报告给我们所发生的事。』他们急忙去了，找到了玛利亚和若瑟，并那躺在马槽中的婴儿。他们看见以后，就把天使对他们论这小孩所说的事，传扬开了，凡听见的人都惊讶牧人向他们所说的事。牧人们为了他们所听见和看见的一切，正如天使向他们说的一样，就光荣赞美天主回去了。」(路 2:8-20)

世人还不知的，天主启示给谦卑的牧羊人了：那位自己将称为「善牧者」的，已经来到世上了！

第五节　耶稣生于那一天？

对于这件大事，我们是否可能给它决定一个有历史性一样确切的日期吗？这里，我们承认我们的无知。是的，这个日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习惯上它是公元的起点，一切别的日期都根据这个日期，可是这日期却最费猜疑。

耶稣的诞生现在用作公历纪元的起点，这当归功于一位西徐亚(Scythia 在黑海北，和俄属 Turkestan) 的隐修士，「侏儒」得尼(DionysiuT Exiguus) ，他在六世纪时生于罗马；他依据圣路加(路 3:1-2) 用六种同时发生的事件确立洗者若翰开始传道的时期的那段记述，作这样的推断：若翰在提庇留第十五年时开始宣告；耶稣的传道在其翌年开始。而圣路加 (路 3:23) 又告诉我们耶稣受洗时，年三

十岁左右。最简单地推算就是提庇留第十五年倒退三十年，就是罗马纪元七百五十四年（相传罗马城建立后第七百五十四年）：这数字就是一般所采用的。这位天眞的修士，没有确定黑落德的死亡及户口大清查的年代，就承认两件大事都是在七五四年以前的，并且坚持这一点。

事实可不是这样简单，首先提庇留第十五年似乎不是照奥古斯都的死亡，而是照他继承者接位的年代确定的。此外，「三十岁左右」这句话也并不是指基督的确实年岁。我们知道，照犹太的习惯，一个人要到三十岁才能公开活动；传福音的圣史很可能只是要标明他已经到了法定年龄，已不是一个未成年的儿童罢了。如果我们承认耶稣领洗是二十八年一月，那么「三十岁左右」的耶稣，至少应该生在纪

元前二年或三年。

可是，也许还要早一些哩！因为我们在福音中还发见别的关于纪年的指示。照圣玛窦传的福音(玛 2:1)，「耶稣生于黑落德王的时候」，这和圣路加(路 1:5，26) 说到洗者若翰的诞生期，及天使告知玛利亚的事都符合，而圣玛窦在叙述「贤士来朝」及「逃往埃及」时，也都重新提到。再者犹太史家约瑟夫告诉我们黑落德死于纪元前四年；这年代甚至还有一次月蚀的记载可以印证，犹太的史家约瑟夫还告诉我们这次月蚀是黑落德死后不久发生的，依照天文学家的计算，这次月蚀是在纪元前四年三月十二日。此外，我们又知道黑落德最后的几个月是待过美泉 (美泉 Callirhoe) 的浴场，又曾住在耶里哥；而「贤士来朝」时，黑落德正在耶路撒冷，那么他们的来朝至少当在纪元前五年，耶

稣的诞生大概应当是在纪元前六年。

在路加 (路 2:1-2) 经内另有一个计算年代的材料，就是若瑟和玛利亚奉命往白冷郡去报名登册的事迹。路加福音就说这次大清查「是在季黎诺(Quirinus) 统治叙利亚时举行的」。

历史家经过了精密的考证(可读章末附注 2.3：耶稣生年考。)，得到了以下的结论：因此我们可以说耶稣是生在纪元前八年至四年之间，很可能在六年。这点虽然不能绝对确定，但是对于耶稣的历史，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我们只要知道路加(路 3:23) 所说的「三十岁左右」就够了。

至于他诞生的日子，现在全世界都定为十二月二十五日这也只是从一个传统来的。第三世纪时，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肋孟(Clement of Alexandria) 主张是四月十九日；也有人主张是五月二十九

日或三月二十八日，在近东好久是定为一月六日；只是到三五〇年前后，这传统的日子才算比较确定下来。有些人想这日子可能与那密斯拉(Mithra) 神或「常胜的太阳」的节日有点关系。我们知道圣教会采用了不少古代异教的节庆作为公教的节日。教宗圣大额我略(Gregory the Great，590-604) 曾叫往大不列颠去的传教士们采用外教地方的风俗习惯，与以公教的精神。例如十一月一日的「诸圣瞻礼」的起源也是相似的。十二月二十五日用作纪念耶稣圣诞之后，就不再使人想起那伊朗的神，那供牺牲的牛，也不想起那克服黑夜的太阳，而是先知玛拉基亚说的另一个太阳了：「为你们这些敬畏我名号的人，正义的太阳将要升起。」(拉 4:2)

第六节　痛苦与光荣的预兆

婴孩耶稣诞生了八天，就照古教「法律」举行「割损礼」，这是祖先遗留下来的老习惯，从亚巴郎以来，以色列人民都把此礼作为他们和天主立约的凭据。未来的「施洗者」，若翰的割损礼，是在全家族的庆祝中举行的，当时天主的光荣曾照耀在他父亲匝加利亚的身上。至于耶稣，他生于旅途之中，这礼就举行的非常简单了。给他起了个名字，那天使所指定的那个，小小的仪式就算完了？这也不过是为服从「法律」罢了。

生了一个儿子，特别是长子，必须要行割损礼。依照「法律」这是父母的义务。雅威曾经规定：「凡是开胎首生的，都应祝圣于我，属于我。」(出 13:2，13) 用以纪念他所赐的恩宠：那

一夜，埃及的儿童都被杀死而他却使以色列的儿童免于大难。男孩奉献于雅威后，父母用五个「协克耳」(『协克耳』Siclus，按希伯委作：Shekel，五个『协克耳』约值九块银元。)价值的献仪赎回他来。

另外，梅瑟的「法律」又规定刚分娩的妇女必须赴圣殿取洁。生男的是在四十天内，生女的在八十天内，女人是不洁的。她还要供一祭礼：照她的财力，供一头一岁的羔羊或一对斑鸠或雏鸽(肋 12)。

为了尽这两个义务，玛利亚和若瑟就到耶路撒冷去。这里又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迹。这城里有一老人，是敬畏天主的义人，当若瑟玛利亚带着孩子来到的时候，他因圣神的告知，也来到了圣殿，混杂在人群中。他名叫西默盎(Simeon)：天主曾允许过他，在他未死之前，

一定要亲眼看见他所希望着的默西亚。他得到了天主的指示，知道了在玛利亚怀中的就是那「受敷圣油者」(参阅本书第一章第四节)，于是他就把婴儿接抱在怀中，热情洋溢地唱出喜悦的圣歌，这就是「主乎！令我安然逝世」，教友在临睡时及临死时那要咏诵这首歌，当作信赖天主的最高表示。

「主啊！现在可照你的话，放你的仆人平安去了！因为我亲眼看见了你的救援，即你在万民之前早准备好的：为作启示异邦的光明，你百姓以色列的荣耀。」(路 2:29-32)他刚才感谢了天主，圣神又启示他别的预言；他对玛利亚说：「看，这孩子已被立定，为使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和复起，并成为反对的记号——至于你，要有一把利剑刺透你的心灵——为叫许多人心中的思念显露出来。」(路 2:34-35)。这些话，

对于这位充满喜悦并带着天上圣诺的保证的母亲，显得多么奇异！西默盎的话倒写出了将来基督的眞相，比那天使告知的话，更表现出了默西亚的眞面目。西默盎的圣歌已预言耶稣是普世万民的救主，更遥远地描写出那幕悲剧的情节：以色列拒绝耶稣命，要和他冲突；在未来的十字架旁，玛利亚已站着，在那里流泪痛哭了。

此外，好像是来证实西默盎的预言似的，还有一个老妇人，名叫亚纳，系法奴耳 (Anna Phanuel) 的女儿，也得了圣神的默示，来到这里，并认识了这婴儿就是救世主。西默盎，亚纳，眞是神圣的人物，他们表现了古老犹太教的深切虔诚的精神，这些谦卑的人，不管法利塞人的烦琐细刻和撒杜塞 (Sadducees 古犹太之一种教派，否认有复活，来世及天使等事。) 人的矫揉造作，心中却眞眞实

实地怀着天主。

关于耶稣幼时的事迹，两部福音巧妙地彼此补充。圣路加的福音记述了奉献耶稣于主堂的经过，以及西默盎预言基督蒙难谶语。圣玛窦记载了「贤士来朝」的一段事迹，表扬了诸天之王，至上者的光荣。

「有些贤士 (Mag) 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才诞生的犹太人君王在哪里？我们在东方见到了他的星，特来朝拜他。」知道了照经上所记载的，这位预定要诞生的领袖，当生在白冷郡，他们就动身去。「看，他们在东方所见的那星，走在他们前面，直至来到婴孩所在的地方，就停在上面。」玛利亚和若瑟回到白冷郡以后，不再住在山洞里了，却是住在小村中的一间屋舍里。这些贤士「看见婴儿和他的母

亲玛利亚，遂俯伏朝拜了他，打开自己的宝匣，给他奉献了礼物，即黄金、乳香和没药。」(玛 2:1-12)

三位东方的富贵旅客，不远千里而来，俯伏在一个可怜的婴儿的摇篮前面，这是一个多么动人的景象呀！世上的一切权威，都匍匐在婴孩天主脚下，承认他的至高权威。贤士所贡献的三色礼仪，也是有象征的意义的：黄金表示他是一位君王，乳香表示他是一位天主，而没药表示他是一个要死的人。

各种艺术的作品，在许多细节上，都不根据圣玛窦的福音，甚至也不是根据那些外传，（外传在这一点上也特别显得谨严）都是根据近东的轶史传说。「贤士来朝」的传说，经过了许多世纪，简直成了纯粹的民谣。依照一般

的传说，贤士一共是三人，或者是表示人生的三个阶段，或者是代表三种民族：一个代表闪族，一个代表其余的白种人，最后一个代表黑种人。他们的名字就是：加斯巴，美尔基俄尔，尔亚泰乍 (Gaspar，Melchior，Balthazar)，这也是传说的名字。

这些从东方来的「贤士」，究竟是什么人呢？从第三世纪初，人们都跟忒滔良(Hertullan，第三世纪迦太基 Carthage 城学者思想锐利卫道甚力，晚年不幸流入异端。)称他们为「三王」，这无疑地是因为圣咏上说：「塔尔史士和群岛的众王将献上礼品，舍巴和色巴 (塔尔史士 Tarsis 所在地待考，或曰即迦太基，一说在今印度。西巴古地名 Sheba，在阿剌伯东南，今也门 Yemen 色巴 Scba，地名，在尼罗河流域。)的君王，也都要前来进贡。」(咏 72:10)。原来，这些「贤士」是拜火教 (Mazdeism 拜火教即祆教，行在波斯，教义主善恶二元。)的司祭，古代的玛待 (Medes 古民族，居波斯西，纪元前四世纪被居鲁士并入

波斯帝国。）人和波斯人都奉此教。他们构成一个很秘密的部落，照希罗多德（Herodotus 纪元前第五世纪希腊史家，为西方历史之鼻祖。）说是一个眞正的支派，他们过的生活是很严厉的，他们保持着祭祀处的火，研究着星辰的运行和梦，他们是很有权力的。当坎拜栖兹（Cambyses 居鲁士之子，继居鲁士为波斯王，在位七载，纪元前 529-521，征服埃及，性极残暴。）出征埃及时，有一位贤士曾自称为复活的皇帝的兄弟斯麦提斯（Smerdis，坎拜栖兹之弟，杀之，秘而不宣，奸徒多人，如 Gaumata 拜火教司祭，遂伪称斯麦提斯复生，乘机起事。），觊觎过波斯的皇权。在基督诞生的那时，即在帕提雅人（Parthians 古民族，纪元前 250 年，在今 Irak 建一强大帝国，公年 224 年国灭。Tobias Esther 多俾亚，犹太人，得天使辣法耳引导，在波斯结亲。见旧约多俾亚传）统治时代，我们无从证明这些贤士还保持着重要的地位。「贤士」这个名称，在那时毋宁是指研究天文学和占星术的人士，其中有好的，有坏的，有认眞严肃的，也有江湖

气的。圣经上所说的「贤士」，很明显地是属于高明的，杰出的一流的。

这些人的职业就在观察神秘的现象，他们大概曾听到过默西亚的诞生，因为犹太人曾把他们等待着默西亚的伟大主题，传布到整个东方，一直到那多俾亚及艾斯德尔 (艾斯德尔，犹太女子，居于稣撒 Susa 波斯王薛西斯 Assuerus 之后，当时首相阴谋屠杀犹人，艾斯德尔请于国王，犹人得免于难。见旧约艾斯德尔传) 冒险的辽远的波斯。他们可能知道天主勉强巴郎说的那许给天选民族的预言：「由雅各伯将出现一颗星，由以色列将兴起一权杖。」(Balaam 户 24:17)塔西佗 (TaciTus 罗马史家 5-120) 尽管是个骄傲的罗马人，也写着：「一般人都深信，照着古代的预言，近东将占上风，不久就会看到宇宙的统治者出自犹太」(见塔西佗所著：Histories ，罗马史记，卷 5，23 章。参阅章末附注 2.4：异星的问题。)。

第七节　黑落德的震怒

这一次贤士来朝，除了若瑟和玛利亚之外，在犹太还牵涉到另一个有关人物，这就是犹太的国王黑落德。这位年老的专制暴君，那时已经病了，正为了死亡的恐惧寝食不安，但是还逞他平日的激烈脾气，继续要保卫他在这小王国里享受的特别威权。那几位东方的客人到了他的城里，他也知道了他们是找寻什么的，于是他心里感到了深深的烦恼。他查问了并且断定了这婴儿当生在白冷郡，就叫贤士们到那里去找寻，叮嘱他们，如果找到了那婴儿就快快回来告诉他，他自己也要去朝拜他！贤士们访问了圣婴天主以后，却另取他道回去了，因为主在梦中吩咐他们不要回到黑落德那里去。

这是万全的措置。谁要阻碍他的前途，谁要使他猜忌，黑落德是一向毫不犹豫地会采取毒辣手段的。这个混血的贝督英人，生来是残酷的，简直是残酷成癖的。他曾亲手淹死他的内弟，可爱的阿黎斯托步罗(Aristobulus)，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大司祭。接着是另一个内弟若瑟，然后是八十岁的国王依尔卡诺(Hyrcanus II)第二，再后是他的爱妻，那高傲的阿斯摩乃族的(Asmoneans，即玛嘉伯王朝，祖名 Asmon，因此名为阿斯摩乃朝)玛黎安乃(Mariamne)，最后又是他自己的儿子，阿黎斯托步罗和亚历山大。他一只脚已经跨进坟墓了，还不肯放过另一牺牲品，他的第三个儿子安提帕特(Antipater)，就是在他死的前夕被他砍下头的。他在位的期间（从纪元前四十年到四年）全部是流血的惨案。除了个人杀戮之外，他也同样欢喜集体屠杀：有一次这位暴君要在圣殿的正

面放上一个大不敬的偶像——黄金的鹰——民众把它打掉了，就有四十个年青人被当作活火把，活生生地被烧死了，当他临死挣扎发狂时，曾命令把犹太教中主要的人物都杀掉，「为的是至少在他坟上也有些眼泪洒着」。

「黑落德见自己受了贤士们的愚弄，就大发忿怒，依照他由贤士们所探得的时期，差人将白冷及其周围境内所有两岁及两岁以下的婴儿杀死。」(玛 2:16)这一次「屠杀无辜」，完全是黑落德的本来性格。在白冷被杀死的初生婴儿的数目似乎不很大吧！这小村当时大约有二千人口。如果一千人中每年大约有三十个小孩诞生，除去一半女孩，（被杀的只是男孩），再算上正常的死亡率，我们可计算出大约被杀死了二十五个。这些为了默西亚而牺牲的婴孩，手执得胜枝，首戴致命花冠受到圣教会的热烈的

敬礼。

耶稣的得救是神奇的。主的天使向若瑟显现，对他说：「起来，带着婴孩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我再通知你，因为黑落德即将寻找这婴孩，要把他杀掉。」(玛 2:13) 若瑟听命，当夜就动身。

自从耶路撒冷被拿布高王毁灭后，犹太人被放逐在尼罗河流域的就很多；当巴力斯坦变成希腊属地时，他们的殖民地仍在尼罗河流域不断地扩张，大约有一百万人。有些甚至在梁托颇里(Leontopolis) 建了一座圣殿，据说是和熙雍的圣殿对立的。但大部份仍旧保存信仰，经常和他们在巴力斯坦的兄弟们联络来往，在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埃及大城，亚历山大帝所建，是当时有名的文化城。) 的犹太人（占全人口的五分之二）当中有七十

位博学宏士，曾为仆托肋米(Ptolomy II) 王第二的图书馆翻译了犹太的圣经，这译本就是所谓「七十贤士」(Septuagint，按法文作 8Septante) 的译本。

这次逃难，很自然的就是逃到那里去，因为那里有人会收留款待他们的。于是夫妇二人就带了婴儿动身，这几个可怜人的全部财产和希望都载在驴子身上。这驴子眞是不知疲倦的好牲口，四十公里的路为它并不算什么。他们循着队商们的足迹前进。那条路是尽量靠着海边的，因为离海边较远的地方是无法穿过的，那是一片黄沙，连一草一木都看不见；近海的地方则有草原，不过多些沙石，多些杂芜的荆棘。

至于留居埃及时的情形，我们毫无所知。在旧开罗城科普德(Copts，古埃及人的后裔，是当时埃及少数民族之一。

回教征服埃及时，该民族依旧笃守天主教信仰。）人的区域里有一个地窟，自古相传圣家曾住在那里。离开罗十公里的马塔列(Matarieh) 有一棵枫树，相传玛利亚喜欢去坐在它的荫下。这是一棵老树，四周有栅栏围护着，以防那过分虔信的人们前来采摘。据说这棵树有了二千年的历史，那是很可怀疑的。

无论如何，这次的留居并不很长。圣玛窦告诉我们，天使告知了黑落德已死，若瑟就率领玛利亚和耶稣回归巴力斯坦，但得知阿尔赫劳(Archelaus) 继承了他父亲的王位，就不敢在犹太居住，终于重回到加里肋亚。这是很聪明谨慎的措置，因为阿尔赫劳和黑落德差不多一样凶残，他一登了位，首先就屠杀了三千犹太人，黑落德死于罗马七五〇年三月或四月，阿尔赫劳马上继位。而三千叛乱者被杀的时期，正就

在他卽位之初。如果耶稣生于罗马纪元七四九或七四八年，那么他父母回故乡时，他大概已有八个月到十八个月的光景。

第八节　在纳匝肋的儿童时代

照圣路加和圣玛窦的记述，圣家在埃及停留了些时以后，就回到加里肋亚的纳匝肋。圣玛窦还补上一句说：「为了应验主藉先知所说的话，他将称为纳匝肋人」(玛 2:23，参阅章末附注 2.5:纳匝肋城考。)。

耶稣的故乡，纳匝肋，就是一个白色兼绿色的小村。位置在厄斯得隆平原的北部。它高高地好像悬在如波浪起伏的山坡上，全村居民现有三四千人口，它的街道和房屋和近东的一样。不过教堂，修道院和钟楼特多。它四周环

峙着高低和谐的丘陵，散布着白土墙的田庄；在橄榄园，葡萄园和麦田中耸立起一簇簇的黑色的扁柏。那里的花园中长满了百合花和马鞭草；在许多墙上还攀着富丽的蔓藤草。耶稣的幼年生活，就在这环景中度过的。在罗马的「温泉」博物院有一尊第四世纪时的古像，那幼年耶稣太可爱了：穿着长长的打襉的袍子，娴雅温静，太嫌矫饰了。他的外表像我们在巴力斯坦街道上遇到的那种犹太孩童，兴奋，活泼，穿的很单薄，赤着双足，脸上带着很聪明似有深虑的神气。

圣家的生活，曾有许多画家想探索其奥秘。这是一幢很平凡的小屋，全部只有一间，又充满了甜丝丝的橄榄油的气味，团团的炊烟也只能从门里出去；夜里，一盏泥做的灯，放在一座铁制的灯台上，或放在墙上凸出的一块

石头上，发出一点暗淡的光。根据各种考古学上的作品，现在的「鞠养堂」认为是若瑟鞠养耶稣的地方。这间小屋，如天使告知玛利亚的小屋一样，大部分是在地下凿成的。那条简陋的阶梯，现在已装上嵌镶细工，圣童从前就在那阶梯上爬上爬下。

他所受的教育也就是当时一般以色列的青年所受的教育。在那个时代，照犹太法典所载的，似乎有一整套的修业科目。教育的机关属于犹太教的会堂，主持者就是在信众集会中有权威的理事。在初级小学里，小孩子都围着一卷「法律」，席地而坐，同声朗诵着古经，直到完全背熟为止。在希伯来文中，「朗诵」和「学习」就是一个字。由于这种的教学，将来成人的耶稣才会显出他对于旧约的经文有深刻的认识。犹太儿童最初所学的是「托辣」，只

有「托辣」(Torah 就是「法律」，特指梅瑟五书。)，「托辣」就是「法律」。耶稣曾进一步求深造吗？他曾就学于纳匝肋附近的经师们的学校吗？一切文献对于这点都没有提到。我们只知道他回到家乡开始讲道时，显得比那些以色列的经师们(谷 6:2) 更有智慧，更透澈神圣的事理，他家乡里的人们都表示很惊奇。所以我们猜想耶稣没有进过别的高等学校。

这里还有另一个更细致的问题：耶稣究竟有兄弟姊妹一起生活吗？还是他是独生子呢？福音中屡次说到主的「兄弟」，甚至还提他们的名字：雅各伯，若瑟，犹达，西满(James，Joseph，Jude，Simon)，再加上姊妹的字样(谷 6:3)。但一般人的学说，都反对玛利亚在神奇的生了耶稣以后，又生了别的子女。天主教的教义确定玛利亚永远保持童贞。在生耶稣之前，之中，之

后，始终是童贞。天主教的教义说玛利亚在生耶稣之后仍保持童贞，这是基于古老的传统。客观地来研究福音，若瑟和玛利亚只有一个孩子，特别是三日失落耶稣的那端事迹（见下节），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印证，他们确实并没有别的孩子。耶稣一生中，他的本乡人总是称他为「玛利亚的儿子」。如果她另外还有别的孩子，耶稣在十字架上将死时，怎么还要把他的母亲托付给若望宗徒呢？玛利亚回答天使说：「这怀孕的事，没有男人怎么能成就呢？我实在不了解」。这句话似乎亦暗示着她愿意保持她的童贞。这里我们拥有不少很宝贵的论证。

「主的兄弟」这句话有什么解释？很简单地研究一下闪族(闪族 Semite，今犹太及阿剌伯人。) 的言语，就可以找到解答，在阿拉美文和希伯来文，

「兄弟」一字，指兄弟，异父或异母兄弟，堂兄弟，表兄弟，甚至还可以指近亲的兄弟。古经中有很多的例子，这「兄弟」一字都是广义的(见附注 2.6:新旧约上「兄弟」二字意义。)。

因此通常认为耶稣在纳匝肋的一间简陋的屋中，他和父母住在一起而长大，似乎很合历史事实。即使在他鞠养父亲若瑟死后，他曾和许多堂兄弟或表兄弟住在一起，至少他在幼年时总是和若瑟玛利亚同住，关于这一时期，我们所知的不多。「孩子渐渐长大而强壮，充满智慧，天主的恩宠常在他身上。」(路 2:40)这是唯一的一段插笔，就是叙述耶稣十二岁时的那几句。毛理亚(Mauriac，现代法国名作家) 曾指出：一个十二岁的犹太孩子，已经是出了儿童时期。同时福音圣史们无疑地也是这样看法。到了十二岁，以色列的少年就成为「法律的儿子」了；他就

当服从「法律」上一切大小规律，如果违犯了，就要受规定的惩罚。说耶稣是「法律的儿子」，还不止此哩！他是「法律」的大师，将来他要说，他是来「完成法律」的；圣殿讲道的那一个事迹，就是要表现这一点(路 2:41，50)。

若瑟和玛利亚，是虔信的犹太人，每年总要上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这一次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次带着儿子一起去的？一路上，犹太教民随着脚步的节奏合唱着古经中所载的圣咏：「我举我目向圣山瞻望，我的救助要来自何方？我的救助来自上主，他创造了天地宇宙。」(咏 121:1)「耶路撒冷！我们的双足，已经站立在你的门口。耶路撒冷建筑的好似京城，确是内部划一整齐的京城。各支派，上主的各支派都齐集在那里，按照以色列的法律称颂上主的名字。……」(咏 122:2-4)他们吃了羔羊，无酵

饼，尝了酒，苦菜和照着古时习惯的红色羹汤。当最后的「阿肋路亚」(Halleluia 希伯来人欢呼口号;天主教于弥撒礼节中屡用此语。) 歌唱完了，就又开始上路。

在走完第一天路程的晚上，若瑟和玛利亚在亲戚和熟人中到处去找他。在全程中他们早就没有见他，但想他一定和同去参礼的同伴在一起。他们很忧心忡忡地就又回到耶路撒冷去。费了三天的工夫，终于在圣殿里找到了他。在游廊下，经师们四周围着许多门徒在讲经。许多儿童也羼集其间，甚至也让他们发问。史家约瑟夫曾说：当他们还是一个顽皮的儿童时，就参加过这种辩论会，他竟毫无惭色地说：「司祭长们和城里的大人物都来跟他学习法律！」就在那里，在那些经师和贤人之中，若瑟玛利亚找到了耶稣。圣路加简单地说：「凡听见他的人，对他的智慧和对答，都

惊奇不止。」(路 2:47)

他的母亲也很惊奇，温柔地责备他说：「孩子，为什么你这样对待我们？看，你的父亲和我，一直痛苦的找你。」儿童天主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寻找我？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亲那里吗？」(路 2:48-49)可是他们没了解这句话的意义。这是很骨鲠似乎有些不近人情的话，就从这里第一次表明了耶稣对他使命的坚决，也已经表明了福音中那伟大的教训，凡是要跟从基督的人，一切人间的血肉关系，不管如何亲爱，都应当割断。「因为我来，是为叫人脱离自己的父亲，女儿脱离自己的母亲……；谁爱父亲或母亲超过我，不配是我的。」(玛 10:35，37)

第九节　隐居的生活

许多年过去了，到了将近三十岁时，耶稣才离开那隐居的生活，开始传道。关于隐居时代的事迹，我们毫无所知，只知道「耶稣在智慧和身量上，并在天主和人前的恩爱上，渐渐地增长。」(路 2:52)在罗马帝国的这一小属地中，最谦卑的犹太人是世人不会关心的。正如一个蚂蚁在蚂蚁群中谁也不踩理。历史上所记载的这一时期的大事，和耶稣圣童长大成人的事迹是毫无连带关系的。

那时巴力斯坦的人也毫不介怀罗马帝国所发生的事件。他们只知道远在罗马，经过几多混乱流血事变之后，有一个人已紧紧抓到了政权，并且知道奥古斯都很伟大很光荣。可是，老远的皇帝在家族的阴谋诡计中争夺皇位，以

及公元九年时皇帝的政权受到日耳曼大将阿民尼阿(Arminius，日耳曼大将。Varus 罗马大将，曾率兵征日耳曼人而失败。)的重重的打击，及未拉斯军团的消灭。这些事情对犹太民族有什么关系呢？当奥古斯都活到七十六岁，于公元十四年死了，以及奥古斯都的养子提庇留继位时，耶稣大概有二十岁了。奥古斯都这位全世的老君主，死后被视为神。对于一个虔信的犹太人，这不过是罗马人崇拜偶像的另一证明罢了。而这位新皇帝，把大权交给了凶恶的嬖佞塞哲那斯(Sejanus)，变本加厉地去侵略，屠杀他四周的人民，这正揭露出他们的野蛮暴虐。公元十九年时，进军来因的英雄日耳曼古(Germanicus，奥古斯都帝的曾孙，屡败日耳曼人，因此得名。彼时日耳曼与罗马帝国以来因河为界。出征近东，在小亚细亚的安提约基雅城 Antioch，为人毒死。)在安提约基雅神秘地死了。这消息是否从叙利亚达到了巴力斯坦，一直传到纳匝肋呢？

只有直接和圣地相关的事，才会引起犹太人的注意关心。公元六年，即耶稣在圣殿中的事件发生的那一年，黑落德的儿子，犹太王阿尔赫劳被奥古斯都所撤换放逐；罗马派了几个总督先后驻在犹太。那时耶稣三十一岁，并且即将开始作公开活动了，新来了一位总督，叫做比拉多，以后耶稣就是在他面前演出了那一幕悲剧。至于加里肋亚，当时是大黑落德的另一个儿子黑落德安提帕的封地，加里肋亚的犹太人对于这个一切模仿罗马风俗的小国王很不信任。他在湖边筑起了浮华的造孽的都城，提庇黎雅。公元二十八年时，他又离弃了发妻，和弟妇黑落狄雅(Herodias) 通奸。所有虔信的人都愤愤不满，并且低声地传诵着西乃的天主绝罚奸淫的诅咒。

在福音中，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猜测和耶稣

有关系，就是若瑟之死。在十二岁圣殿讲道时他还活着；在开始传教以后，他却不再出现了。有一很古老的传说：说耶稣十九岁时，若瑟就去世了。福音中给我们对于玛利亚的印象，也觉得她是一个已经没有丈夫的妇女了。并且我们很可以想象，她在纳匝肋的一间屋里，穿着寡妇的窄袍子，而在会堂里，依照「法律」，占据着做母亲的寡妇所坐的荣誉的位置。这位善良的鞠养父，已不在了，他知道在地上的任务已经完成，遂把自己交给天主。他已抚养了这孩子，正如他曾答应圣母要担负起他超然的天职；他可能也照样说过：西默盎的「主乎！令我安然逝世！」。外传中说这个义人临终时，有主的天使来守望，这也是很可能的。

他大概教给耶稣木匠的手艺，使他在这隐

居的几年中，藉以谋生。犹太人每一个都得会用双手劳动，甚至专门研究「法律」的人也不例外。经师希肋尔(Rabbi Hillel，Rabbi Schammai) 是劈柴的，经师霞玛依是木匠。耶稣是照着天主给亚当的义务，眞正像一个穷人那样靠劳动谋生。有一经师的规条说：「谁若不教儿子一种手艺，就是教他偷盗」。习俗叫做木匠的这种工匠，其实是会一切木工的工人；他也锯木作梁柱造平屋，也做牛轭，做驾车用的尖木头。做刺棒，甚至还做床，箱，椅子，粉柜及和粉器。希腊文和阿拉美文的「木匠」，是同时指细木匠，也指建筑师的。柏比尼(Papini，意学者，撰『耶稣传』。) 曾正确地指出：农夫，铁匠，泥水匠和木匠的手艺是和人的生活不可分开的，并且是最忠诚的，最有宗教情操的。

耶稣度的是穷苦的生活。他当然住在一所

很卑陋的屋舍里，和天使访问玛利亚及若瑟安顿他的一家的那种屋舍完全一样。他吃的也是加里肋亚人一般的食物，大麦面包，一点肉，鸡蛋，乳酪，蔬菜；而在佳节庆日，例如经师们所说的，吃点熏鱼。

从圣经中耶稣所说的比喻，我们也很可以了解，耶稣从来不接近当地的富人和权贵；他说到奢华的事物时，也如其他贫穷人三言两语说尽了。当他譬喻那遗失的银币时，无疑地会记起他的母亲，手里拿着灯，在简陋的屋子中找寻一个不见了的小银币，以及一找到，就高兴的情形。我们以后看到无上光荣的默西亚，背后跟着一大群人，那时，不应该忘记他这里的朴素的简单的生活影像。

耶稣就在这些穷人，这些湖上的渔夫，种

葡萄者，农夫和工匠之中，由少而壮。我们每个人总是和怎样的人接触，就成为怎样的人，耶稣也是如此。加里肋亚人是正直的，不像犹太省的犹太人那样讲究形式，心地很单纯，有点粗鲁。耶稣就借用了他们的语言，习惯，和言谈中的许多意象。他终身是老百姓中的一个，这老百姓有一种伟大的高贵性，能和众人一律平等。

他所受的教训，也就在故乡加里肋亚的土地上获得。他是小城市里的工匠，当然也得耕种一点土地。有一个传说，儿童都得牧羊。以后我们将看见，他在公开活动的时期，常常整夜退避到乡间山上去祈祷他的父 (路 6:12)。好像这种孤独的默想是他的一个老习惯，在这种环境之下，四周是另一世界的景象，灵魂由于周围环境的美，更容易和造物主密切结合。

从这据临着纳匝肋的高山上，可发现一个极可赞美的景色。厄斯得隆平原，像棋盘一样展开了一幅图案；棕色，赭色，褐色，以及各种深浅不同的绿色的图画。远远的地中海发出蓝色和银色的闪光。北面，赫尔孟山的凹处现出紫红色，在丘陵之上伸出了它白雪做成的王冠，在更近处，大博尔(Thabor) 山柔弱地躺在一张褪了色的绿锦褥上，伸出了它丰满的突出部分，圣热罗尼莫曾赞美过它的和谐和圆润。向南，撒玛黎雅的群山作一新月形，隐蔽着恩加宁(Engannin，撒玛黎雅的一座城) 和它迷人的情趣，在得卡波利(Decapolis，在巴力斯坦东部) 高山脚下，展开了一个深邃的山峡，其下沉睡着看不见的提庇黎雅湖，有时从那里升起了袅袅的轻烟。

整个加里肋亚给人一个富足美丽的印象，和犹太的严肃正可对照。那里的丘陵都很柔

和，土地亦较肥沃，看不见峻峭的石骨。雨量也较多，每年有六十公厘，比耶路撒冷，尤其比约但河下流河谷丰富得多。这里生活也比较容易。因此加里肋亚是耶稣喜欢的地方：他的童年，他隐秘的劳动的生活，以及他最初传道的成功，这一切都构成在加里肋亚的环境之中。而犹太则是他受苦的地方。在他长大成人的时代中，这本自然的大书用一种柔和可爱的声音向他说话，这一点很有关系。在全部福音中，这些印象的回忆永远是宛然在他眼前的。

在二十七年冬天的某一天，他就从这地方出发，前往伯达尼的浅滩，伟大的「施洗者」，已在那里等着告知他的前途，「有个撒种的出去撒种。」(谷 4:3)，种子将落在那里呢？



这是安杰利科(Fra Angelico)画的耶稣显现给两个旅行者的像。他以超然神情的注视。摄取了他们的心。耶稣岂不是也用着同样的神情注视过在海滨的宗徒们么？这注视充满着神秘的能力。他有一种神秘的能力，一下就看透他要召收的人的心，并且全部占有他们：安德肋，若望，西满及斐理伯和纳塔乃耳，以及撒玛黎雅妇人和罪妇玛达肋讷……多少人都被他那超然的神力一下抓住了。正如以后西班牙的神秘家们所说的：天主选取一个心灵犹如老鹰攫取麻雀」（第三章第二节）

第三章撒种者出去撒种

(第一章和第四章第六章的标题，都隐射着那有名的「撒种者」的比喻：「有一个撒种子的，出去撒种子；他撒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就被践踏了，并有天上的飞鸟把它吃了。有的落在石头上，一长起来，就干枯了，因为没有湿气。有的落在荆棘中，荆棘同它一起长起来，把它窒息了。又有的落在好地里，长起来，结了百倍的果实……」(路 8:4-8)。

第一节　敌手

在伯达尼，耶稣从他的父亲获得了表证，把他显现在众人眼前以后，照平常的看法，他似乎也该和洗者若翰一样，开始负起默西亚的天职来教诲群众了。可是在开始这庄严的举动以前。他还等了漫长的四个月。这段时期，可是说是准备和等待的时期。我们看到在他这期间所表现的姿态，都预告着他以后要完成的事业。几个具有特性的事迹，已稍微表示出他将来要表现的整个人格。这四个月的迟延，是否

不声不响地要让那前驱有时间来完成他的传报？是否因为若翰的伟大的呼声被迫缄默了，耶稣才起来说话呢？三个对观福音三部「对观福音」为圣玛窦，圣玛尔谷，圣路加所著。三位书中所述事情前后之次序大致相同故名，亦称「对观福音」，「共观幅音」。所叙述的那惊人的一幕，使人想到还有别的动机教他暂时隐遁。这一幕射出一道暧暧的微光照在深不可测的奥处，使人窥到在默西亚的人性的心中，活跃着天主性的心。

玛尔谷圣史用了很纯朴的笔法，把这深奥的心境总括起来：「圣神立即催他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里，四十天之久，受撒殚 Satan，天使之首 Lucifer，叛逆天主后，变为恶神 Satan 的试探，与野兽在一起，并有天使服侍他。」(谷 1:12-13)这长期奋斗中的经过，很明显地只有本人能说出来，才能传授给写福音的人。厄比奥尼派的伪福音说得很确定：「主告诉我们，魔鬼和他辩论并诱惑了

他四十天」。因此这番交战，似乎是很重要的。中古世纪的雕刻家，往往在大教堂的角落里，雕着纪念这幕情景的作品，他们深深地感觉到这情景的恐怖和神秘:无比纯洁的耶稣和污魔交战，「人而天主」情愿接受人的共同命运——受敌人的磨炼，在和他论辩中，显出他那钢铁般的意志。旧约中的雅各伯在那险境中，也曾整夜和一个看不见的力量角斗，直到黎明，才感到那是主的天使。梅瑟受雅威之命，重入埃及解救他的民族时，也遭到了类似的忧患。但梅瑟的，雅各伯的斗争，和基督的斗争，其目的有天壤之别呢！

约但河边受洗之后，接着想隐遁，在耶稣是很自然的。福音中不知多少次指出他离开群众独自去祈求天主。他的性格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日夜感到默祷的需要。他自己时常

「却退入荒野中去祈祷。」(路 5:16)耶稣……离开那地方，「私下退到荒野地方。」(玛 14:13)「在这几天，耶稣出去，上山祈祷；他彻夜向天主祈祷。」(路 6:12)对于神秘的灵魂，默祷和静默是活动的必要方法。

我们知道，从天主在西乃山上颁发十诫以后，高山是人和「至上者」相会的地方，但是我们也知道，从古以来，旷野就是恶魔出没的处所。肩负着以色列诸罪恶的那只公山羊，就是去送给这些旷野的恶魔的(肋 16，古代犹太人常用一山羊，象征本人所犯罪孽，驱之入旷野。拉丁文为 Caper Emissarius 意即「应放逐的山羊」)。四十昼夜正好就是梅瑟留居在山上的期间(出 34:28，梅瑟居于山上四十天之久，后接受天主颁布之十诫。)，也就是厄里亚走到曷勒布(Horeb 山名，在阿剌伯，巴力斯坦南部。先知厄里亚受王后依则贝耳 Jezabel 之压迫，逃入山中，事见列王传上 19。)山去用的期间；在今日的天主教，是「封斋」的期间。受了这

样长久而且严格的斋戒以后，人的虚弱的身体，实可感受到一切的诱惑。

古代传统确定耶稣所退居的四旬山(Jiebel Qarantal)，离耶里哥不远，是一座不发光的白粉石的山，一条急流，即凯德(Kerth)河，打开一条黑色的峡谷。有些东正教的修士，在它的山腰上建了一座很朴素的修道院。他们模仿五世纪时的隐修士在此隐居；在岩石中还可辨别出他们所居的小岩洞。这地方本已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出现过：玛加伯兄弟中最后的一个——西满。死在其中的城堡，就耸立于此。苍鹰翱翔，豺狼哀嗥，犹太旷野的景色以此为最凄厉。从山巅上俯瞰广漠的旷野，觉得它非常险恶，好像不是人间的。在一片黄沙之中，两条绿色的锦带之间，约但河蜿蜒如长蛇，闪烁似银练。北面，撒玛黎雅层峦叠嶂，烘托着满盖

白雪的赫尔孟山，漂浮在地平线之上。西面，在半月形的洼地中，只有密集的橄榄园，指出那里就是耶路撒冷。而向南，愈远愈是荒芜空旷，愈远愈多盐的闪光，直到沉入一个凹处，沉睡着那被诅咒的海的死水。

这一切自然都呈现在耶稣眼前:这死气沉沉的地方，这凄凉悲惨的景色。早上，他看到太阳从乃波(Nebo 山名，在死海东区) 山背后，没有曙光的前导，一下就跳了起来。晚上，在夜幕匆匆降临之前的苍苍暮色中，他悠悠地眼看那美丽的白昼静悄悄地消逝，留给人心无限的刻骨的愁情。在六个星期的彻夜祈祷中，他一定会感觉到阿剌伯的黑风，沙漠中的热风，从平原上一直吹到他躲藏的洞中，宛如听到魔鬼的啸吟，在向他提出问题。

关于这孤独生活中的一幕，我们所知道的只有这几节：经过四十昼夜的斋戒以后，耶稣饥饿了。

「试探者」就走出来对他说：「你若是天主子，就命这些石头变为饼吧！」耶稣回答说：「经上记载：『人生活不只靠饼，而也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

于是魔鬼又领他到高处，转瞬之间，把世界万国指给他看，向他说：「这一切权势及其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全交给我了；我愿意把它给谁，就给谁。所以，你若是朝拜我，这一切都是你的。」耶稣回答说：「经上记载：『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惟独奉侍他。』」

魔鬼又引他到耶路撒冷去使他站在圣殿的顶上，暗示给他说：「你若是天主子，从这里

跳下去吧！」因为经上记载：『他为你吩咐了自己的天使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不会屈服的耶稣，究竟回答说：「经上也记载着：『不可试探上主，你的天主。』」

于是魔鬼遂失了望且失败了，就离开了他，「立刻有天使前来伺候他」(路 4:1-13；谷 1:12-13；玛 4:1-11)。

在自命「历史的批评家」们的眼中，只是魔鬼出现这一点，就足够表明这事绝对不眞实，并且可断定它是神话了。有几位公教的神学家，虽然肯定「这些试探」当然是耶稣与魔鬼亲身的斗争，然而也认为引到圣殿顶上及山巅上的事迹，可能是一种「神觉」(见巴黎天主教神学院教授，耶稣会神父 R. P. Jules Lebreton，S. J. 所著：La Vie et l'Enseigne ment de

Jesus-Christ，Notre Seigneur，见注 2.4)。可是在这简短而富有戏剧性的对话中，惊心动魄地显出一个眞眞实实的「敌手」的存在，不但旦丁，圣多玛斯(旦丁 Dante Alighieri (1265——1321)意大利的大诗人，神曲一书为其杰作。圣多玛斯 Thomas Aquinas，1225-1274，天主教神学家兼哲学家。又着有神学集成（超性学要） Summa Theologica) 相信，却是连牛顿，巴斯噶 (牛顿 Newton，1642-1727；巴斯噶 Pascal，1623-1662，法名哲学家，辩护家。) 也都相信的。这「怪异的混沌之子」，哥德 (Goethe，1749-1839) 德名作家，着有悲剧浮士德 Faust 描摩撒殚的势力。) 也感觉到他在自己周围威胁着。陀斯妥也夫斯基 (Dostoevski，1821-1881，俄名小说家，在他所著的卡拉马助夫兄弟们小说中名伊凡 Ivan 者，他想象有一严厉的裁判官。) 的「宗教最高裁判官」，指出了「这三种诱惑支配着人类全部的历史，并表明了三种意象，整个地面上人类一切不可解决的历史矛盾，都可归纳到这三点」：肉体的欲情，权势的企图，及想超越死亡的狂傲；

人类一切疯狂的三个最强的动机，在这里都一一列举出来了。

沙漠中本来多奇形怪状的石块，尤其是那强烈的棕黄色石，有如面饼，好像故意在嘲弄那饥饿者似的。东方的远处，在乃波山和摩阿布山的背后，一望无垠的平原，也引人想到名震四海的帝国：如尼尼微，巴比伦，亚述，巴萨加提 (Nineveh，Babylon，Assur，Pasargadae)，它们都以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矜夸自尊。圣殿的顶是在撒罗满廊之巅，在克德龙(Cedron 圣殿与橄榄山间的山谷) 溪流上面的一块平地；一切的人连异教徒都许上那里去。每当犹太人的节日，罗马的兵士们就站在那里。它的围墙建得非常险峻，照史家约瑟夫说，谁从那上面往下看，没有不头眩的。至于那魔鬼依然像神学家那样悄皮地引用的诗句，取自圣咏九十一篇。这是歌颂全心依赖天

主的幸福的诗篇。

在福音的开始，就有这样一段插笔，无疑地包含着一个重要的教训。它在耶稣当众宣道的开始，开诚布公地发表他对于救世事业的所有的精神。天主是否要像世俗人用权势来在世上建立他的神国？默西亚是不是大多数以色列人所等待着的强盛的君王，胜利的征服者？不，这不是耶稣的精神。他拒绝了魔鬼的怂恿，不接受那世间的王国，也不从圣殿的顶上凭空跳下来作轻率的表演，也不把石头变成饼，已经指出了他毕生的志愿，他可以为别人的利益显许多奇迹，但从来不曾为自己的利益显过一次奇迹，将来他也不肯从十字架上下来。

这一幕，有的人以为不可置信，其实倒是

完全合乎人性的。天主子挺身接受了我们遇到的患难，表现出和我们中每个人相似。保禄在致希伯来人书信中说：因为耶稣「他既然亲自经过试探受了苦，也必能扶助受试探的人。」(希2:18)十六世纪有一位雕刻家在一个教堂的宝座上，刺着「受试探的基督」，在背景又刻着，在地堂中受试探的亚当和厄娃(Adam，Eve，见创 1-3)，这实在富有很深刻的意义。上述的书信中又说：我们「有一位伟大的，进入了诸天的司祭，……他不是一位不能同情我们弱点的大司祭，而是一位在各方面与我们相似，受过试探的。」(希 4:14-15)

圣路加在叙述完了这一幕之后，说魔鬼就暂时」离开了他(路 4:13“就离开了他，再等时机。”)。这「暂时」两字，可能就是圣路加要指出默西亚的一生，正如每个人一样，彻头彻尾应该斗争，在

橄榄园中(橄榄园，亦称:革责玛尼园 Gethsemani)，在那临死的晚上，我们可猜想到那「敌手」一定又重新出现。这一切和我们普通人多么相似!

经过了这样的试探，证明了他灵魂的力量，耶稣可负起默西亚的任务了：凡是要想作大事业的，第一步应该是先测量自己的能力。

第二节　在他的注视之下

当耶稣从山上下来，重回约但河边时，该是二十八年三月初。这个季节，耶里哥附近的麦子已经黄了。白天很热，而夜间还很冷。犹太人有句俗谚说：「三月天的早上牛发抖，中午要寻到无花果树荫下去松松皮」。在伯达尼附近的洼地中，热气已经开始熏蒸得使人难受。洗者若翰不久就离开这浅滩，到丘陵地带

的「平安之泉」去继续施洗。耶稣也没有在这里作长久的逗留。

可是在这短短的过程中，也有一段特别重要的插笔。只有圣若望 (若 1:35-50) 报导了这件事。圣传也很合逻辑的认为：这一页是耶稣爱徒深刻记忆的直接反映。他很深刻地记得，那彻底打动人心的神妙的一刹那：「人而天主」的目光注视着他。他很确切地指出这是在「第十时辰」，即午后四点钟左右；在犹太的最高地带，太阳已经将落山了。还有一个到浅滩上来的旅人，这就是加里肋亚的安德肋。他跟别人一同赶到约但河下流河谷来想听若翰的讲道并且领受他的洗礼。他本来和他的哥哥西满共同和若望的父亲载伯德 (Zebedee 雅各伯，若望之父，管理渔夫们，与其同时工作者有安德肋，西满。后改名为伯多禄即宗徒之长。) 等一起在革乃撒勒 (Lake.of Genezareth 提庇黎雅湖的犹太名。) 湖上捕鱼，

他已经把兄弟俩共有的渔船和渔场都抛弃了。他们已经听见那穿着兽皮的先知向群众高喊着悔改赎罪。当执权的人派遣代表来咨问洗者若翰是不是默西亚的时候，他们早已在那边了。

于是那天晚上，他们和老师在一起。一个人走过了，老师就指给他们说：「你们看天主的羔羊吧！」他们立刻懂得了这话的意义，并且知道这话是回答那些经师们的问题的，也正是他们自己所等待着的答复。六个星期之前，若翰为这个陌路人施洗时，天主圣神降临到他头上的那幕情景，伯达尼热情的群众大概还不曾忘记吧。先知的这两位门徒毫不迟疑，就跟着这陌路人走了。耶稣呢，看见他们跟随着走，就问他们说：「你们寻什么？」他们正如朴实的乡民，对于他们钦佩的人往往加以尊敬的称呼，说的话虽然窘迫，却流露出最纯洁的

感情：「拉比(拉比，按希伯来文作 Rabbi，意即老师。)——老师——你住在哪里？」耶稣说：「你们来看看！」福音书上只说，他们就到了他的住处，那一天就同他住在一起。但关于他们的心灵，是怎样一下就已经被他深深地吸引住了，这一页的下文以及全部福音证明的相当清楚。因此，耶稣当众一出现，就显出我们将屡次发现的那种神情：他有一种神秘的能力，一下就看透他要召收的人的心，并且全部占有他们：安德肋，若望，西满及斐理伯和纳塔乃耳(斐理伯 Philip，纳塔乃耳 Nathanael，他们以后都入了耶稣门，列为宗徒，事见后。)，以及那撒玛黎雅妇人和罪妇玛达肋纳 (Magdelen，亦称 Mary Magdelene)...多少人都被他那超然的神力一下抓住了。正如以后西班牙的神秘家们所说的：「天主选取一个心灵，有如老鹰攫取麻雀」。在受试探的那一幕中，耶稣人性的一面已显然表

出，而在召收初批的门徒时，则表现了他那双重性格的另一方面——天主的面目。

当他们遇见耶稣时，安德肋的哥哥西满没有和圣若望及安德肋在一起。他们遇见了西满时，安德肋就对他高喊说：「我们找到了默西亚...」。西满就马上叫他们领他到耶稣那里去。于是，福音中指出耶稣「注视」了他一下，就直截了当的对他说：「你是西满，将来你要叫刻法 (Cephas)。」(若 1:42) 「刻法」就是伯多禄，意即盘石。这话在当时很晦涩不明，几个月后才得到解释。基督一下就占有了这个人，比起初两个人的情形更深刻。只注目一看，他就把他鉴定了。他以最高的权威，改了他的名字。凡是犹太人都知道这是有很大的意义的。在旧约中，另题新名字，表示受了神圣的选择，将完成一种非常的使命。比如：亚巴郎改成亚巴辣

罕（亚巴郎 Abram，亚巴辣罕 Abraham，见创 17:5），雅各伯之改成以色列 (雅各伯 Jacob，以色列 Israel，见创 32:29)。在整个近东，埃及，加色丁 (Chaldea 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亚巴郎生于该地。) 等闪族的人民，在给人题的名字内，总是含有一种重要性，好像有奇异的力量似的。如果一个人能知道一个神的名字，那个神就算受他支配了。为犹太人，「雅威之名」是不能轻率妄呼的。在中国，一个人还有所谓「小名」，只有最亲近的人才能叫的。这一群门徒，就是将来的「教会」。西满一加入这集团，就受到一个特别的标记：「刻法」，这两个字眼含着一种神秘的力量，象征着他即是圣教会的「盘石」。

安德肋，若望与西满都和耶稣同是加里肋亚人。他在施洗者的门徒中挑选了三个同乡作为自己的门徒。他们就一起出发重回本省去。

到纳匝肋去，最近的路是沿着约但河北上，走近提庇黎雅湖八公里时便转而向西，穿过大博尔黄色山脊控制的那条阔道，全程共计九十公里。耶稣和三个门徒，就打这条古道进行，这是古来结队朝觐者鱼贯而进的熟路。那边有亚琪雷衣 (Archelais Sythopolis，在撒玛黎雅东部)， 史托颇里等邪教的城市，大不虔敬地建造着奢华的渎神的宫殿，甚至还有阿斯塔提 (Astarte，闪族所崇拜之女神；有许多城将此女神奉为城隍) 的偶像，眞使他们想起以色列民族所处的地位，实在难堪不过(以色列受外族的统治，各种异教相继传入；撒玛黎雅遂脱离犹太而独立。)。 到了大家要分离的十字路口，耶稣却继续陪着他们向湖的北面走去：那里就是他们捕鱼的地方。就在贝特赛达 (Bethsaida城名，在革乃撒勒湖北岸)城， 安德肋和西满伯多禄的故乡，他又添收了两个人，情形和以前几个人一样。

他遇见了斐理伯，就对他说：「你跟随我吧！」福音中关于这一幕只记着这一句。可是耶稣的召唤一定很深刻地一下就占住了这个新门徒。因为他转身就去告诉他的朋友，以一种归化者的热诚，居然挺身作一宣传员了。

「梅瑟在法律上所记载，和先知们所预报的，我们找着了。」（若 1:45）有人问他是谁，他回答说：「若瑟的儿子，出身于纳匝肋的耶稣。」对于这位刚才信仰的人，他只知道这一点呢。贝特赛达人很认识纳匝肋及其居民；纳匝肋离开贝特赛达只有半天的路程，是一个多山的小村，一点名声也没有。听众中有一个叫纳塔乃耳的，就反驳说：「从纳匝肋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呢？」他是加纳 (Cana，若 21:2) 人，（加纳离斐理伯指为默西亚的故乡纳匝肋只有二三里的一个小村）所以比任何人认识得更清楚。可是这位

新门徒很坚决，说：「你来看一看罢！」（若 1:46）

于是又展开了一幕短短的却是最神秘，也最耐人寻味的情景。耶稣一下又收服一个门徒。纳塔乃耳是一个正直的人，性格也许有点粗卤；智力锐利很会批评，但心里没有丝毫诡诈。和耶稣相见一面之后，突然有一种光明使他灵魂整个照亮了，他发现内在的愿望和期待而战栗，同时又觉得完全满意。耶稣对纳塔乃耳说：「斐理伯叫你以前，当你还在无花果树下时，我就看见了你。」这句话够了，他秘密的思想，他暗自萦怀的也许是痛苦的思想，被这纳匝肋人一下道破了。谁知道了我们心底的事，谁就占有我们，即使我们不愿，也得属于他。这一个启示彻底打动了这正直人的心，一种神圣的兴奋使他不禁就说：「老师，你是天主子，你是以色列的君王！」他虽如此直捷爽

快的说出此话，但耶稣要调节他过分的情緒，又对他说：「因为我向你说：我看见了你在无花果树下，你就信了吗？你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接着他又借着雅各伯(创 28:12) 梦见天主在梯子顶上预许他胜利的故事，第一次保证默西亚的诺言，说他自己将要衔接天地，以及其他超然事迹，将更证明纳塔乃耳兴奋地感到的那种神圣的惊奇，是确有理由的。

因此，从伯达尼到贝特赛达，耶稣三言两语便收服了五个赤胆忠信的人，他们一直跟他到死。这五位都是宗徒。若望福音称他为纳塔乃耳的似乎就是对观福音中的巴尔多禄茂(Bartholomew 亦作 Bar-Tholmai)，意卽「多禄茂之子」。五人中四个将是殉道者。凡遇天主注视的人往往一生盘根错节至于杀身成仁。

第三节　加纳的婚筵

在五位门徒中，西满，安德肋和若望三人似乎就留在湖滨，重操他们的旧业。也许他们还不曾了解，要度耶稣召唤他们的生活，必须断绝一切，不论职业或家庭，都不可阻碍他们勇猛前进。再过几时，这几位打鱼的人将成为「渔人的渔夫」了。

斐理伯和纳塔乃耳继续伴着他们的新老师。据圣若望传的福音，耶稣往加里肋亚省的加纳城去参加一个婚筵。这一段事迹，只有若望一人记载了(若 2:1-11)。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已经在那里了(游客们现今认为这奇迹发生的地方叫做 Kefr Kenna；这是一个富丽的乡村，四面有花园，有溪流。在大博尔和 Jermag 两山之间一个次高峰的斜坡上；巴力斯坦天主教的年青夫妇现今还到那地方去举行结婚礼仪。可是再往下还有一个地方叫做 Kir et Qana，现在在那里发现了一片废墟，这就使考古学家们各持己见，争论不休了。)。

加纳离纳匝肋不远，大约有十几公里。因此，耶稣在这里有亲眷朋友，那是非常自然的事，用不到纳塔乃耳这位加纳人的邀请(有人假设新郎就是门徒若望，新娘就是玛利亚玛达肋纳。中古的艺术家有的信以为是，便在新郎新娘的头上加画了一个光圈。)。

从贝特赛达到加纳的地势颇形倾斜。那湖在海平面以下二百零八公尺，而加纳则在海平面以上约五百公尺。路程相当长，少说也有二十八公里。愈往上走，就愈离开棕榈地带而到麦子和葡萄的地带，地平线也就愈见寥廓。在进入亚伯尔(Arbeel) 山峡之前，回过头来，可以观赏那深蓝的广阔湖湾的景色。约但河在芦苇之间，浩浩荡荡地流入湖中。赫尔孟山在湖面上反映着雪光。在春天，也不时有三五成群的赤鹤；展开淡红及黑色的翅膀，在长空中掠过。走完了那循着山脊的路，厄斯得隆平原便

展开在眼前，像一块闪闪发光的彩色地毯，谷物都正成熟了。暮春三月，在这地方眞是一个幸福快乐的季节，在雅歌(Canticle of Canticles) 中有这样的诗句：「看！严冬已过，时雨止息，且已过去；田间的花卉已露，歌唱的时期已近。在我们的地方已听到斑鸠声；无花果树已发出初果，葡萄树已开花放香。」在加纳，当这愉快的日子，大家都断续唱着这首雅歌的下文，作为贺新婚的诗歌：「起来，我的爱卿！快来，我的佳丽！我那在岩石缝中，在悬崖隐处的鸽子！请让我看到你的面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可爱，你的面貌美丽动人。」(雅2:11，14)

在犹太地方婚礼的喜庆仪节，繁多而冗长。一次婚礼可延长到三天或八天，视结婚者的家财而定。耶稣去参加的那个婚礼，结婚者

当是很有钱的人，因为那里备着为客人行洗水礼用的大量的水，并且还有一位管筵席的人。一般青年男女结婚总是在星期三，从星期三开始，至少该到最近的一个安息日。新娘坐轿到了新郎家，就在天盖下击碎一只「礼瓶」，在婚礼的幕布下交换誓词之后，筵席上的狂欢就开始了。平日向来朴素节俭的犹太人，在这种机会却喜欢奢华，不怕过度。丰盛的菜肴，有鱼肉，有野味，接连不断，每一个菜中都有大葱。从居住埃及以来，自若瑟的时代起，这已成了以色列人烹调的基础。他们喝的酒很多。在希伯来文，筵宴与酗酒是同义字，并不包含坏的意义。巴力斯坦土产的酒质极佳，含酒精成份很高，而葡萄是极为人所喜爱又是极普通的植物，耶稣自己就屡次拿来作他的象征，甚至说：「眞正的葡萄树就是我，种这树的园丁

是我父。」(若 15:1)

在喝那佳美的飲料以前先行祝福礼，犹太经师们会举出许多微妙的区别，对纯粹的酒该说：「祝福树上果子的创造者」；如果酒中有水就说：「祝福葡萄树果子的制造者」。在此次婚筵中，用的是第一种祝福辞。在那一天，关于用水的种种规则，都是用不到的。只有在洗洁礼中才用水呢。

宴会过了一段时间，酒没有了。主人没有充分预计好。耶稣也参与宴会，和众宾客同坐在厅堂中席上，看见他母亲向他走来了。女人总是眼光敏锐而精细的。玛利亚就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这请求是很审慎的。耶稣很懂得，可是他并没有答应。福音书中记载他的回答，是：「妇人，我们俩人管不着」。一个

本来很孝敬的儿子，在漫长的两个月分别以后，初次遇到母亲，就说出这样的话，是很使人觉得惊愕的。尤其在我们近代的语言中，这话更显得生硬而粗野，但在阿拉美文中并不如此，「妇人」一辞是绝对很合礼貌的。（厄里厄则尔(Eliezer，亚巴郎的仆人，至亚巴郎兄弟所在地，聘黎贝加 Rebecca （亚巴郎兄弟之女儿）为少主人依撒格的妻子。见创 24) 询问黎贝加的母亲时，用的就是这个字，而耶稣自己在十字架上时也是这样叫玛利亚。）他所说的那句话，我们听来觉得很刺耳，其实在旧约全书中就用过许多次(如:民 11:12；撒下 16:10；19:22；列上 17:18；列下 13:13)，意思是说：「你不管这件事情」。但无论如何，这拒绝的意义是很明显的，因为耶稣想着「我的时刻还没有到」。我们曾猜想他在公开显露以前，有等待一下的愿望，在这里就表现得很清楚。可是玛利亚并不就此算了，她对伺候的人说：

「他无论吩咐你们什么，你们就作什么！」她很了解她的儿子。

耶稣是否只因有感于主人的烦恼，就决定答应她母亲的请求吗？我们很难相信。怎么那种天主的能力只用来帮助世俗家事的忙？在这奇迹中显然是有象征的意义，那么究竟有无深刻的理由呢？或者，很可能就像传福音者供给我们的解释，当他看到这奇迹之后，他肯定地说：「他的门徒就信从了他。」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就是耶稣答应要显给纳塔乃耳看的那些奇事中的最初一件了。

在那家进口处有六口水缸，按犹太教律是用来行洗洁礼的，每一口可盛两三桶水。一桶约有四十升，这六口缸一共就大约有六七百升，数量很是可观。耶稣就对伺席的人说：

「你们把缸灌满水罢！」他们就倒满了水，直到缸口。他又对他们说：「现在你们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人吧！」管筵席的人尝了这水变的酒，不知是从那里来的，遂以玩笑的口吻责问新郎说：「人人都先摆上好酒，当客人都喝够了，纔摆上次等的；你却把好酒保留到现在！」

这是耶稣在加里肋亚的加纳城所显的第一个奇迹。如卡拉马肋夫兄弟小说中那温柔的阿莱莎(Aliosha，俄小说作家，陀斯妥也夫斯基所著卡拉马肋夫兄弟们书中人物，是作者心目中的典型教徒。) 所说的：「这第一个，是可爱的奇迹。是基督用来庆贺人类的喜乐的，是喜乐而不是痛苦！」圣若望本来很少记述奇迹，(一共只记述了七个)，却把这件事放在他所传福音的开头，因此他不会把这奇迹看成毫无意义。这奇迹很有自然事物的气味，正如基督一向所喜

欢的，很有人间的情味。因着耶稣的话，应声流出的酒，和加里肋亚的葡萄所酿成的酒是一样的，正如他后来用来变成圣体的饼，也就是平常每个人所吃的饼，这不是没有意义的，这奇迹似乎给了婚筵一种光彩，好像他在确定结婚意义以前就祝圣男女的结合。

这个奇迹可以说还有一个更深奥的意义。照圣奥斯定 (Augustine，354-430，古代西方天主教学术宗师。) 所下的奇迹定义，奇迹：「不仅是一件眞实而超乎寻常的事实，而且还是一种更高超的行为的象征」。整个圣传都承认变水为酒的奇迹一定有这个意义。耶稣的门徒，像斐理伯和纳塔乃耳，对于这个奇迹都有更深的感想：这里表现着默西亚要求不就是那圣神的水吗？

第四节　在耶路撒冷中

离开了加纳，耶稣就重回湖滨，到葛法翁(Capharnaum，亦作：Capernaum，若 2:12)城去，住了一个短时期。这或者是受了斐理伯的邀请，或者是他想再会见他的朋友西满伯多禄，安德肋和若望，或者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既是加里肋亚人，就宁可取道这山谷而不愿经过那不信主的撒玛黎雅地带到耶路撒冷去。他要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

耶稣这一次上圣城，以及在那里所发生的事件，是他最初所表现的一部分。这些事还一半被神秘的幕胧罩着，但于无意之中已让人看出了他默西亚的天职。这一下在「救世主」和以色列的圣城之间便建立了一种关系，这关系以后在加尔瓦略(Calvary，山名，耶稣钉死山上)山，更显出

强而有力了。又在雅威的圣殿和这样隐藏着神圣奥迹的肉身中建立了一种象征的和谐，将来复活中自可显明昭彰，因为复活的耶稣的肉身是完美的，永生的，新的圣殿，代替了那前头建筑的老圣殿。那老圣殿不过是「新圣殿」不完全的象征罢了。

在逾越节，群众都涌向耶路撒冷的盛况，好比大批教友朝拜奇迹发生的圣地的情景。例如在路德，或者更好是看一看印度教徒之朝觐贝拿勒斯(Benares，印度教圣城，在恒河边)，回教徒之朝觐麦加(Mecca，回教圣城，在阿剌伯，近红海)，还有各种大集团朝觐的情形。从东南西北各处，从沙漠的边境，从埃及的各城，从巴比伦，甚至也从小亚细亚的诸教团，信众，都涌向此地。接连几个星期，睡在幕帐底下。在那八天之中，他们这些奇形怪状的帐幕，布满了各处的平地，丘陵，以及

耶路撒冷城墙的周围。在凯撒勒雅港，尤其是约培(Cassarea Joppa （Joppe），今名 Jaffa，是巴力斯坦沿地中海的商埠。) 港口，当时就有眞正的海运事业，整船整船的朝觐者都在这些港口上岸;正如现今红海热他(Jedda) 港之运卸赴麦加的香客们一样。旅客们一接触到「福地」的神圣泥土，就俯身去吻它。照史家约瑟夫的说法，在七十年圣殿被毁之前一期的逾越节，可能有二十五万五千六百只羔羊作牺牲，如每一牺牲代表十个人口的家庭，那么当有二百五十万人。在这狂热的季节，他们眞像巨潮冲击着这神圣的山陵。

那时的圣殿，是大约半个世纪前，黑落德决定重修的。他修治圣殿，一面是要表现自己的豪华，一面是想讨好犹太人。撒罗满建筑的圣殿，本来是一个神圣的伟业;那被放逐的犹太人回来之后，就在那旧址上重建了一个，很朴

素，很平凡，这是被征服民族的作品。黑落德这位暴君也要建立一个，非常富丽堂皇，从奠基放下第一块石头起，一共费了四十六年，还没有完成，直到公元六十四年，即被毁前恰正六年，才算建造完竣。

黑落德的计划，非常豪华。这种爱华美建筑的豪奢之感，倒是他性格中少有的可贵的一面。他雇了一万个工人，用一万个司祭去做泥水匠，在圣殿的内部工作，因为俗人是不许进去的。他搜集了石头，木料，稀有的大理石及贵重的金属。在这大业中他运用了他的好大喜功的奢望及他的诡计，这是历史上一般承认的。新建筑的正殿就是照撒罗满的正殿重建的;但外部的建筑则大大地扩展了，在山坡上筑了巨大的基墙，使山顶的平面扩大了一倍。(现今那有名的每星期五犹太人对着「哭墙」(”Wailing

Wall”是古圣殿仅存的基墙，现代犹太人常来此痛哭凭吊的遗迹。)，就是黑落德时所留下的那基墙。)在这人工的台地上，有四层庭院，愈往上接近圣所就愈高。外教的人只能进「外帮人的庭院」，有一块碑(是后人发见的)指定了他们最前的界限，谁超过了就算犯罪；「妇女庭院」，是留为犹太妇女的;只有男人才能进「以色列人的庭院」;再往前那就是禁卫森严的「司祭的庭院」了。



人最多最热闹的地方是外教人的庭院。这巨大的空地，侧面有两条廊，在任何时候都是耶路撒冷人聚集交易及闲逛的地方。东面的廊叫做撒罗满廊，有一百六十二根大柱子，把整条廊隔成三部份，和意大利，希腊，小亚细亚诸城市中许多类似的廊一样，群众都喜欢到这些地方聚集。在逾越节，这庭院中人声杂沓，热闹非凡。白的，黄的，或缥纹的面幕，红色的无边帽和头巾，在这杂乱无章的人群中，可

看到罗马帝国及近东各地一切的奇装异服。虔敬的犹太人，在长袍上披着祭礼中用的白色幕布，幕布上饰以流苏，这流苏的结表示着主的最神圣的名字。他们要用肘子在人群中努力挤着，进到以色列人的庭院里去。

前庭(Atrium) 不仅是一个聚集的广场，同时还是银行，商场，杂货店，大鸽笼，羊棚，牛圈。这边是换钱的人摆上一张小桌子，把他们的钱币陈列在桌子上，以高利向朝圣者收进希腊罗马的「不洁」钱币，换给他们犹太的钱币，让他们可以用半个「协刻耳」的献礼，「赎回自己的灵魂」。那边又是肋未人(司祭)和更衣所的监守者，开办的小商店，贩卖作献礼用的盐，面粉，酒，香料和油，最碍人的是家畜，也都混杂在人群中。信徒们到了圣殿，首先要到司祭们办事的地方去买「印券」，价格

是随着他的财产及信仰而定的。有牛犊的「印券」，牡羊的「印券」，牝羊的「印券」和渔夫的「印券」。拿着这「印券」就到院子里去换一头牛犊，牡羊，牝山羊或公牛，当银号响了三次时，就拿来供牺牲，那牺牲是由司祭们自己卖的，他们就靠此为生，并且尽量推销，在讨价还价时，当然难免那种厉声叫嚣，甚至还有咒骂。今天麦加那「黑石头」(在麦加有一座小堂名Kaaba，回教徒最崇拜之灵所也，堂之西北隅藏有黑石，云系自天降下者。)周围的情形和这就完全一样。这种生意原来本是为虔敬的，但和虔敬的精神却极不符合。

我们知道一个虔敬的人看了这种景象，是不能不伤心的。先知玛拉基亚不是说过(拉 3:1-3)：主的使者要来洁净圣殿和肋未人的吗？匝加利亚不是也说过，默西亚来的时候，「在雅威的殿中，必不再有做生意的人」(匝 14:21) 吗？当耶

稣来到这些市侩中时，他觉得义怒填胸。他用几根绳索结成一根鞭子，就来打院子里那些卖牲畜的人，然后在廊下，他把桌子都推翻了，把钱币挥得满地滚去，甚至也鞭打那些换希腊钱和罗马钱的人。圣咏的作者曾喊过：「我对你殿宇所怀的热忱，耗尽了我」(咏 69:10)。这位纳匝肋的先知也可以这样说。「在上主圣殿的庭院中，耶路撒冷啊！即在你中间」(咏 116:19)，他已看见了这不合宜的事，而他是天主子，就不能容忍这个。

这一件事很重要地揭示出耶稣的心灵，他的活人的性格。他是一个人。他在这里感情不能不激动；他愤怒，他责斥，他鞭打，千万人都不在他眼下，他大无畏地提出抗议。这矫健的犹太人，叫我们起敬起畏。但周围的犹太人质问他说：「你以什么为凭，证明你可以这样

作？」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圣殿，我三天之内，必要把它重新建筑起来。」于是犹太人都耸耸肩膀表示不信说：「这座圣殿建筑了四十六年，你在三天之内就会重建起它来吗？」(若 2:18，犹太人的那个回答，供给一个在纪元上很宝贵的证据，更可证明我们所说基督之起始公开传教的年分是二十八年。黑落德开始建筑圣殿是他在位的第二十八年，也就是基督降生前十九年，这是我们从史家约瑟夫的著作中得悉的。由这年开始，顺序数到第四十六年，则是基督降生后第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无疑地他们都当他是个怪物，就转身走开了。以后，当耶稣受审时又屡次重提，这话才明白了；三天以内又将重新建筑起来的圣殿，并不是这个人声杂沓画栋雕梁的圣殿，而是天主降生所居的这个活的圣殿。这一点使我们对于默西亚，又得到一个更进一步的证实。可是福音中说只是到他复活以后，他的门徒才记起他当时所说的这些话，而这又更加强了他们的信心。

第五节　尼苛德摩(Nieodemus)

不久以后，仍在耶路撒冷，又显示了另一个关于默西亚的预许。接受了预许的是犹太人中的一个要人，一位公议会 (Sanhedrin) 的议员，他代表犹太民族的权威及其传统精神，他无疑地谅解了默西亚预言的意义。可是他没有神力改变自己的生活，服从这种召呼。这是以色列整个民族命运的象征。

圣若望福音记载着(若 3:1-15)：这尼苛德摩是一个诚实的善人，他有一种相当精细的道德感，知道应该取怎样的途径臻于完善。可是由于那些知识份子的恶习和「布尔乔亚」的矜持，一句话说穿，由于缺乏勇气，他没有走上完善的途径。他很有钱，犹太法典中曾夸大其词地提到这位尼苛德摩，说他可以把全部以色

列人养活十天。总之，他是豪富的，有地位的，受人尊敬的....。

他听到说有一位新的先知，他就希望和他作一次会谈，他也还是想在夜间来看他。谨愼是一种德性，一般「上流」人是很注意的。他拜见了耶稣。他很有礼貌，这是他们的规矩，他就问他。人们说他显了许多奇迹，从那些奇迹可有什么结论呢？如果全能的主不与他在一起，他是做不到那些的。「全能的主与他在一起」，这是一个有决定性的基本问题，一切虔信的犹太人都不言而喻的在想：他是否眞的是大家期待着的默西亚呢？他是否将要建立主的国呢？

耶稣一眼就看穿了这个人的心，知道在这人心中虽然看到一番好意，但是充满了虚伪的

形式，一般的俗见，可怜的懦弱。他的回答，就把问题转到新的另外一个境域：「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除非再生一次，不能见到天主的国。」

这里耶稣第一次提出了他的教义。「再生」或「由天上而生」，福音希腊原文有这两种意义，就是要整个的改变，全部革新，完成洗者若翰劝人悔改的志愿，对一个严格遵守法律的人，这是多么有意义的啊！犹太哲学家非隆(Philo，公元前二十年至公元五十四年，犹太哲学家，生于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城，治学主新柏拉图主义。)，曾教人让灵魂脱离肉体的羁绊，进入造物主的心中，并且说这就是「第二次的诞生」。而在那些「神秘的宗教」中(神秘宗教，按法文作Religions a mysteres，盛行于近东各国，后传入希腊及罗马帝国，教中除通行仪式外，尚有秘密教义，入教后才能学习。)，入教也就称为「再生」。但尼苛德摩可并没有想到那亚历山大里亚人的玄

思，也没有想到西培利神和埃西神(Cybele Isis 上述「神秘教教中」所敬奉之神。)的教仪。他很直率地只是问：「人已年老，怎样能重生呢？难道他还能再入母腹而重生吗？」耶稣确切地说：「所说的生并不是由妇人所生，从血肉所生的只是血肉。但圣神像母亲所生的则是由圣神所生的。」（若 3:6，“由肉生的属于肉，由神生的属于神。”）因为「圣神」在阿拉美文和希伯来文都是阴性字，这字也有「风」的义意。而圣神也诚然像风：我们不知道他从那里来又向何处去；他随心所欲，要吹到那里就吹到那里，要停在那里就停在那里，人也看不见；然而它的效验又多么明显！使灵魂改变的是他，给人新生命的是他，给人事奉天主的力量的也是他。这道理不是在经上记载着的吗？一位以色列人的经师岂能不知道？

于是耶稣的口气突然变得像不是只对这位

公议员说话，而是对等着启示的人类说话了，在这诚实而胆怯的尼苛德摩之前。展开了一个超然的，不可思议的境界。这位正在那里和他说话的人，就是自天遣来教人再生的，这一点他明明地说过了，可是尼苛德摩是否置信呢？在一个虔敬的犹太人看来，这默西亚多么令人迷惘，太不像众人期待仰慕的那一位了！可是尼苛德摩默不作声。那个再生的境界太美妙了，他不明了。耶稣就进一步又暗示给他说：福音本来首先是留着给这些人的，他们却不肯信；最简单的奇事就使他们迷惑了，那么，他们看见了更高超更奥妙的事物，必将摇头拒绝了。这「天选民族」的悲剧，已在这里露骨地表示出来了。

可是不要紧，救援的种子不是单单种在那有意装聋作哑的人的心里。在一段很长的自白

中，耶稣亲自给我们解释了。他好像预先把全部福音概括地启示了。「人子」来到了世上，他是降生成人的天主，至尊者的独子，他来拯救众人，他是来拯救人的，并不是来审判人的。梅瑟以前在旷野里曾保护他的民族免受毒蛇的毒害(户 21)；这新来者也将带来救赎和安全的保证，因了他，光明将与黑暗分开。眞理将如光那样照耀。跟随他的人将得永生。这就是「新生」，就是由圣神而再生的意义。

福音中没有提到尼苛德摩的回答，但他既不在宗徒之中，我们很可猜想他并没有向耶稣投诚。他眞像我们中的一个，虽然身为正人君子，却受了世俗虚荣的阻碍，大事当前，就迟疑退缩，不能作果断的决定，然而这夜间访主的一幕将永远深深地刻在他的记忆中。这位先知白白地呼召了他，因为他的心中别有所爱。

但是他对于这位先知永远保持着尊敬和爱戴。有人阴谋陷害耶稣时，他就敢提出辩护 (若 7:50)；在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后，有人把他的尸体卸下来预备埋葬时，他也带了一百斤沉香和没药来殡殓他(若 19:39)。尼苛德摩总是一个有善意的人，据古老的传说，他曾领了圣伯多禄的洗，并且为基督殉道而死。这个夜间的访问在福音中有特殊的重要性，耶稣就乘此机会总括地提出了他的教义和他的天职。

第六节　「他应该兴盛，我却应该衰微」

隐约宣告的时期已经结束。耶稣「人而天主」的双重性格已经显露表明，他的教义的前题已经提出，他德能伟大的最初证据已经昭彰若揭，他的死亡和复活也已经预告。同时还有许多其他的事迹继续对着他的命运的一定方向

展开前进。

当耶稣在耶路撒冷时，前驱若翰仍继续为群众施洗。据若望福音的记载 (若 3:22-30)，他「在撒林附近的艾农 (Ainon ofSalim) 施行洗礼，因为那里水多」；通常认为这场所就是离史托颇里不远的一个泉源。艾农按阿拉美文解释泉水，「撒林」解释平安。这地方拣选的不错，很有象征的意义。耶稣离开耶路撒冷以后，也去施行洗礼 (若 4:2)，但实际上他让他的门徒在他面前为人施洗，而自己并不动手，因为因圣神施洗的时候还没有到 (若 7:39)。将来基督死亡了，并享受了天荣之后，这时候才到。

这两群人大概彼此相隔很近。前驱的门徒已猜疑了耶稣的行动。这里就开始表现出了一种冲突，一种阴谋。凡在伟大人物左右的人

们，都有这种心理，拥护自己的师傅的至高权威。一个受了耶稣洗的犹太人大概走到若翰的门徒那里去争论辩驳：谁的洗礼更有效验。若翰的门徒就去请教于他们的老师。这「施洗者」常在谦卑中表现出他的伟大的人格，他就回答说：「若不是天主赏赐的，人什么也得不着。你们可以证明我曾说过：我不是基督，却是被差遣作他前驱的。娶新妇的是新郎；但是新郎的朋友跟随他，听见他说话，觉得非常欢喜；同样我极其欢喜。「他应该兴盛，我却应该衰微！」(若 3:27-30)这是非常高明的言语，眞配合着他那种伟大的性格。他素来谦冲退让，忠心从事天主指定给他的艰巨职务。他曾经宣告过：他不是众人所期待的默西亚，他不配替他解鞋带子。现在他又把自己的职务比拟于「新郎的朋友」或「伴郎」。在犹太人的婚礼中，

伴郎替新郎筹备一切，非常忠心，丝毫不为私利企图。他甚至预言自己将趋隐灭，使这新来者可得到完全的光荣。这些话会使人满腔的热诚沮丧消失，觉得有点儿丧气。然而谁听了这些话，仍旧必信必忠地归依他，一直到底的，更令人钦佩叹服了。我们知道有些人在他死后还仍旧遵守他的教义，圣保禄在厄弗所曾亲自遇到他们 (宗 19:1-7)。

「他应该兴盛，我却应该衰微」。不久以后这话有了一个悲剧性的意义。在二十八年的春天，加里肋亚的国王黑落德安提帕从罗马回来了。他到罗马是做什么去的呢？是不是再度向那疑惧不安的皇帝陈述自己的忠心不贰？是不是去见与他朋比为奸的塞哲那斯 (Sejanus 皇帝宠臣，手段甚辣，杀死的人不计其数。)，在他二人的阴谋上取得更紧密的连系？或许是依照他本家的传统习惯到皇

帝前去密告罗马总督比拉多？他住在意大利的那些时候或许心中感到了不大快乐。自从专制的皇帝到了加布里 (Capri 那不勒斯海湾一小岛，岛上建有皇帝行宫。)，朝廷有如一个失去了灵魂的躯壳，终日受着足致人死的猜忌和告密的威胁。犹太富人集团和罗马贵族有来往，同样，也藉着提庇留皇帝的儿妇安多尼亚 (Antonia) 和皇帝的宗室有来往。当时，这个集团忧惧地访问大黑落德的孙子阿格黎帕 (Agrippa) 突然失宠的事件：阿格黎帕突如其来地被放逐监禁在亚细亚玛拉太 (Malatha) 的城堡中去了。同时，罗马城中的柯利乌 (Coelius) 区，遭受了火灾，全区荡然无存，因此正在慢慢地重建，全区好像一个建筑场，这在游客看来，觉着十分凄凉。至于那皇帝，虽然黑落德安提帕曾到那幸福的岛上去朝见了他，却很可怀疑究竟得到了些什么。无论如何，他

的谗谤未能使皇帝罢免了总督。史家约瑟夫曾记载着，凡来请求调换一个苛吏或贪官的，提庇留就用这种讥讽的话来回答：「一个过路人看见许多苍蝇在咬一个受伤的人，谁把它赶开，以为是帮他做了一件好事。而那可怜的受害者却对他说：喂！朋友！我来求你不要让他们去吧！因为你若把它们赶开了，别的更没有吃饱的又都来了，我更受不了啦……」。

黑落德安提帕还有一种有力的动机，要赶紧回巴力斯坦。从若干时以来，他就爱恋着黑落狄雅。她是大黑落德和他曾尝狂爱而后杀死的妻子玛黎安乃的孙女，她是阿黎斯托步罗和贝勒尼切 (Berenice) 的女儿。阿黎斯托步罗同样也是被大黑落德因同样的事件所处死的。贝勒尼切当时住在罗马，黑落德安提帕就刚拜见了她。黑落狄雅由于祖父的意旨正当童年就嫁给

她大十几岁的舅父黑落德斐理伯第一 (Herod Philip I，大黑落德之长子，次子名黑落德安提帕，三子名阿尔赫劳，四子名黑落德斐理伯第二。谋杀耶稣者乃大黑落德。)她出嫁已经有三十四年了，这个女人和她本族人一樣，虚荣心很大。很久以来，就讨厌她那既不媚人又无手腕的丈夫。他又不是王侯，连个大司祭也没有弄到，因此黑落狄雅愈来愈羡慕她的小叔子，黑落德安提帕，他是仆从如云的国王，正在美丽的湖滨建筑好了华丽的都城提庇黎雅，并且豪华地挥霍着他自己铸造的印着棕榈的金钱。

黑落德安提帕虽然对她钟情，也许还并没有完全迷恋。但环境对黑落狄雅的计划很有利。黑落德安提帕的妻，是一位阿剌伯的公主纳巴泰 (Nabatheans 阿剌伯北部民族之一) 人国王的女儿，舆论指责她的丈夫有了外遇，她便自动地回到她父亲的地方去了。那地方就是培特勒 (Petra)，是

一个红色的奇幻的城市，孤独幽静地在四围岩石的当中。黑落德安提帕在当时也许就已看到这决裂给他的危机；八年以后，就由此引起一场战争，黑落德安提帕吃了他那位前岳父一次惨酷的大败仗。可是，受了情欲的怂恿，他就不放过这个机会，离弃了他的妻子。至于黑落德斐理伯，永远是个老实人，毫不迟疑地就给了黑落狄雅一封休书。

在巴力斯坦，对这件乱伦的事大兴谤议。照「法律」说，这是眞正的淫乱通奸 (肋 18:16；20:21)。洗者若翰因为永远忠于他先知的职务，就去找到黑落德安提帕，对他说：「你不许娶你的兄弟的妻子！」从前纳堂 (Nathan，古时的一位先知) 来谴责达味，不许他娶乌黎雅 (Urias 达味的大将，妻美，达味遂设计害死乌黎雅夺其妻。) 的妻时，达味并没有把纳堂监禁起来。但这位提庇黎雅的小国王没有那样高

尚的资格，不肯悔改赎罪，就把来指责他的人关在监牢里了，省得再听他逆耳的声音。福音书这样解释了若翰的被捕(路 3:19；玛 14:3-5；谷 6:17)。史家约瑟夫似乎指出这事还有政治上的原因：这王侯看到民众都聚集在若翰的周围，并且听他的道理而有感于衷，深恐他利用这种势力煽动人民叛乱。撒林的泉水在史托颇里的一个自由城市境内，要逮捕他必须先把他引到加里肋亚或培勒雅，然后才可下手。

洗者若翰被监禁的地方在黑落德安提帕领地的最南的边境，和纳巴泰人的交界处——玛吉隆德(Macheronte 死海东的要塞) 碉堡内。在现今它已是一片雕零的荒地了，在摩阿布丘陵起伏的盆地中。这山脉向东无限地延长，直到阿拉伯沙漠，向西则是急骤的峭壁巉岩，底下有一道很深的壕堑，就是死海。以前在那里的城市，多

赖队商们的贸易，现在只留下一道乱石的堤，废墟的瓦砾，一个敬奉太阳的殿堂的基础。但在邻近那些圆锥形的人迹不至的丘陵上，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碉堡的遗迹，若翰大概就在其中舍身殉道。在最高处的碉堡，有一百公尺的直径，高据在其他建筑物至少一百五十公尺以上，围墙的墙脚还历历可见；在内有一个很深的井，一个水池，两个望楼，至今依然犹存；在一个塔中，还可以看到一个一个钉那用以缢杀犯人之铁索环的小孔。

就在这监牢中，洗者若翰被拘留了十个月。他似乎并没有受到虐待；黑落德安提帕对他也心有不安。圣马尔谷传的福音告诉我们：黑落德安提帕尊敬这位先知，并且保护他的生命，甚至秘密地差人去请问他(谷 6:20)。他逮捕他，是因黑落狄雅的提议。若翰的门徒，有几

个也得到准许去伴随他。在城墙上面，他也可以随意看看景色；死海在一千二百公尺底下，像青天倒进深渊的底里去似的；在远处，是一片金黄的沙漠和灰褐的荒原；向北，他一定也瞻望过了那乃波山，清清楚楚地如一片云彩漂浮在地平线上一样。梅瑟死前，就曾在这山上依恋地注视着他不得亲到的福地(申 34)。洗者若翰，也效法这位古教里的前驱，自己隐退让另一位来继续完成天主的使命。「他应该兴盛，我却应该衰微」。他已把自己的一切很驯服地托付给天主了。

第七节　撒玛黎雅妇人和活水

前驱的被捕，使耶稣决定离开犹太省而回到他的本乡去。他听见了「在法利赛人中有谣言说：耶稣的门徒比若翰的还多。受耶稣洗礼

的人比若翰的也多」(若 4:1)。基督公开的使命还没有开始，而这短短的两句话，已让人猜到他的处境，是如何遭人猜忌和排斥，但正面抵抗的时期还没有到，耶稣就离开了耶路撒冷。

他回加里肋亚，取道丘陵地带，不走约但河流域，这是什么原故呢？我们不知道；也许只是为避免那种暑气，因为从五月起，这河谷中暑气蒸发，燠闷不堪。就在这条路上，发生了福音中最美丽最重要的一个事迹。这可说是一个转捩点，耶稣初露头角的时期就此结束，以下就进入公开传教的生活。穿过地势较高的贝特耳，舍根(Sichem 亦称:西加尔 Sichar)，撒玛黎雅城，恒戛宁等地，路上也有崎岖不平的和阳光炙人的地段，但旁晚总有几阵凉风。路上堆积着的尘沙，在旅行人的脚下好像铺了一条柔软的毡毯，因此使人的喉咙觉得像在慢慢地发烧。从

耶路撒冷经过这条路到提庇黎雅湖，至少得三天工夫。

耶稣为什么要挑选走这条路呢？平常犹太人决不轻率地，必先再三考虑后才取道撒玛黎雅。那时，逾越节已经过去很久了，那些撒玛黎雅人不至于再像在节期那样，沿途伺候着往耶路撒冷去朝拜的人，见着了就恶言相骂，或故意恶作剧。

在犹太人和撒玛黎雅人之间，久已彼此敌对，结下难解的仇恨。两族人是在九三五年时分裂的，那时撒罗满刚才死，犹大支派成立了一个小国（在南方）而众支派中大部分也组合成「以色列王国」（在北方）。由于宗教及政治上的问题，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很迅速地日趋恶劣化。北方的人一时曾想自己也有其固有的宗

教：崇拜两个金牛，据他们说就是代表雅威的。然后，他们的国王敖默黎 (Omri)，倒是很聪明的，就另外挑了一个地方来建立都城，和熙雍竞争对立，这就是撒玛黎雅，它建筑在一个最高的山顶上，可以统览全国，越过一带广阔的半月形的丘陵，还可以看见西边海上的落日。当七二二年，撒尔贡(Sargon 亚西利亚（亚述）王，据以色列人至亚西利亚国)，亚述国王，把它毁灭之时，那不敬神的阿哈布王(Achb，以色列的昏君，且不敬主。) 的城市，那可恶的依则贝耳皇后的城市，丝毫没有引起犹太人们的怜悯与同情。但不久更大的恐怖就连一接二的来了。亚述人把以色列人终身放逐了以后，不是就把帝国各处找来的大堆民族移殖到这国度里来吗？在崇拜「唯一的神」之外，竟混入了多种偶像的崇拜。当犹太人被逐放回之后，信仰更不可动摇，他们就和这些不洁的

撒玛黎雅人断绝了一切来往，把他们当作异端徒还不如，撒玛黎雅也屡次阴谋报复，最后，在厄斯德拉的时候，一个耶路撒冷的司祭和圣殿断绝了关系，就到撒玛黎雅去，在革黎斤另建了一座圣殿来和眞天主的圣殿对抗。从那时起，撒玛黎雅人对犹太人尽量施其攻击的伎俩。在公元六年左右的一次逾越节，他们就拿骷髅挂在圣所中，玷污圣地。眞正忠诚的犹太人之所以怨恨黑落德，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一二八年依尔卡诺把撒玛黎雅毁了之后，黑落德不让它就成废墟，却很奢华地把它重建起来，名之为奥古斯都(Augusta 亦称赛巴斯特 Sebaste 本来的名字是撒玛黎雅。)，或赛巴斯特，这城市的名称至今还保存着。犹太的经师们说：「撒玛黎雅人的水，比猪血还骯脏」。一个犹太人要问撒玛黎雅人讨水喝，一定是渴得要死了。

第二天，越过了五十公里以后，耶稣和他的门徒到了舍根附近。这是留有「族长」和「民长」(Judges，古犹太民族英雄，率领民众抵抗外族。圣经中有一本书叙述彼等所作的一切事。见本书圣经目录)们的古迹的地方。在这里，雅各伯曾把一块地给了他的儿子若瑟，若瑟就葬在这里；若苏厄也曾在这里庄严地召集过天选民族，让他们宣誓效忠于天主和他们所立的约 (苏 24)。这里也是胜利时代，以色列的首领阿彼默肋客 (Abimelech 民 9) 的都城，在虔敬的犹太人心中，这些已成了辛酸的纪念。那历史上的古域海拔五百七十公尺，位于厄巴耳(Hebal，山名，在撒玛黎雅省内，位于革黎斤山之北。) 与革黎斤相会的峡路上，二千年以来就留着一个半死半活的村鎮。这地方已不叫舍根，而叫西加尔了，居民已经都移到山谷里去住了。这地方在休斯巴仙(Vespasian 罗马皇帝，六十九年即位，七十九年卒。) 的时代手发展起来，改名为

夫雷维内亚波里(Flavia Neapolis，今名:那布鲁斯 Nablus)，以后又改名为那布鲁斯；一九二七年被地震摧毁了大部分，重建得很苟且敷衍，现在只是一个很平常的小村了。唯一的特点就是撒玛黎雅异教徒的后人，构成了一个一百六十人左右的小教团。

若望福音说到这里的风土人情，非常确切，因此批评家勒农(Renan，1823-1892，法国史家，不信耶稣是天主，着有耶稣传。)说：「只有一个巴力斯坦的犹太人，曾经时常经过舍根谷口的，才能写得这样」。福音上记的时刻也是同样确切。当队商到达上西加尔去的山脚时，正是第六时辰，正午左右，是天气最热的时辰。

厄肋玛革内(El-Makneh，撒玛黎雅中部高原。)平原的麦子已经收割起了，到处是一片蝉噪声，在那些老

石桥下，溪水都已干涸了，只有一堆一堆的石块，其中蹩蹩扭扭地开着夹竹桃。耶稣已经旅途劳顿了，当他的门徒进城购买食物去时，他就坐下休息。那地方有一口井，很古老，珍为国宝，相传就叫「雅各伯的井」(相传该井为雅各伯所掘，为飲其所畜之牛羊。)。在它的旧址上，现有一座未成的教堂的空架，这是一九一四年前东正教徒(Orthodox Church，始于东罗马帝国，信仰与天主教同，但脱离罗马教宗而独立。)建筑的，三十年来几乎放弃无人过问了。有一个洞穴藏着这口井，东正教教士用辘辘放下一个盘子，里面装着蜡烛，可以照见这黑洞的深度（三十二公尺）。在那井旁，耶稣曾讨了喝过的水还在闪闪发光。

在干燥地方的游牧者都爱井，对于井的故事都有无限甜蜜的回忆。在那「纳曷尔(Nahor，亦作：Nachor，亚巴郎之弟，其女黎贝加适亚巴郎之子依撒格。)的城」的井

旁，亚巴郎的仆人遇见了黎贝加，将来就是他少主人依撒格的未婚妻。雅各伯也是在一口井旁看见辣黑耳领带羊群来飲水，就爱了她(创29)。「井，涌出水来！你们应对它歌唱！这井是领袖挖掘的，是民间的贵人，以权杖和棍棒挖凿的。」(户21:17)在梅瑟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歌，在近东，天热的时候，只要有一点一滴的水都是好的；在水管或水壶里的清水，简直是琼浆玉液，令人觊觎不止。当「泉水的主人」一转开封井的石头，妇女们头上顶着瓮，就赶紧下去汲水。耶稣就对这样来汲水的一个妇女说：「请给我点水喝吧！」这一请求，在我们看来似乎很自然，但照当时犹太人的习俗说，却是有点儿异乎常例，几乎是很冒失的。首先，犹太经师们曾严明地告诫人，不许当着众人和一个妇女说话。如果是在街上，连对自己的妻也

不能说话。要是在客寓中，对自己的姊妹或女儿也不能说话的。「因为别人要说闲话」。其次，最会引起别人议论的就是：怎么一个眞正的犹太人，一个忠诚信主的人，能和一个不敬主的撒玛黎雅女人说话呢？这是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我们将看到耶稣不顾一切打破那种传统习惯。那些习惯，虽然似乎是很可尊重的，但不过是犹太人排外主义的表现，所以耶稣理应弃绝。

这一幕情景，圣若望记述得异常生动。女人说：「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黎雅人，为什么你向我要水喝呢？」这女人很稳重，她并不是轻佻，她知道应该怎样回答男人的话，她口气中略带点儿傲慢。但耶稣并不为这种口气所难住，就说：「你若明了天主的恩惠，知道是谁向你要水喝，你就要向他要了！他要给你活

水喝!」妇人很惊讶，口气就比较谦逊一些，可是并没有一下就屈服。她回答说：「先生，你没有汲水的器具，井又深，那么你从那里来的活水呢？我们的祖先雅各伯，将这井遗留给我们：他自己，他的子孙，他的家畜，都喝这井里的水，莫非你比他还大吗？」尼苛德摩也曾以类同的话来回答过。这种话虽然很合乎理性，但见识也未免太浅陋了。耶稣很平静的回答说：「谁喝了这井的水还要渴，但是谁喝了我给他的水，要永久不渴」。这就是活水，它能使人因犯罪而干枯了的心重得生气；它能「永远涌出，保障他获得永生」，古代的教友都爱把这活水作为象征，放在石墓上，表证幸福的允诺……

这撒玛黎雅妇人，不知是预感到了神秘呢，抑是想推诿不愿白白效劳，她就又回答

说：「先生，请赏给我这水吧！使我永久不渴，不用再到这里来汲水了」。于是，耶稣一下就揭穿了她的眞面目，并且征服了她。我们可以想象，他一定又注视着这女人，正如不久以前注视着纳塔乃耳一样。他就对她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一起到这里来吧！」妇人答说：「我没有丈夫」。她在狡赖，想遮一点儿丑。耶稣就说：「你说你没有丈夫不假，因为你有过五个丈夫，现在的那个人也不是你的丈夫，你说的很对。」这就够了，这妇人已降服，她嗫嚅地说：「先生，我看你是一位先知！」

从这简单的对话中，我们看出这良心带着罪的女人，多么天眞诚实。最初是有些傲慢，过了一会儿便感觉不安，最后是心悦诚服，被感动了，被征服了。用不到许多理论证明给

她。只消揭穿她内心的隐密的一角，便感化了她，使她驯良地信服了。但为什么要拣选这个女人呢？看来似乎有些不配，而耶稣正要借此启示他将来要完成的使命中的几个奥秘。她似乎对他说，应了他的召呼，她将重信以色列的宗教，到耶路撒冷而不到革黎斤去朝拜天主，耶稣的回答是一种基本的声明。是的，「救恩是藉着犹太人来的」，因为默西亚是从他们族中产生的，可是时候近了，那时他们这民族的宗教要普及全世界，那时人们要在精神上在眞理上来朝拜天主。这在西加尔汲水的女人，能了解这种普遍的道理吗？耶稣在这端讲话内已把自己的福音一下就放在他将要完成的顶点上。无疑地她是了解了一部分，因为她回答说，她知道默西亚来时，这些事情都会给世人启示的。而耶稣就断然地对这个陌生的罪妇，

说出了他还从未说过的话：默西亚吗？「同你谈话的我就是！」

生动的这一幕就此结束。耶稣把要说的一切话都已讲明了，正在这时门徒们带着饼，橄榄和干酪回来了。怎么，老师在和这样一个女人谈话？他们外面虽然不敢说什么，可是心里正在想呢。至于耶稣则正在对刚才过去的一幕温着甜蜜的回忆。征服一个灵魂，眞是一件大事。迷失的羔羊，为牧人更是宝贵的。当门徒给他食物时，他就说：「我已有食物吃，那是你们所不知道的！」实现差我来者的意旨，并完成他的事业，这就是我的食物。那时，西加尔妇人已号召了她的同乡人前来围着他，如饥如渴地期待他讲道，他就指着这些人对门徒说：请看这样人好似春天邻近平原上茂盛的农作物一般，加里肋亚的这伙农夫很熟悉麦子在

何时成熟，可是他们是否也知道收割的时候临近了呢？当时，撒玛黎雅人热情地邀请耶稣逗留一时，耶稣应了他们的邀请，在那里休息了两天，之后就起身向北出发去了。

第八节　耶稣公开传教的生活开始

耶稣之返回加里肋亚，可作为他公开传教事业的开始。三种对观福音书都以此时作为他开始兴起的时候。关于此点，圣若望与上述三福音相同，不过他又记载了上述耶稣初步传教事迹，是因为他了解了耶稣虽然是全能者差遣的天主子，然而他依照他人性作事，因此做了不大显赫的准备，这正如世间其他要实行高远计划的伟人一样 (路 4:14；谷 1:14；玛 4:17；若 4:45)。到此为止，他已经和若干信徒说过话，只和一个犹太人有过一次秘密的会谈，以及在一乡村中偶

然地和一个陌生的外乡女人谈过话；以后他就要去和群众讲道，光荣地表现他从父那里得来的能力，要教训人，要行奇迹，要呼召人心都归向他。

过去，我们所根据的，只是若望传的福音，这当然没有任何问题，可是现在我们要把四部福音并排对照了，因此发生一个新问题，就是年代问题。基督公开的传教任务，究竟时间有多长呢？这问题首先显得很奇怪，这是历史上觉得最困惑的一点。这事情也比较不怎么奇怪，只要我们记得传福音者的目的本来不是为历史的。我们最关心，认为最基本的，是要把所记述的事件彼此相关的年代确定。但在他们则根本不如此。例如，圣马尔谷就只是写着：「耶稣上加里肋亚省去，在他们的会堂里宣讲天主的福音……」或者：「耶稣离开那地

方，向提洛 (Tyre，巴力斯坦北部，腓尼基国沿地中海的大商埠。) 一带去了……」至于这样换地方，究竟经过多少时间，他却只字不提。圣若望虽然整个地看比较精确，但也还是不够，不能使读经文者不靠假设。虽然他所描写的是历史事实，同时他的福音也很明显地有玄学及神学的意向。

因此，要确定耶稣一生事迹的年代，我们就要在四部福音中去找那些指示。这些指示，经过推算，可以作为标志。有一些是很显著的，例如：当有关一个犹太人每年的节期时，如果提到了三个这种节期，那就须承认其间至少经过了两年。另外有一些，是从无可争辩的推论可以得到结论的。例如：我们在圣马尔谷传的福音(谷 6:39) 中读到，当耶稣初次使饼增多时，众人是坐在青草上，前此我们又看到门徒们在麦田里收拾麦穗；而在巴力斯坦，割麦的

季节是四月底，在这时候，草已经被太阳晒黄了，这样我们就可以推论出这两件事至少是隔了十个或十一个月。当然这样的研究方法有很大空隙可让人猜测的，而有许多注释家曾硬要经文给他确切地指明。当耶稣在和撒玛黎雅妇人谈话那件事中，告诉他的门徒说，收拾人心的时候，已经近了时，他作这样的比较：「你们不是说，还有四个月才到收获期吗？」(若 4:35)这句话本来似乎只是由俗谚来的，有人就想从这里推论出这事发生在收割期前四个月。同样的耶稣用比喻说到一个主人对他的园丁说：「你看，我三年来在这棵无花果树上找果子，但没有找到。」(路 13:7)有人从这里就推论说耶稣的公开传教事业已经有三年了，这似乎太冒失了！

余下只要把这样摘出来的指示一件一件排

列起来就行了，可是那样又有了别的困难。因为把三部对观福音和若望福音比较一下，要把他们各自所记的年代弄成彼此相合，并不是很简单的事。我们很明显地可以得到一个印像，觉得前三部福音中所记的时间比圣若望所记的短，或者是所记的事件比较少。特别是圣玛窦，圣马尔谷和圣路加都只提到一次逾越节；而读若望福音，我们却发见它明白地指出，无可争辩的就有两次(若 2:13；11:55)，还有中间的一次。我们现在的译本认为就是第六章第四节所讲的，而依肋纳把它作为就是第五章第一节所讲的「犹太人的节日」。二千年来，用这些材料来彼此对照比较，曾经提出过无数的论断，我们并不想一一加以叙述，即使简略叙述也可不必。在最老的原始教会的时代，已经展开讨论了。奥利振(Origen，185-254，亚历山大里亚城天主教学术大师，辩护

家。)说耶稣公开传教的时期是「三年」，攸西俾阿(Eusebius，265-340，)天主教教史的开山祖。)以为是「将近四年」，圣热罗尼莫又回答说：「不，还是三年」，又有些别人认为是「不足一年」。比较适中，也最为一般人所承认的意见，是说「两年零几个月」(主张此说的人有仆辣神父 Prat，江曼松神父 de Grandmaiso，拉冈热神父 Lagrange，楼白东神父 Lebreton，杜尔内神父 Turner，及黎角提神父 Mgr. Ricciotti)。

这种假设是比较合理的，有这样一段时期，一切事件的发生就不算过分仓促，也不至于是因故迟延。把这假设和我们以前所提出的耶稣开始公开传教的日期联结起来，大约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时期次第：耶稣于二十八年一月受洗，同年三月来到耶路撒冷，在五月中旬，由圣城经撒玛黎雅回加里肋亚，开始其公开传教事业。「山中圣训」当在六月，「平息风

浪」自然是十二月。次年，即二十九年，在加里肋亚过逾越节，稍在「初次增饼」之前，而「荣显圣容」当在八月的一个晴朗日子。就在这第二个年头的秋天，他到犹太去，就没有再生还他所亲爱的加里肋亚了；他的受难是在三十年的四月内(等见附录耶稣生平大事表)。

以上的假设，断定耶稣公开传教的使命是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这假设之所以有价值，乃由于耶稣的传教方法。耶稣的传教方法，是循次渐进的，天主教训人类时常用循次渐进的方法，对于这点我们可以取征于亚巴郎，梅瑟，列王，及诸先知，这天选民族不断地增高他们那种不可名言的知识程度。同样在福音中，我们也可看到耶稣的教训，是一步比一步地明显起来。这是耶稣的独特作风：他禁止人呼他为天主的圣者，他禁止他的门徒有任

何过早而不恰当的热狂，他绝不矜夸他的奇迹。这是否单是一种政治性的谨慎，为的是不要在他所选择的死时未到之前，引起黑落德安提帕和比拉多的警察们的猜疑呢？或者毋宁说是要避免和狂傲的犹太人所梦想的光荣华贵的默西亚有任何可能的混淆呢？对来听他说教的人，他首先就要让他们知道，眞正的天主之国是为有谦恭敬畏之心和有志前进的人打开的。还当顾虑到恶人的不了解，恶意，伪善，和憎恨，也当谨慎戒防他们逐日增高的谋害。耶稣正如要求整个计划达到最成熟的阶段的人那样，慢慢地稳步前进。在十五天内，他要把他最根本的道理和方法放在世人眼前：然后，当遭遇到的抗拒已很明显时，他就要实行正面的冲突了。

第九节　耶稣训诲人

耶稣刚一回到加里肋亚，就正式地开始传道诲人。他在这省份中找到了最众多最热情的听众。这些加里肋亚的农人和渔夫，似乎都是些正直的人，精神和身体都很壮健，心地纯朴而且直率。他们和邻省的撒玛黎雅人相反，自从玛加伯光复了他们的国土以后，一直忠于眞正的「法律」。他们比犹太人诚朴，也比他们更能受热情鼓舞；他们并不细致地研究「宗教决疑法」(Casuistics 就是：是非心鉴裁法)，也不研究神学，却是眞正地爱着天主。

耶稣头几次讲道大概是在会堂里，这事值得注意。各种艺术作品总使人觉得他常是在室外广场中说话，在盘桓于提庇黎雅湖滨平坦的小山坡上，或者是直立在一只船的前面，向聚

集在湖滨的群众演说。圣路加特别对这段时期有较详细的记载(路 4:14-22；4:31-32)，使人清楚地知道这种最初的说教形式的特征；对于一个犹太人，在这时候，要想宣传宗教上的道理，最正常的地方就是会堂。

这种神圣的会堂，既是祈祷的场所，又是讲授教义的学校，每个安息日，全境的信众就都聚集在这里。耶稣要讲道，还能找得到比这更好的地方吗？至少从三个世纪以来，这些会堂在以色列民族的生活中担当着第一等的任务：传统的舆论认为这种会堂起源于犹太民族被逐的时期，当时因为不能上耶路撒冷的圣殿按时去行规律的崇拜仪式，只好大家就聚集在一起来解释「法律」和天选民族的历史，在基督的时代，巴力斯坦的任何乡村，不管怎么小，总有这样的建筑物。散布在罗马帝国各部

的犹太人集团也都有这种建筑：在罗马至少就有十三个。一个会堂的建筑，全部包含一个不大的厅堂——葛法翁的厅堂是长二十四公尺，宽十八公尺——质朴地饰着棕榈和嵌镶的星，一个摆设着为取洁而用的水盂的小厅，几间给过路旅客休息用的房子，其余有几间就是专为公共学校用的。考古学家曾发现许多会堂的废墟。每个会堂有一位「堂长」总揽一切，有一位「管事」帮助他兼作监守更衣室，教授儿童，及银钱出纳等事项。

眞的说来，在会堂里是并不行正式宗教礼的，只有在熙雍的圣殿里所行的才算正式的。经师们或法律博士是这些会堂的主脑人，他们在那里教诲众人，所讲的对象包括教义和以色列的传统。在那高起的小台中，围绕着中藏「法律」卷帙的柜，由教团中的七个人，带了

规定的白幕布，坐着行礼节。开始是两段赞美经，然后用希伯来语念一段梅瑟五书中摘出来的经文，由一个人译成当地的土话，翻成加里肋亚的阿拉美话，以后就加以解释。随后由一个老年人念「十八段赞美经」，详细地颂讚天主。接着就读一位先知所写的书，仪式和前几种书的一样。最后，结束的祈祷是念：户籍纪 (户 6:24-26) 中的一段经文：「愿上主祝福你，保护你；愿上主的慈颜光照你，仁慈待你。愿上主转面垂顾你，赐你平安。」全部过程非常的长，整个早晨就这样过去了。念圣经时都要站着听，做祈祷时都要站着唱，并且在全部过程中大众的头都要向着耶路撒冷。当然在解释的时候，听众内有的人就「闭目养神」，打起瞌睡来了。如某经师所写的：「我感谢天主，因为天主使我的头自动地徐徐点着在感谢天

主」。

没有专定人把这种礼仪中的话语留心记着。「堂长」可以随意指定一个犹太人来讲解，只要这人名誉好，「堂长」认为他能很好地教人就行。犹太民族是从小儿就沈潜于圣经教育的，很多人都能对出谷纪或依撒意亚书中的几节经文，天花乱坠地发挥个淋漓尽致。耶稣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中来说话；到圣殿去朝拜过的人回来讲述了他在逾越节所行的事，已引起人对他的注意。

圣若望说他在施行第一次奇迹的加纳城讲道(若 4:45-46)。圣路加很生动而简略地表现他在纳匝肋训诲人的情景(路 4:16-31)。他上了讲台，打开了写着依撒意亚经文的很长的卷帙，好像随意挑选地念了几节，然后把经本还给管事，就开

始讲解，于是「会堂里的众人都凝神注视着他」。他选的这几句经文，听众能预感到当下就会实现吗？他念的是：「吾主上主的神临到我身上，因为上主给我傅了油，派遣我向贫苦的人传报喜讯，治疗破碎了的心灵，向俘虏宣告自由，释放狱中的囚徒，宣布上主恩慈的喜年。」(依 61:1-2)这些加里肋亚山地的乡下人，能猜想到和他们讲话的人就是先知所预言的「厄玛奴耳」，意思是「天主与我们同在」吗？能想到这就要来到的幸福比一个安息年或喜年的休息还更甘美吗？在「喜年」中(肋 25，按拉丁文作 Anhus Jubilei)，整五十年，田地都休息不必种植，奴隶都恢复自由，出让了的土地都回归老主人。圣路加又记载着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刚才听过的这段圣经，今天应验了。」(路 4:21)可是他们能懂得这话吗？不久以后他们对于默西亚的态

度，似乎不能表示出他们已经懂得。

然后他「下到」葛法翁：福音中「下到」字样是很正确的。现在我们还可以循这条路由纳匝肋直到湖滨，大约要十个钟头。沿吐兰(Turan)高原，经由亚伯尔峡谷走完了一段路，就会突然发现褐色的火成岩围着一个很规则的深蓝色的湖，镶着古铜色的湖岸。越过了隘道，景色就改变了；沿岸的道路常很狭窄，盘亘着峻峭的高坡，但清澈的湖水，波浪起伏，点点帆影，往来舒徐，以及一丛丛的柠檬和夹竹桃，构成一幅较柔美的图画。同时热度增加了，好像进入了一个暖房一样。向南，远远地耶稣看到了提庇黎雅的白塔和黑落德安提帕王宫金黄色的屋顶。地势渐渐松散，基讷萨(Genesar，革乃撒勒湖西岸平原)平原展开了赭色和红色交错的地锦；贝特赛达和葛法翁在基督的时代是两

个人口聚集的主要地方；居民都从事商业，渔业和农业。

葛法翁并不和邻近的提庇黎雅及朱利阿斯(Julias)一样是希腊式的城市，它是犹太式的城市，不过也还是有许多外地人，从豪兰(Hauran，革乃撒勒湖东高原)富庶之地或从腓尼基(Phenicia，古地中海东岸小国，在巴力斯坦北部，以经商著名。)来此。在它狭窄的小街上，满地鱼鳞之类发出强烈的腥味，和橙橘及玫瑰的香味混和在一起。房子都是火成岩构筑的。但新建的会堂都是很漂亮的白石灰石，耸立在那些平常的房子之中。葛法翁人对此很自豪；指挥当地戍卒的百夫长曾参加与建造这会堂(路7:5)。而黑落德安提帕大概也津贴了钱，因为在现今还可看到的这会堂的遗物中，还发见他的徽章的棕榈叶子。

耶稣也在这会堂里训诲人。他训诲什么呢？记载得最准确的福音也还没有详细提到他的教义。圣马尔谷只简单地记下他所说的话的摘要：「时期已满，天主的国临近了，你们悔改，信从福音罢！」(谷 1:15)悔改和信德实在是福音的两个基本要素。但耶稣也一定说过别的许多事，因为马尔谷又说到：「人都惊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威似的，不像经师们一样。」(谷 1:22)这种特志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只这短短的一行就把耶稣说话的行动都描写出来，比作一段长长的注释还好。他根本不像经师那样推敲字面，旁征博引，连最显明的理也不敢确定，必要以诡辩穿凿的解释取征于「法律」和诸先知的遗书。尤其不像法利赛人那样专事雕琢，曲证附会。他训诲人只是根据纯洁心灵，自然趋向天主制定的原则。他已经

成了将来要喊着：你说！「是，就要说是；不是，就要说不是」的人了。他以有权柄的人口气说话，正因为他是有最高权柄的。他无需乎依靠出名的经师，他也不必依靠任何人。他忠实地遵守「法律」，却超过了「法律」死板的规定而使之合乎人情。这正是经师和讲宗教决疑法的人们所永远不能原谅他的地方。

第十节　耶稣治愈病人

但同时有别的一些事情也表示出这位新先知的能力，且使他的仇敌感觉不安。当他在会堂要讲道时，他的声音不仅收服人的灵魂，似乎还顺着有更神秘的力量，治愈人的肉身。约两个月前在加纳所施行的奇迹，似乎已传遍了邻近各地。黑落德安提帕王侯属下一个军官，他的儿子在葛法翁家里眼看要死，就想来向耶

稣求救。

耶稣当时在加纳城，也许是取道往湖滨去。这军官上来迎着他；他定是很早就出发，冒着褥暑，骑马而来的，因为他在午时已经到达了这山间小城。他走近这位先知且「恳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下去」！一定要下去吗？天主的能力就不能及于这六十里之外吗？在相似的情形之下，另一个有更大信心的军官就喊：「只请你说一句话吧！」耶稣呵斥前来请求的人没有信心；说：「除非你们看到神迹和奇事，你们总是不信！」但他是慈悲的，时间很急迫。这个父亲又恳求他：「主！求你快去吧！我的儿子快死了」。耶稣回答说：「回去吧！你的儿子好了！」这几个字是用怎样一种声音说出来的呢？这个人本来是抱着找江湖术士求最后的灵丹妙药的心情来的，忽然一下就眞的

信了。他就骑上马，重新上路。夜幕复临，又一天开始了。（因为在犹太人一天是从前一天晚上算起的）他在路上，在湖滨或在峡谷中，遇见了他的下人接他来了，且说他的儿子好了。什么时候见好的呢？「昨日午时，热就退了」。就正是耶稣对他说：「你的儿子好了」的时刻。(若 4:45-54)

我们在耶稣训诲人的话中所看到的「权威」，也在他的行动中表现出来。他的行动有超乎常人的效力。使人肉体受害的病魔服从他的命令，更神秘的是使人灵魂受害的病魔也受他的支配。福音书可以让我们确切地断定，就在葛法翁的这一个安息日，耶稣在光辉的一幕中，击败了他的敌手，就是他在四旬山独自隐居时所斥退的敌手(见本章第一节)。他在会堂里已解释完了圣经的经文。在场的人都很注意地肃静

无声。忽然起了一阵骚动；这肃穆的场面被叫喊声冲破了。一个人大声喊叫起来。魔鬼的黑暗势力常常喜欢在最神圣的场合表现出来，好像心灵紧张正有利于施行它的狡计。犹太的经师们认为安息日魔鬼们就在会堂里奔走，并且坐在信众的膝上。附魔的事情在修道院中发现的常常最多，而最严重的莫过于圣安多尼(Anthony，251-356，埃及隐修士，屡受魔鬼试探。)在旷野岩洞中想以祈祷度日时所受的试炼了。

这又是一次附魔的事件。圣路加和圣马尔谷把这事说得很动人(路 4:33-37；谷 1:23-28)。这现象，确切地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现在还没有到仔细分析的时候。福音中所述这短短的一幕，给人一个很动人的逼眞的印象。这眞是一场斗争，可怕的恶魔把那发了癫癎病一样的人摔在地上，借着他的喉咙狂喊，而那默西亚，则庄

严而静穆地抵抗它，终于把它克服了。撒殚借附魔者的声音喘息着说：「唉呀！纳匝肋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竟来毁灭我们！我知道你是谁，你是天主的圣者！」

这最后一句话是用作恶毒的诽谤的。在一个会堂里，在大庭广众之间，说出这不许说的名字！是可忍孰不可忍！在场的最虔敬的人会恐怖得脸色苍白，把长袍都撕裂了。但耶稣只要几个字，就使一切都恢复正常了。他命令着说：「不要作声！从他身上出去！」立刻，这附魔的人最后抽搐了一下，高喊一声，就瘫在地上不动了。这幕情景就此完结。污魔当已屈服。而在场的人更为惊奇，彼此议论着：他说的那种新的道理，那种能使敌对的恶魔投降的能力，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葛法翁的这一天还发生一些别的事情(玛 8:14-17;谷 1:29-34;路 4:38-42)。圣马尔谷对这些事说得尤其详尽，使人相信他所记载的，就是他的老师西满伯多禄直接记得的。马尔谷传的福音，无疑是受了他老师的启发。在湖滨，耶稣又重新找到了他在伯达尼浅滩上收的三个门徒。在会堂里讲道以后，他就到这三人中一个的家里去吃饭，这就是西满，耶稣曾神秘地预言过他要叫做刻法(Cephas，亦作 Kephas)，意思就是盘石。以后将表现得更确切。在每食必行的食前祷告之先，主人向耶稣露出了一点口风。他的岳母病了，他是否能为她尽点力呢？这几乎不能算一个请求，至多只是很有分寸的一种提示而已。这种发高热又使病人发抖的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呢？疟疾在约但河谷是很流行的，而葛法翁那些港湾又很利于蚊虫的繁殖，「马耳他热」(Malta-

fever)在近东也因气候转变甚剧而传布很广。耶稣站着她躺着的床边，俯身用手按着她，命令热病离开，而热病立刻就被治愈了，甚至病人马上就可以起来，伺候她女婿的客人——治愈她病的人！——吃饭。

这一天整个下午，这些奇事就传遍了葛法翁。这种安息日强迫休息及开冗长的会的时间，对于这种消息的传播特别有利。晚上一到就没有一个人不是热切地想到耶稣所在的那家去看看。在安息日，是任何最小的工作都严格禁止，甚至抬一个罹痼疾的人到「主」那里去也不可以；犹太经师规定这一天只能拿一个小包不得走过一公里的距离。约到晚上七点钟太阳落到阿撒蒙(Asamon 山名，在葛法翁西)山顶后面去了，立刻就乱成一堆。有病的，附魔的，从各处都来了。耶稣替这些生病的人按按手，又一一命

令那些魔鬼从附魔者的身上出来，大显身手；一则表现他的宽仁，一则证明他的能力。正如人家所看到的，他被这喧哗的热情的一群人所包围着，一一答报了他们的期望。他所有的力量，永远是用来为人们造福的？他第一次和群众接触，就表示出他大量的宽容。

可是第二天，群众又开始挤满了他所住的地方，却找不到他了。在黎明以前，天还很暗，他就已经来到一个空旷无人的地方。在圣马尔谷的记载中，我们还可看到西满伯多禄以及一切别的人们的惊奇：这位老师，这位光荣的胜利者不见了！他们就到处奔跑，要找到他。在一个人家看不见的小山谷里，面对着明朗的灰色的湖，在这清早的时候异常地平静，耶稣正在祈祷。他常常是这样，在经过最令人惊奇的情景之后，例如在使饼增多之后，就离

开众人，避免人家过度的热狂，同时去在天主内恢复他的力量。在最后一天，他对撇下他去了的门徒不是就说：「我并不是独自一个，因为有父与我同在」(若 16:32)吗？伯多禄一找到了耶稣，就高喊：「人全都找你呢！」他是想说：「那么你为什么离开呢？」可是耶稣没有答应回去。这一次，葛法翁所得的已经相当够了。他要到别的地方去，推广刚开始的传教事业，给群众讲主要的教义。他公开传教生活的第二幕就要开始了。

第十一节　耶稣召收宗徒

耶稣第一阶段的生活，很快的只有二三个星期。他的事业要有新的发展，就需要一些助手。因此在第一阶段之末，他就召收若干同伴确定他们作门徒。他在约但河边上碰到的几个

人，已经成为他的朋友；不久他们就要成为他的门徒，一面是由于他的决意，另一面也是由于他们自己接受了这个意思。以后(玛 10)，他们又升为宗徒，从耶稣接受了一种超自然的能力，而「教会」就此产生了。

圣路加把召收门徒这一幕放在这里;显得是很合理的。耶稣用他在会堂里的教训，用他所施行的奇迹，已给要跟随他的人指出他要他们做的工作的方向。天主并不喜欢仓促间获取人，教会对于先由感情支配而太突然地接受感召者也不信赖。只有当灵魂经过深思熟虑的准备，认清了自己的道路和力量时，圣神才给它那种最后的感动。

福音中指出西满，安德肋，若望和雅各伯接受了耶稣那最高权威的坚决的命令式的邀

请，听从了他，抛弃了一切去跟从他时，就更证明这种有效的感动。从在伯达尼及回到耶路撒冷以来，其中三个都已经认识他；第四个即雅各伯，可能是第一次经过湖滨时，他的兄弟若望和他说了以后，才遇见耶稣。但他们都还没有决心要抛弃一切来跟随他，甘愿在超性的事上冒受危险，牺牲性命来求得救。因为他们离开了包围着耶稣的热情的人群之后，就重操旧业，还丢不开俗世的暂时利益。有几个就在湖滨整理渔网，正如现在我们在提庇黎雅还可看到的人们那样，把网眼撑在一个一个的桩子上；有几个就连夜到湖里去捕鱼。因此他们还没有抛弃一切，把一切都交给天主。

耶稣就在这时候来邀他们。圣马尔谷和圣玛窦都记了这些事(谷 1:14-20;玛 4:18-23)，但说得极简括。耶稣到湖边来召唤西满，安德肋，雅各伯

和若望，这四个人就跟随了他。这经文极简单扼要，使人觉得那神圣的力量，似以雷霆万钧之力，一下就攫取了这几个为天主所拣选的灵魂。但圣路加说得多一点。他记述这次召唤时，还说到耶稣使他的朋友得鱼奇多获取厚利的奇迹。曾有人讨论过这件事发生在什么年代，什么时期；可是如果这件事发生在这时，便有特殊的力量。在这一幕中，以最明显的象征，显示了宗徒们未来的命运，就是作「捕人的渔夫」。

那么就只有象征的意义吗？正相反！这一幕给了人一个极生动鲜明的印象；而且全部细节说得多么准确，多么具体啊！像西满，安德肋和载伯德同他的儿子雅各伯和若望那样合伙的渔夫。我们现在在提庇黎雅湖和别的许多水乡产鱼的地方都还可看到。当必需用较大较值

钱的网、船、及大量器具时，渔人就不得不合成一伙，共同捕鱼，共同分利。在这奇迹发生的地方，我们现在还可看到，渔夫用一种圆网，绕在左手臂上，右手很快很稳地一下把垂着铅的一头撒出去。在晚上，则有许多渔船，慢慢地离开岸，用一种直网，一端沉入水底，上面装着浮标，夜里成群的鱼进入网中，就被提起来。这湖在当时和现在一样有很多鱼；史家约瑟夫就确实说过；那里的渔场很多，如葛法翁，贝特赛达，厄玛乌(Emmaus，提庇黎雅湖滨小鎮，并非耶稣现身二徒的厄玛乌)，有些地方就因渔业得名，如塔利该(Tarichea)意即「腌鱼」，以及那玛格达拉(Magdala)，意即「卖鱼场」。有许多鱼种和我们的也差不多。如花鲫鱼，鲤鱼，和一种白鲦鱼。另外有些就不一样，如有一种把小鱼衔在口里的鱼(这种鱼，在科学上称 Corrocinus)，现在还叫做「圣伯多

禄鱼」或叫做「叫喊鱼」，据说碰见了要倒霉的。在亚因塔布加(Ain-Tabgah)和玛格达拉之间的小港湾里，因为由约但河带来赫尔孟山上融解下来的雪水，和由七个入口从葛法翁来的暖流在这里交汇，就产生一种现象，和我们在纽芬兰(Newfoundland)看见的情形差不多，海洋浮游微生物类(Plankton)与植物在这里积聚，因此鱼就极多。

这情景历历如在目前。那时也许是早上，因为五月底，白天工作太热了。白蒙蒙的浓雾还没有散。湖水呈珠子的颜色，船过处，留下了一条条银色的闪光。基肋阿得群山蓝得像钴，渐渐地变暗，预感到太阳要上山，一切都很平静。白色和淡红色的鹈鹕还沉睡未醒，让水把他们任意飘来飘去。但鹭鸶已直立在岸边的石头上，开始他们漫长耐心的岗哨。人们懒洋洋地回来了，心里很不满足。他们整夜都在

捕鱼；因为没有月亮，不能守候着经过的鱼群，他们就敲着木头，使鱼受惊钻到网里去，好被捉住。但结果是一场空。

西满和他的伙伴驾着容得下十三个人的大渔船(路 8:22-25；玛 8:23-27；谷 4:35-41)回来了，他看见耶稣在岸上。他先被群众包围着，坚请他讲道和施行奇迹。为了突围，就跳到小艇上，立在船头上向岸上的听众讲话。他是否看到他朋友整夜工作毫无收获而显出的懊丧呢？倦怠的灵魂更接近天主，而对一个身体极端疲劳的人，一句温柔的话，就容易使他感觉得到了慰藉。耶稣对他说：「划到深处去，撒你们的网捕鱼吧！」(路 5:4)捕鱼的老手知道这是无用的尝试，他就说：「老师，我们已整夜劳苦，毫无所获。」但他极端信赖耶稣的命令，就又说：「但我要遵照你的话撒网。」他们下了网，就捕了极多的

鱼，险些把网都撑破了。他只好招呼别一只船来帮忙，而两只船都装满了鱼，几乎要沉下去。这件事实预报将来的一个奇迹，就是由于耶稣圣言的力量要捕到亿兆人灵，并预报伯多禄的船 (伯多禄的船代表象征由伯多禄接位的教宗统治的教会)要驶进救赎的港口里去。

在这一幕情景中，西满伯多禄这个人物是显得特别突出的。(在上述一幕中，西满伯多禄的突出由圣路加来记述，更为有价值，因圣路加和西满伯多禄不像圣马尔谷和西满伯多禄有直接关系。)他是这船的主人，也是他接受并实行了耶稣的命令。这里象征着未来的「教会」，他已经是首领，是发号施令，领导一切的人物。可是在这促使他决定是否接受这种使命的奇迹面前，他感到困惑，感到期期艾艾难以出口了；「主，请你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而他的那些伙伴也和他差不多。我们可体会到他们要做内心斗

争面临岐路，应该为他们的前途做一个一决永决地裁决。当然他们大致也知道耶稣期望他们的是什么；他们已有一段时间来细想他们所见到听到的一切；并不像以后异教的哲学家坡菲立(Porphyry，232-304，亚历山大里亚城，新柏拉图派学者)及背教的皇帝朱理安(Julian the Apostate，罗马皇帝，在位三年，361-363，君士坦丁之侄，背教后，多方压迫教会。)所说，就是盲目地被引诱决定的。但这种命运的赌博是不容易的，而赌注也很大。

于是耶稣对西满说：「不要害怕！从今以后，你要做捕人的渔夫！」他们马上把船拉上岸来，抛弃一切，就跟随了他。耶稣发出的力量又一次实现了本性能力不能做到的事情：所值得赞叹的，不仅是那些在船底里活蹦乱跳的鱼，而是这些信徒的突然转变，从此就接受了一件了不得的伟业，而他们也都能称职。他们

只是些卑微的湖上的渔夫，没受教育也没受文化熏陶的穷人，可是「教会」的诞生就全靠他们。他们只是和许许多多别的人一样。而一下注视，一句话——就够了——请看最始初的圣人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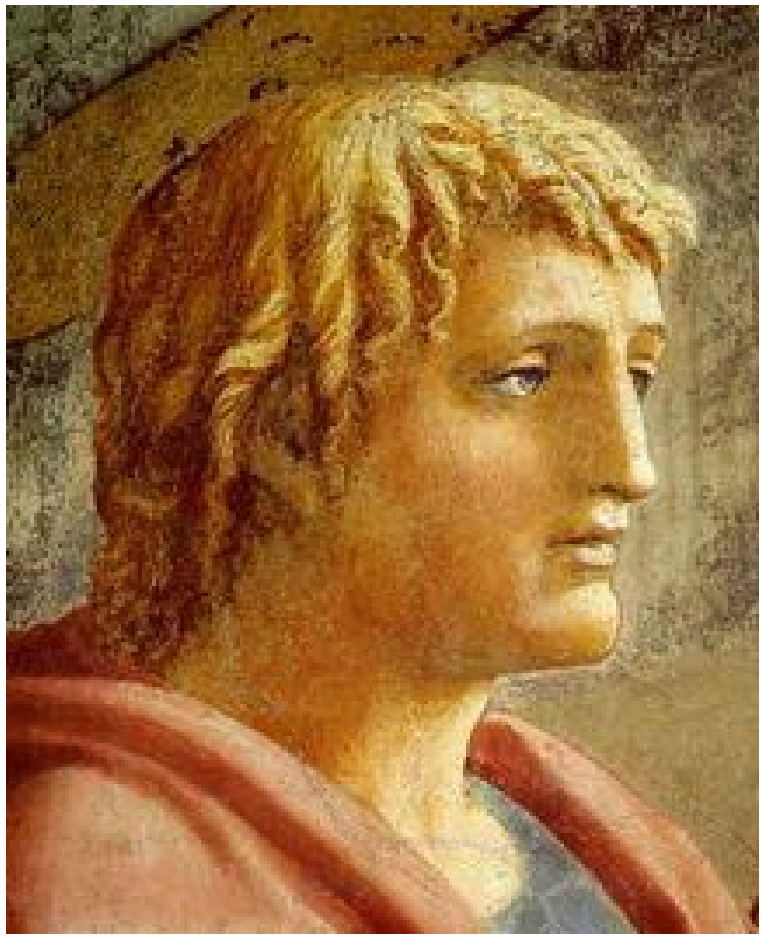
卷二他的音容



这幅像是中古世纪极有名的「美天主」Le Brau Dieus 像。它的原型是法国亚眠 Amiens 大堂上面的石雕像。基督一手持有圣经，一手作讲道状，作者告诉我们基督给全人类宣讲福音。

这杰作使我们能看到基督沉毅恬静的表情由这高贵，规则，而美丽的面容上显示出来。





这两位宗徒的尊容出自十五世纪名画家马萨绰 Masaccio 之手。马氏和他同时的安杰利科 FraAngelico 是并驾齐驱的。上面一帧为圣伯多禄教会元首的惊人魂魄的责任性，一笔一画地这副庄严，虚，挚诚的面容上深刻的表现着他对基督所托于他的羊群们表示着他的慈父的爱情。下面的一张大概是基督的爱徒若望的像，又年青，又大方，他具有热血沸腾「雷霆之子」的雅号，可是整个的他被基督的爱所占有着而使他有稳固不移超然的平静心灵。

第四章教会的种子

第一节　在加里肋亚的日子

加里肋亚的土地，有的都是红色的冲积土。当用犁耕出一道道犁路时，看来好像一条一条的伤口，以后渐渐变为茜红色。当比人还高的麦禾，茁出成片的麦穗时，几乎可说是紫红的锦帛绣着金线一般。俄国的黑土和中国的黄土带，同样给人一个异常富饶肥沃的印象，但在厄斯得隆和革乃撒勒不知什么一种特异的象征，会使人从那丰富的小麦，想到血和肉。

播种者就拣选了这块肥沃的土地，撒下他教义的种子。这省分是他童年所居，也是他立定一生事业的规模的地方，有很长几个月，他

忠诚地留居于此(见大事年表)。他的任务，大部分都是在这里的平原，丘陵，及他刚才不久捕获了人的湖上完成的。巴力斯坦的其他三省，撒玛黎雅和培勒雅都是他行经之路，而最后那个犹太省，是他尽了最大努力的地方，却使他尝到了苦果，受尽了痛苦，最后还背了十字架。根据福音的记述，加里肋亚的一切，都在表现着一种较柔和的光彩。连那里的山地，和平静的河岸，都使耶稣留恋不舍。

加里肋亚东西阔约四十公里，南北长约八十公里，只是很小一个区域。和中国的一个中等县差不多一般大，人口当也不超过三十万。耶稣的行动，就限于这极小范围内。因此我们不难明了，为什么他的名声传扬得那样快。这地区虽小，地势变化却很大：有山脉盘亘的高原，有丘陵地带，有提庇黎雅湖区域的低地。

历史上有名的克雄(Kison，Kishon) 急流经过狭长的平原，自加尔默耳(Carmel) 的尖端山脚下入海，约但河谷自北南行，这两道河流在山河糅杂的地势中，构成加里肋亚的两道轴。全省都很富庶，史家约瑟夫写着：在全省城市与乡村极多，到处均极富庶，植物繁茂，树木丛生，种植甚易，且全部均已开垦，无一荒地，因此这种粮食丰富，土地肥沃，气候比较潮湿，以及从赫尔孟山流下来的活水，都是构成这富庶的因素。这种富庶在地中海以东的国家内是非常罕见出奇的。犹太经师们有一句话说：「在加里肋亚光用橄榄产品供给一个军团的生活，比在以色列别处供给一个孩子的生活还容易」。在那里不只出产大量的橄榄，而小麦，大麦，葡萄，棕榈，以及其它有用的植物，都特别丰盛。史家约瑟夫又说：加里肋亚的无花果在十

个月内都可以陆续成熟。

这里的景物，在耶稣的时代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同小异。因此，我们可以想象默西亚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讲道训人的。这些加里肋亚的高地，长着红罂粟和兰菊，小小的田畴，阡陌交错，白色的乡村，耸立在茂密的树丛中。自从犹太人的爱国份子响应了「犹太复国运动」(「犹太复国运动」亦称「熙雍主义」gonis 日，ZionMovesent 是由散居在世界各地迁回巴力斯坦的犹太人发起，目的在重建以色列古国。他们努力从事于祖国的复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色列国得各国正式承认。)，回国努力从事复兴祖国古代农业以后，厄斯得隆平原已回复到耶稣时代的面貌。至于那湖，大致并没有改变，它那十公里宽二十公里长的水面也保持昔日的反光和透明，岸上的细沙，黑色的小石头，和白色的小贝壳，也和耶稣的脚踏着时一样柔软。至于人事的变迁，则令人大兴沧桑之

感。当日湖畔那极多繁华的村鎮，现在只有提庇黎雅还照旧存在。福音中提到的其他许多地方，现在都已只剩下一些遗迹，废墟，游牧者的帐棚，或芦苇盖的茅屋了。

从二十八年五月到二十九年秋天，耶稣都留在加里肋亚。这一段时期，照犹太的历法计算，比照阳历计算长一些，因为犹太的一月，是照阴历算的，卽每月为二十八日，为了补足阴阳历的差额，每三年就要加一个月，插在阳历的三月四月之间，卽在三月与四月之间有一闰月。而二十九年恰好有这样一个闰月，因此比别的年日子多些。耶稣周游加里肋亚的这一段时期大约有五百多天。在大部分时间内无疑是步行的，可是有时也乘用一下坐骑，因为有几次转移地点，到达的非常快速。而在湖泊地带，就常常利用他那些由渔夫出身的门徒供给

他用的船只。在这整段时间里面，除了一次到耶路撒冷过节之外，我们只看到他离开过本省两次。一次是到腓尼基的城市提洛和漆冬(Tyre Sidon)去的，另一次是上斐理伯的都城凯撒勒雅一带去的。这两次短期旅行究竟为了什么？还是一个谜。也许是为了一点谨慎，或者根本就湖滨很热，避暑去的。在这两次旅行中，耶稣对于传布福音，并未丝毫中断。

耶稣对他们传道的这些加里肋亚人，是些家道小康的乡民，或捕鱼为生的渔夫，总之，都是辛勤劳动的人民。史家约瑟夫曾说过，玛加伯的历史也可证明，他们都从小就很勇敢，嫉恶如仇；对信仰上的敌人是恨之入骨的。犹太省人轻视这些乡下人，讥笑他们说话带着土气，发音不准确，鄙视他们对梅瑟法律不会做仔细的推敲。在耶路撒冷有一句谚语：「要发

财到北方去，要求知识到南方来」，可是加里肋亚人的特性是刚毅木讷而富有建树能力的。因此耶稣首先在他同乡之中传道，实出有故。他知道在他本省好地上撒种，种子是不会白下的。同时，他也知道，向这些简单而勇敢的人们讲道，必须戒慎恐惧，否则引起他们的误会来，必遭受他们的反抗。他们在前一世纪就会竭力抵抗从外侵入的异端；他们或许会把天主的国看作是世间的，把默西亚当作是胜利的君王。耶稣对这种歪曲的思想当然抱有纠正心与警惕心，然而他却看这种心灵单纯的人比犹太省那些「知识分子」好的多。经师们有句话说：「在加里肋亚，金钱轻于荣誉」。一个加里肋亚人决不会为了一把钱就将老师出卖掉的！

因此种子要落在什么地方已经选择好了。在加里肋亚的时期，耶稣似乎就曾想播下「教

会」的种子。在同一时期他就提出了福音的要义。我们看到他召集了许多热情的人，以后就成为一群信徒；用一个很容易解释的奇迹(即增饼奇迹)，为他们提出了「圣体」奥迹的最初影像；后来就把他传教的范围一点一点地缩小起来，只限于拣选及训练宗徒们，最后用一句强有力的话，用一种「决定性的奇恩」，指定了将来继承他事业的人(耶稣指定伯多禄为教会首任教宗，伯多禄如盘石，在这盘石上耶稣建立了教会。)。在犹太省，他一生的第二部，是在表现自己降生的意义上开始准备其牺牲工作，当然只是在加尔瓦略山上牺牲以后，「教会」才确实成立；但在加里肋亚的时期，它的主要结构和教义，都可说已经制定公布了。耶稣在那时候不是就用一个比喻说过吗？「，「天主的国好比一个人把种子撒在地里，他黑夜白天，或睡或起那种子发芽生长，至于怎

样，他却不知道」(谷 4:26-27)。

第二节　传报「福音」

(「福音」意即喜讯，是天主爱情的启示，「福音」二字包括基督的一切教义和基督为人所行的一切事工。)

现在耶稣的传教事业已到了发展的高潮，他所遵循的方法，一如他在准备时期所采的方法。即：一方面说话，训诲人，另一方面用奇迹来表现他的能力。嗣后他便大露圭角，大显身手了。在他还是一个被人认做无名的先知时，就一眼看穿了纳塔乃耳或撒玛黎雅妇人的灵魂；当他叫黑落德安提帕手下的军官回去，保证他儿子的病已好时，已表现出他就是活的天主。而群众瞻望咨嗟地围绕着他，以及从他手中出来吃不尽的生活必需的面饼，或在船头上，在月形的山腰上演讲他那顛覆自然伦理的

道理时，更明显地表现出他是活天主。耶稣的神秘(即天主降生为人，拯救人类，使人分享天主的生活。)一点一点地发展，只有到墓石移开，复活的基督向众圣妇显现时，这神秘才可完全被人了解。但当耶稣在加里肋亚一星期一星期地过着的时期里，他的神秘已逐渐显露，因而他在先知的人形下，天主的面目也已日渐显露出来了。

耶稣在会堂里所说的话，听众无法完全了解，只可加以推测，而现在对于他教义的主要精神则洞悉无遗了。要吸引许多人，他的说话似乎非具有非常的能力不可。近东人对于言辞的美妙是非常敏感的，依照整个闪族，猷太，阿剌伯或巴比伦的传统思想，凡是一个新教义的创立者总是一个口若悬河，能使顽石点头的人。当雅威在荆棘火中向梅瑟显现，要他去解救他的民族时，梅瑟想逃避这艰巨的任务，曾

回答说：「吾主，请原谅！我不是个有口才的人……我原是笨口结舌的人……」而上主回答他说：「不是有你的哥哥肋未人亚郎吗？我知道他是有口才的人……他要代替你向百姓说话！」(出 4:10-16) 这种能使顽石点头的本领耶稣当然是有的。圣马尔谷记载，就是要听他讲话，那些加里肋亚人才拥到他周围来。挤得太紧了，他不得不跳到船上，驶到湖对岸去。而那些人每况愈狂，就又赶快绕到对岸，再找到他。也就为了听他说话众人都忘记了天色已暗，腹中辘鸣了。

他教训些什么呢？有许多都是使犹太人心花怒放的事。耶稣对听众说：「你们是世界的光……你们的光也当在人前照耀，好使他们看见你们的善行，光荣你们在天之父」(玛 5:14-16)。他又说：「你们是地上的盐」(玛 5:13)。当他说这

些话时，二千年来那些自诩为天主唯一见证的民族，自然当懂得这些话的内容。耶稣对他们宣讲慰藉人心的天主之国，对他们说罪恶的救赎，说永福，说拯救，对他们高喊：「他已在门口「他已近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非到这一切发生了，这一世代决不会过去。」(谷13:29-30) 只字片言满足了百年来的期待，这自然会得到热烈的赞成。

但同时，耶稣的福音，和那些半为先知，半为群众领袖，专会迎合犹太人的骄傲热狂的人们在巴力斯坦山地上所作的号召，又相去多远！耶稣的福音是很奇特很类似矛盾的；和通常的礼俗，和权利义务的锱铢比较，和舒适生活与见重于人的索求都正面冲突。耶稣对加里肋亚人说：「你们一向听说过：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却对你们说：应爱你们的仇人，善待恼恨你们的人」(玛 5:38；路 6:27)。他们听了这些话，

当有什么感想呢？这和通常的伦常道德多么相反！即使他讲述比较浅近的道理，如对他们说不仅杀人的要被判罪，就只是发怒(玛 5:21)也要被判罪；不仅不许奸淫，即使只注视妇女，心里起邪念也已经是犯罪。这在他们看来不是过甚之词吗(玛 5:27)？此外，他还并不隐瞒他的教训是不容易遵守的：跟随他的人将受「辱骂和迫害」，受种种捏造的罪名的控告(玛 5:11)而还应该欣然「背着自己的十字架」(玛 16:24)。

这些让人惊呆的话现今似乎已经失去了尖锐性，而变成了俗套子。现在的人在重说这些苦涩的言词时已经减小了言词内的力量，好像

他们的口受不了这种苦涩了，无疑地这些话是不容易了解的。近东的人谈话时，喜做过甚之辞，而有些话，在耶稣同时的人本来可以完全懂得它确切意义的，现在若从字面去了解，就很容易会超过基督自己原来的意思。基督教义的类似矛盾的特点，就正在抵拒舒适生活和平易近人的伦常道德。但是也不要把它推到极端，陷于荒谬。我们从来并没有看见一个基督徒挖出的眼睛，或斩断了手，来避免犯罪的诱惑。耶稣自己在受难时，也并没有真正转过脸来让打他右脸的人再打。固然，基督之教训，要极力就字面去讲解，然而遇有不能就字面去讲解的地方，也不可硬就字面去讲解，恐怕如此做，便要耸人听闻，陷天下于大乱。

现在的文明社会里，除了极少数几个特别的人以外，也确实断乎没有人会想到如果有人

打他的右脸，就把左脸也转过来让他打，或有人拿了他的内衣，就把外衣也让给他。实际上，这些话在两千年之久耳濡目染于基督教义的我们，听起来尚觉刺耳，何况那些加里肋亚的群众呢？他们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新奇的话，听到这种锋芒毕露的话。这些话，在那些习惯于精确地根据梅瑟法律而行事的犹太人，和二十世纪只重形式不识牺牲为何物的基督徒听来，是同样地惊骇诧异。为了激起福音中所记述的那种热情，需要加里肋亚的听众由这些话中感到一种力量。

这种力量，又表现于耶稣所施行的奇迹之中。好像一方面他用奇迹证明他所说的话，一方面他用奇迹增强信众的信心。就连那最缺乏信心的人，也当从耶稣所行的奇迹中看到一种超自然的实在。这些奇迹可分两类：有一些只

是为了要解除人们的疾苦：因为「圣言」取了人性做了人类中的一份子，所以他要藉着奇迹对充满痛苦的人类大发恻隐之心。另外一些便是为了表现他是默西亚，为了藉着他的肉身表现他是生活的天主。

当时要求耶稣用奇迹治疗自己的病人是时常更换的：去了一批又来一批，有跛子，有生瘰疬的，又有生疯瘫病的。当他出了会堂，或下了船，刚一讲话，患病集团就趋之若鹜地围上他了。瞎子用无光的眼睛在搜寻他。聋子把一张没表情的脸对着他，不论什么令人厌恶令人作呕的疾病患者，都会到他面前来，而他总是毫不怠慢地替他们医治。只要他感觉到人对他有一种眞诚的期待，露出一点信仰的苗芽，他就莫不允其所求。

有一次，来了一个患癞病的人，他毫不管梅瑟的禁令(肋 13:45)，悄悄地溜进了人群中，来到耶稣面前，给耶稣看那血红的烂疮，开着疮口，还有许多白毛。他对耶稣说：「主，你愿意，就能洁净我」。可见他相信那种超自然的能力，并且期待着恩赐。这「癞病」究竟是什么样的病呢？因为这个字包含着几种疾病，从鳞癣之类很容易医治的皮肤病，以至一种长脓的骨结核，最后还有那种非人力所能医治的眞正的大痲疯。我们不知究竟是那一种，但不论是什么病，一句话，一个手势，就够了。耶稣伸出手来，说：「我愿意，你洁净了吧！」这病立刻就霍然了。这人高兴得要发疯，就赶紧上加里肋亚司祭们所住的卡德士(肋 14) 城去，照肋未纪(Cades，Kadesh) 的规定，向司祭们证明他的病已痊愈，并感谢天主(路 5:12-16；谷 1:40-45；玛 8:1-4)。

同样我们又看到耶稣治愈一个被人抬到他那里来的瘫子，又治愈一个枯手的可怜人，又应百夫长之请治愈了一个垂死的家奴。而这些受他恩泽的是些什么人呢？不论什么人，并不仅限于他同一信仰的同胞。照史家约瑟夫所说，腓尼基人是犹太人的世仇，而我们看到，当耶稣旅行到腓尼基时，这些「外邦人」，异教徒请求他，他也都应了他们的祈求。就像那个聋哑的瞎子，他把手指放在他耳孔中，又把唾沫抹在他的舌头上，随后只说了一句「厄法达」(Ephpheta，当时耶稣所操之阿拉美语，福音作者见耶稣一出此言，立生奇效，受感颇深，故特以原文阿拉美语标出。)，就是「开了吧！」那人应声就觉得舌头解开了，瞳孔也清明了(谷 7:31-37)。又如那客纳罕 (Canaan，Chanaan，是巴力斯坦未受以色列人占领时的古名。原有居民名客纳罕人，他们笃信异教，为犹太人所不齿) 妇人来求耶稣治好她的女儿，耶稣最初好像推却似的，但是

终于被她那诚恳的谦卑的话所感动了。耶稣说：「拿儿女的饼扔给小狗是不对的。」而她回答说：「主，是啊！可是小狗在桌子底下，也可吃孩子们的碎屑呢！」(谷 7:27-30)。

但耶稣仇敌的力量也是十分雄厚强大，因而耶稣在驱逐它时与它所作的战斗也十分残酷剧烈。例如从他在革辣撒(Gerasa，有的圣经抄本名此地为加大拉 Gadara 或哥尔哥萨 Gergesa) 人的地区，就是革乃撒勒湖东岸所行的驱魔事迹中，便可以看出来。这里有一个附魔的人，住在墓穴里，他非常可怕，谁也不能接近他。这件事给人一个强烈的印象，觉得眞是一场恶斗，而在这场恶斗中，只有天主的能力能制服污魔。这疯子在那里，狂喊乱闹。耶稣出现了，疯子就一直地狂奔到他身旁来。似乎他对要来驱除敌对的力量，高喊着说：「至高天主之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

干？我求你不要磨难我！」可是基督向他说：「邪魔，你叫什么名字？」它答应说：「我名叫军旅，因为我们众多」。耶稣就命令他：「从这人身上出去！」这群邪魔服从了他的命令，一出来，正好碰到一群猪，这群猪就成了它们的牺牲，都从山坡上投到水里死了。这人就好了，安静了，神志很清醒地坐在默西亚脚下。那地方的人一看耶稣以如此简单(革辣撒人见耶稣用极简单的几句话，制服了大批魔鬼，都惊奇不置。)的方式做出了如此可怕，如此动人的事，就都骇怕起来，骇怕这位有这样能力的先知：他们恳求耶稣离开那里，如同说他们怕见天主(路 8:26-39；谷 5:1-20；玛 8:28-34)。 眞正说来，耶稣这种力量确实可怕，但他和魔术士，甚至和梅瑟都相反。一则是因为他的力量只用为济世救人；一则是因为他的力量连死亡也能制服。有一次，耶稣和门徒们在通往纳因

(Naim，Nain) 村去的小路的征尘中，发现了一队出殡的人。他们从纳因下来，走向山腰上挖好的墓穴那边去。一个年青的死人躺在衬板上，殓布裹着僵直的尸身。后面有一个妇人在哭，她什么也不说，也没有请求什么，伤心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也不知道该想些什么。但神圣的同情穿透了这忧伤的灵魂的心底。这是她的独生子，是她唯一的靠山，应该把他还给这个寡妇。耶稣就说：「青年人，我对你说：起来罢！」(路 7:11-16) 另一次是在葛法翁，或它的附近；耶稣刚下船，就有许多人围着他，其中有一人名叫雅依洛(Jairus) 正等着他。这人是会堂长，算一个人物。他的小女儿正要死，他恳求耶稣。也许这虔信的犹太人这时正想着厄里亚(列上 17:17-24)，厄里叟(列下 4:33-37) 都曾使死人复活；他们嘴对嘴，眼对眼，手对手，躺在死尸上，

死者就复活了。因此当家人来报告他说孩子已死了时，他还依旧恳求，他对神圣力量很有信心。耶稣就到他家里去了，一看家中的景象都是办丧事的布置，吹笛的人也正在吹着哀歌。耶稣就说：「塔里塔，古木！」(Talitha cum，亦为耶稣说的阿拉美语) 这五个字，圣马尔谷照阿拉美文原样记载，意即「女孩子！我命你起来！」这话立刻就发生了效验。她服从了，立刻起来站在她父母面前，她父母惊讶得目瞪口呆，倒要耶稣像父亲那样关心地叫她父母快给她东西吃(路 8:40-42；8:49-56；谷 5:22-24；5:35-43；玛 9:18-19；9:23-26)。请看耶稣施行奇迹是如何简单而有力！耶稣在驱魔时既不用犹太教长及魔术士的把戏，甚至在使死人复活时也不用那些大先知的方法。他的意志就足够使自然服从。魔鬼常用着踵事增华的方法。德国的戏剧家哥德在他所写的浮士德戏剧里，就

表现了这一点；而耶稣则正与此相反，用极简单的方式，做出了极大的奇迹。有人说他施行奇迹是靠了魔王的力，他就和缓地回答说：「如果撒殚驱逐撒殚，是自相纷争，那么它的国如何能存立呢？」(玛 12:22-28) 我们在这些事迹中所看到的这个人的作风，都在表示着他对自己使命的自信态度，都在表示着他就是天主。

福音中所叙述的这些伟大场面，似乎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耶稣要在他所选的宗徒面前显出他无比的庄严。治病，驱魔，使人复活，这一切当然都使人觉得被搅糊涂了，并且不合逻辑，可是也还可用理智来对付这个问题，尽力给它一个近似的解释。但你再看看一个人怎样使大自然界的一切能力都服从他，怎样来玩弄那根本不能变更的自然律，那就实在使人惊奇了。有一夜，耶稣经过长时的讲道已疲倦不

堪，在伯多禄的船上睡着了，头枕着船中的坐垫。风起来了。这当是在十二月；大风来自东北经过约但河对岸平原的峡谷，袭向湖上。这是「一种可怕的旋风」；狂风怒吼，波涛澎湃，上下奔腾，有如脱缰之马；这暴风尤为提庇黎雅渔夫所恐惧。门徒们就把耶稣叫醒，说：「老师，我们快要淹死了！」他睁开了眼。从前在一个类似的情景之下，骄傲的凯撒(Caius Julius Caesar，纪元前 101-44 年，罗马大将，旋掌握全国大权，自立为元首，但不久被杀，因彼等想其欲为皇帝。后建立罗马帝国者为其侄孙，即凯撒奥古斯都。自此以后，罗马皇帝皆沿用凯撒之名。)曾经说过：「有凯撒和他的命运在，你怕什么？」而耶稣只是说：「你们这些没有信心的人哪！」于是就站起来，摊开手，对风说：「不要作声！」又对海说：「静下来！」于是宗徒们益形恐惧了，不论他们对他有多大信心，他们却意料不到他们的老师竟能对风和

海下命令，而使风平浪息(路 8:22-25；谷 4:35-41；玛 8:23-27)。

另一次暴风，也同样令人惊异。那一夜，只有门徒们自己在船上。耶稣照一向的习惯在一个空旷无人的地方祈祷。他们从东岸要回葛法翁城，当时大风突起，又把他们刮到湖当中去了。到了早上三点钟左右，他们的手臂感觉酸痛无力。离港还有五六公里，这时出现了一个人影，在水面上，向他们走来。他们一见大为骇然，惊惶不知所措。此时，有一个声音说话了：「放心！是我，不必害怕！」。在黑暗中，这影子模糊不清。急性的伯多禄遂大喊说：「主！如果是你，就叫我在水面上步行到你那里吧！」耶稣对他说：「来吧！」伯多禄就跳下船去，但觉得脚入水中，岌岌欲没，于是就惊疑害怕起来，一下就沉下去了；但耶稣已

用手拉着了他，把他引到船边，使他上了船。这教训很明显：对于要跟随他的人，默西亚首先向他们所要的是一种义无反顾的信心，不论他把他们放在如何可惊的情景之下，都不准他们失去信心。

在亚陀斯(Athos，山，在希腊西北部海滨，古代山上建有隐修院多所，为宗教重地，现今山上依旧有东正教隐修士数千人。)山的修道院中，传有一段幽默故事：有一位很有圣德的人，极为天主所宠爱，在涉过急流时，他只要喊一声「父啊！」天使便把他带到对岸去；以后他升了院长，有一次出巡，他又想用老法子来过河，但他的信心已经变得冷淡多了；急流就毫不客气地把他整个吞灭了。远在此事之前，当伯多禄觉得自己要沉下去时，定然懂得了上述故事内所含的教训。约伯书上说：「天主在海面上行走，就像在坚实的地面上走一样」(约

9:8)。无论何人，尤其是默西亚的亲炙弟子，都不应当忘记耶稣的能力是不受任何限制的 (谷 6:45-56；玛 14:22-36；若 6:16-21)。

这是耶稣十八个月中在加里肋亚山地施行的奇迹。他一面训诲人，一面就用奇迹来证明他的能力。这两次的「增饼奇迹」，当是最有深意的了。在这件事中，他只是为了给几千饥饿的人东西吃，重显了「造物主」的能力，并把圣体的奥迹显示了给人。在他行动的各方面，又表现出同一种性格，他想在他的传道举动中做一个拾级而升的进程：他的启示是一步一步做出来的。例如，在他给人讲话时常是用比喻，同样在施行奇迹以后对于受惠者及观众，都一再的叮嘱他们不要把所见的奇迹传扬出去。对患癞病者，聋哑者，雅依洛和其他许多人就下了这种命令。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

藐，结果他所行的奇迹都被人传扬出去了。这也不必太奇怪，因为他的话所激起的热情已经很大，而比起受到或看到他的奇迹的人来，也就不算什么了。「他愈不许人说，大家愈把这些事传扬开了，因为他们的惊奇是不可制止的」。这句话，或和这类似的句子，在全部福音中不断地可以见到。

现在我们要讨论一个问题，耶稣在他的人性心理方面，对自己所行的奇迹有如何的观感？至论耶稣讲话时，能用言语吸引群众的这种心理，我们还略能了解一些。因为耶稣的言语，虽具有超自然的能力，但平常演说家的非超自然言语，也能打动人心，这还能帮助我们了解耶稣的心理。至于治愈疾病，制服邪魔，复活死人，可又怎么样呢？这里就得放弃一切心理学上的探究，神圣的奥秘还是猜不透。可

是，三部对观福音纪载着很短的一幕情景，似乎泄露了一线秘密。诚然这秘密稍一打开而又立即闭拢了。并且福音中这几行，与其说是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无宁说是给我们提出许多新问题来。

在耶稣要使雅依洛的女儿复活的同一天，人群中有一个妇人，照「法律」她是不应该在那里的，因为她身染不洁的痼疾，由于痔漏而流血不止。她曾试尽一切方法，也没有医好。圣马尔谷直截了当地说：是医生把她的钱赚光了。她也许用过那种奇怪的治疗法，无论谁患这种血漏，以色列的「有识之士」常劝他用这种方法。犹太法典全集中也留有记载，其方法好像是把驼鸟蛋的灰装在一个小袋里带在胸前，或者在那上面还有一颗从白牡骡的粪中拣来的大麦。总之，这个妇人一切方法都试尽

了，为她只留有一种希望了，于是乎她就设法挨近默西亚的身，模一下他外衣的蓝色衣緣。路加福音很确切又很神秘地说：「她的血漏立刻止住了」。耶稣马上就说：「谁摸了我呢？」「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了去」。在围着紧紧的群众之中，他已经知觉到妇人无言地祈求他的能力。妇人战战兢兢地跪伏在他膝下，他原谅了她：「女儿，你的信德救了你，平安去吧！」妇人当时的态度和谦卑的信赖，我们都很可想象(玛 9:20-22；路 8:43-48)。但对耶稣自己呢？这种心理的机械作用，竟能使他感到有人从他身上取去了德能，我们如何能了解呢？从这里似乎可以预感到某种不可思议的神秘：基督神性借助于他的人性而行事。

第三节　地里的麦粒——眞福

现在我们随着耶稣在加里肋亚旅行传道的足迹所至，听他对步趋相随的群众讲些什么。我们读一下三部对观福音，就可以想象出那般情景：群众在广场中集合，降生为人的天主庄严而简单地把教义的种子撒到了地上。雅威，全能而可敬畏的天主，要把他的十诫颁发给梅瑟时，选择了西乃山那宏大而严峻的景色作背景，疾风暴雨，备极雄伟；而为仁言蔼和的耶稣宣讲福音，只要一个很平凡的布景，就够了。一个平静而点缀着几棵夹竹桃的小港湾，或者一片为丘陵环绕的狭小的盆地，这就是他演说讲道的场所。

圣马尔谷写着：「耶稣又在海边上开始施教，有大伙羣众聚集在他跟前，他只得上了一

只船，在海上坐着，所有的群众都在海边地上」(谷 4:1；在福音中平常所说的海，指的是提庇黎雅湖。)。而圣路加又说：「他同他们下了山，站在平地上。在那里有他的许多门徒，还有许多从犹太，耶路撒冷和滨海的提洛和漆冬各地来的民众」(路 6:17，20)。于是他举目对门徒们说……船上的说教和「山中圣训」，包含着全部福音的主要教义。二千年来，凡是基督的信徒，莫不想把这些在加里肋亚各地，所说的话付诸实践的。耶稣这种眞福的说教及伟大的比喻，为世人所不能道出之佳文。假使没有耶稣这种眞福的说教及伟大比喻，人世间将无法见到如此的绝妙好辞了。

关于「山中圣训」是在什么地方讲的，曾有许多意见分岐的争论。有些人认为是在位于提庇黎雅以北十三公里，距葛法翁三公里的塔

布加(Tabgah，Ain-Tabgah) 村旁平坦的丘陵上。古老的传说，就以这里为福音中这一幕的表演地，并且有人还指着零零落落几株老树，名之为「眞福树」，认为它们也是亲聆了圣训的。但这可爱的地方，离湖很近，能和圣经中给人的印象相符吗？因为圣经中明明表示那是一个偏僻的，景色相当幽静的地方。同时，另一些传说又认为是在一个高的平原上，在此有两座并不峻峭的圆山头，两相对崎，形如牛角，名字叫圣卡安哈丁 (Karn Hattin 意思就是哈丁角，Horns of Hattin)， 意思就是哈丁角。这是一片荒凉之地，有黯淡的日光兰草地，大茴香的高色伞形花，和黑色的火成岩，夹着一些绯红的秋牡丹，就像洒着血点。从丘陵的间隙中望出去，可以看到提庇黎雅湖。总之，我们只能想象「山中圣训」这一幕的表演地的背景，是类乎此的。日光普照，

只装点着一些灌木，草地，岩石，和美丽的风景。

圣玛窦和圣路加(玛 5:7；路 6:17-49) 关于「山中圣训」的记述，方式不同。玛窦福音中共有八端眞福，而路加却只有四端，但路加接着说了四端眞福，却为玛窦所略而不谈。甚至两者语气中所着重的也有不同，圣玛窦似乎远较圣路加多用借意，解释了基督的信条。例如他说「神贫」，而不说「贫穷」；不说「饥饿」，而说「饥渴慕义的人」。这些不同决不至于对立而不可解释。圣路加福音是为皈依基督的外教人写的，所以只谈主要的诫律，即爱德诫律。而圣玛窦则要更明显地表现出福音之超越的性格。有时有人问这些圣训事实上是否耶稣多次说教的摘录，由写福音者把它们综合在一起的。无论如何，这两种记载虽有不同，其发

展，其大旨，其主要部分，还是相似的。并且两者都很明显地表示出那种超自然的特有性质，藉此永远可以看出确实是基督自己的教义来。

这篇「山中圣训」的开端，就是这些惊人的奇语，这些奇语被人称为「眞福八端」。耶稣在讲道的开始，就愿先指出要从他所指示的道路进入天国，需要如何的德性，就大声疾呼地说：「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温良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

这还可以了解，因为照旧约的道理，雅威也报偿有德的人。但最令人惊奇的耶稣的道理中说：那些在地上最受轻贱的，倒是眞正受特

恩的。圣路加很明白地说：「你们贫穷的是有福的！你们现今饥饿的是有福的！你们现今哭泣的是有福的！当人…弃绝你们，并且以你们的名字为可恶的，而加以辱骂诅咒，你们才是有福的！」并且，为了要使这思想更加明显，他还加上几句说：富有的人是有祸的，因为你们已获得了你们的安慰。饱饫的人，欢笑的人和受人夸赞的人也都是有祸的。差不多在耶稣同时以色列人中有一位贤人说得不错：「天主的国就是把这世界倒过来」。不应该再在这尘世等待报偿，一切都将在天上取直。在地上，信者所得的唯一报偿只是困苦与磨难，众先知就常是如此。

藉此隐语，耶稣更确切地说明了大于先知的他，对于以色列的「法律」抱何种态度：「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废除「法律」或先知，

我来不是为废除，而是为成全」。天主所立的法律是永久不可变更的，但必须依照它的精神将它守得尽善尽美，超过经师和法利塞人的所谓公义。「法律」教人「不要杀人」，耶稣就将愤怒和强暴，判为罪行。「法律」禁止奸淫，耶稣就要教人目光及心中都不要有邪念。「法律」准许离婚，耶稣却规定婚姻不可拆散 (玛 5:31-32，参阅耶稣卒前数日与法利塞人论婚姻之谈话。玛 19:3-12；谷 10:2-12；路 16:18)。「法律」禁止背誓及发虚誓，耶稣的信徒却该永远诚朴地说眞话，不要指天指地来发誓。古代的裁判是很严酷的：「报复律」(「报复律」按拉丁文 Lex talionis，犹太人根据法律可以报复，以所受者还报仇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至少在原则上是合理的，但「法律」的眞精神应该是一种最高圆满的理想：人要忍受侮辱，放弃自己的权利，宁受不公而不报复，以德报怨，感动仇人。

耶稣的信徒当有怎么样的态度，圣训的第二部分就加以解释。首先，努力修务道德的人必须忠诚而不计较利害：做了好事不必声张，施惠和守斋也不必让人看见。善事不必大吹大擂求天主知道的，他能从你心底洞察一切。其次，对于事物孰重孰轻的注意，使他们宁取道德的眞正宝藏，而不取人在地上所积聚的财富，让神圣眞理的光充满整个的心。信赖天主的照顾是使人得救的首要情念。「首先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这一切就都要加给你们」。因为主是慈善的：凡求他的，他就给；不是他像父亲那样给我们饼吃吗？

在训辞结尾处，耶稣劝勉人把他的道理从速付诸实行。「凡听了我这些话却不实行的，就好像一个愚昧的人，把自己的房屋建在沙土上」。这篇话深刻地表现出耶稣说话时的情

景。这训辞在传布福音的使命的开始约为二十八年六月，是向以后就跟随他的人讲的，所以这就是未来「教会」的宪章。但一面又是对很复杂的普通一般群众讲的，因此又尽量迁就最愚昧无知的老百姓所希望的，说得尽量的率直，易懂。而也正因此，才使我们感动，正因为是这样，所以这些话，在二千年以后，在最不同的民族里，还能感动人的心灵。没有人听了这样的话而能无所动于衷的。例如：「我却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人！」或者：「当你禁食时，要用油抹你的头...」又如：「你们不能事奉天主而又事奉钱财！」因为这些美妙而简单的话，实在打进了人类的心底，赤裸裸地揭穿了人心中的仇恨，狂傲，贪婪等情欲。

第四节　地里的麦粒——比喻

上述这种简单，直率，而完全清楚明白的讲法，为什么耶稣不全施之于福音的教训中呢？在「山中圣训」以后不久，大约在二十八年十一月，耶稣完全改变作风，开始用「比喻」来讲道了。为什么？这是一个大问题，虽然有许多神学家研究过(参阅注 4.1 研究比喻意义的主要参考书。)，但还没有寻到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解答。有些人主张，实际上耶稣演说的风格方式并没有变更，从广义来看，「山中圣训」中也已经有「比喻」，例如那很有名的一段：「你们是地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使它再咸呢？」(玛 5:13) 另外有些注释家以为基督这种变换乃有意的变换；也许是为顾虑到他一起来就遭遇到的抵抗，顾虑到法利塞人的诡计，所以他宁愿用比较隐蔽的话，等他的时候到了，才

使人更清楚了解。

圣玛窦(玛 13:10-17) 似乎解释了这奥秘，但他的解释仍是非常奥秘而容易引起争辩的。听了老师用比喻说话，宗徒们就问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教人？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是给你们知道，并不是给他们知道。因为凡有的，还要给他，使他富足；但是，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由他夺去…因为这百姓的心迟钝了，耳朵难以听见；他们闭了眼睛……但你们的眼睛有福，因为看得见；你们的耳朵有福，因为听得见！」这些很奇怪的话，似乎近于怪诞。如果拿来和耶稣所影射的依撒意亚书中的话比较一下，就更显得带有刺激性：「你们听是听，但不明白。看是看，却不理解。你要使这民族的心迟钝，使他们的耳朵沉重，使他们的眼睛迷蒙，免得他们的眼睛

看见，耳朵听见，心里觉悟而悔改，获得痊愈」(依 6:9-10)。上述「要使云云」等语实在可怕，耶稣引了先知的话，似乎就拿来当作自己的。然而这是否他已对周围民众的无信感到厌倦，而弃之不顾，让他们毁灭了呢？由于下述全部福音的证明，事实适得其反：天主的仁慈不像我们的心情那样反复无常。

在这些酸辛的言辞里，透有一种施爱而不见爱的微叹。然而这些话中，所包括的主要意义，是一种对人类的评语。洞察人心的耶稣看清了人类的意志和热情，具有无可救药的弱点。那些见他施行奇迹而对他喝采的人，当悲剧一来，就要遗弃他的。圣若望也引了上述依撒意亚的话来论以色列人的盲目。基督徒的盲目并不减于以色列人，在以后多少世纪中，不论言语和奇迹，也都没有使许多基督徒回心转

意。那么，怎样办呢？神圣的东西，要给神圣的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珠宝投在猪前！」谁有耳朵，就听吧！有耳朵的人就是虚心受教的人，只有虚心受教的人能懂得耶稣所启示的神秘难明的道理(见玛 11:25。当那时候，耶稣说了这话：「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称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瞒住了智慧和明达的人，而启示给小孩子」。)。因此我们不难明白基督所立的教会，虽然托迹尘世，饱尝世间之苦，而竟有人从这教会撷取圣宠，蔚为大圣。

耶稣在讲道时所用的「比喻」一辞在希腊文中是「比较」的意思。「比喻」译自希伯来文「玛沙尔」一辞，然而「玛沙尔」一辞含意颇广，除含「比喻」之意以外，尚含有「谚语」之意。一句简单的话，如：「医好你自己吧！」那样一句谚语，以及乞丐拉匝禄(Lazarus，路 16:20) 故事的一段记述和那些有名的播种者的比

喻及荡子回头的比喻，同样都是「玛沙尔」。犹太用比喻，并不是把比喻看做说话中的附饰词，乃是把它当做婉转陈述中的主要语(比喻按拉丁文 Parabola；按英文 Parable；按希腊文 Parabole 指「比较」之意，有别于「寓言」，「谜语」，「隐喻」，「意象」等辞，而 Parabole 乃译自希伯来文「玛沙尔」Maschal 一字。但 Maschal 含意颇广，除含有希腊文 Parabole 一辞之意外，尚含有希腊文「谚语」之意。)。

实际上，这些比喻就是绝佳的文艺作品。全部福音，直到耶稣临终之日，都可看到这些比喻。而其中有一些，例如播种者，好种和莠子，明智的童女和糊涂的童女，荡子回头，善心的撒玛黎雅人等比喻，都深刻地让我们存留在记忆之中，它们实在是组成公教文化的主要成分。这些比喻都同样有表现方式单纯而雅健的写实主义的风格，同时又可以说是眞正的诗，完全是心泉的产品而非其它产品。除了圣

若望没有记载任何比喻以外，其余三部福音都把若干比喻集合起来，很明显地是想编成一部比喻大观 (路 8；谷 4；玛 13)。这些比喻，都以天主的国为题。耶稣轮番地以各种事物来比喻天主的国：先比之于麦粒，播种者把它撒下，只有在好地里才生了根。再比作播种得很好的田地，仇人夜间来大把的撒下了很多莠子。又比作芥子，这种微小的芥菜子，比任何种子都小，但却能长出茂盛的枝子，「甚至天上的飞鸟飞来，在它的枝上栖息」。又比作发面的酵母。比作撒在海里的网，罩满了各类的鱼，渔夫就在其中挑选，有些留下，另一些扔掉。更比作完美的珍珠，人变卖了所有的一切，来买它。还比作地里的宝贝，能占有这宝贝就满心喜欢。这些比喻的前后次序无疑地也有一种意义，耶稣首先想说明天主之国的建立，就说种

子自己生长；芥子和酵母是说它的成长；宝贝和珍珠是说它的绝对重要性；莠子和网是说明选择的必要和困难。这些说法也许不能满足过分枯燥的逻辑头脑。但谁能否认这些比喻能得到我们心灵深处的回响呢？

「天国好像一个人，在他自己田里撒了好种子；但在人睡觉的时候，他的仇人来，在麦子中间撒上莠子，就走了。苗长起来，抽出穗的时候，莠子也显出来了。家主的仆人，就前来对他说：人主！你不是在你田地里撒了好种子吗？那么从那里来了莠子？家主对他们说：这是仇人做的。仆人对他说：那么，你愿我们去把莠子收集起来吗？他却说：不，免得你们收集莠子，连麦子也拔了出来。让两样一起长到收割的时候好了；在收割时，我要对收割的人说：你们先收集莠子，把莠子捆成捆，好燃

烧，把麦子却收入我的仓里」(玛 13:24-30)。

圣玛窦振笔直书，记述了这个比喻，请看这是何等绚烂而清晰的一段佳文呢？这些加里肋亚的乡下人，听起来全是自身的经验，无字不晓。经过深耕细作的田地，好的种子播下以后，莠子也就同时长出来，初长时和禾苗很相像，直到那黑的有害的令人生厌的莠实长出来才能分清。这比喻多么分明有力！这种简单的话，使人想到那最后的收获，那时全能的天主要审判万民，将那些害群的莠民烧掉，这种比喻何等动人！它启示给我们恶原的奥秘，我们由日常的经验，知道好种从来不会单独生于地中，仇人总赶紧会去撒些罪恶的种子(每人都能体验到：即在良好的倾向的核心内，滋长着不良的倾向。我们内心向恶的原因，是一极大的谜。古今没有一位哲学家能解决这问题。耶稣用了一个简单而动人的比喻，说明了魔鬼——天主和人类的敌人——如何破坏天主撒下好种子的心田。)。这比喻的艺术，绝

无人工矫饰之处，宛如天衣无鏠，浑然天成，极尽了文章之能事。没有一个作类似这种记述的犹太经师，也没有一位宗徒能达到这种神奇的美，和自然的圆满的：因为没有一位宗徒在这方面敢摹仿他们的老师。

第五节　生命的神粮

大家注意到没有？至少有四个比喻是借用麦子和面饼说出来的。并且在耶稣所说的诸端眞福中，也有和面饼有关联的这一条：「你们现今饥饿的是有福的，因为你们将得饱饫！」这是默西亚栩栩生动的人格中最动人的一点，他时常谈着世间的日常事物，他是天主，却愿有着凡人的作风。我们的顾虑，我们的愿望，我们的怕惧，他都知道并且清晰地知道。他知道，如圣五伤方济各(St. Francis of Assisi，1183-1226，虽然生在风

俗败坏，崇尚逸乐的时代，却遵守着极刻苦的潜修生活。圣人舍弃了一切，却和天主所造的「莠物」恢复了神圣的友爱。为圣人，身体是赞美天主的工具，因此圣人常称身体为「兄弟」。圣人是创办修会之会祖。）自己所说的；「身体老弟」，是有它自己的需要。但这些肉身的需要，都被他提升到精神境界，超然境界了。面饼，酒，这些简单的日常用品，耶稣不仅藉此作比喻，并藉以建立圣体圣事；二千年来，教会还靠此为生。

一天，耶稣和他的门徒在一起，群众密密地向他集拢来，这时他决计要想离开群众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并做一次收心默静。这是春天，二十九年逾越节前不久，在四月初；是稍纵即逝的愉快幸福的季节。山上的草色正葱郁，在淡蓝的天空下，山色清幽，点缀着苍翠的野草和殷红的野花。耶稣和他的门徒在葛法翁上了船，直驶湖心，要到贝特赛达南边空旷

无人的地方去。趋之若鹜的听众，却不愿意耶稣离开他们。对任何有名的人物，群众总是愿意步趋相随，难舍难离的。群众早就猜着先知往那个方向去了，他们就赶紧从葛法翁徒步向东行，浩浩荡荡奔向贝特赛达去。从葛法翁到贝特赛达若想走旱路，必须绕道经过约但河入湖口处之北边的桥，这段路程约有十公里左右。当基督舍船上岸时，群众早已等候在那里了，在湖岸上高声欢呼，喜极欲狂。耶稣所欲做的休息和收心算是下次再说了。

耶稣见到群众打消了他的计划，也丝毫不表示不乐。他就上了一座小山，让热情的群众围着他，又开始宣道，开始治起病来了。时候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天色已经晚了。究竟是如三部对观福音那样记载的：门徒们提醒老师该设法打发这些尚未用饭的人呢？还是如圣若望

所说的：耶稣自己向斐理伯（也许要试试他的信心）说：「我们从那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总之，这成了当时的问题。但耶稣「他自己原知道要作什么」。群众大约有五千人。斐理伯就说：「就是买二百块得纳的饼，也不够每人分得一小块。」二百块银钱（合中国一百银元），对这捕人的渔夫的伙伴是笔大款，但若要买东西给这么些人吃，却又嫌太小了！

默西亚的门徒们似乎感到了极度的困难。我们看到他们每个人都在想办法。西满伯多禄的兄弟安德肋提出了一个报告：「这里有一个儿童，有五个大麦饼和两条鱼」。但他自己也觉得有点近乎开玩笑，所以马上又补上一句：「「但是为这么多的人这算得什么？」然而耶稣仍旧和平常一样，丝毫不动声色。「叫众人都坐下罢」，他说。门徒对管理群众，已有经

验，马上就可以使他们守好秩序。五十一群，一百一堆，在场的人就都分批坐在小山上。于是耶稣拿起饼来，眼望着天，祝谢后，也拿鱼来照样祝谢之后，就把食物分给在场的人，每个人都分到一份，食物好像永不会完，不断在增多似的。每个人吃饱了以后，鱼和饼还有余剩。犹太人老是背着一样箩筐；当作干粮袋或旅行提包用，以致罗马某古老讽诗作者称他们为「背篓子的人」。把吃剩下的零碎块收拾起来，还装满了十二篓子。群众先是惊呆，继以赞叹，终之以热情洋溢，兴奋欲狂。

这件事，是福音中最有名的奇迹之一，四部福音的经文对这件事的记载完全一致(玛 14:13-21；谷 6:30-41；路 9:10-17；若 6:1-15。圣马尔谷 8:1-10 与圣玛窦 15:32-39 还记载了第二次的使饼增多，是在耶稣旅行到腓尼基之后，在得卡波利，和第一次使饼增多的地方很相近。两件事情的区别很小：第二次是有七张饼，在场的人有四千，吃剩的是装满了七

筐。)，足见这件事是千眞万确，不容疑惑的。并且没有比这件事更相合耶稣的仁慈及父怀的了。无神的唯理论者不愿在这里看到一种教训，不愿承认人对全能天主该有信赖心。他们以为默西亚命令开始分食物，正因为他知道群众中有别的干粮藏着，而在适当时机就会拿出来；这种说法与福音上的记载完全抵触，因此又寻找一些别的说法：「他增加了五张饼的营养能力」，或说：「对在场的五千个胃施行了一种催眠作用」(他们因为先入的理论，不肯接受历史的事实，结果不得不想出许多可笑的假定。)。这都是一些荒谬之谈。应该主持的眞理是：除非根本否认福音本身，才能否认福音的说法。贝特赛达那个小贩的几张饼和几条鱼，就是对理性的一种挑战，就是要叫你谦卑一点！

但这奇迹还有一种超然的意义。圣奥斯定

曾问道：「是谁给宇宙食物的呢？不是那使几粒种子生出大批谷物的吗？」耶稣就是做了他天主性所能做的事。他既能使几粒种子生长出大批麦子，那么，用同样的能力也能使饼增多。五张饼好比种子，然而它们不是种在地里，而是种在那造成天地的全能者手中。我们毫不怀疑，看到这样一种情景，那些身受奇迹之惠的犹太人当记起创世纪中那几节，说到从天主的手中，出来一切生活必需品，一切在水中生长的，在地上及在空中生长的，蔬菜禾苗结着种子，树木满生果子。耶稣的神性在这奇异的事迹中发光照耀。

这里还掩藏着另一种神秘的意义。任何人读了耶稣祝圣了饼然后分给众人的奇迹这段记载，不能不立刻联想到以后在另一时机，在他受难的前夕，他又祝圣了另一块饼，并分给周

围的人，当做自己的身体。教会则肯定这奇迹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并把它看作是圣体圣事的预示及预许。

这种解释是无可置疑的，若望福音提示得很清楚(若 6:22-59)。在饼增奇迹后，耶稣躲开了群众的包围喝采，又穿过湖去了。群众又跟着他，又把他找到了，他又得说话。在葛法翁的会堂里，他叫那些还想听他讲话的人聚在一起。既然这一天可以乘船渡水，就当不是安息日(这一天不是安息日，因此众集合在耶稣周围，是一种特殊的集会，和安息日的集会不同。)。会堂的厅空着，可随人使用，耶稣要对这群人说什么呢？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们都还不明白这奇迹的眞意。一位注释家说：「他们不是在面饼中看到表证，而是在表证中只看到面饼」(增饼的奇迹，本来预示圣体圣事的奇迹，可是他们不向这一面着眼，忽略了奇迹的意义，只看到物质的饼。)。普通，人常把天主最珍贵的赐

与，用地上的事物来解释。于是默西亚遂解释说：

「你们寻找我，并不是因为看到了神迹，而是因为吃饼吃饱了。你们不要为那可损坏的食粮劳碌，而要为那存留到永生的食粮劳碌」。「并不是梅瑟赐给了你们那从天上来的食粮，而是我父现今赐给你们天上从天上来的眞正的食粮。因为天主的食粮，是那由天降下，并赐给世界生命的」。以前有过一段相似的话，其中作为象征的是活 水而不是面饼。那撒玛黎雅妇人听了那话就要耶稣给她活水使他永远不渴。葛法翁的犹太人也有着同样的反应，只想着肉体的饥饿，就说：「主！你就把这样的食粮常常赐给我们吧！」但耶稣的回答，却把所谈的事提高了一层：「我就是生命的食粮；到我这里来的，永不会饥饿；信从我

的，总不会渴」。「这是我父的旨意：凡看见子，并信从子的，必获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群众大为震惊，几乎渐感愤怒，这先知竟自以为天主吗？这是对天主的亵渎。于是大家莫不窃窃私议：「这人不是若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亲和母亲，我们岂不是都认识么？怎么他竟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但耶稣一听见了这种话，他的回答更加斩截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从的人，必得永生。我是生命的食粮。你们的祖先在旷野中吃过「玛纳」，却死了…我是从天上降下的生活的食粮：谁若吃了这食粮，必要生活直到永远。」然后他又补上一句，神秘地报告着他那未来的超性悲剧：「我所要赐给的食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世界的生命而赐给的」。

圣若望这位有形而上学家意味的传福音

者，在这里就突破象征的范围，明明白白地讲起教义来。到建定圣体的最后晚餐时，这道理才全部阐明。这里不再是比喻，也不再是奥秘，默西亚命运之牺牲的意义已完全标明。这些对增饼奇迹大加喝采的犹太人，能懂得这奇迹所包含的眞意吗？照着他们对于光荣的默西亚的传统想法，他们当又想到一个重建的王位，在这王位之下，一个具有这样能力的人作首领，倒很理想。他们犹豫不决，不能了解。「我的肉，是真实的食品，我的血，是真实的饮料」。这种奇怪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难道真要把他们所信仰的这个人吃掉吗？那些门徒，在这种神秘地谨严地说话之前，也一时觉得莫知所措。但这有什么关系呢？话他已经说了，以后，他们会懂的(耶稣建立圣体，受难受死，第三日复活后，弟子们才懂得耶稣增饼时，所说的「生命之粮」的意义。)。这些信徒会知道

增饼奇迹，比起在加尔瓦略山上所作的另一种赐与，实在不算什么。并且知道伟大，光辉，生命，没有不是用血换来的。

第六节　前驱之死

圣保禄(希 11:37) 讲到古代的众先知时，说举世皆浊而我独清的先知们，都受尽了各种苦刑……在伯达尼浅滩上，报告救世主立即来临的最后一位先知，也没有逃出先知必该受刑受死的这条公例。这消息传到加里肋亚的湖滨时是二十九年的三月底，在第一次饼增奇迹之前不久；照圣玛窦所说：这也是耶稣突然决定迁地为妙的原因。他过了河，想去斐理伯治内，因为他为政比较宽厚仁慈，而不愿再长久居留在杀害圣若翰的黑落德安提帕的管辖区内。

十个月以来，洗者若翰就被押在寂寞的监牢里，似乎已经与世隔绝了；但玛吉隆德碉堡的处境，纵然偏远，监牢的墙垣纵然宽厚，他还仍旧和他的门徒们保持着联系。由于门徒们的传达，他得知那位圣神降临在他身上的人最初的光荣表现。在二十八年的夏天，耶稣还看到了那「前驱」差来的两个人，问他：「你就是要来的那位吗？或者我们还要等后另一位？」圣若翰已经用过相似的说话：「以后要来的那一位」，来指明那因主名而来用圣神施洗，并且要扬净他的禾场者(玛 3:12)。他已经在耶稣的额上看清天主圣子的表证了。那么这位严苛的刚正不阿的先知改变意思了吗？是由于在监牢中那种很苦的生活使他生出一种怀疑来扰乱他的头脑之所致呢？抑系如犹太人那样朝不待夕地急于想看到基督用政治上的庄严的行动

来证明自己是以色列民族的救赎者呢？或者纯乎是由于他的谦卑，而想使自己的门徒们的信仰，转向默西亚呢？这些我们都无从知道。他这举动的动机是很不清楚的。但耶稣回答他差来的人说：「你们去！把你们所见所闻的报告给若翰：瞎子看见，瘸子行走，癞病人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贫穷人听到喜讯。」这回答既斩截，又适当。这话很明显地影射着依撒意亚的一段经文(依 29:18)，在那经文中就正好引射耶稣所行的这些奇迹，作为基督降世的表证。而不仅是奇迹在百姓中传播的这新的教义，不是也当被接受作为证据吗？因为依撒意亚(依 61:1) 也说过，「永恒天主所差来的默西亚」，应当是「受主敷圣油的，向贫苦的人传报喜信」。圣若翰的门徒恍然大悟，就回去把所闻的告诉了他们的老师(路 7:18-23；玛 11:2-6)。

可是黑落德安提帕继续监视着圣若翰。自从前驱被逮以来，我们看到黑落德安提帕的心绪一直是紊乱如麻。既不安，又谨慎；既猜疑，又恐惧。他的性格相当软弱，犹豫，与狡诈。而史家约瑟夫描写这个人却是酷爱和平的。他对这位先知无疑地宁可保持最初一贯的态度；监视着他，阻挡他影响群众，同时还要待他谦和，因为黑落德安提帕心内如此作想：究竟谁能肯定杀掉若翰而不受天主的裁判呢？黑落狄雅可不是这样着想。谁要是触犯了女人们的爱情和雄心，他们是决不能宽容的。何况触犯了这位性格高傲刚猛的黑落狄雅呢？黑落德安提帕就在自己心底秘密的愿望，和黑落狄雅对他的尖锐的影响之间，大施手段。用基督的一句话来说，他实在是个「狐狸」(路 13:32)。同时又有一句很老的谚语说：「狐狸是狡猾

的，然而终将被人捉住」。天下的男人总是很少能逃得掉意志坚强的女人的控制。

在这里，史家约瑟夫所提出对这事件纯政治的解释就显得不够了。他说：「黑落德怕圣若翰的权威会引起他的某些臣民的叛乱，就宁可先把他消灭，免得将来引起革命而后悔」。如果他的心理只是这样简单，那么在二十八年五月把施洗者逮补以后，直到二十九年三月才把他杀掉，这事我们就觉得不可解了。圣若翰幽禁在玛吉隆德监狱里，决不可能还发生什么有效的行动，使这小暴君不安的。福音中(谷 6:14-29；玛 14:3-12) 所记载的那件事情，比较更近眞相。先知之死的眞正原因，是由于黑落狄雅的怀恨。因为若翰曾责她淫乱，而她便要用尽一切手段阻止这声音再向她来絮聒她的罪恶。

至于黑落德安提帕到美索不达米亚的旅行，当在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之间的那个冬天。史家约瑟夫只提到了这次旅行，而没有记载它的年月。当时玛待人的王阿塔巴努斯(Artabanus)来侵占罗马世仇帕提雅人的领土；这位国王睡在大量黄金制的床上，以古代波斯「众王之王」的高傲，戴着达理阿与薛西斯(Darius，Xerxes 是两位很出名的波斯王。)式的王冠，提庇留认为很可以同他结盟，就派使臣维泰利阿及大批属员驻于帕提雅境内的幼发拉底河一带。这多疑的皇帝又让这分封在加里肋亚的君王也随维泰利阿出使，并给他一个很难的任务，叫他去秘密监视这位使臣。我们很可以相信这个犹太人很尽责，因为提庇留曾向他表示感谢，而维泰利阿(Vitellius)则怀恨在心，黑落德安提帕不久也就尝到了这事的后果。在玛待和罗马的盟约订立之

日，黑落德安提帕便命人置木筏于河中，两端以缆系于河岸，在木筏上建一蓬帐，在帐中大设宴席，据史家约瑟夫的记述，「这宴席穷极奢华」。

假定把黑落德安提帕的美索不达米亚之行放在这个冬天，至少可以解释两个不易索解的问题。第一就是，多疑的黑落德安提帕因为不在本国，所以耶稣才能在他境内传道，引起民众的拥戴，而并无遇到任何禁阻。其次就是为什么这小君王在三月，提庇黎雅气候正好的季节，不住在提庇黎雅而去到那风沙蔽日，山岭崎岖的玛吉隆德？因为从巴比伦到巴力斯坦平常走的路是经过玛吉隆德附近的摩阿布山，黑落德安提帕在经过摩阿布时，就到了玛吉隆德。

依照福音的记述，随黑落德安提帕在这辽远的行宫里的有大批随从。如圣马尔谷所说：「他的重要官员、军官和加里肋亚的显要」都在那里了。黑落狄雅也在场，她终于得到了执掌行宫之职，并因此以自豪。和她在一起的还有她的女儿撒罗默(Salome)，是一个很年青的姑娘。在宾客之中不知是否也有阿格黎帕和斐理伯，阿格黎帕是黑落狄雅的弟弟，本被拘禁在玛拉太，黑落德安提帕代他向提庇留说情，才获得了释放。黑落德安提帕并且给了他一个肥缺，让他治理提庇黎雅，结果成了反宾为主噬脐莫及之势。斐理伯即黑落德斐理伯第二，是黑落德安提帕的弟弟，他自己也是分封在哥蓝尼底及特辣曷尼(Gaulanitis，Trachonitis) 的君王，是

撒罗默未来的丈夫。这宴席极为丰盛。黑落德一家人都爱豪华：大黑落德一饮一食都是用金的碗盏。这些「以四海为家」的王子王孙们喜欢戴罗马人习惯戴的花叶扎成之冠。宾客们照习惯都躺在床上，擦着玫瑰香油，穿着没有袖子的长袍，手臂更可伸曲自如。山珍海味供他们恣意饱啖，醇醪旨酒又供他们畅飲。如德训篇所说：「酒席间伴奏的音乐，有如金饰上的红玉印章」(德 32:7。德训篇 Ecclesiasticus)。在这种宴席上，乐师们弹着声音低沉的犹太竖琴，和声音尖锐的竖琴；吹着各种箫笛，或声音极尖锐的小笛。当上菜稍有间歇时，就有些女郎前来跳舞以娱宾客。撒罗默就在玛吉隆德众跳舞女郎中出场。

根据福音中简短的记载，许多画家都曾构想过这个奇怪人物的形像。她是一个秀外慧中，玉貌忍心的尤物。罗浮(罗浮艺术博物馆，在巴黎，Musee du Louvre) 博物馆中卢伊尼(Bernardino Luini，1475-1533，意大利画家达文希 Leonardo daVinci 的弟子。) 的名画，倒很能表现出这个人物：神秘莫测的面容，显出极端的逸荡和无比的优雅，赭色的秀发配上碧绿的眼睛，这美丽年青又肉感动人的少女，用盘子端着若翰闭着眼睛的头，毫无怜悯与恐惧之情。她大概是十三四岁，在犹太的女郎，这正是最能动人爱悦的妙龄。

福音中说：「她进来跳舞，获得了黑落德和同席人的欢心」。贝督英 (从贝督英人的舞蹈中，可以约略猜测撒罗默跳舞。黑落德一家源出伊丢密阿人即贝督英支派的后裔，贝督英人一千多年就在犹太南部过着游牧生活。) 人的跳舞，就像我们在叙利亚和外约但(外约但 Transjoran，在今约但河东岸，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外约但国。)

还可看到的那样。用尽了既热烈又细腻的姿势，以刺激观众的官能。跳舞的女郎穿着厚重的蓝黑色毛呢裙子，厚厚的就像那种用钢箍张开的女裙一样，披散着头发，双臂贴着身子，慢慢地走向男人们旁边烧着的火堆。她先随着乐队和合唱的节奏，摇摆着头。「夜间我在床上，寻觅我心爱的；我寻觅，却没有找着…城里巡夜的卫兵，遇见了我，我便问道：你们看见我心爱的吗？…」(歌 3)既而节奏急促起来，那少女把颈窝尽量向后弯，回环旋转，只见她的面部下陷，头像被长发的重量坠的仰垂下去了。于是伸开双臂，做爱的授受表现。高举着的下颌像与舞伴挑战。她立定旋转，双臂外张，好像乌鸦的翅膀，一直旋转，不停地往来倏忽；浓密的头发一下一下击打着腰部和胸部，当在较慢时，只见她的脸部，鼻子缩紧，

嘴紧闭着，双眼都像在尽欢中变空了。合唱者用手击节，愈来愈快！见注 2.1！「归来，归来！叔拉米特(叔拉米特 Sulamite，见注 2.1。)！归来，归来！让我们看看你！」(歌 7) 当转到那炭火边时，简直不再像一个女郎在跳舞，而像是一个黑而蓝的火把，在断续的喘息中扭曲。当笛声和琴声歌戛然而止，这跳舞女郎就倏然倒地，好像火焰熄灭了似的。

于是，那马尔谷福音记载着，王对女童说：「你要什么，向我求罢！我必赐给你！」。他还发了誓：「无论你求我什么，就是我王国的一半，我也必定给你！」沙乐美就去问她的母亲：「我该求什么？」黑落狄雅回答说：「洗者若翰的头！」女孩急忙奔回王前求他说：「我要你立刻把洗者若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王万分忧愁，可是由于他曾在宾客之前

发了誓的缘故，不敢拒绝她的要求。

「黑落德遂即差遣卫兵，吩咐把若翰的头送来。卫兵便去，在监斩了若翰的头，把他的头放在盘子里送来，交给了那女孩，那女孩送给她的母亲」。照圣热罗尼莫说：黑落狄雅为了表示她的恨情，就把一支铁笔刺进那个曾冒犯过她的舌头。

当时「施洗者」对自己将遭到的不义之杀害抱什么态度，我们毫无所知。无疑地只是无言的等待而已。他自己已经说过：「我却应该衰微……」这谦卑的前驱自知任务终了，便保持了缄默到底的态度。教父们常常解释这伟大的极感动人的事迹，并主张其中有很明显的象征意义，即恶战胜了善；这是以整个尘世作睹注的长久的斗争。金口圣若望(John Chrysostom，347-

407，天主教第四世纪教父，君士坦丁堡宗主教，擅长演说，号为「金口若望」，皇后攸多克西阿（见下）行为不检，圣人严词评击，因此革职，充军而卒。）说：「没有比淫荡的女人更坏的了，任何人要反对她们的计划，必将遭到她们的荼毒」。他自己就在类似的情形下，为毒恶的皇后欧多克西亚(Eudoxia，第四纪末年，东罗马帝阿卡狄乌斯 Arcadius 之后。）所处死。而圣安博(Ambrose，340-397，第四世纪教父，米兰总主教，奥斯定因圣人的感化弃邪归正。圣人又为天主教礼仪用的乐曲的最早提倡者。）高喊着：「正义的人为淫妇所处死，先知变成一个舞女的跳舞费。你这残忍的君王！使这双眼紧闭的与其说是这致命的一刀，毋宁说是你的穷奢极欲！而这谴责你使你不能容忍的嘴，你看着吧！它不作声了，但是你还是怕它！」

事实上，这昏王虽免除了若翰当场的面责，然而却感到了若翰的声音的威胁。这声音已变成他的良心的声音。他相信亡魂，和他的

祖父大黑落德一样。有几个月大黑落德一直好似听到他杀掉的玛黎安乃的精魂在呼喊他。当人和黑落德安提帕说到耶稣时，他相信是若翰藉着他的身体复活了。史家约瑟夫说：犹太民族都认为此后发生的许多祸事，以及使黑落德安提帕和他的妻子那样的下场，都是杀害这位先知一事的因果报应。黑落德安提帕受了他以前的岳父，纳巴泰国王的攻打。黑落德安提帕打败了，就向他的朋友提庇留告急。提庇留派维泰利阿来帮助他；但这皇帝正在这时死了，而这位维泰利阿因为和黑落德安提帕一同出使幼发拉底时曾受过他的作弄，还怀恨在心，于是就让阿剌伯人对提庇黎雅这小王国尽情地攻打，占领和掳掠。此后，黑落德安提帕与阿格黎帕不和，就差遣他这个年青的内弟去另谋出路。黑落德安提帕活该垮台，机灵的阿格黎帕

运气太好，成了罗马皇帝卡里古拉(Caligula，37 年继提庇留为罗马皇帝，41 年遇弑卒，以残暴著名。)的知心朋友。那时黑落德斐理伯第二刚死，阿格黎帕就受这位皇帝之封继承了他的地位。即位后，他认为首当急图的事，就是并吞黑落德安提帕的领土。黑落德安提帕因了罗马皇帝的一道谕旨，离开提庇黎雅，到高卢(Gaul 古地名，今法国，比国，瑞士及意大利北部。)去过流放的生活。黑落狄雅倒很忠诚，也随他往高卢去了。

可是，若翰死后，他的门徒倒还能收领他的遗体。根据古老的传说，我们得知他葬在撒玛黎雅。而在赛巴斯特，即古代的撒玛黎雅城，有一个教堂，现已改为回教的清眞寺，在此还存有这位前驱的纪念。然后他的门徒去把这消息告诉耶稣。福音中丝毫没有说起基督听到了这消息做了什么论调。论到黑落德安提

帕，耶稣知道他的为人，我们也能想到，这位既懦弱又残暴的君王，将来在监临耶稣的受审时，是会使恶众羞辱耶稣的。论到先知必遭的结局，若翰之死，这件事在他毫不觉得新奇。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他将来的结局是什么(耶稣自知将和古代先知及圣若翰一同遭遇，被人杀害。)。我们不知道他当时说些什么，来颂赞那走在他前面并且为了主持正义而流了血的人。早在几个月前，当若翰的门徒来问耶稣是否是默西亚，及至他们刚走之后，为了澄清一切混淆不安的气氛，耶稣就曾给若翰一个庄严的颂赞：「你们出去到荒野里是为看什么呢？为看一枝被风摇曳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为看什么？为看一位穿细软衣服的人吗？啊！那衣着华丽和生活奢侈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看什么？为看一位先知吗？是的，我告诉你们：而且他

比先知还大。关于这人经上记载说：『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他要在你前面预备你的道路。』我告诉你们：妇女所生的，没有一个比若翰更大的！」(路 7:24-28) 在这位前驱从历史上隐去了的时候，还有什么颂词比这种颂词更为切合的？

公教的礼仪，在这纪念洗者「圣若翰授首」的日子，要为他念旧约中的这一段：「正义的人像棕榈茂盛，似黎巴嫩的香柏高耸。他们被栽植在上主的殿中。」(咏 92:13)。弥撒经文中称他为主的「殉道者」，实在确当！他是基督的第一位作证者，他的证据是用血来作标志的。在多少世纪的教难中，无数殉道者牺牲热血来作为雨露，灌溉这神圣的土地，才长出了耶稣的教会，圣若翰就是第一滴神圣的血雨。

第七节　敌对和反抗

三部对观福音记载洗者若翰之被杀，正是在黑落德安提帕心中对默西亚的行动起了猜疑的时机。「耶稣的名声传扬出去，黑落德王也听到了。」(谷 6:14)。他听见了耶稣所作的一切事，甚觉疑惧不安。因为有人说：「若翰从死者中复活了；有人说：是厄里亚出现了；还有人说：是一位古先知复活了」(路 9:7-9)。黑落德不安地自言自语：「若翰我已经斩首了，而这人到底是谁？」

耶稣一开始公开宣传福音，几乎就引起了一种敌对的运动。国王黑落德安提帕的这种反应，疑惧，无非是其中的一个表现。这种运动不断地增强，扩大，终于变成了一种反耶稣的秘密联盟。这种联盟的核心是法利塞党。这些

思想保守的死硬派，决不容人对传统和教条有所变改，他们把整个宗教当作是他们的私有物。现在出现了这样一个人，既不属他们一党，更不属他们的任何学派，却吸引了许多人去跟随他。他们自然要不高兴，自然要睁大眼睛注视着他了。在加里肋亚，也和任何有犹太人的地方一样，那些热狂的法律学士，互相联合起来，结成一个政治上或精神上具有同样利害感的集团。起初他们似乎只是秘密注意着耶稣，也许私下还想使耶稣为他们那一党所利用。以后就愈来愈不安起来，在加里肋亚的法利塞人就向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朋友老师们告急。于是耶路撒冷的法利塞人就派些间谍来侦察这位新先知的行动。从那以后，我们在福音所记的许多事迹中，就不断地看到这群人在背后捣鬼，向他问些不怀好意的问题，设下各式

各样的圈套，企图阴谋杀害他。

圣马尔谷 (谷 2:3) 和圣路加 (路 5:6) 记载了以下五件事，表现出耶稣平静地对抗法利塞人。圣玛窦 (玛 9:12) 则把它们分开记载。不论怎样，眞相总是如此：一有机会，默西亚就总让人清楚地看到，他的教义和经师们那些空洞繁琐，迹近儿戏，毫无实际意义的论证，是绝不相同的。他总是很平静，很果敢地，嘲笑着法利塞人那些无益的规条。

有一次，还是他刚刚开始传道的时候，在二十八年的五月底或六月初，耶稣在葛法翁一个朋友家里讲话。派来侦察他的经师和法学士们也来到那里，小心翼翼地听他讲话。外面群众很嘈杂拥挤，许多人抬着瘫痪病人来求他治愈。其中有四个 (此处说是「四个」抬病人者。用畀床抬病人，「两个」人就

可以做，为什么此处说是「四个」人呢？因为病人急于要去见耶稣，仓猝间，无暇将病人置于畀床上，因此就用「四个」人抬起病人所用着的床来，去见耶稣去了。)，因为看到人太挤无法接近耶稣，就妙想天开地把病人系到屋顶上去。在豪朗

(Hauran 革乃撒勒湖东高原。)地方有许多房子，到现在还可看到这种构造：平平的屋顶，梁上架着棕树枝或芦苇杆，上面铺着一层和着石灰的干草之类的垫子，再上面铺一层薄薄的泥灰，整个是相当软的，一阵大雨就可以把它打漏。这几个抬瘫子的人，就是把屋顶盖着的泥和草掀一个洞，而后从这临时的天窗把病人像个包裹似的系下去，放在耶稣面前。这种冒失的举动，并没有使他不高兴。他只以为这举动表示着他们的信心。因此他就说：「孩子，你的罪赦了!」这句话，无疑地是说给法利塞人听的。他们忿怒填胸地说：这人说什么？只有天主才

能赦人的罪，这是亵渎天主！但耶稣知道他们心里想些什么。这短短一句话，就是要使他们知道他是谁，尽管他们不愿了解。生活的天主，要使这病重不起的人痊愈，也不比赦免罪过更难些！他就向瘫子说：「起来！拿你的床，回家去吧！」

不久以后，耶稣又到海滨，众人跟着他。葛法翁是一个临界的城市，有许多收税的关卡，在这些关卡上有许多卑鄙的贪财的税吏和差役。这些「税员」和那种替罗马人压榨各省人民的大包税人实不能等量齐观。他们都是些下级属员，不见得个个都是良心极坏的人。但他们参与了诸王侯和罗马皇帝的横征暴敛，助纣为虐，因此为人所憎恨。犹太法典中有一条就把「杀人犯，强盗和税员」作为是一丘之貉。照法利塞人的教义，是只要稍和他们有点

接触，就会被玷污的。圣马尔谷和圣路加记载这一幕情景时，把其中的主角，名为肋未(Levi)——这名字是不在十二宗徒的名单之内的——而第一位写福音者，则谦卑地确切指明，这里所说的就是他自己——税员玛窦。当时耶稣在税关前经过，向其中一个税员看了一眼，也和看穿了纳塔乃耳心事的眼光一样。这位肋未玛窦就立刻站起来，跟着他走了。在自命纯洁的人看来，这是一种丧心病狂！这还不算什么，而这位先知竟又接受了邀请，到这新收的门徒家里，和那些卑鄙的人同席吃饭！

法利塞人对耶稣感到怒不可遏的，是他对那些他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则，表现着藐视的态度。当他们诘责他和这些可恶的税员打交道时，他就以一种很平静的合逻辑的态度回答他们：「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而是有病

的人；我不是来召义人，而是召罪人。」要问他，既然法利塞人甚至施洗者的门徒都守大斋，为什么他的门徒毫不在意守大斋呢？你看，他一下把这问题跳过去，好像这问题不值一答！实际上，唯一合法的守斋，只是过「赎罪祭典节」(「赎罪祭典节」按拉丁文 Dies Expiationum，按希伯来文 Kippur，见肋 23:22。「帐棚节」前第五日为「赎罪祭典节」，可读注 1.3。) 时的守斋，再加上有时公议会或会堂里为了禳灾除祸，示哀志庆而下令临时举行的守斋。可是那些法利塞人增之又增，结果，随时皆斋了！一年之中每个星期一和星期四，都可碰到他们穿着素服，表示自己正在「忍饥挨饿」，以敬事天主！最初的基督徒，为了要表示和他们不为一丘之貉，就禁止在这两天守斋。耶稣本来也可以根据「法律」，引经据典，和他们反驳争辩一番。但是，不，他只是给了一个好似答非

所问的回答。这回答无疑是只对他自己的信徒说的，因为在这里也预言了他自己将来的命运。他说：「伴郎与新郎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岂能叫他们禁食？但日子将要来到，当新郎从他们中被劫去时，在那些日子，他们就要禁食了。」(耶稣称自己和宗徒相处，如新郎与亲友的婚筵。受难，复活，升天后，宗徒将进入克苦斋戒的阶段。)。然后他又很明显地带着嘲讽说：「没有人用未漂过的布作补钉，补在旧衣服上的，因为补上的必扯裂了旧衣，破绽就更加坏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入旧皮囊里的；不然，皮囊一破裂，酒也流了，皮囊也坏了。」。旧的套衣皮囊将要撑破，这几个嘲讽的字眼是否指着法利塞人所死守着的诫律呢(教会因基督赋与的新精神，取缔了古犹太教与尚形式的旧制。)？

法利塞人所坚持遵守的不过只是一些规条，规条固然也是可尊重的，然而究其实，并

不是当严格遵守的诫律。可是甚至「法律」中规定绝对当遵守的诫命，耶稣故似乎也爱守不守！在梅瑟所规定的一切法制中，法利塞人认为最重要的是每七日的一天休息。对于安息日，他们眞是竞相精雕细刻，踵事增华，刻骨镂心，无所不用其极！在犹太法典中有关安息日的条文里，总计不下三十九类的动作是在安息日所禁止的。其中包括写两个以上字母，解一个结，带一个包裹走一公里有余的路程。在安息日生的鸡蛋是否可以吃，他们还有争论。但以下的事是确定了的，就是在那一天不许装假牙齿，或带三种以上的护符。这三种护符就是狐狸的犬齿，蝗虫的卵，吊死人的钉。只要把这些荒唐怪诞的规条随便引几条，就可以明了为什么耶稣要使人恢复其简单而正常的意识了。经师们有一条规则：「在安息日不能砍折

树枝树叶，也不能采摘果子」。而那一天，耶稣的门徒们掐麦穗吃，法利塞人见此恚甚：「你看！他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许做的事？」我们似乎可以听到那平静的声音，也许有点讥讽地回答他们：「你们没有读过：达味和同他在一起的人，在饥饿时所做的吗？(耶稣引用撒上:第二十一章的故事。)？他怎样进了天主的殿，拿起供饼来吃了，又给了同他在一起的人吃。这供饼原不准他人吃，而只准司祭吃。」「安息日是为人立的，并不是人为了安息日。这种诉之于人本性的论证，对那些只知守外表礼仪的人毫无效力。他们只因此更加愤懑，而耶稣则火上添油：在一个安息日又施行了奇迹，治愈了一个不幸患枯手病的人。于是，他们心中再无任何迟疑犹豫的余地，就立刻退出，与黑落德党的人商议谋害耶稣的方法。

因此，基督一开始讲道，就和当时那些只顾形式的伪善者站在了对立地位。福音中明明记载，他一出茅庐，就成了「反对的目标」(见第二章第六节。又见第七章。)。使他在三十年的逾越节受刑致死的那种阴谋结党，可以说在法利塞人一发觉他所趋向的目标时，就已经成形了。经师们去和自己的敌人黑落德联盟攻击耶稣。黑落德党可能是因为政治上的关系，怕他引起群众的叛变才来攻击他的。但法利塞人则是完全为了另外一种原因，是因为他自称天主而攻击他。圣若望(若 5:1-47) 一段长篇的记述，把这事实表现得很清楚。耶稣上耶路撒冷去过节，大概是「五旬节」，就是现在的圣神降临节。他来到贝特匝达(Bezetha，亦作 Bethesda，见注 4.2 贝特匝达的水池。) 地区的一个水池旁边，这水池在把燔祭之羊送进圣殿所经由之门的附近。池的四周有四条廊，中间又有

第五条廊把它切开。水池的旁边是一个群众聚集，人声嘈杂的场所。当时犹太人说这池子的水有治病的能力：当水里发生动荡时，凡第一个投进去的病人一定能得到痊愈。「在这里躺着许多患病的，瞎眼的，瘸腿的，麻痹的，都在等候水动。在那里有一个人，患病已三十八年。耶稣对他说：你愿意痊愈吗？那病人回答说：主，我没有人在水动的时候，把我放到水池中；我正到的时候，别人在我以前已经下去了。耶稣向他说：起来！拿起你的床，行走吧！那人便立刻痊愈了，拿起自己的床，行走起来；那一天正是安息日...」。

当时，耶路撒冷的法利塞人对这事的愤怒诽谤，当然也和他们在加里肋亚的同党一样。

但耶稣为了我们所不明的理由或者也许是为了准备以后在圣城发生事件的道路(耶稣以自己的圣死和救赎的牺牲废弃了古教中关于安息日的法条)，就这机会，解释明白了他的态度。当那些人责他违反了安息日的规则时，他回答说：「我父到现在一直工作，我也应该工作。」(天主不停地在工作。耶稣是降生为人的天主圣子，他来到世间，为了实行天主圣父的工作，因此不应受古教繁琐条例的限制。)。对加里肋亚的法利塞人，他不是简洁地说过：「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吗？这里，他更明确地表明，他就是见证，是「父」所差遣来的，他们「还要看到他成就比这些更大的工作！」睡在坟墓里的人因他的呼喊都要出来(世界末日，全人类听耶稣的呼唤而复活，受耶稣的审判。)。审判的权柄就操在他手里。法利塞人不断地研究「法律」，然而却不了解。眞正解释「法律」的人是他——是默西亚。梅瑟自己就要控告他们，控告他们不懂自己的眞正的「法

律」，他们之所以不懂，是因为他们缺乏信心。这些法利塞人骄傲自满，沉醉于虚荣浮华中，已经完全成为麻木不仁了！因此，这种对立成了一种根本的对立。耶稣的仇敌或者是接受他的意见而皈依他，或者是加强打击，置之于死地。这事在今日还很容易了解：在宗教问题上，人类的思想永远是非此即彼的：基督教的教会，甚至在产生之前，就已有仇敌了。

对默西亚的宣教，还有其它一些无关宏旨的反对。圣路加在记述耶稣于纳匝肋的会堂里(见第三章第九节)宣读圣经一事之后，紧接着又记载一事，但和圣马尔谷及圣玛窦(路 4:22-30；谷 6:1-6；玛 13:54-58) 的记述参照一下，这两件事似乎应该隔开几个月。凡是要立大功成大业的人，在他亲近的人之中必常遭到反对和窘难。耶稣到了纳匝肋，他的本乡人就包围着他并且催迫他说：

「我们听见你在葛法翁城显的奇迹，在本乡里也显吧！」这种要求，语气的尖刻和妒忌，从基督的回答中就可猜想出来。默西亚之来临，并不是只为他的桑梓故人造福利的。古时伟大的先知厄里亚，在荒年时，并不曾赈济天选民族，却赈济了漆冬地方匝尔法特(Sarepta，见列上 17:9)城一个卑微的腓尼基人的寡妇。再者，他也没有治愈以色列人中患瘫病者，却治愈了一个异乡人即叙利亚人纳阿曼 (Naaman，见列下:5) 的瘫病。这种做法，显然是不会讨好犹太人的。犹太人原来深信只有他们自己能独得救恩。因此，他们几乎活活气死；耶稣在他们中间没有显任何奇迹(玛窦福音说出不显奇迹的原因，「因为他们不信」，见 13 章，57 节)，并且预先告诉他们说别的民族将要分享以色列的光荣。因此他们「便都愤怒填胸，起来把他赶出城外，领他到了山崖上，要把他推下去，他却

由他们中间过去走了」。经文中暗示出他不知怎样奇怪地一下就不见了。在纳匝肋西南二公里处，有一悬崖，并不很高，据说，就是犹太人要把耶稣推下去的地方。

「没有先知在本乡受欢迎」。这句古谚乃代表各民族的思想，并且表现福音中的这件事实。伟大人物能得他家人的了解已属很难，要得本乡人的了解就难于上青天了！在这些纳匝肋的乡人看来，耶稣可算个什么呢？还不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和他们中间的每个人不是完全相同吗？只有他母亲心中明白他诞生的神秘。我们看到耶稣本乡人甚至他最亲近的人对他所抱的态度，就很可以明了他们视耶稣为如何平凡无奇的常人了。只有和他生活在一起的人们认识他。他家里的人，例如他那许多堂表兄弟姊妹们，对他抱什么态度呢？很简单：木秀于

林，风必摧之！因此，他们也就顺着别人「长舌者」对他们说的话，说他已经是「丧心病狂」了！「丧心病狂」！古代的许多先知都得过这样的考语！他们甚至想着要把他囚禁起来 (谷3:20-21)。

这种由于家庭的不信任和假谨慎而来的反对，耶稣认识得很清楚。在最初的时机，他就为了教训我们人而把人彼此间亲疏的关系讲明了。有一天，当他在教训人时，有人来对他说：「看，你的母亲和你的兄弟在外边找你」。他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遂环视他周围坐着的人说：「看，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因为谁奉行天主的旨意，他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母亲」。对于依照基督精神生活的人，家庭的关系是一种牵累(耶稣爱圣母超过任何人，耶稣说这话的用意，在说明精神的关系高出血统的关系。)。在由福音而产生的

「教会」中，凡甘受同样的危险，接受同样的洗礼，并且生活在同一爱德中的，就是「兄弟」(谷 3:31-35；玛 12:46；路 7:19)。

第八节　基督「眞正的家庭」

在全部福音中，我们都可看到那些对耶稣抱热情的人。当法利塞人和耶稣作对，以及他的本乡人对他不了解时，这些人使耶稣得到安慰。他们是教会信徒的先进，最初的基督徒也就是由这些人组成的。福音中屡次说到「群众」，他们究竟有多少人，很难计数。照福音中几处的指示来看，例如两次增饼奇迹时，群众可能有好几千人。在这样的蕞尔小国，这是很可观的数目了。他们来自各处。首先是加里肋亚的各城：葛法翁，玛格达拉，贝特赛达，苛辣匝因(Corozain，城名，在革乃撒勒湖北。)，此外还有希腊

人及罗马人占势力的城市，如塔利该和提庇黎雅，还有比这些城市更远的地方。依照福音的经文，我们看到也有犹太省，班尼阿(Panias，Paneas，斐理伯的凯撒勒雅别名，亦指赫尔孟山南部地区。)和特拉克尼的犹太人，从荒原而来的依杜默雅人，提洛和漆冬的腓尼基人，外约但及叙利亚的人们。圣路加说：「他的名声更传扬开了，遂有许多人齐集来听教，并为治好自己的病症(路:5:15)。

而这些群众是些什么人组成的呢？当然都是些很卑微的人。请看圣若望记叙法利塞人商量陷害耶稣时说的一段话，就知道了。他说：「首长中或法利塞人中，难道有人信仰了他吗？这些不明白「法律」的羣众，是可诅咒的！」(若 7:48-49)观此，毫无疑议，在那些热情地跟随默西亚的人们中，所谓「上流人」是寥若晨星的。他们不曾考虑到要冒险牺牲一切来跟

随他。他们大多数是些「普通人」是倨傲的经师学士们从心底里瞧不起的平常小民。然而耶稣对那些有「义人」之称的人说：「税吏和娼妓要在你们以先进入天国！」(玛 21:31) 默西亚周围既都是这些有「罪人」之名的人，那么在他受刑时法利塞人依照「物以类聚」的原则，把他放在两个强盗当中。

有时，从福音的几段记述中，我们可以看清这些信众的心理。当「山中圣训」后不久，耶稣又来到了葛法翁城，有几个被当地的百夫长差遣来的犹太人来迎接他。百夫长有指挥戍卒之权：他是某一罗马派遣军或黑落德安提帕所佣雇的军官，总之，是深信「军纪神圣」原则的！他大概总是一个老兵，慢慢升到了一个连长那样的阶级。他身佩葡萄干徽章，这徽章为他好像总司令的指挥刀一样。但在外省的小

城中，他也就算个大人物了。他和犹太人相处得很好，那几个被派来的年老的犹太人对耶稣说：「他堪当你给他做这事，因为他爱护我们的民族，又给我们建筑了会堂」。他也许是一个所谓「敬畏天主」的人，但并未曾完全加入以色列的团体，尤其不愿受割损礼，只不过是深信唯一天主，遵守法律而已。

这百夫长的仆人病了，有人请求耶稣去看看他，医好他。耶稣接受了这个请求，正要向这军人住的地方去，第二批派来的人又到了。这百夫长大有深谋远虑，他表示自己这样一个不值什么的人，一个外教人，能劳动这尊贵的先知为他这样费事吗？他叫差来的人对耶稣说：「主啊！不必劳驾了！因为我当不起你到舍下来，为此，我也认为我不堪当亲自到你跟前来，只请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

了」。这人不对耶稣说：为了使我的仆人痊愈，请你祷告一下，却说命令一下，他的信心是何等之大啊！因为他很知道命令的力量，他相信军纪，因而也相信耶稣。他又确切地说：「我虽是受派在人权下的，但是，在我下也有士兵；我对这个说：你去！他就去；对那个说：你来！他就来」。因此他想着：主啊！你只要对我也这样就够了！而耶稣对于这种全心全意的信赖大为惊讶，就回答说：「在以色列我从未遇见过一个人，有这样大的信心!」(路 7:1-10；玛 8:5-13。本为「百夫长」向耶稣说的话。天主教弥撒中，领圣体前，采用此语，祈求耶稣。)

因此，一个外教人，一个被法利塞人认为比禽兽不如，不配受怜悯的人，耶稣却接待他。要接近天主，非有信德和谦卑不可！以下，就要说到另一个为经师学士们所鄙视，具

有信德和谦卑的人。有一个法利塞人，名叫西满，请耶稣到他家去吃饭，也许是为了好奇，想细细地观察他。在吃饭的时候，主人对客人说话非常谨慎，可是透着有点冷淡。主人对这个不大高明的客人并不十分殷勤；他没有照平常的习惯，替客人洗脚，用香油敷在他头上，也没有给他行祝安的接吻礼。当耶稣吃饭时，躺在低低的饭榻上，斜倚着左肘，赤着的脚伸向墙边。一个妇人进到餐厅里来了。近东的习惯是允许一个不速之客可以自由进入住宅和人接触的。但以色列的缙绅先生们禁止女人和男人随便接触。这个妇人这样突如其来，尤其是被人视为咄咄怪事。因为，她是当地尽人皆知的放荡罪妇。他带着一个充满珍贵香液的白玉石瓶，走到了耶稣身边，就跪在他脚下。她为什么如此做？有什么烦恼在她心中沸腾呢？眼

泪不由自主地从她脸上滚下来，就混和在她来膏沐这救主的香液里，来洗他的脚，又很激动地打散了自己的头发来揩拭，并极度兴奋地吻着耶稣的脚。于是耶稣看透了他们心中在想着什么，就开始讲话，对主人说「西满，我有一件事要向你说」。他说：「师傅！请说吧！」「一个债主有两个债户：一个欠五百德纳，另一个欠五十。因为他们都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赦免了他们二人。那么，他们中谁更爱他呢？」西满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赦的」。耶稣对他说：「你判断的正对。」他遂转身向着那妇人，对西满说：「你看见这妇人吗？…」接着又说了一篇很深刻的教训。对于公义的善人，默西亚没有什么很多需要赦免的，是否因此就显得对他不爱呢？但这个不幸的妇人，她整个的灵魂，当然充满了罪恶，但也同样充满

了悔恨和温情，所以她到他身边来，做诚恳的哀求。这种只由爱情而发生的带有依恃性的内心的不幸之感，比之坚信自己走正门直道的自觉，更能感动天主的心。耶稣就对妇人说：「你的信德救了你，平安回去吧！」

这真是十分纯洁，十分动人的一幕佳剧。我们想重述圣大额我略的话作为注解：「当我默想这一幕情景时，我就想无言哭泣」。这可怜的罪妇，只要一认到自己的不幸，就足以得救了！每一个灵魂，只要不被自以为「公义」的骄傲迷瞎了眼睛，都会在这可怜的罪妇身上看到自己的。柏比尼把她的眼泪看作是象征洗礼的水，用这眼泪赎回了她的贞洁。在全部福音中，没有一页比这更感动人的了。记载这件事的只有圣路加(路 7:36-50)，旦丁称他为「基督之宽容仁厚的记述者」，这一段记述足以使他当

此名而无愧(见注 4.3「敷油事」究为一或二？)。

此外，当然还有许多具有上述心理的人。这些热情的人们，听了默西亚的教训，就整个地改变了。在沿途，山上，湖滨，跟随着耶稣的群众之中，这种人数见不鲜。可是这群众也不全是信徒，在这群众运动中，除了眞正确信的人之外，总有许多为了好奇，以及贸贸然漠不关心地光是赶着看看热闹的人。耶稣对这一切都认识判别得很清楚。他绝不是那种庸俗的煽动的演说家。那种演说家他们要与群众接触，很明显地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去激起群众的热狂情緒。正相反，我们看见他屡次躲开那些追随着他的群众，福音中就不断地出现这样的话：「至于他，就独自退避到隐蔽处去祈祷」，他绝不存什么幻想。对他所显的奇迹，没有几个人能懂得它的眞正意义，是在证

明他的神性；却有很多人只看到出风头的一方面，或只藉此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人们总是想望「天上的异象」，如果他们得到了，却又不当一回事；要是天主不给他们呢，又觉得是受骗了，于是便啧有烦言。因此有人为了好奇想要耶稣显奇迹时，他就避而不应。如果是一个走江湖变魔术的人，当然就绝不如此了。

如果说耶稣这些最初的信徒就是将来教会的种子，那么当承认他们也已表现出以后许多世纪来基督徒的许多优缺点！除了那些眞正有信仰并且时时刻刻可拿出证据的人之外，有多少流于麻痹，漠然，及阳奉阴违的呢？我们想到今日的基督徒，有多少在参与弥撒时，完全是抱着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到他们所看到的是在纪念怎样一种可怖的牺牲。还有一些，福音的教训在他们简直只用来

为一些求安逸的习惯，为自私心，为那「既成的社会秩序」作辩护。对于社会的现状，避免作任何正义的判断。耶稣自己不是就把有一部分听他说话的人，比之于儿童歌唱中的人吗？「我们给你们吹笛，你们却不跳舞，我们唱哀歌，你们却不悲哭」(路 7:31；玛 11:16)。无疑地有许许多多是「有耳却不听，有眼却不看的」。因为要到天主的国，「有许多要被召唤，但很少入选」。

甚至，耶稣在离开加里肋亚前不久，曾斥责他行过许多奇迹的地方。这种斥语中也很有点悲剧性的意味「苛辣匝因，你是有祸的！贝特赛达，你是有祸的！因为在你们那里所行的异能，如果行在提洛和漆冬，她们早已身披苦衣，头上撒灰做补赎了。但是我给你们说：在审判的日子，提洛和漆冬所受的惩罚，也要比

你们容易忍受。还有你，葛法翁！莫非你要被高举到天上吗？将来你必下到阴府里；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如果行在索多玛，她必会存留到今天」(玛 11:21-24)。若干世纪来已证实了这报应的预言：葛法翁和贝特赛达都已只剩下一片废墟，而苛辣匝因则更荡然无存。要引导人是一件困难的事，并且还常常使你枉费心血，劳而无获；雅威一向就有这种经验(天主使圣祖先知领导选民，但选民一再犯罪，背叛天主。)，而耶稣呢，当受刑时一切人都要离弃他，他对这点也当然认识得极清楚。

最后，还须说到，甚至在最后，最忠实的信徒中，也有时表现出他们心中不正的隐念，耶稣对此也必须加以纠正。他们的老师，为什么不做他们的国王呢？为什么他们不由他来实现犹太人的旧梦，为什么他不成为一个光荣的

默西亚，解放国土，凯旋荣进耶路撒冷，南面称寡而为犹太人之王呢？我们现在还能回忆，紧接在第一次饼增奇迹之后，就有一种阴谋，宗徒或许也参与了，目的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做一个政治运动，拥耶稣为王。他如何避免这种企图，如何催迫他的门徒上船，自己一个人留下来辞退众人。圣马尔谷(谷 6:45) 的记载中毫不隐蔽，可以看得很明显，这件事为他们是一种果断的考验，但隐念中视耶稣为世间国王的危险也不是只有这一次。多少世纪以来，教会内有几个人确实有过把地上王国和天上王国混而为一，把由谦卑和沉默所换来的眞正伟大，和尘世权力及其虚荣混而为一的谬见。

第九节　宗徒

耶稣为了引导群众依照他的「道」生活，

选择了一些助手。似乎在他公开传道的始初，从敌人攻击他起，他就知道了必须准备助手以便在将来自己离世后，仍能继办他的事业。基督自己成立的这个宗徒团很重要：希腊的哲学家，以色列古代的先知，以及洗者若翰，都有门徒传述他们的道理，但这些门徒并不就直接代表老师，受有老师的权柄。一个学派，如斯多噶派(Stoics，希腊哲学家西诺 Zeno 所创学派，第一世纪盛行于罗马帝国各地。)，派中之每一份子，都有同样的精神，但彼此是独立而不相属的。教会刚一产生就有它的领袖，以后，我们看到教会的建立者又成立了一个宗徒助手的团体，就是那「七十二」人，为未来公教组织的滥觞。并为了确保这制度的巩固起见，又给它一个拱心石，即唯一的领袖。这种体制，在天主公教中一直保持到现在，而在福音中已出现其历史根源：这事是毋

庸争辩的。

对观福音记载召选宗徒的三段经文，可以归并写成下列数语：「在那时候，耶稣出去，上山祈祷，夜地祈求天主他彻夜向天主祈祷。天一亮，他把门徒叫来，由他们中拣选了十二人，为同他常在一起，并为派遣他们去宣讲。他称他们为宗徒，又给了他们治病驱魔的权柄」(玛 10:1；谷 3:13；路 6:12)。这幕情景非常美妙：基督整夜地在默想将作如何决定。从他的父接受默示，当如何准备简定宗徒，然后这些人都攀登到高山上，团聚在老师的四周，他就在他们之中加以拣选。地点很僻静，形势很险峻；这种召选是在庄严隆重中完成的。我们看到，在这一事中，只是由耶稣自己来决定。在一切伟大的召选中，是天主自己降服灵魂，他所要求于一个灵魂的只是谦卑和驯服的接受。耶稣后

来就对宗徒们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派你们——…」(若 15:16) 在约但河边最早是安德肋和若望，然后是西满伯多禄，再后是斐理伯和纳塔乃耳，都是由耶稣亲自选定的。

「宗徒」这一名称，在希腊文同阿拉美文都确切译为「被差遣者」。犹太公议会派往远方犹太教团执行任务的代表，也就叫这个名称。圣马尔谷，圣玛窦和圣若望都很少用「宗徒」字样，只是说「众门徒」或那「十二人」。只有圣路加在自己所写福音及宗徒大事录中，惯用这「宗徒」一辞。毫无疑义地，「门徒」与「宗徒」二辞中，指明一个等级高下，关系远近的区别。宗徒的地位，高于门徒；宗徒与耶稣的关系近于门徒。至于「十二」位的数目，当然是耶稣自己规定的：当犹

达斯负卖耶稣而自杀之后，余下的十一位马上就重选一位来代替他，重新补足这个数目：结果选了玛弟亚(Matthias，见宗 1:15-26)。并且这数目实在有象征的意义，耶稣曾允许宗徒们：「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玛 19:28)。「十二」在犹太人是代表全数的，藉此以象征全部人类。

十二位宗徒的名单在福音中揭晓过三次，在宗徒大事录中揭晓过一次(玛 10:2-4；谷 3:16-19；路 6:14-16；宗 1:13)，但很难把其中所列举的名次正确地两两相对起来。伯多禄总是放在第一位，犹达斯(Judas) 总是最后一个(犹太民族中常用的名字数目很少，常常有同名的，因此就必须另加个别名。如犹达和犹达斯同名，所以一个称犹达达陡，意即「胸部很强的」或肋伯 Lebbaeus 即「心胸很大的」。而另一个负窦耶稣的犹达斯被叫做「加署人」犹达斯。)。传统的名单是这样的：西满伯多禄，他的兄弟安德肋，大雅各伯(大雅各伯，小雅各伯在圣教瞻礼斋期表上称：

长雅各伯，次雅各伯) 和若望，两人都是载伯德的儿子，斐理伯，巴尔多禄茂即纳塔乃耳，多默(Thomas)，税吏玛窦，阿耳斐的儿子小雅各伯，犹达或达陡，被称为「热诚者」的西满，还有负卖耶稣的犹达斯。

这些人在福音中所表现的并不完全一样明显。甚至有几位我们只知道他们的名字，有时只知道那决定他们精神上或体格上的特征的别名。就像和伯多禄同名的西满，我们就无法确切知道他之被称为「热诚者」，是因为他办事热心——可惜关于这一点在福音中毫无迹象可寻——还是因为他属于当时政治上的一种「热狂派」(「热狂派 Zealots，犹太党派之一，性质兼宗教政治，主张严格遵守梅瑟律，并谋脱离罗马而独立。被称为「热心人」的西满，有时又被称为「客纳罕」人 Chanaanite 这也许是和「加那纳」一字相混了。「加那纳」在阿拉美文表示「热狂者」的意思。)。又如那小雅各伯之被称为「小」者，恐怕是因

为身材矮小的缘故。公元后七十年左右时的一位作者黑哲西巴(Hegesippus，第二世纪天主教作家，曾撰述教会初兴历史。)说到过一位雅各伯是「纳齐尔」(Nazir，即对天主许愿，过刻苦生活的信徒。)人，就是那种献身给天主，不喝酒，不吃肉，从来不剪头发不敷油，也不洗澡，并且因祈祷之故，两膝的皮比骆驼的膝皮还坚硬的人。但有许多作者又怀疑，以后成为耶路撒冷主教的这位「主的兄弟」，是否就是这位小雅各伯宗徒。

可是另一方面，由于福音中的描写，我们不难构想出这些宗徒的面貌和性格。这种描写各人性格的多样性，也是证明圣经之眞实性的最可使人信服的证据之一，因为这种描写绝对不是小说家在小说内所能办到的。

试观福音中的描写：伯多禄有着率直的性

格，挚热的心肠。传他的事迹的圣马尔谷，当提到他时，几乎每次都说他「立刻」就这样，或那样。他举动敏捷，言语爽快。他毫不迟疑地问耶稣：「主啊！若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该宽恕他多少次？直到七次吗？」当他的老师被捕时，只有他一个人拔剑而起，挺身欲斗，这表现着何等激烈的情感啊！当基督在最后的晚餐时要来给他洗脚，他就抗议说：「不！你永远不可给我洗脚！」于是耶稣对他说「我若不洗，你就与我无分」。这位宗徒立刻就说：「主！不但我的脚，而且连手带头，都给我洗吧！」在许多方面，他是典型的犹太人，对默西亚精神的眞意之了解，也有相当困难，但对他所跟随的耶稣，又是何等忠诚，何等坦白，何等爱护！他是宗徒名单上的第一位人物，我们也看到他在各种场合中都是以领袖的姿态出

现。别的人有时动摇了，他还是很坚定。当耶稣的教义使宗徒们大感「窘难」时，耶稣就问他：「难道你们也愿意走吗？」「主！惟你有永生的话，我们去投奔谁呢？」(若 6:68-70) 这也是伯多禄代表全体宗徒回答的话。同样，有一次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当时也是他对耶稣宣布了他们大家的意思：「你是默西亚，永生天主之子。」(玛 16:13-16)

至于其他宗徒，如若望，他是耶稣特爱的门徒。他那少年的面貌在福音的许多段动人的笔墨中描画了出来。他倒在主的怀里，他一人跟随耶稣到盖法的府里，到加尔瓦略山上。这年青的影像，微妙地表现出天主降生成人后在尘世生活中温柔的友爱。可是，耶稣又给他一个别号——「雷子」——从这里又预先指明他将是最高启示的福音传述者，默示录的作者。

他用殉道者的名义，像闪电一样投射出这样惊人的言语：「圣洁而眞实的主啊！你不行审判，不向世上的居民为我们的血伸冤，要到几时呢？」(默 6:10) 斐理伯也许是富于信德而心思不甚精细的人，在耶稣施行增饼奇迹时，耶稣先问他该用什么来给五千在场的人吃，他就不知怎样回答。在最末的晚餐时，他请求基督将父指给他们看，以致耶稣沉痛地回

答说：「这么长久的时候，我和你们在一起，而你还不认识我吗？谁看见我的，就是看见父……」(若 14:9) 「这么长久的时候，我和你们在一起，而你还不认识我吗？谁看见我的，就是看见父……」(若 14:9)然而，他也很积极，善交际，很良善。天主招募圣徒，欢喜心地诚朴的人，他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多默这个名字现在使我们一听，感觉到一种缺乏信心的意

义，因为耶稣复活后发现给宗徒们时，他不在场，所以不相信。又当耶稣说：「你们知道往那里去的路」时，他竟回答说：「主，我们不知道你往那里去，怎么会知道那条路呢？」(若 14:4-5) 这种回答表示有点缺乏信心与怀疑；但在其他方面他却是一个坚决，果敢的人。当他们的老师要去犹太省作那最后的旅行时，别位宗徒都很害怕，迟疑地不敢陪他同去，祇多默悲观而英勇地喊道：「我们也去，同他一起死吧！」(若 11:16)

「十二」个人中，我们最不认识的是名单中最后一个，即背叛耶稣的犹达斯。这个晦暗难明的人助成了那使人类救赎得以实现的牺牲事迹。他所充当的角色实在是穷凶极恶的角色，然而天主却藉着他完成了救赎人类的事业。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阴暗，不可解释。

他那「加署(Karioth)人」的别号，是哪里来的呢？(「加略人」这三个字在希伯来文中有三个子音字母：S.K.R.，如拉丁文 Iskariotes 也有这三个子音字母。在希伯来文中这三个字等于「背弃」,「负卖」的观念，因而有人想着这别名是指着这个人最后的举动而言。) 有些人认为是表示他所从出的地方。他们的如此说法，是根据史家约瑟夫的一个应费商榷的指示，在犹太南部找到了一个名叫「加略」的乡鎮，他们说此地是犹达斯的从生地。犹达斯这个名字，是否隐射着一种事实，即实在是犹太人当负默西亚之死的责任呢？(犹达斯与犹太这两个名字，按阿拉美文均属同一字，因此有人想犹达斯这个名字与犹太这个名字有了连属的关系，从此而象征犹太人要负默西亚之死的责任。) 纽约的天主教百科全书 (天主教百科全书 Catholic Encyclopedia，New York) 说，「一切的一切都无关重要，只有犹达斯的堕落和背负，在道德上所表现的是一件最重大的问题」。因为这个人，曾有两年之久，度了宗徒的生活，他也教训群众，治病，驱魔。甚

至他在这团体中还占据了一个重要职位：掌管银钱。后来他竟然背负了老师。对这举动有无数的解释，但似乎没有一个具有充足的根据而令人满意的(见第八章第八节和第十节。又见第九章第八节。)。更神秘的是：耶稣既然事先就知道他要背负他——他说过：「你们中却有一个是魔鬼」(若 6:70)——为什么还让他仍旧混在其他宗徒之间呢？我们反省一下，我们自觉虽然痛恨罪恶；但有时感到一种不可抑制的冲动逼使我们倾向于恶。知此，则对这个晦暗难明的人，便有些了解与谅解了。他也有和我们一样的弱点，不过他特别遭到了不幸，而做了那必然悲剧的主要角色。因此，我们为他惋惜不止。在教会成立的最初几个世纪，有些热狂的人曾颂扬过犹达斯，认为由于他的背负，才有了救赎。念忒滔良和依肋纳对这些人曾加驳斥。固然，没有亚当的

罪，就没有基督；而没有这「加略人」的罪，也就没有十字架。然而犹达斯既亲聆过基督的教诲，身受过许多圣宠，就不应犯这种负卖老师的滔天大罪。对这种大罪，犹达斯实在不能辞其咎责。这样看来，犹达斯的背负既有益于人类，而又使犹达斯应受其罚，这眞是一种非人所能明了的奥秘。

所有这些宗徒，似乎都属于同一个社会阶层，他们并不是赤贫，但也不是富翁。宗徒大事录 (宗 4:13) 说他们是没有读过书的平常人。前六位，我们已经知道是加里肋亚的捕鱼的乡下人；他们资财的来源就是鱼网，渔船和劳动。第七位，肋未玛窦，是一个税吏，他的文化程度比较高些，他的资财也许比较多些，但他也并不是阶级较高的人。耶稣因材而用，选定了什么人，就用什么人。圣神愿意变化哪个人，

那人就必被变化。例如：他可以使一个粗鄙的乡下人，变成极善传教，感人肺腑的亚尔斯(Le Cure d'Ars: Jean-Marie Vianney，法国亚尔斯村本堂圣维亚纳，1786-1859，生时，欧洲各地慕名就教的不计其数，圣人用极简单的言语，即能解决各人内心的困难，引人归向天主。)本堂司铎，也能使一个十八岁的少女——圣女小德肋撒(圣女小德肋撒 Therese de l'Enfant Jesus，圣衣会修女，隐居修院，藉着「亲密结合」与「完全献托」的神修生活，达到了圣德的高峰。圣女生时，奉命自述一生经历，中文译本有马相伯的灵心小史，苏雪林的一朵小白花。)——成为作灵心小史的大心理学家。耶稣所要求于其助手者，既不是崇高智慧，也不是广善交游；而是能牺牲自己献身事业的精神和勇气。没有这一点，在这世上就不可能完成任何伟大的事业。

而要跟随他，要度他所要求的生活，必须具备克己的生活与勇气。他要求他们抛弃过去生活上的一切祖传的职业，捕鱼的网或耕田的犁，市场上兴旺的贸易，以及在溶溶的夜晚，

拖船上岸，晾网于竿，在星空底下，随意谈天的生活，这一切的一切都要抛弃。不但如此，还要求他们更进一步的要把过去的一切视如昨日死。福音的道德要求，在我们已经变成了很熟习的理论了，但在这些虔诚的犹太人算是一种极新奇的事，因为他们本来只习惯于从一些形式上的规条来看宗教，并且向来把民族的排外主义当作一种美德，又一向希望着能有对异族复仇的一天，而现在耶稣一下要教他们信精神的宗教，要爱仇敌，并且要实行绝对的博爱主义，这为他们当然是一种极新奇的事了。

两年之中，他们的老师要他们过的生活，在这些近东人看来倒显得不像我们看来那么困难。要跟随耶稣，就要抛弃整个家庭生活。除了圣若望之外，其余的宗徒也许都是结过婚的。殉道者大事录 (Acta Martyrum)中记载着：西满

伯多禄有一个女儿，而攸西比阿也提到过犹达的孙子。他们从这村到那村地走着。有时一位朋友招待这一小群人到家里去；而更为常有的就是在室外空地上吃点加盐的面饼，几串葡萄，一点蜂蜜，几粒海枣，有工夫捕鱼时或者也吃点湖里的鱼。晚上，就用外衣把身体一裹，睡在橄榄树或一种枫树底下。当耶稣在场时，宗徒们不许发言：一个门徒在老师面前训诲人是大不应该的。犹太法典中宣布：这可能是犯死罪。可是当耶稣不在时，宗徒们就要代替他，把他所传授的教义讲给别人听。而当贪听他说话的群众拥挤上来时，就要他们来维持秩序。这双重的任务，直到今天，还是他们的后继者，即主教们所应执行的。

这些宗徒要这样一反过去的习惯，接受新的生活，这是否表示他们就是如此特出的人，

甚至使我们就不能在他们身上寻到我们的强点呢？决不是。不要以为圣人们就不受一般人所受的诱惑。不要以为他们是毫无情欲的人。这在福音中许多处，可以看得很清楚。当然宗徒们是有信心的，但活泼的信心无非是由每时每刻的斗争中攫取来的！耶稣自己就对他们说过：「但你们中间有些人，却不相信」(若 6:64)。伯多禄在海面上行走岌岌欲沉时，觉得自己的信心消逝了。此外，还有在众人都遗弃了耶稣的那一夜，他在那种悲惨时就显得衰弱了，曾三次不认他的老师。当默西亚将最深奥迹启示给宗徒们的时候，连他们自己也还迟疑不能接受。例如耶稣告诉他们说：「我是生命的食粮：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必得永生。」这时他们就彼此面面相观，悻悻然彼此相告：「这话生硬，谁能听得下去呢？」(若 6:60)又如在耶稣

预报他自己要受难而死时，就连伯多禄，也激烈地表示不能接受，以致耶稣责斥他说：「撒殚，退到我后面去！你是我的绊脚石，因为你所体会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从此看来，他们不是和我们大家一样的人吗？他们那些显得软弱的地方，我们不是也很认识的吗？「他们心中起了一个思想：谁是他们中最大的」(路 9:46)。在那些超尘绝俗的地方，在那些深闭的修道院中，你以为这种把谦卑心整个摧毁了的野心就不存在了吗？因此，这些宗徒也是和我们同样的人，但有一种精神鼓舞着他们，使他们终至于能以身殉道。

第十节　宗徒的陶成

耶稣在加里肋亚的最后一段时期，似乎是特别用来教育训练他的门徒。以后他就没有时

间来作这基本工作了。当他最后的一幕悲剧发生时，必须获有可靠的继承人。

在简定十二宗徒以后，大约过了八个或十个月，他突然要他们开始行动，好像他要考验他们，准备他们当他不在时，好出去继行他的事业 (路 9:1-6；谷 6:6-13；玛 10:5-16；11:1)。他差他们两个两个地出去；在教会开始时传教士都是这样一对一对地出去传教的。这是很贤明的措施，既可互相支助，又可互相纠制；可以避免一个人对群众讲话时无可制止的激动。此后，宗徒们就开始了他们做「使者」的任务。「他赋给他们权柄，可以制服邪魔，治愈患病者，使亡者复活，治愈患癞病者，并赶去魔鬼」。他如此做，可能让人认为他自己的特权减削，可是他仍要允许代表他的人也做他自己所做的工作。但他也加给了他们限制，就是不许他们宣讲默

西亚的道理，因为连他们自己也还认识得不大清晰。只要他们宣讲悔过和「天国临近了」的道理。此外还不叫他们管异教徒，外邦人，及撒玛黎雅人，而「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了的羊那里去」。

当时耶稣要他们必须以身作则，忍受严格的贫穷。犹太人旅行时要带几身内衣，三条腰带，棍棒，背囊，准备换的鞋，有时还带外套，无论如何总要带圣经。而伟大神贫者的门徒们，却不要那样：「不要带食物，也不要在腰袋里备下金、银、铜钱，路上不要带口袋，也不要带两件内衣，也不要穿鞋，也不要带棍杖！」那么怎样过活呢？全知全能的天主会照顾他们的。到了一个村鎮时，就找一家配收留他们的人家住下，因为能接待天主的使者是一种荣幸。如果遭到人家拒绝呢？——他们很知

道这一使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是「狼群中的羊」，有时会遭拒绝，会被送进监牢，会受鞭打的……——那么他们也不坚持，就退出来，把脚上的尘土跺落在那不接待他们的人家的门前。从此看来，耶稣为他未来的教会制定出外传教的规则时，就指出了它的主要条件，就是贫穷，就是神圣的贫穷；同样，圣五伤方济各和圣道明(圣多明我 Dominic，1170-1221，西班牙人，创多明我会，工作以证道传教为主) 为了遵循耶稣的制定，命他们修会中的修士都要行乞。

宗徒们的这一次传教，为时当不久，因为这只是一个传教的预演。他们似乎是从二十九年二月出发，而到四月，增饼奇迹时，他们又重新集合在老师身旁了。从这时起，耶稣就致力于讲述他教义的主要原则，务使他们深入了解；一大部分的教义似乎就是在这时期内传给

了他们。我们看到他不断地精细地给他们解释他的道理，把每一点不清楚的地方解释得很明确，这可不是容易的事！而福音中，尤其是圣马尔谷福音，就毫不隐瞒地表现出，耶稣要费很大的事，才能解除他们的墨守陈规，才能改掉他们不能了解新道理的思想习惯。例如有一天，他们都在船上，当船临靠岸时，要到一个教外人杂居的城市时，宗徒们心中便焦虑起来：「他们能找到合法规定的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应当谨慎防备法利塞人，撒杜塞人和黑落德的酵母！」他们还以为这句话是按本意说的：如果他们要上岸的地方只能找到「不洁」的面酵，那么他们吃什么呢？耶稣就不得不提醒他们说自己何尝禁止他们用物质的饼呢。终于他们懂得了：法利塞人的面酵不是指他们的伪善和无意义的死守「法律」吗？撒

杜塞人的面酵不是指他们的狂傲和习于轻率吗？黑落德的面酵不是指他们的淫乱和残暴吗？要使他们了解老师说话的眞正精神上的意义，需要多少像这一类的周折！(谷 8:14-21；玛 16:5-12；路 12:1)

这一类短短记事充分指明了耶稣教义的直截，具体，及当下可以应用。他丝毫没有哲学家抽象烦琐的学究气，也丝毫没有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第五世纪希腊名哲学家，氏教授子弟，专用问答。)对话中那种精微的辨证法。构成他教义骨架的眞正原则，就是正常的意识。他的教义是非常合乎人性的。他讲给门徒们说，如果心被罪恶染污了，行这么些洗洁礼有什么用呢？一个虔诚的犹太人如果从市场里回来，因为他以为可能和一个异教徒接触过而被染污，就要用差不多五百公升的水来洗濯。五百公升的水在巴力斯坦

是很大的数量。当灵魂被染污了时，这样来「洗杯，洗碗，洗铜器，洗床，……」就有用吗？由于经师法律学士们的允许，人犯了梅瑟所定的最完美的诫律时，靠这样洗濯就有用吗？虔诚的犹太人认为食物必须有的清洁，能和良心纯洁等量齐观吗？「凡从外面进入人内的，不能使人污秽，因为进不到他的心，但到他的肚腹内，再排泄到厕所里去。凡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使人污秽，因为从里面，从人心里出来的是些恶念，邪淫，盗窃，凶杀，奸淫，贪吝，毒辣，诡诈，放荡，嫉妒，毁谤，骄傲，愚妄。」(谷 7:1-23；玛 15:1-20)

耶稣要他们舍弃一切平常遵守的规条而来信从他的教义。那么这教义究竟是什么呢？啊！简单得很！只是几个字，再加几个并不复杂的比喻，就讲明了，概括了他的教义。首

先，他要求跟随他的人有一种爱，一种绝对的自献：「谁爱父亲或母亲超过我，不配是我的！」(玛 10:37) 天主要人毫无保留地献身给他，一生中无时无刻不把自己奉献给他。宗徒们抛弃了对俗事俗物的顾虑，在天主与钱财两个主人之间不必再加采决，就直然可以完全委身于唯一的天主了。

耶稣以为，人爱天主是当然的事，是无可疑惑的事，因而便竭力着重教人要爱人，要遵守博爱的规条。在他受难受死的前夕，在遗嘱中，还重复地说：「这是我的命令：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若 15:12) 忒滔良曾引述过未曾见于福音而为基督亲口所说过的名言：「你看见了你的兄弟，就看见了你的天主」。这句名言可以表明上述的经文。

教会的眞正武器，就是爱。在圣教历史上记载着的有价值的胜利，并非产于战争中。十字军（「十字军」Crusaders，中古，圣地被回教侵占后，教友屡次兴兵，力谋收复圣地，便利教友朝圣，结果失败。十字军一辞之由来，因参加收复圣地的士兵，胸前都缀有十字徽。）战役中那些崇高的事迹，以历代人士的眼光看来，只显示出是一种无谓的虚荣；而一个卑微渺小传教士的牺牲，或者一个仁爱会修女的那种光辉的仁爱行为，却绝不是无用的。先说基督徒之间的爱。——「我实在告诉你们：若你们中二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无论为什么事祈祷，我在天之父，必要给他们成就。因为那里有两个或三个人，因我的名字聚在一起，我就在他们中间。」(玛 18:19) 和这相呼应的，在埃及草皮纸(Papyrus) 的古籍中发现有另一句未见于福音的基督之名言：「哪里有两个人，那里就不会没有天主！」他们应实行无尽数的宽恕，

如果兄弟得罪了他们，应宽恕的次数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玛 18:21-22)。他们还要留心不要效尤那欠债的人，受了债主的恩惠而自己却很凶狠。那个欠债者的债主赦免了他的债，而别人有欠他债的，他就掐住这人的喉咙而强讨其债(玛 18:23-35；路 17:3-4)！即使对于公然犯罪者，也要留点余地，在处罚他们以前，也当先单独地去指正他，然后再带二三个人同去(玛 18:15-20)。甚至对于那些不信基督的人，他们可能还在徘徊歧途，但只要他们心意正直，就也要对他们宽厚仁爱。圣若望看到一个人因耶稣的名驱魔，觉得这个人不配作这事。基督就回答他说：「谁不反对我们，就是倾向我们。没有任何人，以我的名字行了奇迹，就会立刻诽谤我的……」(谷 9:38-40；路 9:49-50) 那么教会就不要自寻分裂，而要寻求团结！

宗徒们在这几次和其它许多次谈话中，受了老师的熏陶，为将来的任务有了良好的准备。他们有了一切必需的能力，以备时机一到，就可去继续完成耶稣所开始的事业，使耶稣的言语，发出万丈光芒。他们比起听山中圣训的群众来，实在更理当接受且实现耶稣重复给他们说的那有名的话：「你们是世界的盐！」(路 14:34-35；谷 9:49；玛 5:13) 事实上，对基督的教会最大的危险，无过于教会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失去了咸味。多少世纪来圣教会所遭遇的大危机，其根本原因总是由于基督徒不忠于他们的眞正的规条。

第十一　节伯多禄和天主的光荣

二十九年夏天，是耶稣周游加里肋亚以外地区的时期。六月间，他刚从耶路撒冷治愈了

一个瘫子回来，就又出发到腓尼基去。在那里，我们看到他为客纳罕人的女儿驱逐了魔鬼，然后就经过那奇艳闻名，四时皆春的花园——漆冬的地区，从「雅各伯之女」的桥上，越过约但河，到得卡波利的几座城市中，住了约半个月；治愈聋哑者就在这个时候。在湖滨又施行了第二次增饼奇迹。天气变得更热了，他就上北方去，这里是有壮丽树林的山脉地带，丘陵在高大的赫尔孟山脚下，层层上升，形成一级级的阶梯。

他已经到了巴力斯坦边界，耶路撒冷甚至纳匝肋的犹太人，到了这里已看不到一点熟习的故乡景色。一个人离开了日光炙人的提庇黎雅平原，来到了安提黎巴嫩(安提黎巴嫩 Anti-Lebanon 是一山脉在嫩巴嫩山脉之东，与黎巴嫩并行。) 山的交界处，就会有到了天堂似的印象。这清新的空气，可能是经由赫

尔孟山上洁白无瑕的积雪而来的。雪水不竭地从萌孽丛薄下流出，浸润着小径。白杨，巴旦杏树，柳树，无花果树，松节油树等，杂生如画，到处流动着夹竹桃馥郁的香气。因此我们容易了解希腊人大为这景色的美所激动，好似曾在树木的声响和流水的歌唱中，听出了永不停息的自然欢呼：「班神 (班 Pan 神名) 大自然之神！伟大的神！你是生活的！」在约但河发源的深峡近旁，现在还可看到古代为供奉掌管植物重生之神的一些山洞。这一地带，从希腊占领以后，叫做班尼阿(班尼阿 Panias 班神的城)。在约但河源泉之上，大黑落德曾在一片很狭的隆起的地方，用白大理石建了一座殿来崇敬凯撒奥古斯都，这殿至今还留有遗迹。而他的儿子斐理伯，也以同样的用意把他刚在那地方建造好了的城，叫做凯撒勒雅，他也很喜欢住在此地。

「耶稣和他的门徒起身，往斐理伯的凯撒勒雅附近的村庄去」(谷 8:27)。关于这句经文，我们要注意一下当时的确切情形；耶稣等并未进入凯撒勒雅城，因此城在当时是大受外教人的感染，极难理会耶稣的教义！在此地带的高处，可看到积雪的赫尔孟山和积沙的约但河岸。就是在这高处，耶稣决定了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前边我们已经说过耶稣已经奠定了未来教会的统序原则的基础，现在就要加以完成。

有一天，耶稣和宗徒们谈话，问他们：「人们说人子是谁？」他们回答：「有人说是洗者若翰，有人说是厄里亚，也有人说是耶肋米亚，或先知中的一位」。他就说：「你们说我是谁？」于是西满伯多禄说了：「你是默西亚，永生天主之子！」耶稣就说：「西满，你是有福的；因为不是血和肉启示了你，而是我在

天之父。我再给你说：你是伯多禄——盘石——在这盘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门决不能战胜她。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他遂即严禁门徒，不要对任何人说他是默西亚 (玛 16:13-20；又见路 9:18-22；又见谷 8:27-30)。

福音中这段记载，包含两个基本要意。第一是伯多禄代表十二位宗徒承认了耶稣的天主性。门徒们已经不是第一次知道他们的老师是谁。例如：在「平息风浪」以后 (玛 14:33)，他们已经当他是「天主子」来朝拜了，但这一庄严的明白的承认，在这时机，有特别的重要性。这时已经有了抵抗，有了敌对的迹象；群众虽然见了许多奇迹，然而有一部分人对奇迹有司空见惯之感，就弃而不跟随耶稣了。他们这些

宗徒并不怀疑，并不遁逃，他们仍坚持着信心。默西亚的秘密，他们要负责传达。但不是立刻，不是在这时，因为在这时，他们还是处于教外地方；因为在这时，许多犹太人的心志摇乱不定。而他们自己在传教之前，还要学习钻研默西亚之秘密的道理。所以耶稣命令他们暂守缄默，也因此在不久以后他又向他们宣读他的受难。但他们是默西亚之秘密受托者，他们是如祝圣司铎礼仪经上论司祭所说的基督的「合作者」。甚至紧接着耶稣又说了这「教会」二字，于是这二字马上就有了明确的意义。基督所说的「教会」比之犹太人所说的「教团」多一点要素：就是在光荣和痛苦上同样分享默西亚的神性。

这段经文中的第二点也同样重要。耶稣在这段经文中以极有力的话确定了伯多禄是未来

教会的首领。耶稣第一次遇见西满，就替他换了名字，说：「你是伯多禄」，这一个双关字眼，以后找到了解释。我们不知道伯多禄这三个字在基督以前是否当做人名用过。但伯多禄这三个字的含意很明显，正如我们看到那支持着黑落德所建奥古斯都殿的盘石那样。这位有坚决不移的信心的人，这可靠的盘石伯多禄也支持了教会。耶稣之所以用伯多禄三字，大概是由眼前所见的岩石的影像引起的缘故，这一点是用不着有任何讨论的。因此天主教会拿这一段来证明教宗的权柄，教宗是伯多禄的直接继承者，也像他一样，是支撑基督教会的盘石

(见注 4.4 耶稣立伯多禄为教会首领的几节经文是千眞万确的。)。

伯多禄眞是宗徒中之特简人物！当他宣称耶稣是默西亚时，耶稣称道他由于天父的启示而说出了眞理，并且宣布他要成为将来圣教会

的首领。这些信徒中之最忠实的信徒，当浮薄的听众听到耶稣生命之神粮的道理而离弃耶稣之后，他们仍和耶稣留在一起，因此他们将来得以认识关于默西亚的最深邃的奥理。然而当时他们还有疑问，懂不清楚耶稣所预言的「吃神粮」究竟是怎么回事，不明白老师的血肉怎么可做他们的食粮(若 6:68，见本章第五节)。当他们宣称耶稣是「永生天主之子」时，也可能在心中还有疑问，耶稣的人性和天主性怎样同在于他内？但是他们将来一定会了解的。

「从那时起，耶稣就开始向他的门徒说明：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要由长老，司祭长，和经师们受到许多痛苦，并将被杀，但第三天要复活」(玛 16:21-23；谷 8:31-33；路 9:22)。这是第一次声明他的受难；第一次断然地告诉宗徒们不要像庸俗的犹太人那样来了解默西亚的福音，

以为福音是报告尘世王国的光荣建立。这些话确实引起了他们的心烦意乱。福音文对此毫不掩饰，因为就在这个时机，伯多禄像平常一样激烈地竟敢反抗他的老师，把他拉到一边，对他说：「主啊！万不可，这事决不会临到你身上！」以致耶稣回答他说：「撒殚！退到我后面去！...」虽然宗徒们不愿听耶稣预报他的受难，而耶稣还是预报了，并且预报了好几次。宗徒们虽然屡屡地听到了耶稣的受难预报，到了耶稣受难时，他们还是极度地惊怖，恐惧，以致失望。

然而，当耶稣预言他的死亡时，不是同时也讲明了这只是一个暂时的事，接着就会有光荣胜利的日子吗？他说过：「将来人子要在他父的光荣中同他的天使降来，那时，他要按照每人的行为予以赏报」(玛 16:27；路 9:26；谷 8:38)。他为

了使宗徒们明了他再来时是什么样子，不是以超自然的启示给了他们一个明确的影像吗？

大约在伯多禄这次承认耶稣是天主子八天以后，或照犹太人的习惯是六整天以后，「耶稣带着伯多禄，雅各伯和他的兄弟若望，单独带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他的衣服，变为如此明亮，如此洁白，全世界上没有一个漂白者能漂成那样的白色，忽然两个人出现了，是梅瑟和厄里亚和他谈话。谈的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受的死亡。伯多禄和他的两个同伴都睡着：忽然醒了，便看见了他的威严和与他谈话的那两个人。于是伯多禄就说：「老师，我们在这里真好!让我们搭三个帐棚；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里亚」。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说了什么。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忽然有朵云彩，遮盖起他

们，门徒们见他们入了云彩，便惧怕起来。从云彩里发出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他们一听见有声音，便转眼仰望，可是一个人也看不见，只有耶稣独自和他们在一起。当他们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非等人子由死者中复活，你们不要将所见的告诉任何人」。他们记住了耶稣的话，心里想：「从死者中复活是什么意思」(玛 17:1-8；谷 9:2-9)？

这一幕情景，奇幻中显得伟大。多少世纪来，艺术家们从这一幕获得灵感，都表现了这三个人的惊惶恐惧及极度的困惑。他们刚刚瞌睡醒来，就看见天主出现了。旧约中那些天主显现的伟大场面，甚至连西乃山的那一次在内，都没有这样的光辉荣耀及神秘恬静。同时，福音中记述的这一幕活现生动，使我们能

看出这段记述是写实而决非臆造。我们清楚地可看出，这三个人，上了一座高山，身体疲倦不堪，沉沉入睡，及至返自梦乡后，他们睡眼蒙胧地，已不知道自己是在醒中抑在梦中；我们也清楚地看出，正如福音中所表现的，纯朴的伯多禄，被这种奇异而幸运的场面惊得狂乱了，就很拙笨甚至可笑地表现出他的感情。而这一显现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那时，宗徒们已信仰耶稣，他们已听了他的训诲，见了他行的奇迹，他们还没有像梅瑟看见永生天主那样地面对面看到他。新经外传若望大事录(Acta Joannis

若望大事录既属于新经外传，则缺乏圣经应有之确实性，尤其此处之名言不似出诸基督之口。) 中记载着耶稣说过的一句「名言」。这名言是耶稣论隐藏于自己肉身内的天主性说的：「我不显出我的本来面目，我现在显出来的这面目不是我的本来面目」。如果我们想到这一

幕，这名言的眞实性便洞如观火了，基督的奥秘是隐藏着不为人所知的事。

耶稣只向这三个蒙特恩人的做了启示。在别的一切环境之下，他是和别人一样的一个人；而在那山上，他「显了圣容」，或者像希腊原文用的一个字，也许更确切些，是说他「变化了形貌」。在致格林多人后书中，圣保禄也用这同一个字，说明我们人未来的光荣，说我们好比「我们众人以揭开的脸面反映主的光荣的，渐渐地光荣上加光荣，都变成了与主同样的肖像」(格林多后书，格后 3:18，Second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宗徒们，尤其是伯多禄，把这一次所见的当做是无可否认的证据，是他们信仰的一个基础；历史上也承认有这一类的现象，例如圣女贞德(Joan of Arc，十五世纪，法救国之英雄，本牧羊女，奉天之命，率兵与英人作战，使法国免于沦亡。)就是听了一种从天而降的声音

常在呼唤她，她才完成了那英雄事业。这种现象在历史上也富有同样的重要性。「显圣容」这一幕是紧接着第一次预言受难之后，就已确定地暗示出来了。这一幕就使宗徒们心中坚信不疑了。而对「他们心里老想着：自死者中复活这话究竟有什么意思」，以后，就会懂得了。教宗圣良(Leo the Great) 一世，这位五世纪时的大神学家，曾说过「显圣容」的目的，是要在门徒们心中预先铲除「十字架的障碍」。这三位宗徒，在另一夜里，在橄榄园中，同样地在昏昏欲睡的情况之下，又出乎意料之外地做了另一奥迹的见证人，听到耶稣和他圣父作凄惨悲壮的对话，这时他们是否还记得在山中这一荣耀的早晨呢(玛 26:36-46；谷 14:32-42；路 22:39-46)？

这一幕究竟发生在什么地方，颇有争论。有两座山要争这个荣誉，这两座山都是应圣咏

中之预言的：「大博尔，赫尔孟因你而欢畅！」(咏 89:13；又见第九章第一节。) 第四世纪的人认为这事是在大博尔山，那圆而秃的山头，孤独地耸立在加里肋亚中部，现在上面建了一座大圣堂，是圣方济各会会士建立来纪念「显圣容」的。有的人反对此说，认为大博尔山仅高五六二公尺，和福音文中给予人的那种山势险峻的印象不符。大博尔这座山的风景，极其佳丽，登山远眺，可看到一片丘陵起伏，也可看到约但河全部谷道，和它滚滚的流水。东面是基肋阿得群山，西面是闪闪发光的地中海。大博尔的山巅，有着一个平而狭小的面积，上多岩石，苍松遍植，微风吹来，松涛如吼，倒像一个发生神秘事迹的地方。可是，在基督的时代，这地方有一个罗马的城堡，有兵士在驻守。再者，如果你一看照片，必定想这样一座馒头形的小

山，可以和梅瑟的西乃山相比，做为这样奇异的启示的背景吗？此外，当耶稣从山上下来时，我们看到他「穿过了加里肋亚」，而大博山已经是在加里肋亚了！因此有人想到这事是发生在赫尔孟山，这山离斐理伯所建的凯撒勒雅很近，耶稣于不久前，正在那地方。赫尔孟山，照以色列人的说法是「高山中的头生者」，高达二千八百公尺，从它的顶巅望出去，视界非常广阔，一直可看到叙利亚的旷野，看到腓尼基的海岸，看到「圣地」的全部，并且可把犹太人的国土和外教人的国土一览无遗。为上赫尔孟要用六小时，下来要用四小时。根据福音的记述，耶稣和他的三个宗徒到第二天才回来，这也暗示着行程颇远。福音中并不把这种小问题当做有什么重要性：不管是在这座山头或那座山头，主要的意义总是一

样。凡是默观人子在八月间的那个美丽清晨显出之光荣影像的人，莫不在静默无言中惊叹不已。

耶稣回到平原来以后其余的事迹，似乎都为这眩人的光荣所掩蔽。他下来时，群众正在等待着他，正在激烈地辩论他的事情，一见到他回来，都觉得非常之窘。他治愈了一个患癫癎的人，他的门徒当时还没有那样的能力(路 9:37-42；谷 9:14-29；玛 17:14-21)。他又给了信徒一个伟大的教训，曾抱过一个幼童来，指示给他们说：「你们若不变成如同小孩一样，你们决不能进天国！」(玛 18:3-4) 并以各种方式，继续给宗徒们讲解爱的诫律，博爱的道理。这一切，当然是很重要的，但被伯多禄承认耶稣的神性及才发生的「显圣容」所掩，因此宗徒便无暇顾及了。请看，他们只顾询问老师刚才发生的事情，询

问他当时看见厄里亚的出现是什么意义，询问他厄里亚回来是否应该是默西亚来时的表证。他的回答是说，厄里亚已经来了，人们任意对待了他，正如经上关于他所记载的(谷 9:10-13；玛 17:9-13)，他也要被杀。耶稣老是说这种可怕的预言，这种威胁吗？在三位宗徒看到那荣显圣容的第二天，他就又对他屡次提过的受难做了预告。在离开加里肋亚之前，耶稣又第二次重述这可悲的预言，他告诉他们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中，为人所杀，被杀以后，过了三天，他必要复活」。可是他们不了解这话的意义：「门徒却不明白这些话，又害怕询问他。」(谷 9:13；玛 17:21-22；路 9:44-45) 「日子已经近了，他将要进入犹太，上他被牺牲的城去。直到刽子手，杀掉耶稣之后，这些最初在困惑着这眞理的信徒们才懂得以前所听到的一切是什么意义，教

会也就从基督的血泊中产生了」。



这幅基督的圣容是十六世纪义大利人提香

Titian 的名作。微妙而高尚的神情表现着一种超然能力。深邃而悠远的目光透露着一种超然思想。作者将基督表面的幕布薄化了，致使他里面的光芒透射出来。可以说是一幅眞正的天主圣子之圣容了。



这幅基督像是十七世纪荷兰人林布兰 Rembrandt 的作品。凡是初次看它的人，必感到一

种很奇特的印象。可是你徐徐地加以审睇，便觉得这幅基督俯视世人的画有着奕然神情的目光要穿透你的心灵。作者有意地避免用那病态美的作风，旨在把基督绘成一个仁勇兼备的完人。

第五章人子，天主子

第一节　描画耶稣

前此，我们所看到的都是耶稣行为的表现，现在该可以替他来钩划一个比较齐整的面貌了。耶稣的福音，生活，与性格之间显有一种绝对一致的和谐。因此，用不着很长的说明，我们就可以认识他了。福音中的每一页，都可以把他的面貌完全显示出来。最高明的小说家也很难做到活现的写眞，而这些椎鲁无文的福音作者竟游刃有余达到了这种目标。福音中的耶稣栩栩欲生，无论那一段最短的插笔，只要有耶稣的影像出现，总使人感到耶稣的音容俱在。四部福音是根据各种传统，而追述着几十年前的事迹写成的。由此说来，四部福音

中所描画的耶稣，其面貌应该彼此不同了。然而事实上，我们从四部福音所见到的耶稣，其面貌绝对一致。这怎么解释呢？唯一的解释，是这肖像所根据的原型具有奇异的特点。

可是，如果我们把福音中所有表现耶稣情感，性格，气质的文字，都一段一段地搜集排列起来，结果却不能表现出耶稣的眞相。在圣贤英雄的生活中，存在着一种不容人确定和分析之处。这不是别的，就正是神圣性，正是英豪性。而耶稣还不止是一个圣贤，一个英雄。在他，主要的神秘，就是天主性。由此可见一切心理学的观察都根本无用，而言语文字的描写都只是徒劳。安杰利科 (安杰利科 FraAngelico 本名 GiovannidaFiesole 意大利画家，氏为多明我会士，作画极富于宗教精神，所绘天使，尤为高妙，因氏号为 Angelico「天使画家」。氏又以色彩鲜艳灵活见称。) 感叹地说：「谁要描画基督，就应当和基督一起生

活!」正如这位最神圣的艺术家所说的，凡愿表现出天主子之圆满的人，由于感觉到自己的不配，就会放下调色板和画笔。其实还不仅如此，著作家和画家所习用的方法根本就不适当。分析到了一个最终点，神秘就张开了帏幕。在这帏幕之前，有何探究之可言，只有无言的崇拜而已。

经文中说到「眞的天主和眞的人」。这句话就整个标明了要描画耶稣这一企图，非人力之所能实现。耶稣也是一个人，和我们每个人一样，也属于心理学所研究的范围。可是一当我们要想描画他的容貌时，自然就联想到他的神性。因为要了解他，了解他的人性，非藉助他的神性不可。譬如「人子」这样一句话，一面可看作是指一个凡人，像我们一样，由妇人所生，充满着血肉，同时根据旧约中的解释，

其中隐藏着天主降生救世的秘密。像这种情形足够标明描写耶稣之困难的暗礁了。在耶稣显圣容时，三位宗徒都遮住了脸，满怀惊怖，几乎不敢认这显示出庄严伟大形像的，原来就是他们日日相见的朋友了。一切替耶稣画像的人，也莫不如此：透过了人性的面貌，这降生的天主就惊得他们头昏眼花了。

我们对于耶稣，一半完全无法把握，而这一半又与另一半不可分离。既然如此，要想完全描画出耶稣，简直是缘木求鱼！我们想画他人性的形像，而后来就只是想到他人性中对其神性所有的意识了。要把握住在他之中的神性与人性的关系，已经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企图。只有很少的一些表证，很不明确的一些标记，是并不能引我们深入这条幽邃的道路的。如果我们能走进这条路去，那么天主的降

生就不再是神秘，而「三位一体」的奥迹也显得清楚易懂了(耶稣的人性意识中，如何自知为天主圣子，这是天主的蕴奥，决非我们有限的理智所能了解。我们除尊重天主的蕴奥外，仅能从福音文字，推测一二。)。

这些困难，其中有些是无法克服的。此外，还要加上以下一个困难：福音不是一种专门的史书，也不是一种心理学的作品。圣玛窦，圣马尔谷，圣路加和圣若望在写福音时，除了要生动地描写出耶稣之外，还有些别的目标。他们还要使那些看福音的人生出信心，并且要给他们所说的证据加以证明。此外，这些人既不是神学家，也不是逻辑学家，更不是审美学家，所以他们并不想把耶稣肖像的各个线条安排得井然有序；并且也不想把耶稣性格中错综复杂之处加以整理，使之有条不紊。而奇怪的是正因为这样，耶稣反表现得栩栩欲生！

是不是他们也和擅长文艺的小说家一样，运用了一些什么功夫呢？高明的小说家，在含蓄不露的地方，也和明白直陈的地方同样运用技巧，让那些神秘的地方留在那里，并不加以分析，读者在这里就会料想到背后还有文章。这些写福音的人并不是什么高明的著作家，他们虽然没有运用这种技巧，今观其结果他们好像是懂得这个秘诀，其含蓄缄默处更高人一等。如果我们要把福音中关于描写耶稣的经文整理的更明确，更有条理，这时福音中所包含的绝妙影像便貌存神亡，和那种毫无表情的石膏像一样了。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其具体的表现和神秘已是牢不可解地联结在一起：更何况在耶稣呢？耶稣之晦暗和明白处的错综复杂的情形，也正表示着造物主和被创造的人之间的关系呢！

第二节　耶稣的肖像

我们都想认识耶稣的面貌。他在我们心中引起无限的感情，我们能把他的面貌轮廓，看做和我们所熟习的人一样吗？对此，我们简直毫无所知。而福音中关于这一点尤其没有提到。有人想从路加福音 (路 19:1-4) 中的一段找点指示。在那一段说到「耶里哥的税吏长匝凯 (Zacchaeus) 想要看看耶稣是什么人：但由于人多，不能看见，因为他身材短小」。有人想从这话推断说耶稣身量不高，这实在是对经文的曲解。因为这里说的明明是匝凯身量矮，并且下面随即还指明匝凯爬上一棵大桑树，希望能看见基督。又有些人因为福音中有几段说到那罪妇和玛利亚玛达肋纳在宴会时从宾客中能认出耶稣，拿香液倒在他的脚上，又说到一个妇人在群众中能认出是他并向他欢呼，就推断说耶

稣长得很貌美，很威严，这也同样是曲解 (路 11:27)。

当然，我们并没有一张出于人手，而显得有点眞实性的耶稣肖像。但多少世纪以来，关于耶稣的肖像诩假为眞的人，实繁有徒。例如「文艺复兴时代」(Renaissance 第十五，十六世纪的文艺运动，以模仿古希腊罗马艺术为主。) 从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今名 Istanbul 伊斯坦布尔，城名，在土耳其，位于黑海之南。东罗马帝国时，为政治宗教之中心。) 搬到罗马的古代之玉石浮雕影响了许多基督的侧面像。

在一些近乎神话的传说中，常常说基督的肖像是以奇迹的方式做成的。当主升天时，宗徒们就请长于绘事的圣路加把他的面容画下，以资纪念。当圣路加，经过三天祈祷守斋以后，方欲开始工作时，忽而发现了白的画版上

显有一幅由超自然方法而来的圣容。又有人说那患血漏的妇人，想法要把那治好她的人的像画下来，但每次画的总和原来的样子相去甚远，因此她颇觉失望。于是耶稣很怜悯她，就到她家吃饭，饭后以布拭面，他活的面容就印在布上了。大家也都知道维罗尼卡 (Veronica) 的动人故事。有人说维罗尼卡也许就是那患血漏的女人。当耶稣上加尔瓦略山时，在那「苦路」上，维罗尼卡陪着他，用一块手帕拭他脸上的汗和血，在那手帕上就印上了耶稣永远不会磨灭的面容。在莫斯科圣母升天大堂里，保存着另一幅圣容像。据说是以得撒(Edessa 今名 Urfa，古代名城，在今土耳其东南部。) 王阿布加 (Abgar)，因为不能叫耶稣避难到他国里，就差一个画家去把这个声名远扬的耶稣的像画下来。但这位艺术家，被降生天主的容光所鎮摄，头昏目眩，一点也画不出

来。耶稣就把脸靠在画家外衣上，肖像就印在了上面，比任何人手所画的更美妙。这些无疑都是神话，但不是也很动人吗？其中象征的意义很明显：只有在爱耶稣的人心中，他才印上他的面容。这些故事无关乎史实，然而却十分符合基督信徒的精神！

若干世纪以来，有许多人自以为找到了证据，知道耶稣的体格，形貌是如何如何，其实都不可信。550 年前后，比森萨的安多您(Antonius of Placentia，比森萨城名，在今意大利北部 Piacenza.) 到耶路撒冷朝圣，据说看见了耶稣留下的一个足迹，「很美，很小巧，很雅致」。又看见了一幅画，是主活着时画下的，其中耶稣是「中等身材，面容秀美，头发略微鬈曲，手极润雅，手指细长」。第八世纪时，克里特的安得肋 (Andrew of Crete，克里特，地中海东部岛屿，今属希腊。)，据说曾研究过圣路

加画的一幅像，像中的耶稣表现为「双眉紧锁，面容狭长，头部倾斜，身材匀称」。此后，有一个希腊的修道士，名叫挨彼腓尼(Epiphanius)，更确切地说耶稣身高六尺，鼻子很长，皮肤像「小麦的颜色」，眉毛是黑色的，头发是赭色的，……！并且很像他的母亲！

其中最奇特的文献、是楞丢勒斯(Lentulus)的书信，在十四世纪时曾风行一时，书中所假设的楞丢勒斯，据说是耶路撒冷的总督。他曾致书于「元老院及罗马人民」详细地说到耶稣的体格形貌。他所说的无疑很富诗意，其中有些甚至从心理学上看还很动人，但毫无历史价值。在罗马帝国时代致书于「元老院及罗马人民」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就此一点，即可知其毫无历史价值了。在那信上说耶稣面容有威可畏，有仪可像，让人见了既畏且爱。「他的头

发是淡金黄色，直到耳根都平直不鬈，带一点淡蓝色的反光，一直披到肩上，他的肤色鲜艳，鼻子和嘴都完美无疵。他也有浓密的胡子，和头发的颜色一样，不很长，在颔下分开。他身躯秀长挺直，双手双臂都极雅致秀美，……」这段描写的结尾是引证圣经中的典故 (咏 45:3)，这当然是可解释的，因为整个所描写的无非要证明这句话：「你在世人中最为美丽」实在的情形，圣教会的许多教父们都已说过了。法国里昂 (Lyons，城名，在法国东南部，为该区最古天主教中心。) 城的主教圣依肋纳是二世纪时人，因他老师圣保利加玻 (Polycarp) 的缘故和厄弗所城很早的基督徒团体中有了连系，他只简单地证明：「耶稣肉体的形像我们不知道」。而圣奥斯定同样也承认：「耶稣的面貌是怎么样，我们完全无从得知」。只要我们想到，犹太人的习俗严格禁

止描画人的形像，那么就毫不足怪，耶稣的眞实肖像是决找不到的了。至于那几位写福音者他们也并没有意思描画耶稣人性的形像。请看四部福音中唯一对耶稣的描写，不只是在耶稣显圣容时描写他那光荣威严的基督吗？

在教会中，尤其在最初几世纪，曾热烈地讨论过耶稣的美丑。而我们看了上述的一切，要再讨论这问题不也是显得徒劳吗？(殉道者圣儒斯定说：他「没有仪表，没有美貌，形容可鄙」。依肋纳，就是说耶稣肉体的形像为「不可知」的那人，说他「瘦弱」。妒利振说他「短小而丑陋」。科摩提安 commode 说他「像一个奴隶，形貌卑鄙」。有些传说甚至当他是患癞病的。反之，另一些人又坚决地说他长得美，如：尼撒 fa 的圣额我略，圣金口若望，圣盎博罗削，圣热罗尼莫和别的许多人。)这些争论我们不必多注意，因为古代基督徒关于这一点的看法和我们实毫不相同，那种鲜明的描绘，在他们是毫无兴趣的。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肋孟曾写道「我们愿望着眞正的美者，只有救

主是美的!」这话实表现出一个深刻的眞理。新经外传伯多禄大事录中说:「他是美的也是丑的」,这说法形式上很矛盾,其实,这说法的两方面都想更有力地证明圣经中的预言。有一些是根据楞丢勒斯所引圣咏集中第 45 篇的话:「你在世人中最为美丽,你口唇中流露着慈惠」,以及根据其他的文献,乃依撒意亚书中有名的第 53 章第 3 节,其中预言着赎罪的默西亚:「他受尽了侮辱,被人遗弃;他真是个苦人,熟悉病苦;他好像一个人们掩面不顾的人;他受尽了侮辱,因而我们都以他不算什么。」或者还想到另外一些类似的经文,如圣咏集第 22 篇,描写着:「他们穿透了我的手脚,我竟能数清我的骨胳,他们却冷眼观望着我」。因此关于默西亚的美丑问题,就有这两种看法的对立;但对于耶稣形像的眞正认识,

并无丝毫补助。

但有许多基督信徒心中还充满着欲识庐山眞面目的渴望，怎样满足他们这种渴望呢？想认识基督肉体的形状，实不是为了一种虚妄的好奇心，而是为了把光荣归于降生为人的天主。本来在古教时雅威曾给梅瑟下过不许绘画雅威肖像的禁令，迨至天主第二位圣子降生成人，取了人形，于是好像天主收回了他的这种禁令。因此基督信徒可以为了光荣基督而为其画像了。然而要想为基督画像，只有求之于艺术。桐格尔 (Doncoeur) 神父写出了一段十分透辟的话，他说：「如果我们明了了艺术的最深意义，便应肯定：艺术家所绘画的基督不能不是信德所启示的基督。艺术家画基督时，如果能薄化基督表面的幕布，让基督里面的光芒透射出来，他画的便是眞正的基督」。

最低限度，由十五个世纪以来，信基督的人们，总想用艺术天才来填补圣经及文献中的缺陷，而追写那降生成人的天主圣子的本来面目。原始教会的信徒只要有一些平凡的象征画就够了。我们在一些「地窟」(「地窟」Catacomb 古罗马人死后葬于地下因此名为「地窟」或「地下墓穴」。古天主教亦自置地下公墓，今意大利境内，掘出天主教初期教友的地下墓穴多处，对于天主教艺术起源史，贡献了极宝贵的史料。)及许多石棺上看到刻有鱼，羔羊，葡萄树，麦穗 (上列各种图画符号，象征基督与圣体圣事，可读「宗徒及殉教者的教会」卷三第五章。)，以象征基督。以后，教会的信徒把基督画成人形，最初完全采用希腊式的画像。把基督画成那被视为默西亚之预像的奥尔否斯像。以后，把基督画为「善牧童」像，这是直接从福音中采取的，但还借用了希腊壮士的形状。

最古老的「善牧者」的像表现出他在颈上围着重新寻获的亡羊，这还是含着外教的美学

的意味。

这种希腊像的影响消失的并不很快。在这种影响之下产生了最初的一种传统，把耶稣表现作年青，力壮，无须的人，因为在古代，青春是神的一种属性。在地窟中，诺厄 (Noe，Neah 创 6-9)，约伯，亚巴郎和梅瑟不是都表现作少年的像貌吗？由第五世纪以来，拜占庭 (Byzantium，东罗马帝国时称拜占庭帝国，君士坦丁堡为天主教艺术中心，影响于当代极巨，因此名为拜占艺术。) 式的基督像才影响了，支配了艺术品的作风。拜占庭的基督像是一个壮年人，面部瘦骨峻嶒，鼻子很长，眼眶很深，头发从前额处分开，披到肩上，有棕色的鬈曲胡子，分成两股。在若干时期，这两种典型就并存于世。无须的是表示在世界上生活的基督，有须的是表示复活后光荣的基督。结果后面的一种终于获得到了优势。现在凡十字架所到之处，就都是

这一种像了。

无数的耶稣像，都以拜占庭式的原型为基础，而大事增饰。这种表现耶稣形像的传统典型有两种弊病。一种是坚持着太俗气的「美」，以致变成平淡无奇，让群众去崇拜一种庸俗可厌的影像。另一种特别自二十世纪初以来，使艺术中渗透了一种伤感的意味，坚持着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悲剧性的方面。所以，当我们要来想象耶稣是具有何样容貌时，也是凭借这些艺术杰作来想象的。耶稣是像在亚眠一位具有天才的艺术家所雕刻的「美天主」那样（「美天主」Le Beau Dieu d'Amiens），是一位强有力而宁静的人，额上显得很沉着而不动摇的裁判者呢？还是像安杰利科(见第三章前的耶稣像)在他佛罗伦萨（Florence 本名 Firenze 意大利城名，以艺术著名，第十五世纪安杰利科与门下弟子，擅长绘事，是为有名的佛伦萨派。）隐修院中所画的那样的一

个人呢？安杰利科所画的耶稣，面容异常沉静，目光深邃，透人肺腑，使人忆起注视着纳塔乃耳并对他说：「我看见你在无花果树底下……」一幕中的耶稣来了。耶稣曾说：「我不是来让人灭亡，却是来拯救人」。这话同时包含着人类的悲剧和耶稣超然的温爱。在这许多影像中，有些最动人的就能把这种意味全部表现出来 (读者中通晓这问题的或者会注意到我们在讲到那些「奇迹的」肖像时，没有提到最有名的一种，即都灵的「神秘圣容」The Holy Shroud of Turin 关于这张像，曾有了很多争论，因此我们在本章末特别用一篇附注来讨论它。见注 5.1：都灵的神秘圣容。)。但即使在这些杰作中，我们敢说基督已被全部表现出来了吗?

我们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权利把耶稣画成和他们自己有点相似，宗主教福喜阿斯 (photius 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在第九世纪时就曾写着：「基督的面容，在罗马人，希腊人，印度人，

衣索比亚人中所表现的都不一样，因为每一民族都认定主显现给他们时，是取和他们自己一样的形貌」。如果有人对一个面容像中国人的基督觉得看不顺眼，那只表示他不认识基督启示的眞正意义。基督既属犹太人的种族，那么，活着时体格，容貌像犹太人。天主的圣意虽然是叫他出生于被选民族的后裔中，但这并不是他生命的整个的眞谛，他生命的眞谛，乃是他的死亡。而他既为了实行他至高无上的博爱主义而死去，他在那时所救赎的就是全人类，并且他的人性也是如同每个人的人性一样。因此，整个人类都在他身上看到自身。

最早以来，有些人就正确地认定耶稣「单纯地是一个人，和一切人都相像」(在斐理伯书中第二章第七，八两节为保禄所书。)：他「和别人毫无不同」(是反对天主教的塞尔萨斯所说的。)；他「面容和我们所有的人一样，

都是亚当的子孙」(大马士革的若望 St. John of Damascus 所说的。圣人叙利亚人，为第八世纪有名神学家。)有一段文字，很久时候都误认做是第三世纪时迦太基主教圣西彼廉 (St. Cyprian，竭力发挥教会的大一统，因此著名。) 所作，这段文字无疑地已替这些探讨下了最后的结论：「耶稣说：你们要在你们心中来看我，正像一个人在镜中看到自己的面容一样」。在宗教上并且在历史上二千年来无数基督徒为了要使自己的灵魂和耶稣的灵魂合一所作的努力，远超过为认识耶稣肉体形貌的努力。基督徒们都知道，只有到末日审判的时候，他们才能像圣保禄所说的「面对面地看到耶稣，一切遮盖的幕布都被除去。」(格前 13) 但那时要能「看见他实在怎样」，就必须在世时要「相似他」(若一 3:2)。

第三节　他的平凡生活

从全部福音中看来，耶稣都显得是一个凡人，是一个和他门徒们一样的小民，他过的生活，吃的，穿的，都和他同一阶层的同族人一样。当然，也不能歪曲史实，把他的身份过分抑低了。有一种愚蠢的说法，说他是「粗野的贫民，佣妇的儿子」，我们看到他所表现平凡的一面，同时也当看到他在群众眼里所显出伟大的一面。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卑微的木匠，平常的老百姓，同时也应当想到他是能治病驱魔的，是先知，是施行奇迹者，还应当想到伯多禄，雅各伯，若望在高山顶上看到他显圣容时光荣威严的景象，这样，我们才能对他有一个完整的观念。我们要想藉助于今日巴力斯坦风俗习惯的观察来想象他的生活，只要不舍本求末，务为奇谈，那就能把他的生活完全想象出

来。我们要想研究耶稣的生活，应趁此汽车，鸭舌帽，蓝布工装，尚未全部扼杀近东的原来的传统之时，从速利用该地固有的一切。可是，一当我们所谈的不是耶稣穿什么，吃什么，而是耶稣的智慧，教育，和语言之类的问题时，我们就碰到天主与人性结合的神秘难明之点了。同时也就引起了一个问题，他既具有圣神的一切神恩，那么是否他的人性整个地被这神恩变化了呢？

他的名字毫不希奇：耶书阿或若苏阿(Jeshua，Joshua)是由希伯来文原义为「雅威拯救」或「雅威帮助」一字而来的。这原是圣经上的名字，旧约全书上译为若苏厄(Josue，Joshua)，在希腊译文中，就都写作「耶稣」。这名字在公元前四世纪的开始时曾风行一世，至基督时代，很久不被人用了。至于我们已说到过他那「纳

匣肋人」的别号，似乎也很符合当时以色列人极流行的一种习惯：用一种绰号来确定一个人(例如宗徒「热心人的西满」，或多默别号狄狄摩 Didymus，或西满又叫则发即「盘石」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他的穿著和现在巴力斯坦乡下人该也没有什么不同。头上蒙着一幅布，在额上扎紧，直披到肩上，就是现在巴力斯坦人的包头巾。头发和胡须似乎都很长。身上一年四季都穿麻布长袍，冷天穿一件羊毛外套。照梅瑟的法律，外套衣角上常带蓝色的衣縷，那患血漏妇人所触的就是这种衣縷。当他祈祷时，是否穿着白色配淡紫色带的礼服，额上顶着和左腕上系着「经匣」(按拉丁文 Phylacteria) 呢？所谓经匣，即是里面藏着「法律」经文的小匣子。照着当时流行的习惯，要束三条腰带，一条系着衣服，另一条有袋，用作钱囊，当人出去旅行时，还束第三条腰带，长约十五公尺。脚上穿

的鞋也是现在巴力斯坦还可看到的那种，只有鞋底，用鞋带子系着，洗者若翰说不配替他解鞋带，指的就是这种鞋带子。

当他旅行时，就做人家的不速之客。这习惯也是传统的，而到现在还仍然保存着。在一间屋里，或在平顶屋上，设着一条内装干草的卧褥，一种绳索编织的吊床，或更简单的是一张床，一块草席，一条毡毯。有时也睡在露天地里。白天的酷热过去以后，夜晚极凉爽宜人，正好休息，头裹在外衣的一边内，万籁俱寂，繁星在天，一觉黑甜。直到东方已白，「牧人在水槽旁尖声高叫了」，方才醒来。

耶稣有时也要请东道主供他膳食。十二位宗徒和老师无疑地有一公共钱囊——照圣若望说 (若 13:29)，这钱囊就是归犹达斯经管。有些有

钱的朋友，特别是妇女，常「用自己的财产资助他们」(路 8:3)。无论如何，他的膳食是非常简单的。加里肋亚的乡下人，吃饭时，就只有一点面饼，乳品，蔬菜，水果，当然也有鱼。普通人平常喝的只有水，在较丰盛的席间才有酒及一种用水果和穀物做的啤酒。耶稣有时也参与这些宴会——就像加纳城的婚筵——近东人在这种喜宴上喜欢奢侈豪华。而在丧事的酒席上，他们只吃扁豆，因为犹太经师们说，「正如扁豆没有豆瓣，悲哀的人也没有言语」。我们一看福音，就能明了耶稣所度的生活整个是一种简单的生活。其所以无所需求，并不是因为没有钱的问题，而是由于弃绝享受，甘于淡泊。

有一个问题，耶稣说的是哪种话？在他的时代巴力斯坦流行的方言是阿拉美语，在当时

已有近二百年了。阿拉美人构成了闪族的北支，他们在第二个千年中，当混和大迁移时，就在「新月沃原」(Fertile Crescent，今叙利亚北部与土耳其南部。东起幼发拉底河上游，西至安提托鲁斯山麓，形如新月，因此得名。)北部，建立了住所的中心。亚巴郎离开了塞那尔的乌尔，第一次长途跋涉中所到的哈兰，就是在那地带——即阿拉美人住的帕丹阿拉美 (Paddan-Aram 为古阿拉美人所居，希伯来人称之为「父母之村」。哈兰城即 Karran) 区——还有，依撒格和雅各伯到「祖先的国土」去求亲的地方，也就是那个地带。以色列人总括他们老的传统，常说：「我祖原是一个流浪的阿拉美人……」(申 26:5；漂泊的阿拉美人，指亚巴郎。)。在圣史中，到处可见到这些流浪人，时常地重新组成部落，不断地侵略别人。约在公元前第九及第八世纪时希伯来诸王把他们视做劲敌，觉得很难对付。阿拉美人曾深深侵入整个叙利亚和巴

力斯坦，他们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关系也很深，因此他们的言语，在从西乃到托鲁斯以至波斯湾 (Persian Gulf，阿剌伯与波斯间海湾) 整个地带中，传布得相当广。耶稣曾用阿拉美语说话，这是无可争辩的。福音中曾记载着从他口中所说出的阿拉美文的言语，如：「阿爸」(Abba) 即父啊，「厄法达」(Ephpheta) 即开了吧！「肋玛，撒巴黑塔尼」(Lammasabacthani) 即你为什么舍弃了我？「塔里塔，古木」(Talitha cumi) 即女孩子，我命你起来！福音中有许多双关字眼的地方，特别显出是属于阿拉美文的。如有名的「你是刻法」意即盘石；其他的则可猜出，如「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吧！」(玛 8:22) 「死人」二字按阿拉美文为「煤他」(Metha)，但此字与「马他」(Matha) ——「乡人」一字颇为相近，可能是耶稣故意运用了这两个相似的字，为引起人们的注意。再

者，耶稣语风中之节奏，韵律，及重复的子音字，确实都是出于阿拉美语的。

但耶稣就只会这一种方言吗？似乎并不。圣路加福音中有一段，指出耶稣在会堂中「展开了依撒意亚先知书就读」(路 4:16)。从此，我们可知到他一定也懂正统的希伯来文。自四世纪以来，当阿拉美语已确实占了优势以后，希伯来文就已变成了一种死的语言，但仍旧用作礼仪上的文字；正如法，意，班国等文字占优势，拉丁文还用作礼仪上的文字一样。每个年青的犹太人，凡在会堂里受过教育，都懂得一点希伯来文，因为懂这神圣语文是一切文化教育的基础。

最后，还有第三种语言，当时在那里也很流行，这就是希腊文。自从亚历山大的东征西

战后，希腊人统治近东以来，就有希腊文了。在整个近东及地中海沿岸的地域中，希腊文成了国际间通用的语言，正如今日的英文或公元前二千年前后的巴比伦文那样。在近东，阿拉美语仍为一般老百姓习用的语文，而希腊语则变成贸易上，外交上，及文化上所用的语言。在上述地域中的罗马官员都说希腊话。耶稣是否也懂这种话呢？在福音中丝毫没有正式的指示，无论如何，在他的语风上也丝毫看不出他受过希腊文教育的痕迹。可是我们也可注意到，比拉多对他的问话，似乎并没有经过翻译，而他在对答之间，在语言上，彼此似乎完全能了解；但这只是一个孤证。

此外，丝毫也没有理由可说耶稣是个「文化人」。固然，以色列「法律」学士中最有学问的有些也是小民出身，也有些平常手艺的工

人经过努力的钻研蔚成了最高知识就是「法律」知识的大师。我们看不到有丝毫证据，可说耶稣幼时曾作过任何高深的研究。从福音中，我们看到他的思，言，动作，都不出乎当时信教者的知识范围。他很自然地引用旧约中的典故，引证圣经，甚至在和法利塞人谈话时，他的回答很坚强有力；但他羞与彼等为伍，从不自比于经师，「法律」学士。而他之所以使他们惊惶，也是由于他凡事皆诉之于良知及他自己的「新法律」。这新的法律，平常是和自然法律相合的。他之感动人处就在此：在一种不倦的视透他人的心灵中，在一种对诸人诸事的了悟中，他加进了一种非由学习而得来的智慧。他的气度是独一无二的，是超凡绝伦的。这表示出他的人性与神性的关系，我们不敢称这是他的天才——因为天才这字眼还只

有本性的意义——而是不知什么一种超自然的光辉，在这光辉中，人性的智慧放射出了神性的光芒。

第四节　气质与性格

耶稣的气质和性格，无疑地也显出同一种光辉。如果只从自然方面来看，显然他好像是「和别人不同的一个人」。这就使得一切非宗教的批评家大觉为难，他们想把他只当做一个人看，可是总觉得有点儿不可了解之处，这不可解的一点，正是他的特点，正是要想了解他，非了解不可的一点。

有些批评家认为他是精神不健全的，以为这样就解除了上述的困难。一百年前，德国唯理论的历史家司特老司(Strauss) 就已经当他「简

直近乎疯狂」，而我们这些治精神病的医生们替他开的病候，症象，以及证明他是疯子的证据多得不胜枚举，这里也不必一一录出。自己说是天主子，自命为世界未来的裁判者，这不足以证明他明明是一个妄自尊大的狂人吗？不断地叫别人拿自己作榜样，一开口就说「我」，这不表示过分着重自己的一种病态吗？例如：当受洗时出现的奇象，或显圣容等事情，不是透露出他具有一种虚幻妄诞的气质吗？同时基督在巴力斯坦那样一个小国里，常常周游不停，岂不是表示他有迁徙易地的病狂吗？这些说法都很谬妄，不仅叫人讨厌，甚至还更叫人觉得可笑！

「疯子总不能成事，自古迄今，还没有一个神经错乱的人严肃地照人类的举止行事的」。勒农这种正确的话，还令人满意。龙波

洛梭(Lombroso，十九世纪末，意大利名医兼心理学家，氏为无神论者)的理论，说天才是疯狂的一种形式，在今日已经只有那些抱着十九世纪观念的落后的学术稗贩，才听他这话。这种说法在许多幼稚肤浅的头脑里总留着痕迹，实在遗憾。可是要划定理性与疯狂之间的界线，也不应该把所谓「正常」的界说定得那样低，那样平，以致排除任何例外的才气禀赋。如果说米开兰基罗(Michelangelo，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健将之一，兼长绘画，雕刻，建筑。罗马伯多禄大堂圆顶，与西斯丁 Sixtine Chapel 小堂壁画，皆氏之杰作。)，贝多芬(Beethoven，1770-1827。德名作曲家)，拿破仑(Napoleon)，亚历山大，每一个在他那一类人里都是「出乎常规」，这决不是说他们还不及中人之资。设以中等人为零，那么疯子或呆子应该加一负号，而有茂才异禀的人都该加一正号。没有人以为耶稣是和普通人站在同一水平上；从此应该说他无限地超过普通

人，而不该说他在普通人之下。

在一个有正常意识的人看来，福音中所表现的基督，完全是显得人格极端圆融稳固，坚定不移的人。在他内决找不出可让人视做滑稽小丑的那种虚浮的迹象，或夸大的态度。他从来没有把自己放在戏场里那样来让人看着好玩。在中古世纪有一种小说曾风行一时，就是把梅瑟，耶稣，穆罕默德(Mohammed，亦称 Mahomet，570-632，回教教祖，骁勇善战，征服阿剌伯全境后，创立回教，着可兰经，如回教圣经。)，看作一样的人，说他们是「三个骗子」。骗子二字，加在基督身上，是何等谬妄的事！谁在他身上曾找到欺骗之处呢？我们每个人都想尽量设法使别人对我们有好印象，这多少有点欺骗成分，耶稣连这一点也没有。请看他那有名的「木屑和大梁」的寓言(路 6:42)，不仅包含着教人谦卑的教训，并且还包含着教人眞诚的教

训。眞诚不欺，态度之间毫无虚假，自己是怎样的人就老老实实让人看出是怎样的人，这不但是耶稣口头上的教言，也是他以身作则做到了的。「使人自由的眞」(若 7:32)，首先就是对自己的眞。

耶稣的人格，非但忠诚，也很坚定。他眞正是「宇宙的主宰」。任何时候，他都控制着整个事情，他不因热狂群众的要求而逾越既定界限。他决不因失败而灰心，也决不因反对而就改变他既定的方针。虽然他也顺应环境，相机而动，然而却从不投降，在敌人的阴谋诡计袭击下从不示弱。如果他只是一个普通人，那么，这种刚柔相济之德，就实在令人惊叹不止了。并且他由于内心对自己的使命有确定的主张，也从不做过分的事。我们看到，当魔鬼试探他时，他就不肯行那使自己可以获得虚荣的

奇迹。他的精神是完全服从他的。

我们还可注意到，他这种果断，并不是后天习得的。有许多人的果断都是从练习中得来的。耶稣却不如此，他是生而果断的，并不经过什么变成果断的关键，也没有经过学习，自始就很果断。至于他人性的弱点，如在橄榄山中时的忧愁(见第九章第一节。玛 26:36-46，谷 14:32-42，路 22:39-46)，也从不至于损害这种坚正的精神，不会影响他的决心。

有些人能做到，所谓「内心的统一」，就是有了一个明白确定的计划以后，一面是意志坚决，不屈不挠地求其实现，同时又能调和实行这计划所需要的一切力量使之谐和无间。只有这种人才能显出一种由其人格自发的权威。这种权威决不同于外在的权力，不靠国家社会

的任何地位，而在一言一动之间就自然地流露出来了。如福音中屡屡提到的，耶稣只要一句话，一下注视，「向四周一看」就表现出这种权威。在福音中有几个地方，例如召收宗徒，和纳塔乃耳谈话，以及在被逮捕时 (见第九章第二节。若 18:4-7)，他一说自己就是耶稣，众差役立刻跌倒，这些事件都使我们感觉到他有这种超自然权力的神圣能力。此外，我们还能在福音中的各处看出他还有一种为首领者所有的权威。现在我们回忆一下，在圣殿里赶逐摊贩，以及许多人阴谋拥他为王，他把诸门徒送上船，自己单独来遣散众人(谷 6:45；玛 14:22)。在这些场合内不是表现他有为首领者所有的权威吗？在他全部教训中也显出这种权威的口吻：「可是我告诉你们...」；这话在别人说来都显得傲慢，而出于耶稣之口，听了反叫人觉得他眞正有权威。

最可赞叹的是我们所指出的这三种性质：眞诚，坚定，和权威，在他内都很均衡；这样就说明了他的完美与自然的性格，如果把耶稣表现为严冷无情的人，那实在是无比的错误。旧约中的梅瑟及新约中的施洗者若翰那样的人物，才是严冷无情的哩。耶稣在人世间时，是带有笑容当他说：「让小孩到我这里来」时，就陪着最温柔的笑容。有时甚至也很慧黠，例如关于向皇帝纳税的谈话 (谷 12:13-17)，耶稣那有名的回答：「凯撒的就应归还凯撒」，似乎包含着很尖锐的嘲笑，微妙地答复了对方一个阴谋重重的问题。有一位历史家(冀搦培 Guignebert) 虽然不信耶稣是天主，但他也说过「耶稣在许多时机表现出的妙语含有极大诚朴性。他也有义怒，当他充满天主的热情，而人们以恶意激怒了他时，那种神圣伟大的义怒就以雷霆万钧之势爆

发了」。这时候「那勇壮的力量就像河水高涨，冲岸决堤，势在泛滥了」(为江曼松神父 L. de Grandmaison 所言)。这时候他就眞显出是那产生先知的烈性民族中的人了，我们现在还可看到犹太人常常为了一些普通小事就怒不可遏，粗暴强悍。请看他是何等忿怒地手执鞭子，驱逐圣殿里的摊贩，请看他以何等锋利的言辞，告诉那些「法律」学士和法利塞人，以及回答国王黑落德安提帕的侦探说：「你们去告诉这个狐狸……！」(路 13:32) 这些事使我们看出，他眞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气的人，和那种庸俗平淡的画中所表现的正相反。我们可以说他好像是那种小说名家所描写的人物，充满着表面矛盾，充满着多种作风。但他的一切，很明显地仍然是完全和谐一致的，他的激情也绝对不会使他头脑不清醒。在耶稣绝无出尔反尔的事情，这位

救主为人类而牺牲自己的性命，同时对人类的罪恶又极愤怒，如哲斯脱敦(Chesterton，1874-1936，英名小说家，以幽默著称，虔奉天主。)所说：「既爱人又恨人，这事情好像有矛盾似的」！究其实都是绝无矛盾的。

还有另一证据，可看出耶稣的性格是具有诸般和谐的美德。这也是表现他性格中人性的一点，就是他继续不断地表现出具有一种眞实感，具体感。为幻想者，实在的东西对他们好像是不存在的。他们研究到了极顶，梦想和实际生活就合一了，他们的野心就进于疯狂愚蠢。这种诱惑，是伟大诗人之最秘密的诱惑，像朗菩(Rimbaud，1854-1891，法国诗人，氏青年时，欲于诗歌中，追求无限。以后自知所望过奢，深自警惕，遂辍笔不作，流浪而终。克罗得尔 Paul Claudel 读其诗，因有从事文艺之志。)，像赫尔得林(Hölderlin 德现代诗人，思想介于天主教与泛神论之间。)就受到了这种诱惑。而高等的神秘主

义者也很容易令人怀疑有这种诱惑，在耶稣的思想言语中却绝无这种诱惑的痕迹。他永远是脚踏实地的。在他，这外面的世界是存在的。我们时常注意到，在福音中，所描写的就是巴力斯坦那片小天地，而描写的非常动人：土地，季节，清风，甘霖，春天成熟的麦子，各种各样美丽如画的植物，各种熟习的鸟兽虫鱼，从驴子以至于蝎子，以及当地的人，一切都表现出实际的本地风光。播种者播下种子，妇女头顶水瓮，以合节奏的脚步走下泉井去汲水，渔夫在举网，都是在巴力斯坦的实际的风土人情。这种眞实感，我们从他的语言中可完全辨别出来；甚至经过几重的翻译，还显得很清楚。在阿拉美语原文中，上述的一切更显得确切，眞实。如说到那「天空的飞鸟」(玛 6:26) 它们也不播种，也不收割，但在天的父却饲养

它们。在路加福音中，耶稣就确切说是「乌鸦」(路 12:24)。在荡子的比喻中，许多译本说那荡子吃的「豆荚」，其实是一种「稻子豆」。对靠土地为生的人们，耶稣就用这些乡人所感亲切的名辞来和他们说话。看了这种健全的现实作风，这种语言的精确，和这种具体的感觉，我们不能不看到他心理状态的平衡和坚定：耶稣所提起的这个世界，是他所爱的。

勒农把耶稣看作「加里肋亚温柔的梦想家」，这是何等错误，何等荒谬！对于耶稣，我们也可说他有「神秘主义者的气质」吗？如果要这样说，那么你就应该把人加给这名辞的混淆模棱的意义去掉(作自注云：耶稣不能说是一个纯猝的「苦行者」，耶稣与门下弟子生活固然清苦，但并不一味寻求苦行，并不为刻苦而刻苦，像法利塞人那样堕入斋克的极端。神秘学家常以苦行为超凡入圣所必由之路，但苦行毕竟是入门初步，不能长期停留在这上面的。)。你要知道，最大的神秘主义者，

都是精神健全，具有更高的良知或健全理性，行为端方的人，而不是心斋坐忘，迷失于出神入化境界的行为错乱的人。平常人总喜欢把这种行为错乱的人和神秘主义者混淆起来。在眞正的精神等级中，出神入化是相当低级的现象，出神入化表示人的软弱。人必须经过一切「奇恩」和一切「神观」，才能进入「神夜」(在神秘生活的历程中，有一个阶段是既已超越了以通常理智认识天主的领域，却还没有走到和天主恍惚有直觉的美境，这个阶段是纯在圣神领导之下，凭着信光隐约地窥见天主的性体，是神修途中最艰苦的一段，神秘家惯称之为心灵的「神夜」。)，进入神夜，天主才许可人接近他。耶稣无疑地也有神观，如在受洗时，显圣容时，受试探时，就遇到了。此外，圣路加对耶稣的神观又有一段其他的记载。耶稣说：「我看见撒殚如同闪电一般自天跌下」(路 10:18)。但他从不失去灵明，从不为那瞬息即逝的过度兴奋情态所整个吞没。对

于神秘主义的「坐忘」境界，正统的定义是「自我解脱，为神统摄」，耶稣从不如此。

其实——这定义已足够使人了解——耶稣是不能「自我解脱，为神统摄」的，因为天主就在他内，而且是随时随地在他内的。圣保禄曾用一句很有名的话，把这神秘主义最高境界的特征表示出来：「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迦 2:20)。用到耶稣身上，这话就毫无意义，因为他就是基督，就是天主。勒农虽是个背教者，却完全懂得这个道理：「天主（对耶稣）并不像对一个在他之外的人说话；天主就在他内，他自觉与天主同在，他从心中论他父所说的话。他时刻与天主深交而活于天主心中」。连最大的圣人一想到天主，就恐惧战栗；耶稣决不如此，因为他与父同等。他既是神秘恩宠的根源和神秘主义者所趋

向的目标，因此不能说他自己也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在这里，正如我们所画的肖像的一切曲折处一样，在人的面容下，又透露出了天主性的神秘。

第五节　天主的心

有些严酷的理论家，刚愎自是，固执己见，师心自用，把自古以来世上最动人的教训，却造成一套苛刻的诫律，像一柄刚硬无比的利斧那样，斩钉截铁。耶稣与这些人迥乎不同。天主公教，在十七世纪时，要纠正「严酷主义」(指冉森派的学说，Jansenism)的歪曲，就坚持耶稣对人之爱。在中世纪，已经有许多专务默观的人，注视基督人格中这主要的一面。圣文多辣(St. Bonaventure，1221-1274，意大利人，十三世神学大师，天主教「圣师」。)曾在巴黎大学任教，他曾说到「这受伤的心，我

们可以躲在里面，避开尘寰」。同时圣女日多达(圣女日多达 St. Gertrude，626-659，生于德国，曾任比利时一女修院院长，神秘学著述多种问世) 集合神观写成一部书，名曰「天主爱情的报告者」。在第一次神观中，她曾传达耶稣的话说：「近世人心衰老而冷淡，应当在耶稣无限仁爱的奥迹中重新温暖起来」。圣心的公共敬礼，形成于十七世纪的末叶。一六七0年有一位不屈不挠的传教士若望欧德 (若望欧德 St. John Eudes，1601-1680，法国司铎，曾为司铎们创一修会。) 为敬礼圣心做了圣心日课与弥撒经文。五年以后在法国巴累(Paray le Monial，在法国中部。) 有一位圣女名叫玛加利大 (St. Margaret-Mary Alacoque，1647-1690) 受到了耶稣的启示，竭力传扬圣心的敬礼。以后，庇护第九(庇护第九，Pius IX，在位年限 l846-1878) 和庇护十一(庇护第十一 Pius XI，在位年限 1922-1939) 都曾下令：圣教会在这节日要举行很庄严的仪式。有许多艺术作品，以肉体的形式来

表示耶稣的心，往往是不能表示出原来想表示的意义。虽然如此，但这些艺术家的用意却是很正当的，因为他们愿意引人爱慕耶稣。

福音中充满了指示，表明耶稣也能接受人的感情，能对某人表明有友谊的倾心，有细腻的温情，甚至有那种奇异的吸引力，能使我们不知为什么总想多多认识他，总想为他所钟爱。曾依在他怀里的门徒圣若望，明明就是他所钟爱的对象。还有伯达尼的一家人，他曾为他们施行了最光辉，最后的奇迹。耶稣对他们的友谊，有若望福音可以做证：「耶稣素爱玛尔大，玛利亚，和拉匝禄」(Martha，Mary，Lazarus，若11:5)。还有一幕情景，可说是最生动，最有力地表现出剧中的人物：有个很有钱的少年人到耶稣身边来，他几乎已经决定要跟随他了，他问他：「善师！为承受

永生，我该做什么？」耶稣回答说：「诫命你都知道：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欺诈，应孝敬你的父母」。那人向他说：「师傅！这一切我从小就都遵守了。耶稣定睛看他，就喜爱他」。这情景非常自然！耶稣是怎样的人，我们从这一注视中一下就看清了。当默西亚回答他说：「你还缺少一样，你去，变卖你所有的一切，施舍给穷人……」而那人「因了这话，就面带愁容，忧郁地走了，因为他有许多产业」(谷 10:17-22，玛窦 19:16-22；路 18:18-23)。这少年人的忧愁之状赫然如在目前，这少年人忧愁的原因判然现于纸上。

圣伯尔纳多称基督之爱是不竭的。师主篇

(The Immitation of Christ，按英文 The Following of Christs，又名轻世金书，作者为

十五世纪德人多玛干比斯 Thomas a Kempis，一说为荷人吉拉德克路特 Gerard Groote)的作者也颂扬他「亲切的友爱」。但基督实不仅是对若干特爱的人有忠诚而细腻的感情。他的爱主使我们感动，是因为它使他接近我们。还有甚于此者。耶稣是对一切人，一切接近他，恳求他的人，都表示有无穷的善意。我们已看到了他出奇的坚定和权威，但又看到了他出奇的温柔和亲切。有一类人，对一切期待见爱的都施爱，对一切悲惨的都怜悯，对一切犯过的都宽容。他也属于这一类人，不，他还是这类人的模范。例如「安老会」(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 女修会，以服务老弱为宗旨。)的修女们，成天找困苦的人来救济抚慰他们——是眞正服从基督的教言，并且步他后尘的。谁要有求于他，一定不会遭到不理睬。我们在福音中多少次看到，耶稣倦了，想独自休息一下，一个不大识相的人又来

苦苦哀求他，又让他休息不成了。他从来不会表示出他的宽厚仁爱是有尺寸的。他永远对一切人都是有求必应的。

耶稣也并不无所偏爱，而他所偏爱的就是不幸，贫穷与厄运的人。「贫穷的人有福了！」这呼声响彻全部福音。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把耶稣看成平常的革命者，宣传着穷人应起来打倒富人，那些只知取悦民心的人。他对富人的态度是十分清楚的。当那少年人走开了以后，耶稣就向门徒们解释这件事情：「孩子们！仗恃钱财的人，进天主的国是多么难呀！骆驼穿过针孔，比富有的人进天主的国还容易！」有人要使这句刻毒的话意义和软一点，曾大费解释。这种说法固然表示出近东人说话夸大的方式(在可兰经 Koran 如:第七章，第三十六节与印度的经文中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比较。可兰经是穆罕默德所编辑的。)，然而耶稣说话的意义

仍是很清楚的。在耶稣，唯一要紧的是使人到达天主的国。富人在他看来也是不幸的人，因为不自知其不幸，更值得怜悯，而金钱的「重担」更使他们很难进入窄门。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心中实毫无憎恨，毫无忿怒之情，而是另一方式的慈悲矜怜。此外，门徒们问他：「这样，谁还能得救呢？」耶稣不是就回答：「在人所不能的，在天主是可能的」吗？

耶稣所谴责的，并不是有钱，而是有钱的骄傲。他所憎恶的，是那种自满，自足，以及在乡愿道德的假面具下，隐藏着轻贱灵魂的伪善的人。他本身就是纯洁，在他心中看不出一点罪恶的影子，他对于犯罪的人，有无限的仁慈，只要他们诚心悔罪，他就大开慈怀，饶恕他们的罪过。法利塞人愤愤地窃窃私语：「这个人交接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路 15:2) 这话是

完全有根据的。甚至可以说耶稣对罪人是有明显的偏爱。一个生病的孩子痊愈了，比全家其余的人都健康，使母亲感到更大的安慰；一只失迷的羊找到了，比其余九十九只都仍在羊棚里，也使牧人更觉高兴。同样那妇人在房子角落里找到他失去的小银圆确实该快乐；那荡子在外胡闹了很久，及至回到家里，他父亲也确实该庆祝。基督是来拯救那丧失者。连罪人的过错中也能找到一点好处，因为罪过能使人的心灵倾向于谦卑赎罪，并且克服骄傲，倾心爱主。

耶稣召选门徒时，在山中所训示的诫命里，有一条更难遵守的：「你们一向听说过：你应爱你的近人，恨你的仇人」。我却对你们说：「应爱你们的仇人，善待恼恨你们的人，应祝福诅咒你们的人，为毁谤你们的人祈祷。

你们若只爱那爱你们的人，你们还有什么赏报呢？」(玛 5:46-47；路 6:32-33) 爱，在这里，把一切不可能的都变成可能的了。使人实行上述诫命的不是人的感情，也不是一个好心人对别人之不幸或过错的慈爱，更不是因天长日久而忘记别人冒犯行为的原谅，却是「以德报怨」的超然之德。这种超然之德，使你自己的本性及最正当的高傲都深自谦抑：谁要打你，就该吻他的手。这种教义要实行起来是非常不易的，福音对此也明言不讳。当耶稣离开加里肋亚将穿过撒玛黎雅时，他差人先去准备宿处。一个村庄不肯接待他：舍根人对犹太人的旧恨尚未消。他的门徒雅各伯和若望看了这种态度，就向他说：「主，你愿意我们叫火自天降下，焚毁他们吗？」耶稣转身严厉地责斥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有的是什么精神！人子不是来毁灭

人，而是来拯救人！」(路 9:51-56)

为了使人深刻明了起见，还当说明耶稣的仁爱伴随着一些本性仁爱不常有的德性。有许多善举，实在是一种对人的漠不关心，而有些对人的宽厚，是基于盲目的。耶稣的激烈态度，给他的温柔一种价值：「总不受骗」。他决不像那些好心的老太太那样，盲目施舍，一下就受了职业乞丐的骗。他对人的判断，永远是很清醒的。伯多禄就尝到了这种经验。他老师曾对他预言：在紧要关头，他会失去勇气，甚至不承认他平日极爱的老师！可是耶稣一面很清楚明了，一面对人又很审慎周详。有许多作慈善事业的人，因为见惯了悲惨的人事以及与悲惨共生的恶习，心中的活水就一点一点地以至整个地枯竭了。他们的善举形式化了，变成了无情的事务主义的动作。穷人在他们看来只

不过是一个「号头」，只要给块面包，给双鞋子，就什么都完了。耶稣的态度和他们多么不同！对那被他一语道破心事的撒玛黎雅妇人，对那几个罪妇，以及对那犯奸淫的妇人，他都是何等关心，何等关心地对待他们呢！他对最堕落的人，在使他们恢复常态重新作人的最后机会里，除了帮助他们之外，也很慎重地不曾忽略了他们的自尊心！

以上所引的例子内，所谈的都是耶稣善待妇女的事。耶稣对妇女的这种态度，值得特别注意(我们已经引述过耶稣对儿童所表现的爱情，在福音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这一方面的迹象；例如在马尔谷福音第 9 章 35 节：「领一个小孩子来，放在门徒中间，抱起他来，给他们说…」或路加福音 18 章，15 节：「有人也把婴孩带到到耶稣跟前，要他抚摸他们；门徒见了便责斥他们。耶稣却召唤他们说:你们让小孩子们到我跟前来，不要阻止他们！因为天主的国正属于这样的人」。我们可以注意到，全部福音中很少提到比我们低的「兄弟」，即动物。可是圣五伤方济各把耶稣仁爱和他爱的法律作更广义的解释，包括了世上一切的生物，

包括了「狼兄弟」，也包括了「蛇兄弟」，这恐怕是对的。乌鸦和麻雀不是也被提入在天大父所照顾的对象之内了吗？)。当时犹太的风俗，是以一种隐然抑压及轻视的方式打击妇女的。在梅瑟全部「法律」中，我们感觉到对妇女有一种不可掩饰的厌恶，把妇女看作是一种不洁的动物，对这种引诱蛊惑男人者大为猜疑。以色列的宗教都是为着男人的，只有男人有庆祝逾越节的权利，并且借口「法律要求把诫律教给儿子」，女孩子们就不能受教育。此外，在罗马也是一样的轻视妇女。当然，并不是所有罗马的男人都同意那轻视妇女的老辛尼加(辛尼加 Seneca 罗马皇帝尼禄之师，以忤旨赐死。氏所著之斯多噶派的伦理学，有名于时。)「无耻的动物」的看法。妇女既为人所轻视，因此也得不到基督圣教所愿意她们在社会中所有的地位。但经过了二千年基督圣教教义的训导，妇女的地位也就随之提高了。

在这件事上，也如在别的许多事上一样，耶稣一反当时的习惯。圣路加告诉我们，他遍行各城各村时，「几位曾附过恶魔或患病而得治好的妇女：有号称玛达肋纳的玛利亚(Mary of Magdala，即玛利亚玛达肋纳 Mary Magdalene.)，从她身上赶出了七个魔鬼；还有约安纳(Joan)，即黑落德的家宰雇撒(Chusa) 的妻子；又有苏撒纳(Susanna) 还有别的许多妇女……」(路 8:2-3) 我们觉得简直是群雌粥粥，并且多么混杂：有罪妇，有宫廷侍女……。同样，许多大圣人旁边也有些高尚而使人钦佩的女伟人：和圣五伤方济各一起的有圣女加纳(St. Clare，1193-1253，为圣五伤方济各的女弟子，仿方济各会创一女修会。)，跟随圣方济各撒肋爵(St. Francis de Sales，1567-1622，为当时名主教，传教于法之萨伏衣 Savoy，口才卓著，阻止誓反教蔓延。圣人大德不凡，待人接物，和蔼可亲，为世称道。所著之 Introduction a la vie devote 为最有名。) 的有圣若翰纳向笪尔(St. Joan de Chantal，1572-1641)，圣

方济各撒肋爵的女弟子，与圣人合创往见会。）圣味增爵(St. Vincent de Paul，1581-1660，为保护穷苦的大圣人，创遣使会与仁爱会。）身旁有路易斯玛利亚格(Louise de Marillac，1591-1662，在圣味增爵指导下，创立了仁爱会。)。女子的灵魂是接近于爱的，女子以爱为生，爱就如同她们的飲食一般。许多世纪以来，耶稣对撒玛黎雅妇人和对玛利亚玛达肋纳的呼召，曾得到多少妇女的响应！所有的妇女莫不以「舍己为人」为乐，而在幽深的修院内有多少妇女在超然的烈情中寻获了这种喜乐！当然在耶稣这种来往中，实毫无曖昧之处。基督的纯洁是毫无裂痕的水晶。圣女加大利纳(St. Catherine of Genoa，1447-1510，飞厄斯岐 Fieschi 总督之女。平常称之为热那亚的加大利纳。)，这位十五世纪义大利的伟大神秘家，曾说：要把「人而天主」的耶稣一切德性总括起来，只要两个字就够了：「无瑕」！

然而，基督的人性虽显得如此高尚纯洁，

这整个为爱所支配的灵魂表现出如此光辉的人面貌，从福音中我们也还可寻觅到耶稣的它种优点。是的，耶稣是这样一个具有同情，仁爱，慈祥的人，致使我们一睹圣容为快。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心理状况描写之有力，是福音之眞实性的最使人信服的证据之一。因为像圣玛窦，圣马尔谷，圣路加，圣若望那样平常的人，能毫不显出他们本人的弱点，而把他这样适当地表现出来，照常理是显得简直是不可能的。是的，法国作家歧德(Gide，1869-1951，法名作家)曾有句名言：「文以载道的文学是最不精采的文学」，这些卑微人的「文学」作品却回答了他的话。他们并不懂写作技巧，但藉着圣神的光，却能描画出耶稣完美的形像而不落于平庸，能表现出无限的仁爱而不流于巧言令色。但在这位神秘而又清楚的人身上，我们还可猜

想出其它的特点来。耶稣的这种仁爱，照福音中所说的字面上来看，是超过自然的。爱仇敌，人家打你的右脸就把左脸也转过来让他打，对一切困苦的人都怜悯，对一切受伤害的人都加慰抚，这些都不是自然的事。圣教会在「圣心晨经」中的一段内唱道：「他的爱使他也取得和我们一样有死亡的身体」，而在圣心瞻礼弥撒中所念的福音，用若望福音的一段(若19:31-37)，也提到一个兵士在耶稣的圣心上刺了一枪。「若为自己的朋友舍掉性命，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爱情了。」(若 15:13) 耶稣的人性心理有关于其「降生」和「救赎」两个奥迹，这是在牺牲的前夕，他自己和宗徒们所解释的。

第六节　耶稣的「默西亚意识」

耶稣，依照他是一个人来说，是否也意识

到天主在他内呢？或者，更确切点说，他是否曾宣称自己是天主呢？以色列的伟大先知们都知道自己是先知，有时甚至他们自己并不愿意，然而事实上却做了先知。例如耶肋米亚，就曾屡次说天主曾勉强他，说他必得服从天主的圣意；使他受打骂，凌辱(耶 20:7-11)。一切宗教创立者都要说出自己和所宣扬的神有什么关系：穆罕默德就自称是受阿拉(Allah，阿剌伯语，意为「天主」。)的差遣，为阿拉作见证的；耶稣所创立的教会宣称他是降生的天主，但他自己是否也宣称过自己是降生的天主呢？

晚近非天主教的评论家始而发出了基督根本不存在的呓语(此种看法为顾舒 Couchoud 的看法，即否认耶稣的历史性，现代已无一人主张该说。)，继而却又主张这位历史上实有的人物——耶稣，并没有自称为默西亚，自称为天主子。有人依据了宗徒大事录中的经文

「天主已把你们所钉死的这位耶稣，立为默西亚了」(宗 2:36)。就否认耶稣曾意识到自己是默西亚，更没有自以为是天主。有些人承认耶稣是天主子，但认为他自己并没意识到，是他的复活向门徒们启示了他的神性。另外一些人根本就否认耶稣的神性，说耶稣之被视为天主，是原始门徒纯朴信仰的结果，这些门徒相信他是默西亚，天主子，相信他复活。耶稣在这观点之下算一个失败了的先知，不过他能使一个小小的信徒集团很爱他：「是他们的爱和信赖，使他复活了，使他有了前途」(这几句话是冀搦培 Guignebert 曾经说过的。氏为反宗教史家)。因此，他也像尼采(Nietzsche，1844-1900，德国哲学家。)所说的那些先进者一样，「唯一的任务，是撒下了火种」。耶稣所撒的是星星之火，是那些宗徒，尤其是保禄，才使这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火——基督的教会。

我们认为这些理论实在很难使人信从。当一个评论家每逢遇到一个与自己理论不合之处，即认为是可疑的，那么读者便也就感觉到他的理论才是眞正可疑的了。只要把耶稣看成就是福音中所表现的那样，上述评论家的解释在主持眞理的读者看来就明明不能存在。不仅耶稣的仁爱，非任何血肉之躯的人所得达，他的尊严，勇敢，圣善，也都是高出常人的。就拿他来和穆罕默德比一比吧！这位回教的教祖，竟自请命于阿拉，准许他不遵守他自己所制定的婚姻法，随意娶一切他所愿望的女子。展读全部福音，便知每字每句不仅是耶稣的圣训，同样也是他为我们立的榜样。在他以天主之名所说的一切和他所作的一切之间，毫无间隙，毫无不合。最伟大的圣人，也从不能做到这样言行完全一致的。他们如箴言所说：「每

天要跌倒七次」。

在耶稣整个行为中的每一细节，都含有示意。当他对们徒说到天主时，他把自己和天主的关系，门徒们和天主的关系，分别得很清楚。他的说话甚至很清楚地使人感觉到他不是和别人一样的人，而是有特恩特权的，而是天主的圣子。他对门徒们说：「你们的父」；他教门徒们祈祷时要说：「我们的父」；但当他说到他自己和天主时，却说：「我的父」。这区别当然是有意义的，因为在整部福音中都是如此。

他自己说自己是默西亚吗？我们从福音中所得整个的印象，可使我们明明断言他是这样说的。是的，耶稣说自己是默西亚，他周围的人也统统宣称他是默西亚。自他开始公开传道起，「默西亚的意识」就一直极坚决的在他心

中，并且一直到终局时，危险也并没有使耶稣掩饰这种意识(耶稣因自称为「天主子」，被判死刑。可读卷四，第九章，第四节。玛 26:63-64；谷 14:61-62；路 22:70-71)。然而耶稣在默西亚的启示上所持的态度，又显得像含糊不明了。耶稣一面显示他的光荣，证明他是天主所差遣来的，同时也竭力设法使人对这一点保持缄默。天主教神学家对这一点的传统解释似乎最合逻辑。那解释是说耶稣逐渐地来启示他的福音(耶稣在传道的开始，不愿明言自己为默西亚，因为连他最明白的门徒，要想搞清默西亚不是犹太人所期待的光荣之王，而是一个以死亡赋与人类超性生命的救主，尚须做一个循次渐进的学习。)。因此起初，他最好的朋友们自己也不了解，只有到耶稣复活后，他们才清清楚楚地了解了。这解释显出了一种伟大：耶稣依照其人性来说，对自己内的这样一个神奇的秘密，却能保持缄默，只是把它一点一点地启示出来，使得跟随他的人不要误解这奥秘的意义，

他知道这最高的启示需要多大的代价——死亡来换取。这种解释极为合理，我们可以提出一个证据：首先是魔鬼揭穿了耶稣是默西亚，好像是为破坏他的逐渐启示的计划(谷 1:24；3:11。魔鬼企图扰乱耶稣循次渐进地教导门徒正确地明了默西亚，于是就过早地宣称耶稣为默西亚。如此做，可能使门徒误认耶稣为复兴犹太的胜利之王。)。

事既如此，而下列的问题如何解释呢？问题是：为什么耶稣从开始公开传道起，有时就故意地不守这保持缄默及逐步启示的规则？为什么他给撒玛黎雅妇人说出了他是默西亚？是否因为在这异乡就不要紧呢？为什么在纳匝肋会堂里的一幕，他明明白白地说出自己是谁？是因为他断定别人不会懂吗？以后他本乡人的愤怒，证明他们是不懂的。我们应该承认，耶稣至论他是一个人来说，亦得适应环境。或者我们应该想到，写福音者并不关心年代次第，

并不是把一切事件都照基督生活中确切时间来叙述的。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确定的，即当他在确定生死的关头时，他毫不迟疑：「大司祭审问他说：你是默西亚，那应受赞颂者的儿子吗？」耶稣对他说：『我是，并且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大能者的右边，乘着天上的云彩降来』(谷 14:61)。

耶稣在这生死关头所用「人子」一辞，即为犹太人对默西亚所用之字(见注 5.2：耶稣所用的「人子」一辞的意义。)。

依照先知们的传统解释，「人子」一辞至高的意义乃是指默西亚的一种方式，包含着双重意义；表示默西亚是光荣的，又是痛苦的。我们已往看到，并且还要看到，耶稣是怎样小心地竭力要使这名辞只有他认为唯一正确的解

释。「人子」不是光荣的君王，复仇者，胜利者，像法利塞人在祈祷经文中所颂赞的：「我们愿见你的威力速现，使地上偶像尽消，假神毁灭！」而是受苦的默西亚，燔祭的牺牲品，人类的救赎。此外，耶稣为指明他与天主间的深密关系用了什么字眼？

在福音中，和默西亚这个名辞平行，或和它结合在一起的，还常常看到一个说法，就是「天主子」。三部对观福音中这名字用了三十六次，若望福音用了九次。马尔谷福音开头就说：「天主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这名辞是什么意思呢？在以色列人，它的意思是很宽泛的：以色列人都是雅威的儿子，梅瑟曾经这样肯定（申 14:1），许多先知也都这样说过。福音中所称「天主子」，不是这种意义。在有名的圣咏第二篇中，我们不是读到吗？「上主对我

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你向我请求，我必将万民赐你作产业，我必将八极赐你作领地。」(咏 2，此处所自「天主的儿子」非泛指任何犹太人，乃专指降生成人为王于万世万国万人心中的救世主。)。圣经中别的经文证明了这话是指着默西亚说的(咏 89)。因此，有时「天主子」和默西亚是同一意义的，不过这说法罕见于旧约中，而当时的犹太人也不大习用(在福音中，特别在玛窦福音 12:23 节和 15:22 节，还可看到别一说法，即「达味之子」，这指默西亚乃出于达味的后裔，正如犹太人所深信的。)。

耶稣自称为「天主子」，「天主子」这个名号在耶稣身上还有特别的意义，即「天主子」不仅是根据犹太人的传统说法指示默西亚的意思(称为巴尔纳伯书信的伪作中「今日，耶稣已不再是人子，而是天主子了」的说法，被圣教会斥为异端。耶稣并非死后才不止是「人子」，他活着时就已如此。)，耶稣自称为「天主子」，意思是天主的亲生子，天主的第二位「圣言」。关于这一点，我们应看圣

保禄的作品，因为圣保禄是圣教初起时一切道理的直接见证。谁要把他的作品全部读一下，就十分清晰地明了了：耶稣知道自己眞正是天主子，因此他才确定自己能「按照天主我们父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弃了自己，为救我们脱离此邪恶的时代」(迦 1:4)。圣保禄的教义完全依据着这一主张：天主派遣了「他自己的儿子，带着罪恶肉身的形状」(罗 8:3)。

上述言辞出于圣保禄之口尤为有力，因为他是一个归化者。他原本是一个法利塞人，他曾为了耶稣自称「天主子」而窘难过教会。耶稣自称所用的「天主子」一辞若非具有确切意义，保禄为何急急逮捕教会中的人呢？因为只有自称为确切意义的「天主子」，才算是亵渎天主，才能引起法利塞人的仇恨。此外，当耶稣被捕之后，大司祭问耶稣：「你是不是那可

祝颂的天主子？」耶稣回答：「我是的！」这三个字也就成了死罪的定谳。恶党在比拉多面前控告耶稣要自立为王，这只是一种政治手腕，藉此激起比拉多的怒恨。其实，犹太人对他眞正的怨毒，他们恨他的根本原因，是他僭越唯一天主的特权，自命为天主。因此犹太人就组成了反耶稣的联盟阵营，集中一切诡计和暴力来对付他。也因此在他受死刑时就有人对他作残酷的讥嘲：「如果你是天主子，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玛 27:40-44) 假使他的一切言语举动都不足以证明他实曾自天主子」，而单这被钉一事就足以清晰地证明耶稣确实自称「天主子」了。

因此我们可以绝对地确认，神性之在耶稣，并不是深深隐蔽，极端秘密，不为耶稣人性所知的。他不仅是自称默西亚，自称是几千

年来犹太人所期待的默西亚，并且把默西亚的意义加以改变，而断定默西亚为天主之子。用一句信道上的名词，他是和天主「一体」的。一切都可以证明：如他对神圣法律所持的态度，他自称是法律的主宰，毫不迟疑地以自己的意思使用并改变法律，知道自己是成全法律的，他自己说他是掌握了法律的精神，而别人都只懂得字面；他在训诲人时以及在用他显奇迹的能力时，都很平静地像有主权者的样子；以及他的说话，可以总括在这一明确的断语中：「我与父原是一体」(若 10:30)。

当然，耶稣的信徒们在他活着时就已懂得了这一永恒眞理，因为他们是听到从他亲口讲过的。一切基督徒对这一眞理自然都极应该仔细体会。如果一个人的心灵中不响着另一种劝人迁善的声音，那么基督的表样和他言辞的教

训就都归为无效，天主对于拒不接受的人实毫无能为。伯多禄宣称耶稣是「默西亚——永生天主之子」以后，耶稣就回答说：「西满，你是有福的，因为不是肉和血启示了你，而是我在天之父」(玛 16:16-17)。基督的教训只有对愿听他的人才是「精神和生命」，以及「引到父那里去的道路」。凡愿听耶稣的人，使耶稣的神性重生于自己内。但这种神性，是无可争辩地也是自觉地存在于我们所谈的这个活人之中的。并且，若望在他所写福音的开端，用了这样有名的「诗」开始：「在起初已有圣言…」，这并不是像有人所说的是一种神学的呓语。因为，「圣言」降生成人，居住在我们中间，是耶稣自己知道，自己说过，并且自己曾经启示过的：「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只有那在父怀里的独生者，身为天主的他，给我们详述了。」(若

1:18)。

第七节　人而天主——耶稣

在此还要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只说提出。因为要说解决这问题是一种妄想——这问题是从耶稣身上引起的一切问题中最难明了的问题，就是在他之中神性与人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亦就是那使他和我们完全相同的人性，与使他和我们根本不同的神性，两者间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既不属于心理学，也不属于历史的范围。在基督内同时存在着人性和神性，这是一个谜，理智对它只能表示屈服，教会称之为「奥迹」，也是圣保禄所说的耶稣之「障碍绊脚石？？」(格前 1:23-24) 的一部分。可是这问题亦与历史有关，不仅因为由这对奥迹之答案所形成的思想潮流都是历史的材料，也是因为

我们在福音的经文中关于耶稣之神性与人性的关系，可以找到不少指示。

巴斯噶曾写道：「教会对那些否认耶稣是人的人，指明耶稣是人；对那些否认耶稣是天主的人，指明耶稣是天主是同样的困难」。从第二世纪起直到近代，使基督徒分裂的各种异端邪说，其中四分之三以上都是关于耶稣的人性和神性的问题，这些邪说不胜枚举。人类脑子里幻想得出的一切假设都有人捏造过了，对最不可解释的事物的一切解释也都有人提出过了。这简直是各种观念的万花筒，异端神学上的幻灯片了。近东一带人的天才，常在古老的「混合主义」(希腊人和罗马人对于东方各式宗教兼收并蓄，合为一教，但并无严格系统。)及「神秘宗教」(见第三章第五节。)的仓库中提取货色。在这五花八门的邪说中只有更增加矛盾，而并不能解明这个谜。最奇怪的是，不承

认天主能降生成人的派别，比不承认把一个人看作天主的派别比较更多。好像那古老的诱惑还永远留在我们心中，这诱惑就是由人类骄傲中自然生出的诱惑，也就是撒殚以狡诈方式提示给亚当的诱惑(人常有放弃天主而自主的倾向，这种诱惑出于天性，像是受造者反抗创造者。)：「你就会和天主一样！」巴斯噶也曾正确地指出，异端邪说「不能理想两端表面矛盾的眞理的关系，认为承认其一卽排除其它，于是归附其一就拒绝其它」。教会的正统教义则能使之融合为一，不相冲突。

巴斯噶引述了关于耶稣的人性与神性的例子，又继续指出异端的错误：「阿里阿(Arius 生于第四世纪，不信耶稣为天主。)教派不能把他们认为不相容的事物结合起来」。它们说耶稣是人，就这点说他们是合乎天主教的道理；但他们否认他是天主，就这点说他们是异端派；他们以为我们否

认他的人性，就这点说他们是「糊涂虫」。那些不能接受「天主而眞人真人真天主？？」这句话的人最初的态度就是如此。安提约基雅的主教保禄撒摩撒塔(Paul of Samosata) 就曾明言耶稣的地位在天主以下，而在二七０年圣教会罢免了他主教的职位。阿里阿司铎在亚历山大里亚所提出的谬说，曾使教会引起了掀天大浪。我们知道这种谬说在二三五年的尼西亚(Nicea 在小亚细亚，今土耳其境内。尼西亚公会议即首次公会议。)公会议上已被宣判为异端，但在罗马帝国之外，在蛮夷民族中，阿里阿的谬说流传甚广，并和正规教义势均力敌对峙了很久，因此这神学上的争论，有相当大的历史上的后果。此外，也相类似而后果较小的，如「犹子说」(Adoptianism) 在 200 年前后由一个软皮匠狄奥多(Theodore) 从拜占庭传到罗马。照他说：「耶稣是一个人，和一切人一样生活，

不过信心超过任何人而已；他在约但河边领洗时才领受了默西亚，自此以后，默西亚才在他内；但即使圣神借着鸽子的形像降下后，耶稣也并未变成天主。」有些人说：「他是从死者中复活后才成为天主的」。福音中所记一切事迹，引起了许多人的争论。他们争论起来都是根据某种思想方面，而这种思想往往又是很浅陋的。

另一类的异端不承认把耶稣看作一个眞正的人。在亚历山大里亚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犹太人，把柏拉图(Plato，公元前 429-347，希腊大哲学家之一。) 和旧约的遗产融合而成大胆的玄思，非隆就是这些人中之一。他们以为在天主与人之间，有无数「非物质者」存在。例如：有天使，有柏拉图所谓的「概念」及「非物质的有」(「非物质的有」，按希腊文为 Aion，按英文为 Eon.) 皆是耶稣复活后不到五十年，

这些学派中的人舍弃了犹太教义，而以基督的教义代之，且捏造出所谓诺斯替 (Gnosticism) 教。诺斯替犹言具有隐密事物之智识，犹言具有「超遥的认识」(Gnosis)。在诺斯替教人看来耶稣并没有实在的身体，他并没有眞正降生，人眼中所见到的耶稣的肉体是假的，是天上的「有」，与非物质的「有」是同样的。诺斯替教关于耶稣之本性，还有一个很怪诞的论调，这论调是根据新经外传若望大事录来的。在这本书内说到当圣若望倚在基督怀中时，「时而觉得是一个物质的血肉之躯，时而觉得是无实体的非实在之物，他手所遇的只是虚空」。又说「当他在他后面走时，他找他的脚迹，却找不到，如像他走起来并没有触到泥土似的」。还有一种妄诞的「幻影派」(Docetism)，这一派的学说，照圣热罗尼莫所说：「兴起于耶稣之血

尚未干时」。他们的意见也和上述相似。在他们看来，照妳利振的说法，「主从未披上人的身体，他只是一个幻影」。这一学派中有一些人以为耶稣固然是被钉于十字架了，可是没有受了痛苦。为辩护这一点他们就想象了耶稣有一个和我们一样的身体，然而他的身体具有一种不可感受痛苦的特性。

五世纪时开「一性论」(Monophysism) 先河的埃及隐修士们说：「他取得了身灵俱全的整个人性，但这人性和神性结合而成的一性，整个为神性所吞没了，所沉浸了」。

与上相反的学派君士坦丁堡宗教主聂斯托利(Nestorius 生于五世纪初叶) 之徒，则坚持耶稣有两种完全分离，彼此独立的性格，因此他们的结论是认为在十字架上死了的并不是天主，而是一个

人，仅仅是一个人。而「二性一意论」(Monothelism)者又说在耶稣的人性中，只有一个意志，即天主的意志。总之，在基督之人性动作中，他的身体只是全能天主手中的工具。偏览这些玄想之后，我们不禁要重述菩緒挨的结问：「毕竟完了吗？是的，完了；因为一切都争论过了，身体，灵魂，理智的作用；而一切矛盾也都罄述了」。

我们知道，几世纪来，天主教会对这些无稽之谈，是怎样使人深刻不忘地坚决答复的。尼西亚公会议宣布「耶稣为天主子，生于圣父，而与圣父同体，是天父所生而非天父所造，与父同其永恒，因此其性不变」。这意思总括在每位司铎在弥撒中所念的信经中，即所谓尼西亚信条。其实是三二五年在尼西亚与三八一年在君士坦丁堡两次公会议所决定的总

结：「出自眞天主的眞天主，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性同体」。但同一经文接着又同样正式地肯定耶稣的人性：「因圣神由童贞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天主与人，两者既有分别而又彼此结合，在他之内是不可分的。信这奥迹就是合乎圣教会的道理；拒不承受这奥迹就与圣教会分离。

依照福音的指示，我们能否窥测一些在耶稣这个人中两种性格之间的秘密关系呢？福音中的道理明明与「一性论」邪说相反：在他之中的神性，并不吸收吞没他的人性。受试探的那伟大的一幕，告诉我们他和人的情况极端接近，他也不得不和敌手角斗。他胜利了，因为他是天主，但因为他是人，所以他要角斗。圣路加记载着耶稣说：「我有一种应受的洗礼」，接着又说：「我是如何焦急，直到它得以完

成！」(路 12:50) 这使人猜想到在他内两种意志的斗争，以及当他的神性启示出他悲惨的命运之后，他的人性所感觉的不安。在橄榄园中，默西亚之死的前夕的极富悲剧性的那一幕，更表现出来了这双重性格。耶稣的人性一面自愿地服从天主的圣意，一面则极为忧愁不安。「他的汗珠如同血珠滴在地上」，正是这种内心冲突的表现(路 22:44)。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耶稣内，他的人性完全意识到他的神性。他的人性意识到他的神性好像一种力量支持着他，使他能超然地完成他那伟大的事业与使命，并且当牺牲的时刻到来时，而甘愿完全牺牲自己。他的人性意识到他的神性，我们能否了解呢？圣经中极简略的指示只能引起更多的问题，而不能使我们明了这奥秘。我们记得那患血漏妇人的事，她偷偷

地触了默西亚外衣的衣繸，而耶稣就回转身来，「觉得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了」。我们也看到，在圣路加福音中，说到耶稣因圣神(路 10:21)的感动而欢欣踊跃，若望福音(若 11:33，38) 中也说到耶稣预备使拉匝禄复活时同样受到感动，悲哀。这种神秘的「感动」，「悲哀」，人的理性是丝毫不能解释的，但也许可能发显一点最不可思议的秘密。

我们对基督的认识，算到此为止了。因为，究其实，不论从那方面想去对耶稣精神肉体的形容情况有所分析，总要碰到一道不可见的阻碍。我们碰到了奥迹，这一句话就说完了。如果只从知识着眼，

想去描画基督是一种盲目的动作。而那些以最恭敬态度研究基督的人，如果自以为能如

一本古老的礼仪经文上所说的「面对面毫无掩盖地注视那遮了面幕的基督」，如果忘了这确实不只是知识的事而主要是信德的事，那他们还是亵渎了天主。

卷三面向死亡



在基督教会的初期，公教的艺术家都爱作「善牧」的像。这幅雕像至今在罗马拉泰朗 Lateran 博物院内保存着。它是第三世纪的作品。这「善牧」像看来是一个罗马青年牧羊人，他穿着当时意大利的短装，束着腰，便于爬山过岭。裸着一个肩头，以便于实行他的工作，他还背了行囊，穿着「山鞋」，这实是表现他是一个强健的劳动者。他的脸上洋溢着青春良善的美，他就是那位拯救和施舍眞正的生命者。他肩头的羊，知恩地，侧着头望着它救主的脸。这「善牧」的像为初期的信友们是象征救世主，携引已得罪赦的灵魂进入天国。



近代公教艺术家和古代的艺术家一样，喜欢以「善牧」作为他们艺术的题材。这幅画是法国近代公教画家得尼 MauriceDenis 的名作。上面画的是一个年青的牧人，他发现在他羊群中走失了一头羊，他就立刻奋不顾身地，冒着狂风暴雨，去找寻那头亡羊。最后他在罪恶的荆棘丛内找到了它，他不顾荆棘撕破他的皮肉终于把那头羊拖出来，小心地双手把它抱在怀里。他的全身弯曲，好像俯在他所抱持的受伤困乏的羊身上，他的头发被风吹得散如乱蓬。他的头深深低向前面，他整个的神情充溢着无限的慈爱。

第六章石地中的麦粒

第一节　离世的日子近了

照我们看来，耶稣很可能是在二十九年秋天，离开加里肋亚，就从此没有再回去。以后他的主要行动，就都在犹太省完成的，犹太省是保存信仰的堡垒，一位先知要完成他的使命，能有不到耶路撒冷去的吗？

耶稣之换一个省来活动，最基本的原因当然在此。几千年以前，达味把他的首都建立在这个形势优胜的地方，建立在道路的交叉点上，建立在高原的中心，又把象征天主与以色列人缔结约章的约柜（「约柜」为梅瑟所构造，内存刻着天主十诫的二块石板。天主曾和犹民结约，许言当和他们相偕，要是他们遵守自己的诫命的话。约柜便是

天主在前的标记，所以犹民在旷野里旅行时常扛着同行，并在柜前祈祷。) 放在此地。尤其自从撒罗满为了荣耀天主并显示自己的权力，在摩黎雅 (Moriah) 山上建立了最富丽堂皇的圣殿之后，耶路撒冷就一直做了以色列人的首都。它不仅是政治上的首都，而且是整个以色列民族血脉所归的心脏。这神圣的城市之对以色列人，有如罗马之对整个天主教的重要地位。遍布全世界的犹太人中，连椎鲁小民，都对它怀着难以消灭的爱慕。天主所祝福的民族在暗无天日的窜流期间，「曾坐在巴比伦的河畔」，高唱了下列的诗歌：「耶路撒冷啊!我如果将你忘掉，愿我的右手枯焦。我若不怀念你，不以耶路撒冷为喜乐，就宁愿我的舌头紧紧贴在我的上颚!」 (咏 137:5-6) 耶路撒冷是旧约的象征，而耶稣要完成旧约，满全旧约，改革旧约，势不能不去耶路撒冷一游。耶稣很知道，

只有在耶路撒冷的加尔瓦略山上才可以给他的福音一种满全的意义，才可以给旧约一种新的意义。

我们也可找到另外一些原因，说明他为什么要换地方。但这些原因都是次要的。要说是怕经师及法利塞人对他的阴谋陷害，但在犹太省他们实际上具有着更大的力量，难道他们的诡计还会不毒辣吗？说他发觉在加里肋亚所费的力并没有足够改变人心，但他难道这样幼稚，这样不识人心，竟希望这样快就能使人改变？并且在北部既已几乎完全失败了的事业，在南部难道就能成功吗？也许可说是由于他的亲戚紧急的催迫：「你离开这里往犹太去吧！好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因为没有人愿意显扬自己，而在暗地里行事的；你既然行这些事，就该将你自己显示给世界。」(若 7:1-6)。

但这种论调，只表现出他们的目光短浅，表现出他们的无知。耶稣之保留不显示默西亚的秘密，他们以为这是他故意的拖延稽迟。这种催迫绝对不会对他发生作用。最根本的原因，在福音中有几小节已说得很明白，他的亲戚们催得太紧了，耶稣就回答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若 7:6) 又在记载他在犹太时期的圣路加福音的开端，我们可读到这种有决定意义的话：「耶稣被接升天的日期，就快要来到，他遂决意面朝耶路撒冷走去」(路 9:51)。离开人世……从此开始，耶稣自我牺牲的一幕就日渐显得露骨化了。到此为止，耶稣从前所说过的以及现在还要说的话，耶稣从前所作过的事和现在还要作的事，都披上了一层牺牲的光芒。从耶稣在犹太省的生活中，我们能看到一个我们所认识的影像，即十字架的影像，一天比一

天临近了，一天比一天明显了。

枯燥的犹太省使人一看就联想到耶稣受苦受难的悲剧，它和幸福的加里肋亚极不相像。犹太省遍地石骨嵯嶒崎岖险阻，给人一个极不愉快的印像。在这样坎坷的高原上，会留下一段伟大的历史，会留下一段天主爱护犹太民族的历史，实令人惊奇不已。在这里蜿蜒着三条平行的山脉，山势峻峭，谷道阴沉，高峰兀立，上鲜草木，风雨骄阳，浸蚀特甚。在万里无云的碧空下，土地常因干旱而呈龟裂。每到冬天，则暴雨急骤，将泥土冲刷殆尽，而少灌溉之利。在三月间，道旁兀自长出成丛的蝴蝶花，及紫色的秋牡丹。福音中所说的田野里的百合，大概就是指这种潇洒出尘，可称众花之冠的野花。五月以后，遍地祜黄，只有那日光兰，在一色的石堆中，探出灰色的叶子和黑白

的花簇。一切都显得忧郁，感伤；全部的景物只有紫红和赭石两种颜色，华丽悦目中仍显得凄厉悲凉，令人兴隳心失望之感。举世远瞩，水井之旁，簇成白色的村落，其中有好些都具有光荣的名称，以其葱郁的绿草，或以其无花果树以及大枫树之类，著名于世。凡最壮丽的山岗上；在西边坡上都建立着银色橄榄园。在全境最高处，城廓围绕，宝塔翼然，红墙黄瓦，千百年来已因风雨浸蚀，颜色剥落，古老的都城耶路撒冷卽雄踞于此。如圣咏所谓巉岩峭壁，高城深池，天主在那里给了信者一个安存堡垒。

在播种者的比喻中 (玛 13；路 8；谷 4)，耶稣曾说到在石地中生长而不能成熟的麦子，这是影射着犹太民族。犹太这地方土性瘠薄，不宜种植。到现在，耶稣来到犹太省以后，对于播下

的种子不再如在加里肋亚时以水灌溉了，而是以血来灌溉它 (耶稣不仅用讲道的方法使人心中滋长出天主的生命，更为人类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因为对这令人枉费心计毫无收获的硗地水是无用的了。前者我们所引

据的主要经文，是玛窦和马尔谷福音的平行叙述，现在我们却要从另外两部福音去寻求引据。圣若望所记载的当然都是直接见闻的事实，叙述极精确，极自然，尤其对这时期的事迹记载得特别精详。圣路加对这时期的记述则较加里肋亚时期空泛些，对人物及景象的描写也比较不大具体。他心中似乎为那即将到来的悲剧所盘踞了，一心一意只等待那最后的启示。我们不大明了，圣马尔谷和圣玛窦为什么没有记载那些可以解释最后一幕的事迹。至于圣若望和圣路加，各写各的。要想整理他二人的记述，使之和谐一致，颇属困难。照圣若望

的记载，耶稣是在十月上耶路撒冷过「帐棚节」；十二月过「重建祭坛节」时我们又见他在耶路撒冷，此后几乎可以每步跟着他的足迹，看他到约但河以外，然后到伯达尼，最后到厄法因 (EPhrem，Ephraem，城名，位于耶路撒冷东北。厄法因村今日仍存，名叫台倍 Taiybeh)，直到四月初，又回耶路撒冷过他的死期「逾越节」。我们怀疑圣路加记载的那些事情是否该放在十月与十二月之间。关于路加福音所载几次动身赴耶路撒冷及若望福音所记几次迁移地点当如何对照的问题，曾有很多争论。详细来讲这些讨论和假设似乎并没有用处。就整个所表现的看，耶稣在犹太这一时期内的一切表现是很有一致性的。

耶稣在那时期，永远同样地在群众中播撒种子。而在这六个月中，他宣示了可说最高尚的言辞，最感动人心的比喻。比在加里肋亚时

似乎对人距离得远了一点？也许是的。我们不再看到他施行像「使饼增多」和「得鱼奇多」那样纯粹表现仁爱的奇迹了。在他之内的天主已日渐显露；他屡次以权威的口吻断言他是「世界的光」。他的仁爱是永远无限度的，他的能力也是永远无限度的，因为死亡也得服从它。而种子都落在石堆中，这石堆就是一种怀贰心，多纷争的民族，由于遵守烦琐的律条和仪节而显得残缺摊痪了。他在这民族中当然也获取了一些人的灵魂，但他的敌人也在这民族中结党称霸，反对基督。由此演成了下列动人的悲剧的情节：一面是耶稣超然的，庄严的形像：另一面是仇恨，嫉妒及丑恶卑鄙的骚动，在经文的每一关节，都可看到这两者的对立。最后是「敌人」(耶稣的敌人是撒殚，罪恶的潜势力，见第三章第一节。)胜利了，他自以为克服了那不愿用自己的力量

拯救自己的人。这样就演出了那一幕悲剧，完成了那神圣的牺牲事业，在城门边光秃的小丘上 (哥耳哥达小丘，靠近耶路撒冷，是耶稣被钉处。) 出现了十字架的阴影。

第二节　在帐棚节

在犹太人的一切伟大庆节中，所谓「帐棚节」也是一个。照史家约瑟夫的说法，这节期是十分伟大而神圣的。每年十月十五日到耶路撒冷过这节日的群众，纵不能和逾越节相比，但其数字也相当可观。这时农忙已过，谷物归仓，葡萄也收获完了，新年刚从十月一日开始，因为犹太人的历法是照植物的播种时节制定，新年是从十月开始的。五天以前，正行过悲哀、严斋的赎罪祭典。在那祭典中，有一只象征地负载着以色列深重罪孽的公山羊 (犹民在举行

宗教仪式中，把民众的罪过象征式地载在一头雄山羊身上，并把它驱逐到旷野里去时，表示自己守斋忏悔之后，已和罪恶脱离关系。见肋 16)，被赶到旷野里去。但帐棚节这一星期，却纯粹是欢乐的。因为这节期是纪念希伯来人居住在旷野里时的一段历史。当时那伟大的梅瑟把他的人民从古埃及王的羁轭下解救出来，领他们出了埃及，暂住在旷野里，正替他们准备着未来的光荣和奇异的命运。

在这八天之中，耶路撒冷整个城市披上了异乎寻常的服饰。为了纪念长期飘泊以后的在卡德士 (Cades，死海南部旷野中的乐园，犹民逃出埃及后，曾在那里勾留过。) 和旷野里的稍事休憩，照肋未纪 (肋 23) 的详细规定，全部以色列人在这一星期内当离开自己的房舍，而住在帐棚内，或无帐棚就住在树的枝叶所构成的棚子下。因此，房子的平顶上，公共场所，圣殿近旁，及附近的山岗上，就都布

满了这种轻便的建筑物；松树，橄榄树，桃金娘及棕榈之类，枝叶相连，结成一片。地主，富农们正好乘此机会，就把帐棚扎在收获物及藏酒处的附近，以资守望，这样，盗贼就不敢来行窃了。而对那些远处乡村来过节的人，在这气候已变凉爽的季节，来过几天这种很有趣味的露营生活，也就正好作为辛苦工作后的一段休息消遣。

从九点钟到下午三点半钟是举行祭祀的时间。牺牲品的血不停地洒在那圣殿院落里，而热腾腾的油气，从全燔的祭坛上升，充满了圣殿的各处。这气味眞令人作呕，但人却以为雅威会觉得好闻。照法律的规定，来参加典礼的人手中都要拿着树枝。梅瑟曾说过：「你们应拿着树木结的美果、棕榈树枝、叶密的大树枝和溪边的柳条，如此七天之久，应在上主你们

的天主面前喜乐」。在城里街道上，也可碰到那些来过节的人右手拿着一束绿树枝，左手拿着所谓「波斯果」，即佛手柑。在犹太人地窟的墙壁上，常常也可发见画着这两种物件。树枝和佛手柑愈大，显然也就表示信德愈大。法利塞人的树枝常常大得要扛在肩上。在典礼中，他们把这些圣枝圣果向东南西北四方摇着，一面同声唱着典礼中所用雅歌的迭句：「荣耀天主」，「荣耀天主」，「荣耀天主！」(Hallel，Hallel，Hallelu-yah.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光荣归于天主」，现仍保留于公教经文中，通称「阿肋路亚」。) 就是在这节期，耶稣的亲戚们——也许还有某些门徒——催他上耶路撒冷。起先，他拒绝了，并且叫他们自己先去。也许他不愿以光荣凯旋的方式进入耶路撒冷，因为这样容易使人以那光荣的默西亚的梦想，来解释他的使命。可是，在这节期过去以前，

他销声匿迹地到了耶路撒冷，并且开始在那里讲话了。

在这整个为宗教上的纪念所激起的兴奋欢乐，喧哗拥挤的情景中，耶稣就在耶路撒冷宣传起福音来了。他和所有过节的人一样，也睡在帐棚中。他的帐棚建在橄榄山上，离城稍远。他也参与帐棚节特有的夜间典礼，或许也参加那「圣水典礼」。这典礼备极铺张华贵，以色列人排成长长的行列，以大司祭为首，所有在圣殿供职者都穿戴了华贵的服饰，晚间到史罗亚池里去汲那神圣奠祭中所洒用的水。他看到圣殿整个亮闪闪的，两座二十五公尺高的灯台，烧着松脂的火焰高耸云霄，与祭者手执千万支火炬，使满月的天空也显得黯然失色。正当黎明之前，他听到两位司乐的司祭口中银号角的四次吹奏;一次是在鸡声的初唱时，一次

是走到第十层台阶时，第三次在进入女人庭院时，最后一次则继续吹着，一直走到圣所门槛前。当然，在晨祷时，没有比他更心神专注的了。他们祷告着：「正如我们的祖先以前朝向东方，因为他们崇拜初升的太阳，主啊！看吧！我们也朝向你!因为我们原属于你，我们的天主!」在这些仪式中原来也不乏象征的意义：洒水表示求天主在久旱的地上赐降甘霖。在这节期所须牺牲的七十头公牛象征着七十个外教民族都应受以色列人的统治（「七十」一数，在犹人心目中有象征意义。七十国即象征各国。犹人想望着将有一日自己统制着世界上政治性的王国。可是耶稣所赐的超越了他们的企图，他建设他的神国在众人的心上。）。而耶稣却从这些象征中取出许多别的教训！

他的到达耶路撒冷，并不是没人知道。几个月以前在那有五个廊子的池边治愈瘫子的事，当还没有被人忘记。并且加里肋亚也并不

远，从加里肋亚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的人，当然也会把他在加里肋亚所行光荣的事迹传到这里来。若望福音中，曾极精确地记载着，耶稣一出现就立刻引起了骚动。「在庆节中，犹太人寻找他说：『那人在那里呢？』在群众间对他发生了许多私议，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不！他在煽惑民众』(若 7:11-12)」。法利赛党或者也像在加里肋亚的法利塞党一样对他表示不满，刺刺不休地说：他不守严斋，也不大注意洗洁礼;常常和异教徒、税员、妓女周旋往来;并且对安息日的法律简直毫不放在心上！可是一当耶稣开始讲话，在场的犹太人就也和加里肋亚的听众一样大为惊奇，有人说：「这人没有进过学，怎么通晓经书呢？」(若 7:15)

耶稣讲话了。在圣殿的廊下，许多人围着他。「我的教训不是我的，而是派遣我来者

的。谁若愿意承行他的旨意，就会认出这教训」(若 7:16-17)。在关于生命的神粮的教训中，他已说过：要相信天主，就得到他这里来，并且只有全心皈依他的人，才能懂得他所讲的道理。节期中每一事件，都是他使人了解他的思想的机会。许多小事细节，都是他用作象征的题目。大司祭用金水壶从史罗亚 (Siloe，Siloam，见本章第五节) 汲水倒在全燔祭坛上的银水缸里;就着这种水，耶稣叫人想到另一种水，即他以前曾对那撒玛黎雅妇人说过的活水，亦就是耶肋米亚(耶 2:13) 责备那不忠信的百姓离弃了的活水。他大声地说：「谁若渴，到我这里来喝吧！凡信从我的，就如经上说：『从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若 7:37-38)」。而那子夜在礼节灯台顶上高照着的光，不是正好提供给他作那有名比喻的材料吗？「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决不

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命的光」(若 8:12)。

听了耶稣的话，大家起了纷纷的议论。「在人群中有人说：『这人真是那位先知』。另有有人说：『这人是默西亚』。但也有人说：『难道默西亚能来自加里肋亚吗？经上不是说：默西亚要出自达味的后裔，来自達味出生的村庄白冷吗？』这样人人对他抱着不同的见解」(若 7:40-43)。可是，「在群众中有许多人信了他，且说：『默西亚来时，难道会行比这人更多的奇迹吗？』(若 7:31)」

到这时，司祭长们听了那些时时侦察耶稣的法利塞人的报告，才开始不安起来了。耶稣在耶路撒冷说话还不到三天，恨他，反对他的联合阵营就组成了。从若望所写的生动的经文中，我们简直像看到了那些司祭的头目，派遣

侦探到群众中去，侦察耶稣的一切言语举动，搜罗，准备控诉资料。可是，开始时他们还不敢用强力，也许还保留着一点尊敬，或者是怕触犯舆论，也可能是由于审慎的考虑，_还不敢公然做出不义的事来，因为在法利塞人中，也还有一些正直的人。

既而这种犹豫显得似乎有害了。有人在耶路撒冷大街上谈论：「看，他放胆地讲论，而没有人对他说什么，难道首长们也确认这人就是默西亚吗？」(若 7:26) 于是恶党就打算要逮捕他了。法警们受命去混在这自命基督的人的听众之中，一有机会就逮捕他：他们空手回来了，司祭长和法利塞人问他们：「为什么你们没有把他带来呢？」法警回答说：「从来没有一个人如此讲话，像这人讲话一样。」(若 7:46) 从此看来，似乎圣殿的诸警吏，也被这加里肋亚

人的威望克服了……

因此，耶稣的脚一踏进了犹太省，造成他那悲剧的因素就开始渐渐地组合起来了。因为他是「受人反对的目标」，他一开始就撒下了不安的种子。六个月以后，人们就恨之切骨，必杀之而后甘心。结果，他那流血的悲剧就演出了。

第三节　淫妇

帐棚节这八天的流浪生活，也许是让人做放肆事情的好机会。我们知道，旅行常常便于男女的遇合，在这种遇合内，道德往往被摧毁。这假设很可认为正确，因为恰在这一节期的事情之后，若望福音就记载了那淫妇的事件。这是基督一生中最有名也最美妙的事件之

一，没有比这事更能显出他的仁爱，审愼，同时显出他判断的深刻和洞察人心事的了。

「经师和法利塞人带来了一个犯奸淫时被捉住的妇人，叫她站在中间，便向耶稣说：『师傅！这妇人是正在犯奸淫时被捉住的，在上法律梅瑟命令我们该用石头砸死这样的妇人：可是，你说什么呢？』(若 8:3-5)」

这一幕当发生在圣殿东面，尼加诺尔门边。照犹太法典的条文，凡是这样被抓住的女人，应该「拉着她们的衣领」，带到那门边去。耶稣从橄榄山来，这里是正常的必经之地。对犯奸者的惩罚，显然是出于梅瑟律十诫中的第七诫，依照肋未纪(肋 20:10) 中的规定犯奸者当处死，但未有明文规定用石砸死，因为用石砸死只是已许配而尚未结婚的女子与人行淫

者特别当受的刑罚(申 22:24)。依照犹太法典的规定犯奸者应受绞刑，但在耶稣的时代尚未加采用，而对犯奸者习用以石砸死的刑罚。此外，在这些事件上，对这不幸的妇人，这些并不关重要。群众喧哗地围着她，而她则极端忧苦地，等待人家决定她的命运。

「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好能控告他」(若 8:6)。这种问法实在是一个圈套。不管基督怎样回答，都不合适：或是显然不合梅瑟的法律，或是不合群众当此节期自然倾向的怜悯心情，或是触犯罗马政府禁止犹太人处人死刑的命令。

「耶稣却弯下身去，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因为他们不断地追问，他便直起身来，向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先向她投石罢！』他

又弯下身去，在地上写字。他们一听这话，就从年老的开始到年幼的，一个一个地都溜走了，只留下耶稣一人和站在那里的妇人。耶稣遂直起身来向她说：『妇人，他们那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她说：『主!没有人』。耶稣向她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罢!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若 8:7-11)」

在这简单明晰的一幕之前，一切诠释都属画蛇。因为没有再比这段叙述更简明更精确的了。第一块石头，是那控告者应该先拿起来砸他所告发并要处罚的人的。耶稣弯着腰，好像毫不关心似的，却轻轻地吐出一句可怕的话，而那些自以为依照良心与法律来处置这女人因而正在沾沾自喜的伪善人们，一听了耶稣这句话，实在感觉到惊惶失措，感觉到自己的心事整个赤裸裸地被揭穿了，于是一个一个的便溜

走了。在福音中这四五行文字里，一切都显得眞实无妄，连那讽刺的言词：「年老的先走」也都是眞实的！耶稣在地上写些什么？是不必问的。也许是随意涂鸦，无心乱画？也许是写那些告发者的名字，或他们的罪孽？圣热罗尼莫想起耶肋米亚先知书中的一节(耶 17:13，在此圣热罗尼莫所引述的是希伯来原文。希腊语稍欠明显。)「凡远离你的，必被记录在地上」。因此就想象着耶稣所写的也许就是他们的名字或罪恶。这些都无关宏旨，主要的并不在此。

主要的是耶稣对法利塞人说完了话之后，就以这种无言的慈悲，让那惊惶若失的女人突然了解到她周围发生的是怎么一回事。主要的是这更加仁爱的眼光，避开不看她，却看着地上，使她不要因羞耻而脸红。主要的是她获得了耶稣的慷慨而慈祥的赦免。最后，主要的是

这种伟大的教训，世上一切裁判人者(一个人民的法官在判决人民的案件时，应记忆自己也是一个罪人。)都该永远听着——要听着，更要去细想想(见注 6.1 关于淫妇的记载。)！

第四节　爱的比喻

耶稣在犹太省的整个时期。我们将看到就是这种「憎恨」与「仁爱」的酬酢往来，或如古代教友们所说「卑劣可怜与慈悲矜怜」的酬酢往来。在经常是阴险对敌，百计谋害的背景中，实显出那伟大比喻的影像，耶稣比前此所说更好地宣示出他对人类无边的爱。并不是他不知道敌人的意向；他甚至几次扯破了他们的假面具，并且拆穿了他们的阴谋，藉以警告犹太人，照他们这种意向盲目地犯罪下去，将会得到如何可怕的后果。但眞正地爱一个人，不是浑浑噩噩地爱他；而是估计到他的卑劣以

后，能超过这种卑劣可怜，能在万顷的泥沙中发现唯一的金粒来爱他，这时才是眞正地爱人！

耶稣高呼着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是不由门进入羊栈，而由别处爬进去的，便是贼，是强盗。由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给他开门，羊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字呼唤自己的羊，并引领出来。当他把羊放出来以后，就走在羊前面，羊也跟随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决不跟随陌生人，反而逃避他，因为羊不认得陌生人的声音。」(若 10:1-6)。

犹太人应该能了解这些话的意义。他们的众先知，常常提到类似的比喻：耶肋米亚就曾说永恒天主「要看守以色列人像牧童看守自己的羊群」(耶 31:10)。对那些坏的牧人「吃羊奶，

穿羊毛衣」，却不牧养群羊，让它们「四散，成了一切野兽的食物」(则 34:1)，厄则克耳也加以痛斥。依撒意亚和匝加利亚也曾用过同样的比喻。可是犹太人不懂，并不肯从耶稣的话里提出他所暗示的结论，还得他更确切地来说明。

「我就是门，谁若经过我进来，必得安全；可以进，可以出，可以找着羊场。贼来，无非是为偷窃，杀害，毁灭；我来，却是为叫他们获得生命，且获得更丰富的生命。我是善牧：善牧为羊舍掉自己的性命。佣工…… 一看见狼来，便弃羊逃跑，狼就抓住羊，把羊赶散了……。我是善牧，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我还有别的羊，还不属于这一栈，我也该把他们引来，他们要听我的声音，这样，将只有一个羊群，一个牧人」(若 10:7-16)。

这比喻中所说确切的人文地理上的情形，在巴力斯坦地方，牧羊的习惯至今还是这个样子。夜间，村中的羊群都一起关在石砌的羊圈里；一个牧童看守着，如果是有钱人的羊群，还有主人的儿子来一起看守。到早晨，每个牧人都来找自己的羊群；他发出一种特别的声音，羊就都来认他，跟着他走。并且有时牧人眞也要冒生命的危险来保护他的群羊。达味不是就为了保护他的羊杀死过一只熊和一只狮子吗 (撒上 17:3-37)?而到今天，胡狼，袋狼之类在犹太和外约但的大草原上也还不少。但耶稣要说的还不止是牧人对他群羊的爱，及保护羊群的勇敢。其深刻的意义实超过这象征，福音文中三次重述的这一短短的句子，直到很久以后人才明了:「我为我的羊牺牲我的性命」。如果说基督徒今日特别钟爱这「善牧」的影像，那末，

第一等最爱这影像的是那些「其他的羊」，即不属于以色列这羊群的，是古代的异教徒，外邦人。耶稣博爱的福音，在这最后几小节内已总括无遗。罗马地窟的时代中，有一求主保佑亡者的碑铭上说：这个人「放在善牧的肩上扛回了羊圈」。直到今日，那四分五裂的人类还渴望听那要归到一个羊栈，合成一个羊群的诺言。

对于这一恩赐，犹太人是怎样还报的呢？因了这些话，犹太人中间又发生了纷争；他们中有许多人说：『他附魔发疯，为什么还听他呢？』另有些人说：『这话不是附魔的人所能说的』」(若 10:19-21)那些恨他的人，仍不肯开耳朵来听他。但耶稣并不憎恨他们，对于他们的怒恨，耶稣只报之以爱。他又以另一种形式，重申公开传教之始所作的宣示：我实在告诉你

们，世人的一切罪过，连所说的任何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但谁若亵渎了圣神，永远不得赦免！」(谷 3:28；玛 12:31；路 12:10) 爱的无限力量能赦免一切罪过，连最凶恶，最卑陋的罪过也不例外。惟独那拒绝慈爱，不认罪恶，拒绝赦免的罪过，不能赦免。

没有不能赦免的罪！接着「善牧人」的比喻之后，在圣玛窦和圣路加所记载的一个比喻中，耶稣说到那羊群中迷失了的那一只羊以及牧人如何热心地去寻找(路 15:4-7；玛 18:12)，厄则克耳已经说过，善牧人是这样做的(则 34:16)。但厄则克耳只说到善牧人「领回迷失的」，调护受伤或患病的。耶稣则加上了一点，眞正的爱就表现出来了：「他喜欢的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来到家中，请他的好朋及邻人来，给他们说：『你们与我同乐吧！因为我那只遗失了的

羊，又找到了』。」

耶稣又说：「或者那个妇女，有十个『达玛』，若遗失了一个『达玛』，而不点上灯，打扫房屋，细心寻找，直到找着呢？待找着了，她就请女友及邻人来说：你们与我同乐吧！因为我失去的那个『达玛』又找到了。我告诉你们：对于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主的使者前，也是这样欢乐」(路 15:8-10)。

耶稣讲完重新找到银钱的比喻之后，紧接着又讲了荡子回头的比喻。在全部福音中这个比喻似乎比别的比喻更显出了天主无穷的慈爱。这比喻只有圣路加记载，而他在这里也比别处更显得是基督宽容仁厚的记述者。林布兰(Rembrandt，1606-1669，荷籍画家，罕有之天才，成名于笔力的遒劲和明暗面应用的适当。)有一幅绝妙的画，描画那荡子，身心疲

惫，衣衫褴褛地回来了，他父亲则大张怀抱招待他。哪一个基督徒，在遭受困难的时候，会不想到这段可赞叹的经文，把它当作永恒的慰藉呢？荡子回头福音上是这样记载的「一个人有两个儿子。那小的向父亲说：『父亲，请把我应得的一份家产给我吧！』父亲遂把产业给他们分开了。过了不多几天，小儿子把所有的一切都收拾起来，就往远方去了。他在那里荒淫度，耗费他的资财。当他把所有的都挥霍尽了以候，那地方正遇着大荒年，他便开始穷困起来。于是他到那地方的一家去佣工；那家派他到地里去放猪。他饿的恨不能拿猪吃的豆荚去充饥，却没有人给他吃。于是他醒悟过来说：『在我父亲那里有多少佣工，都有丰足的食物，我倒在这里饿死！我要起来，去见我的父亲向他说：父亲，我犯罪得罪了天主，又得

罪你，再也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你的一个佣工吧！』就起来，去见他的父亲。他还离得很远，他父亲望见他，动了慈怀，跑过去抱住他的颈，热切地亲他。次子对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主，又得罪了你，再也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对工人说：『你们快去把那最好的衣服拿出来给他换上，给他带上戒指，再给他换上鞋，把那只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吃喝欢乐吧；因为我的儿子死了又活了，失迷了又找回来了』。他们就热烈地欢筵起来。长子正在田里。当他回来离家不远的时候，听见音乐和跳舞的声音：就叫过一个工人来问他是什么事？工人对他说：『你的弟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他平安健壮地回来，就宰了肥牛犊』。长子发了大怒，不愿意进去，于是他父亲出来解劝他。他答复他父亲说：『你

看！我服侍了你这许多年，从来没有违犯过你的命令；你也未曾给过我一只小山羊。叫我和我的朋友宴乐。你这个小儿，嫖妓荡尽你的产业；他一回来你倒为他宰了那头牛犊！』他父亲回答说：『儿啊！你常和我在一起，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但是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所以我们应该欢乐』」。

我们不知道人的语言能否在这样少的几个字里包含了这样一种丰盛浩大的爱与智慧。这一切情节都非常逼眞，处处都显示着动人的父子之情。那荡子的悲惨固然动人，而那老父的欢乐尤使人感动。「他离的还远的时候，他父亲就看见了他，动了怜悯的心，跑上前去，扑到他的脖子上，热情地亲吻他」。我们还要加

上一点，从历史上给这比喻一个更清楚的实际的情景，这不是有益的吗？在犹太的法律中父亲死后，遗产由儿子们分承，长子得双份，但要维持母亲和未嫁姊妹的生活。可是，在父亲生时，儿子无权过问父亲的产业。因此这幼子硬要了他的产业，是超过他应有权利的。把这荡子贬为牧猪奴，是有意打动犹太听众。因为这是和一种不洁的动物接触，犹太法典中有一句话说：养猪的人是有祸的！另外又有一句说：以色列人非吃豆荚，不痛悔自己的罪。这里和其它许多地方一样从传统俗谚中取出象征语言，黎角提(Biociotti，义大利人，史家，专于圣经问题。) 曾很好地引述了二世纪埃及草皮纸中的一段话，其中一个荡子写信给他母亲说：「我告诉你，我已一身光了。我求你，母亲，同我和好了吧！.....我已受尽了一切惩罚，我犯了罪。可

是，你来吧！母亲…」这奇异的慈爱的许诺，还不止此，这比喻结束的一段，是特别对那些好人说的，他们安分守己并没有离开老家去浪费钱财。「长子正在田地里。当他回来快到家的时候，听见有奏乐及歌舞的欢声」。当他知道家中宰了肥牛犊来庆贺他罪恶满身的兄弟时，他的想法，使我们想到当一个妓女悔过自新，有人收纳了她时，一位「正派」的太太会说些什么话。这长子无疑地是个好孩子，他等着那双份的遗产，一定是设法不让人无端夺去。他很辛勤工作，而且恭谨有礼。但当时的愤怒，简直跃然纸上；他甚至连「父亲」都不叫，而说到他兄弟时，他说：「你这个儿子同娼妓们耗尽了你的财产」。他的父亲虽然用尽方法同他解释，福音中也还是没有肯定说他已被说服了。

老实说，耶稣的仁慈不仅推翻梅瑟的旧道德观念，并且使人的良心都觉得不知所从，需要很大的努力才能领会。我们知道很多人不满这比喻，他们的理由似乎是怕这会鼓励不良秩序，至少是怕引起曲解，使人不遵守赏善罚恶那种「上流社会」的道德法则。也许只要那父亲把有罪的儿子严厉地训斥一番然后再予以原谅，人就觉得可接受了！

还有那十一时辰才来的工人的比喻，也是一样(玛 20:1-17)。「天国好像一个家主，清晨出去为自己的葡萄园雇工人。他与工人议定一天一个『德纳』，就派他们到葡萄园里去了。约在第三时辰，又出去，看见另有些人在街市上闲立着，就对他们说：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里去罢！凡照公义该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就去了。约在第六和第九时辰，他又出去，也照样

作了。约在十一时辰，他又出去，看见还有些人站在那里，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你们站在这里整天闲着？他们对他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给他们说：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里去罢！到了晚上，葡萄园的主人对他的管事人说：你叫工人来，分给他们工资，由最后的开始，直到最先的。那些约在第十一时辰来的人，每人领了一个『德纳』。那些最先雇的前来，心想自己必会多领；但他们也只领了一个『德纳』。他们一领了，就抱怨家主，说：这些最后雇的人，不过工作了一个时辰，而你竟把他们与我们这整天受苦受热的同等看待。他答复其中的一个说：朋友！我并没有亏负你，你不是和我议定了一个『德纳』吗？拿你的走罢！我愿意给最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难道不许我拿我所有的财物，行我所愿意的吗？或是

因为我好，你就眼红吗？这样，最后的，将成为最先的，最先的将会成为最后的。」

这事多么奇怪，眞正说来，对那些老老实实地工作了一整天，满以为自己很公道地争了工钱的人又多么难堪！最后到的工人和一早就来的弯腰曲背地辛苦工作了一整天的工人得一样的工钱，这合理吗？人心生来就是这样，不仅只管自己得到应得之份，并且若看到别人得到了不应得之份，就想加以干涉。耶稣就是反对这种「严格公义的道德法则」，我们每个人都扪心自问一下吧！我们不是有千百种的理由要求慈悲矜怜，而应受罚时没有受了罚，就深自庆幸吗？

第五节　犹太人的恼恨

耶稣在那十一时辰被雇工人的比喻中，结尾处说到最后的，将成为最先的，最先的将会成为最后的(玛 20:16)。这话在虔诚的犹太人听了心里最不痛快。他们自以为最谨严地遵守了「法律」中的一切诫命，并且他们自以为是雅威和以色列人所立永恒之约的活证人。他们不能承认别的民族可以接近天主用以报偿他民族的天国。耶稣这话当也同样严重地伤害了他们的民族的高傲。我们不会忘记，这民族的高傲正是他们信德的基础。同时，见耶稣和他的信徒，对传统加在「法律」上的那些尊崇的繁文缛节毫不在意，他们也深表愤懑。

在犹太和在加里肋亚一样，安息日的问题，似乎也是一块试金石。在耶路撒冷，对那

每七天有一天休息的规条，比北方各省更事诛求。他们对这些规条不断地切磋琢磨，刻益求刻。如果说，一个人的好坏，就全从他如何守安息日来判断，也许有点夸大，但无论如何，谁若不好好地守安息日，是一定要到受罚的。

「耶稣前行时，看见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这大概是在圣殿附近，因为宗徒大事录告诉我们(宗 3:2)，那地方常有乞丐。他大概一定也仰天呼求，因为耶稣怜悯了他。他「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了些泥，把泥抹在瞎子的眼上」(若 9:1-7)。古人以为唾沫，尤其是早晨的唾沫，有治眼病的功能。普林尼和斯韦托尼(Pliny the Elder Suetonius，拉丁名作家)这样说过。在贝特赛达耶稣就曾经把唾沫抹在一个瞎子眼中。至于泥之可以作药，我们在被人认为系公元三世纪时所写的一首医药诗里，看到泥可以医治眼瘤。耶

稣把泥抹在那瞎子的眼上以后，就对他说：「你到史罗亚水池里洗一洗罢」。史罗亚的水自从依撒意亚(依 8:6) 祝颂过以来，向来是被看作神圣的。每个犹太人都知道，这水是经由希则克雅(Ezechias，公元前 720-692，犹太国王，敬主虔诚，曾赞助先知依撒意亚。他驱逐亚述的入侵，尤以获得水源，导入城内被人称颂。) 王的时代，全在岩石上掘成的水道，流到这美丽水池里来的。他们是否也当它和贝特匝达的水一样有发显奇迹的功效呢？在中世纪，有一段回教经文说到，谁若到耶路撒冷，当在史罗亚水中沐浴，说这水「是从天堂来的」。当时耶稣派遣那瞎子「去了，洗了，回来就看见了」。这位瞎子的痊愈不是由于自然的治疗法。耶稣之所以打发瞎子到那水池去洗眼，确实有一种明显的意义：那水池名史罗亚。史罗亚的意思就是「被差遣者」，而耶稣是被天主所「差遣者 j，因史

罗亚的水池是耶稣能力的一种象征。这水本是司祭们取作祭奠用的，耶稣就用来完成一件奇迹。他这一次又给了古代的习惯一种新的意义

(五世纪时，东罗马皇后多克西阿建筑一圣殿于史罗亚的旧址，该殿遗迹尚明显。)。

可是那欢欣若狂的瞎子回到了城里。于是引起了一场大纷扰「这不是那曾坐着讨饭的人么？」有的说：「就是这人，」有的说：「不，是另一个很相似他的人。」那人却说：「就是我。」人家要他说他所遇到的奇迹，大家都想认识那治好他的人。「而这正是安息日」。这就是问题的起因。法利塞人盘问这从前瞎眼的人，他们没敢明明责斥他在一个安息日让别人替自己治好病！无论如何，那在这个神圣日子用唾沫和泥的人，总不能是被天主所「差遣者」！但那人回答说：「他是一位先知。」他们就去找到他的父母，要责斥质问他们，但他们

很巧妙地逃过了这种质问。无奈何，法利塞人就设法使那受奇迹之惠者承认治好他的是个罪人!「至于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　有一件事我知道：我曾是个瞎子，现在我却看见了。」法利塞人至此已忍无可忍，而那人又嘲笑地向他们这样射了一箭：你们这样向我问来问去，「莫非你们也愿意作他的门徒？」而耶稣一方面并不掩饰自己就是行此奇迹的人，就用这样含蓄的话下了结论，这话自然知道是指着谁说的。他说：「我是为了判别，纔到这世界上来，叫那些看不见的，看得见；叫那些看得见的，反而成为瞎子。」法利塞人就叫了起来：你是说我们吗？「难道我们也是瞎子吗？」耶稣说：「我是为了判别，纔到这世界上来，叫那些看不见的，看得见；叫那些看得见的，反而成为瞎子。」法利塞人就叫了起来：你是说

我们吗？「难道我们也是瞎子吗？」耶稣说：「你们如果是瞎子，就没有罪了；但你们如今说：我们看得见，你们的罪恶便存留下了……」(若 9:13-41)

从这段具体的事实，生出了一个伟大的教训；从这段具体的事实，我们完全看清了那准备着的冲突。经师们的不安和激怒，在这里看得很明显。圣路加记载了另一段完全类似的事件「安息日，耶稣在一会堂里施教。有一女人，病魔缠身已十八年了，伛偻着，完全不能直立。耶稣见了她，便叫她过来，给她说：「女人，你的病已消除了。」遂给她按手，她即刻就挺直起来，光荣天主。会堂长因气恼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便给众人说道：「有六天应当工作，你们在这些日子里可来治病，但不可在安息日这一天。」他这样喊着神气似乎并不

是对耶稣说的，但耶稣回答说：「假善人哪！你们每一个人在安息日，有不解下槽上的牛驴，牵去饮水的吗？这个女人原是亚巴郎的女儿，她被撒殚缠住已经有十八年了，安息日这一天，就不该解开她的束缚吗？」(路 13:10-17) 因此，总是同一种原因使他们对立。这是只坚持字面意义者与主张其眞精神者之间的永久冲突。在他们之间毫无彼此了解的余地。眞的说来，他们是站在两个不同观点中的。

但比这起因于教条的冲突更严重的，是耶稣的博爱主义在犹太人心中所引起的剧烈恼恨。他破坏了安息日的规矩，当然已经是罪人，而更可恨的是他还装做能超乎法律之上的态度！此外，更使以色列人觉得刺心的是他主张默西亚不是单为这天选民族来的，主张那荡子和那品行善良的长子同样有权利受父亲的温

爱，并且主张其他的羊也可以进入天主的羊圈！在一个犹太人看来，一切外邦人都是荡子，该吃猪食的。至于羊圈，只有一个，就是唯一天主看顾下的圣地。羊群也只有一个，就是犹太十二支派。而耶稣很知道这民族的心理，就或明或暗地谴责这种自私自利的排外主义。

例如，圣路加告诉我们(路 17:11-19)，一天耶稣从加里肋亚回到耶路撒冷时，治愈了十个患痲疯病者，其中只有一个感谢了他。圣路加加上一句说：「他是撒玛黎雅省的人」。这意思很明显。这不信犹太教的撒玛黎雅人的态度，和其余九个和他一样被医好而却忘恩负义的人的态度正可对比，我们也很知道这指的是谁。同样地，那善心的撒玛黎雅人的比喻，既包含一个仁爱的教训，也包含着一个明确的判断。有一

个法律学士问耶稣：「师傅，我应当做什么，纔能获得永生？」耶稣对他说：「法律上记载了法律上记载什么？你是怎样读的？」他答说：「你应当全心、全灵、全力、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并爱近人如你自己」。这位经师还算好；在基本的规条第一条诫命之外，他还加上了肋未纪中爱人的规条(肋 19:18)。但他对这规条是怎样了解的呢？他又说：「谁是我的近人呢？」于是耶稣就用了一个比喻来回答他。这里要用几行文字把从耶路撒冷到耶里哥路上常常发生的惨事提说一下。这路并不长，约有三十五公里，但从一千公尺以上的高处急转直下，穿过一片凄凉的旷野，阴沉的山岭，凌乱的岩石，地质上是长长的一段锰旷石的地带，殷红如血，使人觉得凄惨恐怖。这是豺狼和强人出没之所：直到最近，人若冒险经此，

还不能无所恐惧。有个人被打了闷棍，躺在道旁，气息奄奄地已经半死了。旅客们在这地方都不大爱停留下来管闲事。一位司祭过去了，然后一位肋未人也过去了，他们都没有停下来设法救护这不幸遇盗的人。最后来了一个撒玛黎雅人「一看见就动了怜悯的心，遂上前，在他的伤处注上油与酒，包扎好了，又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把他带到客店里，小心照料他。」。甚至还拿出钱来，让人在自己走后仍旧好好看护这个受伤的人。现今在耶里哥和耶路撒冷之间的半路上，一个山峡的转角处，有一座已破败不堪的古老旅舍，老是叫做「善心的撒玛黎雅人旅馆」。我们知道在叙利亚至今还以油酒混和了敷搽伤口。这比喻的教训，耶稣用一句话就把它提出来了：「你以为这三个人中，谁是那遭遇强盗者的近人呢？」犹太人对

讲博爱的耶稣心中的回答，是说：「一个异教徒不是近人！」而一个被认为不信教的撒玛黎雅人对爱人的诫命却更忠诚。怎么耶稣做了这样的判断呢！ (路 10:26-37)

在加里肋亚，耶稣尽量不愿冒犯法利塞人，不愿太早引起冲突；而在犹太，他的言语就尽量坚决明确。有时对犹太人说的话简直近乎痛骂：「你们要死在你们的罪恶中！你们是出于下，我却是出于上」(若 8:21-25) 这段时期内耶稣的断语愈来愈严厉，直到那可怕的一天，对耶路撒冷作了伟大的预言(耶稣蒙难前三日，之预言。)。这预言，在历史上由于罗马的征伐，完全证实了。耶稣好像知道了这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就毫不设法避免。并且还不只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因为犹太人的这种恼恨，显得是不可知的天意所决定的工具(犹人杀死耶稣，实为天主上智的工具，因着天主.圣

子的牺牲，人类救赎得以完成。)。这天意就是要耶稣来救赎世人。

这种恼恨，马上就处处都表现出来了。在十二月，庆祝「重建祭坛节」时(加上 4:59，「重建祭坛节」是玛加伯弟兄们所立的，此节含有两种意义：第一就是昔日圣殿被外教污辱后，所行的洁净典礼。第二是指新建立的祭坛。)，人又重新聚集到城里来。许多人围着耶稣，问他问题，他并不躲闪。他们之所以问他问题，是因为当时他们想他藐视祖国的风俗习惯。然而事实上他却在那一天也参加了节庆，这表示他尊敬那些风俗习惯：他很明了那些风俗习惯是默西亚来临的准备，因此他曾说过：救恩来自犹太民族，犹太人纪念犹达斯玛加伯战胜希腊人，洁除祭坛的事迹，在家中悬灯结彩，这种作法很好，然而，犹太人既谨慎地尊守这种风俗习惯，为什么抛弃它的后果——革面洗心，承认救主——呢？当时这

些人催迫耶稣——是嘲讽，是好奇，还是要他切实地再说他究竟是不是默西亚。他回答说：「我已告诉了你们，你们却不相信；我以我父的名所作的工作，为我作证，但你们还是不信，因为你们不是属于我的羊。」(若 10:21-30)。 也许这些人是像在加里肋亚一样诽谤他，说他有魔鬼附身，因此有那种能力。古时客纳罕的假神贝耳则步，犹太人叫它魔鬼，就是这魔鬼附在了他身上！可是耶稣平心静气地回答说：「我并没有附魔！」(若 8:49) 有一次在圣殿里讲话时，犹太人甚至举起石头要砸他。对他的信徒，恶党常采取法律的手续，把他们逐出会堂。这处分比那种惩罚轻罪犯人，一二星期不许进圣殿的办法严厉得多；也比那种罚一个人在一个月内只能囚首丧面的坐在地上，不许沐浴，不许参加公共祈祷的处分严厉得多。这可

怕的处分，就是严重的驱逐出教，受这处分的就连财产也要充公，并且被看作和生重痲疯病者一样不洁，不可接触。恶党大概还到黑落德安提帕那里去控告耶稣，因为有几个法利塞人到耶稣这里来告诉他说黑落德安提帕要杀他，这鬼鬼祟祟的举动实在阴险！(路 13:31-33) 这里不是他们自己招认了他们最秘密的思想吗？这种思想耶稣在别处已经屡次把它揭穿过了。

可是，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想一意陷害耶稣。当然我们已见到有许多人因他的呼召而皈依了他，有许多朋友对他是何等忠诚。除了这些人之外，连法利塞党中，也有些正直的人，并不以这位先知为有罪。例如那尼苛德摩，我们已提到过当耶稣初次到耶路撒冷时，就曾在夜间来找过耶稣。他是犹太公议会的议员，有一次当别人谈论耶稣时——即法警去抓耶稣而

空手回来的那一天——他就慨然地说：「如果不先听取人的口供，和查明他所作的事，难道我们的法律就许定他的罪么？」这种辩护，只赢得那些热狂地要害耶稣的人的讥刺：「难道你也是出自加里肋亚么？」(若 7:50，52)但无疑地在末日审判时，他这辩护是会计算在功劳内的。

这些阴谋诡计，耶稣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就在这些阴谋诡计中走着自己的预定路线。人们的横暴，也从未能阻止他继续教人仁爱，并为这些忘恩负义的犹太人施行有好处的奇迹。何必管那些自愿沉在黑暗中的人呢？他是对其他的人们说话。只要有一个声音回答他，活天主的整个努力就已得到了赏报。在他生活时的最后几天，当他重上耶路撒冷就快受死受难时，还要施行了一个奇迹。

这事发生在新耶里哥(见注 6.2 耶里哥素描) 城门边。这漂亮的城市，就是从前安多尼(Mark Antony，公元前83-30，凯撒之友。曾有一时期做了分掌罗马帝国政权的三巨头之一。他和三巨头之一的屋大维 Octavins 发生了冲突，败于屋大维而自杀。屋大维遂做了罗马的第一位总皇。在历史上被称为奥古斯都 August 总皇。) 给克利奥佩特刺(Cleopatra，埃及皇后，她以美色而使安多尼倾倒。安多尼失败后，她故意使毒蛇咬而自杀。) 作别墅的，黑落德又使它更加繁荣扩大了，也许离今日尚可见到的那川流不息的泉水不远。一个瞎子在那里，还有他一个同伴。两人都视而不见地用那充满着热切恳求的表情的脸向着过往的人。其中一个喊着：「耶稣，达味之子，可怜我罢！」他愈喊愈响，愈喊愈响！谁也阻止不了他这喊声。圣马尔谷告诉我们，他名叫巴尔提买(Bartimaeus)，意即提买的儿子。马尔谷在最初的教会中或许认得他。耶稣就问他说：「你愿意我给你做什么呢？」他说：「主，叫我看

见。耶稣给他说：「你看见罢！你的信德救了你。」于是这瞎子「扔下外衣，一下跳到耶稣面前」。你的信心救了你！从此看来，在不认识眞光的瞎子中，也还有能找到眞光的，在犹太那不义的土地中，种子——信德的种子——也会发芽成长，这眞是难能可贵的事(路 18:35；玛 20:29；谷 10:46)。

第六节　朋友与信徒

我们在福音中看到，一面固然有这种暗地里进行着的恼恨，同时另一方面也还有一种友爱和热情人所组成的护卫，伴随着耶稣，当他周游犹太省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到他周围有成群的忠实信徒跟随着他。在圣枝主日，当耶稣荣进耶路撒冷时，也就是他们向他欢呼，其中有一些，甚至在加尔瓦略的路上以及复活的

早晨，都英勇地在他身旁。

在这些友善的人中，首先显得突出的是两个女人，即玛尔大和玛利亚，是耶稣使之复活的拉匝禄的姊妹。路加福音以其惯常婉转之笔曾说到她们，却没有说明她们接待主的地方叫什么名字(路 10:38-42)。但圣若望所记拉匝禄复活的事中又提到这热情的两姊妹，并确切地说明他们的村庄叫伯达尼。这在当时是一个花团锦簇，很繁荣有名的村庄，有橄榄园和许多无花果树环绕着它。从耶里哥来的队商路经它的围墙脚下，它距离耶路撒冷约有步行一小时可达的路程：当中有橄榄山隔开，环境幽静，和那都城的喧嚣繁华不可同日而语。耶稣似乎在二十九年的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不断地住在这充盈着亲爱气氛的家里。这里为耶稣是一个很方便的地方，因为每次到耶路撒冷去，可以不必在

耶路撒冷过夜，而投宿于伯达尼，这为他比较安全些。这家人的勇气也十分令人钦佩，法利塞人的威胁和公议会的震怒都没有能阻挡他们仍旧接待默西亚并和他做朋友。

福音中那有名的动人的一幕情景，其中既诚朴又严肃的三个人物赫然显在我们的目前。这一幕似乎是在夏季刚完，犹太省天气相当恶劣的几个星期内发生的。暴雨急骤，如俗谚所说：「十一月的雷声，像吹号筒一般」。过惯热天生活的犹太人，冷得发抖，家家生起了炭火炉。羊群都赶到约但河的山谷里去了。在两场暴风雨之间，天朗气清，远处蔚蓝天空下，南边摩阿布山上，东北从两山缺口之间视及的革辣撒山脉(Gerasa 群山，位处约但河东岸，革乃撒勒湖之东南。) 之上，连最小的景物都能看得见。耶稣在那友爱的家中，两姊妹都把自以为最好的贡献给他。较长

的玛尔大忙着准备他睡房的被褥，准备牛奶，蜂蜜，海枣，又忙着煎鱼。而另一个，玛利亚——圣路加精细入微地表现出了她们不同的性格——却坐在主的膝下，全心全意倾听他说话。那尽心管理家务的玛尔大恼她似乎太懒了。就说：「主！我的妹妹丢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介意吗？请叫她来帮助我罢！」而耶稣回答说：「玛尔大，玛尔大，你为了许多事操心忙碌，其实需要的惟有一件。玛利亚选择了更好的一分——是不能从她夺去的」。这是否如神修学家所说的，耶稣的意思是要称赞那种和服务生活相反的默观生活呢？「惟一要紧的事」当然就是天主的国，就是灵魂的得救。只有在耶稣身旁才能找到，而世上的一切忙碌工作，即使很紧要，甚至很圣善，也远不如静默的朝拜中悦天主。

另外有一件事，告诉我们耶稣怎样用一下注视或一句话，就获取了一个人对他的友爱。这事也发生在耶里哥，是在三十年三月底，大约是苦难主日前不多天。基督和他的门徒到了这城里：他是从培勒雅重新下来的。在培勒雅他教训了那些还不认识他的百姓。他刚复活了拉匝禄，又重上耶路撒冷，就混在上圣城去过逾越节的五光十色的羣众中间。消息传开了，说他也在那些到圣城庆祝逾越节的人羣中。人都找着要看看他，想接近他。有一个人，比别人更加热切；这是否由于大家传诵耶稣的话进到了他的耳内，深入了他的心灵之所致呢？但他达不到目的，因为他身材矮小，整个被群众挡住了。于是他想起了一种办法。在那地方，路旁长着一些很壮硕而华美的枫树，根子都露出地面来了，弓着生在树干旁边，这使人很容

易爬上树去。当时他一下就上到了树枝上。耶稣看见了他。这人之所以如此努力，只是想看看耶稣，而耶稣已深刻地看透了这举动的意义。他就说「匝凯，你快下来！因为我今天必须住在你家中。」，眞是难得而令人受宠若惊的事啊！匝凯是个税吏，管收香料之类的税。他甚至还是个税吏的头目，从这差使还很刮了一点钱！我们知道虔诚的以色列人对税员是怎样想法的。可是，看吧！耶稣竟本着他的一贯作风，不顾法利塞人的非议，又到他家吃饭去了！他甚至还在那里逗留了很久。并且讲了一个比喻，这是一个很美的比喻，就是那「金条的比喻」(「金条」，圣玛窦所用的名词是：「塔冷通」Talent 乃指的是分量极大的一块银子。一个银「塔冷通」，相当于二十六公斤左右的银子。一个金「塔冷通」，也相当二十六公斤左右的金子，价值等于十个银塔冷通。或者一个银塔冷通，值银元一千块，一个金塔冷通值银元一万块。圣史的意思无非表示一笔分量极大的银子。圣路加不称塔冷通而称

「米纳」Mine，一个米纳的价值，等于一个塔冷通的六十分之一。)。

众人听这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已临近耶路撒冷，而且他们都以为天主的国快要出现，遂设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人起身到远方去，为取得了王位再回来。他将自己的十个仆人叫来，交给他们十个『米纳』，并嘱咐说：你们拿去做生意，直到我回来。他本国的人，一向怀恨他，遂在他后面派代表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人为王统治我们。他得了王位归来以后，便传令将那些领了他钱的仆人给他召来，想知道每个人做生意赚了多少。第一个前来说：主，你的那个『米纳』赚了十个『米纳』。主人给他说：好，善仆！你既然在小事上忠信，你要有权掌管十座城。第二个前来说：主，你的那个『米纳』赚了五个『米纳』。主人也给这人说：你也要掌管五座城。

另一个前来说：主，看，你那个『米纳』，我收存在手巾里。我一向害怕你，因为你们是一个严厉的人：你没有存放的，也要提取；没有下种的，也要收割。主人向他说：恶仆！我就凭你的口供定你的罪。你不是知道我是个严厉的人，没有存放的，也要提取；没有下种的，也要收割的吗？为什么你不把我的钱存于钱庄？迨我回来时，我可以连本带利取出来。主人便向侍立左右的人说：你们把他那个『米纳』夺过来，给那有十个的。他们向他说：主，他已有十个『米纳』了。我告诉你们：凡是有的，还要给他；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夺去。至于那些敌对我，不愿意我作他们君王的人，你们把他们押到这里，在我面前杀掉。」他在这里教训人善用财产，财产是天主给我们的，有一天他要向我们算账。他又

再次地告诉人天主的国不是像他们所期待着那样的方式到来的。并且这比喻又多么使听众感觉兴奋啊！他们心中带着一种狡黠的喜悦，认为这比喻中所说到远方去追求王位的富人就像是新近到罗马去要求王位的黑落德之子阿尔赫劳(阿尔赫劳前往罗马，以便向总皇面请帝王之称。然而所求未遂，只得了总督的称号。数年后，因了他的专横暴虐，犹太人上诉于总皇，遂被褫位。)，他的欺诈还使他们觉得很好玩！这幕情景是很生动，很恳切，并为犹太人所熟知的。但由耶稣给他的估价，我们得知他在这里又获取了一个人的心，归向天主。匝凯突然地说：「主，你看，我把我财物的一半施舍穷人；我如果欺骗过谁，我就以四倍赔偿。」这是何等的谦卑！他自己简直已谴责自己像盗贼一样不合法。耶稣就高声说：「今天救恩临到了这一家！」并且也如当他召收另一税吏玛窦一样，下结论说，人子不是

来拯救义人，而是来拯救罪人，寻找「那迷失的人」(路 19:1-28；玛 25:14-30)。

从此看来，耶稣周游犹太省的时期中，所遭遇的也并非全是恼恨。上边所说的许多信徒十分爱慕耶稣，就像有许多男女沿途跟从着他，有许多母亲把孩子带来受他祝福，还有那个不知名的女人向他喊着：「怀过你的胎是有福的！」至于当耶稣受难时，他们不会保卫他，他们不敢保卫他，这也是人之常情，用不着奇怪。但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是从这些人产生的，这勇敢的教会，在全是犹太势力的城中，对那死于十字架上的基督永怀不忘，并且产生了基督教中第一位殉道者，圣斯德望(Stephen，被选为最初的七位「六品」之一，以便为穷人和寡妇们服务。他是殉教的第一人，被犹太人用石头砸死。见宗徒及殉教者的教会卷一第一章第八节。)。

这种朋友和信徒的人数也相当多，因为在耶稣复活后，一下就有了五百「弟兄」。耶稣自开始留居犹太以来，就在这些朋友和信徒的集团中，指定一些作为门徒，派他们到各地方去传他的道，也像以前那十二宗徒一样。尤其从路加福音(路 9:57-62) 我们知道他怎样来挑选那些助手，以及对他们作如何的要求。在法律学士们中，他的威望也变大了，因为有一个经师来见耶稣说：「主啊！你不论往那里去，我要跟随你。」很好的志愿啊！可是这个人知道他是冒着怎样的危险吗？「狐狸有穴，天上的飞鸟有巢；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福音中并没有说明这种劝告是否就使那人败了兴。还有一个，已经是门徒了，在出发传教时，要求等一等;他的父亲死了，他要去埋葬。耶稣回答他说：「任凭死人去埋葬自己的死人罢！至于

你，你要去宣扬天主的国。」(在这一句难以解释的答语中，耶稣似乎是影射着那班硬心人们所伪善地遵守其外表的仪式的丧礼。死亡确实是摧残了亡者的肉体，但更摧残他们那充满了罪恶的灵魂。并且耶稣又像是把阿拉美语的字眼加以巧用。见第五章第三节)一个已决心献身基督的人对世情世务不应说有所牵挂!一位耶稣的使者，不应该像圣奥斯定所引的基督那一句奇怪的名言中所说的：「抛弃了活人而去虚构那死人的无稽之谈!」又有一个，提出了类似的要求，也得到这样的回答。他说：「主！我要跟随你；但请许我先告别我的家人。」耶稣回答说：「手扶着犁而往后看的，不适于天主的国。」

这是难守的诫命，严格的要求。耶稣还说：「如果谁来就我，而不恼恨自己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兄弟、姊妹，甚至自己的性命，不能做我的门徒。不论谁，若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在我后面走，不能做我的门

徒。」(路 14:26-27) 所以是要抛弃一切，甚至连最当爱的人都要抛弃。耶稣所宣告的这种爱的诫命，确是有些可怕的成分。因此，若说它是一种平淡无奇的诫命，眞是莫大的错误。那些，置身于蛮荒之地，献身为一些黑人服务的传教士，就了解到为了委身于天主的爱中，是要付大的代价。还有那苦修会修士和圣衣会修女，弃绝一切人类的温情，在死寂的修道院中，完成那超然的归主事业，也能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默西亚是经过极严格的选拔，来准备助他完成大业者的名单的。

他就这样选了一批门徒，这批门徒比那十二宗徒人数多得多了。这样，耶稣继续制定了教会的未来统序。对这批门徒的数目曾有争论：有些人认为是七十个，这在犹太人的习惯上是一个常用的数目，梅瑟(户:11) 选为助手的长

老，就是这个数目；公议会的议员，也是这个数目。另外有些人，则根据最古的抄本，主张是七十二人。他们被派出去，是因为「庄稼多而工人少」。他们所接受的教训也和耶稣给十二宗徒的教训差不多(见第四章第十节)，只是复活死人的能力并没有给他们，也没有不许他们进入外教人及撒玛黎雅人的家(路 10:1-11)。这七十二位是些什么人呢？福音中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圣路加和圣保禄一起在凯撒利亚住了很久，应该认识他们，可是并没有给我们们指明。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肋孟知道耶稣回答他「让死人埋葬死人」的是那斐理伯六品，他以后传福音于撒玛黎雅及霞龙平原(Saron，Sharon，犹太省北部的平原。位处地中海与撒玛黎雅的山脉之间。)，他的四个女儿在初期教会中是「女先知」。攸西俾阿认为其中也有圣巴尔纳伯(Barnabas)，为圣保禄的同伴合作者，索斯特乃

(Sosthenes) 和圣保禄一起致书于格林多人，最后还有圣玛弟亚，后来被选为宗徒，补犹达斯的缺。厄玛乌(Enmaus，路 24:1-33，见第十章第七节)有一门徒克罗帕(Cleophas) 可能也是这七十二人之一。他们的使命是成功的，因为圣路加说他们回来时都满心喜乐。「主！因着你的名号，连恶魔都屈服于我们。」而耶稣为了要抑制他们的傲气，就回答他们说：「你们不要因为魔鬼屈服于你们的这件事而喜欢，你们应当喜欢的，乃是因为你们的名字，已经登记在天上了。」(路 10:17-20)

这样，当耶稣在犹太省的这一段时期内，天主的福音在世上的播种，及未来教会之建立有了新的进展。

第七节　在犹太省的启示

耶稣在犹太省的这一段时期，在他的教义上，在他的思想的表现上，有什么新的进展吗？答案：有，也没有。说有新进展，意思是耶稣死期愈近，他就愈清楚地讲明他默西亚之使命的意义，愈清楚地启示他奥迹的要素，愈积极地准备他的信徒，使他们当他以最后的牺牲完成他的奥迹时，完全明了这奥迹。说没有新进展，意思是耶稣的眞正教义并无丝毫演变。在普通的人，只要他有一点求知的愿望，那末，他由于反复思考的结果，由于方法的改良，由于努力求进，他的学术思想总多少是有变化的。我们已经说过，耶稣的思想则和普通人的这种情形相反，简直是毫无改变。从他开始公开传道起，他的思想似乎就已整个地形成了，以后也就始终没有出乎那为人所赞叹的

「山中圣训」(玛 5；路 6；见第四章第四节)或「生命之神粮」(若 6:22-71；见第四章第五节)的教训的范围。

所以在犹太的时期和加里肋亚传道的时期，主要教义的题材都是一样。耶稣讲的都是仁爱的道理：善心的撒玛黎雅人的寓言宣示要爱近人的教训。耶稣要听众明了这位「过客」的举动，就迫使他们自问：「在同样情形之下，我要谁来营救呢？我要感谢谁呢？」而以后，他们都会懂得，谁是我们的「近人」。我们从谁接受帮助，同样地，我们该救助谁。

仁爱和谦卑是孪生姊妹，是同消共长的。这是耶稣给控告那淫妇者的教训。当我们计算一下自己的卑劣，和当受惩罚的原因时，我们怎么能对别人那样严酷呢？知道自己的微贱，不要使别人对自己有错误的印象，这也许是最

主要的道德原则。使耶稣不断地谴责法利塞人的就是他们的伪善。如人们所说的这些「染了色的法利塞人」，「他们在人前自充义人，但是，天主知道你们的心，因为在人前是崇高的事，在天主前却是可憎的。」(路 16:15)。耶稣又在一个极好的比喻中喊着，看啊！看看这个法利塞人吧！他在圣殿院落里到前面挺胸站立祈祷说：「天主，我感谢你！因为我不像其他的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每周两次禁食，凡我所得的，都捐献十分之一。」他对自己的善良的品行，对自己的精研「法律」，多么自豪！其实「法律」只要求每年有一天守大斋，也只要求献上田地里收获物的十分之一就够了！而那税员呢？他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都不敢，祇是捶着自己的胸膛说：天主，可怜我这个罪人罢！」这不是更接

近天主的心吗？「因为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抑；凡贬抑自己的，必被高举。」(路 18:9-14)。

除了对己谦抑，对人仁爱两条诫律之外，还有一条，可说与前两者鼎足而三构成全部福音教义的基础，这就是要抛弃世上的财富。耶稣在加里肋亚登山施训时就曾说过：「没有一个家仆能事奉两个主人的：你们不能事奉天主，而又事奉钱财！」这一教训，在犹太时又屡次重提。他教训七十二门徒，要他们抛弃一切时，提说了那富有的年青人的事。这个青年因拥有大量财产而不能进入得救的道路，在这时候，他向们徒说明这个道理，遂说了这可怕的话(见第五章第五节)：「骆驼穿过针孔，比富人进天国还容易！」这些都是同意义的教训。还有几个很使听众动心的比喻，义亦类此。就如那富而不仁的人，他穿的是绫绸和麻纱，吃的是山

珍和海味，而到死后审判的时候，被罚到地狱里去受苦，当时他恰巧看到天使把一个很穷苦的人送上天堂。那穷人原来是他生前曾看到躺在他的门口地上，满身生疮，而他毫不怜悯的那个人(路 16:19-30)。还有一个比喻，义颇神秘，究竟该怎样解释，至今还有争论。在这比喻中我们看到一个不忠实的代理人，慷他人之慨，用他主人的钱财来结交朋友。这比喻主要的意义，是说「光明之子」即基督的信徒，应该利用地上万恶之源的钱财，实行仁爱的工作来获取天上永不会坏的财富(路 16:1-9)。

爱人，谦卑，轻财，这就是他全部教义的基础与最高峰。至于其它一切，就都献托于天主吧！过去，耶稣曾举例说鸟和花都受天主的照顾。这里他也一样向跟随他的人保证，天上的父都会照顾他们，「五只麻雀不是卖两文铜

钱吗？然而在天主前，他们中没有一只被遗忘的。就是你们的头发，也一一被数过了；你们不要害怕！你们比许多麻雀尊贵多了。」(路 12:6-7)。

因此我们不能说，耶稣在加里肋亚的教训和在犹太的教义，其间有什么进步或发展，尤其不能说有什么改变。只是有时他把思想发表得更明确些，把他的一般诫律应用到具体的事情上而已。例如法利塞人有一天问他关于结婚与离婚的意见，就给了他一个发挥的机会。他们问他：「许不许人为了任何缘故休自己的妻子？」或许他们不知道他在山中圣训里已经先回答过这个问题了(见第四章第三节)。梅瑟的法律中说：「如果一人娶了妻，占有她之后，在她身上发现了什么难堪的事，因而不喜悦她，便给她写了休书，交在她手中，叫她离开他的

家，」(申 24:1)。被这样休弃了的妇人有权再嫁。但经师们的各学派，对于准许离婚的理由，争辩得很剧烈。谨严派，如经师霞玛依主张休妻必须有重大的理由，而重大的理由中第一是不贞。宽纵派，如经师希肋尔则认为只要丈夫依照自己的看法决定了，或只要妻子不带面幕被人看见了，或脸上长了一颗「即使没有毛」的痣，或甚至只要菜烧焦了，汤做坏了，丈夫就都可以休弃她。以后，经师阿基巴(Aqiba) 并且说一个丈夫要休他的妻子，只要说她不够漂亮，自己已碰到了更好的，这理由就够了！

当时，他们也要耶稣来加入这种纷争：好使他不违反法律就违反传统。但他并不闪避示弱，却抓住这个机会，针对着这重要之点把他的教义发挥了一遍，而他的回答，陈义极高，把这问题不只当做一种法律问题来讨论：天主

既造了男人又造了女人，是要他们成为一体。「凡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可是，犹太人又反驳他说，那么梅瑟的规定又怎么讲呢？耶稣说：「梅瑟为了你们的心硬，纔准许你们休妻！」也如那报复律一样，这规条不是尽善尽美的，尽善尽美的是：「谁若休自己的妻子而另娶，就是犯奸淫」。门徒们私下告诉耶稣说，这决定在他们看来怪难实行的。他就回答他们：「有些阉人，却是为了天国，而自阉的。能领悟的，就领悟罢！」(玛 19:3-12；谷 10:2-12；路 16:18) 你愿意明白吗？只要再读一读「山中圣训」中有关贞洁问题的那一节就够了。在那里耶稣认定只要带着邪念注视一下妇女，就已犯了奸淫。他教训人，在男女之间的关系上应注意心灵纯洁 (玛 5:27-28；见注 6.3 婚姻是不可拆散的。)。

耶稣在犹太时期所讲的教义，虽然在以前

都讲过了，但我们读了圣路加和圣若望记载这时许多事迹的各段，所得的印像却和由先前各章中得的稍有不同。这种不同很难确切说明，这种不同是在于一般着重点和未言明的用意上。我们感觉到预定的时刻日渐临近了。在这预定的时刻要完成基督生命的奥迹，在基督的心灵中常准备着这奥迹的完成，并且这种完成奥迹的期待日在暗暗地压紧基督的心灵。而基督，对他最大秘密的启示，以前一向是采取一种保留态度，只让几个特选的人受到一些。此后，就逐渐把那幕布揭开，准备让信徒们最后得以大彻大悟了。

在帐棚节，他已经让围着他的群众清楚地了解了他是谁。有人说：「基督来的时候，是没有人知道他从那里来的」。旧约中的几段，经不正确的解释，已使一般人们都这样深信。

而他们知道耶稣是从纳匝肋来的！他的回答，带着他惯用的那种神秘的嘲讽：「对！你们认识我！　也知道我是那里的……你们却不认识他；我认识他，因为我是出于他，是他派遣了我。」(若 7:28-29)。这回答，似乎带点亵渎天主的口气。既而，他又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决不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命的光。」(若 8:12)。没有人能误解这话的意义，因为在圣经上，「光」一向就是指默西亚的一个名辞。依撒意亚就指着耶路撒冷发出预言：「起来炫耀罢！因你的光明已经来到，上主的荣耀已经照耀在你身上。」(依 60:1)。更明显的，是这位伟大的先知曾受雅威的默示，向雅威的「仆人」说：「我还我更要使你作万民的光明！」(依 49:6)那盛德高年的西默盎，也受了同样的默示而作预言，怀抱着初生的圣婴，说过一样的话(见第二章第六

节；路 2:22-35)。

接着还有许多场合，让耶稣确切地说明了自己本来是谁。当那七十二门徒回来时，因为知道老师给了他们何等神奇的能力而非常欢欣，「他自己也受圣神感动而非常欢乐」因为天主圣三在这启示中都联袂出现了，他就高声说：「我父将一切都交给我，除了父，没有一个认识子是谁；除了子及子所愿启示的人外，也没有一个认识父是谁的。」(路 10:21-22)这是极重要而根本的宣示，因为这种宣示排除了一切受造的人对天主的直接认识，肯定耶稣与父同体，只有耶稣能认识父而与父相结合：这里所显示的已不仅是默西亚，而实在是天主了。

以前，在加里肋亚，同乡们要求他显个标记，显个奇迹给他们看。这种要求只能满足人

的痴心妄想而不能有益于人，因此他拒绝了(谷 13:11-13；玛 16:1-4)。现在他说，眞的标记就是他，就是他的出现在人世。轰动人的那些奇迹都只是这一使人惊愕不置的事实的后果。这事实就是天主差遣了他的子到人间来做默西亚，做救世主。在末日审判时，得见天主降生成人的这一代人，将特别有一笔账算，因为他们认不清标记。甚至，耶稣为使他们认清标记，又重新提起那个以前已向加里肋亚人说过的比喻，他们还是认不清。那个比喻就是：约纳三天之后从一怪物——大鱼——腹中出来了。同样，基督也要被另一怪物——死——所吞噬后第三天就出来(路 11:29-31；玛 12:38-42)。

耶稣在犹太的整个时期，我们感觉到他有一种神圣的急躁。他给这世界带来的救恩，和确定不移的道理，人们是否还继续不愿承认

呢？他所擎着的火炬上那爱的火焰，是否毕究要烧起来呢？「我来给世界送火，恨不能使它着起来！」(路 10:49) 阿利振所引的一句基督之名言说：「谁靠近我，就是靠近火；谁远离我，就是远离天主的国」。我们不要忘记，耶稣这些宣示，这些愈来愈紧迫的呼召，都是对那大部分和他作对的民众发的，他们一天到晚就在他的话里找把柄，要设计陷害他。在庆祝「重建祭坛节」时，耶稣坚决地和犹太人相对抗，既平静又果敢地坚持着他启示的要义。任何一幕情景，甚至连那最后的悲剧在内，都不能比这一场更富悲剧性。群众咆哮着，纷纷拣石头要砸他。这人竟敢自命为天主！他回答说：「在你们的法律上不是记载着：『我说过：你们是神』么？」每个人都带着天主的影像，这是从圣咏第八十二篇，甚至从创始纪 (创 1:26) 头几章

都可以这样了解的。耶稣这话只是想崇扬人的高尚尊严吗？不，还不止此。如果法律给你们以天主之名，那么受父所祝圣，被父所差遣来到世界上的自称天主子，就更不是渎神了。但这样他又动摇了听众的狂信，使他们不安困扰起来了。他并不说自己是默西亚，因此这些热狂的人不该误会，不该把他看作一个政治上的煽动者！他知道他要死，但他的牺牲当有确定的意义，当证明超性的眞理。而他又重述父在他内，他在父内，他是天主子！「你们纵然不肯信我，至少要信这些工作！」(若 10:31-38) 但他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有些人有耳却不能听，有眼却不能看。

这样，耶稣一面有着燃烧着的热情，要把救恩带给这个世界，而同时，随着时间的进展，在他又因见到人的盲目而不知不觉地生出

了一种悲哀。以后，就愈明显地危险临近了，所谓危险，就是如许的恶意所招致的惩罚，或一个可怕的审判？福音中一章一章地不断重复着那种忠告。当心啊！主人长途旅行之后就要回来了！「主人来到，一敲门，立刻就给他开门。主人来到时，遇见醒寤着的那些仆人，是有福的。」(路 12:36-37) 「你们也应当准备，因为在你们不料想的时辰，人子就来了」(路 12:40)。当心啊！注意着标记吧！你们知道看天地的气象，能从云彩和风向判断晴雨，就不知道人子来临的时代比一阵骤雨或一幅晴天要紧得多吗？你们就不认识这时代吗 (路 12:54-56)？就像你和仇敌成讼，人家要把你拉到官厅里去(路 12:57-59)，你就要处法与他和解一样，与天主和解的时候到了！你们都听说过，比拉多屠杀了许多加里肋亚人，让他们的血和他们祭牲的血和在

一起，也听说过史罗亚池临近的塔倒下来，砸死了十八个人，你们以为自己比这些死者罪孽轻一点吗(路 12:1-5)？时候近了！那无花果树将被齐根砍去，因为它已三年不结果了！(路 13:6-9)

耶稣这些忠告，是否先对当时的犹太人而发的呢？不，是对全部人类而发的。有些人也永远在准备着抗拒这些忠告，但是要知道，将来每个人都要受审判，那时要决定你能否得救享受永福。「天主的国就在你们中间！」法利塞人所希望的世俗的光荣是不会实现的(路 17:20-21)。但每个人都知道，在自己心里是否已建立了天主的国，天主的平安是否已在自己心内！有一天，人子将不再只是温柔慈祥，以无限的仁爱招呼世人分享温爱了。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一切都将是直截了当，严正可怕的。那时你也将无所逃避，天主的利剑不知什么时候忽然就会

击下来……(路 17:22-37；玛 24:24-27；37-41)。在最后一星期中，耶稣再度更庄严地宣告他的世末来临，从天上的云彩中光荣地回来，惩罚一切坏人。这样把最高深的奥迹已经启示给人了：透过「善牧」的影像，使人不胜惶悚地看到末日审判时「人子」的形貌。

第八节　我等父……

有一天耶稣在某个地方祈祷，方才完毕，一个门徒向他说：「主，请教给我们祈祷吧……」

假设全部福音文，只许我们保存一段，那么，我们不是就会爱不忍释地保留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开始这一段吗？因为，门徒所提出的这个要求，非常幼稚而天真，耶稣竟然回答了，

而这回答，出于他的亲口，把他主要教义总括无遗，是最崇高最完美而为人口所不能道出的祈祷。这就是圣教会在举行礼仪时所用的祈祷文，也就是我们在欢乐或痛苦时都要念的「天主经」。

难道耶稣以前从来没有教人祈祷过吗？门徒们在肤浅地了解基督的诫命，律令和劝告之后，又来这一请求，这眞有点使我们觉得奇怪。这请求是出于一新门徒的口中吗？是表示这种普遍的愿望，想有一种确切的经文，正规的程式，以便使那些不敢随心而祷的人获得一种心灵倾向的扶持呢？基督给我们的这段经文，我们在福音中可读到两次：圣玛窦载在「山中圣训」中(玛 6:9-13)，圣路加则放在耶稣周游犹太的时期，恰在关于玛尔大与玛利亚的记述之后(路 11:2-4)。可能是耶稣把这祈祷文，传诵

过一次，由两位传福音者在不同的情况之下记载下来，也可能是耶稣把这祈祷文传诵过两遍。两者究竟孰是，我们不能断定。圣玛窦在传述「山中圣训」时，似乎是把那些教训一端一端都排列在一起，它们未必都是在那山上讲的。而另一方面，圣路加常常极留心地记述耶稣的祈祷(圣路加在以下的章句中，谈到耶稣的祈祷：3:21；5:16；6:12；9:18，29；11:1；22:32，41；23:34-46)，我们可认为他所供给关于年代次序的指示比较可靠。

此外，两种经文也有若干地方不同。教会采用的是圣玛窦的经文。在圣路加经文中找不到第三条祈求：「尔旨承行于地，如于天焉（愿你的旨意承行于地，如在天上一样！）」，以及第六条祈求的第二部分：「乃救我于凶恶（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闪族语文专家认为路加福音的经文不如玛窦福音的更似出诸耶稣之

口：此外，这一祈祷文的起语是呼唤天父。以后的话分为两组，每组各「三求」，全部祈祷文共为七小节，这和闪族语文的音律习惯也正相符合。

「在天我等父者，我等愿尔名见圣，尔国临格，尔旨承行于地，如于天焉。我等望尔，今日与我，我日用粮。尔免我债，如我亦免负我债者。又不我许陷于诱惑，乃救我于凶恶」。(文言文)

「我们的天父，愿祢的名受显扬；愿祢的国来临；愿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祢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祢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白话文）

人都想知道，究竟是在什么地方，耶稣第一次向天主做了这样美妙的祈祷。有人根据第四世纪一个古老的传说，就在橄榄山的山腰上，建立起了一座大堂，纪念这「天主经」及耶稣在最后一星期所说关于末日的训辞(.见第九章第六节；.第七节)。今日的「在天我等父者（我们的天父）」教堂是十字军在稍低处重建的，而从一八七六年以来，圣衣会修女们就把它保留在他们的修道院中。有一位朝圣地的意大利人说一三四五年也在橄榄山曾看见一片石头上有这段祈祷经文，就是纪念当时教这经的地方。可是另外有些人，觉得这一幕的背景，似乎该在厄弗辣因，这一幕的时间许是耶稣生前最后一个月(若 11:54)。这样，这祈祷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好像是一种「神修遗嘱」临终训辞了。厄弗辣因，在犹太最高的高原上（八三〇公尺）地势

像平台似的朝向东方，四周都是葡萄和杏树林，是一个很可爱的小村庄。在这光秃的平台上，举目远瞩，风景异常壮丽。高山兀立，河道蜿蜒。在摩阿布山的峭壁下，沉睡着无声的死海。广阔的地平线和幽深的大海，令人不觉有天地悠悠，神灵幽渺，高深莫测之感。要游心太玄，与天主晤谈，还有比这更好的境地吗？

「在天我等父者（我们的天父）」：你不仅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你已不仅是严峻可畏的，全知全能的天主，万军之王雅威了。你的光荣奥秘，虽如此高不可攀，我们仍敢用一个信赖爱慕的名来称你。

先请听对你的三端祝颂吧！因为我们知道你当受一切尊崇，知道当用我们的谦卑做为祈

祷的前奏，那末首先就让我们「愿尔名见圣（愿祢的名受显扬）」。

「尔国临格（愿祢的国来临）」，因为我等父的统治是公义的，远胜于人的统治。尼撒的圣额我略(Gregory of Nyssa，四世纪末尼撒的圣额我略。东方的教父，大名鼎鼎的神学家和圣经注释家。)特爱的一种释词，很能表现出一个服从天主的世界。那释词是：「愿圣神降临我等，并愿我等生活纯洁」。

「尔旨承行（愿祢的旨意奉行）」，不论在顺境或逆境，到处都看出是你奥秘的意旨，凡从你来的，我们都满心欢喜地接受，如耶稣在橄榄园接受苦爵，受临终之苦，我们知道在其中还是尝到了你的爱。

「于地，如于天焉（在人间，如同在天上）」，依据特伦多大公会议(Council of Trent，1545-1563；

是教会史中规模最大的公会议之一。这次会议，在誓反教徒闹宗教革命而发生错误之后，确定了天主教的教义。）的决定，这几个字是属于前面三端祈求的。这意思是表示，我们希望看到不仅在未来超性的世界中建立天主的国和承行天主的意旨。并且在这现在的世界中就能如此，此时此刻，天主就被光荣称扬！

其次请听关于我们这方面的三端祈求。我们是人，是你的子女。你曾给我们造了一个肉身和一个永生的灵魂，而两者都是需要你的。

「我等望尔今日与我，我日用粮（求祢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请给我们从地里生长出来的物质的粮食，也给我们「生命的神粮」，吃了它就永不饿（也许是根据着厄比奥尼 Ebionites 的伪福音。圣热罗尼莫另用了这一段格式：「今日与我明日用粮……」这一个小差别多么地表扬了人类的聪明，多么逼眞地表达了人类的心理！）。

「尔赦我罪（求祢宽恕我们的罪过）」或「尔免我债」；这两种祷词，旨趣一样，我们之选择第二种，即玛窦的记述，也许是因为它能提示给我们金钱是最坏的诱惑，使我们的心滞留地上，使我们心地顽固不化。但我们很知道，你将依照我们宽恕别人的尺度而在末日审判时，宽恕我们。

「又不我许陷于诱惑，乃救我于凶恶（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或如古代教父们所提示的是「毋使我陷于我力所不能战胜利的诱惑中」；圣保禄曾因你的名说：对威胁着我们的恶，对窥伺着我们的「魔鬼」，我每个人都可以与之角斗，但在这殊死的斗争中，愿你援助我们的软弱，父啊！愿你矜怜我们(这一段的第一个引证，是圣奥斯定的话，第二个是第十五世纪的一位主教喜雷利阿斯 Hilary 的话。所引证的圣保禄的话，摘自致格多人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请读者

注意：译作「诱惑」的这一词，在希腊文中意义颇广，有「磨难」「忧虑」,「迫害」等意。)。

这就是二千年来千百万基督徒复诵着的祈祷文。它的简短精洁，和法利塞人喜欢诵的祈祷文的冗长复杂正相反。它很直截了当，有一针见血，直趋中心之概，但在这六端祈祷中已涵蕴了为人足够的神修指南。它的言简意赅，结构肯綮，至使更换一字就令人觉得意义与韵律皆非。这种祈祷文很适合于人，因为在其中可看出整个的人不仅是具有荣耀天主的灵魂，也具有一个有生命，能饥饿，能死亡的肉体。这种祈祷文很表现友爱：它是人人易懂的经文，它可以齐声诵读，它是表现基督信徒合一的祈祷，因为在其中不说「我」而说「我们」。照公元一五〇年前后的十二宗徒之教训(十二宗徒之教训一书，希腊文为:「提达盖」Didache 是公元第二世纪的一位不知名的作家所

著的。这是一部极端重要的文献，因为它使我们知道初期教友们的伦理生活的原则，宗教礼仪以及祈祷的经文，见宗徒及殉道者的教会卷三第六章第七节) 这本古书说，最初的基督徒就每天要念三遍天主经。依照今日圣教礼仪，几乎在日课经的每一段里都要朗诵或默诵这经文。这段经加上由天使对玛利亚的祝颂而编成的「圣母经」(我们今日所念的圣母经，是中古世纪初叶的教友们所编的，他们采用了天使向圣母所道的祝词，又附加上一段经文。)，构成天主教信德之最简单，最生动，最完美的表现。基督信徒在困苦患难中常念天主经和圣母经，这样，可以说我们的困苦患难和这两端经文是不可分离的了。「没有人能从我们的困苦录上抹去天主经和圣母经的痕迹」(引述法国名作家贝基 Peguy 之语。贝基生于一八七三年，卒于一九一四年。他的作品，富有个性，具深切的人情味，字里行间，洋溢着带预言性的宗教意识。)。

要把这经文和当时或别的时代别的国度所习用的祈祷文比较一下，就可看出它绝对的创

造性。在旧约中有一些很好祈祷文，圣教会也采用好些篇圣咏做为祈祷文；但那里有这样简单，古朴，干脆的呢？旧约中的祈祷文和天主经有同样的意味吗？柯利振比我们深明圣经，他断言说：「我们遍读旧约，找不到一段祈祷文，是把天主当作父的」。并不是说天主不被称为父，信仰他的不称天主的子女，但…那些经文中所表现为称天主的子女者其实好像是「臣民」。在基督当时的犹太教中，纵有时也与天主以父之名，但称天主为父时，显得尊敬恭顺的意味多而爱慕信赖的意味少。

如果想估计一下「天主经」与耶稣当时一般人祈祷的方式究竟有多大的不同，我们只要看看以色列人祈祷文中最虔诚的犹太人每天都要念的十八端赞美经就够了。这经文是犹太人被俘于巴比伦回国之后做的。在基督的时代，

十八端赞美经和「以色列啊，你听！」(这端经按希伯来文叫「舍玛」经。) 构成每日崇拜仪式中最主要的成分。现在犹太人所念的赞美经多了十五行，是在公元七十年罗马军队毁坏耶路撒冷那一大灾难之后加进去的，内容是叙述天选民族之被迫流离，东西分散，这几行我们在这里略而不录。

「祝颂你，永恒的主！你是我们和我们祖先的天主。至大至刚，坚毅勇武；至高至尊，可畏可惧。你以恩宠，补救我们。你的智能，包罗万有。你记得赐给我们祖先的恩泽，给他们子孙一位救主。为了光荣你的名，用爱来使我们得到救赎。你是援助，解救，保护我们的主，祝颂你，永恒的天主，亚巴郎就全仗你的保护！主啊！你永远勇武，使死者复活，使束缚解除。生命因你的慈悲而得滋养，亡者因你

的矜怜而得复苏。你扶人倾危，愈人疾苦，坚人信德，解人束缚。一切能力，你为主宰，生杀予夺，由你作主，谁能与你相抗衡，谁能与你相比附……？你是神圣的，你的名也是神圣的，圣者每天都不断颂赞你，祝颂你，永恒的主，神圣的天主！」

「你恩赐人以知识，教训人以彻悟。愿你的恩宠赐我们得眞知灼见，明辨无讹。祝颂你，永恒的主，我们的知识全由你所与。我们的父啊！使我们回到「梅瑟法律」，我们的主啊！使我们诚心忏悔，回到你的面前，使我们接近你，服事你。祝颂你，永恒的主，你多多赦免。请看看我们的悲惨，保护我们，为你的光荣，速速解救我们。因为你是有力的救主。祝颂你，以色列的救主。」

「永恒的主，医治我们，我们就得痊愈；解救我们，我们就不受束缚，因为你是我们所颂扬的，使我们一切创伤，都完全痊愈。因为你是永恒的主，疗病的主，慈悲而忠诚不渝。祝颂你，永恒的主，你治愈了你的百姓以色列人的疾病。降福我们，我们的天主，给我们丰收的年成。一切果实都丰饶，愿地面蒙受你的鸿恩。用你的善意使我们得温饱，愿使我们年年五谷丰登。祝颂你，永恒的主，赐我们得过好年景……。」

「愿谗谤者无望施其技，愿一切恶行一时消灭，愿你的敌人销声匿迹；愿我等及身得见一切恶势力连根斩绝。祝颂你，永恒的主，消灭你的敌人，克服一切恶行。愿恩宠赐给公义虔敬的人，和以色列人家中的长老，他们是你的百姓。愿经师和热心公义者，我们一切人都

得你的矜怜。永恒的主，我们和我们祖先的天主，愿使人永远灵心信赖你的名，愿使我们也都对你全心信任，好使我们不至羞辱蒙尘；因为我们对你有坚强的信心。祝颂你，永恒的主，公义者都对你依赖虔信……。」

「请听我们声音，永恒的，我们的天主，显示给我们仁爱和矜怜，愿你慈悲地接受我们的祈祷，因为你是永恒的天主，祈祷和恳求你都倾听。我们的王啊！不要让我们从你面前空手而回，因为你慈悲地倾听着，向你祈求的是你的百姓以色列，祝颂你，永恒的主，我们和我们祖先的天主，祝你万寿无疆，永受赞扬；你是我们的造主，你是我们的解救。我们颂扬你，为了我们的生命操于你手，为了我们的灵魂付于你手，为了你的奇迹，日与我等相偕，为了你的伟业，使我等受惠无量，但愿你恩泽

永赐，无昼无夜，无早无晚……」(犹太人的「十八端赞美经」这一段经，是由犹太人弗莱哥 Edmond Fleg 在他所著的「导原于初世纪至中古世纪的犹太经文集」的法文本中译出。)。

当然，如果否认这些热情洋溢的语句所包含的美妙，是完全不公平的。我们在这些话里看出的天主，正是旧约中所表现的唯一天主，是造生天地的坚强而静穆的天主，满赐以色列人以恩泽的全能者，是公义的主宰，严厉地惩罚他的敌人，而报偿他的信众，总之，这就是雅威，是与异教徒在他们的赞美诗中所祈求的奇怪或不道德的神灵大不相同的。但除了是这样一位雅威之外也就更没有别的了。天主经中那种温柔信赖的情调，和这些太复杂太滞重的句子毫不相像。这种繁琐凝滞经文，似乎使人感到犹太教人自己好像怀疑是否已充分地表现出自己的意思。十八端赞美经比天主经几乎长

十倍，但所表现的意思确乎较少。此外，这段经那种求天主赏善罚恶的语气，和天主经中那种谦卑极感动人心的言辞，又多么不同……尔免我债，如我亦免负我债者……又不我许陷于诱惑！（求祢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耶稣曾在加里肋亚湖滨和在犹大两次允许信徒，永信不渝的诚心祈祷必被采纳。「你们求，必要给你们；你们找，必要找着；你们敲，必要给你们开」(玛 7:7)。为行这种永不会落空的祈祷，还有比这清清楚楚的七小节更好的方式吗？还有能更好地暴露并表现出人心的祈祷文吗？

第九节　拉匝禄的复活

耶稣在犹太的时期，不久就和他在世的生命一起结束。他大概是在三十年一月初到培勒雅，这里是二年前施洗者若翰宣告预言的地方。从四部福音的指示(若 10:40-42；谷 10:1；玛 19:1-3；路 13:31-33)，我们可看到，他在伯达尼或耶路撒冷附近住了一段时期以后，就旅行到了巴力斯坦的低地，或许也到了外约但高原，一共过了约十二星期，才经耶里哥回耶路撒冷。耶稣虽这样东奔西走，然而一如在加里肋亚时期一样，并没有中断了他的传道事业。似乎就是在培勒雅他宣布了那有名的劝诫：「你们竭力由窄门而入罢！」又说了那众宾客赴宴到得太晚的比喻，这些迟到的宾客只好留在门外暗地里，「那里要有哀号和切齿」。然后他又回来了，无疑是为了到圣殿过逾越节，但还有一件更秘

密更应实行的要务：「因为先知不宜死在耶路撒冷之外」(路 13:22-23；玛 7:13-14)。

当时在玛利亚和玛尔大的村庄伯达尼，有一个病人，就是她们的弟弟拉匝禄。两姊妹差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病了！」。这邀请显得很含蓄委婉。她们姊妹俩很认识耶稣，知道要打动他的心，言简意赅的请求，比一套哭哭啼啼，噜噜嗦嗦的哀求还好得多。是否耶稣当时还在约但河上游很远的地方或约但河东部的高原上呢？也不知是否差人走了以后拉匝禄的病势突然加重了呢？耶稣动身前还稽留了两天，在这期间，拉匝禄死了。但耶稣知道自己的能力，他有他的计划，「这病不至于死，只是为彰显天主的光荣。」

当门徒们听老师说了他的计划，要回犹

太，甚至要到耶路撒冷城郊的伯达尼去时，他们就惊呼着：「辣彼，近来犹太人图谋砸死你，你又要往那里去么？」可见去培勒雅是为了避祸起见。耶稣向他们保证：白昼的时刻还没有完，黑夜还不到的时候，他们是在光明中行走的，有什么可怕呢？但这些可怜的人还只是半信半疑。耶稣就又说：「我们的朋友拉匝禄睡着了，我要去叫醒他。」。于是他们想：暖！一个病人睡着了，这并不是不好现象啊！不言而喻，这就用不着再去了。巴力斯坦还有一句谚语：要能睡着，病就好了。因此耶稣只得更明确地向他们说：「拉匝禄死了。为了你们，我喜欢我不在那里，好叫你们相信」，并且，坚决地说：「我们到他那里去罢！」于是，称狄狄摩的多默见他已决意要去，就对别的门徒说：「我们也去，同他一起死吧！」

好多默！这句英气勃勃的话里涵蕴的爱和慷慨的成分比信德的成分更多些。他正是那样一个人；要相信基督眞的复活，就要求摸摸他的伤疤！可是，在这危险的清况之下，他能出头做这代表宗徒团的发言人，倒是大可人意。此外，我们看到这是他唯一一次出头发言。通常，伯多禄从不让任何人代表大家说话。这一天是否他不在呢？他是否没有一起到培勒雅去呢？有人这样猜想，并且也找到一个证据，就是这件相当重大的事，三部对观福音都没有记载，只有圣若望用第十一章整章来记述这件事。我们知道，最初的教理，都靠伯多禄所记得的为根据，因为他不在，所以圣玛窦，圣马尔谷和圣路加都没有了根据，只好就都不写了。但有人主张三部对观福音之所以未曾记载拉匝禄复活一事，其原因是怕记载了，可能引

起犹太人杀害拉匝禄，玛尔大和玛利亚。迨至圣若望写福音时，耶稣的伯达尼三友人大概已去世，因此，圣若望便无所畏忌地记载了这件事。

「耶稣一到了伯达尼，得知拉匝禄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伯达尼靠近耶路撒冷，相距约十五『斯塔狄』，因而有许多犹太人来到玛尔大和玛利亚那里，为她们兄弟的死安慰她们。玛尔大一听说耶稣来了，便去迎接他；玛利亚仍坐在家里。玛尔大对耶稣说：「主你在这里，我的兄弟决不会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天主求什么，天主必要赐给你。」耶稣对她说：「你的兄弟必定要复活。」玛尔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时，他必要复

活。」耶稣对她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信从我的，即使死了，仍要活着；凡活着而信从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么？」她回答说：「是的，主，我信你是默西亚，天主子，要来到世界上的那一位。」

她说了这话，就去叫她的妹妹玛利亚，偷偷地说：「师傅来了，他叫你。」玛利亚一听说，立时起身到耶稣那里去了。当玛利亚来到耶稣所在的地方，一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向他说：「主！若是你在这里，我的兄弟决不会死！」耶稣看见她哭泣，还有同她一起来的犹太人也哭泣，便心神感伤，难过起来，遂说：「你们把他安放在那里？」他们回答说：「主，你来，看罢！」耶稣流泪了。于是犹太人说：「看，他多么爱他啊！」其中有些人说：「这个开了瞎子眼睛的，岂不能使这人也

不死么？」

耶稣心中又感伤起来，来到坟墓前。这坟墓是个洞穴，前面有一块石头堵着。耶稣说：「挪开这块石头！」死者的姐姐玛尔大向他说：「主！已经臭了，因为已有四天了。」耶稣对她说：「我不是告诉过你：如果你信，就会看到天主的光荣吗？」他们便挪开了石头；耶稣举目向上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俯听了我。我本来知道你常常俯听我，但是，我说这话，是为了四周站立的群众，好叫他们信是你派遣了我。」说完这话，便大声喊说：「拉匝禄！出来罢！」死者便出来了，脚和手都缠着布条，面上还蒙着汗巾。耶稣向他们说：「解开他，让他行走罢。」(若 11:17-44)

这一幕，在若望的经文中，其眞实，确切和生动，都同样足以使人惊叹。一位小说家，也不能不注意到，玛尔大和玛利亚这两姊妹，在若望福音这一段所表现出来的，和圣路加对他们心理的描写，完全相同(见本书第六章第六节)：一个主意比较坚强，当然对耶稣也信仰，但有一种女人的固执，有时也不免透着有点抗拒；另一个则很温柔，很专心，死心塌地的信赖和服从。圣路加未曾记载拉匝禄的复活，圣若望未曾记载耶稣住在伯达尼的情景，而两种福音不在一种场合所表现的两姊妹的性格竟这样一致，可见他们所记的实是眞人眞事，也可见福音的证据是多么眞实。至于描写耶稣的心理也是同样精细：耶稣对朋友的死也很动感情，也流下眼泪来了。在全部福音中我们看到这几乎是他唯一的一次流泪，另外还有一次就是在他

预言耶路撒冷可怕的命运时掉了泪(路 19:41)。更神秘的是在他行奇迹使拉匝禄复活的时候也感动得发抖，如像是他的神性使他的肉身颤栗了！那些具体的细节也很可注意：如那位很实际的玛尔大指出说：「已经臭了！」考古学对于当时葬埋法的详细考证，都无关宏旨。在伯达尼地方建立起来的小村庄名拉匝禄村(Ei-Azarieh)，它这名称保存着这奇迹的纪念。谈到这奇迹，人家还指出一个墓穴，不过丝毫不能保证这就是耶稣喊拉匝禄出来的那个坟墓。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在巴力斯坦有很多这样的坟墓，它们和许多画家为了表现这一幕所画的古墓毫不相像。那是从整块的岩石中凿进去的，就像一间小房子一样，前面常常有一个入口，门口用一块大石头封着。尸身放在里面；并没有棺材，只是缠着细带，带外或多或少涂着各种香料。

我们很可想象，四天之后，那气味是够难闻的了。

这是福音中最有名的事迹之一。耶稣在加里肋亚也曾行过类似的奇迹(见第四章第二节)，但一般基督徒心中似乎对这一次的复活奇迹有更深刻的印象，这也许是因圣若望的经文描写细致优美之所致。

这一幕放在若望福音中的那个地方，也有第一等的重要性。诚如福音所说，这些事使耶稣的敌人决意要陷害他，因为在那城门边，众目睽睽之下行这奇迹，好像他有意使迟早要爆发的事件，现在就让它爆发似的。其实还不仅如此，这事还有一种超性的意义。在耶稣将死前几天，自己断言：『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这话实在具有极大的意义。在拉匝禄身

上，死只是一件暂时的事情，并没有打断生命的进程：经过黑夜的门，光明许给了有信心的人。拉匝禄的复活是基督之神性的最后一个证据，它也预告另一个更大的奇迹，就是耶稣自己的复活，且表示着耶稣对于死亡，获得了确定不移的胜利。

第十节　两次预言受难

耶稣在伯达尼过了不多时候，就离开了欢喜若狂的玛尔大，玛利亚和她们的复活的弟弟，向北到了厄法因，距伯达尼至少有四十公里的路程。也许是他想恰正到逾越节那一星期，才在耶路撒冷出现；也可能是他想在还光秃的高原上，尊严肃穆的环境中，给门徒一些崇高的教训，似乎他就在那地方教了天主经。他当然不会直接取道耶路撒冷或其近旁，因为

在那里监视网布置得极其严密。因此他就不得不绕道经耶里哥及约但河谷，而回来时也就走这条路。他在厄法因小作勾留，就又动身回耶路撒冷。门徒们陪着他，对他的冒险愈来愈感惊慌，恐惧不安地跟随着他。到了一片盘亘着一道险阻的丘陵的平地，耶稣就对他们讲话，在他们右边，耶路撒冷正在等着他们。他们眼虽看不见，心里已呈现出那个雄踞在高原上的都城，下面是三层阶梯似的一直达到约但河谷和死海的壕堑下。

「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于司祭长和经师；他们要定他的死罪，要把他交给外邦人；这些人要戏弄他，唾污他，鞭打他，杀害他；但三天以后，他必要复活」(谷 10:32-34；玛 20:17-19；路 18:31-34)。耶稣说这样的话已经不是一次了。在加里肋亚，他已明白地说过两次(见第四章第十

一节)。就在伯多禄公开承认他为主，他庄严地封他「你是伯多禄，在这盘石上……」云云之后，就开始教训门徒说「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长老、司祭长和经师们弃绝，并且要被杀；但第三天必要复活」(路 9:22；谷 8:31-33；玛 16:21-23)。第二次就在显圣容的那庄严的一幕之后，为了使门徒对这事不要作错误的解释，他又重述了这神秘的预言「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中，为人所杀；被杀以后，过了三天，他必要复活」(谷 9:30；路 9:44，17:25)。这第三次的预言比前二次还要清楚，说得还要详细，但另外两次一样，那些听见的人也还是不明白。

「他们不明了这话，这话为他们还是蒙蔽着，不叫他们了解」(路 9:45) 。人对于不喜欢的事总是不大能了解。在他们周围，美丽的大自然正展开使人忘忧的春景，平原上的麦子正那

样葱郁，在教历正月(犹太人教历正月，称为「尼散」N san，约当阳历三月杪至四月初，逾越节大庆日就在这月十四日晚间开始举行。)新月节的夜间，到处高山上正燃着欢乐的火，白头翁，蝴蝶花，芦苇正布满在道旁，尤其是他们的老师正在那里，生气勃勃的，比任何先知都更有能力，死亡也受他的支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能相信他一生中会碰到这样的悲剧吗？

以后犹太法典中说到：「天主没有允许了依撒格做为牺牲，他能让他的子被杀而不使天翻地覆吗？」宗徒们可能也就是这样想法，这就使他们心安一点，不致更加忧虑。也许这时他们心中必更深信，默西亚的统治当是光荣的而不是受辱的，甚至认为他们这些最初的信徒，能得到更高的位置呢！宗徒们的不了解，眞有点令人啼笑皆非。「载伯德儿子的母亲——也许就是那位曾以钱财帮助过耶稣的撒洛

美——同自己的儿子前来，叩拜耶稣，请求他一件事。耶稣对她说：「你要什么？」她回答说：「你叫我的两个儿子，在你王国内，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玛 20:20-24；谷 10:35-41) 这话便足以证明，人还一点都没有了解；既不了解最后的要成为最先的，也不了解凡想在天国中占最高的位置者，在这地上要居最卑贱的地位，「就当作众人的奴仆！」可是耶稣并不介意，对这种无知也并不动怒。天主之仁爱的宽容是无限的。对完全盲目者，常使他有得见光明，获得罪赦的机会。不，他只是重述了一遍他已说过的话：「因为人子，不是来受服事，而是来服事人，并交出自己的性命，为大众作赎价」(谷 10:45；玛 20:25-28)。他是要用依撒意亚，达尼尔和若干圣咏中预言过的受苦默西亚的影像，来和他们心中所想虚荣的默西亚的

影像作对比，使他们得以认识清楚，默西亚是一位牺牲自己为世人赎罪的救主。不久，在最后晚餐时，他又以更完美的方式重述了这意思：「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牺牲；这是我的血，为你们而倾流」。在这时候，这些人也还是不懂。

可是，伯达尼的玛利亚，对这些事已经不再是那样茫然不解了。她倒不是受理智的引导而是凭直觉懂得了的。这种直觉，正是女性天才的表现，也是心声的流露。她用一种行动，证明了她老师的预言，并证明了她已经了悟。

过耶里哥时，耶稣曾治愈了两个盲者，又在那善良的税员匝凯家吃了饭。过了耶里哥，就到伯达尼。上耶路撒冷去有两条大路可走，伯达尼就在其中的一条上。一个人来求耶稣到

他家去停留，这人名叫西满，据说是个曾患癞病者，无疑地也是受过默西亚奇迹之惠的了。若望福音确切地说这次晚餐时「在逾越节前六天」，而这一年的逾越节是在星期五，因此，耶稣在西满家吃饭当是在星期六——似乎是三十年四月一日。安息日并不禁止丰盛的筵席，尤其是晚餐，更可以特加丰盛。

晚餐开始了，玛尔大在侍候客人，和往常一样地尽心，忙迫，殷勤（这里我们又看到她的性格，和前两幕中所表现的一样）；她也许是穿着细麻纱的长袍，带着金首饰；还把头发打成辫子。众宾客当然是照习惯躺在一种床上而不是坐着的。许多画家都画成坐着的，实在是没有察考清楚了犹太人当时的习俗。复活了的拉匝禄也在座。当时有一个女人出现了，手里拿着一个白玉瓶。这就是拉匝禄的另一个姊

姊，那好沉思而热情的玛利亚。福音中这是第三次提到她，在这次，把她整个的性格完全描写出来了。瓶里「盛着极珍贵的香液」。她走近耶稣，「打破了玉瓶」，据马尔谷和玛窦说是「把香液倒在耶稣的头上」，而圣若望以为是「「敷抹了耶稣的脚，并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屋里便充满了香液的气味」。

但在座的有一个人喊起来了：「为什么要这样浪费香液？这香液原可以卖三百多块银钱，施舍给穷人！」。说话的就是那管着默西亚和十二宗徒公共钱袋的犹达斯。照圣若望说，他还不诚实地从中窃取。他说这话时大概是声色俱厉，同时也有几个别的门徒都一起谴责她，这时玛利亚茫然不知所措。耶稣就说「由她罢！你们为什么叫她难受？她在我身上作了一件善事，因为你们常有穷人同你们在一起，

你们几时愿意，就能给他们行善；但是我，你们却不常有。她已做了她能做的：提前傅抹了我的身体，是为安葬之事。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福音无论传到全世界什么地方，必要述说她所作的事，来记念她」(若 12:1-10；玛 26:6-13；谷 14:3-9)。

最后一语所包含的预言实现了。这位具有伟大信德和崇高的爱，解开头发来替基督擦脚的女人，直至今日没有一个基督徒不记得她，不尊敬她的。

她这举动，对观福音中的两部和圣若望都加记载。并且由于心里及当时习俗的精确描述，我们可以看出这举动显现事实而决非杜撰。在整个近东，和在罗马一样，要向宾客表示尊敬时，就用香液倒在他身上，这正是当时

的习俗。玛利亚所拿的那种盛香油的瓶，我们就知道有好些同样的，在埃及，叙利亚，希腊以及庞贝(Pompeii 罗马帝国的一座古城，在意大利维苏威 Vesuvius 火山之麓。公元后七十九年，火山爆发，该城遂被掩埋在灰烬喷石之下，而该城之建筑物亦因此得以保存至今日，考古学家发掘时，能寻获该城一如被毁时之原状。) 都能找到。瓶的颈很长，所以玛利亚就把它打破，好让香油流得快一点。而博物学家大普林尼(Pliny the Elder，著名的拉丁自然学家，着有三十七巨册的自然科学史。当公元七十九年维苏威火山爆发掩埋庞贝城时，大普林尼前往观察，不意距离太近，以致被火山所喷出之天然气及热气窒息而丧命。) 告诉我们，要保存一种东西使它香味不走漏，当以白玉做的器皿为最好。玛利亚所用的香油是由甘松(甘松是一种棕色纤维小植物) 压榨制成的，要用大量的甘松才能制成几点香油，这算是液体香料中最珍贵最时髦的了。有人也造一些廉价的仿制品，所以圣马尔谷和圣若望都特别指明是「极珍贵的」。随着品质的高下，每斤自五十

以至一百五十银元。

至于心理描写的精密，只要想一想犹达斯那个人物就可深信了。这人因贪鄙的念头而出卖老师，耶稣曾肯定地指出。而照圣马尔谷和圣玛窦的记载，在这一幕之后，他立刻就去和他老师的敌人商议负卖他了。我们很能看透这人，能看到他决定阴谋诡计的心灵深处。他的动机，是否就只是圣若望所说他的贪鄙和不诚实呢？以后我们再设法来分析清楚这个叛徒。在前一年，恰从特拉克尼回来以后，基督不是就对宗徒们说过吗？「你们之中有一个是魔鬼！」以后几天中，我们将看到犹达斯就充当着魔鬼的角色，他在伯达尼耶稣受着膏沐那一幕中已表现了魔鬼的心情，他的秘密在这里已向我们泄露了一点(见注 6.4 玛达肋纳的玛利亚，加里肋亚的罪女和伯达尼的玛利亚是一个人吗？)。

耶稣在伯达尼受膏沐这一幕，尤其可作为一种表征，作为即将发生的大事的预兆。玛利亚之膏沐耶稣是在「预备他的殡葬」；这样看来，只有她已看清了不久要在世人眼中显出的奥秘。是否也就是这同一种为爱所激。同一种对奥迹的直觉，引导她第一个到耶稣所葬的坟墓中，而发现其中已经空了呢？我们不知道。不过，她的直觉实在叫人惊奇，而当我们想到八天以后，另一次膏沐耶稣由十字架上卸下圣尸的情形时，她在那晚餐时以香油膏沐耶稣的动作，也实在使人耸然有动于衷。



这是赫叩列斯 Heracles 或 Hercules 的雕像，它是古希腊时代的艺术作品，至今保存在伦敦不列顛博物馆 BritishMuseum 内。赫叩列斯是那时希腊神话中的一位神化的英雄，极受当时希腊和罗马异教人的爱戴。他很表示出耶稣基督时代罗马帝国的异教精神。赫叩列斯是力，毅勇和胜利的象征；他具高大的身材和惊人的力气；因此人称之为「力神」。他因神后赫拉 Hera 的缘故，得了疯狂病，在迷乱中杀了他的妻子和孩子。后被送到我里斯色 Eurysthes 王那里去服役，要在十二个月中，完成十二件巨大工程才能恢复自由。在他的面容下显示出希腊罗马异教的强大能力。虽然他具有强大的力，然而这力是一种肉体的力，致使面部表情带有一种忧郁；这异教的力是不认识眞正快乐的。内在的眞正愉乐，只有基督才能给予人类。



图示；双眼被掩缚，冠冕将坠落的这个妇人，究竟是谁呢？她是没有承认基督的犹太教会的象征，她的双眼被掩缚，是表示她盲目地演出了惨害默西亚的悲剧。快将坠落的冠冕是象征天选民族的特恩特权的丧失了。因为她拒绝接受基督给她教会订立的神国的新约，她的特恩特权就丧失了。这幅图是从法国里姆斯 Reims 大堂的雕像上照下来的。中古世纪的雕刻家屡屡在基督像两旁，置有两个女像，一个双眼被掩缚，表的是盲目的犹太教会，另一个神情奕然，头带王冠，一手执杖，一手持爵，表的是新生的基督教会。

第七章反对的目标

第一节　「人而天主」和他的命运

到了三十年的三月底，耶稣要教训世人的一切，主要的都已经完成了。余下的只有为确定，证明其福音的价值而要做的最后一件大事，即活天主的自愿牺牲。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段时期内的生活和前两年内的生活，大不一样。那两年的生活，是充满了光明和喜乐，以及传教成功的慰藉。而在最后这崇高卓绝的一星期中，仇恨则日增一日。疾风知劲草，乱世识忠臣，在苦难与死亡的骄阳下，默西亚的眞面目才完全显露了出来。

在基督的生活，为人，教义，与福音中将

要述说的加尔瓦略山那一幕悲剧之间，有一种绝非偶然的关系存在。一个人的死很少是偶然的，很少不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很少不表示他生命的某种意义。一位诗人 (利尔格 RainerMariaRilke 当代的德国大诗人。) 曾用这样美妙的话来祈祷：「主啊！愿你赏给每个人各有其死，赏给每个人各有其伟大的死！」耶稣比任何人都更「有其死」。耶稣的死是他生活的解释，耶稣的死是天主许给人类的救赎。因此，不仅如那老人西默盎受天主默示而作的预言中说的，从他诞生就带有其死，而是在无始之始天主的预定中，从亚当和厄娃犯了罪以来，就已带了他的死了。他死亡的原因：是他对世人所表现的不屈不挠的态度，尤其是他要实现的天主圣意的决定。

关于耶稣和耶稣的教义，已经有过预言，

要成为「反对的记号」(见第二章第六节，路 2:34)。人对他的教言之激烈反对，已足可解释使默西亚似将颠蹶的悲剧。但在自知其命运的耶稣及其信徒看来，上述的反对不过是致耶稣于死的次要原因，而反对耶稣的人不过是置耶稣于死的工具。当基督之死的预感促使伯达尼的玛利亚用珍贵的香油和着眼泪洒在基督的脚上时，犹太人的那种阴谋已经准备好了，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已。无疑地，在那些司祭长和经师们想起来，对这样一个专说些逆耳的话的人，采取严厉的态度，是极有理由的。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恼恨所造成的结果，是他们自己的失败，是他们的诫律及诡计的整个跨台。

第二节　耶稣的福音

一切宗教，都致力于对宇宙间全人类这幕

戏剧提出一个解释。人心所要求于宗教的，首要是藉以了解，或至少是藉以承认人生之谜。文明之互相嬗递的各种形式，其主要的特征，就来自这种对世界的看法，这种「世界观」。一个埃及「中王国时代」的人，一个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人，一个唐代的中国人，一个康德(Kant，1724-1804，德国大哲学家。)的读者，当然在他们的知识，习惯及专门学问方而都有不同，尤其是对他们人生的看法更不一样。各种学说之彼此抵牾是为此，世上各种冲术突之不可调解也是为此。有许多次的战争，起因是为了宗教上的一端小事，是为了一条教义的讲法，是为了一个名词，有时甚至只是为了一个介系词；但究其实，一个名词，一个介系词，还是能包括人的命运和人生观。

耶稣以言语和行动，成了当时一位大无畏

的改革家，在宗教的事情上，敢于给人一种新的思想法则。他认定自己提出了一个直到他为止尚无人知道的真理。他以一种只能使人看作是非超性即狂妄的权威，超越了以前人所教训的一切。他的为人和他的教义会引起激烈的反对，倒并不奇怪，这种反对竟拖了两年才表露出来，或者若竟没有起任何反对，那才奇怪呢！

在历代基督教徒口中提纲挈领所谈的福音，是一个全面的教义。它以最简单的方式，解释了一切人生的奥秘。道德和形而上学可以在其中找到基础，人心中最湛深的知识也都在其中表现出来了。在其中可以引伸出一种政治学，也可以引伸出一种社会学。要想用几页文学把他综述无遗，简直是一种妄想。从这包含耶稣福音的四卷小册中，历代的人取出了不竭

的力量。其中每一小节，也许每一个字，都曾给人解答了使人焦虑不解的问题。这是「生命的泉源」，文明在此汲取，灵魂由之振奋。福音的内容是如此之丰富浩繁，致使我们只能粗述其概要，藉以明了耶稣的福音如何造成了上述的反对，这反对如何造成了反对最高的目标。这反对最高的目标就是在四月的一个晚间，在加尔瓦略山的岩石上，高竖起来的十字架。这十字架成了反基督阵营之失败的最高标志，因为基督藉着十字架完成了人类的救赎。

首先，这世界观出于一种启示。天主藉着他的选民，已开始逐渐地以眞理教人，不过尚未臻于完成。这启示最后的一句话是由基督说的。「只有那在父怀里的独生者，身为天主的，他给我们详述了」(若 1:18)。因此耶稣是知识的「唯一导师」(玛 23:8-10)。但人并没有了解他教

训的意义，只是到他死后，「当那一位真理之神来时，他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真理」(若 16:12-13)：天主圣神，振聋发聩，能使人充分了解这启示的意义。

父，子，圣神，三位一体的天主，创造了人。他并不把人造成什么行为都受决定，受一不可抗的命运的羁扼。正相反，造化的最后目的是具有良心和自由的人，而这人应使用他的良心和自由发见天主并爱天主。因为天主是善的，是无限地善的；他是一位父。世上的一切可见之物都显示他的善，显示他的计划的卓越。人赋有特别的天职，应神奇地认识这圆满的和谐。人在未犯罪时的纯洁状态中，分享天主的生命。他所当重新寻求的也就是天主生命的分享。事实上，他已经无分于天主的生命了，因为他犯了罪，违抗了天主的命令；并因

此把死的困扰的种子，引进这世界和他本身之中。他所遭受的一切祸患，以及在天主台前显著的失宠——死亡——是他犯罪的逻辑的后果。因此，死亡和罪恶是同义的——如圣保禄所说：「死亡的毒芒，就是罪恶」——正如罪恶和混乱，罪恶和不义，罪恶和痛苦都是同义一样。

可是，天主以其不可思议的仁慈，矜怜他所弃绝了的人。父决定差遣他的子来到世上，这子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圣言」，他降生成人，和我们每个人完全一样。这位基督，这位默西亚，意即「使者」，「受主傅圣油者」，他的任务，是两方面的：他就是耶稣，降生成人的天主第二位「圣言」，他第一种任务是教人一种救灵的教义，第二种任务是实现一个可资仿效的尽善尽美的榜样。因此，伦理学和神

学合为一物，这是整个基督教义最根本的一点。基督信徒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再分享天主的生命。犹如接树一般，藉着基督而同天主结合，要「存在于耶稣基督内」。

耶稣不仅只是给人提出了超人的教义，不仅只是给人树立了超人的模范，他还为了补赏世人的罪而舍弃了自己的生命，作为赎罪的牺牲。他用自己的血赎回了那堕落了的受造物，并为每个人再开了施恩之门。此外还藉着自己耻辱的死亡，教训人要轻视世上的尊荣，而把世人所轻视的谦卑和牺牲的道德，放在第一等的地位。他生前战胜了罪恶，并以他的死战胜了死亡，他又复活了，终于给了人一个最后的预诺，允许人奇妙地虽死犹生。信他的人，由于这种预诺，只要模仿受苦的基督，模仿十字架上的基督，就有与基督一同复活的权利。

这种与基督合一，如何能达到呢？为达到这种与基督合一的眞正努力应该是属于内心的。因为天主只看人的内心而不看人的外表。礼仪当然也并非无用，因为它可以规范人，使人的软弱得所倚傍，但究竟并非主要。宗教信仰的外表是不够的；正相反，那种伪善实为天主所憎恶。「当你施舍时，不要叫你左手知道你右手所行的……当你禁食时，要用油抹你的头！」(玛 6:3-18) 当你自己眼里还有一根木梁时，不要妄想去掉你兄弟眼中的木屑！要求人努力的第一步，是要想到自己的卑贱。其次，要模仿耶稣，就要致力于「自求完善，正如父的完善」，并且要自己革面洗心。

内心的改革！这确乎就是耶稣之教训的全部要义。福音中所说的「要悔改」，在希腊文原义就是「要改变！」(按希腊文 Metanoette)「归化」(按希

腊文 Metanoia，按拉丁文 Mutatio mentis) 的全部意义，就是整个的回头改过，要内心整个作一转变，行为上的改变是还不够的；要在那良心的最深秘处，把恶连根拔去。我们的行为，是在那内心的深秘处，经过本能和情欲的骚动而决定的。这种悔改，是要经由对天主神圣榜样的模仿，而使内心「神化」。所以，不只是在有了实际行动之后才应该对你的行为负责任，而是只要带着邪念注视了一下，也应该负责任，不只是带着邪念注视了一下才应该负责任，就连心中起了一个飘忽的念头，灵魂自觉不复圣洁灵明，而为尘世肉欲所牵累时，就应该开始负责任了。

这种改革的方法是什么呢？可以归结为三点：「信德」，「弃绝自己」，和「爱德」。信德是一切基督徒之努力的第一个条件：「天主的正义是源于信德，而又归于信德」(罗 1:17)。信天

主，信他的照顾，信他所安排的不可思议的计划之贤明。信基督，信他超性的使命。信圣神，信他启示了对一切事物之至高的解释，此其所以对圣神的亵渎为不赦之罪。人可以自由地信；人可以准备自己获得信德，但是信德仍然是天主所赐的一种恩宠，对他人只不过能藉其善意做接受的准备而已。信德若坚强有力，就可以「使山陵跳跃，移山入海」(谷 11:23)：信德为我们是一种极大的力量，因为天主看我们的信德答应我们所求的一切。

人要实践由信德在灵魂中生长出的德性，就应该舍弃自己。凡属于地上的，人性所需要的一切，都要抛弃。要斩断生活上舒适享受的羁绊！要不受金钱的支配！金钱是一切物质享受之显明的标记。要摆脱情欲和邪淫的统治，摆脱凶恶和罪孽的控制！

最后，比上述两种诫命更重要的是爱德。因为在爱德内潜在地包含着上述两种诫命。这爱德的诫命是绝对的，普遍的。从爱之最高对象——天主——起，直到最卑微的最堕落的人为止，都在爱的范围之内。如果第一条诫命是要爱天主，第二条「和它相类似的」就是要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而谁是近人呢？不论是谁。这个在我面前经过，面目可憎的路人，这个陌生人或那个我极熟识的人都是我当爱的近人，甚至那个我恨不得打他两拳踢他两脚的敌人，也是耶稣吩咐了要我去和他抱吻表示和好的，也是我所当爱的近人！「我若能说人间的语言，和能说天使的语言；但我若没有爱，我就成了个发声的锣，或发响的钹！」(格前 13:1) 这诫命眞是难守，和我们的本性偏向完全相反。

努力到末了，信者将得到他的报偿。或者可以说，他已经有了报偿了，报偿就出于这种努力本身，这努力就已神秘地成为报偿了。那些实践耶稣教义，以耶稣为榜样的信徒所将达到的「天主的国」，究竟是什么呢？它既是内心的，也是可见的，既是现在的，也是将来的。它是内心的，因为凡是努力使基督的平安为王于自己内的人，他自然在心中就获得了天国。它是可见的，因为它从基督徒身上能表现出来。它是现在的，因为上述两方面内的天主之宰制无时无刻不在表现出来。但又是将来的，因为有那样一天要到来，那时确切地稗子和好麦子要分开，恶与善要分开，不义和正义要分开「当人子在自己的光荣中，与众天使一同降来时，……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如同牧人分开绵羊和山羊一样」(玛 25:31-32)。那时「义人

要在他们父的国里，发光如同太阳」(玛 13:43)，而恶人则将入于「永火」，天国从世间开始，完成于永远中。

最后，有一种人的组织，负责保持并传扬这启示，这就是「教会」。圣教会是天国的肖像，圣教会是天国的起始，圣教会是正在发展中的天国。一切人都可进入教会，没有例外，也不分种族及国籍，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接受耶稣的教义，并且要努力使自己与基督完全同化，这样就能分受基督的功劳。圣教会守护着原于福音而生的宗教典礼——特别是圣洗和圣体。这种典礼把一切愿「结合在基督之中」的人都团结在一起，彼此成为超性的兄弟，相亲相爱。它是独一无二的，永恒的，因为耶稣说过：「天地要过去，但是我的话，决不会过去」(玛 24:35)。

这就是一位基督信徒的生活大纲，同时也就是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人生好比一幕戏剧，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主角，又是热切的观赏者。这幕戏剧的意义就在此：要用你的理智和感情，努力使自己的价值和耶稣牺牲自己为人类获得的价值合一，要使自己「神化」，要在这地上建立起天主的国，这不是别的，这是要人的灵魂在爱中互相结合。这道理不是某一派的教义，而是这位圣德昭著，智慧天纵，堪为师表的人所传的福音，这一些还用得着再提吗？他的门徒和他一样地曾提出了他所行的许多超自然的事迹，作为他所具有之眞理的不可争辩之证据，而这些事迹也是基督信仰的一部分：自然的力量和人心的秘密一样都不能逃出他的掌握。从此看来，不仅耶稣的道理，就连耶稣的人位和耶稣所行的奇事，这一切的一

切，都成了耶稣所预言的「反对目标」。

第三节　永久的反对

「自有人类以来，直到基督降生成人之时，我们现地所称的基督宗教，其实就未尝没有存在过。圣奥斯定很深刻地指出这一点，实足以阐明「反对的目标」。对一位基督徒来说，耶稣的福音不是一种革新，不是一个天才脑子里产出来的哲学学说，而是远胜于此的天主之启示；它不是表示「一端」眞理，而是确定地表现那唯一永恒眞理。这永恒的眞理，在过去，人也想望过，窥测过，有时也接近过，但从来没有完全发抒出来过，并且，不仅是耶稣的福音远胜人类的学说，而不属于时间空间之范畴的耶稣本身更远驾乎全部人类以上。那救赎的工程，并不仅仅是明确可知的某时某地

产生的一个历史事实，而是在人心深秘处所演出那永恒戏剧的永恒要素。巴斯噶 (语出巴斯噶的一篇佳作耶稣的奥迹 LeMysteredeJesus。这是一个关于耶稣苦难的热心默想。耶稣的奥迹一文载在巴氏的宗教思想 Pensees sur la Religion 中。) 曾写道：「耶稣所受那临终之苦，将直到世界的末日」。无论何时人所犯的每一条罪，可说都是把十字架上耶稣手中的钉更敲深了一些。

这样我们就能看出了耶稣所遭反对的最主要原因。我们无疑地可以用历史的观点，从基督当时的外教主义及宗教思想中，找到和基督教义彼此抵牾的成份，但这难道能做为首要的有确定意义的解释吗？对耶稣其人及其教义，有一种永久的反对，实不仅是当时的犹太人如此。而现在反对福音之诫命的运动，也无非是当时对活耶稣所施愤激狂暴的回声。

对基督的恼恨是永远存在的。在他受审及受难时，我们自可极清楚地看出这种恼恨的表现。但这种恼恨就只是当时一时的吗？谁敢说在今日就找不到一群人，也像当时在比拉多衙门的群众一样可厌恶地叫嚣着：「钉他在十字架上」吗？一位整个生活及全部教义唯以爱为事的人会遭到这种恼恨，实显得不可理解——或毋宁说，假使我们忘记了所有的人在他们心灵深处，都隐藏着那些决定其行为的罪恶之倾向，这种恼恨就显得完全不可解了。

耶稣以他的生活和道理永远继续不断地在判断着人，强使人做自己所最不喜欢的事，强使人看到自己的贫乏微贱和可怜。我们当中，谁不受到他的诛心的批评呢？谁不知道自己老想给人一个错误的影像，总想使别人把自己看得比本来面目更好一点呢？谁不妄想爬到第一

流的地位？谁不想把自己所不愿负的重担加之于别人呢？又谁不懂得所谓「心硬如铁」是什么意义呢？耶稣所教训人的一切，都和人之随着情欲的自然趋势正相反对。凡一切眞正堪称为「道德理论」的，无疑地本来都有这种性质；但却没有一种理论像耶稣的教义要求英勇地舍弃一切，要求在生活上拂逆其本性而行。

耶稣这种审判者的态度，这种丝毫不容妥协的道德改革者的态度，才是他所以招致反对的根原。在今日还是这样，好多人之放弃基督教的信仰，倒不是为了哲学上的理由，而是因他们的生活不能符合福音中的诫命。首先一意与耶稣为敌，千方百计必欲陷害他的是什么人呢？是法利塞人。为什么？让我们回想一下，那些法利塞人的代名词：「伪善者」，「粉饰的坟墓」…让我们想一下，这些人道貌岸然，习

惯于别人的尊敬，恭维，有那种所谓「善人」的不可更改的骄傲自满。当耶稣予以无情的谴责时，会引起他们何等的反感呢？他们躲在礼仪的护翼下，自信就可以安身，不受攻击了；而耶稣却揭露了他们的假面具，让人赤裸裸地看清他们的眞面目。我们还很可想象到，那些控告淫妇的人，当耶稣说：「让那觉得自己没有罪的……」那一句短短的可怕的话像一条鞭子似的重重地打在他们心上时，那些人有了什么样的感觉？犹太人可用来打击耶稣的神学上政治上的理由，都还是后来的。他们最初，最根本的恼恨，乃产自对耶稣揭发其阴谋而生的愤怒。试想，我们对一个揭穿我们不可告人的秘密者是抱有何等的愤怒呢？而若在我们良心中有一个声音与那控告者又相呼应时，这愤怒便更不可遏制了。

在这种意义之下，我们可以说耶稣是遭到了先知们照例遭到的命运。在旧约中，有多少受到天主默示的先知，因为直言不讳，直道而行，而遭到了杀戮！「「被石头砸死，被锯死，被拷问，被利剑杀死」(希 11:36)，或至少是被囚禁，这就是他们照例应遭的命运。耶稣不是就曾激昂地对犹太人说过吗？「你们是那些残杀先知者的子孙.....」(玛 23:31)在约雅金 (Joakim 犹太国王，公元前 608-597，他曾派兵往埃及追捕逃避在那里的乌黎雅先知。先知被捕获而押解回犹太，国王把他杀了。)王的时代，先知乌黎雅 (Urias 和耶肋米亚先知同时代的一位先知。因了揭发国王约雅金的过失，并且预言了未来的灾患而被国王所杀。) 不是就殉道而死了吗？耶肋米亚不是因为他的同胞们受不了他老是——正当地——责骂，就把他杀死了吗？而施洗者若翰的遭遇，最根本的原因还不是因为他谴责了一个淫乱的女人，而激起她的怨恨吗？耶稣比别的一切先知都更敢

于说话。为攻击他而联合起来的一切反对的因素之中，我们认为最根本的理由，就是「恶」对于「善」，「黑暗」对于「光明」的自古已然的恼恨。

第四节　奇迹问题

应当注意，耶稣同代人反对耶稣，现代人也反对耶稣，然而他们所以反对的原因则大不相同。耶稣的福音，不仅包括他给人讲的道理，也包括他的实际生活，此外还包括他为证明自己的道理所行的奇迹。这些奇迹比他的道理和生活更为人所反对。

奇迹和福音的要义相联。这是不能否认的。从文字考订的眼光看，四部福音中记载耶稣奇迹的各段和其余一切部分是同样可靠的，

文字，笔风是完全相同的。它们和整个叙述的线索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并且如果承认这些奇迹，就可以解释那些完全合理的后果，而若否认这些奇迹，其后果就变得不可理解：例如纳塔乃耳的归化就是这样情形。基督的敌人，如黑落德 (玛 14:1-23)，法利塞 (若 11:47-48) 人，也都证明了奇迹的眞实性，虽然有人说耶稣「是仗赖魔王驱魔！」(玛 9:34)但从没有人说他「是一个江湖术士！」

耶稣自己也拿奇迹作为他负有天主所赋使命的证明。「我所行的这些工程，为我作证：证明是父派遣了我」(若 5:36)。在全部福音中四十一次提过这种「奇事」、「异事」、「怪事」、「能力」、「表证」、「事业」，用这些来证明他超性的能力（其名虽异，其实则一），还有许多次的预言，还有洞察人心的隐念，以及其他异乎

常人的表现，在此不谈了。因此，如阿娄 (Allo 神父，当代的圣经注释家和神学家，以发表多种研究圣若望之著作而闻名。) 神父所说：「要做一个天主教徒，就不仅要信奇迹的可能性，并且要相信在历史上实在有若干超性的事迹——奇迹——特别是更该相信福音中所记的奇迹」。

可是，现代的人反对福音，大部分并不是反对其中所包含的道德教训，而是不能承认充满耶稣一生的那些无法否认的奇迹。「在现时，对许多人来说，这些奇迹不但不能促进他们的信仰，反而适足以妨阻他们的信仰。现代人的理智，是在所谓「科学」的模型中铸造出来的，见了一个奇迹就觉得很不舒服。即在那些并不怕超性事物的人，也可猜想到他一定会感觉困惑，迟疑，不定，要问「为什么」(摘自弥牛

Mignot 神父所著的「论圣学研究之集函」Lettres sur les etudes ecclesiastiqss 119

页。)，要说「也许是」。而对基督圣教的信仰很陌生的人，自然更加如此了！

对耶稣的奇迹，怀疑的人所采的态度颇不一致：自纯粹「理性主义」者的嘲笑否认，以致「教条主义」者的半受半拒，五光十色，迷人眼目。教条主义者如勒农，他虽承认奇迹是可能有的，但却否认福音中所述奇迹有任何价值。对怀疑耶稣奇迹的谬说，在此不必一一地加以讨论了。因为这些人所提出的种种解释，都是无关重要的，因为否认奇迹的每一条解释，都是努力以自然原因，或所谓自然现象之现代科学的理由加以解释。这些「解释」中，有些幼稚的可怜，如说它只是一种骗人信仰的欺诈。另外有些解释比较精巧，是引证心理的能力，说明暗示，信心，可以使人病愈。这种说法固然是解释了某些奇迹发生的情形，但发

出奇迹的眞正原因，仍旧没有解释出来。而说耶稣的能力极强，竟能说服一个病人使他手臂上枯了的肌肉仍旧长得丰满起来，这实在可笑，谁能置信呢？我们所着眼的问题是：耶稣在他那个时代，因为显了这些奇迹，是否就使得人一定要反对他和他的教义？

当然不。耶稣在其中生活及施教的那个精神世界，和我们的根本不一样。我们，就其从两个世纪以来，是沉浸在理性主义的氛围之中的。我们呼吸着因果决定论及科学主义的空气。在许多现在人看来，所谓「进步」就在于借口破除迷信而扫除一切超性的事物，古代人绝大多数并非如此。希腊的哲学虽纯主理性，然而并不排斥神，也不排斥神对世间的干涉。古代外教人承认超性的事物，甚至连眞正的迷信也包括在内了。古代对神怀疑的人，大概不

是反对神的能力，而是反对传统奇怪地幼稚地加给神力的形式。

我们甚至可以说，古代人是整个沉浸在奇迹中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每有大事，都不敢不求告于神。没有一个宗教中心地没有卜者，在特尔斐 (Delphi，古希腊之城名，以拥有阿坡罗 Apollo 的庙宇而闻名于世。)，提洛斯 (Delos，希腊东部之小岛。据神话所云，是阿坡罗神之出生地。)，奥林比亚 (Olympia 古希腊城名，该处有宙斯神之大殿。)，都有一些巫祝，如女巫彼提亚 (Pythia，人们对特尔斐庙中女巫之称。女巫身坐三脚椅上，口出谶语。在这当儿，人们信是阿坡罗神借着她的嘴而发言。) 那样，告诉信众未来的事。有些仁慈的神也施行「奇迹」。最主要的是挨斯叩雷彼 (Aesculapius 或 Asclepios，希腊神道，阿坡罗神之子。他是医药之神，人们相信他有神奇愈病之能。)，在可斯岛(Cos，希腊岛名，介于希腊与土耳其之间。)，在拍加曼 (Pergamus，小亚细亚城名，在今之土耳其。)，甚至在罗马，台伯的河汀上，尤其在希腊南部半岛之挨彼道劳(Epidaurus，古希腊城名，

地临东南部之海滨。)的黄褐小山的松林中，都奉祀这位神。通常，病人要在殿的廊下过一夜，这位神梦中来了，治愈了他的病；有时是挨斯叩雷彼的神圣的动物来治病，例如他的狗舐着盲者的眼脸，就使他复明了。在那些古碑铭集锦之类的书中，有许多酬愿的铭文，可证明那些受「奇迹」之惠者的谢恩。此外，我们知道，奥林帕斯(Olympus，希腊北部一山名，代表神道所住之天乡奥林比亚诸神一词，解说希腊神话中的诸位神道。希腊神道的首领是宙斯 Zeus，被称为「诸神之父」。罗马人称之为朱彼忒 Jupiter.)诸神，尤其是宙斯，显起神通来，可以改头换面，瞬息万里，呼风唤雨，简直是「法力无边！」

当然，我们不是要把耶稣的奇迹和外教人所记载的放在一个范畴中。正相反，我们要把它们比较一下，为了使它们彼此间的天渊之别，显示出来。若干被认为挨斯叩雷彼所行的

奇迹，其幼稚可笑，不值一笑！那位虔诚的信女阿利斯泰哥拉 (Aristagora) 肚里有了绦虫，梦中看见「神之众子」把她的头摘掉，把手臂伸进那半个身子去把那长而扁的肠虫取出来，后来不知道该怎样把头再装回去，就去求援于挨斯叩雷彼神。有一段铭文记载着说她有寄生虫从此就除掉了，但其实毫无足信之处。也不必多说那些求神问疾的殿堂周围的市侩气，生意经了！有一位雅典的执政官，患了严重的消化不良，求挨斯叩雷彼治好了。他述说他在梦中听到这位神的司祭对他说：「先把脉礼付了，你的病就会好了！」最后，也不多说那些常常要做的怪像，和要吞服的怪药了！耶稣施行奇迹时，既不要钱，也不做任何怪样子，既不要人吞白牛犊角的粉，也不要人服和酒研末的毒蛇头！基督所行奇迹方式之无比的简单，已和那

一切邪秽的迷信大不相同，但尤其不同的是他行奇迹的目的和动机。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再谈到。

事实上，奇迹在基督时代并不引起原则上的反对。我们已看到外教人是习惯于奇迹的了。在以色列人中也是一样。犹太人不像别的民族那样喜欢鄙俗的轻信，而很明了奇迹之超性解释的价值。耶稣眞正的先知作风，并不使他们惊异。他们正苦于五百年来都未曾再听到蒙受天主默示的伟大先知的声音了。一位特出的人物从天主接受了对奥秘事物的知识，直接受天主之使命而教训人那心底深藏的事，启示给人未来的事，这都是犹太人极愿意接受的，因为他们历史的整个意义就出于先知启示。至于奇迹，在旧约中就可以见到很多。梅瑟，若苏厄，厄里亚，达尼尔，不是都行了许多奇迹

吗？耶稣以奇迹作为他神圣使命的证明，这种作法和厄里亚毫无不同。厄里亚为给以色列王证明自己确实受到了天主的命令，曾在加尔默耳山顶上行奇迹，从天降火焚烧了燔炙牺牲(列上 18:38)。法律学士们常说：「天主多行奇迹，使得他伟大的名成圣」。而常用的祈祷中有一端就颂赞雅威「为祖先们施行奇迹」。

从此看来，犹太人之反对耶稣，绝不是为他施行了奇迹的缘故，此外，犹汰法典中也不否认基督的奇迹；它只是想把他的能力解释做是出自埃及术士的方法，说他可能也像术士一样披发文身施行法术。有人还说他是从「至圣所」内窃取了天主的圣名，因而获得了行奇迹的能力(当时的犹太人和其他民族一样，以为认识一个人或物的名字，一呼唤他或它的名字，他或它就听你的颐使。对于天主也有一点这种想法，人如果认识了天主的圣名，一呼唤他，他就来供你颐使。但是天主的圣名，是人所不认识的。人说耶稣是跑进了「至圣

所」内，偷看了天主的圣名，来做为他施行奇迹之用。)。再只要看看加里肋亚的群众对于得鱼奇多，变水为酒，使饼增多等伟大奇迹的反应，就可估想到这些奇迹不仅是未尝引起任何反对，反之是如何裨补了教义的宣扬。

可是我们还要问一句，这些奇迹是否也促成了对耶稣的反对。这要看奇迹的特性。首先，我们如果把它们和旧约中所记的作一比较，其不同处就昭然若揭了。我们看到梅瑟，若苏厄，或某一先知例如厄里亚所施行的奇迹，丝毫不失其受全能天主超性干涉的特性，这种奇迹的现象是和自然现象一样的。这里，又可以区别「为何」与「如何」了：旧约中所说的奇迹其原因是天主的意旨，要表示他的光荣并帮助他的某一仆人；其方式可能表现为地震，可怕的暴风，瘟疫，蝗灾，或霹雳落于祭

坛上，而基督的奇迹，完全是另一回事。基督的奇迹不仅不能解释，并且与自然现象毫无相类之处。变水为酒，或以七张饼饱饫几千个人，这和平常的现象大相悖谬 (在这儿想用自然的解释，根本就是失败。反对耶稣所显的奇迹的人说，使盲者复明的，并不是耶稣的能力，而是盲者的信心。请问，这种信心有什么意思呢？在加纳婚筵中变水为酒及在旷野使几千个人因着少许的饼而得到饱饫的事件，无法说是幻觉，因人数众多。因此，或者该否认事实，或者该承认事实。)。

因此，耶稣的奇迹，显得像是天主造化之力的直接表现。因此那些不认识天主在他之内的人对此就只能更为愤激。这些奇迹迫得他们穷蹙一隅，欲抗无力。在这种意义之下，我们可以说基督的奇迹也构成了一个严重的「反对的目标」。

此外我们还要作一种观察。圣奥斯定曾

说：「耶稣从来不曾为了喜欢行奇迹而行奇迹」。他的每一奇迹都有一个确定的精神上的目的。这奇迹就是他所播福音的一部分，它显示出了他的眞面目。每一奇迹都是对信德的呼召，对希望的预诺，对仁爱的证明。其道德精神的意向极为明显，以致在许多情形中，耶稣把他的奇迹归之于受奇迹之惠者可称赞的意志：「去吧！你的信心救了你！」反之，在纳匝肋，因本乡人对他不好，他「就也不能行什么奇迹，因为他们不信」(谷 6:5；玛 13:58，在马尔谷福音上又加了一句：「只在几个病人身上按手，治疗他们」。)。耶稣行这些奇迹的唯一目的，只是想引人了解他的福音：也因此，他从来不曾为他个人的光荣，为他自己的利益行什么奇迹，并且，在十字架上时，他也决不想用他的全能来阻止纳因当完成之事的完成。

在这种意义之下，他的奇迹也成为「反对

的目标」。让我们设想一下，假使有一位能用不可思议的能力，破坏自然法则的默西亚，在全部福音中称孤道寡自立为王，那么这种高傲而在忍辱受苦的以色列人当要如何兴奋啊！在使饼增多之后，我们已看到，耶稣那些朋友自然发出的反应是准备设计拥他为王。我们多少次听见犹太人向耶稣要表证！群众在耶路撒冷向他这样欢呼之后，很快地又转过来遗弃了他，我们可想到其中一定有一种觉得受骗的怨望。而目睹他钉死十字架上的群众对他的讥笑，意思可说也太明显了。「如果你是天主子，从十字架上下来罢！」犹太人之反对耶稣并不是因为他行了奇迹，而是因为他没有行他们所希望的奇迹，没有行他们期待中的默西亚应行的奇迹，确切地说，引起反对的眞正原因，是耶稣的教义，是耶稣所表现的立场，是

耶稣对自己的看法。因为，照他的教义说，「凡不跟从他的，就是反对他的」。

第五节　福音和外教学说

耶稣的福音，在他播种的那个世界中，究竟有什么显得那样新奇的呢？耶稣的福音和外教学说的关系，与它和犹太教义的关系不同。当基督死后，他的教义传遍了罗马帝国，而犹太人则大部分仍坚不接受。从此，外教人与以色列人的态度，立时就泾渭立分了。教会是在「外邦人」中招集了大批信徒的。要使一个外教人成为基督徒，比一个以色列人容易得多。天资颖悟的圣保禄就看透了这一点。要想把福音中的道理，和罗马帝国的外教学说做一比较是不容易的。罗马的外教学说有如一块随人捏塑的软泥，希腊的哲学和近东的宗教对它都有

很深的影响。它整个是一团复杂，一团矛盾。我们不能硬加给它一个严格的逻辑架子，本来古代罗马人也不感觉有此需要。当注意的是不能用只由基督以来才产生的规律和教条的标准去判断罗马的外教学说 (见注 7.1：「外教主义」对耶稣的道理无何影响。)，更不要以为可以把一切外教人都抛进谬说的黑暗之乡，要想到有些人并不藉助于天主的启示而有时也发现了走向眞理的途径，如圣保禄所说的「摸索以求天主」，这样才公平。

不过有一种观念应该抛弃，那就是上一世纪很受人推崇的一种想法，要拿外教中那种酒神 (酒神是代戕尼喜阿 Dicnvsios，亦称巴卡斯 Bacchus，或爱服海他是雷斯 Zeus 的儿子，代表着对「生」之乐趣的沉醉。) 的欢乐，来和基督之悲壮的福音相对抗。披阅古罗马骚人墨客的作品，便可见到古罗马人是永远快乐的，沉醉于生活的乐趣中，高喊着「爱服海！」即「酒神！」，

手拿着酒神杖。其实这只不过是文人的一种杜撰而已。固然古代外教人中有一大部分人想从欢乐，兴奋，美丽，及肉欲之爱中去找幸福，但其结果是彻悟了这种幸福是如海市蜃楼，非常虚幻的，是如飞烟浮云，转眼即逝的；只有忘记死亡的人才能享这种幸福。从此看来，支配着古代人的并不是欢乐，而是人生的痛苦，从他们敬神的地方所给与人的印象是十分可怕的。例如特尔斐所暗示出来的也都是一种壮伟的恐怖。历代以来，悲观，失望人层出不穷，他们既无所望的于生，也无所望于死。例如阿基利 (Achilles，是前人荷马在易利亚得 Iliad 诗史诗中所描写的与特拉 Troy，(别名易利亚 Ilium)人交战的希腊英雄中的最有名的英雄。他在脚踵上中了一枝毒箭因而而殒命。作者描绘他在动身作这最后一次的断送了性命的战斗之前的悲哀。) 当他要出发去作他一生最后的一次战争时，在波浪滚滚的海边，欷歔涕零，亢喉高歌，歌唱他胸中无限

的悲戚。又如索伦 (Solon，公元前 640-558，古希腊的伟大的立法家。)，高声喊道：「没有一个人是幸福的！」再如索福客俪 (Sophocles，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有名的悲剧诗人，他的手笔下的悲剧，都是所叹为观止的杰作。) 叹息着说：「啊！有死的人类啊！你的生命等于虚无，没有人获得了幸福，如果有人说自己获得了幸福那只不过是在幻想中虚构的！」还有那塞利那斯 (Silenus，希腊神道，半人半山羊之神 Satyrs 的父亲，酒神 Dionysios 的养父。半人半山羊之神是酒神的同伴，有人的身体，可是额上长着两只角，腿是羊腿。) 大神，当他被迈达斯 (Midas，小亚细亚弗里家王，因着与神道有频繁的交往而闻名。例如，他从酒神那儿独得了一种权力，能把他所接触到的无论什么东西都变成金子。然而他请求酒神收回这种权利，因为连他所吃的东西，也变成了金子。) 在玫瑰花荆棘中攫住而强迫他泄露生命最后的秘密时，曾发出了大意如下的言词：「人最好是不生，如果已经生了，最好是早些回到黑夜之国去！」在古代文学中，最能使人惊叹的是什么呢？是文学家们所

百写不厌的英雄夭折，哲人早萎。一位英雄或哲人受到神给他的青春，美丽和天才，以便使这茁壮之花的干茎早期雕萎。在希腊人思想中的第一个女人班多拉 (Pandora，根据希腊神话，是第一个女人的名字。当众神之首宙斯把她配给第一个男人时，给了她一个匣子，里面藏着各种的灾殃。那个好奇的男人，把他妻子的匣子打开了，于是一总的祸患逸出遍及大地。在匣子底下只剩了一点「希望」，它没有逸出也不曾遍布全球。) 的神话中，留给世人的唯一希望，只是一种可怕的欺骗，一种永久引人受欺骗的诱力：这是外教人心灵中最深刻，最后的一句话。

这种根本的失望，基于外教学说中对神和对神与人之关系的看法，以及由这种看法引伸出来的对人类命运的看法。而在这一点上，福音与外教学说是完全对立的。当然，一切外教人并不都把神看成像神话中所漫画化了的那样。所有罗马人并不都以为神就像那种只知要

钱，只会做弊的贪官污吏。所有希腊人也不都承认那些怪诞甚至诽谤性的寓言中对神的观念，有些寓言中说神也具有人类的一切情欲，和人类一样淫乱，欺诈而且残暴。当然好多人怀疑反对这些不能令人满意的学说：西塞禄(Cicero，公元前 106-43，罗马最有口才的演说家，他所写的散文，词藻典雅而富丽，是拉丁文的大宗师。除发表演说之外，他还写了些哲学书籍，他把自己认为合理的著作，收集在不同的编制中。)的神性论(神性论 De natura，是西塞禄表示他对于神道的观念的一篇论文。)就很明智地提出了这种怀疑的理由。最令人惊异的是在这种欺骗人的神话系统中，眞正有宗教信仰的人，竟也能付与那些精神价值极微小的故事与礼仪一种深刻的意义。伊士奇(Aeschyles，公元前五世纪初叶希腊的伟大的悲剧诗人。他是索福客俪的先进，希腊悲剧的祖师。他的作品洋溢着崇高的宗教感)自承：「我已一切都权衡过了，若不是宙斯，什么也不能除去我空虚烦忧的重担！」而希坡利忒(Hippolytus，因拒绝了他的继母非德

拉 Phoedra 的勾搭而丧命。）临终时，呼求着阿提密斯（Artemis，希腊女神，宙斯之女，童女之主保。）女神，用的那种颇为动人的神秘字眼。高尚人的心灵中有一种对神的向往，但能得到什么回报呢？在古代的神与人之间，鸿沟是不可逾越的。神在人身上所追求的只是自私的目的：神对人的命运是漠不关心的。古代的外教人也说到神的伟大，但结论是想要与神相结合是枉费心力，希望从神得一点安慰也只是徒劳。国籍宗教的神，被多神主义和神人同性论卑俗化了，并且又对人类无所怜悯，摈拒人类于千里之外。

哲学家们所谈的神（见注 7.2：耶稣是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唯一表率。），其性格固较高尚，但对于真正有宗教信仰的人，又有什么帮助呢？当然，在希腊哲学中也有几段文字，似乎是先已表现出了一点基督教会的精神。例如柏拉图（Plato，公元前 429-347，希腊哲

学大家，苏格拉底之徒，亚里斯多德之师。他把他的哲学表现在对话中。在他所写的某几种对话中，例如论法律，举出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用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问题，把他徒弟们的思想逐步引出。）的法律中篇说：「神之中包含着一切事物的原始和终极，及一切事物的中心支柱：他行事正直，他行事依照他永恒的本性，正义就随着神，谁若不遵守神的法律，就会受到神的报应。人要幸福，就该追随着神，谦卑而恭顺……」但这究竟是什么神呢？

在希腊哲学中关于神的学说，眞是众说纷纭，令人莫知所从。柏拉图政治家篇及提马奥斯篇（Timaios，Timaeus，是一本对话录，在这书中，柏拉图陈述他对于自然哲学及其「慨念」，Ideas 的理论。提马奥斯是对于宇宙有极透澈的认识的哲学家，在本书中，他是和苏格拉底的主要对话者。）中所说的神是宇宙之完美的组织者，或抽象的「善」的理念，或纯粹的可理解而不可感觉的「相」。亚理斯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322，整个古希腊的最广泛的哲学体系的著作家，他也极喜爱自然科学。）所说

的神是第一个动者 (第一个动者，按拉丁文 Primum movens （原动者）他是一切运动的本原而自身不动。)，必然的动因，不变而圆满的活动力。伊壁鸠鲁 (Epicum，公元前 341-270，希腊哲学家。曾倡言人的最大的好处是快乐。) 所提出的神是一种冷酷的和谐。如一位诗人所说，在神内「一切无非是美与秩序，丰盛与豪华，宁静与逸乐」，还有那带有唯物泛神论色采的斯多噶派 (斯多噶派 Stoicism，与伊壁鸠鲁派对立的哲学派别，创立人为西诺 Zeiio 这是一种唯物的泛神主义。在伦理方面，这种主义倡导拘谨地摆脱外物，达到一种心如木槁死灰的态度。) 哲学思想，认为神就是由自然界所表现的无「格位」之智慧，换句话说，就是宇宙秩序所要求的具有理智之「道」(斯多噶派所用的希腊文是 Logos。)。这一切都是多么茫渺！与人多么不相干！根据伊壁鸠鲁的思想人可以藉知识，默观，清静，寂灭而趋向于神，这颇近于佛老之学。但这种抽象的神，绝不降福于人。以后伟大的斯多噶派哲学家埃披

克提忒 (Epictetus，斯多噶派哲学家，于公元一世纪在罗马度奴隶的生活。) 和马可•奥理略 (Marcus Aurelius，公元 161-18，罗马大帝，热出于斯多噶派哲学，生活道德化。) 企望着一个有「格位」的神，可以为人所爱，但在这时他们又碰到了下列不可逾越的阻碍：要能与神结合，必须他是存在的，是一个实体，并且他也爱人才行 (斯多噶派的泛神主义，不供给他们这种爱人的一个有「格位」的天主的概念。)。

基督教义与外教学说之巨大区别就在此。福音中所说的神或天主一方面是造物主，是第一原则，是「圣言」，是宇宙的智慧，圆满的和谐，纯粹的善，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值得爱的实体，对人类又有充分的爱并且愿意拯救人类。

依照基督教会对神的观念，人就可以了解他的命运的意义了：他的命运是这至高至善的

神决定的；「人生所遭遇的一切都是主赐的恩惠」(语出二十世纪初叶，法国闻名之公教作家布罗阿 Leon Bloy。)。反之，依照古希腊罗马人的思想，人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一个不可解的谜，人生如在梦中。他们为了打破这种人生的迷梦，为了要阐明这表面看来简直谬妄的人生，也曾轮番地从各方面去找解释：首先是找到荷马 (Homer，最古的希腊诗人，生于公元前第九世纪，有两首价值无与伦比的叙事长诗：奥德赛 Odyssey 与易利亚得 Iliad 传于后世。) 所说那种可怕的定命的能力，神自己也要服从这种能力。其次，伊士奇又有点像古代犹太一样找到那所谓「正义」，能自动地制裁过后。然后柏拉图又找到那「进物主」(Demiurge 按希腊文 Demiurgos) 的亭毒，照着一种不可解的逻辑，追求着我们所不知的目的。而通常一般的人就只相信那盲目的「命运」(按拉丁文 Fortuna) 之女神，眼睛上绑着带的「女神」，人们就靠星相卜筮来预

先测知那女神无定的道路。反此，福音中那简单的教训却何等有力；福音中告诉我们，每个人都用自己的行为，来决定他永恒的将来；决无任何盲目的宿命，能强制人良心的自由。

还应该注意的是古代的外教人认为人的命运只限于今世，因为他们的宗教关于身后的事不严格地命人信从。虽然也有一些关于身后的神话，然而却非常空洞，人对于这种神话有信与不信的自由。可是我们也发现了古代有许许多多相信灵魂不灭的证据。在一个勇士的墓碑上，曾写道：「你的英灵永存」。另一块墓志铭上写着：「他已回到永恒的光明」。在其它许多墓碑上，还可看到刻着象征永恒的葡萄树和长春藤。但也有许多墓铭则表现着彻底的虚无主义。至于那些谈仙岛或冥府的神话，说人到了仙岛或冥府一切仍如生时，不过变成像一种幽

灵的状态了，这种神话是多么可怜而又可悲！哲学上关于灵魂不灭的观念，也不能给人什么安慰：柏拉图所讲人死之后灵魂的「神化」，只是一种思想上的彻悟，伊璧鸠鲁所讲的「还归四大」，斯多噶派所讲的「化入太空」，都丝毫不能振奋人心，也毫无赏善罚恶的意义。耶稣所讲天主之国的道理，说每个人都按其德行之高下，获得天国的永福。这意义何等丰富的道理！

福音不但和外教的神话及形而上学相反，和外教的道德理论也不一样。就古代圣贤的看法，道德是属于审美的。最主要的道德律，就是对美与善的尊敬，道德与美善是有密切联系的。属于道德的即属于正确。他们把正义的「正」就看作恰「正」是时候的「正」，或「正」圆的「正」。实际上这种理论只能使人

达到一种高贵而不尽善尽美的君子之风。这种理论教人要中合法度——「毋太过」——自知有死：要成全自己的本性，如平达 (Pindar，公元前521-441，希腊抒情诗人，词藻清丽。) 所谓「玉汝于成」，但不要为力之所不能为，要遵守社会的秩序，诚信，谨慎等美德，生活要有荣誉，在苦难与死亡面前要保持鎮静，保持自己的光荣，勿为死亡与苦难所窘辱。这种道德固然包有一种高尚意义；但同时也含有一种利害的计较在内，因为修务这种道德，其目的是要享得一种甘美幸福的生活，并且，在善，美，智之外又加上了一个「利」字……，如英国人所说的正义的生活卽是获利的手段。

福音中的道理，如何打破了这种道德观念之傲慢自私的外壳，在此不必多谈。要判断外教人的道德观念，只要看一看它如何解释人与

人的关系就够了。古代的社会是严酷得可怕的。照辛尼加 (Seneca，罗马皇帝尼禄之师，以忤旨赐死。氏所著之斯多噶派的伦理学，有名于时。) 看来，慈善是「心的瑕疵」，马可•奥理略则以之为「心的弱点」，罗马戏词中有这么两句话：「为什么要赈济穷人呢？这只是延长他们的痛苦而已」。恨敌人是合理的，索福克俪所作阿查克斯 (Ajax，索福客俪所著之悲剧名，主角即阿查克斯，特拉 Troy 战役中的希腊英雄。) 一剧中，雅典那 (Athena，希腊女神，宙斯之女，执掌智慧与战争。) 一再地向奥狄秀斯 (Odysseus，平常称为 Ulysses 特拉战役中希腊英雄之一，在诗人荷马所著的奥德赛中叙述了他的长途远征。) 说：「最适意的笑，就是对敌人的笑！」对奴隶本来就是不必讲人道，因为奴隶从定义说就根本不是人。对奴隶的生死，漠不关怀，间或有待奴隶稍好的，这纯乎是由于他们想到了自己将来也可能沦为奴隶。如果我们在古代典籍中发现了眞正的慈悲心，而要知道，这种慈

悲心与圣教会的仁爱相去极远，并且它们的根本原因也迥乎不同。外教人的慈悲心只是从自私出发：想到自己也会遭受不幸才生怜悯他人之念。这是最有切肤之感的一种失望情緒。奥狄秀斯回答雅典那女神说：「虽然是敌人，我也十分哀怜他，因为我看他很不幸，遭到恶劣的命运，就想到了我自己：我们这一切生活在世的，究竟是什么呢？幽灵和虚妄的幻影而已！」

外教学说和哲学中那种欺罔的成分，有些古人也都了解。近东宗教 (当罗马帝国大事扩展其属地时，近东各民族的宗教，在整个的帝国内散布开来，并且争取了许多不满意于本国的神话的罗马人为信徒。) 之渗入希腊罗马的外教学说中去，就是要想补救这种缺点。而我们也不能否认，在这些外来的宗教中，可以找到一些更丰富，精神上更高的成分。神与人之间的距离缩短了；这些

成分也稍稍满足了神秘的欲望，例如在信仰埃西 (Isis，埃及女神，专司医药，婚姻与耕种。)， 大女神 (小亚细亚弗里家之女神，名西培利 Cybele，人呼之为「伟大的母亲」及「人格化的自然力」。)， 阿多尼 (Adonis，腓尼基之神道，在黎巴嫩今日仍有一道河名阿多尼，就是昔日恭敬这位容貌绝美的青年神的地方。)等的各派人中，可看到爱神的表现。人变成了神的亲戚，奴隶，和物件。在敬神的秘密宗教仪式中人把自己献给神。但这种神秘主义非常肤浅！基督教神秘主义的格言是圣保禄这话：「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要想达到这种天主化的境界，非追效基督，和他一样行事不可。道德的努力和神秘的奋进合而为一了。在外来的神秘性的宗教中能见到如此高妙的神秘主义吗？那些宗教的眞正目的，第一个目标并不是与天主结合，而是寻求现世的幸福，只要入教得了传授 (几时一个人被收录，入一个秘密教，就被传授那个教门的秘密，人以为这就邀蒙神明的保佑和幸

福。）就可保证获得现世的幸福，至于内心的悔改皈依则绝口不谈。这是现在外来宗教与基督教内的根本区别（见注 7.3：新毕达哥拉主义与基督主义。）。

因此我们看到了福音中所说的和外教之间的对立是在那一点上。拉冈热神父说到古代的外教人也「已感受到了将在福音中找到的光和力的需要，但无力把它明确地说出来」。由此看来，外教的道理和基督教义之间，与其说有彼此抵牾的地方，无宁说基督的教义超出外教道理之上。在外教人中，有些是不懂耶稣福音的意义（例如比拉多似乎就根本没有懂）；而另一些——例如葛法翁的百夫长（见第四章第八节）——却是一接触到，就受了感动。无论如何，凡深刻地钻研过基督的教义，而仍声明反对，如背教的朱理安（Julian the Apostate，罗马皇帝，在位三年，361-363，君士坦丁之侄，背教后，多方压迫教会。）皇帝那样，大声喊着：「我

读过了，我也懂了，可是我拒绝了！」这样的人总是很少的。对基督圣教的一切反对大都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神学上或道德上的。而因为这种反对确乎都是由于无知，所以凡福音光耀所至，外教学说很快地就云消雾散了。

第六节　福音与犹太教义间之明显的关联

耶稣的教义和以色列宗教教义的关系，大不同于其与外教思想之关系。在犹太教义与基督教义之间有很密切的关系。但一家人之彼此憎恨往往甚于外人。犹太人对耶稣之所以特别憎恨者，正因为他们当他是自己人。犹太人既当耶稣为自己人，而耶稣之一与他们分道扬镳，他们也就感觉耶稣之与他们的抵牾不合是何等之甚，是何等之不可忍了。

让我们设想一下，一个犹太人听了耶稣的话，会得怎样的印象呢？他说话的语气是丝毫不会使他惊异的。有韵致的语调，繁复的节奏，首韵，迭句，他都很知道：这些都是过去那些伟大的蒙受到默示的先知所常用的。例如，在山中圣训(路 6)，耶稣以贫穷不幸者的眞福和对富足自满者的咀咒两相对比时，一个饱受教育的犹太人就会想起圣经中有许多经文，都有这种对比。诺厄不是就高喊过吗？「客纳罕(Canaan 是那个曾冒犯了父亲诺厄的含 Cham。犹太人以为客纳罕是他们来到巴力斯坦之前，先已经在那儿的一个民族的祖宗。他们得胜了客纳罕人，因此看不起他们。他们以为客纳罕人的失败，是受诺厄的诅咒的标记)是可咒骂的，给兄弟当最下贱的奴隶！上主，闪的天主，应受赞美，客纳罕应作他的奴隶。愿天主扩展耶斐特(闪，耶斐特，Sem，Japhet 是诺厄的两个儿子，他们曾忠心地侍奉了他们的父亲。犹太人以为闪是闪族 Semites 的祖先，就是希伯来，阿拉伯，亚述等族的祖宗。耶斐特是今日欧罗巴〔古时

印度与欧洲族 Indo-Europeans〕各民族的祖宗，这些古民族亦称:「印度与伊朗民族 Indo-Irarians」。)，使他住在闪的帐幕内！」(创 9:25-26) 耶肋米亚不是也高喊过吗？「凡信赖世人，以血肉的人为自己的臂膊，决心远离上主的人，是可咒骂的！凡信赖上主，以上主作依靠的人，是可祝福的」(耶 17:5,7)

那些比喻，在我们看来，或许是最足表现耶稣语风之特创性了，而在犹太人听来则是极其习惯的。有时那种突起，省略，及含蓄处，使我们觉得很困惑，而在近东人则觉得十分精采可喜。福音中有许多段(如：路 12:18；谷 4:30)，一开头就是:「这像是什么呢？」这种起语也是若干派(例如：写犹太法典中最主要的一部分「米施拿」的经师们，便常运用这种起语。)的经师门所经常运用的。在希伯来的说话艺术中，比喻是用以说服人的技巧之要素(见注 7.4：犹太经师曾经运用过的极有力的譬喻之一)。

耶稣说话中是常常引用旧约的(见注 7.5：关于福音中引用旧约之处。)。他常从旧约中找论据，例如在辩护他自称为天主子并非渎神，或说明他的门徒在一安息日掐麦穗并非犯罪等场合之下，就从旧约中找了论据。展读福音便知耶稣不仅是明明引用旧约，并且还常常暗引旧约中的典故，使人想起旧约中的话，这证明了他对旧约经文有长期的极亲密的接触。

但不仅是基督教义的形式可以感动犹太听众，在许多地方，其内容也很能使他们满意。以色列人最坚持的一点，就是自认为天主特选的民族，耶稣对此则未尝加以否认，并且有许多次，他明明宣称过以色列人负有天赋的使命。他对撒玛黎雅妇人就说过：「救恩是出自犹太人的」。根据这种观念，圣保禄曾说出以下的话：「他们是以色列人：义子的名分、光

荣、盟约、法律、礼仪以及恩许，都是他们的」(罗 9:4)。犹太人所信的诸大要端，耶稣从不拒绝或轻视。旧约中的法律所有的犹太人都喜欢把它当作是一个活的实体，称之为「天主的长女」，认为全宇宙都要服从它，连雅威自己也要遵从它，而耶稣说到它时也表示很尊敬赞叹。「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废除法律或先知，我来不是为废除，而是为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即使天地过去了，一撇或一画也决不会从法律上过去，必待一切完成。所以，谁若废除这些诫命中最小的一条，也这样教训人，在天国里，他将称为最小的；但谁若实行，也这样教训人，这人在天国里将称为大的。」(玛 5:17-19)。这种话，在一个以色列的子孙听了心里是很舒服的。耶稣不仅宣称法律的卓越，并且很确实地遵守着其中许多要条。我们不是看到

他很热心地庆祝着逾越节吗？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肋孟引述了一句基督之名言：「若你在世上不守斋，你就得不到天主的国；若你不守安息日，你就见不到父！」（斐理伯书 4:3）

耶稣宣称为一切诫命中之最大的诫命，还不就是在以色列历史中占首要地位的吗？「爱天主在万有之上」。而耶稣所讲的天主，也就是自亚巴郎以来，以色列人所崇奉的全能的，唯一的，以天为宝座，以地为脚凳的天主，他是王，是审判者，是圣洁的，又是模范。圣经中的雅威说过：「你们该表现为圣洁的，你们应是圣的，因为我是圣的」(肋 11:44；19:2；20:26；21:6)。而基督也如响斯应地屡次说：「所以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如同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样！」(玛 5:48) 耶稣虽然比以色列的长老们更坚持天主的父性，在天主与人的关系中加进了一种

温爱和信赖，但我们却也不能说犹太人对此就茫然不知了。他们甚至很以自己为雅威之子自傲，并且常常用自己的血，来证明他们对雅威的信赖。

耶稣所讲的伦理，是否要使听他的犹太人觉得有所困惑或抵触呢？他的伦理学和他的神学一样，同样是不使犹太人觉得有所困惑或抵触的。他的伦理是和圣经立在同一条线上的。不要尽注意形式的规条，而要使道德逐渐成为内心的，活的，眞正的道德，这不也是犹太先知们教人的道理吗？「难道低头如同芦苇，以苦衣和灰尘铺床，你就称为斋戒，称为上主悦纳的日子吗？我所中意的斋戒，岂不是要人将食粮分给饥饿的人，将无地容身的贫穷人领到自己的屋里，见到赤身露体的人给他衣穿，不要避开你的骨肉吗？」(依 58:6-7) 因此「应撕裂

的，是你们的心，而不是你们的衣服」(岳 2:13)。

福音中主要的，爱的诫律，不是也在以色列人中生了根的吗？我们刚看到的依撒意亚书中的一段，不是就诉之于最精微而温婉的感情的吗？在要指出福音与犹太教义的对立时，人常引证古代希伯来立法的严酷，引证「报复律」，以及提到犹太民族凡一切阻碍其道路者，就不动声色地毫不留情地予以扫除。但这是忘记了以色列人长期的传统中也有另一方向的思想。「应爱人如己」(肋 19:17-18) 一语，在梅瑟的时代就有了。一切人类道德的金科玉律，如圣路加及圣玛窦经中所说的：「凡你们愿意人给你们做的，你们也要照样给人做」(玛 7:12；路 6:31)。其实就是把多俾亚所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多 4:16) 那种劝世的话，换成一种积极的说法。希肋尔经师所谓：「凡你所憎恨的，

也不要施于任何人」，亦可与多俾亚之言相参照。当然，在那消极的说法和耶稣积极的说法之间，是有极大的差别（而这差别也正表现基督在道德理论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但这两句话还是属于一类的。

再拿福音中其他若干点来作同样的对照，也可得到同样的结论：例如「天主之国」的观念，也是导源于以色列人的传统。最让人注意的不是其中相反之点，而是其相关之点(见注 7.6：法利塞人到底坏不坏?)。以色列人是眞正负着天赋的使命，来准备至高启示的。在二千年的历史中，这小小的民族一级一级地逐渐接近了福音中所确切宣示的伟大观念。尤其是他们产生了「默西亚」，「救世主」那伟大的影像的芽萌(犹太人在天主的默示之下，逐渐地意识到一位救主要来拯救世界。而他们的先知，也越来越清楚地预告了他的来临。)。他们虽然在应该承认的时候没有承认

耶稣就是他们所希望着的默西亚，但这时默西亚的希望总还是他们给与世人的。在圣瞻礼七的礼节中，在「第四预言」之后，教会祈求天主：「愿地上的民族，成为亚巴郎的子孙(新的选民就是耶稣的信徒，盈千累万的天主教徒。那班有信仰的人们，才是亚巴郎的后代。)，获得以色列的尊位」。基督教会与天主选民的关系，在这句祈祷文里指示得昭然若揭了。

第七节　福音与犹太教义：对立的成分

基督教义与犹太教义之间的这种关联并不能解释一切。犹太教义这条根并不足以滋养基督教会这一棵树。固然，以色列的启示——旧约——是伟大的，然而尚未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任何时代的基督徒，都力主旧约中天主对以色列的启示，只是藉着耶稣才能达到完全地步。在法国沙特尔大堂的花玻璃窗上，我们看

到四位伟大的先知，带着四个年青的孩子，就是四位传福音的圣史。这是一个很正确的象征：新的眞理之对于老的眞理，可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圣奥斯定曾说：新约系潜在地蕴涵于旧约中，而旧约乃由新约而获得其满全意义」。梅瑟从天主接受了还不完全的好像还蒙蔽着的启示，新约揭开了遮着启示的神秘幕布(在法国南部阿尔 Arles 地方的一座圣保禄宗徒的塑像上，一位中古世纪的艺术家曾刻了这个题词：「梅瑟的法律，蕴藏着保禄的训言所启示的:在西乃山上所给的麦粒，因着这位宗徒而成了面粉」。)，指出了基督这位天主子，来到世人之中，是为赎人罪的。基督教会的艺术家常表现这种观念。中古时代(在古世纪，人们称梅瑟和圣保禄在其中操作的磨房为「神秘的磨房」。)曾以磨麦子的磨来作象征。梅瑟把象征旧约中法律的麦子倒进磨子的漏斗里去，而圣保禄则接着代表基督带来的眞理的面粉。

教父们喊着说：「眞正的以色列种族，精

神上的以色列人，是我们基督徒！」外邦归化的新教友都称为圣祖们先知们圣王们的后裔，忠于这伟大传统的克罗得尔(Claudel 世界闻名的法国当代文学大家，著作甚多，包括着悲剧，诗歌和其它的文章。才思充沛，而且完全是自出心裁。他的公教思想，深刻地流露在他的著作中。他曾在中国居留过，对东方的文化颇感兴趣。)说：「我们的眞正祖先就是那些以色列人，而并非那不知伊谁的野蛮人。我们已像接枝一样接在以色列这棵树上，而成为亚巴郎的子孙，是那恩许的继承者。圣伯多禄说的特选的民族，至尊天主的司祭(伯前 2:9。圣伯多禄向教友们说你们也是「司祭」。其意义是：每一个教友，有分于「至高的司祭」——耶稣基督的司祭职和祭献。)指的是我们！出埃及，过红海，和玛加伯弟兄们一同作战者就是我们！依撒意亚，欧瑟亚，厄则克耳，耶肋米亚等蒙受默示的大先知们所说的话，俨然是对我们说的。因为这些话，在我们听来，其铿锵有力，好像是才从他们口里说

出来的一样。选民的历史就是我们的历史：全世界的历史都依附于选民的历史」(摘自克罗得尔于 1943 年 8 月 24 日至本书作者戴业劳的一封未经发表的信。)。

本来，是以色列民族首先接受了去主的启示，而耶稣和他的信徒竟自命为这种启示的眞正继承者和保持者，一个犹太人对此会有怎样的感想呢？耶稣宣称：「你们听见说过……我却告诉你们……」他有什么权利说这样的话呢？「众先知和法律讲说预言，直到若翰为止.....」(玛 11:13) 那么是否该认为犹太人的全部教义都是旧的不完全的知识呢？」我不是来废除「法律」，而是来成全法律……」这话在一个虔敬的犹太人听了简直是忍无可忍！那么业已包括了天主的一切秘密的「法律」还需要人再来加深，来完成吗？不！法律不是一个不能装新酒的旧瓶(影射着耶稣的话：「人家不把新酒放在旧皮囊里：不然的话，皮囊要撑

破」。玛 9:17)！不！「法律」并不是一件已经穿破的不能再补的旧衣(影射着耶稣的话：「没有人把一片未经磨擦的布（就是新布），缝在一件旧衣服上」。玛 9:16)！因此，一个犹太人对基督启示的原则本身就有理由反对。这理由是很合乎人本性的。因为，什么人会轻易地就愿意放弃他惯常的思想，惯常的作风呢？而耶稣的福音却要求犹太人彻底改变他们固有的心情和宗教观。

福音的原则为犹太人已很难接受，而福音的内容为他们更难接受。让我们看一下耶稣对「法律」的态度。我们已看到他声明对法律是尊敬的。他丝毫不像所谓一般改革家，想在平坦的基地上建造起大厦来：他对人的灵魂与其弱点，知道得太清楚了。而他的听众中就是最不细心的也会懂得，他给那些法律条文的意义，和那些经师们全不一样。在一个犹太人看

来，把许多世纪以来经师们所加上的注解诠释也包括在内的「法律」是足以使人登峰造极，优入圣域的最高准则。换句话说，如果人能把其中一切规条都履行了，得救是没问题的，在一个基督信徒看来，定成明文的诫命只是一种非守不可的条文。基督徒所最注意的是内心的意向，因此不仅以外部行动犯了诫命是应受处罚的，连心灵深处起了恶念也是应受处罚的。公开的态度当然是有关系的，因为「使人绊倒犯罪的人，是有祸的」，但是，感情，欲望，思想，更有关系。这一切，人的眼睛虽然看不见，但天主却看得非常清楚。

耶稣以诚意敬主的精神，反对专在文字上做工夫的「教条主义」。他之所以谴责法利塞人，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法利塞主义」——伪善——这不过是他们的精神上整个态度的后

果。最严重的最使耶稣动怒的是他们那种使人只遵守外表规律的「合法主义」。他们遵守着一些琐碎的规律，事实上只是给自己一些方便。成天带着护符(是犹太人们写在一小卷羊皮纸上，封在一只小匣子里而佩在身上的法律条文，亦称「经匣」Phylactery)，安息日不许从袋里掏钱买东西，这比时时刻刻都要表现仁爱，要容易得多。法律学士解答疑难时，竟至把有关精神的问题的眞正意义曲解了。法利塞人曾问：一个女人把她的孩子放在膝上跳几跳，是否触犯了安息日的规例呢？一个在法律上认为不洁的水壶，是否连累到它所盛的水，以致再连累到这水的源泉都成为不洁呢？让他们煞有介事地去争论这种近乎儿戏的问题吧！然而耶稣却告诉他们说，眞正的宗教，是另外一回事。「你们捐献十分之一的薄荷、茴香和莳萝，却放过了法律上最重要的公义、仁爱与信

义！你们洗擦杯盘的外面，里面却满是劫夺与贪欲」(玛 23:23-26)。

当「法律」的规条与仁爱的更高原则相抵触时，照耶稣的意见，是「法律」的规条应该让步，换句话说，就是不应该拘守成文，以文害义。例如，我们已看到他就在安息日替人家治病，施行奇迹。在犹太人看来，这几乎是罪无可赎的。可是，他从来不让自己或他的门徒，不为一种具有更高价值的理由，而触犯安息日的规例。有一种福音抄本(这种抄本，名叫培兹的抄本。按拉丁文 Codex Bezae，因为是狄奥多•培兹 Theodore de Beze 从法国送往英国的剑桥的。这里所提出的补充节，是附加在路加福音第陆章第四节上。)，里面有一节，为通常经本所不载，说：「那一天，耶稣看见人在安息日工作，就对他说：『你如果知道你所做的，你是有福的；如果你不知道，那么你是有祸的。你触犯「法律」了！』在第二

种情形，这人触犯「法律」的诫律，并没有别的理由，而只是随心所欲；在第一种情形，他这样做是有一更高的动机：他已懂得了耶稣所要求的精神上超过法律具文的意义。

要想衡量一下耶稣旨在使之触及灵魂内心的新教义，和犹太人的形式主义之间的鸿沟究有多深，只要看一下经师们的传统是若干和福音中有点相像的话就够了。例如厄肋哈匝尔(Eleazar)经师说：「那暗中周济人的，比我们的祖师梅瑟更伟大」。这就使我们马上联想到耶稣的话：「当你施舍时，不要叫你左手知道你右手所行的……」但经师们为这话找理论根据时，是引证箴言中的一节(箴 21:14)：「暗中相送的馈赠，可平息忿怒」。他们又加以诠解，说这样就不会伤了受礼者的高傲...这和耶稣口中说出来的那句话的意义多么不同！在耶稣，要避

免的不是伤害受礼者的高傲而是激发送礼者的骄傲，就是不要叫送礼者骄傲自满，夸耀自己做了好事……

在葡萄园工人那一比喻中，要解释最后来的为什么和最初来的得一样多报酬时，耶稣只是引述天主有绝对的权利可以拯救一切陷于深渊中的灵魂，可以报偿那即使在最危急的顷刻向他喊出爱慕之呼声的人。圣保禄说：「天主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罗 9:14)。我们在犹太法典中也找到一个比喻，其轮廓和福音中所讲的异常相似。但那些最初来的工人提出抗议觉得受了不公平待遇时，那主人却回答说：「那最后来的，在两个时辰中做的工作，比你们「整天做的还多」。这种答辞一方面是把人工作的效率归之于圣神的能力，而另一方面所表现的只是一种法律主义。

耶稣的福音旨在给他的教会一种更内心的和精神上的意义。这当引起犹太人何等的反对呢？

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耶稣的福音和以色列人的思想是站在同一条线上的。多少世纪来，天选民族的努力经常是要使宗教成为个人的，而不仅是集体的，成为道德的，而不仅是仪式的宗教。耶稣的福音是犹太人两千年的思想的完成。但另一方面，对形式主义的热爱，在犹太人，尤其从被俘掳回来以后，已变成了本民族存在的基础。他们以「法律」为长城，才能抵制一切偶像教的袭击。他们之所以有过分处，可以用这个来解释。而新先知耶稣竟告诉他们说应该超过「法律」，甚至有时要触犯「法律」的规条，这岂能不引起他们的猜疑呢？

再者，耶稣之想用许多方式把旧约的道理加深推广，也使他们满心觉得受了触犯。这位新先知宣称为最根本的爱的诫命，又会引起犹太人何等惊奇呢？这位全能者，这位复仇者，这位可畏的万军之王，这位神秘的宝体——天主，已消失在不可思议的神秘之中了，最后时代的犹太人已不敢再提他的名字，而耶稣竟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确定他与人的关系。如勒农所谓(天主犹如父亲的这种概念，在旧约上不是绝对没有的。「在天我等父者」这种说法，和希伯来人的呼号「天上的主」“Adonai Schebaschschamaim” 很相符合，可是我们知道，在以色列民族的最末时期，天主与人间的那种亲热在古圣祖时代原是如此地眞实的，已变成了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天主直然被看作父，这就是耶稣的全部神学」。他所讲的天主，首先就是善与仁慈；他的公义甚至也混和着温爱，人对于天主，当如田野里的百合和小鸟一样，把自己整个交给他。而由于这种信赖，人就神

秘地接近了天主。这种观念在旧约中也先已有过了，但不如新约中言之明晰，言之频数。虔诚的犹太人惯于匍匐敬畏，可能在这种新的说法中，嗅到一种不知怎样总像是渎神的气味。

在耶稣的福音和犹太教义之间，还有更大的不同处：耶稣所讲的天主是一位父，而且是一切人的父。罪孽最深重的人，也有权利获得他的矜恤。他的太阳升起来「光照恶人，也光照善人」，连外教人也并不是仅仅要受可怕的审判（以色列人就这样想），却也同受天主慈爱光辉的普照。甚至可以说，耶稣有意坚主外教人也有得救的机会，所有这些迷失的羊和遗失了的银钱，天主重新找到时是会很快乐的……。这种对于罪人的仁慈，与犹太人的精神相去多远！德训篇中告诉人说：「你若施惠，应知道你是向谁施恩；这样，你纔能因你

的恩惠，大得人心。对虔敬的人要施恩，这样，你必会获得大酬报；若你得不到他的酬报，必会蒙受至高者的酬报。习惯于行恶，及不肯施舍的人，对自己并无好处。你要施恩给虔敬的人，不要帮助罪人。你要施恩与善人，不必收留不虔敬的人」(德 12:1-7)。

那么照耶稣的教义会达到那一步田地呢？照耶稣的教义，就要把那些不信天主，不知「法律」「比禽兽还不如」的人都当作弟兄！在古代的以色列人，近人就是血统上及信仰上的弟兄，是那信仰雅威，信仰西乃山上及圣殿中的天主的人。这才是肋未纪中有命令要爱之如己的人，至于不信主的，背教的，外教人则不能享受这种被爱的权利。像善心的撒玛黎雅人那种故事，在犹太人听了几乎是忍无可忍：怎么？这故事里提到的忠信于眞天主的人一个

都值不得称赞，偏偏一个异端人，一个混血儿，倒提出来作为榜样……！

至于博爱主义，在犹太教义中也并不是就不能见到。他们也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相信雅威只是犹太十二支派的天主。有许多旧约经文中都明白地说一切民族都要认识唯一的天主(咏 22:28；47:8；耶 31:34)。能承认这种观念，甚至是以色列人的光荣。但实际上，他们并不认为别人除了用适合于他们以色列人的礼节方法之外，也能接近天主。在那些凡是有犹太人侨居的地方，我们看到也有外邦人(见第四章第八节) 加入犹太教。但这种奉犹太教的外邦人，必须要变成犹太人，接受「法律」上一切琐碎的规条，割损礼也包括在内，否则就永远只是次一等的信徒。至于在基督圣教内，却像圣保禄那样，宣称：「不再分犹太人外邦人」，这是多大的改

变！

因此基督的福音和犹太人的排外主义是绝对地不同。这样，基督的福音就把犹太人一切传统的观念都颠倒了。例如，犹太的「教团」，是信徒们因精神上与物质上，道义上与历史上的共同利益而结合成的，在基督的「教会」中怎样还能看得出那种影子呢？「教会」是分享天主的恩宠，实践耶稣的道德而不计一切利害的人所联合成的。但「教团」却是以色列不可动摇的基础……。

犹太教与基督圣教之间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冲突：这天选民族自认为有一种使命，认为天主几千年来就给了他们一种特恩。如果照耶稣的教义，承认外邦人对天主的恩许也有分，外邦人也可以进天国，那么犹太人这种使命，这

种特恩变成什么了呢？耶稣简直是或至少似乎是打击了天选民族之所以为天选民族的根本理由了。

平心而论，这种排外主义也不只是具有一些卑俗的理由。也并非只是一种不堪忍受的骄傲支配着以色列人。构成这种酷刻思想的基础，虽然常是一种虚荣，但在最好的犹太人中却有另一种思想。他们自信在自己民族保有一种比犹太民族的存在价值还重要的事，就是他们是唯一眞理的唯一受托者。这些人长久地沉溺于这种热狂固执中，要他们懂得他们的使命已经完结，要他们懂得完成付托给他们的启示，唯一的方式是由于超人的智慧和献身的力量而产生出来的自我牺牲，这实在是万难的事。但在他们之中也有一些心灵纯洁而谦卑的人，冲过了这一难关，这就是天主的恩宠使他

们睁开了眼睛的那些宗徒，门徒和时常跟随耶稣的群众。另外绝大部分仍旧还是盲目的，当然他们就基于自己很好的信德，而认为宣讲出这样一种亵渎天主的教义的人，只有被处死，而要打倒这种人，就可以不择手段。欧洲中古时代的艺术家曾表现出了犹太人这种盲目的悲剧性，他们用三张连续的图画，当中一张上是基督，居于两旁的，一张是圣教会，一张是犹太人的教会，后者的眼上缚着一条带子(在本章前边有一张犹太教会的像，在眼上缚着带子。)。

犹太人眼上这带子只是在一个条件下可以解掉；这就是，如果他们承认了耶稣是默西亚，是他们衷心迫切期待着的天主的使者。但我们知道(见第一章第四节)犹太人对于默西亚的观念，已经由宽泛的影像而进入了特殊的影像，就是把默西亚看作是光荣的君王，征服者的领袖，

能使十二支派获得独立自由，并能使他们得到期待已久的向敌人复仇的机会。至于受苦的默西亚，做谦卑牺牲的默西亚，以其牺牲的命运赢得眞正的胜利的默西亚影像早已被犹太人整个遗忘了。整个犹太人的骄傲，都逼使他们要永远遗忘这种影像。而这里，就显出了那准备着即将演出的悲剧中最动人的一幕剧情：耶稣愈悲惨，愈屈辱，愈衰颓，犹太人对他的憎恨就愈强烈，因为愈是这样，他之自命为默西亚，对他们那种热狂地希望着的影像就愈显得是一种侮辱。比拉多指着已被打得不象样子，满身血污涕唾的耶稣，向犹太人高喊着说：「你们看，这就是他！」他希望这样能博得他们的怜悯，但犹太人狂喊着：「钉死他！」因为他们无法不拒绝如此可怜的默西亚。

这是犹太人之命运的秘密！多少世纪来，

犹太人很忠信地努力保卫天主付托给他们的启示。就是这种努力，使这民族拒不接受耶稣的福音。而造成那一幕悲剧。二千年来，因为他们做这启示的见证人，又对耶稣拒而不纳，于是乎这种启示之对他们就一直没有满全。犹太民族是旧约「一本书的民族」，他们一直生活在旧约文字的庇荫下，要他们一下就赞成一种内心的宗教，相信「文字致人于死，精神使人生活」，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若想使那种以民族的骄傲为最佳武器的人，突然接受屈辱和博爱的教义，这将更是不可能的。但就在这里，他们做那悲剧的角色，不是出自天主上智的安排吗？对这种奥秘，只有一种超越的解释才可以说明。因为若不是犹太人的拒绝，耶稣的福音就不会完成。因为若不是犹太人的拒绝，耶稣的福音就不会包含由此而来的另一奥迹，即

耶稣之用血救赎世人。

第八节　最后的反对目标

犹太人反对耶稣之福音的根本原因，他们对他的不能和解的敌对，以及他将完成的这幕悲剧的意义，所有的这一切，耶稣都知道。读了福音，我们不能不看到，耶稣周围的人们天天地设计要实现他们的阴谋，卑鄙地随着他们的情欲行事，而基督自己则在追求着实现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计划。

以后我们可以更了解他的教训之逐步渐进的性质。耶稣之天主性计划的意向，和他人性的谨慎相平行。默西亚不一下启示出他的光荣，并非仅为避免引起犹太及罗马当局的不安，也不仅是要避免使他的听众完全误解了他

的任务，而是等待着「他的时候到来」，就是说，要等待他和他教义的反对达到一个很激烈的程度，以致必须要发生一个流血的事件，来结束这一切。如果说在基督一生中，有一个所谓默西亚的秘密(见注 7.7：基督教义无秘密)，那末这种秘密就只有由他的死和他的复活，才整个地揭露出来(天主圣子对人的爱情是如此之大，以致于不愿意用一种光荣的救赎，而用他的痛苦和死亡来补赎世人的罪。耶稣的这个爱情的奥迹，是如此地超过我们的想象力，以致于连对他的朋友们，也当做一个秘密似地秘而不宣。这个秘密，他渐渐地向他的宗徒们道破，然而他们只是在基督的死亡与光荣的复活之后，才恍然大悟了。)。同时，从此也就使人更了解他之为他——人而天主——和他的言语之间的完全一致。耶稣的全部生活可以做证：耶稣不仅是一个言行完全一致的人，他乃是降生成人，作为赎罪牺牲的天主「圣言」。我们把这些似乎可以解释加尔瓦略山上那一幕悲剧的主要反对原因都列举出来，还是丝毫没

有说明什么，因为还留下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没有说出，这原因就是绝对无法看透的「救赎」的奥迹。

他的时候到了，以后的事件就将迅速地发展，打断他人性的宏图，给予他的福音一个必然的结论。但这结论本身是否就如此明显，而能使人接受他用血来证明的教义呢？事情并不如此简单。有许多人，他们的数字一天比一天增多，他们把这受难的默西亚，就看做是他们希望的影像。并且因为他们看了耶稣的苦难，他们的眼睛就睁开看见了光明。但其他许许多多别的人，这种苦难在他们看来正是基督教义中最最不能容受的成分，基督命运中之最最不能接受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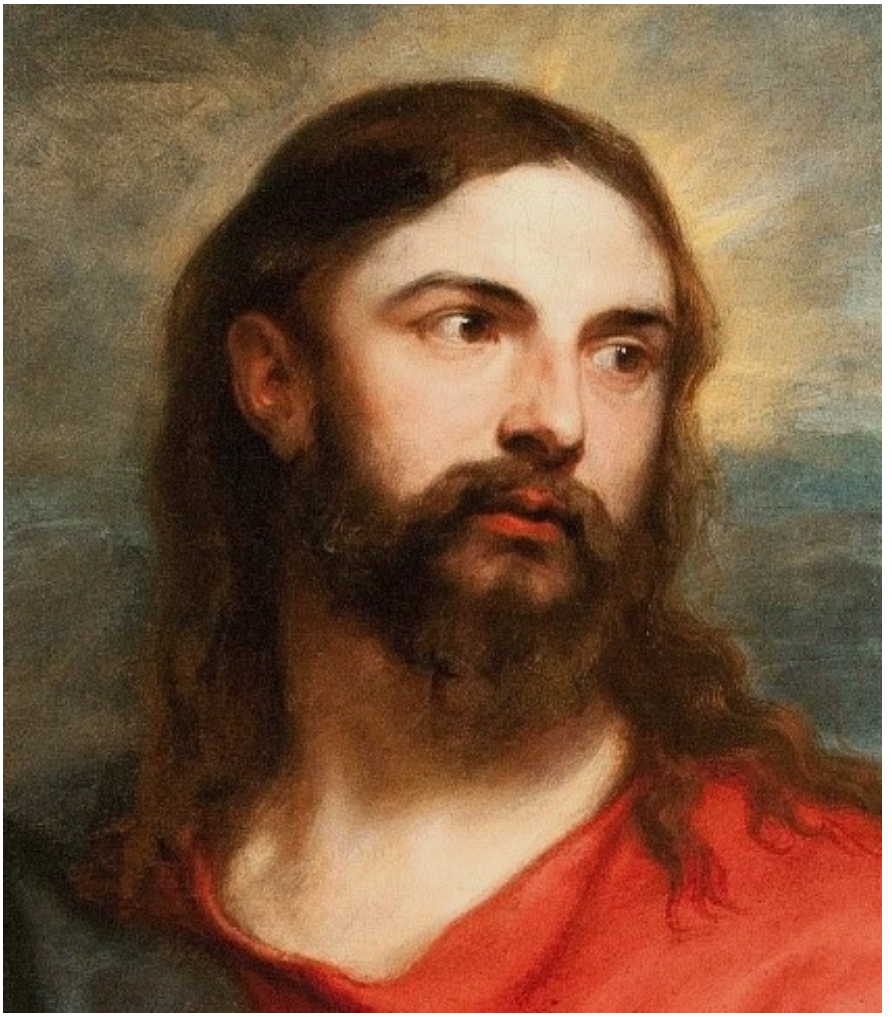
降生成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天主，圣保

禄说：「为犹太人是绊脚石，为外邦人是愚妄」(格前 1:23-24)。在一个希腊人看来，一个人说自己是天主，这是不能承认的事，为理性丝毫不能了解，这是一种荒谬无度的事，因为这是一种狂傲的表现。至于说天主自愿接受死亡，这根本是荒谬绝伦的自相矛盾，因为神的本性就是不死。

在一个犹太人看来，降生的奥迹已经是扞格难通的观念，和天主的超越性不能并立，并且有把天主看作与人同性同形之嫌。而那「救赎」的奥迹更是「阻碍」。流血而赎罪的牺牲，乃是司祭们刀下的畜牲，在特殊情形之下，可能是雅威可怕权力之下作牺牲的人的肉，如依撒格 (Isaac，创 22:1-19) 或依弗大(Jephte，Jephthah 民 11:29-40) 的女儿那样。说天主自献给天主，天主自作牺牲，这对天主的观念是何等的污蔑！

且若说这牺牲者就是默西亚，这样像奴隶一般被处死，让自己的血肉在那耻辱的十字架的横木上受苦，这和那以色列的复仇者，光荣的君王的影像又是多么不符合！

以上所说这种在耶稣的「阻碍」和「愚笨」面前的卑屈，就是基督教会所要世人接受的。既然一切都应该从人性中所习惯的方面改变过来——你要悔改！——那么愚笨就会变成智慧，而那阻碍也会变成值得尊敬值得爱慕的！十字架是耶稣之福音的最高证据，也是最确定的「反对的目标」！



这一耶稣的面容是犹太人诘难耶稣整幅图画的一部分。作者是一位十七世纪初期法兰德斯（比国西北部）的 Flemish 凡代克 VanDyck 的杰作。他是卢本斯 Rubens 的入室弟子。犹太人为了谋害耶稣，向耶稣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是否该给罗马帝国纳税?这恶毒的仇恨使爱人至极，不久将为他们牺牲性命的耶稣感到痛苦。作者把耶稣痛苦地而又慈悲地注视着他敌人们的目光，描写得非常入神。这幅图画，耶稣这种注视表现着天主之爱与世人之仇恨的对立。



这幅给人深刻印象的耶稣圣容，是一幅最后晚餐像中的一部分。作者是十六世纪初期的一位意大利人萨尔托 AndreadelSarto。图中，耶稣把饼和酒变成了他体和血。这体和血，在明天将做救赎人类的祭品。在这里耶稣给人类留下了最大爱情的标志。耶稣聚精会神地在注视着将来要由生命之粮而获得饱饫的一切人，他看那即将来临的十字架。

第八章最后几天

第一节　圣周

在公教的礼仪上，每年周而复始地纪念着的那些节期中，最优美，最富有意义的，无过于耶稣活在世上最后几天的那一星期了。这就是所谓「圣周」！一提到「圣周」，没有一个信友不想起这悲喜交集的节期，在这节期中，时而欢乐，时而悲哀；时而满心喜悦地唱起赞美歌，时而忧伤欲绝地低头默念。一切大小教堂，都举行仪式，纪念那幕悲剧。节期从「圣枝主日」开始，在这日的弥撒中，人人手里拿着黄杨树，橄榄树，棕榈树等的枝子，充满了清新爽朗的气氛。为了纪念当时耶稣荣进耶路撒冷，犹太人的欢呼「贺三纳」(按希伯来文 hosannas，见

圣咏 118:25)（意思就是求你使我获胜），大家唱着『光荣与赞美」(按拉丁文 Gloria laus) 的歌。这歌声一停，接着就举行那「黑夜祷礼」，咏诵长篇的「先知书」，轮番地唱着圣咏。。这些经文，都预言着行将发生的那幕悲剧，以及千百年来将予完成的恩许。到了圣周瞻礼五，那馨香馥郁的「圣体宝座」，好像在登加尔瓦略山苦路那悲曲之前加了一段喜乐的前奏。但是藏在玫瑰与烛光之下的圣体，却是全体信友长跪膜拜的一位牺牲者的身体。从这天起直到复活望日的清晨，停止鸣钟，大家抱着悲切的心情，肃穆地「拜苦路」，把圣像都用幕布遮起来，圣体龛子也空了，连那教堂也似乎和人一样陷入悲哀之中。直到那复活节的黎明，欢乐的时候又来了，在曙光下，充满了希望的欢乐的声音，高喊着：「基督复活了！」

这种时而悲哀，时而欢乐的情形，或更好说，这种同时悲喜交集的情形，和我们在四部福音中读到耶稣在世最后几天的事迹，给予人的印象完全相同。仇恨耶稣的人，在背后准备好了阴谋诡计，以为总能一定把他整个打倒。他分明知道，而决不想逃避他们的毒手。他们杀了他，其实只是毁了自己(在耶稣被钉十字架而作祭献之后，犹太教被取消了，因为它的准备已经结束了。犹太人在杀耶稣的同时，也就毁灭了犹太教义。)。他的时候近了，这是黑夜的时刻，从流血的奥迹中，生出人类的救赎。他仍不失往常的清朗宁静。在这最后的时刻，他还说一些最深刻的话。但他也是一个人，有时也自觉不安。在天主决定他的死亡之前，年富力强生气勃勃的他也曾表示抗拒。这一星期中，发生了两件伟大光荣的事，就是荣进耶路撒冷时群众的欢呼，和建立圣体。但也就是在这星期之中，是

耶稣说了这样有决定有意义的话：「如果麦粒不死……」的时期，是耶稣受临终之苦被人遗弃，被钉十字架而死的时期。

耶稣不再躲避了，他有时在伯达尼，有时在橄榄山，两个地方都离耶路撒冷很近，他要进城，片刻即到。从约但河上来的成队的虔诚犹太人，以为也只是和往年一样参加了一个逾越节庆，在逾越节期中，一个捣乱分子被钉在城边的十字架上，在他们也并不觉得是一个奇观。但这纪念天选民族解放的节日，和默西亚牺牲的节日之相逢，很明显地不只是偶然碰上的。前几天，耶稣都还退到厄法因去避他的敌人，到了现在他就不顾自己，任人摆布了。我们不能不怀疑到，这些事很明显地都是耶稣有意要这样的(耶稣是故意地拣了逾越节日做他的死期。自此以后，逾越节，不再是犹太人从埃及获得解放的纪念日，而是全人类从罪恶之轭下获得解放的纪念日了。)。

在这历史方面，这一犹太节日和耶稣死期之逢于一日，是一个关于基督的年代很宝贵的指示。四部福音都记载着他死在一个安息日的前一天，即星期五(玛 37:62；谷 15:42；路 23:54；若:19:31)。若望福音对于年代的指示常最精确(见本章第九节)，如果照着它，我们就该承认耶稣之死正是在吃逾越节餐的那一天(若 18:28)，照犹太人的历法，就是教历正月十四日。而在基督那个时期，星期五与逾越节日相逢的日期只有二十七年四月十一，三十年四月七日，和三十三年四月三日。把这个指示和我们已经提出的关于耶稣的诞生的年代，和他公开传教的时期一对照，我们要选定三十年四月七日为他的死日(见注 8.1：圣周的日程)。因此圣周是从三十年四月二日星期日开始，而是在七日星期五，在耶路撒冷城门边，一个光秃的小丘上，耶稣被钉上了十字架(见注 8.2：复活节的日

期的变动)。

第二节　国会

三月的最后几天，情况对耶稣突然变得严重了。他又到了耶路撒冷附近，终于使那些竭力要保卫传统礼仪与公共治安的人们不安起来。他们已看出他是一位先知，又是一个煽动者，而两者都使他们憎恶。拉匝禄的复活，又使许多犹太人趋向于他，遂使当道者决计要采取行动。法利塞人去撺掇圣殿当局，司祭长们也为之心动了，他们就来集会讨论这情势。福音中记载了好几次这种非正式的秘密商谈。拉冈热神父把它比之于「国会里的党团会议」，只要这里一做了决定，就有把握在正式会议上定会通过的，因为这里就代表了多数。圣若望详细地记载了其中的一次会谈(若 11:45-53)。传统认

为这次会谈的地点是在大司祭盖法的乡间别墅里。房子在城外南边的高地上，在那不祥的该希农(按拉丁与英文：Gehenna，按希伯来文:该希农 Ge Hinnom，「该」的意思就是山谷。从前这个地方叫希农的儿子的山谷，就是 Ben Hinnom 的山谷。所以这个山谷也叫本希农。在耶路撒冷的西南。以前的客纳罕人和以后的崇拜偶像以色列人，在此山谷中向摩肋客 Moloch 神像焚烧活的孩子。因此，犹太人们憎恶这山谷，把它当做是地狱的象征。以后热心的约熹雅 Josias 国王，捣毁了偶像，下令从此以后，把城中的粪便倾倒在这山谷内。)山谷之外，这地方至今还被叫做恶谋山，参加这会议的是不是全部公议会会员，阿利玛弟的若瑟(Joseph of Arilmathea，公议会的会员。心地正直，对耶稣很表亲善。见第十章第八节。)和那善良的尼苛德摩(Nicodemus，另一位公议会的议员，也是耶稣的好友。那夜间来访问耶稣的就是他。见第三章第五节。)或者就没有参加。我们可以猜想到，那两个互相敌对的大司祭家族，即亚纳(Annas，曾做过大司祭，是最有势力的司祭界的领袖。)家，他的五个儿子及女婿，和菩伊塔斯(Boetus，是和亚纳一党相对立的党派的领袖。)家，由他的三个儿子

作代表，在这次事情上意见也一致了。那时在耶路撒冷的法利塞党法律学士们也来了，但他们并不算第一等重要的角色。此外，从这时候开始，他们似乎就退步，让司祭团出风头了。因为眞的说来，这样一种事情，一到变成政治和法律上的事情，就不是他们的事了。厄肋哈匝尔(Eleazar ben Azarias，肋哈匝尔，哈匝利雅的儿子。) 经师尝说，一个法庭若在七十年中判处了一个死刑，就算是好杀的。法利塞党的经师们在当局前告发耶稣，他们很知道是为什么重大的理由，但他们不愿意使自己的手染上耶稣的血。

「这人行了许多奇迹，我们怎么办呢？如果让他这样，众人都会信从他，罗马人必要来，连我们的圣殿和民族都要除掉」。应该替以色列的司教长们辩护一下，他们所看到的这种危险决不是凭空的幻想。已经有几次，有些

热狂的人煽惑民众说，解放的时候已经来到了，结果引起了流血的鎮压。人们还记得那叛乱者西满的事件，结果是罗马的将军未拉斯(Varus，罗马将军。当他做叙利亚的总督督时，很严厉地鎮压了犹太人的一次叛变。)在犹太省中的山上用十字架钉死了两千人。四十年以后，最后一次煽惑又引起了一场大灾祸(在公元七〇年，罗马人击溃了叛变的犹太人，并毁灭了耶路撒冷城和它的圣殿。)。那些政客，其实就是公议会会员，是无法作别样推论的。而那些法利塞人，本来能指出耶稣和那些危害人民的煽动者之间的区别，但他们却正希望把耶稣和煽动者混淆在一起，这样好能除掉那时常责骂他们的仇敌，解解心头之恨。

恐惧常使人的集会坏事。当时轮值大司祭班的盖法站起了来：他背后，整个亚纳家的司祭家族，即盖法的岳父和几个妻舅，都准备支持他：「你们什么都不懂，也不想想：叫一个

人替百姓死，以免全民族灭亡：这为你们多么有利。」当正义被扰乱时，常是牺牲无罪的人以谋国家的利益，这并不是晚近才有的事。那些司祭，长老们，都眞心诚意地极关切民族的利害，认为赞助这意见不坏。哥德所说的「我宁要不义，不要紊乱」，颇足以说明这意见似乎很有点合逻辑，并且非付诸实行不可。然而还得看清，那不义，即使偶一为之，然而是否会给整个社会中引进了致命的萌芽，而构成一个很严重的危机呢。两千年来，这两难的问题依旧悬而未决，但从耶稣起直到今日，因「国是」的理由而被妄告的，那名单也眞太长了。

而在基督这一事件内，实还牵涉着一种别的大事，圣若望已很有力地指明了。盖法之如此说，只是一种预言 (同一时代，非隆曾断言，受先知精神的感应是大祭司的一种特恩，他认为是与大祭司的圣衣，(Ephod，厄弗得)有关的。照史家约瑟夫说；

大司祭若翰，依尔卡诺 John Hyrcanus 有时就曾作预言。)。盖法自己并不知道，却预告了完全另外一桩事，而并不是一个庸俗煽动者的被捕。圣若望把盖法不知不觉地说出来的预言，加以解释说：「耶稣将为民族而死；不但为犹太民族，而且也是为使那四散的天主的儿女都聚集归一」。这些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无非是全能天主手中的工具而已。

这样集会举行过好几次。可见他们觉得逮捕耶稣是棘手的问题。应该小心，这捣乱分子，是否该在大庭广众之前加以逮捕呢？但如果因此引起纷扰以至于流血，罗马当局又会怎样说呢?把他逮捕了，就能使他整个地丧失了威望。那么，是的，这样就可以杀一儆百。犹太法典中记载着阿基巴就曾有了这样的格言：「把那些有危害的经师学士在盛大的节庆日予以处决!」这样就更能儆戒众人。在耶稣被捕之

前，应该想出诡计来。他们讨论了许多次。有人还提出连拉匝禄也除掉了才好(若 12:1-11)，他在那里是耶稣的超性能力的活证据，不如把他杀死，不叫他再复活！他们还在犹豫，还在辩论，而这个「煽动者」胆大包天，又在耶路撒冷出现了，所有经师，学士，长老，司祭，整个公议会，似乎都不在他的眼中！

第三节　荣进耶路撒冷的主日

以后，我们就得随着耶稣逐日甚至逐时逐刻的行止，看他如何达到最后的结局。四月二号，星期日，我们可想象是犹太春天一个美丽的早晨，远处的天空，澄碧清朗，煦煦的和风，送来了花木的清香，百灵鸟正在不停地歌唱，眞使人觉得身受主宠，心旷神怡，胸襟为之一拓，一大群人很早就到了通伯达尼的路

上，要来听耶稣讲话。他们都尽谈论着他的奇迹，谈着在耶里哥经他复明的盲者，尤其是谈着死了已经发臭，又经他复活的拉匝禄的事。

耶稣已经在路上了，正向耶路撒冷前进，这条路经过橄榄山腰，他从山峰的右边过去，经过一段崎岖的山路之后，到了一处平场，就看到那壮丽的都城。热情和好奇的群众，排成一个行列，做了他的卫护。山峡前一个地方，有一小村庄，房屋都排列在道旁。村名贝特法革(Bethphage)，意即「无花果之家」。这小村今已荡然，连遗迹也无法寻找了。当时耶稣命门徒去办一件事，在场的人一点都不明了这事的重要性，但每位圣史都大书特书地记载出来了(玛21；谷11；路19:29；若12:14)。他对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庄里去吧！一进村，立刻遇到一匹拴着的母驴，同它在一起还有一个驴驹子，还没

有人骑过它，把它解开，给我牵来吧!如果有人问你：『你们为什么解开他』，你们就说：『主要用牠』，人家就立刻让你们把他们牵来了。」

要一匹驴？是否只因为疲倦了呢？不像，因为耶稣在全部福音中表现出一向都很能走路。是否他想在进城时显得更庄严些呢？也许。不过这样一匹坐骑也还是不够高贵。有人说近东一带的驴特别雄壮，是一种高贵的牲畜，甚至是特出人物乘坐的，例如在民长纪中(民 10:4，12:14)，我们看到那些民长都骑驴，又在阿贝沙隆 (Absalom，达味之子，他叛逆他的父亲。战败而逃，中途被杀。见撒下 13-18)的历险记中看到，当他死时，也骑着驴或骡子。有人又引证诗人荷马 (引自希腊大诗人荷马的著作易利亚得。易利亚得是一篇叙事长诗，记述小亚细亚的特拉人与希腊人的英勇战绩。这一篇长诗大约是在耶稣前第九世纪写成的。) 的作品中说阿查克斯「壮美如驴」。可是一位罗马的骑士，坐在高头大马

上，雄纠纠地手握缰绳紧紧控制着他的坐驹，对那坐在一匹驴子上的前导，还是不免要投以鄙视怜悯的眼光！

耶稣之选择一匹驴，实表示了他更深密的用意。在旧约的全部历史中，驴是和平，甘饴和谦逊的象征，正如马是战争，奢华及抢掠的象征。先知们曾屡次谴责列王太爱马队。耶稣是王，是和平的王。他之确切指明「这驴从未有人骑过，很清楚地指明了这一选择之宗教上的性质：古时的犹太人都认为一个牲畜或物件若已在世俗的事上用过了，就不大好再作神圣的用途 (户 19:2；申 15:19；21:3；撒上 6:7)。尤其在匝加利亚先知书中我们读到有一小节，耶稣当然想到的：「看，你的君王到你这里来，他是正义的，胜利的，谦逊的，骑在驴上，骑在驴驹上」(匝 9:9)。因此，他之选择一匹谦卑的坐骑，

是给了一个默西亚之标记：准备着的凯旋是诸先知所预言的王的凯旋。在那悲剧正待开演的一天他要公开地显示出来。

这凯旋的仪式也许眞可说是十分简陋，不像在罗马的凯旋大典上，胜利者坐着四马二轮车围随着浩浩荡荡的军团行列，最后拖着那些被征服的俘虏。信徒和好奇的群众自动地组成一个行列。「有许多人把自己的外衣，另有些人把从田间砍来的绿树枝，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贺三纳！因上主之名而来的，应受赞颂！那要来的我们祖先达味之国，应受赞颂！贺三纳于至高之天！」犹太那些无名的野草，在四月里正是绿油油的，发着清香，橄榄树枝，本是和平的象征，棕榈叶子也正是用来庆贺胜利者的，而教会把这些看作是尤有更深的意义，看作是象征着应当带到耶

稣面前，投在他脚下的善举(降福圣枝时所念的祝文)。凡要对一个人表示尊敬，就把自己的衣服铺在他脚下，这本是近东一带的习惯。一百年前有一个驻大马士革 (Damascus，今叙利亚都城) 的英国领事，就曾记述过，他经过白冷时，就看到有几百男男女女一起来迎接他，忽然一下都把他们的衣服铺在他马前的路上，原来他们因叛乱而触怒了埃及的总督，恳请这位领事替他们在总督面前求情。

法利塞人到处都派了侦探，这些侦探就把耶稣进城的情况去报告他们。他们想到耶稣是会上耶路撒冷来过逾越节的，不过还希望他也像前次来时一样微行而至。现在他竟像一位胜利者凯旋似的，很显赫地以光荣君王式的默西亚的姿态出现了。他们怒不可遏地就对他说：「师傅，责斥你的门徒罢！」他答说：「我告诉

你们：这些人若不作声，石头就要喊叫了！」(只有圣路加记载这几句话。路 19:39-40)

到了山顶，有一宽阔的山峡，从此向西边的山坡下去，就是急剧的下坡路了。耶稣到了这里就停下来。都城已呈显在他面前，庄严伟大，确有王者之都的气象。要想一眼览尽这都城，最好的地方就要算这橄榄山的山侧了。这城市位于一片由西向东倾斜的平地上，好像有意自献于游览者的眼廉中。房栊栉比，城东地势峻峭，直下克德龙溪谷 (Cedron，耶路撒冷城东的山谷，它把城与橄榄山隔离。)。它当时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见的样子。现在的耶路撒冷，围绕着有雉堞的深红和锦葵的城垣，是一个中古型的城市。由于历史上的人事变迁，在这城中建立起了纪念回教主奥玛 (Omar，回教伟大领袖，穆罕默德之表兄弟。曾统阿拉伯，634-640，征服巴力斯坦，叙利亚，波斯与埃及。有人在毁于公元七〇年的耶路撒冷圣殿旧址上为纪念他而造了

一座大清眞寺。)的清眞寺，蔚蓝美丽的穹顶，雄视全城。十字军所建造的古法国式的赭色房栊之间，星罗棋布地矗立着回教清眞寺白色的尖塔顶，房栊塔顶，参差并列，相映成趣。在耶稣的时候，它当是一幅更迷人的图画。和现在一样，它那时也是一座石头建筑的城市，因为当地缺乏木材，只有石头。但当时它该是何等辉煌啊！豪奢的黑落德正为这十年的古都披上了一件富丽的新装！雄伟的城墙，基础都是白色的大石块叠成；圣殿的正面，金碧辉煌，正呈显于耶稣眼帘中。在这片景物中，圣殿的伟构，以一种有象征意义的堆砌，安排着它的庭院，天井，和亭台楼阁。右边，触目地耸立着四边形的罗马驻军的安多尼亚堡垒(Antonia，是俯临圣殿的一座堡垒。罗马人在此驻有警备队。)。到处都可看到大司祭和王侯们所建豪华的宫殿，而底下则是那些通海

的城门。达味塔，就修建在这位诗人圣王往昔向天主歌颂圣咏的那些山坪上，这座塔大约有五十公尺高巍然矗立在高坪上，四十年以后，以色列的最后防卫者，就在这里抵抗过泰塔斯(Titus，罗马大将，在公元七O年占领耶路撒冷。自公元七九至八一年，做了罗马人的大帝。)的军团。

这正是耶稣肉眼所见这城的景象，也正是圣神所居住的他的灵魂所见未来危机的影像，两者在耶稣心中激起了可怖的预感。一切回忆，齐上他的心头。他想起了他的种族，他的人民的过去。他的祖先曾统治着这圣而又圣的至圣土地；他们已永眠在左边展开着的河谷底下，栊累累的白色荒冢，和黑茸茸的扁柏丛中了。那圣殿，是崇拜眞天主的唯一地方，耶稣比任何人都更懂得它超性的意义。为什么耶路撒冷全部光荣的历史要陷入这样一个悲惨的绝

境呢？为什么天主的上智的安排要使犹太人这样拒绝耶稣的教义，这样盲目呢？照着圣路加所用希腊文的原义看，耶稣简直是呜咽欲绝。当他望见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哭它说：「恨不能在这一天，你也知道有关你平安的事；但这事如今在你眼前是隐藏的。的确，日子将临于你，你的仇敌要在你四周筑起壁垒，包围你，四面窘困你；又要荡平你，及在你内的子民；在你内决不留一块石头在另一块石头上，因为你没有认识眷顾你的时期。」(只有圣路加记载了这几句话。路19:41-44) 这是很奇怪很神秘的话；这时候，耶稣并没有加以解释。

他当时从「金门」(耶路撒冷东面的城门，正对着圣殿的广场。)入城。十字军砌了一道墙把这门堵住了，并且在此建立了一座小教堂。在纪念圣枝主日时，就把堵住的门打开，由耶路撒冷的宗主教骑着

驴，庄严地进入，群众夹道欢呼，并在他前面铺上枝叶和外衣。这门最近圣殿，耶稣就由此上殿。圣殿的景象和两年前他在这里怒逐摊贩的时候完全一样(见第三章第四节)：虔敬和市井气的混合，这情形太触目了，廊庑变成了兑换所，庭院变成了市集，神圣的厅堂成了杂货店，嘈杂的喊声，混和着牲畜的乱鸣，充盈着这神圣的地方。默西亚又像以前那样大为震怒；他又左右乱打，扫清了他前面的道路。他之进耶路撒冷，确乎不是销声匿迹，不为人所知的！

由于那一大队跟随在耶稣身边的卫护，大概使他也容易采取这种严厉的态度。从贝特法革以来，跟随着他的人群就愈来愈大。这些人当然也并不是全都深信他，也并不是全都皈依了他。在这种热闹的场合，好奇心占了很大的地位。但当时群众对耶稣的情怀却非常热烈，

儿童的清晰的声音欢呼着赞美默西亚 (玛 21:15-16)。法利塞人愈来愈不安，彼此相告说：「看，你们一无所成！瞧，全世界都跟他去了。」(若 12:19) 甚至有些外教徒，外邦人，也许是那些「敬畏天主」，已经有了对唯一天主的信心，想奉犹太教而尚未正式入教的，就去见斐理伯和安德肋两位宗徒，要他们领着去拜见耶稣 (若 12:20-26)。这时的耶稣眞是煊赫一时。

可是，即在他的荣光照耀着耶路撒冷的心脏——圣殿，所有聚集在此过逾越节的民众都传诵着他的名字的时候，耶稣也没有一刻曾忘记了等待着他并为他所愿接受的命运。他的两个门徒来了，告诉他这些怀着同情的好奇心的希腊人要来见他。他回答他们说：「人子要受光荣的时辰到了。」也许是他好像看清了他信徒心中，渴望着那种尘世的一时的光荣胜利，

于是就很确切地加以说明。他又一次重复说明什么是他的光荣的眞相。

「是的，人子被高举起来的时刻到了。可是…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只是一粒；如果死了，纔结出许多子粒来。」

「爱惜自己性命的，必要丧失性命；在现世憎恨自己性命的，必要保存性命入于永生。」(若 12:24-25。耶稣意欲使人懂得，他的光荣只有藉着他因了爱情而奉献的自己性命的祭献才能来到。)。

这时，跟随他的人，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都混合在一起，这已是未来教会信众的先进。耶稣就藉这时机重述了他将为这新的人类

付出何等的代价。救赎的奥迹血淋淋地出现在他的思想中。他的信徒们还不了解他允许他们的光荣是怎么回事。他们不明了这种「以败为胜」的超性棋战。「在现世憎恨自己性命的」，究竟是什么意义？但他都知道。然而他也具有整个的人性，在等待着他的这样迫近又这样可怕的命运面前，一种恐怖的困扰，一种人性的困扰攫住了他。人会想到他在四旬山(见第三章第一节)守严斋受试探，抵抗魔鬼诱惑时的困扰。尤其会想到在橄榄园中，圣周瞻礼五晚上的一场更大的困扰。圣若望的经文，短短几句，就显露出了整个极富悲剧性的内心斗争：「现在我心神烦乱，我可说什么呢？我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辰罢？但正是为此，我纔到了这时辰。父啊！光荣你的名罢！」(若 12:27)这时，从天上来了一个像春雷一般的声音说：「我已光荣了我

的名，我还要光荣」。耶稣以这样整个献身服从天主的表示来结束了他的话。天主圣父在天上回答了他。

因此，这一天是以光辉灿烂的晨光开始，而以一种阴郁的不安终结。群众已听见了那神秘的雷声。有人信以为是天使在说话。耶稣又说：「这声音不是为我而来，而是为你们。现在就是这世界应受审判的时候，现在这世界的元首就要被赶出去；至于我，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时，便要吸引众人来归向我」。「高举」两字，义属双关，并为被钉十字架的预兆，这意思，人还不懂。但梅瑟「法律」上说默西亚是万世永存的，所以他不能预言他的死。高举，是什么意思呢？人子，究竟是谁呢？(若 12:29-35)

人们从一早起就跟随着这位先知，有些人

就渐渐觉得疲倦了。暮色已临，太阳在五点半左右就落向法匝尔，玛黎安乃，希彼古斯(Phazael，Mariamne，Hippicus)三座塔后面去了。这三座塔是用以纪念黑落德所爱的三个人的。西方天边，一片红光。耶稣停留在圣殿某处平顶上，周围的人已比较少了，因为他们去忙他们的日常工作去了。远处，紫色的摩阿布山上，闪耀着夕阳的余光。这象征「驱散诸民族黑暗的光亮」(路 2:29-32)。这光亮在圣母献耶稣于主堂的时候，盛德年高的西默盎就曾预言过。与摩阿布山上夕阳相似的耶稣作了最后的忠告：「光在你们中间还有片刻。你们趁着还有光的时候，应该行走，免得黑暗笼罩了你们。那在黑暗中行走的，不知道往那里去。几时你们还有光，应当信从光，好成为光明之子。」(若 12:35-36)

圣殿里信徒渐渐少了。司祭们又回来，举

行「献礼晚餐」。他们赤着脚，登上那神圣院落的台阶。随着暮色的来临，空气渐渐清新凉爽起来。留在老师身边的十二宗徒，想些什么呢？诚然，要想鼓动民众强迫盖法祝圣这扰乱人心的默西亚为王，今天是办不到的了！他们随着他，又下「金门」，重新取道往伯达尼。

第四节　圣周瞻礼二（星期一)

次日，耶稣重回城里。「他每天在圣殿内施教。司祭长及经师并人民的首领，设法要除掉他；但是寻不出什么办法，因为众百姓都倾心听他」(路 19:47)。

在这庄严的节期，耶路撒冷呈现出一种极端动乱的景象。到处路上都是成队虔敬的过节人涌向眞天主的祭坛。每家的房子里都济满了

客人。而在邻近的园子里，平地上和小山上，在葡萄树和橄榄树之间，到处都搭了棚帐。黑落德安提帕也从加里肋亚来到这里。罗马总督比拉多，也从海上凯撒利亚来到了；他有个习惯，每逢逾越节期，就亲自住在安多尼亚堡垒。对犹太群众这样忙乱，大概很生疑。他的妻，也许因为好奇，也随他在一起。在这都城狭窄的街道上，尤其是在圣殿周围的区域，喧哗嘈杂，人气熏蒸，眞是一个犹太人聚集的热闹杂乱的场面。在喧嚣的人声和约二十万头羊羔的咩咩声中；夹杂着高唱「朝鹿」或「远方松脂树上鸽」诸篇圣咏的歌声。

这几天中前后发生的事件，在福音中，尤其是在马尔谷福音中，记载相当清楚，虽然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大部份的事都集中在圣周瞻礼三那一天。不管怎样，至要的事是很容易依

次叙述的。耶稣一早就离开他的宿处，这宿处是伯达尼的友人的居处（也许是玛尔大和玛利亚的家或患癞病的西满家），或是圣周瞻礼五的晚上，我们就看到他在那里的橄榄园中的一个别墅。他到了圣殿：虔敬的犹太人已经在那里了，双臂举到头上，咏诵着十八端赞美经。群众逐渐聚集到他周围，听他讲话，他不倦地说着；人家向他提出的一切问题，临时发生的一切偶然事件，都可以让他拿来当做教训人的题材。

圣周瞻礼二的早晨，在路上，就发生了一件很令人困惑的事件。圣玛窦和圣马尔谷都曾加记载，两者略有不同。耶稣饿了，「从远处望见一棵密叶丛生的无花果树，便向前去，看看树上有果子没有。可是到了跟前只找到叶子。于是对那棵无花果树说：「永远再没有人

吃你的果子了！你永远不再结果子了！」(玛 21:18-19；谷 11:12-15) 这眞是奇怪的诅咒！注解圣经的人为它不知费了多少笔墨！请问，一棵无花果树可能在春天结果吗？有人曾经争论过：犹太法典中的「安息日论」(Schabbath，犹太法典中的第十二论。) 就指明两位经师在逾越节的次日在耶路撒冷吃到新鲜的无花果，而「奥尔拉论」(Orla，犹太法典中的第十论，乃是专讲在肋 19:23 内所说的一切。) 指明在三月或四月也有无花果。也可能这是一棵野生的或衰老的无花果树，只长叶子不结果实。圣马尔谷曾确切地说：「还不是无花果的时节」，这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那么，这马上见效的诅咒又表示什么意义呢？因为，这无花果树就枯干了，——照圣玛窦说是当下就枯干的，——照圣马尔谷说是那一夜里枯干的，他指出门徒们在翌晨发见它死了。在福音中，这是仅有的一个可称为

「惩罚的奇迹」的例子。它施之于一棵树，已经是很奇怪了，尤其施之于一棵无辜的无花果树，它在春天本来是不结果实的。眞正的教训，是耶稣接着所提出的：宗徒们惊讶地说：「怎么这无花果树立即枯干了呢？」耶稣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如果有信德，不疑惑，不但能对无花果树做这件事，即便你们对这座山说：起来，投到海中！也必要实现。不论你们在祈祷时恳求什么，只要信，就必获得。」(玛 21:21；谷 11:23)，但同时，若把这做为预言来解释，亦无不可。在这一事件内，我们也可看到一种象征性的举动，如那些大先知们常用来预告一桩悲惨事件的象征举动。有时先知们这种象征举动显得有点奇怪，例如耶肋米亚到窑匠那里买了一个瓦瓶，去到民众之前把它打碎(耶 19)。又如厄则克耳用一把剑来剃须

发(则 5)。这被诅咒的无花果树，指的就是以色列人，被「法律」的繁文缛节像叶子一样遮盖注，不能结眞正的爱的果实。就在这同一天，耶稣又说了三个比喻，内容明显地指的是以色列人。

「从前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对第一个说：孩子！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工作罢！他回答说：主，我去。但他却没有去。他对第二个也说了同样的话，第二个却答应说：我不愿意。但后来悔悟过来，而又去了。二人中那一个履行了父亲的意愿？」菩緒挨注释这一段时，提出了一个眞正的心理上的教训：「重大的罪恶，离忏悔往往是比无谓的礼貌离忏悔更近一点」。耶稣很知道，在最好的教友心中，也还藏着恶劣的意愿和背叛的心思；但他觉得能悔悟的罪人，比阳奉阴违的伪善人要好得多

多。听着吧！以色列人！「税吏和娼妓要在你们以先进入天国……」(玛 21:28-32；谷 12:1)。

以色列人拒绝福音，这个观念似乎老是缠绕着耶稣的心灵。就是这个观念使他在前夜呜咽欲绝，他不断地要想到这件事；爱不能为人所接受，这是无边的痛苦。在这天中，他又再次以葡萄园作比喻。这些犹太人都熟习圣经，岂能不懂他的意思？依撒意亚在讲人从葡萄园希望取得甘美的葡萄酒而葡萄园却只出产酸酒的故事时，曾经说过：「雅威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人的家……」(依 5:7)。因此，无疑地，犹太人明了耶稣所说的葡萄园指的是以色列人。主人把最好的葡萄树，榨酒器和酒窖都交托给管葡萄园的工人，而他们却把出品卖掉之后，分文都不给主人，反把主人派来的仆人打了，最后还把应该继承产业的主人的爱子杀死。在

场的这些人谁不知道这些管葡萄园的人指的就是以色列人呢？这比喻异常明显，以致耶稣最后说到会叫别的葡萄园丁来替代这些杀人犯时，群众就大哗，喊叫着说：「天主不容这么办的！」可是耶稣表示得很明确。「耶稣注视他们」。我们可猜想到当时那严峻的脸色：并且引了圣咏上的话 (咏 118:22)，高声说：「你们没有读过这段经文吗？『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为此，我对你们说：天主的国，必由你们中夺去，而交给结果子的外邦人」(玛 21:33-46；谷 12:1-12；路 20:9-19)。

耶稣似乎既已决定了不再等待，就断然地有意去激起犹太人的公愤，使他的同胞们明白他们是该担负这一切责任的。接着又说了一个别的比喻，天主邀人们去赴婚筵，他们不肯去，宁可去做工，去做买卖，有些甚至把这位

君王差来的仆人杀掉。好吧！就这样吧！可是他们不该看到别人受邀请替代了他们，就愤愤不平啊！在「街上偶然集合」的全世界各民族，都受了天主的邀请，这伟大的一举表示着全世界都接受了福音(玛 22:1-14)。

这教训引起了反应。它使圣殿院落里的群众起了一场大纷扰。公议会极愿除去耶稣这个捣乱份子。可是因为他有许多热狂的信徒，不敢当众加以逮捕，就设了一个诡计想陷害他。他们派了一批人，去问他凭着什么权柄能如此说话行事。因为在圣殿里打翻了兑钱的桌子和鸽笼，毕竟是对以色列民族公开侮辱。「你凭什么权柄作这些事？谁给了你这种权柄呢？」这问题提得很巧妙：如果耶稣说：「我是天主，我用天主的名义驱逐他们」，他就会被控为亵渎天主。如果他不回答，那就给他的威信

一个很大的打击。可是，耶稣虽看不起法利塞人那种辩论术，但有机会时也要使用一下，甚至还在里面加上一种质朴的机妙。「我也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答复我，我就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柄作这些事。若翰的洗礼，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来的？」他们心中思量说：「如果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他必对我们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如果我们说：是从人来的，我们害怕民众，因为众人都以若翰为一位先知。他们便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也对他们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柄作这些事。」(玛 21:23-27；谷 11:27-33；路 20:1-8) 「当然，在这样的摩擦之后，他的敌人只有更决心陷害他。听了杀人的葡萄园丁的比喻之后，他们甚至立时就想用猛力攻击他，把他抓住(路 20:19)，因为他们完全明白耶稣这话

指着谁说的。但是因为怕民众反对，又不敢动手。

第五节　圣周瞻礼三（星期二）

次日，开始时和前一天一样。群众又围着耶稣，听他说话，他坐在「妇女庭院」中，面对着一个献仪箱。在那里一共有十三个献仪箱，每一个献仪箱内的钱都特别有一种指定的用途。富人们炫耀地把大量献仪放进箱中去。耶稣忽然用手指着一个妇人，从他的服饰可看出是个寡妇，并且显然是很穷困的。她很谦卑地到箱子旁边，轻轻放进两枚小钱。「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穷寡妇比所有向银库投钱的人，投的更多，因为众人都拿他们所余的来投；但这寡妇却由自己的不足中，把所有的一切，全部的生活费，都投上了。」(谷 12:41-44；路 21:1-

4)。在意大利一个老教堂中，有一件很古的公教艺术作品 (是拉温那 Ravenna 的圣阿波利内利 Apollinaris 堂内的一幅第六世纪的镶嵌画。)，表现了这一幕情景。很少能有用这样短短几句话，把基督的精神表达得更完美的。

耶稣的敌人依旧向他采取阴险的手段。我们看到不断地有些侦探和挑拨者，被派来侦察耶稣的行动。一切有权力者，一切所谓「正人君子」都联合起来，组成了统一战线来对付这个「捣乱份子」。法利塞人本来嫌恶撒杜塞人；也彼此和解了，来共同攻击耶稣。他们本来都憎恨拥护罗马及诸王侯的黑落德党，把他们当作卖国贼；这也没有关系，在这次斗争中，一切同盟者都在被欢迎之数，为了目的，大可不择手段。

黑落德党来了，胁肩谄笑地说：「师傅，我们知道你是真诚的，按真理教授天主的道路，……如今请你告诉我们：你以为如何？给凯撒纳税，可以不可以？」这诡计确实毒狠。要是他赞成向可恨的征服者纳税，就会使民众对他不满，要是他教人拒绝纳税，那就可以到罗马当局那里去控告他。不管他选择那一方面，总不免要落于身败名裂中。可是，他巧妙而讥诮地说：「拿一个税币给我看看！在巴力斯坦只铸造小铜币；金币和银币都从罗马来，在当地相当少，所以要叫人去找一个来。在银币上有皇帝的像，似乎就是提庇留的(硬币上面一定是提庇留大帝的名字的缩写。Tiberius Claudius Nero，Caesar Augustus)。耶稣对他们说：「这肖像和名号是谁的？」他们对他说：「凯撒的。」耶稣对他们说：「那么，凯撒的，就应归还凯撒；天主的，就应归还天

主。」(玛 22:15-22；谷 12:13-17；路 20:20-26) 有些神学家，根据圣保禄对这意思的发挥(罗 13:6-7)。，认为这句话可以证明政府的法律，权柄，也是合法的，也当尊重，服从。但这话中更明白地显示的，乃是耶稣再一次肯定，眞正值得我们关心的，是努力认识天主，是努力获得天国 (请参看_取自凡代克 Van Dyck 氏为表现这情节而作的一幅图画中的耶稣的面容。)。

这一下，黑落德党只得哑口无言了，心中很佩服耶稣的机智。撒杜塞人马上就来接替他们攻击耶稣。撒杜塞人致力于形而上学与神学，这班自认为「抱有正统信仰」的人，在以色列人中占着最高的地位。他们主张坚决地遵守梅瑟法律和犹太教义，但不要再加什么东西进去。他们对于人，对于死后的生命的看法，自命为就是从梅瑟千余年以来所有的看法。对于教义的一切推广和加深，在他们看来都是违

理的。宗徒大事录说他们不信天使，也不信死者的复活。这复活的学说，虽有约伯传，依撒意亚，达尼尔等书的根据，在他们看来却似乎是可笑的。他们为了要讪笑耶稣，向耶稣提出了一个关于兄弟立嗣律的问题。古时希伯来人中有一种兄弟立嗣律，当一人死了而没有儿子时，他的兄弟就应娶他的寡妻，使他能「传种接代」。那么，如果有七个兄弟，一个接一个地死了，每个人对那长兄的妻都尽到了法律上的义务，那末复活之后这妇人应该属于谁呢？这问题，尽管那么愚蠢，以色列的经师学士们却曾详加讨论。在犹太法典中我们看到有类似的事情，说一个犹太人死了十二个长兄，一共就有十二个寡妇要他尽法律上的义务，他就决定每月一人，而到第十三年底，就成了三十六个孩子的父亲！以这样的方式来谈这样一条出

于以色列的启示书的庄严教义，其实有点猥亵。可是耶稣还是照样回答。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确切意义。这些复活的肉躯，是「光荣的」肉躯，并没有那种肉欲的困扰。并且又引述了梅瑟的话，肯定地告诉他们，到了那时候，一切人都将生活在使人复活的天主的面前，过的是和天主结合的精神生活而不是肉体的生活(玛:22:23-33；谷 12:18-27；路 20:27-40)。

撒杜塞人也哑口无言了。于是法利塞人就插进来。耶稣难倒了撒杜塞人，法利塞倒也并非不高兴；有些甚至还对他喝采，说他答得对，虽然耶稣这种看法在他们看来也很觉暗嗨扦格。照大多数法利塞的神学家说来，复活了的人，也有肉躯的配偶，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要就他的立场来克服他。他们就重新向他提出一个问题。这问题有一个更诚意的人早已向

他提出过了。师傅，法律中那条诫命是最大的？」经师学士们对梅瑟各条诫命之间的重要性喜做争论；他们是只想发现他跟从哪种传统呢？还是想探听这位先知对圣经及教义的问题有何种见解，以便回去报告呢？也不知是希望他忘记了自己以前的回答，说得前后不符呢？可是，不，他们所希望的结果，一样也没有得到。「『你应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这是最大也是第一条诫命。第二条与此相似：你应当爱近人，如你自己。全部法律和先知，都系于这两条诫命。」这回答是无可指责的，是根据着最可靠的传统的。法利塞人这下也不得不服输。于是耶稣转而采取攻势，对他们提出一个使他们很为难的问题。这问题触及他们对于默西亚的看法：他们认为默西亚「是达味的子孙」，是本义的子孙，而不是什

么其它意义的子孙；那么他们又怎么能解释经文中所说的默西亚在性体方面比达味更大，更高呢？他们也哑口无言，就只好走开了(玛 22:34-46；谷 12:28-37；路 20:41-44。耶稣向法利塞人们说明，人只有承认默西亚是天主子，才能眞正地了解圣经。然而他们不愿接受这个观念，所以终是无法了解圣经。)。

耶稣对这种背信弃义的打击都已取得了胜利，但这些人对于一种充满仁爱和诚信的教义。还是用他们那种卑鄙的狡诈和暗算来对付，这使他发了义怒。尤其是这些法利塞人，他很知道他们是这种阴谋的策动者。以后，当群众已散去而只有那些忠实信徒在他身边时，他就再一次强烈地谴责这些法利塞人，更好说是谴责他们的伪善，自满，道德假面具下所掩藏着的残暴，以及那种口蜜腹剑，笑里藏刀的阴险。他口里也吐出了那种毫不留情的痛骂，和从来没有过的那种义正辞严，痛快淋漓的责

斥：简直和施洗者若翰那种诅咒人的话如出一人之口。

「经师和法利塞人，你们这些伪君子啊！你们是有祸的！你们假装长久祈祷，却并吞寡妇的家产！——祸哉，你们经师和法利塞假善人！因为你们捐献十分之一的薄荷、茴香和莳萝，却放过了法律上最重要的公义、仁爱与信义。——祸哉，你们经师和法利塞假善人！因为你们洗擦杯盘的外面，里面却满是劫夺与贪欲。——祸哉，你们经师和法利塞假善人！因为你们好像用石灰刷白的坟墓：外面看来倒华丽，里面却满是死者的骨骸和各样的污秽。——蛇啊！毒蛇的种类，你们怎能逃避地狱的处罚？你们是那些残杀先知者的子孙。你们就来补足你们祖先作恶的尺度罢！我打发先知、贤哲和经师到你们这里来，其中有的你们要杀

死，有的你们要钉死，有的你们要在你们的会堂中鞭打，有的你们要由一城市追逼到另一城市，好叫流在地上的一切义人的血，自义人亚伯尔(Abel)的血，直到你们曾在圣所与全燔祭坛间，所杀的贝勒基雅的儿子则加黎雅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 (玛 23:1-36；谷 12:38-40；路 20:45-47)。

第六节　圣周瞻礼三（星期二）的警告：预言耶路撒冷城的毁灭

这时候，耶稣的情緒非常激动，他一面是大发义怒，一面是见到自己的努力并未能给这世界以正义与和平，因而感到失望，他就让那先知的精神尽量表露。两天之前，在荣进耶路撒冷的路上，就是这种精神使他忧伤呜咽，并使他说出许多奇怪的言语。在圣殿的顶上，他眼看着这拒不接受他的福音的城市，重重叠叠

的房屋，曲曲弯弯的街道，所有这些民众，都是他的同族，而对于他们的拒绝福音，他又丝毫无可如何。可怕的预言，再次从他口中喷涌而出：「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常残杀先知，用石头砸死那些派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少次愿意聚集你的子女，有如母鸡把自己的幼雏聚集在翅膀底下，但你却不愿意！你看罢！你们的房屋必给你们留下一片荒凉。因为我告诉你们：自今以后，你们断不能再看见我，直到你们说：因上主之名而来的，当受赞颂！」(玛 23:37-38；路 13:34-35)

以色列人「拒绝耶稣」这种奥迹，我们又重新遇到了！圣保禄在罗罗马人书第十一章中，对这最后一小节作了一个光辉灿烂的诠释。「天主把一切人都禁闭于背逆不信中，是为怜恤一切人。天主的富裕，明智，知识，是

多么高深啊!」以色列人拒绝了耶稣，就造成了救世主的牺牲；这是犹太人可怕的命运，但却是天意：有这么一天要到来，那时他们会懂得，他们会和天主言归于好，重新回到天主台前，接受他的圣宠，高唱赞美诗，「他们的被弃绝，可以使世界与天主重归于好。那么他们的悔改，要生什么结果呢？不是要成为自死者中的复活吗？」

但耶稣心目中倒不怎么想世界末日的以色列人怎样明白过，怎样受宽恕，他所最注意的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所罹的可布的迫切的危机。日已向西，他和门徒辈出了圣殿。过了城门，这一小队人循着圣殿的墙脚而行。雄伟的基墙，是黑落德所建，用来加广圣殿原址的。因着这道基墙，圣殿的原址加广了一倍。从耶稣当时站着观看圣殿基墙的克德龙溪谷望过去，

这城墙到今天还给人一个深刻的强有力的印象，巨大的石块，不整齐地配搭着，石缝中长出一丛的野草和小树。作巢于城墙凹处的白鸽，在蔚蓝的天空中回环翱翔，意颇舒畅。

一个门徒说：「老师！你看这些石头多么大，这些建筑多么壮丽！是何等的建筑啊！」另外的门徒也夸耀着圣殿基础的雄伟和壮丽。耶稣回答说「你看见这些伟大的建筑吗？你们不是看见这一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这里决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而不被拆毁的。」(玛 24:1-2；谷 13:1-2；路 21:5-6)。

门徒们有感于老师强调地宣告这些灾难，就来问他。他们已经到了橄榄山腰上，这时只有他们自己和耶稣在一起，没有旁人了。门徒们问，这些惊奇的事不就是表示世界的末日，

和人子的光荣来临吗？这一切究竟什么时候发生呢？耶稣就回答他们，你们要看表征吗？在能了解的人看来，表征正不少呢！你们会看到有些假默西亚出现，把民众引入危险的歧途。还要有战争，反乱，谋叛。大自然本身也要紊乱；地震，天上的异象，而在人类之中则有瘟疫和饥荒。还有一种表征：基督的信徒，要受迫害，被逮捕，遭鞭挞，他们要以自己所受的苦难为基督作见证，而他，要使他们口中说出一种智慧，他们的敌人对这种智慧不能回答：圣神要在他们之内说话(玛 24:3-14；谷 13:3-13；路 21:7-19)。然后，当福音开始传遍全世界时，耶路撒冷将遭摧毁。它要被军队包围，而圣殿将如达尼尔所预言的被「极端毁灭」的事所统治了。多么残酷可怖的日子啊「那时，在犹太的，要逃往山中；在京都中的，要离去；在乡间的，不要

进京。因为这是报复的日子，为要应验所记载的一切。在那些日子内，怀孕的及哺乳的，是有祸的，因为要有大难降临这地方，要有义怒临于这百姓身上。他们要倒在剑刃之下，要被掳往列国；耶路撒冷要受异民蹂躏，直到异民的时期满限。」(玛 24:15-22；谷 13:14-20；路 21:20-24。)。

四十年以后，在公元七十年的教历正月初，一支罗马军队包围了圣殿。四个罗马军团，配合着叙利亚人和努米底亚(Numidia 是罗马人在非洲北部的一个属地，约相当于今日的阿尔及尔 Algeria)人的兵士共有六万人，装备着最精良的武器。指挥这军队的是泰塔斯，他下定决心要克服这个城市。他的父亲休斯巴仙六个月前正因埃及军团的一次兵变而立为皇帝，他为了争取将来的帝位，必须要获得这次胜利。以色列人饱受了最后几任总督的压迫与凌虐，就起来反抗。他们疯狂地自负要

战胜罗马人，也要如玛加伯弟兄(影射着犹太人当耶稣前第二世纪时，在「玛加伯弟兄」诸英雄的领导之下，为抵抗希腊人而掀起的光荣的革命。见第一章第三节) 以英勇的「奇迹」战胜了希腊人一样。整个天选民族起来向罗马军团作了一次混乱而残酷的战争。

那么耶稣所预言的那大灾难的时期是否到来了呢？表征倒并不缺少。不仅是史家约瑟夫所说到的那些奇异的天象和地震，并且假先知，假救主，也是到处充斥！有许多其实是半疯子！虽然是半疯子，可是还有许多人跟随他们。一个从埃及来的心神恍惚的幻想者，不是就把群众都聚集在橄榄山上，告诉他们说，只要他下个命令，这城墙就会自行崩坍吗？又有一个哈南(Hanan) 的儿子，也叫做耶稣，是一个胸无点墨的伧夫，也常出现在各处行道上，狂喊着：「四方的呼声！对耶路撒冷的呼声！对整

个民族的呼声！」其余一些领导者就更有害于犹太民族了，就像那些暗杀党，模仿着古时的热狂派，在一个奇怪，骁勇而邪恶的人物，基司卡拉的若望(John of Giscala) 的领导下，专做凶杀的暴行。还有各乱党之间残酷的角斗，战争的反乱，耶稣所预言的表征我们能看到的简直太多了。就在耶路撒冷被围之日，撒杜塞人，法利塞人和热狂派之间彼此还互相内哄，有些占据了达味塔，另外一些包围了圣殿，占领了曷斐尔小山 (OpheL 小山，位于圣殿之南) 和贝特匝达山 (Bezetha 小山，位于圣殿之北。在此尚有贝特匝达池。)，还有一些又把圣殿当作了一个堡垒。无耻的事情到处横行：那些暗杀党本来是因着天主之名而起来，为了使人尊敬法律的，却来强奸犹太的妇女，并杀死了无数的没罪的人。他们的暗杀只是为了报仇和淫欲。

泰塔斯驻扎在司葛布山(Scopus 山，位于耶路撒冷北部。)专心致志地指挥着攻击。起初犹太人自信心很强：他们有一万兵士，还有五千以上的依杜默雅人，是很好的雇佣兵。城围着三重的城墙。耸立着九十座塔，似乎是坚不可拔的。他们有四百尊弩炮和投石机，这是若干时期以前，打跨了一个罗马军团抢掠来的。内部的统一好歹也算完成了，这围攻算是支撑住了。但罗马人有一个同盟者来帮忙他们使他们提早攻陷了圣城，所谓同盟者即是饥馑——这饥馑，也是耶稣预言过的。这城里的人口过多：攻击——这也是耶稣说过的——来得这样快，以致来过逾越节的人都被封锁在里面，同时又有各省的人避难来此的。这道被包围着的城墙，有八公里长，四面都是碉堡，很快就使一切给养的出口都不可能打开了。兵士们要吃，就去到处抢

掠。不幸的人们在要努力逃出这活地狱时，就撞上了罗马人的「铜墙铁壁」；被抓住了，如果是女的，就砍断了手送回城里去，如果是男人，就钉在十字架上，城里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有一天，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肚腹被金币坠得裂开了，因为他把金币吞下肚去想藏着带走。以后，所有被俘的人就都被帮助罗马军队的非洲黑人和叙利亚的贝督英人剖开了肚子。饥馑已经造成了不可名状的恐怖。有几个士兵闻到了一家有烤肉的香味，就进去了；一个女人疯笑着，端出了一个银盘子，在这盘子里盛的是她亲生孩子身上割下了的手足！

这战祸延持了一百天。第三道，然后第二道城郭都被攻破了，耶路撒冷还不投降。他们只有逐屋攻打，才能占领它的每寸土地。以色

列人疯狂地坚守着这座城市，不容易急切全部攻陷；这些饿得骨瘦如柴，已像骷髅疆尸一般的人，也还有力量打开出口，出来还击。安多尼亚堡垒已打下来了，圣殿还在抵抗，并打退了罗马人的总攻击。泰塔斯迟疑着不想用火攻，心里想如塔西佗所说的这座「奇妙壮丽」的圣殿，难道要被他来毁灭吗？最后，实在没有别的方法来粉碎这坚强的抵抗了，他就令人在殿门前燃起炭火。名贵的西洋杉烧着了，金子银子都融得四处横流；撒落满廊崩坍了。基司卡拉的若望麾下的防御者冒着火炎往外冲，过了提洛培翁桥(Tyropeon 是在圣殿西首，在城内由北向南而流的一条小溪，守卫圣殿的犹太人们，越过了提洛培翁小溪，逃到地势较高的城的西部，称为「高城」。)冲向城的最高处，他们想把这个地方当做他们最后的据点来抵抗罗马军。可是泰塔斯麾下的努比亚(Nubia 在今日的埃及南部的一个地区。当地的人民是优秀的骑士。)

骑兵穿过了倾斜的小街向着上坡街猛地作着巷战，如风扫落叶一般，凡过处人头滚滚，流血漂杵，死人无算。

泰塔斯打下了圣殿以后，和他的参谋，试想来约束兵士，以免灾难再行扩大。他进了圣殿就发令把火熄灭了。但兵士们因久战苦斗之余，正是如醉如狂，难以约束。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所不为；还把司祭们杀死在圣殿院落中。罗马士兵和贝督英人，手里拿着火把，还拚命在放火。地方既已攻下，这火本来已经不需要放了，但这是由于天主的定命，必然要放的。大获胜利的泰塔斯说的好：「这民族明明是受天主的惩罚，如果对他们施恩，简直像是违背天主意旨似的」。泰塔斯退走了，留下他的兵士尽情破坏，因为他知道这是以色列的骄傲所招致的必然命运。当时，那些初期的基

督徒，避居在外约但的培拉(Pella) 他们看清了这灾难的表征，听到了那些可怖的消息，当然要彼此传诵着老师的预言。他所预言的一切都已应验了。「非等一切事发生了，这一代决不会过去。天地要过去，但是，我的话决不会过去。」(路 21:33)。

第七节　圣周瞻礼三（星期二）的警告：末日审判的预言。

或许，耶稣因为心目中想到以色列人因骄傲而受到可怖的审判，遭到耶路撒冷被消灭时那种悲惨的情景，就很自然地联想到另一种审判的情景，那时全世界都要被放在公义的天平上，受到天主铁面无私的权衡审判。其次，或许也因为他确知自己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幕，不久就要到来，于是他就想到他自己在某时某刻

一定要光荣地回来，审判生人和死人。有一位法国著作家和思想家曾经很深刻地这样指出(见若瑟梅斯特 Joseph de Maistre，l753-1821，之圣彼得堡黄昏集第十一会话中 soirees de Saint Petersbourg 圣彼得堡城今名列宁格勒。)：「先知享有超出时间的特权：他的观念与观念之间不再照时间连续的安排，而因简单的类比就可以彼此联系起来，并且彼此混和，这样就必然地在他的言辞中充满了混淆。救世主自己也有这种情形，当他有意地让他先知的精神尽量表露时，那种本来没有时间性的大灾难的类似观念，就使他把耶路撒冷的毁灭混淆起来」。说混淆，其实在基督的言语中倒并没有的。可是，他的思想确乎不怎么依照逻辑，而是更多用类似的方法，这是人类认识方式中最深奥隐晦难懂的方法。此外，他的门徒们自己不是也曾作这样的「比附」，并且因耶稣说到耶路撒冷的毁灭就问到

他关于世界的末日的问题吗？

「如同闪电从东方发出，直照到西方，人子的来临也要这样。」

宗徒们问道：『主啊！在哪里要有这些事呢』？耶稣答道：『无论在那里有死尸，老鹰就聚集在那里……』」

这答复很不清楚，可是从这里却透出一种难以形容的超性的光亮，这是全部福音中最富诗意的一句话。鹰很知道哪里去找它的食物——死尸；同样地，义人也知道去找救世主。或者也可解释为：只要哪里有罪恶——这腐烂的尸体，天主的公义就会像鹫鸟一样扑到他头上。

「那些时日的灾难一过，立时太阳就要昏

暗，月亮也不发光，星辰要从天上坠下，天上的万象也要动摇」。「那时，人子的记号要出现天上；地上所有的种族，都要哀号，要看见人子带着威能和大光荣，乘着天上的云彩降来。他要派遣他的天使，用发出洪声的号角，由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聚集他所拣选的人。」

像这样的话，那些信徒们听了该是多么觉得惊心动魄！他所用的这种意象是两三百年来极盛行的默示录一类的著作(亚 3:7-8)，和历代诸大先知的书中所惯用的。这犹太人心中已非常稔熟了。依撒意亚在论到巴比伦的陷落，和厄东(Edom，犹太敌人所居之地，在犹太南部。耶稣时代此地名依杜默雅 Idumea) 的遭受天谴时，不是就预言过类似这样的先兆吗(依 13:34)？耶肋米亚论到耶路撒冷 (耶 5)，厄则克耳论到埃及时他所预言的景象，不是也和耶稣所

预言的差不多吗(则 32)？尤其是岳厄尔的预言，简直连用的字眼都和耶稣论末日审判所用的几乎一样(岳 1:1-10)。至于论到默西亚光荣的来临，无论哪一个以色列人，从耶稣口中听到这种话，不能不联想到达尼尔那有名的话「我仍在夜间的神视中观望：看见一位相似人子者，乘着天上的云彩而来……」(达 7:13-14。见注 5.2，此处亦系引用达尼尔书中之同处。)那时他们当是何等恐惧啊！他们所提出过的问题，也是任何人只要想到那可怕的时刻都想问的问题，他们是否又重提了一次呢？「什么时候？」

耶稣回答了他们。他刚刚向他们指出的这些表征，还不够使他们认识这只有天父知道的时刻吗？看到树已发芽长叶，果子已慢慢长大，难道还不知道夏天已经临近了吗？至于要知道确切的日子和时刻，那是不可能的！只有

天上的父才知道这秘密。在洪水到来的前夕，人们依旧照样的飲食婚嫁；当火和硫磺已经准备要落到索多玛这被诅咒的城里时，当地的人也还在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人子回来的日子也是这样。一切都是突如其来的，一切都显得不可捉摸。两个妇人在磨房里推磨，就会有一个被攫去，一个被留下。两个农夫一起在田里做工，也会有一个被灭，一个得救。

那么要有什么结论呢？结论只有一个。圣若望默示录(默 3:3) 中的默西亚这样说「我必要像盗贼一样来临」。那么，当心吧！要紧紧提防，不要让盗贼钻进你家的门墙。不要像那疏忽的仆人那样，趁主人不在时把酒喝得烂醉，结果睡梦中主人回来把他逮住了！要醒着，不停地祈祷！这样才能避免这一切的祸患！三部对观福音一致以这种劝告来结束这圣周瞻礼三

的启示(玛 24:23-51；谷 13:21-37；路 17:22-37，21:25-36)。圣玛窦还加了两个比喻。一个无非是注释那醒寤祈祷的教训的，这就是很有趣的明智童女与糊涂童女的比喻。中古时代的雕刻家常借用这题材来制作装饰品，在许多教堂的雕刻中，常可看到把这十个童女排成两班，五个在那神圣的主的左边，五个在右边，这就像征着末日审判时的情形，那些明智的童女小心地拿着满盛默观之油的灯，另外那些则忧愁地看着她们倒翻了的干灯。这比喻取源于犹太人的习惯：在新婚之夜，欢乐的伴娘们常在找那新郎，把他引到等着他的新娘那里去。这比喻也是那些简单直截而有说服力的最好比喻之一，而每个听见的人，都知道半夜里唤醒那些毫无先见之明的人们的可怕喊声，是表示世界末日的天使在喊人类去受审判(玛 25:1-13)。十个童女的比喻「那时，

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自己的灯，出去迎接新郎。她们中五个是糊涂的，五个是明智的。糊涂的拿了灯，却没有随身带油；而明智的拿了灯，并且在壶里带了油。因为新郎迟延，她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罢！那些童女遂都起来，装备她们的灯。糊涂的对明智的说：把你们的油，分些给我们罢！因为我们的灯快要灭了！明智的答说：怕为我们和你们都不够，更好你们到卖油的那里去，为自己买罢！她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准备好了的，就同他进去，共赴婚宴；门遂关上了。末后，其余的童女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罢！他却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该醒寤，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日子，也不知道那时辰。」

那审判，就是第二个比喻所显示的，这就是十根金条的比喻。天主给每个人都有成功的机会和能力：有一天要来算账。对那当初接受得多的，讨还的也多。那么就是照世人的公平正义原则吗？不，不仅如此。在超性界方面，凡能获得大量财富的，就还要得到更多；而那没有得到什么的，就连他所有的一点也要被夺去(玛 25:14-30)。

公审判的日子就将是这样。「当人子在自己的光荣中，与众天使一同降来时，那时，他要坐在光荣的宝座上，一切的民族，都要聚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如同牧人分开绵羊和山羊一样：把绵羊放在自己的右边，山羊在左边。那时，君王要对那些在他右边的说：我父所祝福的，你们来罢！承受自创世以来，给你们预备了的国度罢！……他又对那些

在左边的说：可咒骂的，离开我，到那给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永火里去罢！……」(玛 25:31-46)

耶稣并不是第一次这样宣告公审判的情形：他在好几次预言中，都已这样把人分为两类，善的和恶的，一类是有特权能面对面享见天主的，一类是要受不可忍受的永火焚烧的，如那不忠诚的代理人，愚笨的童女，赴婚筵没有穿礼服的，杀人的葡萄园丁，以及从好麦中挑出来的稗子等，都逃不掉永火的焚烧。这在圣周瞻礼三的晚上说出，就更显得富于悲剧性，因为在这预言之前，先知宣告了耶路撒冷的大灾祸，这已足使一个犹太人心碎了。尤其对于一般基督徒，这预言更有一层可怖的意义，因为它是这位世界末日要审判我们世人的判官，在受极不公义之死亡之前不多时说出来的，换句话说，这是耶稣最后的一次预言。

多少教堂门前的长廊中，表现着这庄严伟大的一幕！光荣的耶稣两旁，右边排列着欢欣的被选者，而左边则排着那些受永罚者，魔鬼把他们拖向阴森可怕的地狱口子里去(在梵谛冈的西斯丁小堂 Sistine Chapel 内，米开兰基罗 Michelangelo 绘画了一张基督在世界末日审判人类的图画，这是一幅杰作，画中的基督以最高审判者的姿态，高举着他的右手，表现出来了他无限的权能和威严。)！

能诗的方济各会会士，彻拉诺的多默(Thomas of Celano)，在十三世纪时写了一篇很好的「随属经」每当我们读福音的这一页时，就不自觉地像听到了这随属经的音节。到今日圣教会在亡者弥撒内还唱它：

「是诚天主震怒之日也(Dies Irae)！时兮崩颓，化为齑粉。达味证之，复加卜筮。——号角声悲，吹彻累累荒冢之间，呼曰：俱来主

前！——于是天主升座，隐者悉现，无或幸免。——呜呼祸哉！余复何言？谁为余辩？虽公义之人，犹复胆战心惊。——主乎主乎！公平正直。主乎主乎！赏善罚恶。但求矜恤，勿遭量刑。——设今混乎极恶之群，誓乎永火之前，愿唤吾于福者之间！——吾今匐匍祈求，方寸已裂，但求毋忽乎余之命运！——吾天主乎！愿赐矜怜：善耶稣；吾主乎！求与我以安宁！但愿垂听，如所祈请！」

这一天，耶稣就用这样一个最是可怕的教训来结束了它。若不是圣玛窦在这章的最后几段，又写出了下面几句极动人的话，就简直叫人惊惶无地，而「善耶稣」的影像，也将使人觉得模糊了。在公审判的日子，基督将对那些受祝福的说：「我饿了，你们给了我吃的；我渴了，你们给了我喝的；我作客，你们收留了

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了我穿的；我患病，你们看顾了我；我在监里；你们来探望了我。那时，义人回答他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了你饥饿而供养了你，或口渴而给了你喝的？我们什么时候见了你作客，而收留了你，或赤身露体而给了你穿的？我们什么时候见你患病，或在监里而来探望过你？君王便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因此在这些严厉可怕的预言中，我们也还可以听到他爱的声晉，这种超性的仁爱，是福音的眞正要素，是一切听他的人心中最大的慰藉！

第八节　犹达斯的日子

圣周瞻礼四这一天，耶稣也许是留在伯达尼。至少有些人是这样断定的，因为福音中没

有记载这一天有任何教训，并且圣马尔谷又把在西满家吃饭，玛利亚以香油倒在基督头上的事放在这一天(见第六章第十节)。有人猜测，在这圣周瞻礼四，耶稣是在西满家吃了饭，圣马尔谷就把玛利亚膏沐耶稣一事附在这里，而照圣玛窦与圣若望所述这事是在以前的。

前一天晚间，和信徒们分手时，耶稣曾说了最后一句话「你们知道：两天以后就是逾越节，人子要被解送，被钉在十字架上。」(玛 26:1-2)。这是第四次宣告他自己的命运。圣玛窦又继续纪载「那时，司祭长和民间长老，都聚集在名叫盖法的大司祭的庭院内，共同议决要用诡计捉拿耶稣，加以杀害。但是他们说：「不可在庆节期内，免得民间发生暴动。」(玛 26:3-5；谷 14:1-2；路 22:1-2)。这些政客的意思还是很清楚。他们不顾一切地希望把这「捣乱分子」除掉，但

不想因他的被捕而引起一场骚乱，但是恶党之谋杀耶稣是在瞻礼三呢？还是在瞻礼四呢？这是不能确定的了。

就是这时出现了犹达斯。从耶稣公开传道的事业开始以来，我们就没有看到怎么明显地提到过他。在福音的记述中，有时耶稣的一言半语影射的话，可表示出有他在场，但这些话都是很快地一提就过去，而且很晦暗不明，只有到事情发生以后，这话的意义，才显得清晰了。表面上，毫无疑义的，连在他就要去做那卑鄙龌龊的勾当之前的一刻，他也是和其他十一位宗徒一样的，这一天，这圣周瞻礼四，可以说福音的作者都不愿记载别的事，好让这个人的举动孤立突出地显出它那可悲叹的光景。他就要去完成那使他遗臭万年的罪大恶极的勾当了(见第四章第九节。在此说明犹达斯的为人及其悲剧性的结局。)。

「随后，那十二人中之一，名叫犹达斯依斯加略的，去见司祭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什么？」他们听了以后，不胜欣喜，许下给他三十块银「协刻耳」(Sicle，按希伯来文：Shekel)。他应允了，遂寻找机会，当群众不在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玛 26:14-16；谷:14:10-11；路 22:1-6)。

三十个银「协刻耳」，就是三十块圣殿里用的钱（这是证明司祭长们应负这事的眞正责任的证据），约合五十块银洋，作为如此重大罪行的代价，实在是太少了。当时杀死一个奴隶，通常就是赔三十个银「协刻耳」，这数目也许就是这样比照决定的。照这情形看，还隐含着一种侮辱耶稣的意义。我们也还可以参看一下先知匝加利亚论自己做以色列人善牧人的一段话，他说民众看不起他，为他善牧人的工

作只给了他三十块银「协刻耳」的工价。原文说「我对他们说：如果你们看着好，就给我工资；不然，就算了。他们于是衡量了三十两银子作我的工资」(匝 11:12)。

但是，应该承认，这一卑鄙行为的原因，是不可了解的。圣路加和圣若望都说：「撒殚进入了他的心里」。任何犯罪者，即使比这叛徒的罪恶要轻得无可比拟，心中也都盘据着魔鬼，「恶」的使者，或用歌德的话说，就是「永远使用否决权的恶神」。

依斯加略的犹达斯的情形，实在使一切圣经诠释家都觉得无从下手。照福音中的字义，他这事的动机无非是为了贪钱，进入犹达斯心中的魔鬼，似乎就是钱魔。圣若望就明白地说过：「他是个贼，掌管钱囊，常偷取其中所存

放的」(若 12:6)。可是从钱柜里偷钱，比把老师出卖而只得这一笔小小的银子，不是好处还得的多点吗？其次，当他确实知道了他这一叛卖已产生这样可怕的结果之后，我们看到他心烦意乱，懊悔万分，把钱丢在公议会中，跑去自杀，正像一个自己觉得罪无可赎而绝望，就以死来作为最后逃避手段的人一样。因此，在这被黑暗占据了的灵魂里面，也还留有不为钱魔所占据的地方。

如果并不是因为贪欲，那么是否因自觉所附非人而做出了这事呢？从福音中所见第一次暗指他而说的话(若 6:70)，容易使人作这种解释。这事是在「增饼奇迹」发生的二天；耶稣躲开了想拥他为王的群众之后，紧接着又在生命之神粮的那一席话中，已明白地确定了一个教义，其中世俗的野心是毫无地位的。犹达斯之

跟随耶稣，只是希望地上的光荣胜利，在他心中，这时已经有了背叛的意思，

所以基督在十二宗徒面前下了这意晦难明的判断：「在你们中间，还有一个魔鬼」。老师以后一联串的事情，都只有使犹达斯深信跟随耶稣是无益的：那种偏激的狂怒和忧愤，似乎就可解释他为什么要负卖一个已无可希望的领袖。

但这解释对于他懊悔自杀的问题，仍旧不能解决。因为如果照上述的解释我们就应该看到他高视阔步，觉得自己做了这样一件有计谋的事而大发骄傲，然而这个卑鄙的人，甚至对于那些给他三十块银「协刻耳」的人的鄙视，也不会觉得受不了。他既不因此而骄傲，那么是否由于卑怯呢？这种卑鄙的性格，在危险的

关头，是容易做出一切卑劣的行为，只求保全自己个人利益的。我们不大了解耶稣是否会挑选这样一个可怜的人物作宗徒，并且还在自己身边留了整整两年。而从全部福音看来，即使关于这叛徒的指示非常之少，就我们看到的说，他是有一种好寻衅的暴烈性格而并不是卑怯。例如当玛利亚用珍贵的香油来膏沐耶稣时，他就愤然作色，而以后，在建立圣体的晚上，我们看见他就骤然出去。

这也许是对这个人最正确的解释。这种暴烈不是泄露出了一种较高尚的感情吗？他的动机不会是一种爱吗？这种爱，不是像伯多禄和另外十位宗徒那种煦煦然不计利害的爱。而是一种由于妒忌心理就会走另一极端的偏激情緒，是一种忽然就可能转变为恨的爱，而当事情做坏了以后，就又自己陷于无边的痛苦与失

望中。

上述多方面解释，就在这里打住。这些都只是人性方面的，心理上的解释，它们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耶稣之被公议会兵士逮捕，并且不公义地被杀害，这并不仅是构成犹太诸先知的历史，及政客的卑污历史的一椿小事件，如在基督教义，是最高奥迹，即救赎的奥迹的完成。耶稣是一定要被负卖的。事实上，只有他一个门徒，能够及时报告司祭们领他们捉拿他，而不致引起民众的骚乱，在预言该应验方面说，圣经上早已记载着：「连我素来信赖的知心友好，吃过我饭的人，也举脚踢我」(咏 41:10)。又说：「若是我的仇人辱骂我，我还可容忍；若是恼恨我者欺凌我，我尚可退隐；可惜是你，我的同僚，我的伙伴，我的友好」(咏 55:13-14)。人的一切卑鄙龌龊都要加在基督身

上，这样他的牺牲才能完成。照宗徒大事录的记载(宗 1:16)，伯多禄就很明白地说，犹达斯的叛卖耶稣，是为完成天主的计划，是为应验圣经的预言。在全部福音中，没有比这样的话更神秘的了，这话就完全是对这叛徒而言的「引人跌倒的事是免不了的；但是，引人跌倒的人是有祸的」(路 17:1)。

第九节　圣周瞻礼五（星期四）晚餐

圣周瞻礼五白画整天的情形，福音中只字未提。我们很可想象这一天耶稣是在他的密友和亲族人之中度过的：他的母亲也在，因为第二天我们看到她也在十字架底下。但这天晚间，却开始了决定耶稣之命运的事件：四部福音对这些事都有很详尽的记载，并且彼此之间都很一致，这很可使人注意。圣若望，通常对

三部对观福音已有记载的就不再重述，而对于这一晚的情形似乎也觉得有再详细地叙述一下的必要，并且添进了许多更确切的细节。自此以下，我们就可以注视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陪同耶稣去受苦受难。

逾越节在以色列人是最大的庆节。要了解这节期的意义和庆祝的仪式，得再读一读出谷纪的第十二章，在这壹章里记载着梅瑟制定逾越节。还是当以色列人流落在埃及的时候，雅威接受了先知的请求，加给那压迫以色列人的民族「第十种灾难」(埃及人拒绝让犹太人在他们的解放者梅瑟的率领下出离埃及，天主就加给了他们一连串的十种灾害。梅瑟受了天主的默示，把逾越节羔羊的仪式指示给以色列人。羔羊的具有保护性的血，预告着督的具有赎罪性的血。吃逾越节羔羊是圣体圣事的预像。在耶稣将建立圣体圣事并且奉献这些古礼所不完全地预告的祭祀时，就必须提起这些古礼。)。他要在夜里把埃及的人畜凡头生的都杀死，但为了使希伯来人得免此难，每一家

都要用一点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作为记号。「在那一夜要吃肉；肉要用火烤了，同无酵饼及苦菜一起吃……你们应这样吃：束着腰，脚上穿着鞋，手里拿着棍杖，急速快吃」，像准备马上要上路的人那样。这是上主的「逾越节」(「逾越」在希伯来文为「巴斯卦」Pascha。逾越节就是为纪念天主「逾越」过希伯来人而未加灾难。)，纪念天主的「逾越」过希伯来人不加灾难。并且要「世世代代过这节日，作为永远的法规」。在这以后，七天之中，要禁食有酵的饼，只吃无酵饼，整个星期，都不可做任何工作，要绝对休息，来守主的节期。

犹太人传统都忠实地遵守着这些仪规。在犹太法典中，有一篇专论，名逾越节专论(在希伯来文为 Pesahim，是犹太法典中第十四篇专论。)，更加添了许多详细的规例：那吃的羊羔，一根骨头都不可折断，要用一根石榴树的棍子穿着，在猛火里烤；又

规定了在这神圣的晚餐中应该喝几杯酒，并且确切地规定每小杯应该有三分之一的酒，三分之二的水；又确定了苦菜的数量，还规定要泡在特制的酱油里。圣周瞻礼五晚上，耶稣和他的们徒是否就吃这样一顿晚餐呢？大概是。因为圣经上记载「无酵节的第一天，即宰杀逾越节羔羊的那一天，门徒前来对耶稣说：『你愿意我们在那里，给你预备吃逾越节晚餐？』」(玛 26:17-19；谷 14:12；路 22:7-8)。

这里引起了一个相当细微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一节餐的日期问题(见注 8.3：关于基督吃逾越节餐和死日的问题。)。教父们，如凯撒勒雅的攸西俾阿，对这问题有很长的注释。这问题有人认为很重要，竟至由此而产生了一异端派！我们不再重述这种无法决定的争议了，这是圣经注释学所优为的事。我们只要记得这一点就够了，最近并且最

有权威的著作，都主持圣若望所记的日期(拉冈热 Lagrange，楼白东 Lebreton，仆辣 Prat，黎角提 Rieciotti 神父等都主持圣若望所记的日期。)。这日期，照现行的历法，是这样的：那建立圣体的最后晚餐，就是眞正的(耶稣是在圣瞻礼五的晚上举行了逾越节的礼宴。耶稣在这件事上，也许是遵从加里肋亚人的习惯，他们举行这个礼宴比犹太省人早一天。如果你愿意深深明了这一问题，可参看本章注 8.3。)逾越节餐，是在四月六日星期四的晚上；耶稣之死是在七日，就是犹太人法定的逾越节日。

门徒们提出的问题，耶稣回答了。他指着两位宗徒，伯多禄和若望，向他们说：「你们去替我们预备逾越节筵席。你们进城去见某人，对他说：师傅说：我的时候近了，我要与我的门徒在你那里举行逾越节。」「你们往城里去，必有一个拿着水罐的人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去；他无论进入那里，你们就对那家主说：师傅说：我的时候近了，我要与我的门徒

在你那里举行逾越节。我们吃逾越节晚餐的客厅在那里？他必指给你们一间铺设好了的宽大楼厅，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罢！」(玛 26:18-19；谷 14:13-15；路 22:7-12) 这人大概是耶稣的朋友，是个信徒，他已把耶稣看做自己人，他已让耶稣随便处置他的家。你不要惊奇耶稣说「遇见一个拿着水罐的人」，因为在近东一带，汲水是女人的事，设若一个男人提着水罐，是可以引起人注意的。

这两位门徒就进了城，似乎是从史罗亚池旁边的城门进去的。一进了城，就看到了那提水罐的人，于是就跟着他进了家，一切都如说的完成了。他不是说过有「一个大厅」吗？当然，对这最后的一餐，一定要使它很庄严隆重，他很知道这一餐有着何等重大的意义。在前几次的逾越节，我们并没有看到他这样做。

艺术作品竞相表现这一幕的庄严华美，而「最后的晚餐」在基督徒眼中也是一个最熟习的艺术题材。照犹太的传统，这是一席宗教的盛筵，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这是有超性意义的一席盛筵，和圣体圣事不能分开。所以，若要想对这最后晚餐得一眞正的影像，与其看文艺复兴时代那些华丽诱人的名画，倒不如看看十二世纪那些小雕刻家的作品，他们不注意表现得奢丽夺目，却是直趋超然的意义。

在近东一带的人家，我们今日还可看到，通常总是在第二层楼上有一个大厅堂，往往是在上面挂一方灯，以照明全室。这厅是留给过路宾客住宿的，尤其为要逗留几天的客人住宿的。在其中替客人预备了床榻和毡毯，一切必需之物，应有尽有，为客人十分方便。门徒们准备这最后晚餐的厅堂在什么地方呢？据一很

老的传说，是在城的最高处，在提洛培翁溪谷之外，靠近城墙的西南角。但这只是一个传说(见注 8.4：晚餐厅。)。

一到天黑，就是说这天的五点半钟以后，就开始吃逾越节羔羊。众宾客围着一张桌子就座(立着吃逾越节宴，把长袍束起作旅行人的打扮的老习惯，在耶稣的时代像是已经废弛了。)。他们先为这酒和这日子感谢了天主，然后才开始眞正所谓逾越节餐。从犹太法典的逾越节专论中，我们知道在公元一五〇年前后，这一餐是怎样安排的；在耶稣的时候大概也没有什么不同。先是把无酵面浸在一种红汤里(这一种汤，名字叫做「哈劳塞特」Haroseth，是一种盐水与醋的混和液，有时也加入果汁和酒。这飲料的苦味以及同时所吃的苦菜，是叫人想起以前在埃及受虐待并且从那儿逃出时的苦况。)；然后开始吃两杯酒，在两杯之间还喝一点加盐的水，纪念在埃及时新流的眼泪，同时大家唱着第一百十四篇圣咏，其中叙述着出埃及

和因主命而海水(指以色列人干脚过红海逃出埃及的故事。见出 14)逆流的事。然后就吃羊羔和苦菜，这些气味浓烈的香料如野牛膝草，桂树，石里香，香菜等，在今日希腊和土耳其的烹调术中，烧羊肉时还是用得很多的。接着又再喝两杯酒，最后一杯叫做「祝福的爵」，因为这时大家唱「荣耀天主」的谢恩歌(在希伯来文为 Hallel)，这歌系由（第一百十五至一百十八）四篇圣咏构成「上主，光荣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只愿那个光荣完全归于你的圣名，那是为了你的慈爱，为了你的忠诚。我们的天主在天上居住，他创造了所喜爱的万物。外邦人的偶像无非金银，不过是人手中的制造品……你是我的天主，我感谢你，我的天主，我高声颂扬你。因为你是美善宽仁，你的仁慈永远常存。」圣咏第一百十八篇的最后几节包含着一段暗指默西亚的话，宗

徒们唱时当是更热情百倍：「因上主之名而来的，当受称颂！」

逾越节是一个欢乐的节日，犹太法典中说「它和橄榄一样有味，而谢恩的歌应该高唱入云，声震屋瓦的」。可是，在耶稣心里，欢乐中暗地里混和着一种忧愁。他说「我渴望而又渴望，在我受难以前，同你们吃这一次逾越节晚餐。我告诉你们：非等到它在天主的国里成全了，我决不再吃它」(路 22:14-16)。这一餐，对他的信徒，应该是一个最后无上的教训。所以他开始做了一个极有含义的举动。

「他从席间起来，脱下外衣，拿起一条手巾束在腰间，然后把水倒在盆里，开始洗门徒的脚，用束着的手巾擦干。及至来到西满伯多禄跟前，伯多禄对他说：「主！你给我洗脚

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现在还不明白，但以后你会明白。」伯多禄对他说：「不，你永远不可给我洗脚！」耶稣回答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西满伯多禄遂说：「主！不但我的脚，而且连手带头，都给我洗罢！」(若 13:4-9)福音的这一页，多么明白地显示出了这位宗徒领袖伯多禄的性格！由于伟大的信仰，使他虎虎有生气，并且心诚意眞，慷慨率直。耶稣又说「你们明白我给你们所做的吗？你们称我「师傅」、「主子」，说得正对：我原来是。若我为主子，为师傅的，给你们洗脚，你们也该彼此洗脚……」(若 13:12-16) 多么伟大的关于谦卑的教训！这是圣周最高尚礼仪中的一段，在圣周瞻礼五，主礼者弯腰为十二个穷苦的人洗脚。这十二个穷苦人是十二宗徒的正确的象征，因为是穷苦的人，基督徒才

应该替他们洗脚。在西斯丁小堂(西斯丁小堂在梵缔冈，堂内饰有米开兰基罗的精美绝伦的壁画。)，教宗自己也行这种仪式，像「老师和主」所行的一样。

这教训，宗徒们已懂得了吗？这些人的心灵虽然神圣，但也依旧背着人类的骄傲，妒忌的甲壳，耶稣用这使人惊呆的举动，是否已把这甲壳打破了呢？逾越节筵席结束后，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节目，照流行的习惯，宾客都去躺在一种床上。这种床是由希腊人到处流传开来的。大概为了要抢离耶稣最近的位置，十二宗徒中起了一番争执，讨论他们之中谁算最大。于是耶稣又不得已重新说一席话来平息他们的争执「外邦人有君王宰制他们……但你们却不要这样：你们中最大的，要成为最小的；为首领的，要成为服事人的……在我的困难中，与我常常相偕的，就是你们。所以，我将王权给

你们预备下，正如我父给我预备下了一样，为使你们在我的国里，一同在我的筵席上吃喝，并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路 22:24-29；玛 20:25；谷 10:42)。耶稣许给宗徒们在天国中要获得的地位不是世间的地位……

于是晚餐开始。他们在灯台顶上点起一盏小灯：外面，天已整个黑了。

第十节　犹达斯之夜

对这一切事，犹达斯怎样想法呢？他也和别人一起在那里，没有人能知道他去见了大司祭这回事。「最后的要成为最先的」，耶稣常说的这句话大概使他心中觉得很懊恼，并使他渴望着事情赶紧解决。耶稣曾两次说了暗有所指的话，也只有这叛徒心里明白。耶稣给门徒洗

脚时，曾对他们说：「你们是洁净的」，但马上又更正说：「却不都是洁净的」。稍过了一会，他又重复说，经上载着「吃过我饭的人，也举脚踢我。」(若 13:10-18)，这话将要应验。在吃饭时，他又明确地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宗徒们大为忧愁，就一个一个地向耶稣说：「主啊！难道是我吗？」他并不回答，只加一句，作为一个最后的关照「人子固然要按照指着他所记载的而去，但出卖人子的那人却是有祸的！那人若没有生，为他更好。」于是犹达斯，不知是故示大胆还是漫不在乎，也问耶稣：「辣彼，难道是我吗？」也许耶稣只是用一个表示，一个含糊其辞的回答，只有听这话的犹达斯一个人知道。也许他用了犹太人常用的很熟习的一句成语回答他——这也就是梅瑟回答埃

及王的话(出 10:29)「你说的是」(玛 26:20-25)。

在餐厅里(在义大利南部的潘满依还可看到公元第一世纪时的类此的餐厅，见第六章第十节。)，宾客们都躺在围着桌子的三张榻上，空着第四方以便上菜。桌子最里边一排当中的位置最尊贵。在它右面的叫做「一家之父的胸怀」，因为宾客都以右手支颐，躺在榻上，在右边的只要稍一移动就可以投入主座者的怀中了。这位置是耶稣宠爱的门徒若望占了。左边当是伯多禄。至于犹达斯，似乎是在另一排人的最外一人，像一个席间管事的人那样，可以出去而不打搅任何人。

门徒们愈来愈不安，就互相对视。而若望——在他所写的福音中并未提出名字，但当然可确定是他！正躺在老师的怀里。伯多禄暗中示意，「你问他说的是谁？」若望就低声问

耶稣：「主！是谁呢？」于是耶稣说「我蘸这片饼递给谁，谁就是。」耶稣就蘸了一片饼，递给依斯加略人西满的儿子犹达斯(若 13:23-26)。照圣玛窦的记载，耶稣指明这叛徒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是说「那同我一起把手蘸在盘子里的人……」这两种表示都是暗指着近东人的习惯，这习惯我们现在也还可看到他们照旧遵守。把手和某人同时放在盘里，在叙利亚和外约但的阿拉伯人都是一种礼节；如果一个宾客无意之中把指头伸向另一宾客看中了的一块食物，就算得罪了这一个宾客；当两个同等地位的人吃同一盘金丝枣时，就该用布把这盘罩起来，这样就看不见谁先拿了，可以避去嫌隙。而无论谁要是在回教国度里旅行过，都会无可奈何地看到主人从桌上向你递过吃的东西来，例如递过那刚从烤羊肉里拿出来的油腻得令人

作呕的腰子之类，他的意思是很客气。

这举动，在耶稣方面，是不是想作一次最后的努力，来挽回犹达斯的恶意呢？有时一个人的心，是充满了极大的暴烈和憎恨，甚至一个友谊的举动，不但不能引它进入光明，倒反而使它更陷入黑暗「随着那片饼，撒殚进入了他的心」。这一幕当只有若望和当事者自己知道。耶稣又说：「你所要作的，就快去作吧！」在座的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说。有些人还以为犹达斯管着钱袋，耶稣是差他去买席上用的什么食物，或者是替他们去作法律上规定的逾越节的施舍。「犹达斯就立刻出去。那时正是黑夜」(若 13:27-30)。

「那时正是黑夜……」这一确切的提示之出于圣若望，特别使人惊心动魄。因为他是目

击这叛徒打开门出去，消失在黑暗中的。这绝妙的暗写笔法，不是也可在人心中唤起另一影象吗？这个坚决拒绝耶稣之爱的硬心肠的人，为可怕的命运所攫住，盲目地受着他的罪孽的指引，投入那种更不可窥测的黑暗中去了！

第十一节　「这是我的身体……」

晚餐将终，耶稣又行了一个在梅瑟的法律中从来所未见的仪式。由耶稣这一天举动和言语，次日的整个悲剧，就取得了它的意义。对观福音中对此的记载稍有出入(路 22:19-20；谷 14:22-24；玛 26:26-28)，圣保禄在格林多前书中又重加追述，并加诠释。这短短的一幕所经过的情形是这样的：

「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

们说：「你们拿去吃罢！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弃的。」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由其中喝罢！这是我的血，新约的血，为大众倾流，以赦免罪过。你们应行此礼，为纪念我。」

从这几行经文中显出了耶稣的最高福音，凡是一个信徒，读了这话，能不默静无言，只知崇拜吗？这件事总是标识着基督整个福音的最高峰，在这里总括起了他的奥迹，他不仅是一个无比的教义理论家，而且是一个把自己奉献出来以拯救世人的牺牲者(圣体圣事与十字架上祭祀是密切相联的。这是基督的行将祭祀的同一的身体，将洒在加尔瓦略山上的同一的血。)。

原始人类认为吃了祭牲的肉，就可以分受神的能力，因为他们以为吃这种肉是与天主结合。但这是一种具有物质和野蛮表现的仪式：

在天主教的仪式中，是另外一回事。从字面的意义看，耶稣的话是说，信徒们吃了这饼和酒，就是吃了他的肉和血，不管这信徒是如何不配的：饼和酒之变成基督的血肉是一个事实，丝毫不系于领圣体者的意向。假使犹达斯也领了圣体（这似乎不是事实），他就也实领受了耶稣的血肉。只照实领这一方面看，这种领圣体或者是和上述原始人类的吃祭牲的肉有点相同。但领圣体绝对不是一件魔术式的举动，只要吃了那被假定为神圣之物的东西，就自然会产生效果，保证使人得救的；在这圣体圣事中，要使信者和天主的结合能够实现，还需要内心的结合，需要结合的愿望，需要心灵的纯洁，并且需要爱天主及接受天主之爱的心意。在领圣体时，固然是实领眞吃，但这种吃已取得了新的更高尚的意义，已使人灵有份于

天主的生命了。

圣若望之传写福音是在三部对观福音之后，凡是前三部已经说过的，他就略而不书，反之，他们有所省略的，他就加以补充。虽然恰在建立圣体一事之先，他记载了为门徒洗脚的事，但对建立圣体这事却没有提到，因为前三部福音已经说了。可是，在别的地方他又加以补充，即在增饼奇迹一事之后，他记载了耶稣关于生命的神粮那一席话(见第四章第五节)。而这席话，和耶稣在最后晚餐祝圣饼和酒时所说的话很明白是有相互一致性的。圣若望已记载了那一席话之后，就觉得不必再重复记载他在最后晚餐上建立圣体时的这一席话了。生命的神粮那一席话，正可以使我们了解圣玛窦，圣马尔谷和圣路加在记载最后晚餐中的神秘仪式时那一简短指示的意义。宗徒们听到老师说「这是

我的身体……」这样的话时，能不想到这话早已听见过，而在当初觉得很难接受吗?他早就向他们说过「我就是生命的食粮……谁若吃了这食粮，必要生活直到永远。我所要赐给的食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世界的生命而赐给的。」可是，在生命的神粮这一席话中，多么有力地表现着超然的意义；多么清楚地排除一切带魔术意味的解释，那么谁能分享这生命的神粮呢？是那「听父的话，接受他的教训」的人，是信仰耶稣的人。因此当宗徒们听到耶稣以一种更庄重，更严正的方式，重述他先已说过的话「我的肉，是真实的食品；我的血，是真实的饮料。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便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时，不应该忘记这种呼召，就是凡要与天主结合为一的人，都必须整个地革面洗心。

圣教会认为从耶稣祝圣饼酒的这些话和这一举动，就产生了圣体圣事。一位神学家说得好：「一切圣事，是有形的神化了，自然的超然化了」。圣教会认为基督的体不是像路得(Martin Luther，1483-1546，德国人，十六世纪时，创立了誓反教。)所主张的是在这饼和酒「之中」，而是在面饼和酒的「形像之下」，因为饼和酒的本质已神秘地变成基督的体和血了。历史证明，照圣教会所赋予的意义来了解，领圣体的礼仪在整个圣教会的历史中是极早就有的。写于公元五十七年的格林多前书，就已指明它是在原始基督徒团体中的常行的仪式，而我们读这一段话，似乎就觉得确可证明传统的解释，确是从最具体的意义，又从精神方面的意义去了解这礼仪的「直到主再来，你们每次吃这饼，喝这杯，你们就是宣告主的死亡。为此，无论谁，若不相称地

吃主的饼，或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体和主血的罪人」(格前 11:26-29)。在加利斯多地窟内(在加利斯多 Callistus 地窟内的卢西那 Lucina 地穴中。见宗徒及殉教者的教会，卷三 241 页。)，我们看到画着一个鱼——这是象征基督的。因为鱼 (按希腊文 Ichthus「依克都司」。)在希腊文中的每一个字母正是耶稣，基督，天主子，救世者，每一个字的开头一个字。这鱼似乎带着两篮圆的面饼，而从这透光的篮看进去，在面饼之中，很清楚地可看出有一小瓶红葡萄酒。这影射圣体圣事的鱼饼酒等物的画品，似乎是在一五〇年以前的作品。

这样，圣教会就一世纪一世纪地永远在弥撒中，重复着耶稣在最后晚餐时所作的举动，给信徒圣饼，信徒们吃了这圣饼，就是领了活天主的圣体，和天主结合为一了。在中古世纪有一位雕刻家依照耶稣知道自己死期已近，对

门徒说：「这是我的体，这是我的血」，这一幕雕刻了一个朝气蓬勃而庄严爽朗的默西亚像。一切司铎在他们举起圣饼和圣爵，念成圣体或圣血的经文时，都应该有这像的姿态。

第十二节　最后的教训和最后的祈祷

晚餐已毕，犹太人的习惯，很喜欢饭后长谈，他们倒并不是像罗马人那样想藉此豪飲，而是爱好谈天，这是闪族人的习气。关于这次最后的会谈，圣玛窦和圣马尔谷都毫无所记，大概是觉得耶稣在这里所讲的都是以前讲过的，就不必重复了。圣路加所记载的也很少，只有几小节(路 22:31-38)。但圣若望却接连用好几章来记这些话(若 13:31，27:26)，语气非常直截而富有热情。在他所写的整部福音中，没有比这几章更使人感觉到他记忆的确切，动人，和证据确

凿的了。不过显得有一点没次序，而第十四章末了的话说：「起来，我们从这里走罢！」尤其很奇怪，这话似乎指明他们已从谈话的地方出来了，而底下两章又仍旧是记他所说的话。为了要解释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有人就怀疑这第拾伍章和拾陆章两章是圣若望另外加进去的，以补足他前此所说过的话。这一席话，在若望福音中，和山中圣训在对观福音中一样重要，也可能是圣若望把耶稣在别处讲的教训都聚集在这里了。但其中所有的成分都那样和谐地混合着，显出一种神秘而柔和的光，好像因为耶稣与宗徒分离在即，他所说的话听起来格外动人似的。

这是一席很亲密的谈话。耶稣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对他十一位爱徒讲话，用的字也特别温柔和蔼「孩子们！我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多

了……」甚至多默，斐理伯，和犹达，这些鲁钝的老实人，毫不饰地自承那不懂他们已经遭到的悲剧眞相，而来问他时，他也很平心静气地回答他们。还有那位伯多禄，因为热情的激动，难免有点夸口地向耶稣保证说「主！为什么现在我不能跟你去？我要为你舍掉我的性命！」耶稣半带讽刺，半带伤感地回答道「你要为我舍掉你的性命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鸡未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因为耶稣虽这样爱人类，却并不对人类抱着任何的奢望。

然后说话就一点一点紧张起来。在他和这些只有普通人思想的宗徒之间的对立，是很明显的。他们要他浅陋地确切说明，要他拿出看得见模得着的标记来。一个问他：「主！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哪条道路呢？」另外一个又要他把天主面对面指给他们看！—

—而高不可攀，纯洁无瑕，几乎离开这人世而回到永恒中去的耶稣，却以极高尚极简单的话，向他们解释了这永恒的奥秘。

宗徒们还不知道自己是最后一次听老师的教训。他对他们讲的，首先是两年多以来，他给他们的教训中之最主要的教训。他庄严地重申他的神圣使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作。谁若不住在我内，便仿佛枝条，丢在外面而枯干了，人便把它拾起来，投入火中焚烧。」他又向他们提到信德的必要和力量。「你们要相信我：我在父内，父也在我内……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因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必赐给你们。」尤其又提到爱的责任；不仅是那伟大的博爱的诫

律，特别是基督徒之间的兄弟般的友爱。这种友爱在最初的基督徒团体中，是极强烈极美好的，甚至异教徒也都承认。「这是我的命令：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这就是我命令你们的：你们应该彼此相爱。」

但通过这些大原则的宣告，有一个影像，一种可怕的预感，总是不断地老是在他心中出现。宗徒们听了这些话，怎么能不受那种不安的缠扰呢？这一「将来」，时而在一异常光辉灿烂的形式之下显示，时而在一可怕的苦难的形式之下显示，但不论是哪种形式，都同样使人惶惑不安。「天主已在人子身上获得了荣耀……我走了……你们不要心慌意乱！……我还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把这些事告诉你们……我不再和你们多谈了，因为时候近了，这世界的王不久就来……现在我离开世界，返

回父那里去了……」他们不可能误解这些话的意义，明明是说明救世主的死和复活的。

而更使他们不安的是，耶稣也许是要加强宗徒们，对行将到来的那幕悲剧的忧虑，又重新向他们宣告了他们的即将来临的命运「你们要记得我对你们所说过的话：没有仆人大过主人的；如果人们迫害了我，也要迫害你们……人要把你们逐出会堂；并且时候必到，凡杀害你们的，还以为是尽恭敬天主的义务。」那么在这黑暗之中就毫无希望，毫无光明了吗？不，有的。正相反，在所有这些可怕的预言中，透出一道万丈的光芒「你们放心，我已战胜了世界……我必不留下你们为孤儿……我把平安留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人若为自己的朋友舍掉性命，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爱情了」用这些极简单又极美妙的话，整个行

将到来的牺牲的奥迹都启示出来了。有力的恩许，飞向聚集着谛听的这十个人头上：这就是耶稣复活的恩许「只有片时，你们就看不见我了；再过片时，你们又要看见我……」；又恩许「圣神」要来，他最后要使一切都完全可以了解，以他的光照亮了灵魂，并且使先前以爱获得的智识都成为完满的「那护慰者，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派遣来的圣神，他必要教训你们一切，也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他必指导你们懂透全部的眞理」。圣保禄所反复诠释的教义，已全部在这位耶稣特爱的宗徒，把记忆所及，统统写下的这几节福音中：要使人得救，默西亚就要死；而这死，就立下了新的「法律」，开创了新的时代；但一到这事实现了，罪恶就将被克服，人的得救将成为可能的事，而在圣神的光照之下，人将能

经由耶稣而重归于天主。

对人要说的一切话都已说过了。耶稣受着他超性的指引，不顾在旁的宗徒们举目向天，对父讲话。他就说出了那「司祭的祷词」这无疑是全部福音中最神秘的一段，是活天主对那不可见的天主的平等语气的独白。

「父啊！时辰来到了，求你光荣你的子，好叫子也光荣你：因为你赐给了他权柄掌管凡有血肉的人，是为叫他将永生赐给一切你所赐给他的人……他们原属于你，你把他们托给了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话。现在，他们已知道：凡你赐给我的，都是由你而来的……他们也接受了，也确实知道我是出于你，并且相信是你派遣了我。我为他们祈求……我不在世界上了，但他们仍在世界上，我却到你那里去。

圣父啊！求你因你的名，保全那些你所赐给我的人，使他们合而为一，正如我们一样……为叫他们的心充满我的喜乐……我不但为他们祈求，而且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从我的人祈求。愿众人都合而为一！……父啊！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愿我在那里，他们也同我在一起……你在创世之前，就爱了我……使你爱我的爱，在他们内，我也在他们内。」

耶稣闭口无言了。已经到了该离开餐厅的时候，他们要重新回橄榄山去，那里已预先准备了过夜的地方。在他的说话中，曾经对宗徒们说过，说他们战斗的时候就要到了，那时候刀剑将比衣服更有用处。他们对于象征的话，总是从物质方面的意义去了解，就向他表示，他们有武器，可以挺身抵制当夜的危险「主，看，这里有两把剑。」耶稣给他们说：「够

了！」如亚历山大里亚的宗主教圣济利禄(Cyril of 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的宗主教，376-444，教父，曾用希腊文写了很多的著作。他是一位很著名的神学家，特别是关于天主降生成人和救赎世人的问题。曾攻斥聂斯托利异端。（见第五章第七节聂斯托利异端）)所指出，他说这话时当时带着无限悲悯的微笑。这是一个超然人物宽容的讽刺，他已彻底看穿了人类的可悲和一切的无知误解，但由于这痛苦的认识，耶稣对人类不做憎恶的讥笑和讽刺而反倒更加温爱了。

然后，他就出去。最后晚餐的厅所差不多是筑在耶路撒冷的最高处，能从这里看到各区的全部景象。最近处，是大司祭府；左边是黑落德的宫殿，在戛勒布(Gareb 小山，在耶路撒冷东北耶稣时代，位于城外。)园前边，露出它的侧面；正面，在提洛培翁倾斜的荫影之外，在紧靠圣殿脚下的曷斐耳山和熙雍(Ophel，Sion，是耶路撒冷城建筑在其上的几座小山中的两座。位处城东圣殿的南面。因了熙雍山的缘故，耶路撒冷城亦名熙雍。)山之外，是比

拉多驻防的安多尼亚堡垒，那庞然大物，是犹太人耻辱的象征。耶稣举目向四周一望，就可看到连续三次受审的三个地处。但哥耳哥达(阿拉美语为哥耳哥达 Golgotha 或用拉丁语称为加尔瓦略 Calvariae lecus Calvarium（在卷四第拾章第三节开始处要加以详解哥耳哥达的意义。）)山，因被达味塔的方石块遮住了，却看不见。教历正月（四月）的月亮照耀在这沉睡的古城上，这逾越节的满月，因纪念当初犹太人从埃及人手中解放出来而受祝福。法匝尔塔顶上，守夜者所点的火光熊熊跳动。同时在某一警察所的黑影中，犹达斯也正在守夜不寐。

卷四战胜死亡



这幅耶稣苦难像是公教近代画家得瓦列 Desvallieres 的杰作，得氏于廿世纪初生活于巴黎，他是毛利斯•得尼 MauriceDenis 的挚友，然而二人的画风绝不相同，得氏的写实风格非常有力，有时显得猛烈过度，然而常具有极大之灵感。

恶众在鞭打耶稣之后，加以百般戏虐凌辱：给他戴上茨冠，让他手拿苇杖，给他披上颜色鲜明的绛袍，叫他坐在宝座上，苦不堪痛的耶稣却垂首闭目，默而不言，可是耶稣这种静默好似鼓阗雷鸣穿入我们的心灵：你看，我如何爱你！

这幅特具写实风格，或许可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它实在是有力地把耶稣的仁慈指示了给我们！



这幅耶稣圣容像是伦敦之国立美术馆 National Gallery 的藏珍，作者是凡得维顿 Vander Weyden，于十五世纪，曾生活于比国北的法兰德斯。这幅像上表现的是比拉多指着耶稣向恶众说：「看这个人」时的耶稣圣容。恶众怒吼狂叫，要求比拉多钉杀耶稣，荻冠的剧烈痛苦引起了他的双眉微蹙，然而面部则仍雾和愉悦。他眼中滴出的珠泪不是肉身所受到的痛苦而流的泪，乃是因爱人类而流的泪，他爱人类，人类却报之以恨，人类要求他倾流圣血，他甘愿交出他的圣血，可是他为了我们的盲目，我们的硬心，我们的罪恶而潸然泪下，那一个好教友细看一看耶稣这幅圣容而不心中悲伤呢？

第九章耶稣的讼案

第一节　革责玛尼园

从建立圣体处到橄榄山，最直的路(凡有关耶稣受难的历程指示，请参阅本卷末页所载的耶路撒冷城图。)是过提洛培翁溪谷上通到圣殿去的桥，然后穿过圣殿前的广场，从「金门」出去。可是除了司祭们之外，是没有人在夜间过这圣殿的。因此耶稣和门徒只好从城内低地出城绕道城外东南角而行：也许就经过晚近发掘出来的那条石级路。这是一条很好走的路，台阶很宽，驴子和骆驼也能上下。谷道狭窄的克德龙活着潺湲的溪水。这条小溪之名为克德龙，是因为溪水混浊的缘故。克德龙在希伯来文原卽「黑」或「咸」之意。这溪流涨水之期甚短，只有春天的四五个星

期，是奔腾澎湃的，一到夏天，就整个干涸，露出峻嶒的石骨来了。

耶稣过这最后一夜的地方，是一个种橄榄的园子，圣马尔谷和圣玛窦名之为革责玛尼(Gethsemani 是一处橄榄园的阿拉美语的名字，耶稣在受难前夕，曾在那儿祈祷，且大发忧愁。)，原意为「榨油房」。这里大概也有在现在巴力斯坦还可看到的那种榨油房，邻近的园主把橄榄拿到这里来，油房的人用一匹驴子，驾着一根直杆，缓慢地耐心地转着用硬木做的磨子。

现在，在那里一个过事修饰，围着花畦的小园子里，还有八棵巨大而半空了的橄榄树，差不多已只剩下树皮壳子了，却依旧长着细长的枝子，结着稀疏的果实。说这些名贵的残树，在青春繁茂时，曾为耶稣的荫憩所，其实

这是决不可能的。因为，即使橄榄树的寿命是无限地长，而我们也确可看到千年以上的榄橄树，但当泰塔斯围城的时候，这一带地方曾经过了最惨酷的战斗，决不能还留下一棵树来的。最近在革责玛尼园内，已发见了一个四世纪时所建大堂的遗迹，这大堂就是纪念耶稣当时在此大发忧愁的事迹的。这里就是耶稣受难的一连串悲剧性事件开始的场所。

「耶稣同他们来到一个名叫革责玛尼的庄园里，便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祈祷。」遂带了伯多禄和载伯德的两个儿子同去，开始忧闷恐怖起来，对他们说：「我的心灵忧闷得要死，你们留在这里同我一起醒寤罢！」他稍微前行，就俯首至地祈祷说：「我父！若是可能，就让这杯离开我罢！但不要照我，而要照你所愿意的。」这是一段

很奇怪，很使人困惑的时间，三部对观福音都有记载 (玛 26:36-46；谷 14:32-42；路 22:40-46。)。在这阴沉的地方，夜间的空气当甚凛冽；克德龙溪谷的那一边，圣殿的垣墙矗立着，在月光下呈现作蓝色，廊庑的圆柱高耸出墙顶之外。溪水的潺潺声，只显得空气的格外静寂，有规则地夹杂着安多尼亚堡垒中罗马哨兵的呼喊声。耶稣离开同伴们二十步远，却像比在四旬(四旬山的旷野，耶稣在度公开生活之始，曾在那儿遭受魔鬼的诱惑。见第三章第一节) 旷野时更形孤单。在这命运以其巨灵之掌，就要掐住他的喉咙，在他一生中唯一次的心忧如割的时候，他深深感受到了在他之内两种本性的冲突。

他的门徒，由于人性的软弱，就昏昏入睡了。他就回到他们身边，对他们说「你们竟不能同我醒寤一个时辰吗？……心神固然切愿，但肉体却软弱。」他第二次再去祈祷说：「我

父！如果这杯不能离去，非要我喝不可，就成就你的意愿罢！」他在极度恐慌中，祈祷越发恳切；他的汗如同血珠滴在地上。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给他，加强他的力量。」

这血汗，只有这位做过医生的圣路加记下来了，这血汗把基督在被弃舍时，人性的眞相很明显地表示出来了。流血汗这种生理现象，有时在一个人极度忧伤时是可以看到的。人的本性在这情形之下，必要发出一种最奇特的现象，例如还有顷刻之间头发变白等现象。而在这情况之下，使我们起了这种无限的感触，就是耶稣的人性。死已包围着，威胁着那在橄榄园里的人，在夜的空气中，他呼吸到的是死的气息，在流水的潺潺中，他听到的是死的声音，他不能不感觉到混身的肌肉都在痉癴，都在抗拒！他还只三十岁，可是就要死了！全部

福音，连受魔鬼诱惑那一幕在内，都没有像这一幕这样深刻地描写出心理上的眞情实况。心乱如麻，方寸无主，甚至只想恳求天主，施行一个使他以前一切所作所为统归泡影的奇迹，耶稣这种心理是我们人类所深知的。如果耶稣没有存在过，如果他的历史就是录圣迹者造出来的，记述者会杜撰出这样一个故事，把他表现得这样软弱可怜吗？我们看到，以后有许多殉道者，例如里昂的布兰代那(Blandina，她是一个身份极为微贱的青年婢女，于公元一七七年在里昂殉教。她虽然年轻体弱，仍旧显出了超乎人性的勇气。因此，在教会史上她是闻名的。)在受刑时还慷慨高歌。他们实在太过人，使我们太难了解，然而或者也可说太容易了解了，因为他们受了特殊的坚固人神力的圣宠！楼白东神父(Lebreton 声誉卓著的当代神学家和注释家。他曾着了一部关于耶稣的杰作：吾主耶稣基督的生活与教训 Las Vie et l'Enseignement de Jesus Christ Notre-Seigneur，1931. 此处所摘录的，就是出自此

书。) 曾寫道：「耶稣的榜样，

指示我们，天主并不责罚我们天性中的忧伤，而基督徒的最高德行，也只在于能控制忧伤，而并不在于窒息忧伤」。

可是，在这悲剧性的一幕中，除了动人地表明人性的软弱之外，其实还更表现着一种别的事。这困扰的肉体是天主的肉体；耶稣的心虽乱，但是还能把握住既定方针。一个人有时常感觉到这种无所着落的忧闷。关于这种神秘状态，圣女大德肋撒(Theresa of Avila，1515-1582，西班牙籍修女。圣衣会修会的伟大改革者；天主曾赏她获得了很深邃的神修经验。她曾遗下了一些神修著作，这些著作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并且规划出她的神修路线。人们称她为「大德肋撒」以别于「婴孩耶稣之德肋撒」（亦称小德肋撒），她也是圣衣会的修女，生于十九世纪末叶，在法国里修地方的圣衣院中修行。)曾写过：「灵魂不能从天上得到慰藉，因为它还没有升至上天；也不能从地

下得到慰藉，因为它已经离开了下地」。圣路加所用「临死的苦闷」一语，实不仅表示死之到来，更是表示着大发忧愁(agonia，按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意思就是悲剧性的斗争。但以后按法文和英文 agony 的意思是「临死的苦闷」。)。从来未曾有过这样圣善的灵魂对黑暗势力，对苟安和畏缩心理的斗争，如天主的神圣力量之对人性的软弱的斗争，这就是这短促的一幕所显示的眞意。其中超人的征点是很明显的，因而几乎一切艺术家，想表现这一幕时，都只得到一种平庸浮夸的效果，似乎只有林布兰的一幅铜版雕刻，虽说还只是一个稿版，却似那月光和树荫的莫测幽深的背景，烘托出这悲剧的伟大意味来。巴斯噶(录自巴斯噶所著的宗教思想一书中的耶稣的奥迹篇 Le Mystere de Jesus) 写道，「耶稣在受难时，是忍受着人给他的痛苦，而在橄榄园受临终的苦闷时，是忍受着他自己给他的痛苦：「自苦自闷」(巴斯噶

在此写了两句拉丁话 Turbare Semetipsum，意思就是：「自苦自闷」。)。这不是人手而是全能者的手所制造的苦闷，因为要能忍受这样的苦闷，必须是全能的」。

这一幕最深刻的眞意，并不是证明他的苦闷，而是肯定耶稣与父的绝对同意。耶稣在受尽痛苦，面临死亡而衰颓无力时，仍能自持，以崇高而断断续续的语气，重复地说：「不要照我所愿望的，父啊！要照你所愿望的」。这里，子与父的合一，是完全明白可见的。只有一个意志，一个计划。第二世纪有一个反基督圣教的塞尔萨斯，深好笔战，讥笑着说：「这天主不表现一下自己的能力，向敌人行个奇迹，却兀自战抖，悲泣，眞是奇怪！」他这种话表现他一点也不了解基督主义的精神。圣经中所说那种悲愁和烦厌，像要作呕那样从耶稣心中升起，这正是我们罪人凭经验很能认识

的。圣保禄说：「不认识罪的耶稣，天主使他为我们变成罪……」「他曾使那不认识罪的，替我们成了罪……」(格后 5:21)，仆辣神父(Prat，当代神举家，因了他的有关于耶稣和圣保禄的著作而闻名。这一节引证，出自他所著的耶稣基督一书Jesus-Christ 1933)加以深刻的注释，说：「罪并非是从人移转到基督身上去，而是从人扩张到基督身上去的，基督是人性的代表……在天主的措置中，救赎者当依联锁关系的原则行事，耶稣基督要救赎人，就应该自己是个人，要解放受法律羁绊者，就该自己是个受法律羁绊者，要拯救罪人就该自己是罪人家庭的一分子，要在肉身的范围内克服肉身，就该自己披上肉身.....」革责玛尼的一幕实启示了基督的整个目标，并启示了为什么他要来到人间。这一幕并表明了在他将以死救赎人罪的顷刻，「人而天主就把人的罪拿来放在自己肩上，也表明了

全世界的整个苦恼，经他才获得了价值和意义」。

可是，远远地，一种嗡咙嗡咙的人声，和武器的叮叮当当声，已可听见了，火把的红光，已可看到了，耶稣就站起来，回到门徒的身旁。他们还在睡觉。他喃喃地说「你们睡下去罢！休息罢！看，时候到了，人子就要被交于罪人手里。」有些愤世嫉俗的注释家，认为这是尖刻的讥刺语，但是，不，这是悲悯语，无限的悲悯语。让一切人全都得救，这是他就要实行的任务，他独自一人，他要来克服这恐惧，死亡，和罪恶。

第二节　被捕

犹达斯很知道耶稣要在什么地方过夜，宗

徒们陪着老师在那地方，已经不止一次了。也许从晚餐的厅堂起，他就一直偷偷地跟着这些过去的老朋友，躲躲闪闪地侦察着他们，看他们到了革责玛尼。当他看准了他们在什么地方之后，就回去告诉司祭和长老们。事情得赶紧办；首先要在这无人的地方来把他捉住，其次，要在梅瑟法律规定的逾越节钟声响起之前，就把一切事情都办好。一群人跟着他，有圣殿的侍卫，打着灯笼火把，还有兵士，大队人马都带刀剑棍棒。

「那出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口亲谁，谁就是，你们拿住他。」犹达斯一来到耶稣跟前，就说：「辣彼，你好！」就口亲了他。耶稣给他说：「犹达斯，你用口亲来负卖人子吗？」(玛 26:50) 然后他又加上一句极深刻的话，也许犹达斯自己也不明白「但现在是

你们的时候，是黑暗的权势！」(路 22:53)。

门徒吻老师的手是一个很流行的习惯：犹太法典中并且规定必须要这样。可是艺术作品中的传统总是表现为吻耶稣的面颊；乔托(Ciotto，1266-1336，义国佛罗伦萨的画家。他是义国画家的伟大先进中之一。他把生动，魄力和表情导入了直到当时所流行的「带点呆板」的图画中。「犹达斯之吻」这一幅壁画，是乔托画在一座圣母堂 Santa Maria dell'Arena 内的墙壁上的。)有一幅不朽的名画，表现着这衣冠禽兽的可恨的举动，低着前额，张着大嘴，旁边一个阴贼险狼的司祭在作无声的冷笑；但这样确切的表现实毫无根据。这是可恨的背叛的接吻，可说是人类伪装爱情中所流行的一切背负性接吻的鼻祖。可是，这一接吻，意义也许还不这样下流，因为，在这决定耶稣生死的顷刻，一种最后的羞恶之心，好像还使犹达斯不能就用手指指着基督，而喊着：「就是他！」

这里引起了一个大问题：这次逮捕，究竟该谁负责呢？从历史的眼光看来，究竟是犹太当局或罗马当局，该担负基督之死这一责任呢？至少我们可以说，这次的逮捕，在司法手续上，给人的印象是不很好的。我们感觉到在这次逮捕中，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恨情和不可告人的混乱。按照四部福音的记载(玛 26:47-56；谷 14:43-53；路 22:47-53；若 18:2-12)，我们可承认罗马的兵是参加这次逮捕的：其中提到「一连兵卒」和「官长」(照原来希腊文的字义，所谓「一连兵」其实也只是「一队人」的意思。所谓「官长」也不一定是将官。)。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罗马人也参与其事，大概是接受犹太当局的请求而来的，不过我们不知道是否比拉多自己下了命令。事虽如此，然而犹太人的责任似乎又是明明无可逃避的。圣马尔谷，圣玛窦和圣若望都明明说这队人是司祭长和法利塞人们差遣来的。这些

差役所拿的「棍棒」，也使人想到犹太法典中说大司祭们就喜欢对民众用「棍棒」。在福音中根本没有提到正式拘传的命令，而勒农竟然说：「在所有这一切部署中，主宰着的是一种维持治安秩序的意识」，实在叫人莫明其妙。在这事件中，我们所料想到的是一种憎恨，一种恐惧，一种政治上和宗教上卑鄙的阴谋诡计：利用一个叛徒去逮捕一个生活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人，这就可显露出他们的眞面目了。这事甚至是非法的，因为梅瑟的法律，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标准法律，而梅瑟法律则禁止告密，在肋未纪中正式有一条规定「不可去毁谤你本族人，也不可危害人的性命」(肋 19:16)。

「耶稣便上前去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答复说：「纳匝肋人耶稣。」他向他们说：「我就是」。他们便倒退跌在地上。」只

有若望福音，记载了这细节。这事是否应该看作是一个奇迹，是最后一次表现人子不可克服的能力呢？还是仅只表示这些人不由自主地吃了一惊的动作呢？基督这种平静的威严当使他们大为惊惶，正如我们记得，以前已经有过一次，也是这种平静的威严，就使圣殿里派来的人不敢动手逮捕他(见第六章第二节；若 7:46)。

这时候，伯多禄，这勇敢而性急的西满伯多禄，就拔剑出鞘，挺身而斗。大司祭的一个仆人，被他砍伤了一只耳朵。耶稣就命令他说：「把你的剑放回原处，因为凡持剑的，必死在剑下。」并且把那人的耳朵摸一摸，把它治好了。圣若望记这事时已经隔了很久，还能说出这受伤者名叫玛耳曷(Malchus)。对观福音中都没有提他的名字，大概是因为，照传统的说法，这人经此奇迹之后，就皈依耶稣了，而在

他还活着时，提到这件事，引起人的注意，对他是有危险的。这名字在史家约瑟夫的书中很常见，尤其在纳巴泰的阿剌伯人中是很多的。他大概是一个贝督英人或依杜默雅人，这两种人在圣殿的卫兵中很多，在罗马军队中也有不少。耶稣早就对门徒们说过：「我派遣你们犹如羔羊往狼群中。」因此根本用不着和他们斗。他又对那一群来逮捕他的敌人说「你们带着刀剑棍棒出来拿我，如同对付强盗。我天天坐在圣殿内施教，你们没有拿我。」「但现在是你们的时候，是黑暗的权势！」但这群人已经把他逮住，拖走了。

这些宗徒们，见耶稣这样安心受逮，是否惊得发呆了呢？是否突然心胆惊破了呢？他们都逃散了「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人们抓住了他；但他撇下麻

布，赤着身子逃走了。」只有圣马尔谷记载了这件事，这似乎很像是他本人的经验。有人常想着这几行字是一种暗含的签名：如果不是自己亲历的，谁来记载这样一件事呢？又有人猜想这革责玛尼园就是属于马尔谷的母亲玛利亚的，他也是那些帮助耶稣的圣妇之一。当时的情形，人声嘈杂，极端慌乱，他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远远地跟着耶稣。是否就在这时候，信心就进入了他心中，而他也就永远属于这将要被辱打和十字架所克服的人了呢？

第三节　在亚纳前受审

耶稣被人带着，经过那石级路，又通过倾斜的小街，循着他一个钟头以前下来的旧路，几乎又被带回他原来的地方去了。耶路撒冷，在夜间看来，是个不随时代而改变的奇怪的城

市。游客到这城里，夜间做一次游览，还很容易想象出基督当时夤夜上道，一群怀着敌意的人包围着他的情景。城里那些巨大的建筑物，既不匀称又不调和，都是历代的信徒，随意建造起来的，丝毫没有考虑到当地建筑术上的传统。可是在黑夜里，这些就都为人们所忘怀了，而只看到那些很高的墙，狭窄而有台阶的街道，滑溜的石子路，有的地方房子就在街上面连起来，形成一种黑洞洞的隧道那样。在许多街道的转角处，有人用外套把身子一卷，就睡在那里。当时开始的那一段苦路，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景象，这路一直到哥耳哥达为止。

他们把耶稣带到哪里去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四部福音之中，只有圣若望对这问题有一确切的答案：他们是把他带到以前的大司祭亚纳那里去的 (可是若望福音关于这一点的记述相当模糊。它说恶众

把他「首先解送到亚纳的府里，他是那值班大司祭盖法的岳父」（18:13）;接着就写耶稣怎样被审问，跟着就提到伯多禄的否认耶稣，这似乎和对观福音中记载在盖法的府里发生的是同一件事情；再接着就是那第二十四节，指明「亚纳又把被捆的耶稣送到大司祭盖法的府里」。要找出其间的逻辑次第并使它和对观福音相合，就该把这第二十四节放在第十三节第十四节之后。有一个很老的古叙利亚语的抄本，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圣济利禄就都是这样安排的。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就丝毫不知亚纳对耶稣说了什么。)。

可是，恶众把这被控者首先领到亚纳府里，这件事实是很有重要意义的。亚纳是谁？是前任的大司祭。他在公元七年由罗马特使季黎诺升授此职，一直做到十四年，提庇留接罗马帝位时为止，照史家约瑟夫的说法，这是「很可观的长时期」了。他虽已被罗马人废黜了，但在司祭们之中仍旧很受尊崇，只要看一看，他还能使他的五个儿子和他的女婿，一个轮一个做到大司祭，就足可证明他的潜势力了。这是一个很精明强干的人。史家约瑟夫又

说：「没有比他更多计谋使自己致富的了」。在人家对他的尊崇，和接受他的影响这种情况之中，极可能还掩藏着一种强烈的反罗马的情緒。在影响力方面，他毫无疑义地是犹太教团的首领：勒农也是这样想，他把亚纳看作是「这一可怕事件的主要策动者…是行将发生的这一以司法手续谋杀耶稣事件的眞正主动者」。

他对耶稣说了些什么呢？也许什么也没有说。他只要背后牵一牵傀儡线就够了，表面上这些事都让别人去做。这事一经开始，他就知道会到什么样一个结局。这个老头儿，一向拘泥于外表的形式，态度很拘谨而严肃，而心底里则充满了野心和恐惧所种在人心中的一切情欲，另一方面，这年青的先知，有一天曾骂过这种人为「粉饰的坟墓」。我们想象一下这两

个人的会面，实在颇值得玩味。亚纳注视了耶稣一下之后，就叫人把他带走。

大多数的考古学家和圣经注疏家，都认为这前任和现在的两位大司祭是住在一个府里的，只有一院之隔。当时耶稣大概还在一个牢房里被关了一下。据猜测原为大司祭府的那一遗址上，现在有一个装饰着象牙和黄金嵌镶细工的希腊教的小教堂，那里面有一间小房子，天花板很低，据说就是基督当夜在此被关了几小时的牢房。房子的墙上砌着一层蓝色的瓷砖，釉彩很柔和；从一个很高的窗子，透进一束金光。在耶路撒冷，像这一类的许多地方，很可遗憾的是都已大为改观，对于去朝圣的人，只能作为一种纪念就完了，然而差强人意的，是千百年来无数虔诚的信友，在这些地方所积累起来的祈祷！

第四节　在盖法前受审

第二步就把耶稣带到盖法面前。若瑟盖法是当时值班的大司祭，因此以后控告的这一政治兼宗教案件的责任就归到盖法头上。他在公元十八年，由发利利屋 (Valerius Gratus) 总督立为大司祭，终比拉多统治巴力斯坦之时，一直保持了这个位置，直到三十六年，才为驻叙利亚特使维泰利阿所废。这位置往往是一坐上去马上就下台的，他能把这不易维持的位置保持这么久，从此看来，这人也不过是个庸俗的野心家。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代，有权力者总会找这种人来当工具的。这卑劣人的心灵中，想杀耶稣最深刻的动机就是惧怕，就是那种有地位的人都知道的怕事。他心里想着：怎么，一个冒险家，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竟要来扰乱既成秩序，甚至也许要引起罗马方面的不

安！这是他所受不了的。至于宗教上的理由。无非是给他作个借口，可以借此除掉这个人而已。

先是，司祭长，经师，和民间长老们听说耶稣被捕了，就跑到大司祭府里。这样，在盖法那里开了一次非正式的大会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时间次第上的难题。关于耶稣出庭受审的时间，四部福音似乎不一致。照圣玛窦和圣马尔谷，他们是在鸡叫以前，夜间集会的。然后，到天亮，又行二次集会。在若望福音，就只有一次出庭，是在夜里，而圣路加也只记载一次，是在天亮以后。（玛 26:57-66；谷 14:53-64；路 22:54，66，71；若 18:13-14，19-23。有三种理由使我们取前两者的说法，就是在正式到公议会出庭之先，在夜间有一次非正式的出庭。首先，这样的集会，我们已经看到过，例如计划逮捕他的集会，就是完全类似的。其次，从心理上说，这些人既经决定做这事，就不管是否在夜里，必要急急地聚集到一起，来看看他们逮捕来的这个人，这也是出乎情理之中的。最后，如果说只有夜间的一次集会，而这就是公议会的正式集会审问，这种做法是显然不合法的，向来注重形式主义的这些犹太人决不能这样做，因为在犹太法典中米施拿篇上明白地说：「有关一人生死的案件，必当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审判」。)。关于这一

幕的情节，四部福音的记述各不相同。我们把那些情节放入我们认为最正确的下列次第内：耶稣从亚纳府里出来，就被带到那批彼此同意处死他的人那里：天亮以后，就召集公议会来「审判」他，但判决早已事先确定了，而公议会的大会只是召集起来被迫接受这决定的。因此，民众在仓卒之间也不能反抗，而罗马当局对于既成事实的决定也无可如何了。这一切都和盖法的心意相合，因为我们不要忘记（而若望也曾提过），盖法曾引「国是」为理由，而希望着「叫一个人替百姓死，以免全民族灭亡」。

大司祭审问耶稣关于他的门徒和教义。耶稣回答说「我向来公开地对世人讲话，我常常在会堂和圣殿内，即众犹太人所聚集的地方施教，在暗地里我并没有讲过什么。你为什么问

我？你问那些听过我的人，我给他们讲了什么；他们知道我所说的。」这回答既巧妙，也眞实。他没有提到门徒，怕的是连累他们。并且把这件事的眞相表白出来了，这是一场关于耶稣的教义之思想案件，一切问话，其实都是为了遵守形式而发「耶稣刚说完这话，侍立在旁的一个差役，就给了耶稣一个耳光，说：「你就这样答复大司祭吗？」假使在这案件开始时，没有明白地显示出基督的敌人，毫不在乎合法与否，我们可以说，这一巴掌是绝对违法的：犹太法典中就规定了审判者自己或叫人打了被控者，应得什么罪。而且宗徒大事录 (宗 23:3) 所载，圣保禄也说过这种打人是违反法律的。

但很明显地他们是早就决意了的，只在法律可以用来危害耶稣的场合，他们才用合法的

形式。在一切死罪的案件上，至少要有两个证人；一个人的话是不够的 (申 17:6；19:15；户 35:30)。 如果找不到两个人呢，那也没有关系，就设法买通人！这种形式主义和非法性的混合，在整个案件进行中随处都可发现。证人既已买通了，于是他们就要来听各个证人的说话「原来有许多人造假证据告他，但那些证据各不相符。有几个人站起来，作假见证告他说：「我们曾听他说过：我要拆毁这座用手建造的圣殿，三天内要另建一座不用手建造的。」连他们的这证据也不相符合。」在犹太法律中，认为证据细节的切实是很重要的：在那贞洁苏撒纳 (Susanna 见达 13。) 的事件中，那两个淫乱的老头儿因为苏撒纳不从他们的心意，就诬告她和一个年青男子偷情，大先知达尼尔拆穿了老头儿的伪诈，就因为他们一个说看见犯罪者是在一乳香树底

下，而另一个说是在樟树底下。此外，圣玛窦和圣马尔谷所记那些伪证人所陈述的话又不一样：照圣玛窦，是说耶稣说过「我能拆毁圣殿」，照圣马尔谷，则是说：「我要拆毁」，而其实，耶稣是用假设的语气「你们拆毁这座圣殿，三天之内，我要把它重建起来。」(若 2:19。请注意，当时耶稣说了这句话，像是并不曾叫人责怪，也没有引起激烈的反应。)。那两个诬告贞洁的苏撒纳者，就依照法律受了指定给苏撒纳的罚：而那些诬告耶稣的，是盖法所收买的人，我们并没有看到他们受反坐的处分。

于是大司祭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因生活的天主，起誓命你告诉我们：你是不是默西亚，天主之子？」这一下，对于堂上这种凭天主之名的逼问，耶稣丝毫不想闪避。他回答说——这是冒死罪的答词——「你说的是。并

且，我告诉你们：从此你们将要看见人子坐在大能者的右边，乘着天上的云彩降来。」大司祭遂撕裂自己的衣服说：「他说了亵渎的话。何必还需要见证呢？你们刚纔听到了这亵渎的话，你们以为该怎样？」他们回答说：「他该死。」

这一幕导演得很好！而且产生了效果。这狡滑的司祭很知道这样来抓住群众的意见。仔细研究一下，从耶稣的这几句话能看得出犹太人想谋杀他的结论吗？盖法把他的长衣撕裂了有「一手掌长」，即八公分光景，凡听到污辱天主的话，照规矩就是要这样做的。然而其实耶稣的话，从法律上看，是丝毫不能确定为污辱天主的。污辱天主，就是污辱了天主的尊严；可是依照犹太法律要构成这种罪行，必须是用了启示给梅瑟的圣名，即雅威，而若只说

了通用的称号，如「登宝座者」，「可祝颂者」，「全能者」之类，甚至光用圣名的简称「雅」都是不能算的；犹太法典中对这规定有很长的确切说明。耶稣用的是「全能者」，虽然确言自己是天主之子，却避免了污辱天主的罪行。如果他用了以色例人认为超过限度地神圣的字眼——这个我们不知道，因为福音的原文是希腊文——那就不该是大司祭一个人撕裂了长衣，而是在场的人都该撕裂衣服了。因此们完全可以看出，这是盖法的一种造作姿态，有意给观众一个印象。此外，要使一个污辱天主的人服罪，是要如犹太法典中所保存下来的整个一套手续的：要把两个证人放在一个幕后监听着，让被控者站在明亮的地方，确切地问他，以便使他用出那神圣的字眼，最后在记下他的错误之前还要劝导他取消前言：在这仓促

定谳审问中，这一切手续都没见到。

再说，自称为默西亚，是否算污辱天主呢？决不(许多犹太人们都想默西亚可能是天主的一位特派使者，他本身并不是眞正的天主或天主子。所以，自称为默西亚，并不算是污辱天主，因为并不是以天主的地位自居。)。尼苛德摩这公议会的会员，也相信耶稣是默西亚，他是否也算一个污辱天主的人呢？盖法似乎先就确定原则，认为耶稣决无权自称默西亚，但这自称默西亚实不足以构成一个法律上的罪名。被告者既然最初已宣告自己是默西亚，那末他现在所说一切关于默西亚的光荣和他的归来，只不过是很逻辑地把达尼尔的预言(达 7:13-14)贴合在自己身上而已。因此告他污辱天主是毫无根据的。至于盖法的最后一个证据，引起耶稣自己所承认的话，这更是违法的，因为法律规定被告的话若没有证人的证实是不足为准的，这是要避免一个有病或含垢忍辱的人

可能因此而合法地了结自己的性命，可是当主要的目的要把一个政治上的敌人打倒时，还需要什么合法程序吗？于是为了目的就可不择手段，而表面的正义也只是用来违犯眞正的公道的工具。

第五节　西满伯多禄不认耶稣

当耶稣在受审问时，他的有些门徒，在这一下晴天霹雳过去之后，又慢慢地苏醒过来。他们已知道他被带到哪里去了，就到大司祭府周围来徘徊张望。在近东一带，富有人家的院子，常常是婢仆和闲杂人等喜欢聚集的地方。春夜的寒意还很料峭，侍卫和仆役就在院子中心生起一堆火。大家围着火堆，就在谈论新闻。有一位宗徒，大概就是若望，因为只有他的福音记载了这细节，他和盖法有点认识，就

很容易地混进这堆人中去了。伯多禄也跟着他进去，就在那些人中间烤起火来。

忽然来了一个大司祭的女仆。照犹太人的习惯，常有些婢女负责看门，这女仆也就是一个看门婢女。她见了伯多禄，就走近他，两眼注视着他说：「看，这个人和那纳匝肋人是一党的！」然后，又直盯着他的脸说：「是的！你是和那加里肋亚的耶稣一起的！」在场的人都等着伯多禄的答复。他否认了：「女人，我不认识他。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然后他就离开了此地，向前院走去。到了那里，另外一个女仆又注意到了他，向别的仆役喊着：「看！这个人一定是和纳匝肋的耶稣同党的！」这时候鸡叫了。他正心烦意乱，因而没有注意。然后他又像故作大胆似的，重新

回到火堆旁边，再次否认他是和基督一起的：「不，我告诉你们，不！我一点也不认识那个人」。他甚至还发了誓。

一个钟头过去之后，这事似乎已经被人忘记了。伯多禄就混进人群去谈话。可是加里肋亚的乡下人说话，有一种很特别的土音，在耶路撒冷，只要一开口，人家就知道他们是什么地方的人了。正如有些地方的人，「哩」「呢」不分，「黄」「王」相混，到别的地方去时，人家一听他说话就知道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了 (有人以为加里肋亚人辨不清「移马尔」（羊），"camar”「卡马尔」（羊毛），"hamar 哈马尔」（酒），'hamor。「哈谟尔」（驴），这几个字。)。 于是在场的人就对他说：「啊！你是和他一党的，你说话的口音就露出马脚来了！你是加里肋亚人!」而大司祭的一个仆人，是被伯多禄砍伤一只耳朵那个人的亲戚，更穷迫了他一下：「我不是就看见

你和他一起在那园子里吗？」伯多禄在这四面楚歌声中，就低下头，迷迷糊糊起来。他就又再三发誓，辩解，并且竭力赌咒，再重复说：「不！不！我不认识那个人！我不明白你们说的是什么意思！」

可是西满伯多禄并不是一个懦夫。在耶稣被逮时就已证明了这一点。但他的天性是这样的，当危险已在面前时，他便一无所畏，而在危险将来未来时，则畏葸退缩。圣保禄在致加拉达人的书信中说到过西满伯多禄在安提约基雅，似乎也曾陷于和这类似的心灵状态，而照圣保禄苛刻的说法，简直是流于「伪善」，自己接受「外邦人的生活方式，然而却因了有犹太思想的教友的要求，而勉强外邦人遵守梅瑟法律」(迦 2:11-14)。伯多禄的缺点，也许倒不是生理上的懦弱，而是心理上的怕人议论，并且这

种缺点可说太合乎人的本性了，和我们的又多么相像！这一点也可以证明福音的这一段完全眞实，因为有谁会去假造这样一段事实呢？而圣马尔谷，把这一节记载得最详细，若不是有很可靠的来源（好像就是伯多禄自己告诉他的），他绝不肯接受，更不能如此详细地记载。

「这时鸡又叫二遍」。有些人曾考察过犹太地方四月初的鸡叫，照他们考察的结果，这时当是两点半或三点钟。这半夜的喔喔鸡声，是否使这位宗徒的良心清醒过来了？正在这时，耶稣出现了，卫兵围着他，出了议事厅，穿过这个院子。我们倒用不着认为他听见了他的门徒最后不认他的话：对一个一眼就能看穿像纳塔乃耳的心事的人，一切心中的秘密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这同一种眼光就注视到伯多禄

身上。忽然一下，他记起了耶稣对他说过的预言：「鸡叫二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心中烦厌得作呕，正如一个人忽然看清了自己的卑劣，而憎恨自己时的情形。他就出去，

一到外面，就凄凄切切地哭起来。

现今，在一个五世纪时所建老教堂的遗址上，建立着一个教堂，叫做「圣伯多禄鸡鸣堂」。它和建立圣体处的原址相距约三百公尺，离传统所说盖法府的遗址相去颇远，这一点很值得讨论。「圣伯多禄鸡鸣堂」！这大概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用来纪念罪孽——或至少是忏悔——的教堂了！如果因同样的用意而建立教堂，那这地球上将到处矗立着这种教堂了...但是，我们不要多注意这一位宗徒传的反背——尽管这事对每一个人都是一种慰藉——最好

是多默想基督当时投在他身上那一正义而慈悲的眼光。——你看，伯多禄，你是个什么样人，你还夸口要保护我呢！你只是一个人，可是，就是为了你，也如为一切人，为一切人的弱点一样，我要贡献出我的生命，受尽这些苦难。你也受到宽恕了 (玛 26:58-75；谷 14:54-72；路 22:55-62；若 18:17-27)!

第六节　最初的凌辱

夜间的会议结束了，把被控者交给圣殿的卫兵和仆役们去看管。这些人，用不着任何鼓励，自会滥用付托给他们的权力，尽情来虐待落到他们手里的人。一切为社会正常纪律所不许的暴行，他们也都做得出来。监狱中这一类卑劣的行为太多了，在秩序紊乱的时候就尤其多。谁能阻止这些人侮辱耶稣呢？公议会会员

们自己，离开大会之后，竟然也来打这毫无防卫的人。那些手下人，一看没有人约束，就更为所欲为了。他们就围成一圈，把他包在中间，野蛮地来戏弄他。他们把痰吐在他脸上，又把他的眼睛遮起来，打他的嘴巴，然后讥笑地问他：「默西亚，你猜猜是谁打你？」在希腊有一种儿童游戏，大概就是取源于这种残酷的举动。这些粗野的人就这样继续了好久，用尽各种可怕卑劣的手段来污辱他 (玛 26:67-68；谷 14:65；路 22:63-65。)。

这样，最凶猛最眞实的仇恨就显示了出来：在司祭长们，这仇恨还罩着一重法律的假面具；而在院中那些不受拘束的仆役的恶声呼喊中，它就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了。政治上的仇恨，宗教上的仇恨，以及那些有权力者的奴仆对于那些不承认他们主子的威望者的仇恨：在

这些人的动机中，我们可窥测到人心中一切毒恶。因此，那盛德年高的约伯所说的别人把唾沫吐在他脸上 (约 30:10)，以及依撒意亚论未来的默西亚所说的将任人鞭打，任人拔出颊上的胡须 (依 15:6) 这些预言，在这一幕中都同时开始应验了。耶稣心甘情愿地受着这种羞辱，而以后，在他整个受难的过程中，都一再表现出这种特点：卑劣连带着残忍，而悲剧伴随着可恶的嬉弄。圣保禄说：「到基督那里去，就要背起他凌辱的苦架」(希 13:13) 而耶稣在侮辱他的人面前缄默无言，是一个伟大的谦卑的教训。

第七节　在公议会前受审

于是大家等着天亮：耶稣关在一间牢房里，司祭长和经师们就散开到全城去催人，赶紧召集公议会大会，以便在法定的时刻集会，

在第一道阳光照射到摩阿布山上以前，天空的蓝色和白色刚一区别开来的时候，人就要召集起来。这也如逮捕耶稣时一样还是为迅速地解决谋害耶稣的事，这种匆忙使这一天的节奏不知道怎样紧张热烈呢！当太阳的光影伸展到山上时，正式的逾越节就要开始了：这些虔敬的犹太人不会忘掉这一点。因此要赶紧在天晚以前把一切都办好，免得耽误了逾越节餐，也免得民众有时间来找麻烦。

在春寒料峭的清晨，耶稣就被带到圣殿去，公议会就将在此集会。他下了达味街那宽阔的石级，通过一处名叫可西斯都 (按希腊文 Xystos) 的广场，黑落德和阿斯摩乃朝的宫殿都在此地，然后过了把城内高地和圣殿前广场连结起来的桥 (英国考古学家鲁滨孙曾发见这个圆洞桥雄伟的石阶，这桥只一个桥洞就跨过提洛培翁溪谷，这一地带房屋很密集。)。在圣殿院落里，信众已

在举起双臂，面朝东方，口中诵着：「以色列啊，你听」的晨祷，等待太阳刚刚升起，就要朗诵圣咏：「世界的王雅威，你是可祝颂的，你创造了光，又造成了暗」。

圣玛窦，圣马尔谷和圣路加记载着：「到了早晨」，「一到清晨」，「天一亮」，马上就召集大会 (玛 27:1；谷 15:1；路 22:66)，圣路加甚至就用了正式的「公议会」字样。因此这就不再是多少有点秘密性质的私下集会，而是握有以色列政治宗教大权的正式会议了。这时候才开始了耶稣眞正的「讼案」：这案件进行的形式，我们会看到是非常奇特的！

犹太议会有政治和宗教的双重职权。它一面有参议院的常会的性质，同时又是个最高审判机关，因为照着犹太教团中的法则，一切权

力都是混合在一起，而属于天主的权力之下(「公议会」Sanhedrin 这个字，在犹太法典中很常用，而在旧约中则未曾见过，因为这字其实是从希腊文转变了借用来的。犹太的经师们费了很多心思，要替它找个希伯来字源上的根据，例如 san 意思是「规则」hederin 意思是「管理」；因此说「公议会」这个字就是表示「管理法律」。)。事实上，这最高议会是希腊的影响(这种影响最高时期，就是在塞琉卡朝管理叙利亚的时代。塞琉卡是亚历山大的大将，公元前三世纪。)及于犹太之后才设置的，但犹太人很注意传统，就把这种机构和天主命令梅瑟设立了来帮助他施行统治的长老会议(户 11:16)联系起来。因此犹太人说公议会会员的数目也是照雅威的意志而决定的。犹太法典中问道：「为什么大公议会应该有七十一个会员呢？因为圣经上说过：｜——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七十个人，到我这里来——加上梅瑟，就成七十一个」。甚至还像煞有介事地记载着说那伟大的创办者要凑成七十个人曾经大费周折：如果每

一支派分配六人，就是七十二人了：这样就必须用抽签法来解决这七十数字的问题！

公议会中包括司祭，经师学士及民间长老，三部分的人数不必一定相等。要做个公议会议员，必须能证明自己实系出于纯粹以色列的血统，要有相当的仪表，不至于为人所笑，并且为一家之父：盲人，阉人，卖鸟者，赌徒，放高利贷者，以及在「安息年」中作黑市买卖者，都不得为公议会会员。要入这个会须由公议会会员推选，并且由大司祭鉴定。

在巴力斯坦未被罗马占领之前，大公议会是有无可抗衡的政治职权的。它可以选举国王，并在国王缺位时代行统治权，要和外国宣战必须得到它的认可。在罗马占领巴力斯坦以后这种权力已经被剥夺了；大黑落德的权就是

受于罗马的三巨头之中的安多尼和屋大维二人。而从阿尔赫劳到罗马请求王位而未见允以后，公议会也就无权再选新王了。但司法权依旧在它手中，至少是凡一切违犯宗教法律的案件都归它处理。凡妇女被疑为犯通奸罪的，就要由公议会来用奇迹式的方法加以证明：就是把那女人浸入水中，一直没到头顶，如果她死了，就证明她是有罪的。对假先知的诉追，对一个不忠诚信主的支派或家庭提起公诉，都是它的事情。更一般地说，凡一切严重案件，重大事故，以及凡各省的小公议会宣告无权受理的案件，都归大公议会管辖。因此，对于一个可被控为作乱及污辱天主的人，对于一个「假先知」，由这最高法庭来集会加以审判，是很正常的。

要列举当时参与大公议会者的名字，似乎

是不可能的。那两个大司祭家族，即亚纳家和菩伊塔斯家都有人参加，则属无可争辩。有人猜测，当时其中有：经师戛默里耳(Gamaliel)，为圣保禄的业师；他的儿子经师西满，在公元七十年时因防守耶路撒冷而战死于城墙之上。此外有人还猜测了许多其他的名字，有人甚至写了一部四十个公议会员的小传。但其实犹太法典中所指示的全部年代次第都是很空泛不定的，我们要想引其中任何一个名字时，都不能无所迟疑。

在犹太人，（现在有些回教国度中还是这样），法庭是设在城门口的。大公议会的正式地点是一个近圣殿入口处的厅堂，在提洛培翁溪上那条桥的旁边：这一「光石屋」(耶稣在这座「光石屋」中受审，并不是绝对确实的。)，建于詹尼阿斯 (Jannaeus，耶稣前104-78 年做犹太人国王和大司祭。他出身于解放英雄玛加伯的家门。)王的时

代，一部分在圣地上，一部分在俗地上：靠圣殿那边的门是审判官的入口，被控者则从另一边的门进入。七十个会员，如果没有特别重大的案件，并不一定同时都要出席。通常只要二十三人出席就够了。如果有一个人想退席，必须先数一数在场同事的人数，除去自己要剩下二十三人，他才可以出去。会议由两位显贵者主持，一位是「议长」(按何兰文为 nasi「那希」。) 一位是「首席」或「大会之父」；会员们围着这两人的左右坐成两个半圆圈以便每人都能和他们二人彼此相视，为能看到他们二人征询意见的目光，每一半圆圈的头上，都坐着一位经师，负责计票，一个管主张无罪的票数，一个管主张判罪的票数，另有第三个充当秘书，坐在当中，负责监督。

只是法庭的组织，已足给人一个印象，觉

得它很郑重其事，而那诉讼程序更使人觉得郑重其事。在耶路撒冷，也如在希腊或罗马一样，控告是任何公民都可以提出的（并无检察官的设置），但只有大司祭事先接到诉状并认为可以成讼时，这控诉才被受理。如果是死罪就该先对控告者说：「不要忘记你身上担负着你所控告者的血，和他直到世界末日可能传下的所有子孙的血啊！」证人，必须至少有两个，对证人也必须同样地先作这种警告。如果用他们的证明而判死刑，则证人须先动手执行。这责任应该是让人要考虑一下的，但那伪证者所能预料得到的惩罚更让人要考虑一下。我们已知道，伪证者是当反坐他所诬陷之罪的。审判者应该「公正无私」，法律曾再三言之：在犯罪案件，应只选年过四十者担任审判；如果他们决定要判罪，当等到第二天再作

判决，这是叫人利用一天来做郑重考虑，并行严斋祈祷，以免屈断人案；在陪审者表决时，若要改变意见，「只能有利于被告时才可改变；比半数多一人的多数可用于宣告无罪而不能用于定罪……」够了，不必再举别的了。这种郑重谨慎，是犹太法律可贵之处。然而这种严肃，这种对被告人权的尊重，在耶稣的讼案中哪里找得到呢？

根据圣玛窦和圣马尔谷的记载，这次公议会集会的时间很短：这两位福音作者只说：「他们集会讨论制死耶稣的方法」。圣路加的记载比较详细，但给人的印象，同样只是忽促聚谈，对法律的形式毫不尊重民间长老及司祭长并经师集合起来，把耶稣带到他们的公议会里，说：「如果你是默西亚，就告诉我们罢！」耶稣回答他们说：「即便我告诉你们，你们也

不会相信。如果我问，你们也决不回答。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大能者天主的右边。」众人于是说：「那么，你就是天主子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说了，我就是。」他们说：「我们何必还需要见证呢？我们亲自从他的口中听见了。」(路 22:66-71)。因此这只是盖法的问话的重复。他们只是把控告他图谋作乱这一点落掉了。因为说耶稣想摧毁圣殿，实在显得太无根据。至于污辱天主的罪名，这问题提得巧妙一点，可以让他们根据基督自己的回答而定这罪名，因为他自称「天主子」，这说法似乎是很可责罪的。我们记得，被告个人的供述是不能算数的，如果除开这一点，则这一下，从法律上说可算是理由充足了。但我们在这事上看到他们要制耶稣于死命，早已是成竹在胸，这难道不是对公道的一种污辱吗？甚至即令耶稣该

当死罪，而他们在未听耶稣辩诉之前，先就决定要置之死地，这实足构成审判官的渎职罪了。并且即令一切法律上的形式算都遵守了，也还是极明显地可以看出，这不是一件眞正的诉讼案件，而是一种宗教和政治上的阴谋，想拔去他们的眼中钉。

这里还有第二个问题：「照基督当时巴力斯坦的写法说，犹太人有权宣布一个人的死刑吗？」史家约瑟夫对此供给了一个答案：「照传统，从圣殿被毁前四十年起，以色列人就被剥夺了判决死刑的权力了」。罗马人不愿把最高的裁判权留在这民族的手里，因为他们深深认识这民族的热狂。甚至公议会要集会审判一件有死罪的案子，也只有经总督的明示授权才可以。当犹太人去找比拉多时，他还以为他们是来要求授权，让他们去审判的，所以叫他们

照他们自己的法律去审判 (若 18:31)，这完全足以证明以色列人无权定人的死罪了。犹太法典中确切地说到，从公议会被剥夺了判处死刑权的时候起，该会除掉有特殊的案件时外，就不再在那「光石屋」中集会了。以后，当大司祭亚纳尼亚 (Ananias) 利用总督不在的时机，让人用石头砸死圣雅各伯及若干基督徒时，并曾引起罗马人的责难，这事史家约瑟夫也有记载。因此，审判耶稣的这次集会，原则上就是不合法的。

即使曾经比拉多授权，这判决也不一定合法。勒农（还有许多作者也跟着他的意见）确定一个原则，认为犹太人可以判罪，然后由总督令人执行这判决。如果我们想到罗马人对犹太人的轻视，这种权力的划分显然是无法承认的。他们难道还会让这些犹太的教士们利用罗

马人为他们的执行者吗？罗马法上从来不把调查事实的「审判权」和应用判决的「执行权」分开的。如果公议会自以为对耶稣进行了眞正的刑事审判程序，对耶稣实行了死罪的判决和执行，就是僭越了总督的职权。公议会唯一

的权力就是把控告的要件递交罗马当局，然后由罗马当局来审查是否该照公议会会员们所提供的判决来处理。但他们知道罗马当局当然不会因为一些空洞的宗教上的理由，就判处一个人的死罪。因此他们在比拉多面前就不提什么污辱天主之类的话，而造出三种新的罪名，这些罪名都是政治性的：说他煽动民众，说他阻止人纳税，说他自称为王。这种控告罪名的改变，证明犹太人没有判决死罪的权力，同时也证明犹太人为了制死耶稣不怕做一切的妄告和污蔑。

第八节　犹达斯和他的懊悔

公议会制死耶稣的决定，全耶路撒冷的人很快地就都知道了。在近代的大城市里，一点很小的事情也就马上会传遍，在近东一带的城市，消息就流传得更快。正如俗谚所说「谣言满天飞」。犹达斯比任何人都注意这事情的进展，当然也听说了。他是这可怕阴谋的负责主动者，当时心中做何感想呢？玛窦福音 (玛 27:3-10) 和宗徒大事录 (宗 1:16-20) 对这暧昧的人给了我们一个最后的指示，而因为他在最后突然良心发现，引起了一场懊悔。

「那出卖耶稣的犹达斯见耶稣已被判决，就后悔了，把那三十块银钱，退还给司祭长和长老，说：「我出卖了无辜的血，犯了罪了！」他们却说：「这与我们何干？是你自己的事！」

于是他把那些银钱扔在圣所里，就退出来，上吊死了」。在宗徒大事录中，圣伯多禄甚至确切地说他的「腹部崩裂，一切脏腑都流了出来」。

这一幕有一种使人惊心动魄的力量。狡兔死，走狗烹，在司祭长们看来这个已经用过了的特务腿子，对他们有什么相干呢？在他们回答他的两句话中，轻蔑之意，已滥于言表。他的懊悔，谁也不关心。可是…：在这身败名裂的人身上，不是也还透露出他所接受的最后一线光明，一种难以形容的对耶稣的无上深情吗？也许这后悔也透露出了他负卖耶稣的动机：他并不想毁了他的老师，只是想给他一个教训……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倒还不是犹达斯的奥秘，而是在他与其他许多人之间的相似性：我们每个人，对于自己的背叛行为，是一

样地受到何等的惩罚啊！何利振也不敢表示原谅这叛徒，却提出了这样一个有点奇怪的解释：犹达斯自己上吊而死，是为了他的灵魂可以离开他的身体先去迎接耶稣的灵魂，求他的慈悲矜怜！其实，在十字架脚下的一声呼喊，一个字，一下注视会更有价值些；那右盗是会得救的。

「司祭长拿了那些银钱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入献仪箱内。」他们商议后，就用那银钱买了陶工的田地，作为埋葬外乡人用。为此，直到今日称那块田地为「血田」——哈刻达玛！」(Haceldama，圣路加在宗徒大事录上用阿拉美文写的，意思就是「血地」。见宗 1:19) 我们已经说过，在耶路撒冷的西南，有一片可怕的洼地名该希农。从前有一些丧失了信心的犹太国王曾在此地，为了祭祀邪神，拿人来做牺牲，用火来烧炙。因此这地名也就与

地狱成了同义字。该希农山谷那面，到现在，人还能看到那块不祥的「血地」。不论如福音所说这地是公议会买的，或照宗徒大事录所说（他就在此地上吊）是犹达斯自己买的，这片地总是和这叛卖者的纪念分不开。「窑匠」的说法可能是出于邻近有座门叫做「窑门」而来的（正如在雅典有一区称为「窑区」），但这字也有先知的预言方面的意义。玛窦福音中引证了耶肋米亚，指明他的话已经应验了，「他们拿了三十块银钱，就是被出卖人的身价，是出卖以色列子孙所估的身价，他们给了那银钱，去买窑匠那块地，这是主所吩咐我们的事」。其实，如果说到窑匠和他的地，在耶肋米亚中所说的(耶 18:2-3，32:6-14)，倒不如在匝加利亚中的预言(匝 11:12-13) 说得还更明白些「我就拿了那三十两银子，投入上主殿内宝库里……」可是，在

先知的暗示中所明白表示的，是说这些事是不得不然的。犹太人由热爱法律而生出的仇恨毁灭了耶稣是必然的：这事的理由必须完全是司法与政治之外的。同时，这主要证人——犹达斯——的变卦不成问题是对被告有利的。

第九节　在比拉多前受审

就在犹达斯上吊的时候，恶众把耶稣解到罗马总督面前去，好把这死刑的决定变成执行的判决。于是这「讼案」的第二审就开始了，这一审是更有决定性的。圣若望明确地说这是在早晨黎明的时候：如果我们承认这一天是四月七日，那就是五点五十二分。一个大员在这时候审案，似乎很奇怪；可是，我们知道，罗马人是起得很早的，他们用早晨的时间来处理重要的事务，而下午则用来昼寝，交接亲友，

及消遣。此外，心急如焚的犹太人为了能实现他们的计划，即使在比这更不合适的时候，他们也不怕去找比拉多(Pilate，按拉丁文为 Pontius Pilatus 般雀比拉多。自二十六年至三十六年在犹太作总督。大约在三十九年死于高卢（古法国）。)。犹太人对于罗马大员的态度，是既卑屈又傲慢，因为他们知道虽然他们怕总督的强暴，而总督也怕他们到皇帝面前去告发「他们自己却没有进入总督府，怕受了沾污，而不能吃逾越节的羔羊。因此，比拉多出来」。我们很可想象一下，像比拉多那样一个殖民地的总督，本来对他治下民众的老是骚动已很不安的了，现在又看到发生了一件暗晦模糊而复杂的事情，并且为了要讨论这件事，还得到街上去和他们商讨一番，他心里该是怎样的感想！

比拉多审问耶稣的情形，四部福音都有记载(玛 27；谷 15；路 23；若 18:28)；圣若望记得比三部对观

福音明细得多，使他们可以确定这一幕所发生的地点。多谢考古学上非常宝贵的发见，这是耶稣一生事迹中最可靠的一点。若望福音中所用「衙门」(按拉丁文 Praetorium) 这个名辞，原来是拉丁名辞，在罗马所属各省中都通用，在希伯来文甚至阿拉美语中也这样用，指的是罗马长官审判的场所，并不一定是个正式的法院，如果是在战时，也可能就是在营账里，如果是说到一个殖民地的总督，就是指他所住的地方。这仪式是很简单的：一个幙素的半圆形的台子，就是「法庭」，上面设一「象牙椅」(Curule chair)，其实是照罗马传统那种很不舒服的古老的凳子。说他们把耶稣解到「衙门」里去，其实只是说解到比拉多所住的地方去。

非隆和史家约瑟夫的各种著作，对这一指示都可有所补充。罗马总督在耶路撒冷时，是

住在安多尼亚堡垒里的。这堡垒是大黑落德为谄媚安多尼而命名的；它建筑在城边上，在圣殿的边境，把城墙展伸出去一块，它高高建筑在二十五公尺高的小丘上制御着全城。在平时，有六百戍卒据守此地，在那坚固的堡垒顶上监守着耶路撒冷。当总督到此地来时，更有从凯撒勒雅上来的临时驻兵来加强防御。在这一年，即公元三十年间，比拉多不会不知道他治下的百姓曾有一次大骚动（不久以前，从圣路加第十三章第一段的经文看，在加里肋亚就曾出了事），因此似乎他确乎是驻在这巍然的大堡垒中的。

史家约瑟夫在犹太战争史一书中，曾长篇地讲到这堡垒。在一古老的撒罗满所建的堡垒遗址上，历代的以色列人，在那由于有贝特匝达的圆山顶而很容易攻击的地方，先后建筑了

许多防御工事。在犹太人被俘以后，那地方又矗立起了哈纳讷耳(HananeeL) 塔，希腊文中号称此塔为「模范堡垒」；以后在阿斯摩乃朝又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华丽的城堡。最后豪奢的大黑落德给它改造了一个形式。耶稣时代的安多尼亚堡垒就是大黑落德改造的。这堡垒整个是一个约一百公尺长五十公尺宽的长方形，四角上有约三十公尺高的巨大方塔，这里眞是圣城的锁钥，圣殿的咽喉。从这里有阶梯下去直到圣殿的院落：在圣殿前广场底下，有纵横交错的，秘密的地下通路。安多尼亚堡垒虽在泰塔斯围城后被毁，可是历代以来，传统却能很明白地确定它的遗址。从第四世纪起，所谓「比拉多衙门」所在的原址似乎就眞正确定了。在第六世纪时，在那里甚至建立了一个索非亚(Sophia) 圣堂，后来这圣堂颓毁了。在十五世纪，十六

世纪，所谓「圣苦路」已经作为是从那里开始了。到了今天，这地点的认定已不再是假设，而是在考古学上看有极大的近似性，可以说是确定的了。

熙雍圣母会的修女们(一百多年前，在一八四二年有两位法国籍的犹太人，拉的斯本兄弟 Theodore 和 A1phonse Rastisbonne，改信天主教，建立了一个男修会，一个女修会：熙雍圣母会司铎及熙雍圣母会修女 Notre Dame de Sion，其宗旨是在劝说犹太人改信基督。十三年以后，其中一个玛利亚亚尔方骚神父，在耶路撒冷以前圣殿所在地区一座卑陋的房子里建立了一个修院。安多尼亚堡垒凌乱的残余已经一点一点地被这修院的人买去了，并且现在就是在它的遗址上，建立着那巨大的熙雍圣母会修院。自建筑工程开始以来，有许多有考古学上的价值的特出发现：有一个地下的水池，有许多积水的道渠，还有许多基础雄伟的墙垣。熙雍圣母会的修女们，很明智同时也很勇敢地，现在正有方法有步骤地在从事发掘，还有圣经研究院的多明我会士如味增爵神父 Vincent 等协助着她们。)在圣经研究院的多明我会士协助之下，现在正从事于发掘工作。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二年间，发掘出了一方石铺地，面积有二千五百

方公尺，系巨大的石板铺成，石板厚五十公分，宽一公尺五十公分，大多是二公尺长，在这石铺地上，原先是那个大长方形安多尼亚堡垒的内庭。于是这里可以来作一对照了：圣若望明确地说：「比拉多的审判台，设在一个叫做利多斯涛多(按希腊文 Lithostrostos) 的地方，希伯来话叫加巴达」(Gabbatha，若 19:13)。圣若望所用希腊文利多斯涛多这一词，意即石铺院，而所用的希伯来文加巴达一词则意谓高起之地。

石铺院！那么，我们现在还能踏上去，还能触摸到那凹凸不平，洼洼坑坑的表面，能看到上面骑士经过处的许多条痕，还能看到许多嵌放竿柱的痕迹的这些石板，也就是耶稣当时所踏过的了！这事情也很可以从堡垒被毁的情况来解释：那些塔在攻毁时，碎石倒在庭院中，因此这石铺院就得以保存。圣若望所用字

意之所指和上述之地符合，似乎指的是安多尼亚堡垒。这些重新发现的地道，不是若翰依尔卡诺(John Hyrcanus，见第二章第七节)的儿子阿黎斯托步罗(Aristobulus) 埋伏士兵，预备杀害他的兄弟安提哥奴(Antigonus) 的地方吗？院中积水的池子，有许多孔穴我们还可看到，也有许多源泉聚集于此，这不是用来贮藏堡垒中用水的池子吗？现今在修院的小堂中看到的壕堑，不就是在黑落德加以扩大以前，原先的山的边缘吗？让我们再说一句：所有这一切总起来，都是极一致的，并且毫无疑惑地是罗马时代的建设，同时那灰色涂料，及做工的华美细致，和我们所知大黑落德的习惯也很相符合，他是一个严酷的暴君，但也是一个很好的建筑者。因此，说「比拉多衙门」中的一幕就是在此地展开，似乎不算冒失。

比拉多 (见注９１：比拉多处事失当。) 出到堡垒门外，问犹太人说：「你们控告这个人什么罪？」他们并不回答，但说：「我们已判定他死罪，你下令执行吧！」他们还想用点计谋，就转弯抹角地回答说：「这人若不是罪人，我们决不解送给你」。比拉多并没有上当，或者也许是他还不大了解，想着他们是来请求授权让他们去办这件事的，就说：「你们自己把他带去，按你们的法律审判他吧！」而犹太人回答说：「可是你知道我们没有判死刑的权吗！」比拉多又迟疑起来了。这人，究竟作了些什么呢？「我们已调查出这个人扰乱我们的民族，禁止人给皇帝纳税，并且自称国王」。这三重控告所包含的恶意，显然已不用再提。这已足够打动比拉多的心，使他决定自己来审问耶稣了。

耶稣命运所系的这个人，究竟是个什么样

的人呢？塔西佗曾提到他，史家约瑟夫和非隆说到他的地方也很多。他是提庇留在位的第十一年，即公元二十六年受任为犹太总督的，一直做了十年。他的出身(见注９２：比拉多的身世。)，我们知道的不大详细。大概是一个骑士阶级的人，因为罗马皇帝喜欢用骑士，因为骑士比贵族用着更方便。比起他那无法确实查考的出身来，这人的心理更能引起我们研究的兴趣。

当然，我们不能拘泥于史家约瑟夫和非隆这两个犹太人关于比拉多所说的话。这些热狂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对于凡不爱犹太的人，是要毫不迟疑地下一种坏评语。如史家约瑟夫所描写的比拉多，是不道德的，凶恶，不义，鼓励堕落与残暴的，其实他在这些方面也并不超过通常一个罗马的大员。而非隆说到他的「横征暴敛，敲剥民脂民音，不公平，凌虐百

姓」，也没有举出什么实例。这位总督手段很辣，这是有许多事情可以证明的。可是要负责治理这种好捣乱的民族的人，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从福音中看起来，我们不能说他是一个粗暴而不公平的人，反之，我们要说他和他那一阶层的人是很相像的。这种罗马帝国的统治人物，勒农比之于英国的保守党人，他们恃才傲物，固执成见，目空一切。他们都有文化教养，由文化教养而生出来的好处和坏处他们都有。而对于他们治下的愚蠢而卑贱的小百姓，是只有轻视的。在罗马，从公元十九年以来，反犹太人的空气就非常浓厚：侨居罗马的犹太人，都被驱逐出境了。比拉多本人就不喜欢犹太人；此外，还有更确切的理由使他不能信赖犹太人的热狂主义，那「金循」和「水道」(有一次总督决定想动用圣殿内的一部分钱来掘一道沟渠，犹太人马上起来示威，情

况非常激烈。比拉多便命他的兵士乔装混在人群中。然后，一个暗号，就一齐动手，把群众打得落花流水。又有一次，总督命人在黑落德的宫殿中挂起一些有提庇留名字的楯，犹太人又起了骚动，要不是皇帝自己很聪明地下令叫人撤去，也许结果又要演成流血事件。）两件事已经使他很讨厌，现在他们又带了一个什么自称为王的人来了！一个妄诞的先知，大概是个幻想者，半疯子，也许他们是故意带个呆子来让他审判，如果他判了罪，就可以来讥笑他。此外，这个人又不是鼓动叛乱被当场捉到的。那么这又是这个无可理喻的民族玩的什么阴谋诡计的把戏了！因此，由于对犹太人的不信任和鄙视，比拉多对耶稣还是比较怀着好意的。

这罗马总督不愿再听群众的吵闹詈骂，就回到衙门的院子里，再来审问他们交给他的这个人。「你眞的是犹太人的国王吗？」这口气微带点嘲讽。耶稣的回答提出了另一句问话，

直趋问题的本身：「这话是你自己问的，还是别人说了我是犹太人的国王呢？」对罗马的法律说，他从来没有给过人什么把柄，可说他想篡夺君位；但如果是从犹太人这方面看，那么，是的，他是那君王默西亚，受主傅圣油者。比拉多又反问说：「我是犹太人吗？（当然有别人告你）。你本国的人和司祭长解送你到我这里来，你作了什么事呢？」耶稣并不闪避这问题。是否因为比拉多代表着当权者呢？他回答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假使我的国属于这世界，我的臣民早已反抗了，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但是，我的国不是这世界的。」这话在比拉多听来大概是莫名其妙，他只是再问一句：「那么，你就是君王了？」耶稣的回答可能引起比拉多的处罚，他说：「你说的是，我是君王。」。可是他补充说明他的思

想「我为此而生，我也为此而来到世界上，为给真理作证：凡属于真理的，必听从我的声音。」事情已经很确定，从这梦想者的话里是得不到什么的。这罗马人耸耸肩说：「什么叫眞理？」他所属的社会的整个怀疑主义，都在这几个字中表现无遗了。

他又出了堡垒，对司祭长和群众说「我在这人身上查不出什么罪状来。」这时候，很明白地比拉多对耶稣的意见似乎已表明了：这只是一个可怜的，愚直的，无害的人。可是犹太人大声喊叫，抗议，骚动起来。我们看到他们张牙舞爪，听到他们大声争论着：「他在犹太全境，从加里肋亚起，直到这里施教，煽动民众。」在加里肋亚吗？这话进入了比拉多的耳鼓。他思索着：——这是个加里肋亚人吗？这倒很好……

第十节　在黑落德前受审

黑落德安提帕，那淫乱的君王，黑落狄雅的丈夫，当时也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顾全外表永远是这地上的有权力者的一个原则。比拉多和他颇有点嫌隙：这小国王对于罗马总督狠毒辣手地在他的领土上压平叛乱一事(并不确知发生了何种事件，只知按圣路加所载：「在那时候有几个人来和耶稣讨论那些正在献祭时，被比拉多所杀死的加里肋亚人」。路 13:1)，大概是不能原谅的，至于这位总督，大概也知道黑落德王族常在皇帝面前给他进谗言。他假装作认为耶稣既然是加里肋亚人，应该属加里肋亚与培勒雅的君王管辖，就把耶稣解交黑落德。这一举动，可能有好几层含意。首先，是表示一种逊让。其次，如果这事结局要执行死刑，这样就可以避免这依杜美人（指黑落德）又到罗马或加布里岛 (Capri.岛，在义大利那不勒斯海湾中，是皇帝的别墅所在地。) 对皇帝陈明总督比

拉多依旧很残酷。也许这举动中也还带点嘲弄的意思，把一件麻烦案子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最后，我们在这举动中也未尝不可看出含着一个诡计，因为如果黑落德竟接受了，而在他的辖境之外审判案件，他不是就越权了吗？

耶稣和看守他的一队兵卒，以及一群好奇的观众又重新过了提洛培翁桥。在可西斯都广场——耶路撒冷的行政和商业的中心地带——黑落德的宫殿排列着富丽堂皇的圆柱；现在，这地方已经变成是一堆杂乱无章，东倒西歪的阿剌伯式房子，纵横交错的小街，污秽凌乱，正是疫病传播的好处所。正如我们在施洗者若翰死时所看到的那样，黑落德安提帕的性格并不是残暴好杀的。他和比拉多一样，优柔寡断，多疑迷信，正是文化错杂，道德沦亡的没落期文明的典型产物。

「黑落德见了耶稣，不胜欣喜，原来他早就愿意看看耶稣，因为他曾听说过有关于耶稣的事，也指望他显个奇迹。于是，问了耶稣许多事，但耶稣什么都不回答。」我们记得，黑落德安提帕确实老早就很想见见这位默西亚(路9:9)；但我们也记得，耶稣曾对黑落德差来的人说过：「你们去告诉这个狐狸……」(路13:31)。所以耶稣对这加里肋亚王，和对比拉多的态度不同；他不承认小暴君的权力；用他的缄默，表示对他的鄙视。黑落德安提帕也并没有错会了他的意思「黑落德及自己的侍卫鄙视他，戏笑他，并给他穿上华丽的长袍，把他解回比拉多那里。」这长袍究竟是怎样一件衣服呢？黑落德是否就拿一件很华丽的眞正的王袍，来给这自称犹太人国王的人穿上了呢？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可认为这一面当然是对耶稣本人的嘲

笑，另一方面也许这对犹太人的嘲笑，黑落德一派的人对犹太人常表现轻视。有人想这是一种狂人及囚徒穿的，阻止行动自由的紧身衣；当然，这疯子也不配穿更好的衣服了！但有大部分的圣经注疏家想这是一件白长袍，和罗马军官在打仗时穿的，或候选人一定要穿的那种白袍子相像；如果是这样，那么对比拉多的嘲笑之意就很确定了。——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这就是这些高等文明人所玩的把戏，把一个可怜人像个皮球一样踢来踢去：在司法案件中，把一个当事人从这法庭送到那法庭，这种送来送去的情形我们难道没有看见过吗？不管怎样，比拉多觉得这事很好玩。「黑落德与比拉多就在那一天彼此成了朋友，因为他们原先彼此有仇。」(见注９３：为什么圣路加谈到黑落德比其他圣史谈得详细？)

第十一节　一个女人的梦和一个囚犯的名字

不幸被当权者寻开心地送来送去的耶稣，又回到比拉多衙门。这样残酷的游街示众已经过了约十个钟头。大队人高声詈骂着，跟着这被牺牲者，沿着圣殿的柱廊，穿过城中的街道，已经第四次了。他们想着：这罗马人，是有意要拖延民众希望他做的事情吗？但比拉多似乎不想只因犹太教士和小百姓叫嚣着要把这人处死，就公然违犯公道「比拉多召集司祭长、官吏及人民来，对他们说：「你们给我送这个人来，好像是一个煽惑民众的人。看，我在你们面前审问了他，而你们告他的罪状，我在这人身上并查不出一条来；而且，黑落德也没有查出，因而又把他解回到我们这里来，足见他没有做过应死的事。所以，我惩治他以

后，便释放他。」由于这长官的话，我们可以看出他有责任心：他说到要责打他，因为这人确乎是引起纷扰的根原，同时也得给群众一种满足。像忒滔良那样说「他有一个自然基督教徒的心灵」，当然这种考语是不能充分令人接受的。但不管怎样，这已足够使我们断定他对耶稣已有了深刻的印象。如我们先已看到的，单纯而威严的降生成人的天主的肖像，又显出新的明确的线条。

于是他又上了「审判台」，坐在「象牙椅」上，来作判决。这时候，照四部福音记载(玛 27:15-26；谷 15:6-15；路 23:13-25；若 28:39-49)，忽然有一件事涌上了比拉多的心头，一时给了他一个希望，他以为也许可以拯救耶稣而不激怒繁众。在犹太有一个习惯，每逢逾越节日，总督要赦免一个罪犯。也许是有人来提醒他这事「那时，正

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名叫巴辣巴。巴辣巴原是为了在城中作乱杀人而下狱的。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愿意我给你们释放那一个？巴辣巴，或是那称为默西亚的耶稣？」这里他的意向也是很清楚的：在一个显然犯罪的囚徒和一个显然没有犯什么大罪的人之间，罗马总督想着群众的选择总该与他所希望的一样。

关于这种赦罪的权柄，曾有很多争论。照福音中说，民众可以要求赦罪，并且总督似乎就有这种赦罪的权柄。在以色列，赦罪的事是少见的；列代国王都不许赦罪，反之，量刑不足时，可以酌情增加。赦罪或减刑其实是和梅瑟法律的原则不合的；因为梅瑟的法律，把犯过错看作是对天主所犯的罪过。在罗马，为死罪案，人民可以向民众大会(按拉丁文为 Comitia) 要求赦免，但平常是当事人自己请求民众来代替自己

做这种要求。有一公元八十六或八十八年的埃及草皮纸书，可以印证福音中所记的这件事，其中指明一位驻埃及的罗马总督曾「为了群众的要求」而赦免一个犯人。这种赦罪的法律根据，不管它是皇帝在获得胜利时或某种节日所颁布的「大赦」也好，或皇帝个人及其代表所特准的「特赦」也好，这都无关紧要，在这事件上，似乎是一种例外的措施，由于当地的习惯而来的。而对于这习惯，我们并知道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群众对总督的问话，并不立刻回答。从福音的字里行间，我们可料想到有一种迟疑的情景。比拉多可能希望其计得逞。他正在希望着，「比拉多正坐堂时，他的妻子差人到他跟前说：「你千万不要干涉那义人的事，因为我为他，今天在梦中受了许多苦」(玛 27:19)。这件

事，只有圣玛窦曾加记载，这件事显得有点神秘。古老的俄彼阿(按拉丁文为 Oppia，此法系于公元前二一五年所定。)法是禁止封疆大吏把妻子带到任所去的；虽然在公元前一世纪时，由罗马元老院通过一个法案，已把这法律放宽了一点，但这条禁律依旧是有效的。罗马大员要获准不遵此律例，极其困难，并且即使获准了，也还得受一种约束，就是「他们的妻子可能犯的一切错误，都要他们负完全责任」。比拉多既可把太太带到耶路撒冷，这可证明她和他都有靠山。这一阶层的妇女，在这时期，都喜欢加入各种各样秘密的教派，当时正是各种秘密教，方术之类极流行的时代。她会把一个梦认为极其重要，实毫不足怪。她这种动作，无论如何，其出发点是对耶稣有善意的。有人想她可能也是一位想奉犹太教的外邦人，正受着犹太教的熏陶，甚至也

可能受着基督教义的熏陶。希腊教会(东方裂教，东正教会之支派。)及衣索比亚教会(Ethiopia 教会，异端教，主张「一性论」异端 Monophysism)都把她奉为女圣者。

至于比拉多自己，和一切标准罗马人一样，也是很迷信的。大概他把他妻子派人来告诉他的话，作过郑重的考虑。此外，他还想到凯撒的事情，可说是殷鉴未远。凯撒的妻子(凯撒的妻子名：卡尔柏尼阿 Calpurnia.)也曾做了一个怪梦，其中牵涉到凯撒，因此她就叫凯撒在三月十五那一天不要出门，凯撒没有把这预兆当一回事，终于出去碰到叛徒把他刺杀了。

所以比拉多只有更希望释放耶稣。可是他没有预料到群众的激情和盲目。此外，司祭长们是毫不放松的，他们混在群众中，挑唆着他们怎样回答。他们就开始高喊：「巴辣巴！巴

辣巴!」比拉多大为惊讶，就说：「那么，对于称为默西亚的耶稣，你们要我怎么办呢？」民众齐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又说：「他作了什么恶事呢？」「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们愈喊愈响：「让他上十字架!」这凶杀的呼声，响彻云霄，千百人的喉中，一再传出这充满仇恨的狂喊。巴哈(Johann Sebastian Bach (1635-1750)德国天才音乐家，他的杰作洋溢着极深沉的宗教感。)在「若望福音的耶稣受难曲」中，以绝顶的音乐艺术，传出这振撼人心的呼声，像野蛮人的狂喊似的，高声呼着：「钉他上十字架！钉他上十字架!」如圣若望所提醒的，这时候我们应该记起，耶稣自己早已说过他应该怎样死法，而这种刑罚当时显得是违例的：在以色列，法定的死刑是以石头砸死；钉十字架是罗马人的习惯。事情终于归结

到应了他的预言。

可是，在这一幕中，耶稣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在这决定他命运的辩论中，他只是无言地听着。「父啊！不要照我所愿意的，而要照你所愿意的。」他已接受了一切，一切都应该实现。

第十二　节鞭笞与荆冠

一连串的苦难就此开始了。从这时开始，以后接二连三的事件中，基督的血就愈来愈多地，不断地倾流。比拉多曾说过他在释放耶稣以前要先「鞭打」他；而现在虽然已不得不释放另一囚犯，却仍旧维持他的成命，而使人鞭打这无辜者。在福音中，不论是圣玛窦，圣马尔谷或圣若望，都只用了一行来记载这可怕的

事件；圣路加则只字未提。可以说，那种神圣的恐怖，使得福音的作者对这耻辱的事不能多所诠释。此外，那时代的人对这种刑罚知道得太清楚了，也用不着多提。这刑罚在当时是常用的，拉丁作家对此常有描写：读斯韦托尼或李维的作品，我们好像就听见那些大官大声吼喝着叫差役使劲打；读了西塞禄和波卢塔克(Hutarch，公元第一世纪的希腊史家。)的作品，我们也像看见那犯人在鞭子下扭曲，血流如注，滴到地上，有时没有打完人就死了。

在犹太人，鞭笞是一种很古老的刑罚，申命纪中就讲到了(申 25)，有几种罪过人若犯了，就要受这刑罚（例如一个自由民与别人的女奴隶苟合），但梅瑟的法律中加以限制：他们行刑时用的是通常的鞭子和笞杖，并且不能超过四十下；因此，平常就只打三十九下，胸部十

三下。两肩各十三下。在罗马人，就厉害得多。鞭打的数目，法律上并无特别规定，是让裁判者去决定，或者就由行刑的差役随意定夺。刑具有两种：一种是皮鞭，头上常包着铅，打得厉害了可以把一根锁骨或一根脊骨都打断，而打得松缓一点时，受刑者皮肉都剥掉；另一种是小铁链子，末稍有很小的哑铃状的铁物。照圣马尔谷福音看，打耶稣用的似乎是第二种，但圣玛窦又说到笞杖，这似乎是圣玛窦之误。刑架是一个粗而短的柱头，约二尺多高，因此受刑者被剥去衣服绑在柱上时，皮肤就绷紧了，而鞭子着肉就更厉害。

在以色列，鞭笞只是一种普通刑罚，而在罗马，则有特殊的性质。首先，在罗马人鞭笞是包含着一种污辱的，这是施之于奴隶的刑罚，西塞禄就曾剧烈地谴责未利斯(Verres，驻西西里岛

Sicily 的罗马总督。贪污残暴，劣迹昭著。他因受西塞禄的猛烈的抨击而被充军。)，把这刑罚施之于自由民，而圣保禄，在受到被鞭笞的威胁时，也曾声明他是罗马的公民而免受此刑。此外，这是执行死刑以前的一种通常的辅助刑罚：「斩首之前，先加鞭笞」。在史家约瑟夫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有许多次，犹太人的叛乱份子，都「在钉上十字架之前被鞭打得皮开肉绽」，而非隆也同样有此记载。

耶稣被绑在柱子上受残酷鞭打是如何情形，这一幕是如何可怖，任何人也不能想象出来。拿这一幕来做题材的艺术家中，能表现出它的恐怖和悲剧性的纯洁者，眞是寥若晨星！这里，写实主义算是失败了，一切自然主义的手法都显得不合适了，哥德式的雕刻家很知道这一点，他们宁可把受鞭打的耶稣表现为超性地宁静。也只有像加大利纳•埃默利克(Catherine

Emmerich，1774-1824，她曾口述她在「神见」中所默瞻到的一切，由他人写成了耶稣传及耶稣受难等书。书中的描写，是一种感人的写实主义。）那样屡受天主默示的人，才敢来描画这卑辱的一幕，说到行刑者的动作，说他们是「棕色的人，比耶稣矮小，头发鬈曲而棘生，胡须很稀疏」，大声吼喝着打这神圣的牺牲者。最后并表现出基督血淋淋地倒在柱脚下，忽然抬起他被打伤了的脸，注视着一群妓女；他们竟抱着毫无廉耻的好奇心，跟着看这残忍的一幕悲剧。

如果我们想到这刑罚的残酷，就只能对那下令施此刑罚的人作严厉的责斥。可是在最初的基督徒中，很多人却不是这样想：古代人的想法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在圣奥斯定看来，比拉多之命令鞭打耶稣，是情有可原的。而教会好像也承认这种意见，因为教会在纪念圣周瞻礼六，受难瞻礼的经文中，有这样的话，比拉

多竭力坚持要把耶稣从犹太人手中解救出来。他叫人鞭打主，不是想毁他，而是因为他想给犹太人的激怒一个满足，希望他们看了他受鞭打的情形，可以缓和下来，而放弃处死他的打算。

鞭打完了，「总督的兵士把耶稣带到总督府内，召集了全队围着他，脱去了他的衣服，给他披上一件紫红色的外氅；又用荆棘编了一个荻冠，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芦苇放在他右手里；然后跪在他前，戏弄他说：「犹太人的君王，万岁！」随后向他吐唾沫，拿起芦苇来敲他的头。」(玛 28:26-30；谷 15:15-19；路 23:24-25；若 19:1-3)。

这另一种刑罚，可并不是比拉多命令他们做的。但人类群众对于屈服者向来是凶残的，而对于一群没有拘束的无纪律的大兵，你能希

望他们做出什么完善事来呢？这些兵卒是叙利亚人，贝督英人，也许归几个罗马军官管束。现在把一个犹太人交给他们，这人既然总督都叫人打他，在他们看来应该是不值什么的，你想他们会怎样待他！

这些兵士之中，有的可能曾参加过亚历山大里亚或美索不达米亚的驻防军，而在那些地方看到过一种源出西徐亚的节庆。在这节期中，选出一个人来，假扮国王，他在二三天之中，可以无所不为，要王妃供他使用也都可以，但到这节期终了，就被剥去王袍，用鞭子抽打之后，就用绳子勒死。在有些罗马军团中，每逢「萨忒恩神节」(Saturn，按希腊文为克罗诺斯 Kgnos，意思就是时间，因此用作时间的象征。他被其他的神道所驱逐，到人间创造一个和平与富足的时代，名叫黄金时代。在罗马，每当十二月十六，十七，十八日，人们为他举行庆祝，在庆祝会中，人们纵情作乐，狂欢无度。)，就有一个兵士由抽签作

为「萨忒恩王」而在毫无节制的大吵大闹之后，就被处死。同样，中古时期的「狂人节」也保持了一部分这种古老而奇怪的风俗。说兵士们凌辱耶稣的一幕，是由这种习惯所引起，实非无因。

然而考古学家之发现了「石铺院」，又提示了另一很可使人相信的假设。在安多尼亚堡垒院子的一个角落里，一条通到驻兵室去的台阶附近，发现了一些刻在石板上的做游戏用的玩艺，大概一定是驻守的兵士消遣之用。我们还可看到他们守夜时照明用的灯台的遗迹。有几种赌运气或赌巧妙的游戏，在整个罗马帝国都很流行：有一种踢石子的游戏，和现在我们的小孩子在道旁画着格子「造房子」的游戏差不多，还有许多类似掷骰子或玩围棋的游戏。最通常的是骨头做的玩具，现在近东一带还有

人玩，和我们的骰子一样，可以掷出许多花样来。在巴黎罗浮宫博物馆有一烧制的陶器，表现着三个青年妇女，跪着把一种骨制玩具投进一个刻在地上有许多交错的线划开的圆圈中去。在「石铺院」的铺石上，我们很清楚地可看到有一个刻着踢石子的玩艺，以及普劳塔斯(Plautus，公元前 250-184，罗马喜剧作家。)已经说到过的那「圆圈游戏」的玩艺。这游戏是用四颗小的骨头，上面有数目或字母；像一种骰子戏那样，玩时要照着图形，并且遵守很复杂的规则；掷出来的花样，有些是有名目的，「亚历山大」，「壮丁」，「达理阿」(某些在游戏中玩的花样，有希腊的伟大胜利者亚历山大和波斯王达理阿的名号，因为这两位大王曾立下了丰功伟绩。)之类；最好的名目就叫「王」。而在那石板上，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那圆圈，有一条很乱的线通过各种图形，希腊文「王」字的头一个字母「B」重

复有好几个，最后还有一个王冠，这不就是那些兵士虐待耶稣的那幕野蛮趣剧的出处吗？他们正忙着玩那圆圈的游戏，一看给他们带来了一个自称为王的犹太人。就跟他开点玩笑怎么样呢？就把这犹太人的王当作那「王」吧！

「石铺院」上所刻的花纹对耶稣所戴之王冠的样式似乎也有所指示。它不只是套在头上的一个圆圈，朝上还有许多尖刺。这是近东一带所用的「辐状王冠」，和在安提约古•厄丕法讷(Antochus IV 称为 Epiphanes，公元前 175-164 做叙利亚的皇帝，他曾愿意征服犹太人，却被玛加伯弟兄所击败。) 的钱币上所见的一样，也和公元后最初几世纪阿剌伯的君王们所戴的一样。至于这个用来戏弄耶稣的王冠是用什么植物编的，曾有很多争论。巴黎圣母大堂很以保有这珍贵的圣棘自豪 (约七百年前，在一二三九年，路易九世 Louis IX 从一个威尼斯 Venice 商人手里买到这王冠，为了珍藏这圣棘，他就命人建造了那座巴黎小

圣堂 Sainte Chapelle，这教堂瘦削飞腾似乎是为天使造的一般。这圣棘以后被保存在巴黎圣母大堂内。)。现在，这圣棘还在那里，用一种东西包着，看起来像是用蒲草(似乎是植物学家所说的「石龙刍」Juncus balticus) 扎的圆圈，有十四五条韧带交叉缠扎着。这当然只是一个架子，上面还扎着许多有刺的枝子，这枝子是一种枣树(一种酸枣树 Rhamnus spina christi) 枝，这种植物在犹太是到处可见的（圣经中曾屡次提到）。这些荆棘，由于历代人的虔信之心，而四处分散到约一百五十个教堂里去了，在整个欧洲，到处都受人崇奉。但并不能保证到处所崇奉的都是眞正可靠的圣棘。这带羞辱性的冠冕，在历代基督徒的眼中，永远是令人痛心的象征，象征着谦卑和克己，这是耶稣教人的第一等德性。我们不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时，是否如许多基督的苦像所表现那样，还戴着那茨冠，但在爱他的人心中，他正

是戴着这痛苦的王冠的，并且也正由于这王冠，他才使爱他的人们得救。十三世纪时的「日课」(法国塞思 Sens 教区于中古时期所用的「日课」。)中说：「你的荻冠，为你的门徒们加了一顶金冠」。

第十三节　「看这个人！」

他们戏弄耶稣戏弄够了，比拉多才再出现。他看看耶稣，正是兵士们把他丢在那里时的样子，带着荻冠，披着鲜明的袍子。这袍子大概是军团士兵穿的一种宽袍，它的颜色，和国王加冕时穿的衣服的颜色一样是绯红的。比拉多看了耶稣被蹂躏得一塌糊涂的悲惨样子，心中忽然起了最后一个念头，希望群众看了这光景终于会发一点怜悯心。犹太人都聚集在堡垒宽阔的大门口，不敢跨进安多尼亚堡垒的门槛，因为怕一进入外教人的地方，照法律上说

就会使一切信徒被沾污。他们威胁地等待着。这罗马人到他们那里，又对他们说 「你们知道我在他身上查不出什么罪状」；然后，为了想得到他预期的效果，就把耶稣带出来，指着对他们说：「看这个人！」

「看这个人！」这几个字响彻了整个基督教会的传统，引起了感触万端的回响。在他出现于狂吼着要处死他的犹太人面前的片刻，这眞是先知所预言过的「痛苦的人」，带着整个人类的悲惨和无依，正是我们的悲惨影像。比拉多说这话时，并没有这许多涵义，他只是以怜悯的姿态，指着这可怜的牺牲者：但他的话却含有更深刻的意义，他这一举动其实眞正是向群众指出了整个的人类，而群众正是恨这表现着他们的困辱的基督。中古时期的艺术家多表现耶稣光荣的一面。十五、十六世纪的艺术

家则爱表现耶稣的受难，在他们无数的作品中，有许多都表现着痛苦的人的悲惨面容，其中有些是很令人感动悲恻的。在耶路撒冷，有人曾搜寻当时耶稣被指给群众看的地方：有一个弓形的大圆洞门，旁边毫无意义地搭配着两个小的，这是罗马人的设置，一半在熙雍圣母会院中名为「看这个人」(“Ecce Homo”大堂。) 的大堂内，一半横过一条街上。这圆洞门，有人以为是罗马皇帝哈德良(Hadrian，罗马皇帝，117-138) 重建耶路撒冷而更名为伊利阿•加比笃林那(Aelia) 时所造；因此，在耶稣的时代，还没有这门；但有人说它所在的位置，就是比拉多把耶稣指给那些毫无怜悯心的控诉者看的地方。

他的希望落了空「司祭长和差役们一看见耶稣，就喊说：「钉在十字架上！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把他带去，钉

在十字架上罢！我在他身上查不出什么罪状。」犹太人答复他说：「我们有法律，按法律他应该死，因为他自充为天主子。」所以控告的理由是转到

宗教方面来了：罗马的统治当局不是也承认并保护犹太的法律吗?一个罗马的兵士开玩笑把圣书烧了，不是也由总督下令处死了吗？耶稣污辱了天主：……(犹太人们在这儿意欲为了一个宗教方面的理由而使比拉多惩罚耶稣，借口说是罗马人们应当核准犹太人的教会法庭所下的判决。这样，纵然耶稣没有犯任何治方面的罪行，也没有关系。以后，他们看着比拉多不愿意为了宗教的事件而处罚耶稣，所以又把政治性的控诉摆在前面。)。

「比拉多听了这话，越发害怕」。这里我们看到了这罗马人的迷信，他妻子的梦已打动了他的心。天主子吗？这话很叫人不安……他又进到府里向耶稣说：「你到底是那里的？」

耶稣却没有回答他。于是比拉多对他说：「你对我也不说话吗？你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钉你在十字架上吗？」耶稣答说：「若不是由上赐给你，你对我什么权柄也没有；为此，把我交付给你的人，负罪更大。」

耶稣的宁静和他教义的庄严，似乎使比拉多愈来愈感觉到不安。因此他更想释放这位自命有神圣权力的先知了。可是，在堡垒的门外，犹太人的高声呐喊又传到他的耳朵里来了。而这位最多疑的皇帝手下的大官，听了这喊声是不大舒服的：「你如果释放这人，你就不是凯撒的朋友，因为凡自充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若 19:1-12) 比拉多当然也不是一个毫无骨气的人，群众的叫喊似乎也不会让他改变主意。他以前的整个态度可表明他相当忠于罗马传统的公平原则。以后，马克西密安和戴克里

先(Maximian 和 Diocletian，他俩联为一气，从二八五至三 O 五年一同当国。)皇帝又把这原则用这样的话来表示：「审判者不要听群众无谓的喧闹，群众常常是会要赦免罪人而惩罚无辜的!」但犹太人已找到了可以克服他的政治上的论据。

非隆说他很怕人派使者到罗马去告他治理不善，横征暴敛，命令不公，刑罚严酷等罪状。总督在他处理政务中，是很可能有许多理由，会使自己不大心安的。但即使他完全可以心安，而一想到有人去告发他，也同样会不寒而栗。那时，塔西佗说：「法律对于暴力，阴谋，金钱是无能为力的」，而在提庇留治下，尤其如此，「由于告发的关系，法律变成了比它所防止的罪恶更害人的工具」，「你就不是凯撒的朋友!」这一句话，就足够使比拉多觉得自己的头颅在肩上似乎摇摇欲坠了。

如果有勇气，就应该根本不顾这种论据，同时甘冒别人去进谗的危险，而来拯救这无辜的人。班雀•比拉多没有这样的勇气，这才正是他的罪过。他又重上审判台，大概是要重振他的威风。他又对犹太人说「看，你们的君王！」可是他们大声喊叫说：「除掉，除掉，钉他在十字架上！」他还最后迟疑了一下，说：「要我把你们的君王钉在十字架上吗？」但司祭长唆使群众回答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君王。」于是他就任人去摆布；甚至连判决也不敢下，「就把耶稣交给他们去钉死。」

比拉多在这冒历史上最大不韪的顷刻，是怎样想法呢？圣玛窦福音中两小节(玛 27:24-25)，已把他当时的想法显示出来：他屈服于群众的压力之下，但想表示自己不负这判决的责任。他「就拿水，当着民众洗手」。这是一个很古老

的习惯，象征的意义是很明显的：在申命纪(申21:6-7。在昧吉尔 Virgil 和奥维特 Ovid 两位罗马诗家的作品中也可看到同样的情形。)中，所表示的意义也和比拉多的一样。比拉多又喊着说：「对这义人的血，我是无罪的，你们自己负责罢！」而全体百姓都高喊着回答说：「他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这种愤激的狂吼，总使人不禁要想起历来以色列人受迫害的悲惨命运，想起他们的不断流血，想起他们无数次的哀号，这哀号就正像他们迫害耶稣的狂吼的回声似的。这里有历史上很深邃的一个奥迹，这奥迹与这天选民族的被拣选，这民族的拒绝福音，这民族的敌对救世主及这民族的归化等奥迹都是相连的。圣保禄(致罗马人书，在此书信中，圣保禄影射着犹太人们最后要回头改过。)在致罗马人书中就说到了以色列人将来的归化。一个基督徒，见到犹太民族那种血污的面容，总不

能忘记另一副同样满沾血污涕唾的面容；但由这两种影像，不是与其说引起一个基督徒的仇恨，无宁说是唤起他的怜悯心吗？对于一个支配着历代的奥迹，不是我们可以妄作判断的(影射着犹太人们在历代所遭受的迫害。作者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写了他的书，一定也想到犹太人们所受于德国纳粹党人可怕的迫害，在此迫害期间，好几百万犹太人被惨无人道地歼灭了。)。耶稣自己，在十字架上时，就为杀他的刽子们祈祷了。他说：「父啊！宽赦他们罢！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路23:34)。而「教会」在苦难瞻礼六的经文中，也说着「为无信德的犹太人祈祷，愿主除去遮蔽着他们的心的幕布」(马立但 Maritain 在他所著的「不可能的反民族主义」一书中说:「以色列是个无信的而且被舍弃的教会，被舍弃的是教会，而非民族」。在圣教会为犹太人祈祷的经文中："Pro perfidis Judaeis"，"Perfidis"这一字不指犹太人的恶心而指犹太人的无信：犹太没有随从人而天主者的召请，拒绝了福音。)。

至于比拉多，他的戒慎恐惧也并没有使他

久安于位。五年以后，一个假先知把撒玛黎雅人聚集在革黎斤山，宣布从他起，默西亚的时代开始了。比拉多派兵把这些人驱散，当时发生了伤亡的事件。自此以后，这总督更变本加厉，杀死了一些已被俘的人。撒玛黎雅人就派人告到比拉多的上司，驻叙利亚的特别使臣维泰利阿那里，维泰利阿也许已很听到一些他这位属下的残忍手段，就接受了这控诉，命令这总督到罗马去答辩。当比拉多到了罗马，提庇留正好死了。事情结果怎样，我们不知道。有一种传说是说他被放逐到了法国的维也纳(Vienne，法国里昂之南附近。)，攸西俾阿和非隆都确定他是不得好死的。优柔怯懦的人没有好的下场！

第十四节　责任问题

于是耶稣就被交给他敌人手里，而他预言

过的那些事件就都要实现了。他将被「高举」起来，而死在十字架上。对这桩事情，是否可以下一判断？是否能确定一下谁应负这责任呢？

说这是一场「诉讼案件」，当然是完全不确当的。在犹太法律中，也如在罗马法律中一样，法律对被告的保护是很周详认眞的。毫无疑义地，在耶稣这件案子上，法律上的规条，有些是公然被违犯了，有些是故意被歪曲或被忽略了。我们简直不能想象为什么勒农能说法律上的规定是都遵守了的。从犹太人在这事件中的全部行为看，我们只看到是一个设计了来陷害人的圈套，也许意思倒不全是很卑劣的，但总完全没有重视手段的是否正义。至于罗马人的行为，除了一切仪式程序是照规定的之外，也丝毫看不出以后大陆法所从出的罗马法

中，那种令人赞美的精细严肃之处。我们很可以承认比拉多当问耶稣扰乱治安，但一切都指明他并没有这样。他的问话几乎毫不涉及主要之点；也没有正式判决；最后，比拉多大概认为也不需要上个奏折给皇帝，或去个报告给元老院对这案件有所说明或请示，无论如何，我们找不到他这样做过的证据。要了解这罗马总督的态度，应该注意下列情形：要知道这是在殖民地发生的事件。让我们设想一位殖民地的行政长官，一群黑种土人给他带来了一个傻头傻脑的人，模模糊糊地似平告他行魔术，并且想做国王，如果因此就判了他的死罪，这在我们看来似乎是不可原谅的轻率，卑鄙的懦怯，和极大的不义。这样想一下，这解释就太简单了——或者，更好说，这种不公之判断的例子我们看见的太多了！

基督徒现今在「信经」中还一再说耶稣「在班雀•比拉多居官时，被钉十字架」，这就把一个永恒的耻辱加在这个人，而且只加在这个人身上。事实上，依照法律说，这罗马官员是应负这事的责任的；他是杀害耶稣的刽子手。偏袒犹太人的著作家，都引法律上的论证，自以为证明了犹太公议会并未眞正处耶稣以死刑，但照情理说犹太人更应该负这事的责任，因为他们心里的意思和阴谋是太明显了。犹太人由于保护国当局的禁令而不能处死耶稣，就用他们那种惯常的固执和暴烈的手段，让这罗马人不能不执行他们的判决。圣奥斯定说过：「比拉多在这案件的处理中，也参与了他们的恶事，但比起他们来，我们感觉他的罪要轻得多」(见注９４：几个犹太人对于耶稣的新态度。)。

虽然一个教友不愿意讨论，人民对于他们

的领导人的行为应否负有责任的问题，然而可以在自己心中发生疑问：以色列人在惨杀耶稣的这一幕悲剧中，担任了证人和全部人类代表的神秘角色，这是否表现了犯罪的人类对得救的喜讯的拒绝？诗人贝基说：「钉死耶稣基督的，并不是犹太人们，乃是我们大家的罪」。这一说法，乍一看来似乎有违情理，然而究其实，是否有理呢？



说明：这是一幅负十字架图的一部分。现藏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普拉刀 Prado 博物馆中。作者格累科 ElGreco 本名狄奥多高布黑 Theotocopuli，格累科（意思是希腊人）是他的别号。他出生于希腊，攻美术学于意大利，成名于西班牙。在十六世纪的末叶，作者寄居于西班牙。他在这天气朗爽的国家，发明了新的画风，以浓艳之笔绘画飞腾如火炎之长形人，显得特别有力，给人以极深的印象。

本图内，耶稣被粗重的十字架压得陷入了世人罪恶的黑影中。在苦闷的深渊中还抬起了他那炯炯放光的大眼睛，表现着痛苦，同时也放射着爱情的光芒。我们瞻仰他的双目，好像看到他为爱火所逼向天主圣父说：父啊，不要依照我的意志，而要依照你的意志……父啊，请你宽恕世人，宽恕我为他们受苦受难的弟兄们！



说明：这是一幅举世闻名的被钉十字架图。作者是安日黑科 FraAngelico 图示：耶稣刚一咽气，头垂向了右侧。这时耶稣的圣血流尽了，一切完成了，他得以休息了。一切痛苦，一死了事。他的圣容洋溢着超然的平安与美丽。死亡弄薄了耶稣人性的幕布，因此他神性的美丽显得更清楚了。啊！何等美丽的天主之圣容!一般人认为这幅图画是圣教会一切图画中第一等的杰作。



说明：这幅圣母圣容是布兹 DirkBouts 画的。作者在十五世纪生活于比国西北部的法兰德斯 Flanders 耶稣从十字架上卸下来，圣母把他抱在怀中。圣母所抱的这个僵硬不动的和苍白无血色的尸体，就是她昔日所乳抱的孩子。她的心是如何之忧伤啊！圣母，我们救主之母啊，是我们的罪恶钉杀了你的圣子耶稣！可是圣母如同她的圣子一样，也愿意接受这种牺牲。她的两眼虽然滴着潸潸的泪珠，可是她的圣容保持着平日的和蔼与鎮静。圣母在此表现了她救世之母的姿态。



说明：这幅图画是基督圣尸画的一部分。作者德国人和尔拜因 Holbein 在十六世纪生活于英国。他用十足的写实风格绘画了这一幅图画。本书的作者戴业劳先生关于这幅画说了下列的一些话：「在那墓中的一夜，耶稣也只是一个死人，和其他许多死人一样，只是一堆行将腐朽的骨肉而已。他那些门徒，为耶稣之死而不胜其忧苦，大概也想着耶稣就是这一堆朽骨了。像和尔拜因也就是这样想法，所以他能像解剖学家那样细细地完全表现出这种情景：张牙咧嘴，歪眼搐鼻，一险痛苦难熬的表情。照理说，事情似乎应该这样，这值得歌颂的身体应该是腐烂，毁坏了，但事实不然。耶稣曾经说过：「麦粒若是不落在地里死了，便只有一粒存在，若是死了能结出许多粒来」。这麦粒掉进了肥沃的土地，从它长出了麦子，收获的时期已经近了。

第十章麦粒若是不死...

第一节　行刑时的仪式

当人类社会完成了它的裁判权所能达到的最可怕的行为时，就觉得需要有一种排场，好像它之敢于处人死刑，就表示它的最高权威似的。这种仪式，对那被牺牲者来说，眞是既可怖又羞辱的死刑典礼！军事法典中规定，在被拿去枪决的犯人前面，要排着成队的官兵，这叫做「行刑时的仪式！」

犹太法典中详细地记载着处死刑的仪式；我们可以承认这在基督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受刑者应该在白天被带到刑场去，以便使每个人都能看见；在他前面要有一个传令者，边走边

喊着这人的罪名，或拿着罪招；两个犹太神学学生围着他，迫使他承认自己的罪行，愿以死来赎罪，以便在天上可以有一较好的位置；公议会的一个代表在行刑时要在场作证。

在罗马，这仪式又不同了。一位百夫长，被指定为「监刑官」，率领着一队兵士。他所指挥的兵数目不等，最少是四个，有时为了防有不测，就可以多到一百个。把这自称「犹太人的王」者带去钉十字架，兵士人数该是相当多的。

在执行耶稣的死刑时，犹太和罗马的两种仪式似乎合在一起了。福音中提到有百夫长和他手下的兵士，但同时我们也看到那些司祭和公议会会员，都很高兴地跟着他们的牺牲者，直到终局。这种游行，非常隆重，在史家约瑟

夫的著作中，我们读到有几次罗马人执行死刑时，全都尽可能采取最公开的方式。可是，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崎岖多山，道路弯曲，圣殿周围，四民麇集，奇风异俗，土语方言，荟萃一方，备极嘈杂。在这种情况之下，若说参与行刑的众人，也是排成整齐的行列，像通常执行死刑游街时那种庄严的场面一样，是不可能的 (在二十五年前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Istanbul 街上，外来的旅客是时就会碰到一队人马，由一个高声吼喝着的传令者，领头努力在把拥挤嘈杂的人群中，打开一条通路；有一个人双手被捆绑着，在许多兵士之中行进：这是一个被判死刑的犯人，被带去刑杀的。)。

这时要写一个罪招：比拉多就自己来办。斯韦托尼记载着一件事：加力果拉的一个仆人，在宴会时偷了一把小银刀，这皇帝，在把他交给刽子手时，决定了在用一个罪招写明他的罪状之外，还要把这偷窃者的双手斩下来一起举着。那些大人物也屑于自己来管这样卑微

的事务。而比拉多，比起那皇帝来，更不肯放过这个机会，来给犹太人一个绝妙的报复。在那「罪招」上，他用拉丁，希腊，希伯来三种文字，写着：「纳匝肋人耶稣，犹太人的君王。」(四位圣史并不是用完全相同的词句报道了十字架上的题词；然而意义无异，并且同样地表达了比拉多的心意。人们在苦像上所惯常看到的是 INRI 四个字，乃是十字架上的拉丁语题词的四个起首字母：“Jesus Nazarenus Rex Judaeorum”，解说：纳匝肋的耶稣，犹太人们的国王。)。司祭长们立刻提出反对：「不要写犹太人的君王，该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君王。」总督的回答，充满了嘲讽和傲慢，他说：「我写了，就写了。」现在他已不再怕人去告发，他又重新倨傲起来。此外，这样一份罪招，假定人家抄一份送到加布里岛去的话，也可以给提庇留皇帝证明他热心鎮压谋夺王位的叛徒。菩緒挨喊道：「比拉多啊！你就是写下那天主命你写，而你并不了解其中奥妙的话

吧！……马上，这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就要戴上荣誉和光荣的王冠」。

然后，队伍就排列好了，百夫长领头，戴盔披甲，兵士们跟着，穿着锁子甲，大家围着耶稣。在拥挤到墙脚的人堆里，罗马军团兵士那种绯红的战袍和闪闪发光的头盔，在犹太人白的，灰的，蓝的服色中，当特别显得耀眼。暄嚣的人声，夹杂着兵器的叮当声，伴随着这不祥的行列。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耶稣虽然带着受辱的各种标志，而在这可怕的一幕中，他是这悲剧的英勇主角，也只有他能了解这幕悲剧超性的意义。

在最后的时刻，罗马行政当局决定把两个盗贼同时送去行刑。为什么要这样呢？如果这里并非又是有意给这「犹太人的王」一个侮

辱，也许就只是因为这两人的死期正好已到，他们想把狱中的犯人清除一下。依撒意亚不是就已预言过吗？默西亚，将命倾倒，以致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依 53:12)。殉道者大事录中指出，在基督圣教初兴的时代，屡次有许多基督徒和普通的罪犯混在一起，被送上刑场。

是在十一点多钟，照圣若望 (若 19:14) 说是「第六时辰」，这送葬的行列就离开了安多尼亚堡垒 (见注 10.1: 耶稣被钉的时间。)。

第二节　苦路

从十五世纪以来，基督信徒就纪念这「苦架的御路」了。师主篇一书，以令人难忘的言辞，教人这是一切信徒的道路。循着小山上的

羊肠小道，追随着基督苦难的途程举行朝拜，这习惯由朝圣地的人传出来以后，在所有的基督教国度，就都很流行，看守圣地的方济各会会士特别提倡了这种善工。许多有名的朝圣之地，都在露天里布置着「苦路」像，而在最简陋的小教堂中，也在墙上排列着「苦路」像。你若想明白苦路的意义，请你在「圣周」瞻礼六的下午，去看那在春日薄暮料峭的寒风中，慢慢地进行着，同时还单调地低声祈祷着的拜苦路的行列 (见注 10.2：关于十四处苦路。)。教堂中，一切陈设都撤去了，空气异常肃静，直到复活节到临之前，任何愉乐的歌声都要停止。表现这一段一段事迹的那些艺术作品，虽常常都很平淡，但照着它去一处一处朝拜的人，谁能不想起这曾经活着过的人，在巴力斯坦一个四月的早晨，在这路上一件接一件发生的事情，又谁

能不感觉到心中戚戚然呢？

在耶路撒冷，从四世纪时最初朝拜圣地的人起，传统就把耶稣从安多尼亚堡垒到刑场所经过的途程排列指定了。眞的说来，如果我们想一下，历代以来，这圣城曾经几多次毁坏，又有多少残垣断壁，都已堆到那些低洼的地方，那么指定的这种途程，其实都只能是假设的。那位任「监刑官」的百夫长，是否就直接取道圣殿前广场过去的呢？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一队人就该是经由安多尼亚堡垒南面之一门，即中古时叫做「痛苦之门」(按古法国语为 Porte Dolereuse，按阿剌伯文，此门今名：Bab-en-Nadir) 的，那末就是穿过圣殿院庭出去的。对于这种纪念，太注重那些确切的小地方，是无益的。世界上一切圣地，都是这种情形。例如在这条石级路上，导游者会像煞有介事地指给你看，耶稣曾在什么

地方绊了一下，跌了一交，这都叫人难以相信，其实这也都是无关重要的事。但不管怎样，这途程不可能很长——至多四、五百公尺——而错误也不会很大的。选择来作刑场的是最近的地方，因为，在那里就是城墙凹角处。耶稣当必须经过由圣殿下降的——现在仍旧如此——一条石级路下去，直到当时比现在更深的提洛培翁谷，然后上来，向城西北行。那些街道当和现在所见的情形一样，非常狭窄，两旁都是高房子，窗户很少，不规则地砌着油滑的石子，阳光阴影，交相映辉，并且大概和现在一样，充满了一种略带麝香气味而冲鼻的腐臭，我们在近东一带所有的街市上都可闻到。

希腊史学家波卢塔克告诉我们，凡被判处钉十字架者都要自己背着刑具：这可以印证圣若望福音中简短的指示：「耶稣自己背着十字

架」(若 19:17) 有些作者认为背着的只是十字架的横木，那根直的还是在刑场上的。可是不管怎样，这重量还是很可观的；即使只有那横木也有三十来公斤，如果是整个十字架就至少有七十公斤。因此耶稣背着那十字架前进，就愈来愈被压得直不起腰。「背十字架」，这是许多艺术家想用雕刻或油画来表现的题材。任何时代，任何国度的街道上，都表现着这一幕情景。而表现得最逼眞，最动人的，也许要算法国里姆斯大堂的那一幅雕像了，这作品隐藏在圆洞门的穹顶下，混在描写耶稣全部历史的许多图画中，这只是很简单的一幅雕像，表现着一个可怜的人，被沉重的十字架压得几乎要跌倒了。在许多信基督的国度，如西班牙或比利时，那种苦修者的游行就是纪念这一悲苦的事迹：男男女女，都身披黑布，面蒙黑布想背那

主所背过的十字架。有一古老的基督之名言说：「谁不背着他的十字架，就不是我的兄弟」，这很像似福音中的口吻：「谁若愿意跟随我，该弃绝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玛 16:24)。当耶稣在斐理伯所建的凯撒勒雅说这样的话预告他的死时，伯多禄曾大发愤懑。只有到以后，他才懂得这一切的意义。可是我们，受了二千年基督教会传统的熏陶，听了这话，知道它是当从耶稣受难的意义中去了解的。「背十字架」不再是一种比喻，被钉在木头上也不再只是一种影射，而是一种事实了。克罗得尔所作剧中的一个人物喊着说：「生命的目的是要活着吗？不是要活着，而是要去死，不是要去制造十字架，而是要去上十字架！」对一个经过熬夜，审问，鞭笞，流血，而精疲力竭的人，十字架的重负，当已超

过了他的力量。四月在犹太天气已相当热，尤其时间已到早上十一点钟。我们要记得，他还要背着这重物，上那崎岖的山坡。那百夫长派兵士们抓到了一个人来代替耶稣背十字架(玛 27:32；谷 15:21；路 23:26)。三部对观福音都记载了这件事而没有解释为什么这样做。那百夫长也许怕耶稣死在路上，逃过了十字架的苦刑。被抓的这人是从乡间回来的，也许从戛勒布小山来。逾越节的正节还没有开始，也还没有禁止工作。他叫做基勒乃(Cyrene，埃及基勒乃加 Cyrenaica 的首都。今日的利比亚 Libya 的一部份) 的西满，是一个源出那有名的非洲城市，基勒乃加首府的希腊人，或者是那地方的犹太教团的一份子。圣马尔谷确切地说他是「亚历山大和鲁富(Alexander，Rufus) ，的父亲」，这两人似乎是在罗马的教团中大家知道的人物，马尔谷的福音就是为这教团写的。圣保禄(罗

16:13) 说到一位鲁富，也许就是这位鲁富。有一传统的说法，认为西满是耶稣差出去传道的七十位门徒中的一个。如果他的儿子确是基督徒，那么我们可以承认，这位替耶稣背十字架的人，后来受到天主的圣宠，皈依了基督。

沿着那苦路，「有许多人民」跟随着耶稣(路23:27)。死刑的处决常常引起一种不好的好奇心，而又正好在圣枝主日荣进耶路撒冷那一幕刚刚只有五天之后，这一处决的消息会哄动许多人，自不足怪。照厄玛乌的两位门徒说，是整个耶路撒冷都出动了。在跟着的这大群人里面，当然也不只是那些以看人受苦为乐的人，同情他的，朋友，信徒们当也在那里。可是，似乎就不曾有过同情耶稣的一声喊叫或一个表现。犹太人的法律有一种规定，直到执行的片刻，只要教团中的一个人提出了反对，就可以

让死刑暂缓执行，再作审理的。在贞洁的苏撒纳(当人们押解苏撒纳去执行死刑时，达尼尔高喊着她是被人诬告的。群众立刻又回到法庭上重加审问，这才发觉她确是无辜的，于是就把那班诬告他的人们所要求的刑罚，加在那班诬告的人们的本身。达 13:44-50) 的案件中，我们记得，那年青的达尼尔一提出了反对，就使那被两个淫翁无端诬陷的受害者，重新被带回法庭审理。这规条是极严的，有人曾想着在行刑时，程序当是这样：在公议会门口，站着一位传令官，手里拿着一面旗子；一个人骑着马，跟在刑犯人带去行刑的大队人后面，不停的回过头来注意看着出发的地方；如果有人出场到公议会为那被控者说话，马上就摇动旗子，这时监刑官就命人把那人带回再审。

这样，那不祥的行列可能已过了四百公尺，群众还能听到公议会的庭丁重复地喊着这样的话：「如果你们要想证明耶稣无罪，就赶

快!」（假定这一条法律算被遵守了），可是没有一个人有任何表示或说过一句话。这种漠然的态度似乎很奇怪，而这种出尔反尔的现象也确实似乎叫人很难理解。五天以前，是那样热烈，那样疯狂般欢呼，而现在，竟是这样…。可是，历史上有许多例子，可让我们认识，人就是这么回事！群众可以把一个人捧的高得了不得，而一下就像这样忘恩负义地遗弃了他。人的感情，凭着毫无控制的冲动，很快地一下可以表现得热情洋溢，但更快地又一下可以变得怀疑，甚至突然地变成狂怒，仇恨。人类群众是只服从情感的冲动，不受理性控制的。

有些人对于耶稣之逆来顺受，毫不抵抗，觉得是受了骗，大失所望，有些是抱着卑劣的好奇心，永远只想着奇迹，还有是在恶劣的人心中沉睡着的对眞正伟人的仇恨：我还有别的

许许多多事情要做呢！谁闲得来救这硬要自投罗网的先知！得赶紧去买糕饼，无花果，海枣，肉，蔬菜，来预备逾越节餐：明天，就是当晚上六点钟起，大安息日就要开始了，如果再拖延就太晚了。

妇女们比较勇敢，也少顾虑些。那些爱耶稣的妇女们也在那里，她们可就捶胸哭泣起来。他想最后对她们说一次话，给她们一个最后的，无上的忠告，就对她们说：「耶路撒冷女子！你们不要哭我，但应哭你们自己及你们的子女，因为日子将到，那时，人要说：那荒胎的，那没有生产过的胎，和没有哺养过的乳，是有福的。那时，人要始对高山说：倒在我们身上罢！对丘陵说：盖起我们来罢！」耶稣提起将来这城市惨遭浩劫的可怕影像，这里又出现了一次(见第八章第六节)。那时这民众的罪孽将

获得报应：看看犹太人怎样来对待有生命的「青绿的树」，就可知道别人会怎样来对待他们那因执迷不悟而腐朽枯干的老树了！这些妇女，受到这样的警告，是为了让她们悔悟，也许是为了让她们自救，她们记得这最后的教训吗？(路 23:28-31)

天主教会也接受了一个传统——「苦路」的第六处可以为证——说其中有一位圣妇，鼓起勇气，竟去揩拭耶稣的脸，这脸已被打得不成样子了，整个盖满了涕唾，灰尘，汗水和血渍。起先有人想这圣妇是伯达尼的女主人玛尔大，这事和她那坚强的性格是相合的。后来，习惯上又确定把她叫做韦罗尼加(Veronica，是希腊文贝勒尼切 Berenice 的变名。)有人猜想她就是那患血漏的女人，耶稣把她治好以后，她就一直铭感不忘。有的人又认为她是那善良的税员匝凯的妻。有

一很动人的传说，说在那女人用来揩拭耶稣的脸的手帕上，这有大信心的女人看见印上了主的肖像。而对这故事最感兴趣的画家，就都喜欢来表现这「韦罗尼加」，整个为一种神秘的欢乐所吸引住了，庄严谨慎地双手持着那印上基督肖像的手帕。

第三节　加尔瓦略山

耶稣被带去受刑的地方，在四部福音中叫做髑髅山或加尔瓦略山，其中有三部(除了路加)又把这地名译成阿拉美语，叫做哥耳哥达。加尔瓦略是个拉丁字，指一种像脑盖骨那样秃顶的小丘。我们知道，为了服从梅瑟古老的教训，执行死刑时要尽量公开，好使百性见了害怕，知所儆戒(申 13:11)，所以他们选择来作刑场的是城门边的一座小山，山虽不高，然而足可

以使受刑的人能被人看得清楚。在古时阿剌伯人称这一区所用的字，意义就是指的「高处」(按阿剌伯文为 Rus，拉斯。)。

照习惯——这习惯现今在许多国度，尤其在近东一带，还依旧保存着——墓地总是在城门边，而通常执行死刑也往往就在那种墓地之中。哥耳哥达不是就在离开阿黎玛特雅的若瑟的墓地约二十五公尺处吗？讽刺文作家培特罗尼(Petronins，拉丁作家，曾在尼禄 Nero 皇帝的朝庭中待过，后来自杀了。这儿所引述的著作，乃是他的主要著作 Satirricou「讽刺篇」。)记述那伤心寡妇的滑稽故事一章，不是也提到一次钉十字架的刑罚是在许多坟墓之间执行的吗？加尔瓦略应该也是那种凄悲的一角，鬼影憧憧，白骨累累，其上盘旋着秃鹫，这种秃鹫，在犹太的天空中是常见的。

现在奉为耶稣逝世处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西北部，戛勒布山脚下。传统说哈德良皇帝，于一〇五年前后，在为泰塔斯所毁的古城遗址上重建耶路撒冷时，把加尔瓦略用一片广场遮盖了，上面种了用来敬拜司爱之神维那斯(Venue 罗马人奉她为司爱之神。)的树林。钉杀耶稣地址的确切记忆，是否还存留在杀耶稣的刽子手们的后裔脑海之中呢？四世纪时，君士坦丁帝和海伦皇太后(Helena，247-327，是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的母后，是一位圣妇她的瞻礼在八月十八日举行。她曾说服了她的儿子皈依圣教。以后她命人发掘加尔瓦略山，寻获了眞十字架)决定要赔补圣地所受的亵渎，就在圣地边建筑了两座圣堂。一座是筑在耶稣的圣墓处，一座是建在寻获十字架处，加尔瓦略不包于圣堂地区。以后十字军建筑了一座包括上述三处地点的「圣墓大殿」，建筑的风格是混合性的，是受阿剌伯式影响的罗马风。最有地位

的考古学家 (就是亚伯尔 Abel 和味增嚼 Vincent 二位司铎，他们都是在圣地的考察专家)，也确定认为哥耳哥达的遗址，就在大堂的右边。这地方的高顶上现在建有一座小堂，其中蜡炬高擎，香烟缭绕，令人头昏目眩。

来圣地瞻仰的人士，由于千百画家所给的传统印象，惯于把哥耳哥达设想为一座小山的，而现在到这里看见的是一个多岩石的丘垤，上面盖着低低的弓形顶，人可以经由巨大的石阶上去，石级都已成为游人磨损了，成排的银蜡台，累累的银葡萄，珠光宝气，眩人眼目。东正教会喜欢把教堂布置得豪华夺目，这情景在这里就会看见了，因为这部分建筑是由希腊东正教保管的。这地方砌着名贵的大理石；正面有三座祭台，彼此距离很近，全部装饰着宝石；祭台后面一座巨大的金拓壁，烧着千百枝蜡炬，上面竖立巍峨的十字架，标志着

这里就是当初竖立十字架的地方，比拉多所写的那侮辱性的罪招，「犹太人的君王」，闪耀着金钢钻的光。在这样令人头昏目眩的铺张场面之前，要人启发爱情，实在要费很大气力。在这里，和在这充满了历史遗迹的耶路撒冷任何一个地方一样，如果不是在那些一路跪拜着上大理石台阶的热情群众之中，有些人脸上显然地带着信德和爱德的光辉，那么基督徒的这种过度注意外观的虔敬，简直是给人一种阻碍，令人看不见基督。

第四节　「啊！十字架！我瞻仰你……」

人类为了执行所谓正义的判决，会发明了许多残酷的刑罚。其中为了想竖立一个使人畏惧的榜样，及秤斤较两，依罪量刑的意思并不多，大半是群众的野蛮冲动和立法者恣肆的想

象在作祟。历史上，那无穷无尽的受刑者的行列，实在不表现人类光荣的事情；有些是用车盘刑处死，或用五马分尸的；另外有些是被剖了腹，有些是被丢入或有许多蛇蝎的瓮中咬死的，还有烹死的，用烂泥淹死的，活埋的，剥皮实草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近代社会，有些国家中发明了断头台和电椅，自以为在这方面是一个进步，其实也许只是加上一种更无情的严酷和机械的凶残。在犹太人，主要的刑罚是用石头砸死，就是猛烈地用石头投掷或滚下来把罪人压砸而死，烧死的刑罚是在特殊的案件中才用的，如有人和继母通奸，或诱奸司祭班的女儿时用的，最后还有斩首，是对拜偶像者或背教者所用的刑罚。此外还加有各种可怕的处置，就像把纷水灌进喉咙里去之类，犹太法典中说：「这样可以保存受刑者的尸体不

致腐烂！」

钉十字架不是犹太的而是罗马的刑罚。有人认为这刑罚是起源于近东的，首先是腓尼基人(Phenicia，巴力斯坦以北的海岸地区。)，迦太基人(Carthage，迦太基人即今日北非洲突尼斯的居民。有人以为迦太基城，是当时有名的航海家和商人腓尼基人所建的。)和波斯人所用的，后来还在很早的时期就传入希腊，拉丁的地域中去了。西塞禄认为是古罗马王塔魁恩(Tarquinius Superbus，古罗马国的最后的一位王，残忍无道。逝于耶稣前四九四年。他是被那位建立了罗马国的布卢都 Brutus 所击败而让位的。)首先采用的。在犹太，阿斯摩乃乃朝的君王也时常采用。若翰依尔卡诺的一个儿子，亚历山大詹尼阿斯就用这刑罚来鎮压法利塞人的叛乱。历史上还保存着凶残小暴君的影像，他正在大张筵席，姬妾环绕，而在他面前，宫殿的平顶上，就竖立着六百个十字架，每个架上都钉着受刑者。他们甚至对妇女也用这种刑罚，

也许是为了顾全廉耻，妇女被钉十字架的都是面向木架，和男人相反。因此这是一种习用的刑罚，对一个污辱天主的叛乱者用这刑罚，就自然谁也以为不足怪了。

虽然如此，我们仍旧可以看出这种显然是包含一种羞辱的意思在内。勒农认为发明这种刑罚原来的意思倒不是用来杀人而是用来惩则犯罪的奴隶，以之示众的，他的手脚不知道好好地用，因此拿来把它们钉在十字架上让别人看。这在罗马其实是对奴隶，盗贼，属地的人民所用的死刑。官吏若以这种刑罚施之于罗马的公民，便算违法；西塞禄就曾这样谴责过未利斯。

大家一致的意见都认为这死刑如西塞禄所说的，是极残酷的，极可怕的刑罚。被钉在木

架上之后，全身就都拘挛抽搐起来；钉着的伤口痛得如烧炙一般；肺部，头部和心脏都充血了，那难受是无法形容的。口中渴得如火烧，全身都痛苦不堪。更可怕的是如果受刑者身体本来健壮，这刑罚能拖得很久仍旧不死；喜罗多德和史家约瑟夫都说过有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几个钟头之后放下来，仍旧又活转过来了；培特罗尼说到有人在十字架上钉了三天之后才死。我们知道，看了这情形是只有发抖的。史家约瑟夫记载着，在犹太战争期间，就由于怕这可恨的刑罚，引起了玛吉隆德的城下之盟。罗马人把厄肋哈匝尔捉到之后，他坚不屈服，罗马人就愤然作色，准备要把他钉上十字架，放在城边示众，他的战友们为了解救他不让他受这可怕的刑罚，就马上开城投降了。

我们译成「十字架」的这个字，在拉丁文

中只是指一种刑架，指意极广，不像我们现在一说到十字架，就想到是两根木头十字交叉着那样一个架子。这个字所指的可能就只是一根直杆——这字本来也指车上辕木而言——人家就把犯人缚在这杆上，双手绑在木杆背后。更常用的是另外加一根横木的的刑具，这横木或在直杆顶上，像个丁字形，可叫丁字架，或放在离直杆顶端稍低的地方，就是传统的十字架了。最后还有一种样式是两根一样长的柱子交叉作 X 形的，我们叫做「圣安德肋的苦架」，因为这位圣伯多禄的兄弟大概就是死在这种架子上的。最普通的传统是认为耶稣所钉的是现在这种十字形的十字架：圣依肋内(Irenaeus 教父，里昂的主教，在二〇二年殉教。)已经就证明它是有四个头的。这架子，和许多艺术家所想象的相反，似乎是并不很高的，只是一个半人那样高，否则钉起来

就很不方便。至于一种很老的传统作为架上有一个搁脚的托木（也许是为了好看些），这是毫无历史根据的；实际上，为了免得身体很快就会和双手脱离，在受刑者两腿之间安有一个小座子(按希腊文为 Pegma，按拉丁文为 sedile)。这小座子反倒更增加受刑的痛苦。忒滔良对这小座子曾加以描述，比之于犀牛的角。

要研究耶稣死在其上的十字架是用什么做的，这是毫无用处的事。现在所有的十字架的圣棱，不一定是眞的。在中古时代有人以为刽子手凑集了「棕榈树，西洋杉，柏树，榄橄树等」(这几句大概是来自圣伯尔纳多的一句话。)四种贵重的树木来做十字架，这种说法实在不近事实，这也许只是用来解释中古时代很喜欢的那种象征的。刽子手们未必有这样的细心啊！把存在各处显得最可靠的十字架圣棱用显微镜来分析一下，永

远得到同一个结果，指明只有一种木头，就是松木。至于所用的钉，照圣咏第弍拾弍章第十七节的预言说，是应该把救世主「手脚穿透」的，无疑地就是木匠钉梁木用的长铁钉。

犹太人把一个一生中只讲仁爱的人带去钉在这样的十字架上。这种不义行为，使人感到一种神圣的惊怖。我们知道，最初的基督徒，曾亲眼看见过那种悬在十字架横木上的僵硬而满脸痛苦挣扎表情的尸体者，有很长一段时期，都不肯绘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种可怖的情况。而君士坦丁由于对耶稣的虔敬，取消了这种刑罚，这举动很使人感动。在艺术上，一时想避免这种可怕的景象，一时又想打动健忘的人心使它不要忘了这景象；艺术中所表现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苦像，一时是写实主义的画家(例如：格吕诺华 Grunewald，曼坦那 Mantegna，卢本斯 Rubens) 所表现的

可怜的牺牲者，一时又是中古初期人们所喜欢的「被钉的君王」，表现他是死亡的战胜者，表现他在受苦的时候，依旧保持着天主无上崇高的爽朗宁静。「一性论」的异端邪说，否认基督同时有两个性格，就认为他在受刑时毫无苦楚，因为他的人性只是一种外表的现象。天主教会的想法，却眞实得多，承认钉十字架的一切痛苦，都很可怕而都是实在的，并且事实上，这正是信德的主要的关目，也正是人之救赎和得救的手段本身！

在苦难主日，基督徒都唱着：「啊！十字架！我瞻仰你，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这诗词是六世纪时福丢那都(Venantius Forttunatus) 所写，他是波亚叠(Poitiers，在法国西部) 的主教。基督教会以此羞辱的刑具，做为足以自豪的高尚的标志。这种奇怪的顛倒，是很有意义的，和耶稣教训人

的那种道德上的顛倒完全相合。胜利者就是那在地上似乎是失败的人；有福的正是那在地上可怜无告的人。神贫的人和一生悲苦哭泣的人，才能享受永恒的幸福：因此那最卑贱的刑罚，正应该是那永恒恩许的保证。穷苦的隐修士小房中墙上凑起来的两根小棍，地窟的粗刻中忽促地交叉在一起的两根线条，这就够了：整个基督主义就表现出来了。这卑贱的记号变成了世界文明中一件最伟大的事物。

那位老诗人福丢那都唱道：「啊！十字架！我瞻仰你，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你这尊贵的可赞扬的树木，装饰着君王的绯红色！你的材料何幸，得蒙选来接触这神圣的肢体！……

「十字架的神秘发出灿烂的光辉，在这神

秘的光辉中生命忽遭死亡，但正由这死亡给了人生命……

「幸运的十字架啊！在你的双臂上挂着取赎一切世代的代价！你是一架天平，权衡着这救世主用来取赎世人的身体的份量！你是胜利者，战胜了地狱的统制！」

在巴黎克吕泥的博物院 (MuseedeCluny 在巴黎。此博物院专门收藏有关中古时代与文艺复兴时代之文物。) 中，有一幅十六世纪的特别苦像，表现着在一个巨大的十字架顶上，挂着极悲惨的基督，确像一具受尽痛苦的人的尸体；但十字架的脚不是埋在地里，却是一个三脚架，像动物的爪子一样，抓住一个肉已半掉的「死亡」的头。这一象征，别的艺术家也有应用的，正表明了基督教会的教义。圣保禄喊道：「死亡！你的胜利在那里？」而在

复活之前这一准备阶段的死亡，正预先期许着对死亡的胜利。在耶路撒冷，押送耶稣经过充满敌意或经过充满荒凉之意的街道往加尔瓦略去的那些人，都不懂耶稣受难的奥义，但他自己却很懂得，他已屡次宣告过他的受难，并且早已确定了这受难的超性意义。

第五节　钉十字架

大队人过了厄弗辣因(Ephraim，古圣祖雅各之孙，若瑟次子。也是以色列人的一个支派的名字。厄弗辣因门在城西北。)门，走不多远，到了髑髅山。刽子手们就动手行刑。把钉十字架这件事作题材的画家，通常有两种表现方式：最常见的是十字架已经竖在那里，把基督钉上去(如在义大利佛罗伦萨马尔谷修院中，安杰利科所绘的那张很有名的画像。)；有时则表现为十字架平铺在地上，把耶稣手足拉开钉住(如在法国南部土鲁斯的斐理伯•盛班尼 Philip de Champaigne

所绘的那张像。)，然后竖起。而眞正钉十字架的方法，似乎上述的两种都不是。他们开始是把受刑者的手钉在那横木上，这横木就是他自己背来的;然后用一套滑车或者就用一根绳子，把横木和钉着的人一起扯到直杆上去，那直杆也许是经常竖在刑场上的。当把那小座子插进受刑者的两股之间而支持住身体时，十字架的位置就算正了。黎角提曾很确当地注意到，只有认为钉十字架是这样的方式，那么罗马作家所谓「登十字架」和「跨上十字架」等说法才能得其正解。而四世纪时的神学家马忒奴(Firmicus Maternus) 写道：「受钉十字架的苦刑者被惨酷地升上去了」，这话说明了一个显然的事实，因为像这样把受刑者挂在横木上升上去，这已经是一种极其难受的苦刑了。

在行刑之前，有人给耶稣用没药调和的酒

喝(谷 15:23)。这习惯在以色列也是很古老的。箴言中有一条说：「将醇酒给与哀恸欲绝的人」(箴 31:6)，所说的酒是葡萄酒和麦酒。这当然是多少带点麻醉性，使受刑者减少痛苦的飲料。照犹太法典所载，在耶路撒冷有一种有钱妇女组成的会，她们由于讲求人道，专门把这种药酒给被处死刑的人喝。这种解释，无论如何比玛窦福音中所说的更近眞相。因没药一字原文和苦艾一字相似(没药按阿拉美语为"歿拉"，Mora，苦胆按阿拉美语为"梅罗拉"，Merora)，圣玛窦弄混了，曾说是「苦艾调和的酒」，也许是影射着圣咏第六十九篇第二十二节：「他们在我的食物中，搀上了苦胆，我口渴时，竟递来酸醋要我下咽。」不管怎样，福音中很确切并且很有意义地指明，耶稣拒绝了并没有喝这酒；他所接受的死亡，是带有整个痛苦的死亡。

然后人家剥了他的衣服——四部福音都记载了这事(玛 27:35；谷 15:24；路 23:34；若 19:23)。有人争论天主子的衣服是否全被剥光。圣盎博罗削，圣奥斯定，圣西彼廉似乎都认为是全都剥光的，以色列诸经师对这规条不尽同意：对于女人受刑者，大家都主张留点衣服敝体以全名节，至于男人受刑，则有些主张全部剥光，有些主张前面有点遮盖。

受刑者的衣服就归刽子手，这是他们的外快。哈德良皇帝有一道谕旨，载在罗马法典汇集(这一本法典名叫 Digest，是罗马最有名的法学大家们的决议的集锦，在第四世纪时受查士丁尼 Justinian 皇帝之命而编纂的。)中，就准他们有这权利。圣若望说　。「兵士拿了他的衣服，分成四分，每人一分；又拿了长衣，因那长衣是无缝的，由上到下浑然织成，所以他们彼此说：「我们不要把它撕开，我们掷骰，看是谁

的。」若望福音又指出，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他们瓜分了我的衣服，为我的长衣，他们拈阄』(咏 22:19)。这无缝的长衣，如此宝贵，究竟是什么的衣服呢？依照礼节，大司祭应该穿一件这样的衣服：由此可见，耶稣是一身兼为司祭又是祭牲。这衣服是否一位虔信妇女所送的礼物呢？还是黑落德戏弄他给他披上的袍子呢？（大概，在鞭打之后，人家给他穿上了他平常穿的衣服。）天主教传统把这衣服看作是教会之统一性的象征，异端与裂教都不能破坏这永恒的织品。

余下就是要把钉子钉进那活生生的肉体中去了。这种残酷的屠夫的行为，实在惊人心魄。基督徒每天在信经中重复地念着「被钉上了十字架」，可是他们也曾想到那血淋淋的可怖现实，锐利的铁钉是如何刺进肌肉中去，鲜

血是如何从伤口喷涌出来，受刑的人是如何不禁地混身颤抖吗？

关于那钉子是钉在手上的什么地方，曾引起讨论。最老的传统用这「手」字，似乎就是普通的意义，所以几乎全部艺术家都表现着这伤口就在手掌中心，而我们可以注意到那些曾受五伤的神秘主义者（例如圣五伤方济各）也都表现在同一个地方。可是晚近的注疏家，其中还有些医生(这些研究，是被这一件事实所引起的，就是在都灵的殓布上，手中的伤痕是处在掌心里；一班拥护这块殓布的眞实性的人们，就想出了我们在这里所报道的机巧的解释。特别请参阅巴尔白 Barbet 及维兰特乐 Villanbre 二位医学博士的著述，参阅注 5.1。)，认为钉子是不能钉进眞正所谓手中的。他们计算和实验的结果，似乎想证明一个人的身体全部重量若都悬于手掌，就可把肌肉的组织撕裂，并且说这「手」字应该照医学上的意义来了解，即包括把手指和手腕连接起来的手

腕骨在内。那地方有一堆很硬的小骨头，辅之以一束厚密的纤维；在这些小骨头中间，确切地说是在那钩曲骨和大腕骨之间，有一空隙，钉子可以从这里插进去，并且能支持相当大的拉力。可是这解释遭遇到一个困难。我们已经看到，经常钉十字架的习惯是在被钉者两腿之间安一个小座子，大概是为了免得手被坠断，并可因此延长受刑时间，这似乎是确实的。如果钉耶稣的十字架也有这种小座子，那么关于手上肌肉拉力的计算就是白费的了；如果认为耶稣的情形违乎常例，那就得证明确实没有这小座子。

可是在这种医学的探讨工作中也有一个应该接受之点：把钉子插入筋肉组织中当是严重地损害着感觉神经与运动神经的中枢，引起难以忍受的痛苦，并且迫使大拇指僵直与其他四

指成对立状；解剖学上实验用的割下来的上肢，也证明了手的这种紧闭状态。可是很少有艺术家表现出这种很有特点的状态。

至于脚，似乎是把一只脚交叉放在另一只脚上钉着的（钉处离脚踵相当远，因为否则钉子就要特别长，并且钉起来也很困难），也许是钉第二根与第三根跖骨之间。

于是那剧烈的痛苦开始了。起先，受刑者还有力气，还能抵抗那使胸部被压迫得难以透气的筋肉痉癴，因此，就拼命挣扎；不管肌肉怎样可怕地被撕裂，总想站起脚来透一口气。然后，慢慢地气力耗尽，挣扎也微弱了：手臂松弛，作倾斜状，身体下坠，两膝成钝角，臀部与足胫向后突出，整个力尽筋疲的身体成一「之」字形曲线；而那头，在几度做了临终的

抽咽和摇摆之后，终于坠到了胸前，下巴靠着胸骨。

有时，刽子手们为了赶紧催受刑者快死，就在十字架底下，用干草之类点起一堆火，发出一阵熏人的浓烟，或者就干脆一刀了结他的性命。对于基督，当不需要用这些方法。他已说过「我舍掉我的性命，为再取回它来：谁也不能夺去我的性命，而是我甘心情愿舍掉它；我有权舍掉它，我也有权再取回它来：这是由我父所接受的命令」(若 10:17-18)。这全部残酷的苦刑，我们不要忘记，都是耶稣自愿接受的。只要一句话，他就能够推倒十字架，斥退刽子手和兵卒，驱散好奇的群众。依撒意亚已预言过：「他受虐待，仍然谦逊忍受，总不开口，如同被牵去待宰的羔羊；又像母羊在剪毛的人前不出声，他也同样不开口……」(依 53)。那十

字架钉着耶稣竖立起来时，当已近中午。在贝特匝达一带，离加尔瓦略不远，人家买来过逾越节作祭牲用的羔羊正在哀鸣。这羔羊的血也将倾流了。

第六节　最后的时刻

临终的痛苦延长到三小时之久，从「第六时辰」到「第九时辰」，即从中午十二时到下午三时，耶稣旁边，和他一起被处死的两个强盗也已被钉上了刑架。三个十字架，凄惨地竖立在道旁。这条路是从海口雅法 (Jaffa，耶路撒冷西部地中海的一个港口，由罗马帝国的四面八方赶到耶路撒冷来过逾越节的许多犹太人，便是在那儿登陆的。来自雅法经由加尔瓦略山附近而来圣城过节的人，为数想必不少。)通到耶路撒冷的大道，在这时节，往来的过节人自然很多。我们应该想到，耶稣受难时，是一个喧嚣不堪的场面：过路的，莫名其妙出于好奇来

看热闹的，还有狗和别的牲畜，围成一大堆，好像赶集似的。近东一带的城门附近，我们常看到这样的景象。守卫的兵卒在那里看守着，防止有人把受刑者盗去，倒并不是来维护临终时的平安。

从四部福音中，我们很可看到默西亚临终时在场群众的哀情。其中有他的朋友，门徒，尤其是有些妇女（在全部受难过程的记载中，妇女的表现极可钦佩，比男子们更勇敢，更忠诚）；大家都像被这突如其来的灾祸打了一闷棍似的，满心愁闷，作声不得，还有那些过路的，逢人就打听这三个被钉十字架的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些司祭党的犹太人就告诉他们，如何如何，少不得诋毁一番。人总是那样轻薄而且卑怯，这些人就挑了这无辜的牺牲者，对他喊道：「哇！你这拆毁圣殿，三天内重建起来

的，你从十字架上下来，救你自己罢！」(玛 27:40；谷 15:29) 那些「要人」，也混在「市井小民」中，作卑鄙的讥刺：「他救了别人，却救不了自己；如果这人是天主的受傅者，被选者，就救他自己罢！」守卫的兵士也在打诨：看了这些犹太人侮辱一个自己人，实在是可笑。「如果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就救你自己罢！」(路 23:37) 但他们毕竟还不那样残忍，还给他一种和醋的微酸的水喝，这是他们通常的飲料。司祭长和公议会会员们，都来「享受」他们的胜利，竟甘冒法律上的不洁，来看死刑的执行，并且也来嘲笑他们手下的这个牺牲者。他们彼此谈论，故意说得很响，让每个人都听见。他们说

「他既是以色列君王：如今从十字架上下来罢！我们就信他。他信赖天主，天主如喜欢他，如今就该救他，因为他说过：我是天

主子。」(玛 27:42-43) 他们要说侮辱耶稣的话，然而从他们口里出来的却是圣经上的预言，因为他们所说的，就正是圣咏中关于默西亚的一节，眞是这一切都是有一种超性意义的。「至于我，成了微虫，失掉了人形；是人类的耻辱，受百姓的欺凌。凡看见我的人都戏笑我，他们都撇着嘴摇着头说：「他既信赖上主，上主就应救他；上主既喜爱他，他也就该拯救他。」(咏 22:7-9)

耶稣看着，听着这一切。他的眼光，愈来愈昏花撩乱，就从这悲惨嘈杂的场面，转向那雄伟的城墙，和圣殿光辉的屋顶。这就是他爱过的群众，他以死来救赎的人类啊！在这样一种不义的事情之前，烦厌，愤怒，其实应该是逻辑的感情。可是耶稣，在受难过程中，一直不开口，以后虽曾三次打破沉默，而说的却都

是仁爱和哀怜的话！

在十字架上，那位传扬福音，教人宽容仁恕的人正在受临终的痛苦，而群众却听到了从那上面传下这样一种祈祷：「父啊！宽赦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事」(路23:34，见注 10.3:关于耶稣的祈祷：「父啊！赦免他们吧，因……」。)。宽恕敌人，爱那些恨我们的人，并不是一句抽象的空话，并不是没有任何仇敌威胁着我们时，在心中感到的温情，而是在身受不义迫害的场合表现出来的实行。那些盲目的犹太人，把流血的罪恶责任拉在自己身上，耶稣说为他们祈祷，也为那些用大铁锤把钉子敲入他血肉中的兵士祈祷，也许还为那些抛弃，不认，甚至出卖他的信徒祈祷：这几句话更证明了他是自己贡献出他的生命，并且赋予这种贡献以应有的意义。

在天主不可思议的措置中，这一死是必然的。但在人这一方面，处死基督还是一种不义的举动。人，由于无知，可能不认识他们所目击的这一事实的无比重要性，而大自然是天主的自造像，在无生命的世界中，却深深地感觉到这一亵渎神圣的行为，是一种怪诞的冒犯。

「从第六时辰起，直到第九时辰，遍地都黑暗了。太阳也失去了光」(路 23:44；谷 15:33；玛 27:45)。这种天昏地暗，有些人认为可以用日蚀来解释！然而我们都知道那一天是一个望日，因此月亮白天不会出现在地平线上，因此不可能侵蚀太阳而产生日蚀的(见注 10.4:耶稣被钉在十字架时，所发生的天昏地暗是否可以用日蚀来解释。)。那么这是否是一阵漠地带的黑风，突然袭击犹太境内的一阵阴森森的暴风，使天骤然变黑了呢？就像梅瑟为了惩罚埃及王，命令一阵黑暗霎时笼罩埃及当时一样的

情形。这种天色突变，在四月间并非罕见。这种现象产生的过程虽不易了解，但它那奇迹的意义是完全可了解的。「在那一天——吾主上主的断语——我必使太阳在中午落下，使大地白昼变为黑暗」。亚毛斯这古老的预言 (亚 8:9)，这时候应验了。以后，我们就应该在一种充满不安的沉重气氛中，来想象耶稣临终的情景。群众渐渐沉默，心中困扰起来；有许多人都离开了；屠刀下的羔羊，鸣声更加凄厉；那些本来在嘲笑的，硬心肠的人也感觉到，喉头像被什么扰人之物扼住了似的；这种神秘地和自然景象联系着的忧虑，愈来将愈增强，直到一切「完成了」的时刻为止。

在沉默之中，从一个十字架上，传下了一种格格不吐的声音。那是在耶稣旁边同受死刑的一个强盗在说话。在那种可怕的痛苦中，他

只感觉到激怒。只要能有处发泄，他就不管对象是谁。他想着：就在旁边那个人，人家既说他能行奇迹，那末他不把三个人都解救下来，还等什么呢？就说：「你不是默西亚吗？救救你自己和我们罢！」可是最后那个十字架上，另一个声音喊起来：「你既然受同样的刑罚，连天主你都不怕吗？对我们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所受的，正配我们所行的；但是，这个人从未做过什么不正当的事。」在这污秽的灵魂里，已经恢复了神圣的纯洁。这忏悔了的强盗说：「耶稣，当你来为王时，请你纪念我！」他能估计到自己这话的力量吗？他知道他所祈求的，是进入怎样的国吗？但他既有信心，就足够了。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就要与我一同在乐园里」(路 23:39-41，马尔谷与玛窦仅指出：「两个强盗也侮辱耶稣」，若望则整个未提。对于这位善心的强盗，教友们寄以很大的热

情。关于他的事迹，兴起了很多的趣史逸话。人们给这位成了圣人的强盗起过不少的名字，其中最流传的一个名字是底斯马 Dismas。)。照妳利振所引的一句基督之「名言」说：「谁靠近我，就是靠近火；谁远离我，就是远离天主的国」。这心地正直的强盗，是靠近耶稣的。这可怜的罪犯，甘心受死，作为他的罪过应得的惩罚，也像那第十一时辰才来的工人一样，得到了最高的报偿，因为只要有心向善，就足可获得赦免了。

可是，在那神秘的天昏地暗中，有三、四个很爱耶稣的妇女果敢起来，跑到十字架附近来了。还有一个青年男子，就是「耶稣宠爱的门徒」。就只有若望自己，在他所写的福音中，记述了这一幕情景(若 19:25-27)，并且指明了这几位，未曾抛弃耶稣的勇敢妇女的名字：玛利亚玛达肋纳和另一位玛利亚，即克罗帕的妻子，和她在一起的还有他的一个表姊妹，及第

一个玛利亚，即童贞圣母。从加纳婚筵，耶稣显奇迹那一幕以后，我们就没有看到圣母玛利亚了，而在这最后的片刻，她又重新出现在她的孩子身旁，她也许是从来没有离开过她的孩子。方济各会士，诗人雅科波内(Jacopone，1239-1306)，于托底 Todi，是圣方济各会的意籍诗人，曾写过很多的抒情诗，诗中洋溢着神修的灵感。这儿所提的一首「痛苦之母侍立架傍」Stabat Mater，乃是他的诗中最著名的一首。)在他的诗篇中，以很动人的词句表现出了这位母亲目击自己儿子受罪的情形：这使人想到一切母亲，凡是有自己的亲生的骨肉在狱中，在战场上，在任何人类的无道横行的地方受苦者，是感觉到多大的痛苦啊！而在圣母见耶稣受难这独一无二的痛苦中，眞是一切痛苦的感情，都达到了最完全，最悲壮，最伟大的表现。「慈母停立，忡忡忧心，扶待架傍，仰瞻耶稣暗呻吟。其灵其神，凄怆悠悠，无限悲

愁，宛如利刃刺心头……」圣教会在「圣母七苦节」都唱这痛心的诗句；可是，关于这位痛苦的母亲，艺术作品给我们最深刻印象的，倒不是西班牙画家所表现的那些七把刀子刺在心上的圣母像，而是在法国波诺(Beaune，法国里昂之北。)一座古时的圣堂里祭台后拓壁上的圣母像：这极美的面容上，虽挂着泪痕，却仍不失那崇高的宁静，可看出她深信耶稣不是就此一死了事的。

「耶稣看见母亲，又看见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就对母亲说：「女人，看，你的儿子！」然后，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就从那时起，那门徒把她接到自己家里。」圣教会的传统喜欢把圣若望看作一个见证，看作是全人类的代表，并从耶稣的这几句话，就认为从此玛利亚已成了一切人的母亲。

这是默西亚对地上人所说的最后几句话。「死亡」正在完成它的事业。耶稣孤立无依地面临我们众人将来都要经历的死亡之前，他显得似乎也只是一个人，为忧愁困苦压得粉碎了。钉在十字架，肺部就痲痹瘫痪了，因此他只能用一种异常的惊人的声音，竭力地喊道：「厄里，厄里，肋玛撒巴黑塔尼！」(Eloi，Eloi，lamma sabacthani! 玛 27:46)（意即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这是阿拉美语，他用他熟习的语言，说了有关默西亚的圣咏第二十二篇的头一节。司祭长们也曾引这圣咏来嘲笑他，是否就是他们使他记起这话来了？但这圣咏实在并不只是一种呼求，并不只是身体在受尽痛苦时的向天号泣，怨天尤命；它并不是表示一种对天意的怀疑，相反地，是表示完全信赖天主的心情。「我一离开母胎，就已交托于你，

尚在母怀时，你已是我的天主。因为大难临头，求你不要远离我，求你来近，因为无人肯来扶助我。……我要向我的弟兄，宣扬你的圣名，在盛大的集会中，向你赞美歌颂……我在敬畏他的人前还我的誓愿。……我的后裔将要事奉上主，向未来的世代传述我主，向下代人，传扬他的正义说：「这全是上主的所作所为！」

耶稣的话掉进沉默和黑暗中，倏忽已不留痕迹。在场有个人，大概是不懂阿拉美语的，说：「这人呼唤厄里亚呢！」另一个人就轻蔑地说：「等一等，我们看，是否厄里亚来救他！」但从这力尽筋疲的身体上又传来了一种呻吟之声；这是受尽痛苦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口中溜出的一句话，也是全部受难过程的记载中，我们看到的唯一的一声叹息：「我渴！」一个守卫

的兵士，看着可怜，就拿

一块海绵，蘸满了和醋的微酸的水，放在一根棍子头上，送到垂死的耶稣唇边，给他喝。按对观福音，这棍子是一根芦苇，而圣若望说是牛膝草，照有些人的解释，认为若望的原文用的当是另外相近的一个字(牛膝草按希腊文为「依索伯」"hyssops"，有人想是「依索」"hysscs"，意思就是标枪。)，就是一种标枪。圣咏中曾说过，「我口渴时，竟递来酸醋要我下咽……」(咏 69:22) 一切都照着天主的意志完成了，丝毫没有遗漏。天主自始就知道当有此时此刻所发生的一切，而以色列先人心中所想的，都逐渐实现出来了。

这时约当午后三点钟。还继续着有这种昏暗。一切都等待着完成。而在翻过全部福音中这最美最动人的一页以前，我们还愿意指出一

点，就是这一切事件和记载这些事件的文字语气，都是何等的纯朴。那些福音外传之类，记载这件事时，常常庸俗可厌地画蛇添足，加上许多奇奇怪怪的事，例如说圣母玛利亚不得不把面幕拿下来遮盖她儿子裸露的身体，又说魔鬼像不祥的恶鸟那样栖息在十字架的横木上，窥伺着攫取耶稣的灵魂之类，眞是多么离奇多么荒唐怪诞！圣玛窦，圣马尔谷，圣路加和圣若望，都只是各就所知，据实直书，丝毫无意于渲染。在四部福音中，没有一章能比耶稣受难这一章给人更明显的印象，使人觉得所表现的是赤裸裸的眞理，同时，即使其中最纯朴的语句，也都是受着天主超性的默示的。

第七节　「完成了」

时候已经到三点钟。圣殿里已在开始举行

作为逾越节前奏的仪式，一到日落，照法律规定，逾越节就要开始了。神圣的号角吹了三下：一短，一长，一短，大司祭穿着蓝礼服，登上了台阶，祭坛前面，笛声在吹奏。在哥耳哥达，从十字架上还传下断断续续的几个字音：「完成了」(若 19:30)。然后是那无上崇高的祈祷：「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托在你手中。」又大喊一声，吐出最后一口气。「说完这话，耶稣就断气了」。

一切都完成了。耶稣来到地上传给世人的福音，这时已到了一个结局。他屡次宣告必须以血来救赎世人，这事业现在实现了。而在这专心致志于仪式的负心的以色列民族中，就在这仪式本身改变了意义的时刻，一切历代以来充满这民族精神的预知和预言，都已变成了历史的事实。这被害者最后的喊声，不就是和作

圣咏的达味那种表明信德的喊声，前后呼应的吗？圣咏中就说过：「我将我的灵魂托于你的掌握，上主，忠实的天主，你必拯救我…」(咏31:6)。这位达味的子孙重述了他祖先的话。一切都神秘地取得联系，一切都照着永恒的计划实现了，一切都完成了。

犹太人这时正在咏诵着「荣耀天主」歌，对加尔瓦略山上的一幕，也许他们谁也没有估计到它那无比的重要性。谁会想到笼罩着全城的这一片昏暗，是一种警告的表记呢？可是，大自然对这极大的恶行，重新又有更惊天动地的反应。三部对观福音都记载着，正当耶稣灵魂出窍时，圣殿的帐幔忽然裂为两块：在圣所的前面，至圣所的门口，都挂着很高的整幅的帐幔，当门打开时，就把这帐幔放下来。这神秘的至圣所的秘密打破了；以后就一切人都可

以到天主台前，亲近天主。拉冈热神父写道：「我们可设想这是一阵暴风，把春天黄沙蔽天的乌云霎时吹散」；这风可说就是天主的神风。但圣玛窦又确切地说，同时「大地震动，岩石崩裂」；还有许多异象，坟墓自开，许多死者都从坟里出来；霎时间满城都受着恐怖的袭击。因此，活天主死时，大自然所表现的也许是一场极激烈的地震。在巴力斯坦，这现象是常见的。「圣墓大殿」的圆屋顶，就是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一日的一次地震把它震坏的。而就在加尔瓦略山的岩石中，我们也还可看到一道裂痕，与岩石的水平面垂直，宽二十五公分，长一公尺又七十公分，这无疑也是由地震造成的。审判诸民族的时候临近了，先知岳厄尔预言过：「上主的日子已临近了审判谷。太阳和月亮昏暗了，星辰失去了光芒。上主从熙

雍怒吼，从耶路撒冷发出自己的声音，天地为之震动。」(岳 4:14-16)这种审判已临近了，犹太人是否猜想得到呢？

可是有一个人却猜想到了，这天震地动的灾祸，和那被钉十字架者的喊声之间有一种关系：这人就是那负责监刑的百夫长，因为职责的关系，他不得不留在受刑者旁边，直到事情了结。他曾听到犹太人对比拉多说过：「因为他自称天主子，他应该死」。当时他倒没有怎么注意这话。但这种飞沙走石，天崩地裂，鬼哭神号的景象，给了他一个启示。在那阴森森的墓地之中，三个十字架脚下，光明进入了他心中。他说：「这人真是天主子！」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所得的千百万信徒之中，这可说是第一个。这诚实的军人，究竟是个什么人呢

(这第一位皈依基督的人，有时人家说他名叫培特罗尼 Petronius，有时又说他叫做科尔乃略

Cornelius，这只是没有多大根据的传说。)？军事训练把一个人造成遵守纪律，严格地相信因果关系，实在是为信仰开辟了道路：以前，另一位百夫长的谦卑信赖，不是就已赢得耶稣的赞赏吗(见第四章第八节)？他这种明认天主子的话有一种意义，可作为是基督徒信德的第一个表示。

耶稣悬挂在那木架上，手和臂膀的肌肉都被拉得凸起，像一条大绳一样，身子已坠下来，直挺挺地在那里，竟无人管。在灰白的皮肤上，伤口的血汩汩地在流，鞭打处的小伤痕绽出一颗颗的血珠子。满身血污，遍体鳞伤，这躯壳没有了生命，已不成个人的样子；尸体很快就变成这样一个奇怪的形状，一半像个塑像，一半像个解剖学的实验品，我们简直迟疑不敢认这就是我们所爱过的人了！无数的艺术家想表现这惨像，千千万万的雕刻家和画家(例如

十六世纪德国画家格吕诺华的一幅具有深刻的写实主义的作品。)，想表现出这可怕的情景，然而却没有达到目的。除非是看了我们自己最亲爱的人的含殓入土，庶几稍可想象耶稣之死是如何的情景。「一切众生，均将如是」；我们每个人都生来就注定要有这一天，两腿笔直，双目紧闭，皮肤灰白，满身斑点：看着这跳动的脉搏，我们就知道其中隐藏着如何可怕的定数。耶稣的死，也和等着我们每个人的死一样。其神秘在此，其慰藉也在此。他曾预言过：「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时，便要吸引众人来归向我。」这百夫长已经顺从了他的吸收了。而在他之后，将跟上无数的人，对于他们，他的死是生命的唯一希望，复活的最高保证。

第八节　耶稣的坟墓

在耶稣以其圣死完成大业的小山附近，他的忠实信徒们仍旧在那里。圣路加指出他们都远远地在看看他们所爱的人如何了其一生。这些信徒就是我们已提到过的那些勇敢的妇女，还有一些到耶路撒冷来过逾越节的加里肋亚人；忧愁和惊愕使他们都作声不得了。

可是，当耶稣已死，那些异象已表现出天主的震怒时，许多在场的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充满不安与懊悔回到城里去了，然后一个门徒才跑去告诉大家说事情已经完结。以色列人对死者是很尊重的。他们立刻想到该把耶稣从那十字架上卸下来，为他料理丧事。可是这得要比拉多准许。当时就有一个人自愿担负起这责任，去求比拉多批准。这人也是一个有地位的

人物，和尼苛德摩一样，也是心里已深信耶稣的话，但因很多顾虑，怕犹太人，还不敢自承是耶稣的门徒(若 19:38)。他名叫若瑟，是公议会会员，死于阿黎玛特雅(Arimathea，耶路撒冷城西的一个村鎮，在李大 Lyddaa 之南，古称辣玛特或辣玛达因 Ramath，Ramathaim，现名楞提 Rentis)。圣路加说：「他没有赞同其他人的计谋和作为。」(路 23:51)耶稣活着时对他未做到的，死后却做到了，阿黎玛特雅的若瑟终于打破了顾虑。

关于处死的人，曾有律令：「不可让他的尸体在木杆上过夜」(申 21:23)。因此去要求罗马总督准予埋葬是合法的。可是若照犹太法典中所说，被处死刑者的尸首该放在一种专放死刑犯尸首的洞内，等肌肉都烂掉了，才可以把骨头交给他的家属。因此阿黎玛特雅的若瑟向比拉多去求的是一种特别的恩许。在罗马帝国，若拒绝把处死者的尸首交给尸亲，或是要钱来

取赎，是对死人加重的惩罚。比拉多毫无理由可以显得这样严酷。他答应了这公议会会员的请求，可是他很惊奇耶稣死得这样快。

同时，别人又到比拉多那里去要求别一种措施：那些虔敬的犹太人，深怕逾越节开始后，这几个受刑者还挂在十字架上未死——这照法律说就会使全城蒙受不洁——就来要求派人去把这几个人的腿打断，让他们快点咽气(若 19:31)。比拉多就派一小队兵去做这事。

「兵士遂前来，把第一个人的，并与耶稣同钉在十字架上的第二个人的腿打断了。可是，及至来到耶稣跟前，看见他已经死了，就没有打断他的腿；但是，有一个士兵用枪刺透了他的肋膀，立时流出了血和水。」圣若望记载这件事，并且说是他亲眼看见的(若 19:32-34) 。

打断腿在罗马是常见的刑罚：这刑罚很野蛮，加给受刑者一种额外的痛苦，但能使那在十字架上奄奄待毙的人速死，因此倒显得是件好事了。兵役刺的这一枪，也许无非是一种无意识的举动，要想更确定地保证他已必死而已。福音中记载着耶稣复活以后，宗徒多默还不相信，从那一有名的事中(若 20:25-27)，我们可断定这一枪刺的伤口，有一只手那么阔。「血水」两字曾引起许多假设：有人说这是枪刺以前，心脏破裂的内部溢血。这水似乎只是临终之苦引起内部渗漏出来的心胞的液体。关于是血这一层，在生理学方面发生了问题。研究都灵殓尸布的医生(特别是巴尔白 Barbet 医学博士。作者以后还要稍微提起巴尔白博士的研究结果。) 们曾详加讨论过。

在艺术上，有两种传统互相对立：一种是把枪刺伤的口放在耶稣的右侧，另一种是放在

左侧。乍一看，似乎第二种较有根据，因为心脏的位置是在左侧。可是，留心文献的大艺术家，像林布兰等，就主张在右侧；并且在都灵的殓尸布上，那伤口的痕迹无可争辩地也是在右侧上。首先我们可以注意到，兵士所习的击剑或劈刺，通常都是刺人右侧的，因为在角斗时，左侧都有盾牌遮着。但尤其从解剖学上的探讨可以看出，人死后，血液都集中在右心耳，这右心耳被上下动脉分别向上下延长，如果刺在左边，这一枪就会刺进左心耳，这左心耳是永远空的，或者由于心脏的倾斜，就刺在心室，而心室也是空的。因此这一刺是刺在右边。最后，生理学也证明刺这一枪时耶稣确已完全死了；因为如果未死，肺部尚有作用，就会收缩起来，使血不能流出。

这「刺一枪」，在耶稣的受难始末中是很

有名的一件事。天主肋旁的伤口，似乎更增加了这一幕的凶残，而它的象征，异常明显，实在用不着基督徒传统上对这事的低徊沉吟，反复思索(刺这一枪的兵士，据说名叫龙基奴，这名字是从一个原义为「枪」「龙基」"Lonche"的希腊字变来的，因此所谓龙基奴，意即「荷枪者」。有一传统，说他本来眼睛有病，刺这一枪时，涌出的血有一滴滴到他眼中，他的眼病就好了，从此他就皈依了基督，并在海边的凯撒利亚做了二十八年修道士之后，殉道而死。)。历来对这事造了许多杜撰，其实都是多余的。福音中引了两段先知经文，已经把它象征的意义指出来了。法律上说过，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羔羊，众所周知，是自献为祭礼的耶稣基督的预像。)「不可将骨头折断」(出 12:46；户 9:12)，在匝加利亚书中，我们也读到这一段预言：「他们要瞻望他们所刺透的那一位」(匝 12:10)。从耶稣身上所流出来的血和水，不仅是比拉多手下这个荷枪的兵士看见了，至于一切基督信徒也都以神目瞻仰了。血和水象征两种洗礼，

就是：致命的血洗和信心的水洗(凡是一个相信然而无法领受洗礼的人为基督而牺牲性命，就在他的鲜血中领受了洗礼，天主教称这种洗为「血洗」。)。

兵士们可能去报告比拉多说：耶稣已经眞的死了；他的朋友们已不能再设法让他复活；可以把这遗体交给他们了。当时阿黎玛特雅的若瑟和几位门徒就来设法把尸首卸下来，好拿去埋葬。「这卸下圣尸」的一幕，许多艺术家都曾取作题材，想不用美学上的一切增饰，表现出它特有的悲惨景象。为自己所爱的人入殓，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那遗下的尸体，像一具分崩离析的骨架，这灰白的皮肤，使人胆战心惊……陀斯妥也夫斯基，在所著白痴这部小说中，借其中主角木宜是金(Muichkine 亲王，陀斯妥也夫斯基 Dostoevsky 的小说白痴中的主角) 亲王之口，评亲和尔拜因(Holbein，请看本章首所刊的一幅插图的说明。) 的那一杰作说：「如

果他的门徒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具尸首（当然，这尸首不能不是这样的），他们这些信仰他的人，怎么能承认他还会复活呢？人家不禁要问：如果自然的法则是这样可怕，又怎么来克服它呢？看了这幅画，我们就觉得，自然好像是一匹巨大，阴鸷，凶猛的怪兽，或更确切点说，好像一具硕大无朋，蠢然无知的机器，把最伟大，最不可思议，不可衡量的人物，都一把抓住，挤得粉碎，若无其事，不动声色地吞下去了」。这时候的耶稣，从那个十字架宝座上下来，就只剩得是一具可怜的驱壳，肌肉都因临终时残酷的痛苦而僵硬了，好像死亡眞的已对他获得了胜利。艺术上拿这卸下圣尸一幕作题材的无数作品，传统的方式都喜欢表现这令人伤痛的躯体倚在他母亲的膝上(刻画着耶稣的尸体，被安靠在他母亲的膝上的雕刻或图画，称 Pieta「圣母抱圣尸图」。)，又变成了

她的孩子，让她最后一次抱着他。这样的表现比和尔拜因那种写实主义的作品是多一些温柔甘美，令人安慰的情调，但和尔拜因的作品与当时的残酷情景却更符合。

至于那具十字架，福音中就丝毫未再提到，传统是说它被丢在城脚的一个壕沟里，离加尔瓦略有二十五公尺远。圣赫勒拿皇太后从事发掘时，大概就在这里找到了那十字架(法国里姆斯教堂正面有一批雕刻，其中有一件最美的就以「寻获十字圣架」为题材。)。寻获十字架的地点，现在在「圣墓夜堂」的右边，是一块阴森森的小地方，比那亚美尼亚信友们的「圣赫肋拿小堂」的地势还低，而那小堂地势其实已经够低了。这是一个地下的圆顶教堂，有四根小柱子支撑着，柱头很大，可以从铁的扶梯下去，给人的印象就是悲惨无依。

耶稣的遗体，从十字架上卸下来以后，就「照犹太人埋葬的习俗」(若 19:40) 予以殡殓。事情也许得赶紧办，因为安息日的时刻已经很迫近了。不过，倒也不必像有人所想象那样，以为一切殡葬的仪式都省略了，因为法律上允许即使在安息日也可以为死人膏沐的。犹太法典的安息日论 (Schabbat 论，23:5) 上说：「可以做一切对一个死人所要做的事；可以给他傅香油，也可以给他沐浴」。因此，即使银号角吹了六下，宣告逾越节圣节开始以后，门徒们还是可以把以色列对死人所行的礼节完成。

就在很近的地方，阿黎玛特雅的若瑟有一座新坟，还没有葬过人(玛 27:60；谷 15:42；路 23:50；若 19:38)。耶稣的朋友们去找到这位若瑟来帮忙，也许就为这个缘故。这坟的格式和巴力斯坦通常的坟相像。这坟由两部分构成，都是从小山

凹上凿进去的。先是一个入口，在这入口底下开一个很低的门，可以进入坟正身去：坟正身差不多是方的（二公尺七公分长，一公尺九十三公分阔），好像一个小房子，靠墙凿了一个石榻，就是准备搁放尸体的。坟口上有一块很重的好像磨石一样的石头，墓口开着时，这石头放在旁边一个微微倾斜的槽中，用拴子拴住，只要把拴子一拔起，石头就滚过去关住那墓门口了。

现在，这坟墓的遗址，传统认为是在那座以此得名的大堂最高的穹顶之下的圆形的地方。这雄伟的建筑，最初是赫肋拿皇太后所造，曾几次被毁，又改建了很多次，气象很雄壮恣肆，用各种不同的格调凑合起来，有点说不出的粗野风度，从一很高的穹顶上，泻下一道红光。一圈黑而粗的大柱子，百来支灯烛照

着，发出黑油油的奇怪的光辉。环着一个圆的庞然大物，四周尽是灯台，多头吊灯，和巨大的蜡烛。它的四壁上已被许多圣像，酬愿的谢恩牌，金箔之类遮的看不见了，这圆形建筑是在一座高台上，由三级玄武岩的台阶可以上去。那墓穴已经与小山隔离开，变成一个小圣堂，只有司铎们能进去，进去时都要穿着司铎的礼服；里面点着千百支大蜡烛，简直叫人要窒息，那气味实难以忍受(见注 10.5：各教派对于「圣墓大堂」的可怕的争吵。)。

坟墓打开了。大家把耶稣用殓尸布包起来。这殓尸布并不是只有一幅布一折就算，从若望福音(若 20) 中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这布至少有两块，一块是包身体的殓布 (按希腊文为 Sindon)，还有一块较小的是遮在上面的首帕(按希腊文为 sudarion)。我们甚至还可以想到，也像拉匝禄的

情形一样。还有许多细带缠扎着的，因为若望(若 19:40) 所用的那个希腊字的动词，确切的意义就是「包扎」，拉丁人的翻译((按拉丁文的翻译为 ligaverunt，圣若望所用的那个希腊字的动词是 deo)) 也是照这意义翻的。为了把头抬高一点，就把他的头放在一种石框上，犹太人的坟墓中习惯上常有这样的石框，那些和耶稣一齐从加里肋亚来的圣妇，并没有离开他，也帮着在料理丧事。

「那以前夜间来见耶稣的尼苛德摩也来了，带着没药及沉香调和的香料，约有一百斤」(若 19:39)。这是可怜人行的可怜事，他好心有余而勇气不足，无力为基督斗争，只能向他的遗体献一贵重的礼物；所谓「一百斤」，约合三十二公斤。这礼物确是花了高价钱。没药是一种芳香的树脂，近东一带人到现在还很喜欢它，在旧约中曾屡屡提到(出 30:23；咏 14:8-9；歌 3:6；

4:6-14；5，1，5-13；训 24:15)，三王带来献给耶稣圣婴的礼物中，也有这种没药。至于沉香，这里所说的，似乎不是那种药用沉香。药用沉香属百合料，有令人作呕的气味（有些父母就用这种沉香给他们的孩子涂在指尖上，好让他们除去咬指甲的习惯），而福音和旧约 (咏 14:9；箴 · 7:17；歌 4:14) 中所说的这种沉香，却是属于美味的香料一类。很可能所说的其实是沉香树(亦称 Agalloch，近代之叙利亚人称之 Agallucun)，是一种源出印度的芳香树木，和扁柏相像，在希腊也有人从这种树提取香料。

在坟墓中放进这样三十二公斤香料，目的何在呢？是一种防腐作用吗？也许是，虽然沉香和没药不见得一定有这种功效。此外，若要防腐确实有效，得照埃及人的方式，把死人的内脏取出，肌肉都用能保持不腐的东西浸染过。对耶稣当然没有这样做。也许不如认为这

是一种尊崇死人的习惯：正如别地方人给死人献花一样，他们就献香料。

天暗下来了；他们赶紧把木拴子拔起，让那磨石滚过去封住墓口。于是人都走了，就让遗体静悄悄地留在墓中。

「第二天，即预备日以后的那天（星期六），司祭长和法利塞人同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个骗子活着的时候曾说过：三天以后我要复活。为此，请你下令，把守坟墓直到第三天；怕他的门徒来了，把他偷去，而对百姓说：他从死人中复活了。那最后的骗局就比先前的更坏了！」(玛:27:63-66)。这些政客，倒眞是细心！可是他们的举动，使罗马总督大感厌烦：这事情难道还没有个完吗？他就回答他们说：「你们可得一队卫兵；你们去，

你们所知道的，好好看守。」他们就去了，在石头上贴上封条，又派卫兵在那里把守。人之想尽方法要来对抗天主的意志，眞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在那墓中的一夜，耶稣也只是一个死人，和其他许多死人一样，只是一堆行将腐朽的骨肉而已。他那些门徒，为耶稣之死而不胜其忧苦，大概也想着耶稣就是这一堆朽骨了。像和尔拜因(请看本章首和尔拜因所绘的这张画的一部分。)，也就是这样想法，所以他能像解剖学家那样，细细地完全表现出这种情景：张牙咧嘴，歪眼搐鼻，一脸痛苦难熬的表情，还有这些伤口，都已变成灰白色，血也不流了。照理说，事情似乎应该这样，这值得歌颂的身体应该是腐烂，毁坏了，但事实不然。耶稣已经说过「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只是一粒；如果死了，纔结

出许多子粒来」(若 12:25)。这麦粒掉进了肥沃的土地。从它长出了麦子，收获时期已经近了。



本书的作者戴业劳先生提过林布兰画的厄玛乌二徒与主同餐图。这里的这幅厄玛乌二徒画的是林布兰的名弟子弗美尔 Jan Vermeer 画的。图中：女堂倌把餐物备好；耶稣在两门徒面前用手分饼；由于这种稔熟的姿势，两门徒认出他是老师，是复活的救主来了。从耶稣被逮以来，这两位门徒的心中一直就充满着黑暗和忧闷，现在一看复活的救主，就觉得心中进入了光明和欣慰。请看这幅画的氛围整个显示着耶稣天主性的亲临。耶稣面目和蔼，表现着无限的仁爱。两门徒惊喜交集，大受感动，说：当他「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路 24:32）。



本画的作者生高尔 MartinSchongauer 是一个德国人，是凡得维顿 VanderWeyden 的入室弟子。在十五世纪生活于今日法国东北的科尔马 Colmar 城。这幅画至今还保存在这城中。本画内所表现的是耶稣复活后，显现给玛利亚玛达肋纳一幕。耶稣手执十字圣帜，袒胸露胁，显示着他的肋旁之伤。

这表示他用自己的圣死战胜了罪恶和死亡，获得了复活的光荣。画中整个的景色都显示着欢欣愉悦：树木在展开它们的繁荫，小鸟在宛啭他们的歌喉；玛利亚在放下她的香料瓶，双膝跪地，面容在放射愉快的光芒，双臂在以温爱的姿势伸向耶稣;耶稣在以和蔼的目光注视玛利亚，伸开右臂向她做手势，禁阻她触摸自己，让她制止爱情，休做天堂福乐的尝试，并且让她把这复活的喜讯报告给大家，以便使大家同喜同乐，由耶稣复活而产生的快乐，全从这画家轻盈，和谐与华美中表现出来了。

第十一章对死亡的胜利

第一节　「降地狱」

(这里所指的地狱，不是恶人受罚的地狱，而是旧约时代期待着基督的救赎之恩以升天堂的义人们所在的处所。人们惯常称这个地方为「灵薄狱」。)

主的身体已埋在地下，他的灵魂到那里去了呢？在圣周瞻礼七，耶稣的信徒们，大概就彼此谈这问题，因为他们失去他们的主耶稣，并被昨日那不幸的灾难折磨得身心交疲，想必大家聚在一起，尽在谈论主的事情。以后，当耶稣的复活使他们重新得到希望时，也许就是老师自己告诉了他们，才对这问题有了答案。有一种传统的说法，宗徒们的作品中采进去了，圣保禄似乎也知道，圣伯多禄则有明文记载。这传统是说：耶稣喊了最后一声以后，他

那脱离肉体壳的灵魂并未马上投向圣父，而是继续在做救人的事业，下到灵薄狱中去了。默西亚降临之前已死的那些古人，在灵薄狱中一直就等待着解救。「但就神魂说，他却复活了。他藉这神魂，曾去给那些在狱中的灵魂宣讲过…这些原是不信的人。」(伯前 3:19) 「也正是为此，耶稣给死者宣讲了这福音」(伯前 4:6)。

教会在把最老的传统说法收集成「宗徒信经」时，把耶稣降到「灵薄狱」这事也收进去了 (弥撒中所念的信经，是根据尼西亚 Nicea，325 年，和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381 年，二次公会议所核定的格式，其中并没有这一节)，信经中说耶稣的灵魂「下降阴府」。因此这也是一项「信条」，福音中对这事只字未提，眞是多么遗憾！尤其是若望福音，假使记述了这端事迹，不知道要描写得是何等美妙呢！我们如果想稍稍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就只得求助于那些

新经外传，不过要十分小心，并且多抱存疑的态度。

在那记名尼苛德摩的福音外传中，可看到最奇怪的细节。让我们重复说一遍，这作品虽无神学价值，可是很有文艺价值，因此我们也不能否认它的奇异美妙。

「当我们和我们的祖先休息在死亡的黑暗中时，忽然一道阳光般的金光笼罩了我们。那灿烂的光辉把我们照亮了。立刻，全人类的祖先亚当和诸圣祖及先知一同欢欣雀跃起来。他们喊道：『光！这是永恒的光的创造者自己，恩许我们有不熄的无尽的光明！』而所有古教义人，等待着这恩许的实现，都感到极大的欢欣。

忽然有一种声音，像雷声，像暴风雨一般

地响起来了：『众城门啊！举起头来！古老的门户啊！你们将被举起，因为光荣的主要进来！』」(尼苛德摩福音外传的作者，在这里是逐字逐句地引用了圣咏第贰拾肆首第七节的文词。)

「而那庄严的主，以一个人的形像出现了：他照亮了永恒的黑暗，打断了那些锁链，他的形象视察着我们全体。

「把亚当带到光亮的地方，主就说：『我的一切圣者，都到我这里来，你们都是我的影像，和我相像的』。于是一切圣者，在天主的保护之下聚集到一起，他们高唱着歌，颂扬他。达味，哈巴谷 (Habacue 先知，公元前六百年左右。见圣经目录)，和一切先知，都以神秘的语言，咏诵着他们以前预言此日所当实现的一切事情的经文。由圣弥额尔 (Michael，圣弥额尔总领天使，是当路济弗尔 Lucifer 叛变时的一

班忠心天使们的首领。圣若望在他的默示录中报道了这一幕情景。)大天使引导着，他们就进了天堂」。

当然，对这瑰丽奇幻的一页，我们不应该依照它字面的意义去了解。据不可靠的传说，这故事的作者是西默盎的两个儿子，在耶稣断气后，坟墓自开时，便又复活起来。他们复活之后就卜居于阿黎玛特雅，据说从他们起，这载在尼苛德摩福音外传中的神秘的语言，就一直保存在巴力斯坦的教团中。我们不知其详。福音是由天主默示而写的书，上述这段故事，不能认为是如福音一样，受天主默示而写的，但就文学的意义说，它还是很有灵感，正如从依撒意亚书到旦丁的神曲，一切伟大的富于诗人幻想韵致的作品一样，能怡悦人心，纳人于大适之域，使人能翱翔天表，与造物者游。因此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中古时人对它很重

视，并且常常从新经外传中汲取题材，来制作装饰教堂的艺术品。

圣周瞻礼七的礼仪，虽没有明明地纪念这「下降阴府」的事迹，然而却暗含着把它表现出来。拜占庭(Byzantium，又名君士坦丁堡，今名伊士坦布尔是东罗的首都。该城是东正教会 Orthodox Church 最重要的宗主教之一的驻在地。) 的东正教会，这一天举行一个「火」的仪式：「圣墓大殿」中耶稣当时躺着的地方，原本漆黑，这时一下涌出了火烟，东正教的宗主教举着火烟，成千成万的信徒把手中拿的蜡烛灯盏一起点燃，霎时成了一片火海，这仪式好像就是纪念当时那些躺

在「死亡的黑暗中」的人们看到救赎的光辉罩住他们身上的事迹。直到最近四十年前，在圣墓中点燃的这火，还用快马传递到雅典，

拜占庭，基辅(Kiev，俄国乌克兰 Ukraine 区的首都。) 和莫斯科。在天主教会中，这一天的一切仪式，似乎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把过去未来一切人类的灵魂，都联合在这从死亡中得解救的恩许中。祷文中歌颂着一切圣者的光荣，十二先知书的诵读纪念着古经中的人物：亚当，诺厄，亚巴郎，梅瑟，及诸先知。在最初的教友团体中，这一天是为望教者施洗的日子，并且，教会在这一天就祝圣了一年中为行洗礼所用的水，这样就把一切行将由这领洗圣水重生，以保得救的基督徒，事先都联合起来了。「圣周」的最后这一天，虽还遗留着前一日的忧戚，但像弥撒的祷辞所说，这「异常神圣的一夜，已经照耀着复活的光荣」了。

第二节　复活日早晨的光

我们眞想能用诗人的笔墨，来叙述以下这最美，最使人眼花缭乱的事迹。正如菩緒挨所说，这是「整个人类史的中心事件」。这里，也像我们追念圣诞节和它那些光怪陆离的气氛景象时一样，深藏在过去的千百种回忆，一时齐上我们的心头。每一信友，都会想到在儿时，在乡间过复活节时，一早被吵闹的钟声惊醒，都骤然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舒畅，一种不知不觉但又确然无疑的愉快。

星期六晚，当太阳下山时，安息日就已告终。星期日早晨，就可以自由来往，不会触犯法律了。因此也可以去替前天不得已只照主要葬礼掩埋的人再加意料理一下。

从耶稣被捕那一祸事发生以来，他的门徒

们做了些什么呢？只有若望曾冒险到过加尔瓦略，除他之外，大家都恐惧万状，躲藏起来了。据说圣雅各伯是躲在约霞法特(Josaphat 山谷，克德龙溪谷的别名。)墓地中的一个墓穴里。还是从悬崖上挖进去的一个地洞(人家还能指出这避难所，装饰着古希腊风柱子的回廊，叫做赫齐尔 Hezir 之墓。)，在记名伯多禄的福音外传中，我们读到这样的话：「我和同伴们心中极为伤感，都躲藏起来了，因为人家正在搜索我们，看我们是乱党，疑心我们要放火烧圣殿。我们满面泪痕，满心忧戚地实行严斋……」马尔谷也提出他们「哀号哭涕」(谷 16:10)。此外没有说什么别的。有什么办法呢？一切人类的希望似乎都已落空。有一些门徒就准备回加里肋亚去。老师已经预言过「你们都要跌倒，因为有记载说：『我要打击牧人，羊群就要四散。』(谷 14:27)。

两位玛利亚(关于圣妇们，请看卷二第五章第五节。第一位玛利亚是玛达肋纳的玛利亚，即玛利亚玛达肋纳，耶稣从她身上曾赶出去七个魔鬼。第二位玛利亚是雅各伯和若瑟的母亲，圣经上说他们二人是耶稣的姨表兄弟。)，撒洛美，古撒的妻子若亚纳，她们对这事的反应，和妇女们惯常的动作一样，她们又重新着手行事，来完成她们的任务。回到家里以后，她们就准备着香料。也许是把甘松香，野牛膝草或沉香之类放在臼中用杵捣成细末。而安息日这一天，她们仍照法律规定留在家里休息(路 23:56)。主的安息日刚结束，星期六晚上，她们并不马上出动，因为黑夜里谁也不会喜欢到那阴森森的哥耳哥达去的。但一等黎明（福音中提出了这细节），她们就赶紧跑到坟上去，以为她们所爱的耶稣还躺在那里。我们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四月间清朗早晨，春天，巴力斯坦的景物，是皎洁无瑕的：向东望去，都城顶上，乳白的天

空，呈现出浓淡不同的珠子似的色彩，而向西，则渐渐收去的夜幕，还在小山上拖着灰黄的流苏。在这特别动人的时刻，似乎整个自然都充满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恩许，而在最冷淡的人心中，似乎也还颤动着天主圣宠的呼召。

四部福音的作者各以不同的方式，记载着众圣妇如何发现坟墓已空。他们一致都说这神秘的事首先是启示给妇女们的，她们比男子更勇敢，更受爱的支配并且更少顾虑，或许由于妇女的天性也更能看透这种理性所不能分析的事，并以一种奇怪的能力不知不觉间更能了悟其间的确实性。要把四部福音所载的加以调和，事情并不简单。而大体的情形有如下述：

这些妇女上耶稣的坟墓去。前天的事使她们余悸犹存，心中非常不安而且痛苦。她们控

制着恐惧，但仍旧得尽力鼓足勇气才敢去；而当她们上路时，天刚亮，地又发生了一次震动：她们听到一阵隆隆之声，好像雷响，但这声音的来处似乎很近，就像是从耶路撒冷城里或从耶路撒冷城的附近来的。

这些英勇的信徒是谁呢？所有的文献都毫无例外地一致认为第一位是玛利亚玛达肋纳，就是那玛达肋纳村的罪妇，耶稣曾从她身上驱走七个魔鬼，使她得以再生。只有圣若望明白地指出她的名字；三部对观福音福音外传，也都间接地指出是她。好像是她因为心中充满了超人的信心和希望，跑得比别人都快。在她后面有一小群热情的妇女！另一位玛利亚，即雅各伯的母亲，以及撒洛美，若亚纳，大概一共有五六位。「她们彼此说：「谁给我们从坟墓门口滚开那块石头呢？」(谷 16:1-3) 古老的福音抄本

中，有的还说「这石头是几乎二十个男子都很难搬动的」。

到了坟前，她们发现墓门已开着：「石头已由墓穴滚开了」(路 24:2)，而里面尸体也不见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圣玛窦曾有说明：「忽然发生了大地震，因为上主的天使从天降来，上前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容貌好像闪电，他的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由于怕他，吓得打颤，变得好像死人一样」(玛 28:2-4)。关于这一奇迹，福音中所述就尽于此。无数艺术作品(例如西班牙的至利罗 Murillo 所画的一张十分著名的耶稣活像) 表现耶稣腾空掠过惊仆在地的兵士，而走出坟墓那神奇的一幕，虽然很庄严伟大，可是比起这异常质朴的两行经文来，犹有逊色。

请注意！耶稣复活这一事实本身，圣教会

所审定的福音都并无记载。这事实，假使那些有意想哗众取悦的作家来写它，必然要铺张增饰，大放厥辞的。要能充分了解眞福音的质朴纯美，须读一读福音外传对这事的记载(在伯多禄福音外传中，这样写着：「那一夜，当星期日的曙光破晓时，兵士两个两个上守望处去，忽然听见天上发一大声，他们看见天开了，两个人，满身光耀夺目地从天上下来，向坟墓走去。而那堵着墓门的石头就自己滚到一旁去了，坟墓开了，这两个年青人就进去。兵士们见了这情形，就去把百夫长和一起在看守的长老们叫醒。而当兵士们正在讲述他们所见的情形时，他们又看见三个人从墓中出来，两个人扶着第三个，那十字架也跟着他们。两旁扶着的两个人，头碰到天，而那被扶者的头，则超过了天空」。)。比起那种繁言缛辞来，我们实宁取圣玛窦的平实简约。

耶稣的身体不见了，又看到守卫的兵也都不在，众圣妇惊惶得呆若木鸡，满心恐惧。玛达肋纳也许是最敏捷的（从这一切，我们可以料想到她是个年青女子），就把这消息跑去告诉众门徒(若 20-2)。别的妇女都留在那里，有些在

墓中，有些在墓门口。疑虑了一阵之后，忽然见「两人穿着耀目的衣服，站在她们身边。她们都害怕，遂把脸垂向地上，那两个人对她们说：「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了，他已复活了。你们应当记得：他还在加里肋亚时，怎样告诉过你们，：人子必须被交付于罪人之手，被钉在十字架上，并在第三日复活。」(路 24:4-7)。圣玛窦和圣马尔谷只说到一位天使，但这事的意义和所见的景象完全是一样的，耶稣复活了。

玛达肋纳找到了宗徒们，向他们讲了这件事。然后别的圣妇们也到了。可想而知一定是极兴奋地也证明事情确是这样。圣马尔谷和圣路加直截了当地指出门徒们的反应首先是怀疑：他们不相信这些女人的话！「什么，胡说八道！」可是伯多禄还是想看看：他就跑到墓

地去。，另一位门徒陪他一起去，这门徒大概就是若望，他因为谦逊，没有指明是他自己；而因为若望跑得快些，就先到了坟上(若 20:4)。这些女人说的竟全是眞的：殓布放在地上，石头已经滚开。伯多禄到了，也看到是这样。在坟墓的一个角上，曾经包在耶稣头上的那块首帕，折着放在一边。于是，困惑之余，他们觉得信心突然进入了他们心中。他们还不了解经上的预言已经应验，老师宣告的复活的恩许已经实现，因为他们这时心乱如麻，可是暗暗地又觉得一种安慰。

坟墓那里没有人了吗？不！玛达肋纳还在那里。超人的爱，使她第一个跑到墓前，也使她不忍离去。她知道耶稣已眞地复活了吗？也许不，她什么也不想，只在哭泣。就在这时，她面前又出现了一个景象。两个天使穿着白

衣，在那地下室中，一个坐在安放耶稣身体的石床上，一个坐在放头的地方。天使问她：「女人，你哭什么？」她回答说：「有人把我主搬走了，我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那里了」。说完这话，她转过身来，看见一个人站着。她不知道是谁。这人又问她：「女人，你哭什么？你找谁？」她以为这人是墓园里的园丁，就说：「先生，若是你把他搬走了，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那里，我去取回他来。」于是那面目陌生的人只说了三个字：「玛利亚！」而她细看了一下，看清了，就向他跑去，对他说：「辣步尼！」(Rabboni，就是「拉比」"Rabbi"，意思是老师。是耶稣的时代所用的称呼。)，这希伯来名词的意思就是：「师傅！」眞理已整个进入她心中。耶稣复活了。这一幕何等动人！又是多么有力多么眞实！意大利派的画家，极喜欢用这一幕作题材，我们

心中对这一幕的印象，也都是从他们的画中得来：耶稣直立着，在一种豪华的景色中，祝福着跪在他右边的玛达肋纳。耶稣一呼唤玛利亚的名字，就足以使她深信，唤起她心中坚定的信心，哪一个基督徒不想望着能听见这种呼唤呢？天主永远这样召唤我们，可是，我们却像聋子一般听不见(照圣玛窦的记载，耶稣是同时显给玛利亚玛达肋纳和「另一位玛利亚」，吻耶稣的脚者。再从厄玛乌的两位门徒那件事看，我们可想到伯多禄也曾有幸得见耶稣向他显现:圣保禄也认为是这样（格前 15:5）。)。

第三节　「第三天他自死者中复活了」

于是耶稣生命的第二个时期就开始了。通过了死这可怕的一关以后，在复活的早晨，他又清楚明白地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他重新又在地上过了四十天，和先前一样，生活在他的信徒之中教诲他们。圣教会确认这一点是它教

义的基础之一，「宗徒信经」和「尼西亚信经」(「宗徒信经」是教友信道最古老的格式之一。有人想在第三世纪之初已经流行着。今日的教友们在他们个人的祈祷中所念的信经，仍旧是这一种。尼西亚公会议所核定的信经是在弥撒中所念的。)又庄严地重新加以确认。可是，我们得承认，这事和唯理论是不相容的。照唯理论者看来，这事好像不可能是事实。对那种不承认超性事物的人说，复活的信条无非是一种违背理智的事，无非是一种怪诞的寓言。但在那了解世界的根本解释，并不限于人类可以问「为什么」及「如何」范围中的人看来，这事是最大的征验，它是总括并证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许多奥迹的。

关于耶稣第二度生命的叙述，要靠新经中的许多经文。四部福音都记载了这件事实，并且圣保禄的全部书信，伯多禄前书，宗徒大事录也都可以印证，其余教父们的大量文献，以

及许多新经外传，就都姑且不提了。即令只有福音上谈这事，我们也看不出为什么对这一部份要怀疑。他们这一部份的证据，和他们书中其余部份是一样可靠的。如果四部福音所记的事迹，直到耶稣死为止的全部内容，我们都接受，却偏偏不承认从复活起的那一部份，而所持的理由又只是因为所记的事实与我们理智的习惯不合，这眞是一种奇怪的不逻辑的历史批评法呢！

可是还得指出很重要的一点。四部福音虽都记载了复活以后的事迹，但都很简短，对观福音每部都只有二三页，圣若望也只有八九页。对这事实的论述如此简短，比起这事实本身的重要性来，显然有不成比例的情形。可是，只要打开圣保禄的书信，就可看出，关于复活的道理，从他的时期起，在原始基督教会

中已经给了何等重要的地位。

如果我们注意到以下的一点，事情也许就显得不那么奇怪。我们将看到，这四十天中的事迹，和耶稣以前平常生活中的事迹是完全相似的。甚至，如那得鱼特多的奇迹，就好像是以前事迹的重复。这死后的生命好像是前一期生命的延续，而这生命在世间只有四十天。我们如果把耶稣在加里肋亚或在犹太传道的时期，分为许多四十天来看一下，我们要看到复活后这四十天在福音中的记述，并不少于任何一段四十天的记述。甚至有几段时期，如二十八年的七月至十月，二十九年的八月九月，三十年的二月，其中所记载，事迹比这四十天要少得多(只消看大事年表，就可以明了这一事实。)。四部眞福音对这时期记载的简约，正可以证明它们的眞实。至于那些新经外传，如圣巴尔多禄茂福音外

传，或宗徒书信之类，则大事铺张增饰。耶稣曾教训他的门徒们说：「你们要是就说是，非就说非」。门徒们接受了耶稣这种教言而养成了一种「是是非非」的性格。因此福音的四位作者在写福音时，可能有一般作者常有的幻想的诱惑，然而却坚决地克服了它而尽量保持了福音的眞实性。

但另一方面，四部福音关于复活这段时期的经文，即使没有根本的歧异，至少也有很多的不同。无论如何，要把它们完全地对照起来是不可能的。这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福音的作者并不是职业的历史家；他们的书，目的在于教训，感化信徒，本来丝毫无意于提供一些充足完全的文献。正因为复活这件事，从护教的观点看，是一件最根本最重要的事，因此他们每个人就都选择了自己看来最可以作证

明，最可以感动人的事实来记述。也可能，关于这时期，他们的根据的材料来源，彼此不同。但即使他们之间的岐异再大十倍，也丝毫无损于四部福音之一致证实耶稣是眞地复活了，他确实重新在地上又活了四十天，并且在这新的生命中，人家确实看见了他，触摸到他。

勒农曾写道：「没有比眞理更持久的……。凡能助人获得眞理的一切，好像一项银款那样永远操于我们手中，从它那小小的宝库中，丝毫也不会失去。反之，凡是虚伪的，都会自行消散。虚伪的东西不能当做基础，而眞理那一小小的建筑却是钢铁一般坚强，并且永远发扬光大」。耶稣复活的信条，这一小小建筑，基础可能显得很弱；但你看它已持续了两千年，而且千万人的心，不管那一切相反的

论证，仍旧接受了这信条，这是这端信条的眞实性的一端有价值的证明。

可是人们造了多少不同的假设，想来排除这端信条啊！其实有些简直是很可笑的(见注 11.1：耶稣复活与太阳神毫无关联)。

有人首先就想否认星期日（复活日）早晨的事，否认坟墓打开和耶稣不见。事情不会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昏厥了，使人相信他已很快毕命了，到了坟中他又苏醒过来，就走出来了。人心中竟会想到这样的假设，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耶稣已死这一事实，不仅四部福音(玛 27:57-61；谷 15:42-47；路 23:50-56；若 19:38-42。)已经证明，并且宗徒大事录(宗 2:25-32，13:26-30) 和圣保禄的书信(格前 15:3-5；哥 2:11-12，3:3) 也多次已经证明了的。这个犹太人，法利塞人保禄想当然知道这件事。这

人，受了苦刑，遭了鞭打，已精疲力竭，又在十字架上挂了三小时就死了，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那兵士又刺了他一枪，还不够把他杀死吗？并且，即令退一万步说，承认这种假设，说他只是昏过去了，那「一百斤」——三十二公斤——香料堆在他身上和周围，不是也无论如何该把他闷死了吗？勒农对这种辩论可说已经下了结论：「历史家对这一点所能得的最好的保证，就是耶稣的敌人的多疑与仇恨。」犹太人其实太注意了，不把他千眞万确地制死是决不会甘休的。

那么就承认他已死并且已经埋葬了吧！他的门徒们不会终于把他的身体巧妙地搬走了吗？圣玛窦记载着，犹太人当时就已经造出了这种假话。司祭长和长老们一听到看守的兵士告诉了他们这奇事，「给了兵士许多钱，嘱咐

他们说：「你们就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夜间来了，把他偷去了。如果这事为总督听见，有我们说好话，保管你们无事。」兵士拿了银钱，就照他们所嘱咐的做了。这消息在犹太人间传扬开了，一直到今天」(玛 28:12-14)。这谣言是否有些效果呢？有人确实有这样想法的倾向。从一九三〇年以后，发见了一个希腊文的碑铭，有人认为是在纳匝肋找到的，似乎是提庇留时代的古物 (关于此事，可参阅「史松志」Revue istorique 1930 年 3 月-4 月号中居蒙 F. Cumont 专家的一篇论文，题名：「一道有关亵渎陵墓的上谕」。)。上面写的是皇帝的一道惩办那些「搬开墓石」盗墓者以死刑的谕旨。有人就怀疑到是否犹太人发出的谣言传到比拉多耳朵里去了，他就向罗马请示如果类似情形发出该怎么办。然而宗徒们偷坟盗墓实在是一种捏造出来的假话，并且我们实在也看不出门徒怎么能那样小

心将事，竟至搬开那么大的墓石抬走尸体而不把看守的人惊醒！(圣尸被盗的假说，曾有十七世纪的若干非教徒的评沦家所主张，可是十九世纪的最激进的评论家，如司特老司 R .F. Strauss 却完全抛弃了道个假脱，因为它是绝对地不可支持。)

那么，就不要讨论偷尸体的事了，有些人就囫囵地否认耶稣复活这件事本身。公元最初几世纪，反基督圣教的好辩者塞尔萨斯，就已经怀疑这事是玛达肋纳热昏的头脑中幻想出来的。当然，如果一从这条路去着想，那么一切具体的细节就都毫不重要了；如果一切都是出于幻想，那么门徒们见到坟墓成空，可能也是他们出于至诚信心的幻想，至于他们看见耶稣活着，也可能是幻想！从此看来，这些批评家的目的就是要把耶稣复活这件事，整个放在一个无法确定的范围之内，把客观的事实和主观的想象都混在一起，使理智的分析都失去作

用，势必至于黑白不分，眞伪莫辨而后已。

所有这些「解释」的企图都是立脚不住的。有人又想把耶稣复活这事比之于幽灵出现。但那些经文都是十分明确的，不容人作这样的假设。我们看到，耶稣复活之后的生活方式，和他死前虽有不同之处：但当时的人仍旧能看到他吃饭喝水，并且能触摸到他的肋旁，如果这样的也叫幽灵，那无非是玩弄字眼，歪曲这名辞的意义。

那么是否能说这事是由于一种集体的幻觉呢？集体幻觉的现象不是没有的，我们知道有时群众由于至诚的信心，都深信看到了某种现象而其实是什么也没有。几时发生了一种现象，圣教会对于它，当抱谨愼和存疑态度，而对于记载这种现象的文字，要经过严格的批判

汰选 (例如，上世纪末在法国梯里 Tilly 那一小村中发生的奇怪圣迹，圣教会就不承认。)。但集体幻觉的基本特性是所有在场的人都有这种幻觉，是在场的人都一样深信。而在耶稣复活这件事情中，我们看到是怎样的情形呢？是目睹这事的人迟疑不信，表示怀疑。宗徒们毫未兴奋若狂，逞其幻想；若说他们的信心产生了这样的幻觉，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最初对这件事抱的是怀疑态度，不肯相信的：只要多默的一个例子，就是可以证明了。

此外，如果以为这是一种神秘主义者所见的景象，和加大利纳•埃默利克或甚至像塞那的圣加大利纳 (Catherine of Siena，1347-1380，是意大利一个染匠的第二十三个孩子。她在十五岁上就入会修道。是一位极伟大的内修神秘家。许多大人物都向她质疑问难。她曾着了几本神修学书。) 的所见相像，这也显然和经文所载不合。罗亚西，虽然是个不喜欢用超然解释来解释福音中所载事实的人，但他，却

说得很确当：宗徒们和圣保禄，所要说的并不是主观的印象；他们说的基督的亲临，是客观的，外在的，可感觉的，并不是一种理想的，观念上的亲临，更不是一种幻想的亲临。对于记载这事的经文，或是承认，或是否认，两者必居其一；如果不承认，这是一个经文考证上的问题，我们在本节之首已经讨论过了；而如果承认经文，那么对于「复活」这个名辞，除了从它字源上本来的意义去了解之外，是不能作别的解释的 (见注 11.2：耶稣的复活并非宗徒们的幻见。)。

信经中「从死者中复活」这句话要就文字的本义去了解，是不容曲解的，不仅信徒要如此，历史家也要如此。不管我们觉得多么奇怪，耶稣确是从坟墓中出来了，确是第二次又在世上活了四十天。这事和基督一生中其它事迹一样，都是历史上的事实。我们甚至还能确

定它的目的日期：照宗徒信经所说，耶稣之走出坟墓而开始他的第二度生命，是在他死后的「第三天」。

宗徒信经之所以这样明白地确定，是有福音上无可争辩的根据的。四部福音都说复活是在「星期的第一天」按犹太人的习惯即现今的星期日，按天主教的说法即主日（也就是瞻礼一)。犹太人关于一星期中每天的说法和拉丁人一样，现在希腊人也还是这样说法：瞻礼二（星期一），瞻礼三（星期二），瞻礼四（星期三），瞻礼五（星期四），安息日的望日，瞻礼六（星期五），安息日，瞻礼七（星期六），主日即瞻礼一（星期日）。安息日为一星期之末，因为根据创世纪的说法，天主创造世界时到这第七日就休息了，因此星期日正好是一星期的第一天。所以耶稣复活是在他死后的第三

天，照圣玛窦(玛 16:21，20:19) 和圣路加(路 9:22，18:33) 所载，都和耶稣自己所预言的相符。可是，圣马尔谷的说法，是「三天以后」(谷 8:31，10:34)，这是因为照犹太人计算日子的习惯，是把一件事情开始的一天和结束的一天统统算在内的。

在旧约内的故事中约纳 (Jonas，见旧约的约纳传第二章第一节。) 在鱼的肚子里过了三天；人子在地下同样也过了三天。这就是耶稣自己宣告过的「约纳的表记」。那怪物吐出了它的猎获物，死亡也交出了它的牺牲者。在那些满面愁容的信徒群中，复活主日的消息传布得很快。以后不久，圣教会就把自己的节日，和以色列的节日区别开来，选耶稣复活的这一天做为行礼仪的日子，称这一天为「主日」。从宗徒大事禄，格林多前书，默示录起，以主日代替安息日已成为既成事实了。我们的主日的来源是如此，我

们的主日是纪念主复活的日子。

第四节　耶稣的新生命

耶稣复活后四十天中的许多事迹，要想排定它们的日期，确实很困难。四部福音不仅彼此不一致，照字面看，甚至彼此还有冲突。照圣玛窦(玛 27:10) 及圣马尔谷(谷 16:7) 的记载，是基督令众圣妇告诉众信徒回加里肋亚，他要在那里向他们显现；而照圣若望的记载，则耶稣复活后首先是在耶路撒冷让他们看见。想把四种记载求得一致的任何企图，都不能充分令人满意。最为一般人所承认的说法，是说他复活后首先是在耶路撒冷显现的，后来门徒们过完逾越节回本省去了，他就显现在加里肋亚。

但我们应该注意那也许可以帮帮助我们解

释耶稣显现的历史的一点。耶稣复活以后生活的方式。毫无疑义地是和前一时期不一样的：谁要是读一读福音中这几段经文，就可以看得很明显，并且这是教会传统教义上的一端眞理。他的身体，当然不是和前一时期同样方式存在的。我们可以说，他的显现与否，皆系乎他的意志。玛达肋纳情緒激动向他跑去时，他说「别拉住我不放」但对那狐疑不信的多默，他却又叫他用手摸一探他肋旁的伤口。他「自己显现」给他的信徒，这一用语，以前在福音中从来没有照这意义用过，它所表示的意思，很像是如果他不愿意，他就不会被人看见似的。

有许多细节都显示出，这第二度的生命有一种异乎寻常生活的特点。耶稣复活后有一次出现在门徒们之中时，厅堂的门并没有开，他

们还以为看见了一个幽灵(路 24:36；若 20:19)；在显现给厄玛乌的两位门徒那一幕中，他「忽然不见」，就是在他们眼前眞的隐没了(路 24:31)。他显现时常常不是平常的样子：玛利亚玛达肋纳看见时以为他是一个园丁：厄玛乌的两位门徒好像「眼睛被阻止住了，以致认不出他来」(路 24:16)，耶稣是「藉了另一个形状显现给他们」(谷 16:12)；在加里肋亚湖滨，伯多禄同几位最有名的宗徒和他讲话，都不敢确认就是他(在讲耶稣变圣容时，我们从新经外传中引用了一句基督名言：「我从从前不显出我的本来面目」。见第四章第十一节。写这句话的人，也许想起了耶稣复活后的容貌。)。

可是，福音作者的意思又决不是把复活的耶稣当作一个幽灵——这和我们已经提出的论点是一致的。有一天，他的信徒们都聚集在一起，见他出现了，就大为惊惶，当时他说：「你们为什么恐惶？为什么心里起了疑虑？你

们看看我的手，我的脚，分明是我自己。你们摸摸我，应该知道：鬼神是没有肉躯和骨头的，如同你们看我，却是有的。」他们还是不敢信，只是惊讶；耶稣向他们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了他一片烤鱼。他就接过来，当他们面前吃了。(路 24:36-43)。在第一世纪末，安提约基雅的圣依纳爵主教就写道：「对我说，我是确信耶稣基督甚至复活以后也是有一个身体的。他曾和门徒们一起吃喝，虽然他已经享受了父的荣耀」。

最后这几个字十足指明了这奥迹。这里我们所谈的是超性界的事物。我们得承认，耶稣死后显示出来的人性，虽然还是属于人性范围之内的本性，但已不受世间生活着的人性的限制，虽然仍旧保持着一切肉体的特性，但已可以不受我们还生活在世的人的身体的那种束

缚。好像由于这一死，在他之内的天主性已更减轻了那肉体的羁轭了。

圣保禄在格林多前书中，谈到死者复活那有名的一段，承认每个人也一样获得复活的恩许，可以有这样的改变「可是有人要说：死人将怎样复活呢？他们将带着什么样的身体回来呢？糊涂人哪！你所播的种子若不先死了，决不得生出来；并且你所播种的，并不是那将要生出的形体，而是一颗赤裸的籽粒，譬如一颗麦粒，或者别的种粒；但天主随自己的心意给它一个形体，使每个种子各有各的本体。不是所有的肉体都是同样的肉体：人体是一样，兽体又是一样，鸟体另是一样，鱼体却又另是一样。还有天上的物体和地上的物体……。死人的复活也是这样：播种的是可朽坏的，复活起来的是不可朽坏的；播种的是可羞辱的，复活

起来的是光荣的；播种的是软弱的，复活起来的是强健的；播种的是属生灵的身体，复活起来的是属神的身体。」(格前 15:35-44)。照圣保禄这一段中所解释的意思，耶稣复活后的身体确是实在的人体，不过是「荣耀的」身体。

那么，我们不是可以认为，福音文中显得矛盾的地方，就可以在「荣耀的身体」这个定义中找到解释吗？时间和空间的范畴，属于人类的生活状况。时间空间正是我们最严酷的限制。但「荣耀的身体」难道也要受这种限制吗？既然它是没有空间性的，不是就可以同时在这里又在那里吗？既然它是在永恒之中，没有时间性的，昨天，今天，明天，在它不是也可以同时存在吗？在同一封书信中 (格前 15:5-8)，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假设的印证。在该书中，圣保禄说了耶稣在复活的四十天之中的几次显现

之后，也说到在大马士革路上，耶稣显现给他自己的事，他认为耶稣对他自己这次显现，和前几次的显现是完全一样的情形，可是对他的显现是四年之后，基督升天以后很久的事情了。

因此复活的意义就是这样，和耶稣自己所宣告过的一样。当门徒们都在一起，他在他们之中显现时，对他们说：「我以前还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对你们说过这话：诸凡梅瑟法律、先知并圣咏上指着我所记载的话，都必须应验。」(路 24:44)。他们正重新众集在那个厅堂里，不久以前，在最后晚餐时，耶稣就在这里建立圣体，把自己的体和血给与他们。他们正在谈论着早晨的奇事，说到坟墓怎么空了，那些妇女怎么来报告，伯多禄和若望看见了什么事。因为他们还很怕犹太人的狂暴，所以就稳

稳地躲藏起来。这时有两位门徒，也许是耶稣曾差遣出去传道的「七十」门徒中的两个，正好气喘喘地也到这厅堂来了，告诉他们该离此若干路，在厄玛乌的路上，他们碰到主，并且和他们说过话了。他们谈论着这两位门徒的证据。整个人类历史的奥迹正临到这群人头上；他们的灵魂充满了这种希望，而他们的理性还迟疑不敢承认。就在这时，耶稣出现了，对他们说「不要害怕！」

这一类的显现，可能有好多次，当然决不止福音中予以详细记载的这几次，因为我们看到福音只用一句说圣伯多禄就看见过耶稣的，圣保禄并且说到有一次，至少有五百人看见耶稣的显现。前者，这些男人女人，两年多以来，就生活在这奥迹光耀所及的范围之内，而并不充分了解它的意义，耶稣一死之后，他们

本来都已回复了平常的生活。捕鱼的捕鱼，做工的做工，而这一下，又把他们的生活整个改变了，使他们又生活于耶稣的奥迹之中。

可是也还是有人抗拒。「号称狄狄摩的多默，当耶稣来时，却没有和他们在一起。别的门徒向他说：「我们看见了主。」但他对他们说：「我除非看见他手上的钉孔，用我的指头，探入钉孔；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膀，我决不信。」八天以后，耶稣的门徒又在屋里，多默也和他们在一起。门户关着，耶稣来了，站在中间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对多默说：「把你的指头伸到这里来，看看我的手罢！并伸过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膀，不要作无信的人，但要作个有信德的人。」多默回答说：「我主！我天主！」耶稣对他说：「因为你看见了我，纔相信吗？那些没有看见而相信的，纔是

有福的!」(若 20:24-29) 这是很美的一幕，并且显得极眞实。这位宗徒多默，在这里所表现的，是和我们在全部福音中所见的一样明确，坚定，好辩的性格。这里又表现出耶稣对怀疑者的宽容仁慈。多少教堂中的艺术品，都表现着这一幕。因为没有比这一幕能给人类的软弱以更多的慰藉，也没有比这一幕能给困惑的心灵以更多的希望和支持的了。

然后就有几次显现在加里肋亚。对观福音中就提到其中的一次(玛 28:16)，而圣若望特别用了一章来记这几次的显现；这一章显然是补充加进去的。伯多禄福音外传，有一片段，可惜忽然中断，残缺不全了，也显然是指这段事迹说的：「我们，主的十二位门徒，都正在哭泣悲伤。我们每个人，都很忧愁地回到自己家里去了。我，西满伯多禄和我的兄弟安德肋，拿

了我们的网，到加里肋亚的海上去。和我们一起的还有阿耳斐的儿子肋未……」。照圣若望的记载，他们在一起的是伯多禄，多默，加纳城的纳塔乃耳，载伯德的两个儿子，还有别的两个门徒，他们打了一夜鱼，毫无所获。到了早晨，一个不相识的人立在岸上向他们喊说：「孩子们，你们有些鱼吃吗？」他们回答说：「没有」。于是那人又对他们说：「向船右边撒网，就会捕到。」他们照着做，而那网一撒，就网住了许多鱼，他们拉都拉不动了(若 21:1-15)。

首先是若望一看打住了这么多的鱼就明白了，就对伯多禄说：「是主！」这位宗徒领袖，在工作时本来赤着身子，为了顾全廉耻，就赶紧披上一件衣服，跳入海内，向耶稣那边去。正如以前，在同一个湖中，因得鱼奇多的奇迹使这些纯朴的人们打开了心门，这同样的奇

迹，第二次又使他们确然地明白了一切。第一次奇迹立下了教会的初步规模，这第二次奇迹好像是恩许这些捕鱼人的渔夫不久将在一切国土上大批大批地网住一切人。

耶稣这第二度的生命，使他们的信仰生了根。耶稣在这最后关头给门徒们的教训，着眼在准备建立一个教会，确切地告诉代表教会的这些宗徒们，当负起怎样的使命。

「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授洗，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但不信的必被判罪。信的人必有这些奇迹随着他们：因我的名驱逐魔鬼，说新语言，手拿毒蛇，甚或喝了什么致死的毒物，也决不受害；按手在病人身上，可使人痊愈。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

直到今世的终结。」(玛 28:18-20；谷 16:15-19)

教会的权利和义务，以后就不可动摇地确立了，教会的首领也已接受了最高权位。得鱼奇多那一奇迹，使他们一共捕得了一百五十三条大鱼，他们就拿几条来佐餐，吃了这顿饭之后，耶稣就对西满伯多禄说：「若望的儿子西满，你比他们更爱我吗？」伯多禄回答说：「主，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就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羔羊。」耶稣第二次又问他说：「若望的儿子西满，你爱我吗？」伯多禄回答说：「主，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就对他说：「你牧放我的羊群。」耶稣第三次问他说：「若望的儿子西满，你爱我吗？」伯多禄因耶稣第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便忧愁起来，遂向他说「主啊！一切你都知道，你晓得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

群。」(若 21:15-17) 这位「善牧人」，在自己隐身不见之前，把羊群托付给一个最坚强有力，能担重任的人。伯多禄接受了这个使命。紧接着，耶稣马上又宣告了他的殉道：「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少时，自己束上腰，任意往来；但到了老年，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给你束上腰，带你往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若 21:18)。 号称盘石的西满将来要死在十字架上，在这隐谜中已经预先暗示出来了。这并没有使他害怕；在他心底里，他已经同意了。于是耶稣又对他说了几个字：「跟随我吧！」而在那提庇黎雅湖滨上，沿着灰黑色或柔和的淡红色的湖岸，踏着铺散着闪闪发光的贝壳的柔沙，他们离开了其他的宗徒们；这时耶稣是否又给了他一个最后的忠告，或一些最终的教训呢？

四十天中，这些人就生活在这样一种实际

的，超性的生活中。我们知道他们的信心就永远坚定下来了。然后，有一天，离圣城不远，在那座他们曾随他在一起的橄榄山上，当耶稣和他们谈着话，又举起手来降福他们时，他就光荣地冉冉上升，似乎仍旧在他们一群之中，又像愈来离他们愈远了。他不见了；但留给了他们满心的喜悦。

第五节　复活的信条

(见注 11.3:关于耶稣复活的眞实性——基督徒的信心。)

基督徒之认为复活的信条异常重要，意义不止是在历史方面的。耶稣的「二度生命」，并不只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迹，而在他的传记中加上补充的一章而已。誓反教的自由派，常想把基督教义归结为一种道德学说。如果不是耶稣的复活，超越了这种道德的范围，而建立

了一种形而上的概念，那么基督教义就眞如他们所想那样，可以归给为一种道德学说了。对于信仰这一信条的人来说，这一信条就是整个人生这幕戏剧本身，就是以一种新的光明照耀着的整个人生的奥秘。且莫以为其中有从圣保禄精细头脑中想出来的什么神学上的解释！纵使这位外邦人的宗徒在格林多前书中，对这教义陈述得确是最深刻，但我们只要读一读宗徒大事录中圣伯多禄的讲辞，就可知道整个第一代的基督徒，对这事都和圣保禄一样看重。他们选出玛弟亚来替代犹达斯，就是为了使他「作耶稣复活的见证人」的。而嗣后，罗马的圣克肋孟(Clement of Rome，教宗，88-97，宗徒时代的教父，曾给格林多的教友写了很有名的书信。)，圣依纳爵主教，圣保利加坡，圣儒斯定和奸利振以及圣奥斯定，一切教父，都一再提到这事，认为相信耶稣复活，有极根本

的重要性。

复活是基督最高的恩许。从死者中复活的耶稣是「死者的初果」(格前 15:20)。正如他从坟墓中出来了一样，每一个人，跟着他一样可以希望从坟墓中出来。圣保禄喊道：「看，我告诉你们一件奥秘的事：我们众人不全死亡，但我们众人却全要改变，这是在顷刻眨眼之间，在末次吹号筒时发生的。的确，号筒一响，死人必要复活，成为不朽的，我们也必要改变」(格前 15:51)。

这种伟大的希望，如公教信仰中的许多事一样，都是从以色列民族的心中慢慢地发芽，长大，以至成熟起来的。那些大先知已经说过，死亡将永远被吞灭(依 25:8)。「你的亡者将再生，他们的尸体将要起立；睡在尘埃中的人们

都要苏醒歌咏。」(依 26:19)「许多长眠于尘土中的人，要醒起来：有的要入于永生，有的要永远蒙羞受辱。」(达 12:2) 而凡是信徒，谁能忘了约伯那欢欣的呼喊呢？他宣告说：「我的皮肤虽由我身上脱落，但我仍要看见天主！」(约 19:26)

基督的复活，正给与这种希望以最确定的保证与满足。耶稣生前，曾以摧毁圣殿三天之内又重建起来的比喻，来象征他自己的这一幕戏剧，当时他的信徒们并不了解。「约纳的表记」(见第六章第七节) 也和「圣殿的表记」(见第三章第四节) 一样并没有使他们明白过来。但当复活这件事迫使他们睁开眼时，他们懂得了，他们确信了，他们说这事不但与基督切身有关，并且与他们也切身有关，不但与他们切身有关并且和一切人也切身有关。这在旧约中还只是一种不十分确定的预感，而在新经中已经成为最主要

的教义了。在复活的道理上也如在其它一切道理上一样，已达到了启示的最高峰。

但复活的信仰不仅给有死的人以一种最高的希望。由于这信仰，整个的人生观都改变了。古代的哲学，几乎全都认为身体是一种「恶」，一种「牢狱」，一种「锁链」，甚至是一种「坟墓」。柏拉图在发依彤篇(发依彤篇 Phaedo 柏拉图的一本哲学问答录的书名。柏氏在这本问答录中描述苏格拉底之死。书中所讨论的主要的题材，是灵魂的不死不灭。发依彤是苏格拉底的一个朋友，也是这本书中的对话者之一，所以把他的字作为书名。)中写道：「灵魂只有脱离了肉体才整个属于自己……。当我们从肉体的迷妄中解放出来以后，我们才算眞正地生活着」。基督教义则相反地把肉体和灵魂的永恒胜利联系起来，认定人是整个一体的，有一个灵魂和一个肉体，两者彼此联系，相互为用，不可分割，既然身体也可以来分享人的永恒光荣，对身体

就再也不能轻视了。「如果死人不复活，我们吃喝罢！」(格前 15:32) 但既然是要复活的，那末我们就该尊重我们自己以及他人这个预期要成为光荣的身体。耶稣的复活，是每个人的复活的「初果」，也肯定了人的尊严。这次不是一种无稽的传说，或文学上的象征譬喻，而是基督教会实在论的证据，而整个基督教会的道德学和社会学，都是确切地以这一点为基础的。

「死亡！你的胜利在哪里呢？死亡！你的刺在哪里呢？」圣保禄这一欢呼，响彻了整个基督教的传统。这是最使人觉得安慰的言语，但他接着又说：「死亡的刺就是罪恶……」(格前 15:55-56) 而在这几个字中，人类的命运已经道尽无遗了。耶稣克服了死亡，也就是克服了恶力。由于有罪恶，死亡才进入了「历史」之中；但耶稣所证明的，就是不管我们人的情形

是如何凄惨卑贱，然而依照着天主的恩许，是可以超越克服的。他光荣地统治着的天国，这天国也就是「在我们之中」的国，它最初像一粒芥子一样慢慢发芽，然后在圣者的心灵中，就长成了枝叶婆疏的大树。要分享耶稣复活的幸福，就必须谨守他生前给我们的崇高教训。因此罪恶与死亡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凡是屈服于罪恶，就是趋向于死亡，而凡是向善多尽了一分力，也就是向永生多迈进一步。耶稣的复活不仅是一件历史上的事实，不仅是在某时某地产生的一件事迹，这实在是整个人生意义的解释：只有那值得存在，值得永恒存在的，我们才能保存它，活在我们心中。

在公元前好几世纪，就在这耶稣生活，受苦，以及克服死亡的土地上，一个小小的民族曾逐渐地发现了这伟大的观念：天主不仅是支

持事物的能力，导引事物的意志，和事物之所以如此存在的奥秘，比这一切更重要的，他尤其是善，是最高的圆满。然后，这民族又慢慢地更加深它的原则，刻划它的要求，把一切道德律都归属于至高天主的裁判之下，而在一切民族之中，只有这个民族，宣称没有一种道德不是由于天主启示的。而基督教会则远胜于此，它在一切宗教中以独特姿态，毅然敢作了这样的综合，把全部道德与形而上学结合为一，教人一个实现人类「自臻于神」那种古老愿望的方法。

当耶稣在门徒之中隐没了的时候，给他们遗留的欢欣就在于，他们确切地知道他们分享「他本有的天主性」。而以色列的预期也于是而实现了：存在与善可以画等号(在天主身上，一切「自在有」都是善之绝对成全。在人身上，其「分受有」是来自天主，并且分沾天主之「有」的无

限之好。人身上的恶，来自他的滥用自主之权。一个善用自主之权的人，乃是发展他的好的「分受有」。是基于这个意义，作者才能说那以利用自主权为对象的伦理学和那以「有」为对象的形而上学，乃是二而一的。亏了耶稣，在他救世之后，给我们开了超性生活之路，若是我们能够跟随他，则与天主的结合也更来得紧密。几时我们凭良心行事，我们就接受圣宠，并且分沾天主的生命，这生命就是最高的「有」和绝对之善。)，不仅在天主如此，在人也是如此。而分享神性，获得永生的唯一方法，就是要趁此在生之日，笃实地履践耶稣所提出，并以身作则地启导我们的教训，奉行那不易遵守的爱的诫命。

第六节　基督永在人间

耶稣升到他的父那里去了，人的眼睛已再也看不到他。可是，他虽不见了，他的福音还仍旧留在世上，这些门徒又照着他的吩咐把福音传遍各处。在若干世代中，就像福音中所说种子的比喻一样，他的「言辞的麦粒」，将传

遍整个罗马帝国，并得到极丰饶的收获。这一位被克服者的教义，至少在三百年间，克服了整个罗马帝国：这又是历史上受人赞叹的一个奥迹，证明耶稣永在。

他升天后所留下来的，又岂止是他所传的福音？普通一个人去世了，留下的只是一个纪念，几个写下来或传诵着的字而已，就是那些最伟大的天才家，即使能藉他们的作品与学说而留在人心中，但留下的似乎也只是一种毫无生气的影像。可是，活天主所留下的，不仅是一种教诲，而是他的永在。信仰基督教义实不仅是赞成某种哲学的观念：要分享耶稣的救恩，就必须整个和他的榜样合一，而所谓的「圣化圣宠」，实在就是要追随在我们每个人之中降生成人的天主。

在福音关于基督「第二度生命」的记载中，有一件充满了神奇地丰富的精神意义的简单事迹。这是圣路加 (路 24:13-35) 所记载，圣马尔谷 (谷 16:12) 也曾加印证，就是耶稣在厄玛乌路上显现给两位门徒的事。这是两个没没无闻，和一切平常人一样，教会中最卑微的人。可是除了十二宗徒和几位圣妇之外，只有他们两人在新经中获得了一段详细的记载。他们之蒙选受这启示的特恩，似乎就是因为他们是和任何人一样平常的人，这正可表示基督徒的群众是些卑微的平民。他们全心全意爱着耶稣，可并不完全了解耶稣的福音，对他的福音还是用一种很世俗的意义去理会。两人之中有一个名叫克罗帕 (Cleophas)，对他们所能知的也就只这一点了。

他们看过了耶稣受难的一幕，满心忧愁地

走了。他们要去的那个村庄——厄玛乌，不知是否是他们的故乡。也许是因为出了耶稣，他们一时改变了平时的生活习惯，丢下了自己的事来跟随他，现在这件异常的大事结束了，就回去又准备重理旧业，过起无声无嗅的日常生活来。对于福音中所说的厄玛乌究竟在什么地方，现在还仍有争论，有些人认为是离耶路撒冷十二公里许 (此村今名：古北挨 Qubeiheh)，正合圣路加所说；而另一些人则依照最先的传说，认为就是离耶路撒冷约三十公里 (此村今名：呵木呵 Amuas，古名尼科波利斯 Nicopolis)。可是这又有一种困难，因为既有这样远，他们一天之内怎么能来回，就叫人难以明了。传统的厄玛乌，在一座小山边上，从这山上望去，一直能看到雅法的田野。这是一个明媚的小村，和许多别的村庄一样；有扁柏和枫树，方方的白房子，在稍暗的洼地下，有蜿蜒

屈曲的小溪流。不远处，有法国特刺普苦修会的隐修院，不仅是要为在这块也许是耶稣显现过的地方，给人树立一个默观的表样，并且也为把这半荒漠的地带，建立成华丽的一角，种植着葡萄，柑橘，橄榄，金黄的大麦好像为红色的小山披上了一件外套，这景色给人一个印象，觉得这里确是天主所祝福的地方，也好像是活生生的证据，证明圣宠确曾降临此地 (见注11.4: 厄玛乌的素描)。

「他们彼此谈论所发生的一切事。谈话讨论的时候，耶稣亲自走近他们，与他们同行。他们的眼睛却被阻止住了，以致认不出他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些什么事？」他们就站住，面带愁容。一个名叫克罗帕的，回答他说：「独有你在耶路撒冷作客，不知道在那里这几天所发生的事吗？」耶

稣问他们说：「什么事？」他们回答说：「就是有关纳匝肋人耶稣的事。他本是一位先知，在天主及众百姓前，行事说话都有权力。我们的司祭长及首领竟解送了他，判了他死罪，钉他在十字架上。我们原指望他就是那要拯救以色列的。可是——此外还有：这些事发生到今天，已是第三天了。我们中有几个妇女惊吓了我们；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没有看见他的遗体，回来说她们见了天使显现，天使说他复活了。我们中也有几个到过坟墓那里，所遇见的事，如同妇女们所说的一样，但是没有看见他。」

「耶稣于是对他们说：「唉！无知的人哪！为信先知们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竟是这般迟钝！默西亚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纔进入他的光荣吗？他于是从梅瑟及众先知开始，

把全部经书论及他的话，都给他们解释了。」

「当他们临近了他们要去的村庄时，耶稣装作还要前行。他们强留他说：「请同我们一起住下罢！因为快到晚上，天已垂暮了。」耶稣就进去，同他们住下。当耶稣与他们坐下吃饭的时候，就拿起饼来，祝福了，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开了，这纔认出耶稣来；但他却由他们眼前隐没了。他们就彼此说：「当他在路上与我们谈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他们遂即动身，返回耶路撒冷，遇见那十一门徒及他们一起的人，正聚在一起，彼此谈论说：「主真复活了，并显现给西满了！」二人就把在路上的事，及在分饼时，他们怎样认出了耶稣，述说了一遍。」(见注 11.5：厄玛乌的「分饼」与建立圣体的「分饼」是否相同？)。

我们拿这最后简单动人的一幕，作为人和耶稣的影像告别。在巴黎罗浮博物院中，有林布兰的一幅小画，对这一幕有极完美的表现。这画统幅的背景很阴暗，光辉好像就从基督身上发出。桌上，素净的台布当中，就放着那即将具有圣事性的面饼。耶稣正在祈祷；那两个可怜的人正在心胸忽然开朗的当儿；一个作势正想退后，一个则作崇拜的姿态。这神秘的客人一下就看不见了，可是一切都表现得何等清楚！耶稣之在，虽不可见，却为他二人的内心感觉还是一样显然，他教训他们时使他们觉得火烧一般的那股热，还留在他们心中！(请参看本章的一幅厄玛乌二门徒的插图，它是林布兰最有名的高足之一弗美尔 Jan Vermeer 所画的。弗氏在画面上对人物的支配，一如他的老师。然而他的老师是看重在光芒四射的基督的超性能力上，而弗氏却强调当基督用分开面包的习见动作把自己启示给二位门徒时，他的光亲密而温柔地进入他们的心灵。)

这种心中觉得火烧一般的热，不是基督在我们心中的表记，又是什么呢？是它使那些殉道者为了另一更有确定意义的生命而牺牲了肉体的生命。是它，给了那些伟大的神秘家，英勇的热情和内心无声的戏剧性斗争的活力。是它使那最卑微的信徒，在领圣体时觉得更坚强，更慷慨，更热情。耶稣的信徒们，多少世纪以来，有许多说法，都可表示这种基督之「在」：腓空的若望 (John of Fecamp) 说是「不可见的爱的暴风」，小德肋撒说是「莫测的深渊」；但都一致确切地肯定了基督之在。圣保禄喊道：「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几近二千年来，有无数的男女说到基督之「在」，好像是说到最确定的实在事情一样。耶稣虽已升天，却仍旧是他当时许多人所爱着的，以及很久以后，别的许多人同样活生

生地爱着的有血肉有生命的人。大德肋撒，圣日多达，眞福女呵加利 (眞福女呵加利，1565-1618，若望，伯多禄•呵加利 John Peter Acarie 之妻，她曾把圣女大德肋撒所改革了的圣衣会的修女介绍到法国。当她的丈夫自宦途引退的时候，她就入了一座隐修院。她在神修方面有过极大的影响。平常称之为 Marie de l'Incarnation) 以及圣伯尔纳多 (Bernard，1091-1153，他曾经入了西斯德苦修会。此会因建立于西斯德 Citeaux 因此得名 Cist rcians 特刺普会，Trappists 是由西斯德苦修会分出来的。以后他自己又在法国克雷尔佛 Clairvaux 地方创立了一座很有名的隐修院。他曾提倡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他在生时，曾藉着他的活跃的行动和对天主事理的深切认识而有极大的影响。他写过许多关于神学和神秘学的书籍。)，圣五伤方济各的证据，是无法不承认的。圣伯尔纳多说基督「对我比我自己更亲密」，克罗德尔说他是「在我之中比我更可说是我自己者」，他们说的就是这种不能不承认的基督的亲临。设有人对我们说：「你越出了事实的范围，走进玄学之门了」，我们可回答说：如柏格森(Bergson，法国哲学家，在他所著的最出名的伦理和宗教的两个泉源 Les

deus sources de la morale et de la religion 中，他研究了神秘家所说的「关于认识天主有什么价值」的问题。) 所谓「具有最高正常意义的无数的男女，曾千万次地断言，耶稣对他们确确实实是一个活生生在着的人，这也同样是一个事实。德国的历史家未尔豪孙(Wellhausen，1844-1918，著述甚多，特别是有关旧约的书。) 曾写道：「耶稣的事业，留给人一个印象，使人觉得它没有完结，但又像刚一开始就已被打断了」。在人的范围内来说，也许确是这样；但这一「事业」恰正是不论失败或死亡都不能把它打断的；它在他的信徒们心中继续着。

耶稣将隐没在他的信徒们眼前时，曾对他们说了这样几句话，圣玛窦的福音，就以这话作为结尾：「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玛 28:20)。他在地上公开传道的约三十个月中，曾耐心地准备着这些跟随他的人；他

把他们选拔出来，组织起来，又把他心中的至宝都给了他们。现在就要他们来替他们所接受的光作证了；他们将不会不如此做。

活天主的历史以后就在这「奥体」(「奥体」一辞是从圣保禄所用的一种比拟的说法来的，他说所有的基督徒都在一个以基督为头脑的身体上结合。基督徒在接受圣宠的圣化生命时，好像是「基督化」了，他们都有份于同一的生命——基督的生命。这样他们就形成了像是一个单独的大身体，叫做基督的「奥体」，它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的历史中延续下去，他以他的永在，使这奥体有了生命。这铭刻在历代人心中的伟大实在体，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

附注

第一章旷野里的呼声

若翰开始传道的日期

耶稣为什么受洗？

第二章童贞圣母和婴孩耶稣

福音所载耶稣幼年事迹的价值

耶稣的宗谱

耶稣生年考

异星的问题

纳匝肋城考

新旧约上「兄弟」二字的意义

第三章播种人出去播种

第四章教会的种子

研究比喻意义的参考书

贝特匝达的水池

「敷油事」究为一或二？

耶稣立伯多禄为教会首领的几节经文是千眞万确的

第五章人子，天主子

都灵的神秘圣容

耶稣所用的「人子」一辞的意义

第六章石地中的麦粒

关于淫妇的记载

耶里哥素描

婚姻是不可拆散的

玛达肋纳的玛利亚，加里肋亚的罪女和伯达尼的玛利亚是一个人吗？

第七章反对的目标

外教主义对耶稣的道理无何影响

耶稣是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唯一表率

新毕达哥拉 Pythagoras 主义与基督主义

犹太经师运用曾过的极有力的譬喻之一

关于福音中引用旧约之处

法利塞人到底坏不坏？

基督教义无秘密

第八章最后几天

圣周的日程

复活节的日期的变动

关于基督吃逾越节餐和死日的问题

晚餐厅

第九章耶稣的讼案

比拉多处事失当

比拉多的身世

为什么圣路加谈到黑落德比其他圣史谈得详细

几个犹太人对于耶稣的态度

第十章麦粒若是不死...

耶稣被钉的时间

关于十四处苦路

关于耶稣说的：「父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作的是什么事」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所发生的天昏地暗，是否可以用日蚀来解释？

各教派对于「圣墓大堂」的可怕的争吵

第十一章对死亡的胜利

耶稣复活与太阳神毫无关联

耶稣的复活并非宗徒们的幻见

关于耶稣复活的眞实性——基督徒的信心

厄玛乌的素描

厄玛乌的「分饼」与建立圣体的『分饼』是否相同？

注 1.1 若翰开始传道的日期

历史是否能确定若翰开始传道的日期？这是很确定地可以知道的，而且这些新经全书中所指出的唯一确定的日期，并无许多商榷的余地。首先约但河边群众的聚集只能在冬天；这一点，我们看这地带气候可以证明。其次，从基督事迹之编年，（退居旷野，居住在加里肋亚，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我们可以排定圣若翰之开始传道的使命是在十一月或十二月。

那么是哪一年呢？圣路加在其第三章之首用六件同时发生的大事指出了，「罗马皇帝提庇留 TiberiusCaesar（纪元 14-37)在位第十五年的时候，班雀比拉多 PontiusPilate 作犹太的总督，黑落德作黎加利省的王侯，他的兄弟斐理伯 Philip 作伊丢利阿 Iturea 和特拉克尼

Trachonitis 地区的王侯，李撒尼亚 Lysanias 作阿俾利尼 Abilene 的王侯，在亚纳 Annas 和盖法 Caiphas 作大司祭的时候，匝加利亚的儿子若翰，在旷野得到了天主的命令。」用这样许多确切的事实，显足表示原始的教友对于这日期认为是何等重要（宗 1:22）这日期标明是世界接受福音的开始，是基督开始公开传道的历史的起点。

历史上关于提庇留的记载，是很可贵的参考史料，他在位的年限有许多官文书可查考。我们知道奥古斯都 Augustus 死于公元十四年八月十九日，即罗马建国后七六七年，如果我们以第一位皇帝之死作为起点，则提庇留在位第十五年当从公元二十九年八月十九日开始，但提庇留已早两年同居皇位，他是从十二年起即位的，因此第十五年当为二十六及二十七年。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最有根据的解释；这和罗马之认为同居皇位者和眞正的皇帝是一样的，那种习惯也相符合。此外，这还有一个益处：对于圣路加说耶稣受洗是「三十岁左右」（见以下第二章之末）。这个解释也更是完满合理。余下的就有这「第十五年」的起点了。圣路加很可能在这一点上是根据巴力斯坦所在之叙利亚省的习惯，把十月一日作为元旦的。

根据这些确实的史料，我们可断定「施洗者」开始传道是在公元二十七年的十一月或十二月；照同样的计算的耶稣的受洗大约是在二十八年一月。

注 1.2 耶稣为什么受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异端的大首领，创立马尼教派的马尼 Mani，Manes 严厉地提出来：「基督」既然受洗，那么他也有罪？这好像洗者若翰迟疑不肯为默西亚施洗时，那种惊诧的反映。希伯来的伪福音书，用耶稣的口吻说：「主的母亲和她的兄弟们对他说：若翰在施洗，除去罪恶。我们也去领他的洗」。但他回答他们说：「那么我犯了什么罪要去受他的洗呢？」如若翰的洗是悔罪的洗，那么谁受他的洗就是自认有罪。而耶稣却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若 8:46）。圣依纳爵主教 IgnatiusofAntioch 寻出一个解释，认为耶稣受洗是要圣化这水，使它能供圣仪，圣多玛斯 ThomasAquinas 也接受采用这个意见。可是，实在说来，这「人而天主——接受这罪人的仪

式，是有更深的意义的：就是表明他一生行事都是人的行事。他是一个人，要作人的榜样，他就甘受屈辱。

注2.1 福音所载耶稣幼年事迹的价值

我们可以注意传福音的圣史们，着重指出「天主之子」也是一个眞正的人。这是「降生」的具体证据。同时否认耶稣具有人性的异教徒也就不承认这几章；马喜翁 Marcion 对于马槽，襁褓，简直觉得可怕，然而歌颂基督人性的圣伯尔纳多在这些卑微的材料里，获得了许多灵感，写成了富丽动人的赞美诗。

注 2.2 耶稣的宗谱

为解决耶稣的宗谱上的许多困难，二千年来，有人想出各种巧妙的解释；但是，那些困难都无关宏旨，所以我们不想把这复杂问题的细节一起拿来讨论，确定的一点，就是这两位传福音者并没有把耶稣的宗谱，像今日历史家那样精确地确定。他们传福音的宗旨只是为了信道，因此我们找到什么漏洞及分岐的地方，那是毫无希奇的。圣玛窦把耶稣的祖先都包括在三组中，每组都是十四个名字，其中的许多环节显然是省略了。例如：在约兰 Joram 与胡齐雅 Ozias 之间，遗漏了三个国王；同样在约熹雅 Josias 与耶苛尼雅 Jechonias 之间，约雅金 Joakim 又没有提起。又如从雅各伯 Jacob 的家族在埃及繁衍之前，生于客纳罕 Chanaan，帕勒兹 Phares，到出埃及时，犹大 Juda 支派的首

领纳赫雄 Naasson，共有三个世纪，而其中只提到三代。这样就可以解释了许多的难题。例如从则鲁巴贝尔 Zorobabel 到雅各伯，圣玛窦只提出八代，而圣路加则记了十七代，一直到赫里 Heli。

两个宗谱叙述的次序是相反的：玛窦福音从亚巴郎下来，一直到耶稣，而路加福音则从耶稣上去，一直到亚巴郎，指出天主对亚巴郎及达味的允诺实现了，路加传的福音是为皈依的外教徒写的，所以特别指出基督是来拯救一切亚当的子孙的。

从亚巴郎到达味，两个表是一致的；但从达味到圣若瑟，其中只有撒拉提耳 Salathiel 和则鲁巴贝耳两个名字相同；而这两个名字在两个表上是否指同一个人也还有人争论着。这些

分岐是否能调和呢？对这个问题曾有许多学说，主要的三种说法如下：

（一）我们承认两个表都提出了耶稣的祖先，我们可以指出，在犹太人，女人是不能上宗谱的，也不能传授任何权利。此外，我们还可指出「兄弟立嗣律」（按拉丁文为：LexLeviratus）是以色列人的有名习惯。（见申25:5）。当一个结过婚，男人死了而没有子女时，他的兄弟当娶这寡妇并给他生孩子，这孩子被作为死者的子女，因此他就有了两个父亲。非洲人朱理安 IuliusAfricanus，三世纪时的作家，就基于这一点，主张耶稣的上代住在纳匝肋，认为一部福音是说事实上的祖先，另一部福音是说法律上的祖先，例如玛堂 Mathan 可能和他的妻玛斯塔 Estha 生一个儿子叫做雅各伯，而厄斯塔寡居以后，可能又嫁给玛塔特

Mathat 替他生一个儿子赫里，因此雅各伯和赫里是同母异父兄弟。雅各伯是玛堂所生，属于撒罗满一支；赫里是玛塔特所生，属于纳堂一支。赫里死而无子，他的兄弟雅各伯可能娶了他的寡妻而生若瑟，他一面事实上是雅各伯的儿子，属撒罗满一支，一面法律上是赫里的儿子，又属于纳堂一支。

宗谱表：



（二）另一假设是说圣玛窦乃照王位的正统继承立表，以指明王权如何从达味经若瑟而传到耶稣。反之，圣路加则记载了耶稣本人事实上或法律上的祖先。

（三）如果承认圣玛窦记的是若瑟的祖先，圣路加记的是玛利亚的祖先，一切就都很简单了。圣路加第三章第二十三节所说的；「耶稣…人们认识他是若瑟的儿子」。严格地说可能是表示「耶稣被认为是若瑟的儿子，但事实上并不是」。我们知道圣传一致承认玛利亚的父亲叫做约雅金而而不是赫里，但犹太法典全集以赫里为玛利亚的父亲，而赫里为厄肋亚金 Eliaoin 的缩称，厄肋亚金又可能和约雅金同义。

注 2.3 耶稣生年考

这个问题引起了许多的争论。历史上明明知道这季黎诺 PubliusSulpicinsQuirinius 是一位元老，老督理官，非洲的老战士，他其实是皇帝派驻叙利亚的大使，就是那受命监视提庇留的；当时提庇留正谪居罗得岛 Rhodes，他和提庇留很能谅解，这位未来的皇帝就成了他的朋友，塔西佗曾记叙过他一场不名誉的诉讼，他曾打官司和他的妻子爱弥利亚 EmiliaLepida 离婚。可惜这位非宗教的作家没有提起这次「全国」的户籍大清查。这也许是毫不足怪的，因为带翁 DionCassius 曾把奥古斯都生平细事作过传记，而对这一时期的传记，传到我们手里的只是一些残篇，而塔西佗所著的编年史"Annals"是从提庇留在位时开始的。斯韦托尼和史家约瑟夫也没有加以补充。奥古斯都在

安卡拉 Ankara 的有名的碑铭，提到奥古斯都曾下令作过三次户籍大清查；一次在七二六年（纪元前二十八年），另一次在七四六年（纪元前八年）第三次在七六七年（纪元后十四年）。这几次清查是对全帝国的居民还是只对罗马公民的呢？这也颇有争论，如果这是第二次的大清查，那么就要提出季黎诺的问题了；他可能在纪元前八年的大清查时统治叙利亚吗？关于他，我们有两件事知道的很确定：他曾经两次任驻叙利亚的大使（在拉泰朗 Lateran 博物院有一侗碑铭可以证明）。第一次的任期是在纪元后六年开始的，另一次的是否在前呢？我们是否可以把它放在纪元前四年至纪元后一年那段时期？因为在驻叙利亚历任大使的表上，这一段时期正好有一间断。若是纪元前四年，那么必有另外一次的户籍大清查，在安

卡拉碑上没有记载，那就是季黎诺特别命令在他管理的地方上举行的；这次大清查在福音中定为第一次，以示与另一次的有区别，从宗徒大事录及史家约瑟夫的记录，那另一次的清查，我们素来想是在黑落德死后十年举行的。但是耶稣诞生的日期，根据了黑落德死的年代和大清查的年代而计算也不能绝对正确。现在根据历史家各方精密的考证，我们至少可以说：耶稣生在纪元前八年至四年之间，很可能是在六年。

注 2.4 异星的问题

那「异星」的问题，更引起了纷纷的争论。我们不知道那些贤士对于星辰的知识究竟到了什么程度。有的传说，认为他们的知识是非常的。但是他们不过是用肉眼或极简单的工具来观察的，他们的观察没有现代最小的望远镜作为基础。那时他们所看到的，可能是一颗眞正的「新星」，如一九一八年在天鷹星座出现的，或一五七二年八月底所看到的；可是这个现象从没有一位作者记述过。这是否可能是一颗彗星呢？一九一〇年一月十日哈利 Halley 的彗星在耶路撒冷可望见时，它的光很清楚地是由东而向西经过的；在东方时它的光有些疏散，而在西方时又重新显现，很是清晰明朗。这印证了福音中的指示。但哈利的彗星，只在纪元前十二年经过西方的天空，并不是在纪元

前六年；中国人所指出的彗星有的说在纪元前四年，有的说在三年前，似乎在西方并没有看到。此外，慧星既和别的星辰一样要依照一定的规律运动，并不能指点某一个确切的地方，更不能指出某一座城中的某一间屋舍。刻卜勒 Kepler 曾想到这星象可能指木星和土星在「双鱼宫」中的交会，他曾算过这一现象当出现于纪元前六年，他当时并不知到这正是耶稣诞生最可能的一年。无论如何，圣经中的星辰一字，照希腊文的本意，可以不指一颗「星」，而指「星辰的现象」。比方我们可以看到「黄道光」的壮丽现象，在近东天空清朗的国家，常常可见到它集中于西沉的太阳，这个现象永远会引起人们的幻想。最后，美累什科夫斯基 Merejkovsky 曾经发明一半科学一半传说的主张，认为圣经上所说的「异星」，指点一个极

罕见的天象，就是昼夜平分点从白羊宫移到双鱼宫。那些巴比伦的贤士，始终忧虑着将有一次新的洪水淹没世界，这个昼夜平分点转移的现象，在他们看来可能就是世界末日的预兆，报知人类一个新的时代将要来到了。

注 2.5 纳匝肋城考

这个问题又引起了无穷的讨论，甚至于怀疑到这加里肋亚的纳匝肋城究竟是否存在。玛窦福音的这一小节（第二章第二十三节）。牵涉到两点：第一耶稣曾住在纳匝肋，第二居住在纳匝肋这件事的预言应验了。

关于第二点，我们得承认完全是在猜测。「他将称为纳匝肋人」这几个字，在古经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而在玛窦福音中也还是很浮泛；他只说先知，究竟是那一位先知呢？从字源上看，「纳匝肋」这个字和表示枝条，苗裔等意义的字有关；由于近东地方的人喜欢玩弄字眼，圣玛窦或许是想影射这些告知默西亚将出世的预言，如：「由叶瑟的树干将生出一个嫩枝」　（依 11:1）。「我必由达味出生一正义

的苗芽」（耶 33:15）。「有一个人名叫『苗芽』」（匝 6:12）等。

至于纳匝肋，基督以前的经文，不论犹太教的和异教的，确实都没有指明它存在。甚至不论在古犹太教的「法典全集」和史家约瑟夫的书中，都没有提到过它的名字。只有在七世纪时厄肋哈匝加利尔 EieazarKalir 的一首诗中曾说起纳匝肋是加里肋亚的一个地方。在七十年时，耶路撒冷被毁以后，二十四个司祭班就以此为避难所。纳匝肋当然是加里肋亚省中无人注意的一个小村，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当它是很偏僻的。犹太的经师们，除了有他们的学校所在的地方之外，对别的小地方是漠不关心的。无论如何，在第四第五世纪，犹太「法典全集」中米施拿 Mishna 编纂的时代，纳匝肋这地方确实是存在的，可是纳匝肋这字眼在米施

拿书中也没有见到。圣经以外的文献，不能证明纳匝肋在基督的时代已经存在，但谁也不能否认圣路加和圣玛窦以及圣马尔谷（1:9）和圣若望（1:45-46）福音中一致证明了纳匝肋的存在。读了若望福音还可明白纳匝肋在当时是很平凡的，有人告诉纳塔乃耳说耶稣来自纳匝肋并且他就是默西亚时，他很鄙夷的说「纳匝肋」能出什么好人呢？

注 2.6 新旧约上「兄弟」二字的意义

亚巴郎对他的侄儿罗特 Loth 说：「我们是兄弟（创 13:8）。拉班 Laban 对雅各伯也用这个字，其实也是侄儿。在编年纪上，第二十三章第二十一节第二十二节：克市 Kis 的儿子们作为厄肋哈匝尔 Eleazar 的女儿们的「兄弟」，其实是他们的堂兄弟。因此是在福音中这一名字很可能是说明耶稣有堂兄弟姊妹或表兄弟姊妹。并且这些近亲，例如克罗帕的妻子玛利亚 MaryofCleophas 的孩子，如果曾和耶稣在同一间屋子里住过，（在近东亲戚本家总常常愿住在一起），就更可能用这名称了。罗亚西 Loisy 在这里也赞成圣教会的圣传，他曾写过：「天主教中注解圣书者的共同见解不能算为是武断」。福音及宗徒大事录中，没有一段和前见解相冲突」。我们也和拉冈热一样，结论说：

「我们并不自命已在历史上证明主的兄弟就是堂兄弟表兄弟；我们只是说，绝对没有什么理由反对玛利亚永久保持了童贞，圣经中也屡次有提示，并且是圣传所公认的。

注4.1研究比喻意义的参考书

在本书第五卷末所提出的普通参考书内，均有关于「比喻」的研究材料，可资参考。在此另指出三册专论福音比喻之书。

比喻的目的（拉冈热神父着）P. Lagrange，Le But des Paraboles. (Revue Biblique 1910).

为向耶稣谈话时用比喻（杜朗神父着）P. Durand，Pourquoi Jesus a parle en paraboles，(Etudes，1910)

福音比喻引论（布席神父着）P. Buzy，Indroduction aux Paraboles evangeliques，1912.

注4.2 贝特匝达的水池

这个有五条廊的池子，是不是五边形的呢？有些专爱讲象征的人认为五条是表示那「法律」的五书，池子本身是代表以色列。但法国建筑师毛斯 Mauss 已在圣亚纳教堂的地基中把它重新发现了，并已指明这简单的只是一个长形的池子，四周围着柱子，中间则有第五条廊把它分开。共长九十公尺宽四十公尺。现在，沿着通到地穴去的走廊，有人把福音中叙述这一奇迹的经文，翻成一百零二种文字或方言，贴在墙上。

注4.3「敷油事」究为一或二？

玛窦（16:6-13），马尔谷（4:3-9），若望（12:1-8）。圣枝节日前玛达肋纳为耶稣敷油事，情节与路加福音相同，惟地点为犹太之伯达尼。有些学者认为四福音记同一事迹，路加福音误置于伯达尼。根据教会旧说，敷油前后凡两次，而伯达尼敷油事较路加福音详细。至于罪妇究为何人，玛达肋纳，身附七魔的妇人，是否即拉匝禄，之妹玛达肋纳，这问题留待第六章第十节内（第二次敷油）再详加讨论。

注4.4 耶稣立伯多禄为教会首领的几节经文是千眞万确的

有些非天主教的批评家，看到这几节经文只见于圣玛窦福音，根据这一点，就主张这几节是以后添加进去的。他们以为这几节可能是教会已变成历史上一个实在的机构以后，某一个抄写者加进去的，用意是想给教宗的权力一些有利的论据。可是我们所保有的圣玛窦福音古抄本中没有一本显得添加的痕迹。一切抄本，一切古代的译本都有这一段。此外，一切圣经专家都赞同拉冈热神父的意见，认为这四部福音中，就用语，隐喻，结构来说，没有比这一段更清楚的是按阿拉美文的式样的。除了原意为「盘石」的伯多禄这双关字之外，有许多说法也都很标准地合乎犹太传统。至少从公元前四百年以来，「门」就是指地狱的势力，

这是影射着死人所在的地方之门。钥匙的说法更是闪族的传统，今日在阿剌伯，还可碰到那些富人，为了表示他们的资财雄厚，走路时都在肩上挂着大钥匙：我们在依撒意亚（22:21）中也可读到那王室的管家肩上挂着达味家的大钥匙，并且说：「他开了，没有人能关；他关了，没有人能开」。「捆绑及释放」的说法，照耶稣所用的意义，是当时「法律」学士们通行的习惯用法。耶稣死后三十年时，有一经师在一段说教的结尾，祈求雅威「不要把自己曾经捆绑的加以释放，也不要把已释放的加以捆绑：不要使自己已宣布为不洁的成为纯洁，也不要使自己已宣布为纯洁的成为不洁」。由此看来这完全合乎犹太人的传统，因此只根据其他福音没有提起而删去这段重要的经文，是不合理的。如果把圣经中凡只有一部福音中单独

记载的各节都该删去，那么耶稣的许多「名言」就都要不见了。而有些固执成见的人，竟硬要否认上述的那一段事实：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实在更无其他理由来怀疑这段记事。如果这一段记事有可怀疑的地方，那么全部福音就都无可信的价值了。

注5.1 都灵的神秘圣容 The Holy Shroud of Turin

在义大利都灵 Turin 一个依照耶稣会士惯用的风格装饰得很华丽的小堂中，保存着一幅布，在一部份基督徒中，极享盛名。自从一八九八年这幅布的照片普遍流传，尤其从一九三一年义大利人恩列挨 G. Enrie 把它制成很美的版图以后，这幅神秘的布上印着的像，就传遍整个天主教会了。这布名为「神圣的殓尸布」，在许多地方被认为是一件眞正的圣匮：是多么宝贵的圣匮啊！人认为这就是耶稣在坟墓中的裹尸布！

这幅圣容看起来就像一幅布条，宽一公尺十公分，长四公尺三十六公分。一六九四年时特地建立起一座小堂来珍藏这宝物，这布通常就保存在这小堂中祭台上的一个小箱里，轻易

不让人看。最后的几次，是在一八九八年，一九三一和一九三三年，拿出来让人看过。从照片中看来，这证件无疑是很动人的。各式各样的痕迹，稍明或稍暗地显出，带着五个伤疤的基督身体，和一个奇幻美妙的面容。看了这样，情难自禁地会想到一个受尽残酷虐待的人，满脸的绉纹，显出在死亡中重获难以形容的超性平安之前，身体上曾经受了何等的痛苦。如克罗得尔 Claudel 所说，这像是「极其眞实的」，它「不止是一个影像，它简直是耶稣的亲临。」如果这是一件艺术作品，我们可说它眞是一幅杰作。

的确，这个证件，如果能证明它确是眞品，那么它的历史价值简直是无法估计的了。如果这一幅圣容是眞的，我们就可以确实地衡量耶稣的身材，说他高一公尺七十八公分；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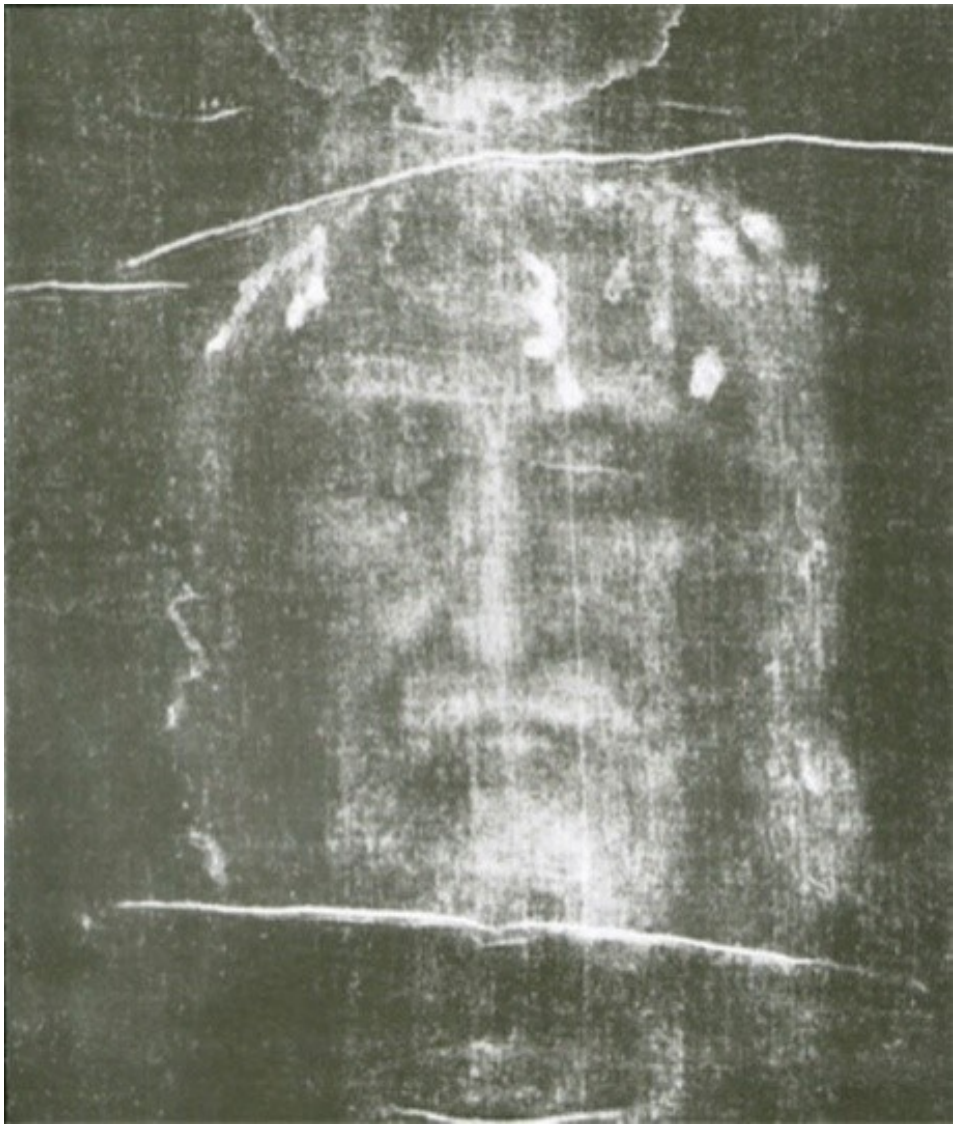
可以从这里看出他的像貌是一个标准的闪族人的样子，长长的鼻子，厚实的嘴唇，容貌美丑之类的争论都一笔勾消，因为从这布上的像看来，他是一个很健壮的人，身体各部分的构造很正常，仪表很美，甚至我们还可看出，他的头和身体的比例(一比七点五）也极匀称，古代最好的人像，头与身体之间就是这样的比例。

但说这证件绝对可靠，无可置议，恐不免唐突。对这问题，有两派的主张，一派认为这「神圣的殓尸布」是眞的，另一派则反对这种主张。两派的争论态度很剧烈，对于这样一件事物，他们竟用这样过火的语气来争论，实也出乎人意料之外。在法国，主张这证件是眞的人，最雄辩的是科学博士生物学家维农 P. Vignon，生理学家高勒松 R.Colson，和外科医生巴尔白 P. Barbet，反对的方面有舍发利挨神

父 U.Chevalier，培雷神父 C. F. Bellet，部维尔神父 Bouvier，特别是多明我会士布劳恩神父 F. M. Braun，他在神学新杂志 LaNouvelleRevueTheologique1989 中发表的几篇论文，是近来对这问题各方面的讨论说得最明确有条理的。我们还可以说，最有资格的圣经注释家，不论耶稣会方面的于弼神父 J.Huby，楼白东神父 J.Lebreton，或菩兰学会 Les Bollndistes，以及耶路撒冷圣经研究院 BiblicalSchool 的多明我会士统统都不承认这证件是眞的。

我们这里并不想卷入这争论的旋涡中。关于这件事的论证极其专门烦琐。可是，许许多多的天主教信徒，当他们想望耶稣时，心中所呈现的印象大概就是都灵的这幅神秘圣容。在此，我把这两方面的论证作一简括叙述，或者

也不无小补。



这是「都灵的神秘圣容」。它是一副何等奇幻美妙的面容！看了这像，会使你情难自禁地想到一个受尽残酷虐待的人，满脸的绉纹，显出在死亡中重获难以形容的超性平安之前，身体上曾经受了何等的痛苦。这像是「极其眞实的」，它「不止是一个影像，它简直是耶稣的亲临。」如果这是一件艺术作品，我们可以说它眞是一幅杰作。

照主张这证件是眞人的说法，这证件的历史大致是这样的。这裹尸布大概是基督的信徒保存下来了；在犹太人，一切和尸体有关的东西，照「法律」规定是都认为不洁而应该毁掉的；可是我们可以承认，基督的信徒们，遵照着老师的教训，已超出了这种狭隘的「法律」观念，就把这宝贵的遗物保留下来了。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在位时，它被移置于拜占庭；在狄奥多西 Theo00dosins 和查士丁尼皇帝 Justinian 的时代，都藏在皇宫的珍室里。一二〇四年，旅行家克拉利 Bobertde Clary 曾在拜占庭看见过它，说这「殓尸布」每逢星期五就供奉在圣玛利亚大堂 St. MaryoftheBlachernes 内。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攻下君士坦丁堡以后，跟着就大肆抢掠，这宝物也就在混乱中不见了。后来又在法国柏桑爽 Besancon 的圣斯德

望堂重新发现，也许是一个十字军人拉罗什 Otho de la Roche 拿到那里去的，他当时曾驻扎在君士坦丁堡的圣玛利亚大堂附近。

圣斯德望堂在一三四九年曾遭受了火灾，而这殓尸布却幸未被焚，只是稍为被烧坏了一点。后来它又在法国持罗伊 Troyes 附近的利雷修道院 Lirey 中重新发现了，也许是被偷到这里来的，因为中古时期偷圣匮是常见的事。在百年战争的时期，它在玛加利大拉罗什 Margaretde la Roche 的手中，她是这圣匮的古时所有人的后裔，是她把它卖给了亚纳。律星安 AnnedeLusignan 以后亚纳和萨伏衣公爵 DukeofSavoy 结了婚，它就成为萨伏衣家所有物了。一五三二年时盛培利小圣堂 Sainte-ChapelleofChambery 遭了火灾，「殓尸布」大受损壊，就由这城里的加辣会的修女草草地修补

了一下，最后在一五七八年移置于都灵。

反对把这一幅殓尸布当作眞品的人，显然很容易指出，这一段历史叙述有许多地方不能令人满意。即使认为克拉利的证据是可靠的，其中也还有六七百年的「空隙」，在这一段长时期中，就丝毫不知道这一幅殓尸布在什么地方。此外，即使能指明从君士坦丁堡带来的这幅布确实是藏在拜占庭皇帝藏珍室中的宝物，难道就足以证明它眞的是耶稣的殓尸布吗？君士坦丁接受这「殓尸布」时，讨了什么样的保证呢？还有更严重的是，我们所有关于这殓尸布的最初的有价值的文献，都并不把它当作一件圣匮。一三八九年特罗伊的主教给教宗克肋孟七世 ClementVII 的报告中，措辞很严正地表示出其中有作伪的意思，并且说到是「绘画」。当利雷修道院的修士把这一幅殓尸布给

信徒们看时，也都正式地叮嘱，叫他们不要招摇，要避免使一般群众相信它是一件眞正的圣匮。在一四一八年，有一段文字说到它时，当它是「象征或者代表吾主耶稣基督的殓尸布的一幅布」。因此，在十五及十六世纪，「教会」中无疑地流行着一种思想，是看不起这幅神秘的布帛，而劝人不要轻信。

如果都灵的「殓尸布」并不是眞的耶稣的殓尸布那么究竟是什么呢？大约在四十年以前，舍发利埃神父，加弗尔神父 Gaffre 曾稍为仓促地认定，一位画家，在一三五五年曾自夸这像就是他画的。最近有些作品，特别是布劳恩神父所发表的作品断定这「殓尸布」是照着十四世纪一件雕刻的哥德式基督像仿制的，而且那拿来当作模型的原物并没有被鉴定。

反对者所唯一同意之处，是不把都灵的「殓尸布」当作像「维罗尼卡的首帕「那样以「奇迹」的方式产生的肖像，那种肖像只是表示传统的虔信之心而已。两方面都想着其中的像是以某种方式印上去的；但赞同者说就是从耶稣自己的身体印上去的，反对者则说是从很晚以后的一个雕像印上去的。对这证件的研究，能达到有决定性的论证，证明那一方面是对的吗？

主张这眞的圣匮者所持的主要论证和解释是这样。首先，这布的织法当然是很古的（是一种带人字格的胡麻布），有人曾在德国美因斯 Manz 和叙利亚巴尔迈拉 Palmyra 发现过类似的织物，就是属于罗马时代的。（但别人可以反对说，这种织法在叙利亚一直到现在还有，决不能证明这殓尸布已有两千年）。

其次，不论实地考察或照相，都发现不出一点作假的情形。布上丝毫看不出有过毛笔，铅笔或刚笔的痕迹。那颜色不是盖在布的表面，而是浸染入每一条线中的。（甚至只从放大的照相中便可看出这情形）。如果这是一个精巧的伪造者做出来的，就该承认他不是在布上画出来，而是他「织」，「染」出来的。

在这殓尸布上有两种标记。一种是尸体的形状，线条，是照着身体的模型显出来的痕迹；另一种是一些从身体中流到布上的液体的痕迹，于是有人就想到是血。经过研究，特别是维农和高勒松的实验以后，想证明「这些标记是自然的」。

第一种痕迹，就是构成身体的形状的印记，大概是经由一种「自然」的过程得到的！

就和照相的情形差不多。像耶稣的殓尸布那样浸染了沉香的布帛，当它经过阿摩尼亚作用时，就有照相底版那样的性质。这是实验证明很确实，无可再怀疑的。而一个受了极大痛苦的人体内就排泄出一种尿素，其中含着阿摩尼亚性的炭酸盐。因此这「殓尸布」就眞的成了耶稣身体的照相底版了。还有一点，使这假设更加吸引人，因为，如果把这布当作一个反像的底版，从这里照下的正像就是一个极动人的清楚的肖像，眞的如克罗得尔所说的「耶稣的亲临」。假定说有人伪造，这伪造的人在十一世纪就能预见几百年后的照相技术是怎样的，实在是不可想象的事。还可以再补充一点，就是实验又证明了阿摩尼亚对沉香的作用，如果延长到三十六至四十小时以外，就不能再产生清楚的印像，而只是完全模糊的一幅布的像

了；可是我们知道，基督在墓中的时间不超过三十六小时。

此外，其余的痕迹和第一种痕迹丝毫不一样。这些就不是照相的印像而是浸染的痕迹，如果染上的就是流出来的血，这就颇为合理了。晚近的作品曾证明了血在阿摩尼亚气的影响之下，就又会变成流质，并且那些伤疤的地位从解剖学上看也很正确，例如我们在叙述耶稣受难时就可看到，那兵士在耶稣肋旁刺的一枪，只有刺在「右边」，才能解释有血流出来。（见第十章第八节）

另一些作品，特别有巴尔白医学博士的著述，曾对这一点提出了新的论证。例如，在都灵的「殓尸布」上，我们可看到耶稣手上的伤痕位置很高，几乎是在手腕上。巴尔白博士解

释这一点时，指出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的身体，对那被钉住的几个支点有相当大的拉力；手臂不能平伸，而是成一百六十五度的角。假定一个人身高一公尺八十公分，就是约重八十公斤，简单地计算一下（80 公斤÷2Cos65°)就可得到其拉力是九十五公斤，这样的重量，如果钉子钉在手掌上，当然就会把手扯裂了。拿解剖用的尸体来实验也已证明了这一点。沿着手臂的血迹也正符合六十五度的角度。因此这「神圣的殓尸布」从科学上看似也是眞的，并且照着上述的指示，有一位医学博士维兰特乐 Villandre 就曾把一个死尸悬在十字架上做为基督被钉的模型，他想他做成的是和耶稣在十字架上时的实在情形完全相合了。

反对方面最坚实的论证，很久以来主要都是根据圣经注释而来的。他们对以上这些解释

的总驳斥，是说他们对圣若望福音文穿凿附会，甚至曲解到反面去了。他们指出的地方很多，其中有一些似乎是颇有价值的。

首先，如果要承认「殓尸布」上留下受鞭打，戴茨冠及被钉十字架的血迹，像都灵那块布上所显出那样，就绝对得假定基督的身体，和犹太人的习惯相反，殡葬时没有洗涤过。主张证件是眞品的人会回答说：「没有时间来作这种殡葬时膏沐啊！」可是我们在关于耶稣受难的记述中可看到，这论证是站不住的，因为由于犹太经师们的正式规定，即使在安息日，也可以为死者料理丧葬之事的。阿黎玛特雅的若瑟曾拿了三十二公斤的香料来为他膏沐，只这事也已可指明当时并不是草草掩埋的了。此外，凡曾谈到耶稣入墓的圣经注释家，几乎都照着福音，认为当时的殡葬是很正规，合乎习

惯的（若 19:40）；就只拿最近的来说，如江曼松神父 L. de Grandmaison 拉冈热神父 Lagrange 楼白东神父，仆辣神父 Prat 等就都是这样的主张。

其次，圣若望（20:7）很明白地指出包裹耶稣身体的尸布和蒙在他脸上的「首帕」是不同的。福音中这个希腊字原来的意思也是指小的首帕而不是大的裹尸布。如果认为都灵这幅布是眞的，那么耶稣的殓尸布应该只有一整块，一半垫在身体底下，一半从当中折过来轻轻地盖在身体上面；只有在这情形之下，它才能和身体若即若离，而使尸体发出的气在这布上印成这个像。此外，圣若望在拾玖章四十节中所用的那个希腊文动词 deo 在拉丁文为 ligare。我们通常译成「裹」，裹是切切实实地包扎起来的意思；因此我们应该想到是用一种

宽布带，照着拉匝禄入殓时一样的仪式包扎起来的，这样就绝不可能假设它是一幅布，能像都灵的「殓尸布」那样印上很清楚的像了。

另外一个论证也是从「沉香」aloes 这个字上引伸出来的。维农的实验是拿「药用沉香」来做的，这东西被看作有防腐的效能。其实，当时殡殓耶稣所用的沉香，是和气味很香的没药一起用的，恐怕决不会是这种有恶臭的「药用沉香」，而是另外一种香料。在这种情形之下，由那「气化成像」的实验得出来的论证就毫无意义了。

关于像上的伤痕从解剖学上去证明其为真的论证，也已有人指出了一点，可说也是一样重要。在福音中，「手」这个字似乎是照普通的意义用的；例如耶稣对多默说：「伸出你的

手指来探我的手」（若 20:27），这手就是普通所谓手。钉在手腕上的说法，只有照我们以上提到的那种力学上的推论才能站得住。而关于解剖学上的问题，我们将在叙述耶稣受难时论到。但这是完全忘记罗马人钉十字架时插在受刑者两腿之间支持身体用的那个小座子了。因此，就只有认为在耶稣受难时没有照例用这东西。而这只是一个毫无根据的假设。

关于圣经注释学上的论证，我们只引了几个主要的，其中还可加上最近布劳恩神父在他一九四零年三月的「补注」中的论证。

他曾写道：「有一些理由可使人认为殓尸布上的像不是画的。就算不是画的吧！但却是在一个微微突起的浮雕像上直接印下来又再修饰过的」。他的结论又为克肋孟 Clement 的实

验所证实。克肋孟是法国国立艺术学会的一个会员，死于一九三九年。他读了匆利挨的书面通晓这个「殓尸布」的问题，想着这有名的像可能是由于摹印，或更确切地说是由于和一种石头的雕像或木刻的东西接触而得到的。因此这不是一种「绘画」而是一种浸染而成的「印件」。

照他说，这位不知名的艺术家，约在十三世纪时，也许就是照下述的方法，制成这令人惊奇的作品。他在一个基督雕像的两面，涂上了一种流质的染料，如呈现棕色的沉香之类，当那染料还很新鲜时，就把这幅布先后贴在这像的两面，用手轻轻地按一下，这布就把那染料吸收进去了。那像上凸起的部分就在布上印出了棕色的痕迹，而那凹进去的部分就仍旧是白的。这样他就制成了一个「反面」的像。

他之所以能印成这样的像，是因为他用的布是粗线织的，吸收进去的涂料就不匀，因此有些地方就只染上一半而分出浓淡来了（正如用锌版之类重印照片时，当中也要夹进组成小方格子的线）。同时这位艺术家又留心不把布整个贴在像上，却只轻轻地按一下，而维农作同样的试验时，因为他把各部分都一一贴上去，所以就失败了。

克肋孟自己也曾做过试验。他随便拿了一个半身雕像又加上了胡须，就照他以上所说的如法泡制。制成的结果发表在神学新杂志上，和「殓尸布」上的像极为相似。那脸部的模型，特别是那鼻子，简直是维妙维肖。而且，丝毫用不着什么「照相」或「气化成像」之类的手续，也照样得出个「反面」像来了，再从这反面像翻出个正面像，就是一个绝妙的好肖

像。最后，「正面」上如血污的那些痕迹，大概就是把一种液体直接涂在布上去的。

关于这件争论不休的问题，能否有一确定的解决呢？那是很不确定的。这「圣匮」从君士坦丁之间那段中断了的线索，历史家大概永远接不起来了。那些科学上的研究，至今还没有做过的，可能有人还很想再来做一下。至今这「殓尸布」还没有拿「爱克斯光」来照过；可是这方法可以很容易证明它究竟是画的还是染的，因为在十四世纪时用的颜料，爱克斯光是透不过的。至今还没有用红外线来试过，也没有试过紫外线，这可以帮助我们知道究竟是血，是有机的液体，是画料还是染料。此外还没有试过透明照相，更没有用化学分析来检验过上面有多少血液，毛发，或各种分泌物。只要这些根本的试验没有做过，这问题还是会争

论下去。

直到现在，天主教会虽然听凭信徒们去敬奉这美妙的肖像，但始终并没有宣布它是眞的。教宗庇护十一世 Pius XI，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七日八日的罗马观察报 OsservatoreRomano 中，曾提到都灵的这幅殓尸布，说它是一件「神秘之物，也许是无与伦比的；这殓尸布诚然很神秘，但确然不是人手所造的。」但最后这句话并不包含一种教义上的确定主义。布劳恩神父解释说：「教宗说这话，不是命令我们非信不可。」因此我们每人仍可以各执其是。

关于都灵神秘圣容的参考书

主眞派：

维农 PaulVignon:Le Saint Suaire de Turin devant la Science. (Paris 1902，1939)

恩利挨 Giuseppe Enrie: Le Suaire de Turin revele par la photographie. (Paris 1926) 在医学上的证明

巴尔白 Pierre Barbet: Les cinq plaies du Christ. (Paris 1937)

高多聂 Gerard Cordonnier: Le Christ dans sa Passion revele par le Saint de Turin. (Paris 1935)

反对派：

舍发利挨神父 Ulysse Chevalier: Le Saint Suaire de Turin et le Nouveau Testament (“Revue Biblique” 1902)

布恩劳神父 F.M. Braun: Le Linceul de Turin et l’Evangile de Saint Jean，(“Nouvelle Reveue Theologique” 1939，1940)

注5.2 耶稣所用的「人子」一辞的意义

「人子」是严格的闪族人的说法，而在希伯来文和阿拉美文中都是传统的名辞。在希伯来文和阿拉美文，这名辞无非是表示一个人，一个人的儿子，一个人所生的人。耶稣总是用「人子」一辞来指他自己，是否他想坚持他人性的一方面，使信徒们感觉到他也眞是和他们一样的呢？当然，但同时，这名辞也还包含另一更丰富的神秘的意义。凡先知用「人子」一辞时，都指有一种奥秘的意义。厄则克耳一共用了九十四次以上，这名辞似乎同时是藉先知之名而代表全人类，并指人本身，又使人感觉到天主的尊威和他所用的工具——人的软弱之间的对比。在达尼尔书中这字的意义似乎还要明显：「我仍在夜间的神视中观望：看见一位相似人子者，乘着天上的云彩而来，走向万古

常存者，遂即被引到他面前。他便赐给似人子者统治权、尊荣和国度，各民族、各邦国及各异语人民都要侍奉他；他的王权是永远的王权，永存不替，他的国度永不灭亡」（达 7:13-14）。犹太人的别种著作，如厄诺克第二梦书也说到「人子具有公义，启示夜间的异像」。这由神观中见到的光荣影像，甚至保持到公元后七十年，以色列陷入大灾难时期以后，而厄斯德拉的默示录中也保存了这同一影像。但极可能当基督在世的时期，这名辞之有默西亚的意义，在当时的听众中仅有谙练默示文字的一小部分人明了；而其余大部分只了解其普通的意义。耶稣用这谜语样的名辞；其眞正的理由当然在于：只让「有耳能听的」了解。这名辞太富犹太风味了，希腊人和罗马人都不懂，所以除福音之外其余圣经中就不见常用；在宗徒

大事录中出现过一次（7:56），在默示录中出现过两次（1:13；14:14），而圣保禄则从未用过。

注6.1关于淫妇的记载

在若望福音中关于淫妇的这一段记载，好像是后人加添进去的。曾给若望福音作注解的初期的希腊教父们，如金口圣若望或亚历山大里亚的济利禄 Cyril 都不知道有这一回事。许多古代的抄本都没有记载它，而记载它的一些抄本，又不是把它写在同一的章节内。圣奥斯定想初期的圣教会不放心把这一段事迹载入福音中，是因为怕有人误会对于这类淫秽之事加以默许。这种论调更接近对观福音的意见而不接近圣若望的意见。这个片断或许是圣若望的门徒们所保留下来的?或者是来自希伯来人的「伪福音」或者是来自圣伯多禄的传授？没有人知道。今日的圣教会把这事当做是由圣神默示而写的，却并不肯定它和若望福音出于同一的作者之手。无论如何，这件事迹所表现的意

义是最纯洁，最动人，最合乎耶稣的宽仁的。

注6.2 耶里哥素描

耶里哥是全犹太省最幽美的一个地区。地当约但河谷的半腰，气候在夏天既不太热——因为有凉风吹过——在冬天也不太冷……泉水众多，因而物产丰富。史家约瑟夫赞叹道：「这片土地盛产最希罕最美好的果物，眞可说是一块福地」。它的香树，海枣树，在全巴力斯坦是闻名的。居民种植三种海枣树……圣经也往往称赞它的玫瑰花芬芳。连在今日，耶里哥城的四郊，简直是一片棕榈树，香蕉树，石榴树，杏子树，柠檬树，橘子树和甘蔗所构成的绿海。黄玫瑰，红玫瑰，遍地盛开。从很早的时期，它便是交通孔道，在耶稣的时代，乃是队商的休憩处，贸易的中心地，居民众多的城市。根据发掘的结果，共分三个耶里哥城。一个是今日尚在的耶里哥，大概是十字军时期

的，筑在亚因•_苏尔但 AinSultan 泉水的附近；在泉水汩汩的池子的周围，是一座平凡的城，房屋精致。耶稣时代的耶里哥，地势更高，从埃及女王克利奥佩特剌，大黑落德，阿尔赫劳以来，是一座繁华的城池，矗立着花冈石的宫殿，风景单调而雄伟。克利奥佩特剌喜欢它，酷爱它的香料，罗马人在这儿驻有兵士防守。最后是客纳罕人的耶里哥，年代至少是在耶稣前一千五百年，现在只剩了一座圆丘的地形，在那儿有人发掘出许多考古学的遗迹，并且发现了三道城垣，其中有一道，还很清晰地保留着若苏厄放火焚烧的痕迹。

注6.3 婚姻是不可拆散的

耶稣关于婚姻问题所作的一番训话，引起后人激烈的争辩。因为若把对观福音的原文相比较，就可以发见圣马尔谷和圣路加绝对地摈斥离婚，而圣玛窦（19:9，可参证 5:32）却用了一个「插入句」，像是对离婚加以认可：「无论谁休妻，除非因为姘居，而另娶一个，他就是犯奸淫」。

这句话可能叫人懂做：在不贞的情况之下，就许可离婚而重婚。天主教对于耶稣的话所作的解释，认为耶稣绝对地肯定婚姻不可以拆散，这一层解释，如果人把全章，尤其是夫妇「为一体」的那一节阅读一下，就显得是很有价值的了。圣保禄已经肯定了（格前 7，10）而且认可了分居，然而这并非是离婚，并

且他也摈斥了重婚。为接受这一层解释，只消把那一个「插入句」放在括弧中，只把它当做是上文「休弃」一语的联句，而无下文的「结婚」。那么意思就是这样的：「谁休弃他的妻子（除非为了不贞），妻子不贞是可以休弃的；休弃指分居之意）而和别人结婚（无论有何使他自由的条件），他就犯了奸淫」。圣奥斯定下结论说：「因了不贞的原故，可以休弃妻子，可是以前的婚姻关系仍旧存在，以致于谁若娶了一个纵然是因了不贞而被休弃的女子，便是犯了奸淫」（论淫行：14:4）。这一层解释，是经特伦多大公会议所确定的（SessionXXIV，chVII)。

彭西文神父 Bonsirven 对这一问题作苦心孤诣的研究(KecheshesdeScienceReligieuse，1948，442 页），他探索人们所译做：奸淫，不

贞这一字眼的眞正意义。他举出很多的例子来证明希腊原文的这个字眼，能有：无效的婚姻，非法的结合的意思。如果是这样，那么就该用下列的方式懂这一节的意义：谁休弃他的妻子，就犯奸淫，除非这个妻子不是他的眞正的妻子」。这乃是说：在这一节内，绝无离婚的许可，纵然是因了不贞也不行。

注6.4 玛达肋纳的玛利亚，加里肋亚的罪女和伯达尼的玛利亚是一个人吗？

最后还有一个著名的而且大概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当耶稣在某一位西满家里用饭时，那曾给他敷抹香油的拉匝禄的姊妹玛利亚，和我们所已经见过的当耶稣在加里肋亚的另一位西满家里用饭时，那个曾给他做了完全相同的事的佚名罪女是一个人吗？那唯有圣路加记载的第一次敷香油的事件，是不是其余三位圣史所同报道的第二次敷香油事件的重复呢？古代的教父们，如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肋孟就抱着这种见解；圣教会今日的道理像是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件事，这种事件很可能重演，伯达尼的玛利亚，很可能摹仿她听人传说的那个加里肋亚罪女所做的动人的事。若两次的敷抹香油只是一件事，那么玛利亚和伯达尼的罪女也只是一

个人；可是没有一点的痕迹足以显示拉匝禄的热心的姊妹曾度着这样地充满罪恶的一种生活！另一方面，也有人怀疑，那个罪女是不是「从身上被赶出了七个魔鬼」并且和其他的妇女们一同用自己的资财接济耶稣的那个玛达肋纳的玛利亚呢？（路 8:3）这种知恩的表示——敷香油——原是很正常的，尤其是出于这个纵然是行为浪漫，而心胸慷慨，耶稣曾说她：「要很多地获得赦免，因为她很热切地爱了」的女子；再者，有人曾观到，玛达肋纳这一词，是指提庇黎雅湖滨的一个村子，今日明叫梅日得尔 Mejder 也可能是阿拉美语的一种双关用法，有点「敷香油女」的意义。然而这位玛达肋纳的玛利亚，在耶稣复活的黎明仍旧可以见到她的：是她第一个发见墓穴空了，是她去报告宗徒们，天使们是把耶稣复活的大事告

诉她的。耶稣只用一言而使她认出自己的这动人的一幕：「他向她说：『玛利亚！』她转过身来就回答说：『师傅！』」岂不是令人不由得不想她是另一个玛利亚，是那个人们所见她被耶稣的话语所吸引，充满了超性之爱的伯达尼的玛利亚吗？最杰出的注释家和神学家们，终于附和菩緒挨和马比昂 Mabillon 的意见，把伯达尼之玛利亚及玛达肋纳的玛利亚和那个加里肋亚的罪女分为截然不同的三个人；然而有一个虽无根据却很有力的传说，把她们三人混合为一人。在几十年以前，一位充满了宗徒的热情的青年多明我会士，拉达司得 Lataso 神父（1832-1869），因为在感化所中执行传教任务，就想出一个美妙的主意，创立了一个修会，作为一班行为不检点的妇女们革面洗心的处所，他给这修会命名为「伯达尼院」为同时

纪念耶稣曾赦了她的罪的女子和「选择了较好的一份儿」的那位神修姊妹。

无论如何，在福音中，两个事件的意向是很不同的。在加里肋亚的那一次敷抹香油，其主要意义是揭露那罪女的谦恭，并把她的爱情与主人以及一般所谓的「好人们」的顽固的自满相对立。在伯达尼的那一次敷抹香油，虽是显示出极大的崇敬与抚爱，却特别是耶稣最近将死亡和埋葬的象征性的预告。（见注 4.3）

注 7.1 外教主义对耶稣的道理无何影响

「外教主义」对于耶稣的道理显然是没有起任何眞正的影响。如果起了影响，那倒是怪事。假如人记得犹太人当年的情形，他们自从玛加伯弟兄的时代起，曾抵抗了希腊人的影响，把自己安顿在宗教地区，为能更好地自卫，那么像耶稣那样的一个具有深切的宗教思想的人，竟然接受无论怎样的一点外教主义，那眞是不可思议的。在巴力斯坦，外教人的因素和犹太人的因素，与其说是混和的，毋宁说是并列的。当时有若干的外教城，如两座凯撒勒雅，托勒马意 Ptolemais 非拉德非雅 Philadelphia，希波斯 Hippos 培拉 Pella，信教的犹太人们总想法子不进去，我们也知道耶稣曾经这样做过。在以色列人中，只有少数的阔佬，为了利益或为摆架子的原故而染上了外教

人的习气。这个问题是如此地不严重，以致于耶稣连提也不提它。而古代的先知们，却屡次不得不挺身而起，反对他们的同胞崇拜偶像的趋向。至论希腊的哲学，显然地一个加里肋亚的乡下人一点也不能直接地认识：人们在会堂中所讲授的，不是柏拉图的哲学，也不是亚里斯多德的哲学。近百年来，有人一提出这个问题，说基督主义也许是近东的神秘主义与希腊思想的综合，这问题对于圣保禄，也许有讨论的余地，但并不大。然而若拍合在耶稣身上，眞是一点意思也没有。

一般竭力想「证明」二者间的接近的评论家们，只能引证在福音和古书中的相同的极少的字句，譬如在培特罗尼 petrgius 的讽刺篇 Satiricon 中念到这一句拉丁成语：「你见到别人身上的虱子，自己身上的狗豆子却看不见」。

这，可能叫人想起耶稣所说的一根干草和一根大梁的寓言，可是每个人都知道，差不多在各处，平民的智慧总能想得出一些类似的说法。或者有人以巧合来佐证，所谓的巧合只是宗教热忱——无论是怎样的——用相仿佛的字眼来表达。因此，有人甚至于想在印度的婆罗门教义中找出它的「影响」!但我们知道这是无意义的。

注 7.2 耶稣是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唯一表率

古代的哲学家们，尤其是希腊的，曾用一种人们所不能否认的正直，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寻求其答案。几时有人要把他们和耶稣相提并论（常有人这么做过，例如：卢梭 Eousseau）那么就该注意，他们不是宗教家，而只是思想家，人们向他们所要求的，是方法而不是信仰。所以在他们中有大多数的人，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行为大不相符。像苏格拉底，他的伦理生活是很浪漫的，他和一个女人姘居而生了几个孩子，有时他也是个重利剥削者，他死得固然是很英烈，可是人们不会忘记他曾献纳三十「米那」约值五百块银元的罚款，企图幸免一死。在耶稣身上呢，他所负的使命，不单是言语，而是生活，是榜样，是牺牲性命。

注 7.3 新毕达哥拉 Pythagoras 主义与基督主义

差不多是在基督教义行将遍传在罗马帝国内的时候，有一种哲学的道理风行一时，就是新毕达哥拉主义。这个道理，的确是一种神修生活的方法，热心的指导，寻获天主的一种方法。「祈祷和祭献」，这是抱新毕达哥拉主义者提雅那的阿波罗尼河 ApolloniusofTyana（见宗徒及殉教者的教会卷四第七章第四节）给人出的主意。这个道理需求一种严格的修行：独身不娶，长时斋戒，静默寡言。它训示人，是藉着伦理方面的努力，人类才能回归到他的基源——天主那儿。可是新毕达哥拉主义，若和基督主义相较，则在好多地方显出它的不及之处。它抱着二元论的观念，宣称物质是恶的，肉体是一个污点；它否认生命。而另一方面，在它所叮咛的这种伦理的努力中，它不把人的

软弱当一回事，它的英雄能出好主意：他不是安慰者，不是朋友，不是救主。

注 7.4 犹太经师曾运用过的极有力的譬喻之一

我们把最简单而又最美妙的譬喻之一列举于此。那是公元七〇年耶路撒冷城毁灭的时期的一位博学士匝凯之子若望 JohananbenZakkai 所说的譬喻：「这就像一个国王，邀请自己的仆人们赴宴，却一点也没有给他们指定时刻。他们中的聪明的，穿好了衣服，等在王宫的门外。而那班愚笨的，只顾照常做自己的事。他们说：为准备赴宴，总得化些工夫，费些手脚。突然，国王吩咐仆人们前去。明智的进去了，准备得舒舒齐齐：愚笨的显得非常地随而便之。国王看见了那班明智的，心中十分快乐，可是对那班愚笨的大发了雷霆。对那班衣服穿得整齐的，叫他们就坐吃喝。至于其余的未作准备的，叫他们站着等候！」这差不多就是福音上的十童女的譬喻。这可能是受了福音

的影响。

注 7.5 关于福音中引用旧约之处

关于耶稣在福音中引用旧约的问题应当作明智的保留。巴第弗尔 Batiffol 主教曾这样地概括说：「嵌在耶稣的某些说话中的旧约上的许多词句……不是耶稣亲自引证的，而是被最古传授福音者所加入的」。就是说，不常保得定是耶稣亲自引述旧约，而是圣史在记叙耶稣的某一段训言时，能把他所记得的一段经文和它相拍合。关于基督的行事，他一生中所发生的事件，也是如此，对于那些事件，圣史们往往想应该和一段古代的记述相对照。譬如关于逃亡埃及这一回事，圣玛窦就坚称这事的发生，「就应验了上主藉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召回了我的儿子。」（玛 2:15）；预言载于欧瑟亚 11:1。

注 7.6 法利塞人到底坏不坏？

连对于一般抱有极褊窄的「唯犹太主义」和最空洞的「文艺主义」的人士，也很该知道耶稣是具有一种不常反感的批判态度。在玛窦福音载有耶稣严厉责斥经师和法利塞人的那一章的头上，耶稣明显地褒奖他们的道理：「经师和法利塞人坐在梅瑟的讲座上，凡他们对你们所说的，你们要行要守」。他以后所抨击的，不是他们的训诲，而是他们的言行不符。

人们对于耶稣如此严厉地抨击过的经师和法利塞人们所惯常下的判断，在此应予以审辨。初期的教友们，固然有自作主张地坚持着基督的道理和法利塞人的道理之间的反对，因为在法利塞党中，包藏着他们的最厉害的仇人。「法利塞」这一词，简直成了一种侮辱：

这是完全合理的吗？这是福音的眞精神吗？曾否有人觉察过，耶稣一次也没有举出他所称为伪善的法利塞人中的某一人的名字，他的爱德超过我们的爱德。

法利塞主义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曾是一种眞正的热心，虔诚的信仰的运动，对于保卫精神的堡垒，曾有过极大的贡献。不管对它发生了对任何太苛求的道理所发生的事，不管它变了质，作了古，不管它是成了一种专尚外表的和式衰式微的东西，它在历史上的地位仍是人得尊重的。再者，耶稣从来不曾说一总的法利塞人在品行一方面都是可指摘的，更不曾谴责一总的经师和博士们，他们并不都是法利塞人，并不都是想法子把「法律的篱笆扎得更高」。耶稣对他们一党中的某些成员所下的抨击，当时的犹太人们并不是不知道。人家知道

他们是「苛刻的人」，「虚伪的法利塞人」，犹太法典所分辨的七种法利塞人，其中有所谓的「舍根 Sichem 法利塞人」，他们是因了好处而说自己有信仰，就如从前舍根入了希伯来籍（创世纪：叁拾肆）；有「出血的法利塞人」，他们为避免看见女性，竟然回身撞在墙上，把鼻子都碰出血来；有「请告知我，我的责任之所在，以便赶紧去完成的法利塞人」；「有哭丧的法利塞人」，他们常有一副给自己送葬的神气；……我们已经见过，一般平民对如此骄矜，目空一切的法利塞党感到痛心疾首——有犹太法典为证——。

在法利塞人的道理中，有些情节就好像是福音的预告，这也是实情。勒农所说的：『希肋尔 Hillel 是耶稣的眞老师』，铺张得岂有此理，没有丝毫的迹象足以证明这位著名的经师

对于耶稣起过什么直接的影响。然而如果人听见匝凯之子若望的训言：「并不是死亡的接触使人污秽；并不是水使人清洁」。或者「爱德是在法律之上」，就不能否认在福音与法利塞主义之间的渊源之别。

连得在以后，当公元第二和第三世纪，法利塞的博士们将发表一些与福音的教言起强烈的共鸣的训词。「秘密施舍的人，比我们的祖师梅瑟更伟大」，这是公元二七０年左右厄肋哈匝尔经师所说的。在一篇犹太法典的论文中，可以见到这几句：「谁看一个女子而起淫念，就好像已经和她犯了淫行」。这是受了福音的影响呢？还是在这句话中该看出以色列民族的伦理与宗教思想的逻辑的造诣呢？

为一个记得犹太史的人，像是不会拒绝承

认这个热心的党派，也接受了对天主的一部份的知识，并且使世界向着那唯有耶稣才能使它成为完全的光明，前进了一点。

注 7.7 基督教义无秘密

我们必须注意「秘密」这一词，只能是有广泛的意义的，绝不是指的这许多党派的创立人主张自己的党义是蕴藏在其中，并且某一班怪才子坚称在福音中找到了它的痕迹的那种秘传。基督教义绝不是一种「秘传的」教会，也不是一个党派。它从不曾和厄色尼派 Essenes 或毕达哥拉等学派，或者和那些在希腊的挨琉西斯 Eleusis 所崇拜的得密忒 Demeter 神或几乎在罗马帝国内各地敬拜埃西 Isis 神，塞拉比 Serapis 神或阿多尼 Adonis 神的神秘家的集团相似。纵然在耶稣像是把他的道理的某几点保留给他的直接的宗徒们的时候，也曾确定了这种保留只是暂时的：「我在暗中给你们所说的，你们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报告出来；你们由耳语所听到的，要在屋顶上张扬出来。」（玛

10:27）

注8.1 圣周的日程

鉴于犹太人以一日日落至次日日落作计日方法的事实，我们可以列出如下的表格：

主日（星期日），四月二日至日落，教历正月（尼散月 Nisan）九日：荣进圣城；日落之后，教历正月十日。

瞻礼二（星期一），四月三日，直至日落，教历正月十日日落之后，教历正月十一日。

瞻礼三（星期二），四月四日，直至日落，教历正月十一日日落之后，教历正月十二日。

瞻礼四（星期三），四月五日，直至日落，教历正月十二日日落之后，教历正月十三日。

瞻礼五（星期四），四月六日，直至日落，教

历正月十三日，日落之后，教历正月十四日：晚餐。

瞻礼六（星期五），四月七日，直至日落，教历正月十四日：基督去世。日落之后，教历正月十五日：法利塞人之逾越节。

注 8.2 复活节的日期的变动

我们知道，逾越节的日期，为犹太人是固定的，而在天主教中却是活动的。它的理由是根据这个事实：就是以色列人们所采用的月份是阴历，而现今所采用的是阳历。梅瑟在制定教历正月十四曰为逾越节（户籍纪 28:16）时，是把这个日期与春分的月圆相合，因为希伯来人是在那一天出离埃及的。圣教会，就如在：「熙雍！赞颂救世者歌」……「Lauda Sion Salvatorem」圣体瞻礼所念的「随属经」所说：「新巴斯卦结束了旧巴斯卦，犹如白昼驱散了黑夜」，也决定把这个瞻礼和逾越节期的月圆相合。可以基督复活是在一个主日上，圣教会愿意在这一日举行瞻礼，所以在尼西亚公会议上决定了这一日是每年春分月满后的第一主日，当时假定着这一主日常是如开会的那一

年（三二五年）在三月廿一日。如果月圆发生在三月廿一日之前，那么下一次的月圆就是复活节的日期，所以这日期能有自三月廿二日至四月廿五日的变动。曾有人提供了不同的制度来使复活节的日期得以固定，可是为达此目的，或者该放弃与月圆的相合，或者不在一个主日上度复活节。

注 8.3 关于基督吃逾越节餐和死日的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那逾越大节是教历正月的第十五日；前一日的晚间吃逾越节羔羊。而照三部对观福音，耶稣和他的门徒建立圣体的晚餐就是逾越节餐；另一方面，圣若望又明白地说吃逾越节正节日的晚餐和他的死是在同一天。因此，照对观福音，建立圣体的最后晚餐的圣周瞻礼五是教历正月十四日，而耶稣死于圣周瞻礼六，即十五日；照若望福音，则这一餐是在十三，而死是在十四。如果说这一餐不是逾越节餐，这照圣若望福音是可以承认的，但和对观福音中所有各段经文都有冲突（例如谷 14:12；玛 26:17；路 22:7；谷 14:17；玛 26:20；路:22:14-15）。如果承认这一餐是逾越节餐呢，那又和另一经文冲突；圣若望自己就指明法利塞人在耶稣死后吃逾越节餐

（18:28）。另一方面，在对观福音中，又有许多证据，可证明耶稣死的日子并不是规定必须休息的日子，因为基勒乃的西满 Simon of Cyrene 就在这一天从乡间回来，并且这一天也能把一个罪人钉在十字架上，甚至以刀刺杀。这里一一引述每位圣经注释家的解释并无用处。足资在对观福音和若望福音的两种记述中建立逻辑的一致的那些事实，也强使人只能求助于假设。关于日期的不同，我们可以认为圣若望的福音写于希腊人中，根据和我们一样的希腊人的习惯，以一天为从零点或半夜开始，而犹太人则以一天为从前一天的黄昏日落时开始；教历正月十四的黄昏，照犹太法律就是十五日的开始，虽然民间的习惯仍视为「十四日晚间」。余下的就是要解释耶稣和法利塞人为什么没有在同一天吃逾越节餐了。从犹太经师

们的传统看，可确认为犹太人确定日子的方式并不完全一样，尤其加里肋亚人在十三日的晚上就能吃逾越节餐。另一方面，当这节日恰巧碰到是个星期五，即安息日的前一天时，有些人，尤其是撒杜塞人，似乎就把教历正月十五定为星期六，或者甚至就过两天节，如犹太法典中一篇说到一个情形类似的「赎罪祭典节」，就是这样。

注 8.4 晚餐厅

在公元七十年耶路撒冷被围时，全区都已被毁坏。大约三世纪时，在此建立了一个质朴的小堂，在第四世纪，又建立了一个「熙雍大堂」把这小堂包在其内，当时是否对基督的纪念印象还那样鲜明呢？这大堂在六一四年为波斯人所烧，以后在九六〇年与一〇一一年两次为回教徒所烧，最后为部永 Godfrey of Bouillon 麾下的十字军所重建。在十四世纪，那不勒斯国王法国人安如的罗伯 Robert f Anjou 的王后桑舍 Sanche 得到埃及王的御赐执照，守此圣地，她就在此建立了方齐各会的会院。现在的这座大建筑就是这些方济各会士所建，有一个相当大的厅堂哥德式的屋顶，斑岩的石柱，花房及麦穗形的大柱头，但这里现在已经不是基督信徒的地方了。用编史者泰尔的威廉 William

of Tyre 的话说，这里本来是「第一座教堂」，是「一切教堂之母」，而从十五世纪以来已变成了回教的清眞寺，因为回教徒毫无证据地说在这地方发现了达味的坟墓，而达味在伊斯兰教中是很受尊崇的。在一所幽静的小园中，沿墙尽是嗖嗖作响的葡萄架，高大的扁柏在阳光下迎风摇曳，一个头上裹着包头巾的老阿拉伯人为来朝圣的基督徒开门，并且把他们引入基督曾说过：「这是我的体，这是我的血……」的地方。

注9.1 比拉多处事失当

比拉多这样地处理事件，不是触犯了法纪吗？莫非他想那在罗马帝国所通用的「罗马法律」为一个犹太人就失其效用吗？他早已知道诉讼的程序，先该有「申请」”Postulatio”的手续，就是请求准予控诉，而这个请求，法官可准可不准（法官有时不受理的，例如：一个旧时的赎身奴，欲控诉他的主人，或者有人欲控诉一个为国效劳而身在异乡的公民）；其次有所谓「提名」"Delatio nominis”的手续，而且原告该发誓，自己所以控诉，并非出于嫉妒或仇恨。控诉是经传令官的宣召而公开举行的。而被告有要求传唤证人与提出自己的答辩的权利。庞培所定的法令中，其中有一条竟然连证人的数目及辩护的长短都作了硬性的规定。这一切琐细的保障，耶稣曾得到了几许呢？

注 9.2 比拉多的身世

耶稣的命运即将由他来决定的这一个人是谁呢？塔西佗曾提起过他；史家约瑟夫和非隆给我们讲了很夺关于他的事。罗马大帝提庇留在「当国的第十二年」，就是在公元二十六年委任他做犹代省的总督，在职共有十年。关于他的出身，我们所知道的不多。他大概总是一位骑士，因为罗马历代的大帝们喜欢起用这一班比贵族更为适当的人物。有人把他的名字 Pilatus 解释为“Pileatus” 的缩写，就假定他的出身是赎身奴的家世，因为"Pilum”（红帽子）是一班恢复了自由的奴才们所戴的。另一种文学方面的考证，把他的名字归于罗马兵士所用的一种武器"Pilum”（标枪），另有些作家们主张他是一位佩有荣誉标枪的武官的儿子。又有些人，像罗匝第 Rosadi，冒失地编撰他的历

史：琉喜犹•般雀•比拉多 LuciusPontiusPilatus 是西班牙国塞维尔 Seville 人。他的父亲名马尔谷•般雀，在罗马大将阿格黎帕 Agrippa 与坎达布利阿 Cantablia 人作战时，他曾统率了罗马人的盟友阿斯都里亚 Asturias 人，因而得到了上面所说的那种荣誉。他曾追随日耳曼古大将 Germanicus 直到他神秘地死去。其后，藉着一件婚事，在朝廷上大走其鸿运，给他赢得了在犹太省的职司。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假定：我们所要知道的是其他的事情，特别是他的心理状况。

注9.3 为什么圣路加谈到黑落德比其他圣史谈得详细

这件事只有圣路加加以记载（23:7-12）。有许多评论家认为这一段很可疑。可是它并不打断福音中叙述的线索，从它本身，内容和笔法上看都没有不可承认之处。我们还很可承认，圣路加谈到黑落德的地方总是比别的福音明细得多，很可能他的消息是探自一种具有亲身经历的来源。是什么人告诉他的呢？也许就是那黑落德管家雇撒 Chuza 的妻子约安纳 Joanna，Joan.只有路加提到她是以金钱帮助耶稣的众圣妇之一（路 8:3）。在宗徒大事录中圣路加把黑落德认为和比拉多是一样的，斥责他们都和犹太人抗瀣一气来对付耶稣。

注9.4 几个犹太人对于耶稣的态度

在中古时代有一本书，曾风行各地，书名耶稣的家谱。「家谱」二字按希伯来文为「托肋多特」"Toledoth”「托肋多特」的涵义是「系统」，「祖谱」，「家谱」或「传」。在此书中猛烈地抨击耶稣。但现代有一般犹太人则极力反对这种抨击。并且把罪行的责任从他们的同胞们的肩上卸下。人们可能发生疑问：他们这么做，是否不承认被预简的以色列民族的超性使命，这一民族曾把唯一的天主交给了世界，他曾孕育了默西亚，并且因了他拒绝默西亚，才提供了救赎的机会。可是这种新态度中，有些使教友们感动且应尊重的地方。「今日的犹太人们，悲恸耶稣的惨死」。他们中的一位厄诺罗夫 Enelow 这样地写着。若干人甚至于发起了一项运动，重新检讨这一案件。据说在一九

三三年，耶路撒冷城的一个犹太法庭，曾给耶稣「伸了冤」。（关于此事，请阅彭西文神父 Bonsirven 着的犹太人对耶稣的新态度。LesJuifsetJesusattitudesnouvelles 一九三七年巴黎版）。

注 10.1 耶稣被钉的时间

圣马尔谷记载是在「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时，正是第三时辰」（谷 15:25）。可是看光景，这位圣史的计时是近似的。犹太人们把一天的时间划分为四部份，每一部份占三个时辰：「第一个时辰」Prime 自日出至九点钟;「第三个时辰」Tierce 自九点钟至正午；「第六个时辰」Sexte 自正午至下午三点钟；「第九个时辰」None 自下午三点钟至夜晚。圣马尔谷的意思也许只是愿意说，在刑役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第三个时辰未完，第六个时辰尚未开始。再者，圣路加也用了一种空泛的说法：「那时大约是第六个时辰」（路 23:44）。

注 10.2 关于十四处苦路

十四处苦路所显示的情景，大概是取材于福音。另有一些情节譬如与圣母玛利亚相遇以及未罗尼加的事件，则来自极古的传说；在巴黎和沙特尔大堂中，在十三世纪的雕刻品上，我们已经见到刻画着这两个事件。在耶路撒冷，有一座半已圮毁的亚美尼亚教徒的圣堂，乃是专为纪念耶稣和他母亲在苦路中的相遇的。许多艺术家都把这件事作为雕刻和绘画的题材。

注 10.3 关于耶稣说的：「父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作的是什么事」

这几句话，只有圣路加这位「基督之宽容仁厚的记述者」记载下来了，在许多古代的经本上都未曾见，甚至在梵谛冈的福音抄本 CodexVaticanus 中也付阙如。可是圣经注疏家们都认为这几句话是眞实可靠的，只是在最初几世纪中被删节了，因为这话可能引起引起异端邪说，流于分过的自由放荡。此外，在全部福音中，还有比这话和耶稣素日言行更一致的吗？

注 10.4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所发生的天昏地暗，是否可以用日蚀来解释？

这有意义的天昏地暗，古代有些作家认为可以用日蚀来解释！伪得尼，平常称之为亚典阿利俄巴格院人员，PseudoDenistheAreopagite（阿利俄巴格院即亚典之裁判所）。甚至说他当时在希力奥坡力 Heliopolis 就曾亲见了这一天象；而拜占庭的编史家佐治•星塞乐 GeorgiusSyncellus，（星塞乐的本来意义是宗主教的秘书）在第八世纪时，也曾援引了许多证据，想来证明这一论点。可是奥利振圣热罗尼莫和金口若望都已指出这论点是站不住的：我们知道这是望日，这时候月亮白天不会出现在地平线上，因此不可能侵蚀太阳而产生日蚀的。

注 10.5 各教派对于「圣墓大堂」的可怕的争吵

现今在「圣墓大堂」内，可设想红烛高照，香烟缭绕的一座藏圣殰处。这和我们所想象的那静寂而黑暗的眞正的坟墓，相去简直是无可再远了。不用说，各种教派对于这纪念物的可怕的争吵，也与耶稣的精神相去不知多远。拉丁，希腊，美尔基 Melchites，马隆 Maronites，叙利亚等的天主教，希腊正教派，亚美尼教派，科普德 Copts 教派，阿比西尼亚教派，叙利亚的雅各伯派，新教派，以及各样的教派；正式的统计就有十一种不同的基督教派能自命有权来这圣墓来祈祷。大家有时就在这里野蛮地打架，你会觉得惊奇吗？啊！「无缝的长袍」！（耶稣的那件衣服，本来是象征统一的，现在却成了怎么回事啊！）这教堂一部分属于希腊东正教，另一部分是属于拉丁礼仪

的天主教的。属于拉丁礼仪的天主教这一部分是由圣方济各会保守的；有一张时间表，预先排定所有这些教派在仪式中怎样轮流担任职务。法国小说家罗提 Lot 看了这种情形，曾愤慨地喊道：「嗐！眞是坏表样！」我们却说：「眞使人扫兴！」

注 11.1 耶稣复活与太阳神毫无关联

有一个时期，人们因为受了夫累瑟 Frazer 及赖那克 Salomon Reinach 等人的影响，把「宗教比较的方法」到处滥用，有些研究神话的人，就毫不考虑地认为基督只是一个太阳神，而他的复活无非是影射日出日落的现象。因为纪念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星期日），也即是古时人所说的「太阳日」，因此他们便以此为证据。如果福音是北极附近那种拉柏兰人 Laplanders 所写，那么这论证岂不更有力了？因为拉柏兰人所住的地方，是整六个月都是漫漫长夜，然后一下又回到白天的！

注 11.2 耶稣的复活并非宗徒们的幻见

二十世纪初叶的无信仰者冀搦培 Guignebert 的理论，汇集了许多的解释：耶稣的门徒们在老师死后，曾经想并且相信他的精神是不会死亡的。他们在这种或那种兴高彩烈的光景中，就发生了幻见」。于是渐渐地，残存的超性信仰具体化了。有人在基督的言语和旧约的文字中寻求那可以使这项信仰充实化和合理化的资料，并且杜撰了耶稣复活的故事。这就是「耶稣复活的信仰」。这一理论的弱点，只在这一事实上就显出来了，就是冀搦培不敢肯定这「神话式」的信仰是子虚乌有的。他也承认有他所谓的「幻见」，然而关于这种「幻见」的性质，他却一字不提。它是属于形而上学？神秘学？幻觉？他没有说。再者，如果宗徒们是这样地把事实变了质，加入一些详

细情形，在福音上却为什么把圣伯多禄及宗徒们描写成为这样怀疑呢？若冀氏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在福音上必该这样写：「他复活了，我们对这事确实知道！」另一方面我们也将要看到，在这四十天中，耶稣的生活，在福音中记载得和前一时期的生活，像是不完全属于同一等级的。他的肉体像是已奥秘地神化了，摆脱了我们人性的一部份障碍。假使耶稣复活这件事是宗徒们杜撰的，为什么他们描述这些奇异的现象呢？最逻辑的是描写耶稣的物质肉体一面。

注 11.3 关于耶稣复活的眞实性——基督徒的信心

耶稣复活后的三十年，圣保禄给格林多人的信中写道：「假如基督没有复活，那么，我们的宣讲便是空的，你们的信仰也是空的」（格前 15:14）。一个人死后又复活，度了第二次的生命，这种奇事，在不信有超性世界者看来，只能是无稽之谈。又例如勒农，他的书「耶稣传」就只写到耶稣埋葬为止，对耶稣复活的事绝口不提，也就暗中把这事排除于历史之外了。可是基督的教会，却把这事当作它整个建筑拱心石。在教会神学和道德学的中心，都矗立着克服死亡的主的影像。基督徒的希望，整个都从此涌出，因为「如果我们只在今生寄望于基督，我们就是众人中最可怜的了」（格前 15:19）。

一位神，像一切人一样死了，但又复活了来教人怎样克服死亡，这一影像，几千年来，是最常出现于人心中的。不管它表现为怎样的形式，总是有一种高贵性。人的生命受着不可超越的限制，但人心中总觉得他本身有那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人格，是应该可以延长到他所能活的几十年生命之外的。和一切伟大的神话一样，这一神话也是从人类最深的忧患所生，并且表现着同一种不安的心情。这一种神话，因为和不同时代所产生的神话形式相像，也使人感觉到它有同样的伟大。

那么基督复活走出坟墓的故事，就该和别的那些神话等量齐观吗？夫累瑟 J. G. Frazer 在金枝 le Rameau d'Or 这本「比较宗教学派」奉为经典的著作中写道：「在哥耳哥达刺耶稣肋旁的这一下，使得各处凡是相信有死而复活的

神的人们的心中，都起了共鸣」。就广义去了解，这说法倒不是不可承认。和基督教义的许多要素一样，复活的信条是来满足人心中久已存在的一种期待的，埃及和叙利亚关于这方面的许多稗史，只是一种不纯及笨拙的说法。但若把耶稣的复活和别的神的复活等量齐观，把这事和俄赛利 Osiris，阿提 Attis，阿多尼 Adonis 等神的复活看作是一类的，这就错了。

在基督的时代，我们看不出任何外教的传说，曾在犹太人的思想中有过什么影响，俾使宗徒们信耶稣的复活。反之，就我们所知，在公元前的最后几个世纪，以色列这一小民族，是一个极端排外的教团，对任何外来的影响，都是坚决而剧烈地拒绝的。我们记得，希腊的征服者就不能把他们的信仰，播种在巴力斯坦的土地上。如果神复活这种神话，是从埃及或

小亚细亚输入耶路撒冷的，这大概就已经是一个叫人不能接受这种神话的决定性理由了。那么，是否我们应该承认，这里我们发现了人心一种自然的倾向，非常明显的，以致同一个主旨，在尼罗河边，在小亚细亚平原，或在耶路撒冷圣城都同时发生呢？可是，这种比较所显出的，正好是这些神话和福音的记载之间完全并绝对的不同。

我们可以引述好些个这种「死而复活的神」的故事：最为人所知的是埃及的俄赛利 Osiris 神，至少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埃及人就把他看作能引导人越过坟墓那黑暗的隘道。在幼发拉底河 Euphrates 滨，有塔木斯 Thammuz 神的故事，渐渐传到地中海沿岸，经希腊人加以改变之后，本来说的那位被野猪咬死而由阿富罗底 Aphrodite 女神使他复活的年青猎人的

命运，就变成是美丽而感人的阿多尼 Adonis 的命运了。在小亚细亚有阿提神 Attis 是西培利 Cybele 的丈夫，他的血和弗里家 Phrygia 小河的春水流在一起。有些崇拜他的人甚至疯狂地残害自己的身体。在受希腊影响的近东有那「小而有角者」酒神代俄尼喜阿•匝哥肋斯 Donysios Zagreus，奥尔否斯 Orpheus 教徒从希腊的色雷斯 Thrace 蛮荒森林的野蛮民族中发现了他的故事，就把它传到希腊所属的近东一带，说他是一个纯洁的男子，被疯狂的女人们撕裂了，他的心被希腊大神宙斯 Zeus 融解在一种飲料里面喝下去，于是他就在这位神的身内重新取得生命，又再生出来。

可是我们每一接触这些题材，都必须极端谨愼。对这些神秘的宗教，我们大半只知道它们外表的一大堆文字和仪式，而很不容易从内

部去了解它们深奥的信仰。要解释它们时，我们得很小心地避免用基督教上的字眼和思想方式去附会它们的文献。例如，摩雷 M.Moret 写道：「当俄赛利教徒想到俄赛利的受难及死，当然也联带就会想着他的复活」，这里我们就看出，他也许不自觉，但确有把耶稣的受难和复活与俄赛利的受难和复活相提并论的意思。「受难」和「复活」特别是基督教所有的意义与所用的字眼。在埃及的宗教文献中是决找不到的；尤其第一个，「受难」这个名辞，一定使人想到基督教那种自我牺牲的观念，是自愿受苦来救赎世人，这观念是埃及人所没有的;至于「当然」一辞，正好是供状，证明只是摩雷自己这样想，因为，实在说来，俄赛利的复活，从来并没有被明确地肯定过。

克服死亡的耶稣和其他「复活」的神之间

的区别，极为明显，以致两者间的相似性也奇怪地减轻了。且不说这些神话中包含的许多猥亵的成份，都是福音中所绝对没有的。这些都表现一种粗俗的意味，这种粗俗固然可说是从原始民族的恶意产生的，然而更应该说是他们的无知产生的。但这种影射两性之事，是有确切意义的：它表现出异教的神话关于「复活」的观念，基本上只是生的本能，这种不可抗拒的欲望的表现，在人心中，总想超过个人短暂的一生，用生殖来延续自己的生命。这些问题上杰出的专家居蒙 FranzCumont，曾提出这些神话基本的要素，是「生殖力和激发生殖力的欲望的崇拜」。他还指出，在这些记载中，「第一等的地位是属于妇女的」，因为生命的传授，是以妇女为其明白可见的主动者，因此复活也以妇女为其象征的主动者。

在这些死而复活的神的奥迹中，大部分还表现出另一更带自然主义色彩的要旨；这就是植物的逢春再荣。人每年看到的这种景象，可看作是生命不断再生的保证。小亚细亚及叙利亚的宗教非常看重这一点：阿提的象征，就是年青的松树;阿多尼被算为「伟大母亲腹中的谷粒」，伟大母亲就是西培利，是大地的象征。在埃及也有一种崇拜俄赛利的仪式，是把麦粒播种在捏成人形的泥土中，长出来的幼苗就成为再生的生命的象征。我们得承认，不管你取那一种解释，是两性的繁殖也好，是植物的逢春再荣也好，我们会发现这两者都是和基督圣教的观念相反的。

如果我们对所有这些神话中最高尚最纯洁的俄赛利的传说加以更密切的考察，就可发现其中具体的要旨和福音的要旨是何等不同！俄

赛利是一个好的神，是一个正义的主宰，家庭及城市的组成者，是道德的榜样；但他不是，也从来不曾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的人。他就是尼罗河，那有灌溉肥沃之利，使埃及人得以生存的河流，从这一点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人家认为他是能赋与生命的。他的死，是被他的坏兄弟，「不毛而炎热的沙漠」所杀害的，他的肢体都被切断并且分散了。这些奇怪的说法都可能有一种高尚的精神意义，例如可看作是盲目而野蛮的力量与建设及行善的精神的对立；可是这里仍旧谈不到一个人有意地自愿贡献出自己的生命，来取赎人类的罪恶，使他们免除不幸的命运。埃西把这神的身体集合拢来，以魔术的方法，把他做成第一个「木乃伊」，这里也谈不上是眞的复活，而只是使它在死后继续保持着活的状态。

这种种对立，比起最后一种，即道德及精神方面的对立来，还是不足道。在崇拜俄赛利的仪式中，也和一切神秘宗教一样，主要的是在物质方面严格地模仿这位神。埃及人想着，要一个人的灵魂在坟墓中活着，就必得把他的身体照着从前埃西所发明的方法做成「木乃伊」。以后，在这严格的唯物及魔术的观念之外，又加上一个以俄赛利为主来审判灵魂的观念，俄赛利在死人中也和在活人中一样有权力。可是其中主要的仍旧是外表的仪式，这仪式和道德精神上的报偿是无关的。埃及有一个墓志铭上写道：「如俄赛利眞的活着一样，他也将活着；如俄赛利眞的没有被消灭一样，他也将不会被消灭」。居蒙的诠释是这样：「俄赛利这位死而复活的神的命运，结果是变成了一切遵守殡葬仪式的人的范例」。这里是基本的

区别。对一位基督徒，耶稣的复活并不是允许人只要接受某种仪式就可保证自会获得永生：要分享蒙选者的无尽幸福，就应该「生活在基督之内」，要自己成为基督精神的影像。耶稣的复活和其他一切「复活」的根本不同，是其中支配着的意志，它和别的复活根本不是在同一平面上的。

注 11.4 厄玛乌的素描

最近的作品，大部分都同意传统的说法，认为厄玛乌是在离耶路撒冷约三十公里的地方。因此厄玛乌大概离李大 Lydda 城不远，在协斐拉 Shephelah 平原中，如圣热罗尼莫所说，「在山脉开始高起的地方」，照福音中的说法，是一个简陋的「村庄」，犹达斯玛加伯就在这里战胜了一支希腊军队，(加上:叁，肆)这卑陋的小村落，除了人所共知的这个名称之外，就只知道犹太法典中传统说它有「清凉的泉水」。公元四年，这里的居民，由呵德龙热 Athronges 元首率领着，曾袭击过一支罗马的输送队；结果是招致一场可怕的惩罚，这村庄就被毁了。因此福音中这一幕发生时，这里当是重新建设起来的。关于距离所引起的困难，曾有许多意见；在最老的抄本中，有些是作约十

二公里(合六十希腊里)另外有些作约三十公里；有两种抄本，在边上注着：「应该作约三十公里，因为正确的抄文是这样，并且钶利振也证实是如此」。抄本中这种疑而不决的情形，可证明自很早以来，有人就已觉得从相距二十九公里余的村庄到耶路撒冷一天之内如何来回，确是一个难以置信的事。最老的地理方面的文献，也证明是约三十公里。因此我们就得承认，或者是这两位门徒因为热情的鼓舞，竟一天之内徒步跑了六十公里，或者是回耶路撒冷时他们骑了骡马。

注11.5 厄玛乌的「分饼」与建立圣体的『分饼』是否相同？

这只是普通的晚餐，还是重复那建立圣体的「分饼」仪式的呢？传统对此颇多争论，直到十九世纪，并未确定。圣奥斯定想着：「假使这两位门徒认出救世主的『分饼』这一举动，我们应该毫不迟疑地承认就是使我们能认出耶稣来的圣体圣事」。这一解释，直到十六世纪都一直很受人尊重；现在，许多圣经注释家已经放弃了这种解释，或者至少在引用它时也是采取存疑地态度了。